

貴州省圖書館

第

民K204
1

J
10411
8

韋

昭

往

國

語

國

語

明
芳
傳
知

世界書局印行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三月初版

戰國

國

策語

(合二冊)

定價國幣一元八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出版者 國學整理社

發行者 世界書局

印刷者 世界書局
上海大連灣路

發行所

上海及各省

世界書局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目次

卷第一	周語上	一
卷第二	周語中	一五
卷第三	周語下	三〇
卷第四	魯語上	五〇
卷第五	魯語下	六二
卷第六	齊語	七五
卷第七	晉語一	武公	八六
卷第八	晉語二	獻公	九八
卷第九	晉語三	惠公	一一〇
卷第十	晉語四	文公	一二七
卷第十一	晉語五	襄公	一三八
卷第十二	晉語六	厲公	一四三
卷第十三	晉語七	悼公	一五〇
卷第十四	晉語八	平公	一五六
卷第十五	晉語九	昭公	一六八
卷第十六	鄭語	一七七
卷第十七	楚語上	一八三

國語

楚語下

吳語

越語上

越語下

札記

攷異

一九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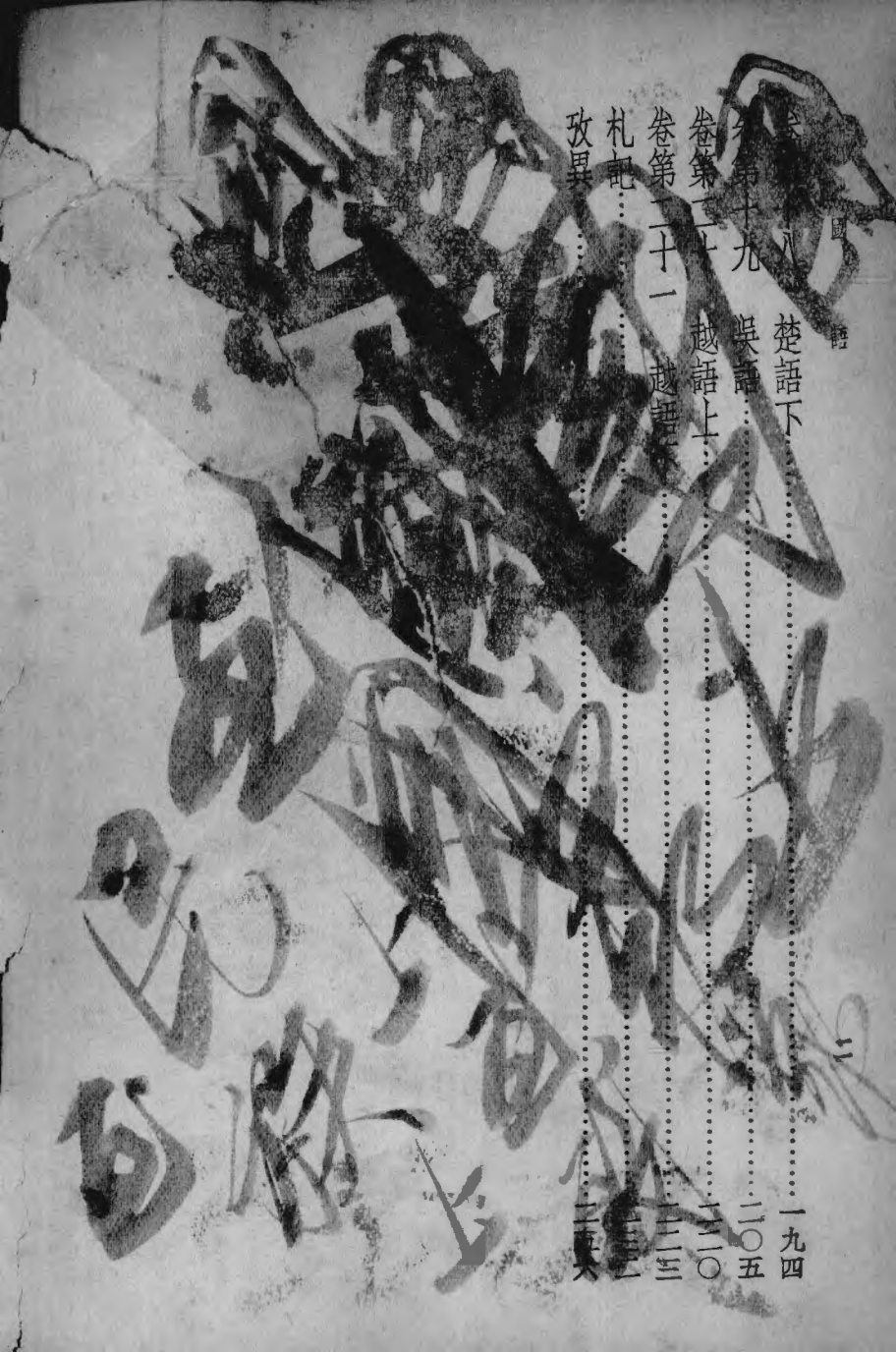
二〇五

二二〇

二二三

二二五

二二六



重刊明道二年國語序

乾隆己丑。予在都門。時東原師有北宋禮記注疏及明道二年國語。皆假諸蘇州滋蘭堂朱文文游所照校者。予復各照校一部。嗣奔走四方。無讀書之暇。辛丑。乃自蜀歸金壇。又遇橫逆侵擾。不能讀書。壬子。乃避居於蘇。頗多同志。黃君堯圃其一也。常熟錢氏從明道二年刻本影鈔者在其家。顧君子里細意校出。讀之。始知外間藏書家國語。皆自謂明道二年本。而譌踏奪庸。參差乖異。皆傳校而失其真者也。今年堯圃用原鈔付梓。以公同好。此書之真面目始見。因思北宋禮記注疏。當年惠松崖先生用吳企晉舍人所藏刻本照校流傳。今刻本闡在曲阜孔氏。安得如國語之不失其真也。或曰。此本瑜瑕互見。安必其勝於宋公序氏所定之本耶。余曰。凡書必有瑕也。而後以校定。自任者出焉。校定之學識不到。則或指瑜爲瑕。指瑕爲瑜。而疵類更甚。轉不若多存其未校定之本。使學者隨其學之淺深。以定其瑜瑕。而瑜瑕之真固在。今公序所據之本皆亡。惟此歸然獨存。其譌誤誠當爲公序所黜。而其精粹又未必爲公序所采。是以堯圃附之。攷證。持贈同人。此存古之盛心。讀書之善法也。古書之壞於不校者固多。

壞於校者尤多。壞於不校者。以校治之。壞於校者。久且不可治。邢子才曰。誤書思之。更是一適。以善思爲適。不聞以擅改爲適也。余既喜是書之出也。因舉余舊得是書之難。堯圃今刊是書之意。用揭於篇首。嘉慶五年。歲在庚申。三月。長塘湖居士段玉裁序。

商王帝辛。大惡於民。商殷之本號也帝辛紂名大惡大為民所惡也庶民不忍。欣戴武王。以致戎于商牧。

戴幸也戎兵也故商郊牧野是先王非務武也。勤恤民隱而除其害也。恤憂也隱痛也夫先王之制。邦

內甸服。邦內謂天子畿內千里之地商頌曰邦畿千里維民所止王制曰千里之內曰甸京邑在其中故夏書曰五百里甸服則古今同矣甸王田也服服其職業也自商以前弁畿內為五服武王克殷周

公致太平因禹所弼除甸內更制天下為九服千里之內謂之王畿王畿之外曰侯服侯服之外曰甸服今謀父諫穆王稱先王之制猶以王畿為甸服者甸古名世俗所謂也故周襄王謂晉文公曰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規

方千里以為甸服是也周禮亦以蠻服為要服足以相況也。邦外侯服。邦外邦畿之外也方五百里之地謂之侯服侯服侯折也言諸侯之近者歲一來見也侯衛賓服。總

言之也侯侯折也衛衛折也言自侯折至衛折其間凡五折折五百里五五二千五百里中國之界也謂之賓服當以服賓實見於王也五折者侯折之外曰甸折甸折之外曰男折男折之外曰采折采折之外曰衛折周書康

誥曰侯甸男采衛是也凡此服數諸家之說皆紛錯不同唯賈君近之。夷蠻要服。蠻蠻折夷夷折也周禮衛折之外曰蠻折去王城三千五百里九州之界也夷折去王城四千里周禮行人職衛折

之外謂之要服此言夷蠻要服則夷折朝貢。戎狄荒服。戎狄去王城四千五百里至五千里也四五百里為鎮折五千里為蕃折在九州之外荒裔之地

與戎狄同俗故謂之。甸服者祭。侯日祭也此采地之君其見無數侯服者祀。侯月祀也堯舜及周侯服皆歲見也賓服者享。供時享獻也周禮甸折二歲而見男折三歲而見采折四歲而見衛折五歲而見侯折五歲而要服者貢。貢歲貢也要服

見其見也必以所貢助祭於廟孝經所謂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者也。要服者貢。貢歲貢也要服六歲一見也荒服者王。王事天子也周禮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名日祭。日祭祭於祖考謂上食也近漢亦然月祀。月祀於會高也時享。

時享於二禋也歲貢。歲貢於壇墮也終王。終謂終世也朝嗣王及即位而來見先王之訓也。有不祭則修意。意志意也謂邦國之內有違闕

不供日祭者先修志意以自責也折內近知王意有不祀則修言。言號令也有不享則修文。文典法也有不貢則修名。謂名尊卑職貢之名號也晉語曰信於名則上下不干也有不王則修德。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序成而有不至則修刑。序成謂上

已成而有不至則有刑諫於是乎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讓不貢。讓譴責也告不王。謂以文辭告曉之也地遠者罪輕

於是乎有刑罰之辟。刑不祭也有攻伐之兵。伐不祀也有征討之誦。征不事也有威讓之令。讓不

實也

實也

實也

有文告之辭。告不王也布令陳辭而又不至，則增修於德，而無勤民於遠。勤勞是也

以近無不聽，遠無不服。今自大畢伯士之終也。大畢伯士，犬戎氏之二君也。終卒也。犬戎氏以其

職來王。以其職謂其嗣子，以其貴寶來見王。天子曰：「予必以不享征之，且觀之兵。」享，賓服之禮以貴犬戎而示之兵法也。其

無乃廢先王之訓，而王幾頓乎？幾，危也。頓，敗也。吾聞夫犬戎樹惇。樹立也。言犬戎立性惇樸。帥舊德

而守終純固。帥，循也。純，專也。固，一也。言犬戎循先王之舊德，奉其常職，天性專一，終身不移，不聽穆王責其不享也。其有以禦我矣。禦，猶臣也。王不

聽，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白狼、白鹿，犬戎所貢。自是荒服者不至。穆王責犬戎以非禮，暴兵露師，傷威毀信，故荒服者不至。

恭王遊於涇上，密康公從。恭王，穆王之子。恭王，伊扈也。涇，水名。康公，密國之君，姬姓也。有二女奔之。奔，不由媒氏也。三女同姓也。其

母曰：「必致之於王。」康公之母欲使進於王。夫獸三為羣。自三以上為羣。人二為衆，女二為粲。粲，美也。粲，美也。王

田不取羣。不盡羣也。易曰：王用三驅，失前禽也。公行下衆。公諸侯也。下衆，不敢誣衆也。禮國君下卿位，遇衆則式禮也。王御不參一族。御，婦

官也。參，三也。一族，父子也。故取異姓以備三，不參一族也。

夫粲美之物也，衆以美物歸女，而何德以堪之？堪，任也。王猶不堪，況爾小醜乎？醜，類也。王者至尊，猶且不堪，況爾小人之類乎？小醜備物，終必亡。言德小而物備，終取之必以亡。康公不

獻。一年，王滅密。密，今安定陰密縣是也。近涇。

厲王虐國人，謗王。厲王，恭王之會孫。夷王之子，厲王胡也。謗，誹也。邵公告曰：「民不堪命矣。」邵公，邵康公之孫。穆公虎也。為王卿士，言民不堪暴虐之政令。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衛巫，衛國之巫也。監察也。巫言謗王，王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

王喜，告邵公曰：「吾能弭謗矣，乃不敢言。」弭，止也。邵公

目相視而已。

目相視而已。王喜，告邵公曰：「吾能弭謗矣，乃不敢言。」

曰。是障之也。障防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流者曰川。言川不可防。而口又甚也。川壅而潰。傷人必多。之。

潰決害於人也。民亦如之。民之敗亂。害於上也。是故為川者決之使導。為治也。導通也。為民者宣之使言。宣猶放也。

觀民所言以知得失。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獻詩以風也。列士上士也。瞽獻曲。無目曰瞽。瞽樂師。曲樂曲也。史

獻書。史外史也。周禮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師箴。師少師也。箴箴刺也。王闕以正得失也。矇賦。無眸子曰矇。賦公矇誦。有眸子而無見曰矇。列士所獻詩也。瞽誦。周禮矇主弦歌。誦謂

謂箴諫之語也。百工諫。諫謂若匠師慶諫魯莊公丹桓刻槍也。庶人傳語。庶人卑賤見時得失不得達傳以語王也。近臣盡規。

近臣謂驂僕之屬也。盡規盡其規計以告王也。親戚補察。補補過察察政也。傳曰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補察其過也。瞽史教誨。瞽樂大師史大史法之書以相教誨者。單襄公曰吾非瞽史焉知天道。耆艾修之。耆艾師傅也。師傅修理瞽史之教以聞於王也。而後王斟酌焉。斟酌也。酌行也。是以事

行而不悖。悖。特逆也。民之有口。猶土之有山川也。財用於是乎出。猶若也。山川所以宣地氣而出財用。口亦宣人心而言。猶其原隰之有衍沃也。衣食於是乎生。廣平日曰原。下陘曰隰。下平日曰衍。有既曰沃。口之宣言也。善

敗於是乎興。行善而備敗。民所善者行之。民所敗者備之。其所以阜財用衣食者也。阜厚也。夫民慮

之於心而宣之於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與能幾何。與辭也。能幾何言不久也。

王不聽。於是國莫敢出言。二年乃流王於彘。流放也。彘晉地。漢潯縣屬河東。今曰永安。

厲王說榮夷公。說好也。榮國名夷。說也。芮良夫曰。芮良夫周大夫。芮伯也。王室其將卑乎。卑。微也。夫榮公

好專利而不知大難。專。擅也。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利生於物也。專。利是專百物也。天地之所載也。載。成也。

也。地受天氣以成百物也。而或專之。其害多矣。害。謂惡害榮公者多也。孔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天地百物。皆將取焉。胡可

專也。天地成百物。民皆將取用之。何可專其利也。所怒甚多。而不備大難。以是教王。王能久乎。夫王入

用之何可專其利也。所怒甚多。而不備大難。以是教王。王能久乎。夫王入

者將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導開也布賦也上謂天神下謂人物也使神人百物無不得其極也。極中

猶日怵惕懼怒之來也。怵惕恐懼也故頌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蒸民莫匪

爾極。頌周頌思文也謂郊祀后稷以配天之樂歌也經緯天地日文克能也蒸衆也莫無也匪不也爾女也極中也言周公思有文德者后稷其功乃能配於天謂秦時洪水覆播百穀立我衆民之道無不於女時得

其中者功大雅曰陳錫載周。大雅文王之二章也陳布也錫賜也言文王布賜施利以載成周道也是不布利而懼難乎。言后

王既布利又懼難也故能載周以至於今。今王學專利其可乎。言不可也匹夫專利猶謂之盜

王而行之其歸鮮矣。鮮寡也歸附周者鮮矣榮公若用周必敗既榮公爲卿士。既已也卿士卿之有事者

諸侯不享王流于彘。享獻也彘之亂宣王在邵公之宮。宣王厲王之子宣王靖也在邵公之宮者避難奔邵公也

人圍之邵公曰昔吾驟諫王王不從是以以及此難也。及至今殺王子王其以我

爲懟。音音而怒乎。殺王子命國人得殺之也夫事君者險而不懟。君諸侯也在險之中不當懟謂若晉慶鄭怨惠公懷諫違卜棄而不載怒而

不怒況事王乎。怒心望也怒作氣也乃以其子代宣王宣王長而立之。彘之亂公卿相與和而修政事號曰共和凡十四年

而宣王立

宣王卽位不籍千畝。籍借也借民力以爲之天子田籍千畝諸侯百畝自厲王之流籍田禮廢宣王卽位不復古也虢文公諫曰。賈侍中云文

虢仲之後爲王卿士昭謂虢叔之後西虢也及宣王都鎬在畿內也不可夫民之大事在農。農民之命故農爲大事也上帝之粢盛於是

乎出。出於農也器實民之蕃庶於是乎生。蕃息也庶衆也事之供給於是乎在。供具也給足也和協

輯睦於是乎興。協合也輯聚也睦親也財用蕃殖於是乎始。殖長也敦龐純固於是乎成。敦厚也

大也是故稷爲大官。民之大事在農故稷之職爲大官也古者太史順時視土陽瘡。丁佐反憤盈土氣震

發。應視也。瘳厚也。積積也。農祥晨正。農祥房星也。晨正謂立春之日。晨中於午也。農事之候故曰農祥也。日月底于天廟。底至也。天

孟春之月日月皆在營室也。土乃脉發。脉理也。農書曰春土長冒。脈陳根可拔耕者急發。先時九日。先先立春日也。太史告稷曰。自今

至于初吉。初吉二月朔日也。詩云二月初吉。陽氣俱蒸。土膏其動。蒸升也。膏潤也。其動潤澤欲行也。弗震弗渝。脉其滿

眚。穀乃不殖。震動也。倫變也。眚災也。言陽氣俱升土膏欲動當即發。動潤澤欲行也。稷以告。以太史之言告王。王曰。史

帥陽官以命我司事。史太史陽官春官司事主農事也。曰。距今九日。土其俱動。匪去也。王其祗被。監

農不易。祗敬也。被齊戒。戒除也。不易不易物土之宜也。王乃使司徒咸戒公卿百吏庶民。百吏百官庶民甸師氏所掌之民也。主耕耨王

之籍。司空除壇于籍。司空掌地也。命農大夫咸戒農用。農大夫田畯也。農用田器也。先時五日。先耕時也。誓

告有協風至。誓樂太師知風聲者也。協和也。風氣和時候至也。立春日融風也。王即齋宮。所齋之宮也。百官御事。各即其齋

二日。御洽也。王乃淳。反。濯饗醴。淳沃也。濯既也。饗飲也。謂王沐浴飲醴酒也。及期。期耕日也。鬱人薦鬯。鬱鬱金香草宜以和鬯酒。

也。周禮鬱人掌禋器凡祭祀賓客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共王之齋鬯也。犧人薦醴。犧人司樽。掌共酒醴。王裸鬯饗醴乃行。裸灌也。灌鬯飲醴皆所以自香潔也。

百吏庶民畢從。及籍。后稷監之。監察也。膳夫農正陳籍禮。膳夫上士也。掌王之飲食。膳羞之饋。食農正田大夫也。主

敷陳籍禮而祭其神。為農祈也。太史贊王。贊導也。王敬從之。王耕一發。鉢伐也。二音。班三之。班次也。王耕一發一耦之。發廣三尺。深尺三之下。各三其上。一耦之。發廣三尺。深尺三之下。各三其上。王一發。公三。卿九。大夫二十七也。

庶民終于千畝。終盡耕之也。其后稷省。息井反。功。太史監之。

司徒省民。太師監之。畢。宰夫陳饗。膳宰監之。宰夫下大夫。膳夫大夫也。膳夫贊王。王歆大牢。

班嘗之。公卿大夫也。庶人終食。終畢也。是日也。誓師音官以風土。音官樂官風土以音律省土風風氣和則土氣養也。

廩于籍東南。鍾而藏之。廩御廩也。一名神倉。東南生長之虞鍾聚也。謂為廩以藏王所籍田以奉黍稷也。而時布之于農。

稷

則備誠百姓紀農協功。紀謂經理也。協同也。曰陰陽分布震雷出滯。滯也。明堂月令曰日夜分雷乃發聲始震雷盡蟲威動啓戶而出也。土不備墾辟在司寇。墾發也。辟罪也。在司寇司寇行其罪也。乃命其旅曰徇。徇行也。農師

一之。一之先往也。農師上士也。農正再之。農正后稷之佐田。峻也。故次農師。后稷三之。農官之君也。故次農正。司空四之。司空主道。路溝。太史

入之。大史掌建官府之治。故次太師也。宗伯九之。宗伯卿官。掌相王之大事。若不與祭則攝位。故次太史也。王則大徇。大徇帥公卿大夫。親行農也。耨

穫亦如之。如之如耕時也。民用莫不震動恪恭于農。用謂田器也。修其疆畔。日服其鍤。不解

于時。疆境也。畔界也。鍤鋤屬。財用不乏。民用和同。是時也。王事唯農是務。無有求利於其

官以干農功。求利謂變易使役。干亂農功。三時務農。而一時講武。三時春夏秋。一時冬也。講習也。故征則有威。守

則有財。若是乃能媚於神。媚說也。而和於民矣。則享祀時至而布施優裕也。優

也。裕也。緩也。今天子欲修先王之緒。而棄其大功。匱神乏祀。而困民之財。匱神乏祀不耕籍也。困民

之財取於民也。賈氏之戎西戎之別種。四岳之後也。傳曰我諸戎四岳之裔。將何以求福用民。王不聽。三十九年。戰于千畝。王師敗績于姜氏之

戎。賈言宣王不納諫。務農無以事神。使民以致弱敗之咎也。

魯武公以括與戲見王。武公伯禽之玄孫。戲公之子。武公殺也。括武公長子。伯御也。戲括弟。戲公也。王立戲。以為太子。樊仲山父諫

曰。不可立也。仲山父王卿。士食采於樊。不順必犯。不順立少也。犯魯必犯王命而不從也。犯王命必誅。故出令不可

不順也。令之不行。政之不立。令不行即政不立也。行而不順。民將棄上。使長事少。故民必棄上也。夫下事

上少事長。所以為順也。今天子立諸侯而建其少。是教逆也。若魯從之。而

諸侯效之。王命將有所壅。言先王立長之命將壅塞不行也。若不從而誅之。是自誅王命也。命者

先王之命立長今魯亦立長若諫之是自誅王命也。是事也。誅亦失。不誅亦失。諫之諫王命不誅則廢命也。天子其圖之。王卒

立之。魯侯歸而卒。及魯人殺懿公。懿公而而立伯御。伯御

三十二年春。宣王伐魯。立孝公。孝公懿公之弟稱也。諸侯從是而不睦。從是而不相親睦於王也。宣王欲

得國子之能。導訓諸侯者。賈侍中云國子諸侯之嗣子或云國子諸侯之子欲使訓導諸侯之子唐尚書云國子謂諸侯能治國子養百姓者昭謂國子同姓諸姬也凡

王子弟謂之國子導訓諸侯謂為州伯者也。樊穆仲曰。魯侯孝。穆仲仲山父之謚魯叔孫穆子謂之穆叔。王曰。何以知之。對曰。肅

恭明神。而敬事耆老。耆老黎也。賦事行刑。必問於遺訓。遺訓先王之教也。而咨於故實。咨謀也故實故

事之不干所問。不犯所咨。王曰。然則能訓治其民矣。乃命魯孝公於夷宮。命為

侯伯也夷宮者宣王祖父夷王之廟古者醫命必於祖廟

宣王既喪南國之師。喪亡也敗于姜戎氏時所亡也南國紅壤之國也故詩云滔滔紅壤南國之紀乃料民於太原。料數也太原地名也仲

山父諫曰。民不可料也。夫古者不料民而知其少多。司民協孤終。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

齒已上皆書於版協合也無父曰孤終死也合其名籍以登於王也。司商協民姓。司商掌賜族受姓之官商金聲清禮人姓吹律合定其姓名也。司徒協旅。司徒掌

之衆司寇協姦。司寇刑官掌合羣民以知死刑之數也。牧協職。周禮牧人掌養犧牲合其物色之數也。工協革。工百工之官革更也場

也協入。場人掌場圃委積珍物斂而藏之也。廩協出。廩人掌九穀出用之數也。是則少多死生出入往來者。皆可知也。

於是乎又審之以事。事謂因籍田與蒐狩以簡知其數也。王治農於籍。籍籍於千畝田也。蒐于農隙。春田曰蒐蒐

姓未著搜而取之也農隙仲春既耕之後隙閑也。耨穫亦於籍。言王亦至於籍考擊之。獮豸既烝。秋田曰獮獮殺也順時始殺也烝

仲春既耕之後隙閑也。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藪也。鄙四鄙也。十里。國有郊牧。國外曰郊。牧。疆有寓望。疆境也。境界之上有寄寓之舍。候望之人也。藪有圃草。水曰

藪。圃大也。必有茂大之草以財用之也。圃有林池。圃苑也。林。積木也。池。積水也。所以禦災也。禦備也。災。饑兵也。其餘無非穀土。民

無懸耗。言常用也。入土曰野。無與草。皆墾辟也。不奪民時。不蔑民功。讓求有優無匱。有

逸無罷。國有班事。國城邑也。班次也。縣有序民。縣鄙之民。從事有序也。今陳國道路不可知。田

在草間。不墾者多。功成而不收。野場若棄也。民罷於逸樂。罷於為國作逸樂之事也。是棄先王之法制也。

周之秩官有之。秩官周常官篇名。曰敵國賓至。關尹以告。敵國位敵也。關尹司關。掌四方之賓客。叩關則為之告。聘禮曰及境。謁關人關

人。問從者幾人。行理以節逆之。理吏也。逆迎也。執禮節為信而迎之。行理小行人也。候人為導。導賓至於朝也。卿出郊

勞。聘禮曰賓至於近郊。使卿朝服用束帛勞之。門尹除門。門尹司門也。除。門掃除門庭也。宗祝執祀。宗。宗伯祝大祝也。執祀。賓將有

里授館。司里授客之館所當館。次於卿也。聘禮。卿致館。司徒具徒。具徒。役修道路之委積也。司空視塗。視塗。險易。司寇詰姦。蔡詰。虞

人入材。虞人掌山澤之官祭。甸人積薪。甸人掌薪。蒸之事也。火師監燎。火師司火。燎。庭燎也。水師監濯。水師掌

濯之。膳宰致饗。膳。食也。廩人獻餼。生曰餼。禾米也。司馬陳芻。司馬掌帥。甸人養馬。故陳芻。甸人職。屬司馬也。工人展車。展。省

補傷也。百官以物至。物事也。賓入如歸。是故小大莫不懷愛。小大謂賓介也。其貴國之賓至。則以班加一等。益虔。貴國大國也。班。次也。至於王吏。則皆官正莅事。莅。臨也。上卿監之。監。視

若王巡守。則君親監之。周禮王十二歲一巡守也。今雖朝也不才。有分族於周。朝。朝。天子之名也。有承王命以為過賓於陳。假道為過賓也。而司事莫至。是蔑先王之官也。蔑。欺也。先王之

令有之曰。文武之。天道賞善而罰淫。故凡我造國。無從非彝。造。為也。彝。常也。無卽愆淫。

即就也。各守爾典。以承天休。典常也。休慶也。今陳侯不念胤續之常。棄其伉儷妃嬪。伉儷也。嬪也。

也。而帥其卿佐。以淫於夏氏。不亦嬪姓矣乎。卿佐孔儀也。賈唐二君云。姓命也。一曰夏氏。姬姓。鄭女亦姬姓。故謂之嬪。姓昭謂夏儀舒。

之父叔即陳公子夏之子靈公之從祖父。嬪姓也。而靈公淫其妻是為媾。嬪其姓也。陳我大姬之後也。大姬周武王之女。虞胡公之妃。陳之祖妣也。棄衮冕而

南冠以出。不亦簡彝乎。衮衮龍之衣也。冕大冠也。公之威服也。簡略也。彝常也。言棄其禮節。略常服。是又犯先王之令也。先

之令無從非彝。昔先王之教。懋帥其德也。猶恐殞越。言勉帥其德。猶恐落墜也。若廢其教而棄其制。蔑

其官而犯其令。將何以守國。無禮則危也。居大國之間。大國晉楚也。而無此四者。其能久

乎。四者謂教制官令也。六年。單子如楚。定王六年魯宣之八年也。八年。陳侯殺於夏氏。八年魯宣之十年也。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于

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女對曰。亦似君微舒病之。公出自其廐射而殺之。九年。楚子入陳。楚莊王入陳討夏氏殺君之罪也。既滅陳而復封之。故曰入也。唐尚書云。遂取陳以爲縣。諫也。

定王八年。使劉康公聘於魯。劉康公內之國康公王。卿士王季子也。發幣於大夫。發其禮幣。於魯大夫。季文子孟獻

子皆儉。二子魯卿季文子季友之孫。齊仲無佚之子。季孫行父孟獻子仲慶父之會孫。公孫叔之孫。孟文伯獸之子。仲孫蔑。儉居處節儉也。叔孫宣子東門子家

皆修。二子魯大夫叔孫宣子叔牙之會孫。莊叔得臣之子。叔孫僑如也。東門子家莊公之孫。東門襄仲之子。公孫歸父也。歸。王問魯大夫孰賢。對曰。季

孟其長處魯乎。言儉也。叔孫東門其亡乎。言其侈也。若家不亡。身必不免。王曰。何故。

對曰。臣聞之。為臣必臣。為君必君。臣尙敬君。尙惠也。寬肅宣惠。君也。肅整也。宣編也。惠愛也。敬恪恭

儉。臣也。寬所以保本也。本謂寬則得衆。故可以守也。肅所以濟時也。濟成也。宣所以教施也。施編則人不怨。

惠所以和民也。本有保則必固。時動而濟。則無敗功。不干時而動。則無敗功也。教施而宣。則

徧。惠以和民則阜。阜厚也。若本固而功成。施徧而民阜。乃可以長保民矣。其何

事不徹。徹達也。敬所以承命也。恪所以守業也。恭所以給事也。儉所以足用也。

儉則有餘故所以足用也。以敬承命則不違。以恪守業則不懈。以恭給事則寬於死。寬猶遠也。以

儉足用則遠於憂。無乏絕之憂且遠驕僭之罪也。若承命不違守業不懈寬於死而遠於憂則

可以上下無隙矣。上下君臣也。隙瑕也。其何任不堪。上作事而徹下能堪其任所以為

令聞長世也。長世多歷年也。今夫一子者儉其能足用矣。二子季孟言二人其能以儉足用也。用足則族可

以庇。庇覆也。恭儉節用無取於民國人說之故其宗族可以覆庇也。一子者侈侈則不恤匱匱而不恤憂必及之。志在不恤人之窮匱故憂患必及之也。

若是則必廣其身。廣大也務自大不顧其上也。且夫人臣而侈國家弗堪亡之道也。王曰：幾何？對曰：東門之位不若叔孫而泰侈焉。不可以事二君。東門大夫叔孫

卿也位在人下而侈其上重而無基故不可以事二君也。叔孫之位不若季孟而亦泰侈焉。不可以事二君。叔孫下卿也

上若皆蚤世猶可。蚤世蚤即亡也其家猶可以免也。若登年以載其毒必亡。登年多歷年也載行也。毒害也必亡家必亡也。十六

年魯宣公卒。宣王十六年魯宣王十八年也。赴者未及東門氏來告亂。子家奔齊。來告告周大夫也東門子家謀去三

桓使如晉未及宣公薨三桓逐子家遂奔齊也諸侯大夫以君命使出必有禮贊私觀之事以通情結好吉凶相告子家嘗使於周故以亂告也告在魯宣十八年赴者未及二君也。簡王十

一年魯叔孫宣伯亦奔齊。成公未歿二年。簡王定王之子簡王夷也十一年魯成十六年也宣伯備如也歸於宣王夫人嬖妾欲去季孟

而專公室國民逐之故出奔齊言成公未歿二年明不及三君也。

簡王八年魯成公來朝。簡王八年魯成十三年也成公將與周晉伐秦而朝也。使叔孫僑如先聘且告。使僑如先

告周以成公將朝也。見王孫說與之語。說周大夫也。說言於王曰：魯叔孫之來也必有異焉。其

享觀之幣薄而言諂。殆請之也。若請之，必欲賜也。魯執政唯強，故不歡焉。而後遣之。魯執政之人唯畏其強禦難，距其欲故不歡悅而後遣之。且其狀方上而銳下，宜觸冒人。王其勿賜。若

貪陵之人，來而盈其願，是不賞善也。且財不給。給共故聖人之施舍也，議之。

施予也。其喜怒取與亦議之，是以不主寬惠，亦不主猛毅。主猶主德義而已。

舍不予。賞得其人，罰當其罪，是為德義。王曰：諾。使私問諸魯，請之也。王遂不賜。禮如行人。如使人之私，無加賜也。及魯

侯至，仲孫蔑為介。在賓為介，介上。王孫說與之語，說讓。說好也，言說以語王。王厚

賄之。

晉既克楚于鄢。克勝也。晉厲公伐鄭，楚人救之。戰于鄢，在魯成十六年也。使卻至告慶于周。卻至晉，脚步揚之。孫蒲城，誰之

告王。未將事。將行也，未行也。告慶之禮。王叔簡公飲之酒。簡公，周大夫。王叔陳生也。交酬好貨皆厚。交酬，相酬之貨。好貨，宴飲以貨。

為好厚者，幣物多也。飲酒宴語相說也。明日，王叔子譽諸朝。卻至見邵桓公與之語。邵桓公，王

卿士也。邵公以告單襄公曰：王叔子譽溫季以為必相晉國，相晉國必大得諸

侯。勸二三君子必先導焉，可以樹。二三君子在朝，公卿也。導者，導晉侯使升節，至以為上卿，可以樹黨於晉也。今夫子見我

以晉國之克也，為己實謀之。言戰勝楚，吾之謀也。曰：微我，晉不戰矣。微，無也。楚有五敗，晉不

知乘，我則強之。乘，陵也。背宋之盟，一也。宋盟，宋華元所合晉楚之成也。華元嘗楚令尹子重又嘗晉欒武子故，遂合二國之好盟，在魯成十二年。至十六年

楚晉背盟，伐宋也。德薄而以地賂諸侯，二也。楚王薄德，鄭人不從楚，以汝陰之田賂鄭，鄭叛晉從楚也。棄壯之良，而用幼弱

二三也。壯之良，謂申叔時也。幼弱，司馬子反也。建立卿士，而不用其言，四也。卿士，子囊子囊不欲背晉，楚王不聽也。夷鄭從之。

三陳而不整五也。夷楚東之夷也晉語曰楚恭王帥東夷救鄭三陳夷鄭楚也罪不由晉晉得其民。言楚叛盟非晉之罪也得民得民心也

四軍之帥旅力方剛。時晉立四軍四軍之帥晉八卿也欒書將中軍士燮佐之卻綰將上軍荀偃佐之韓厥將下軍智營佐之趙旒將新軍卻至佐之旅眾也剛強也卒

伍治整諸侯與之。晉有信故諸侯與之是有五勝也有辭一也。楚背盟故晉有辭也得民二也軍帥強

禦三也行列治整四也諸侯輯睦五也有一勝猶足用也有五勝以伐五

敗而避之者非人也。不可以不戰欒范不欲我則強之。欒欒書也范士燮也戰而勝是

吾力也。謂卻至曰楚有六開不可失也且夫戰也微謀。微無也言軍無計謀也吾有二伐。伐功也三伐勇禮仁也勇而有禮

反之以仁吾二逐楚軍之卒勇也。見其君必下而趨禮也。車也能獲鄭伯

而赦之仁也。卻至從鄭伯其右蕭翰胡曰余從之乘而俘以下卻至曰傷國君有刑乃止也若是而知晉國之政楚越必朝。知政謂為

也吾曰子則賢矣。吾即桓公自謂也抑晉國之舉也不失其次吾懼政之未及子也。至

位在七人下故恐政未及也。謂我曰夫何次之有昔先大夫荀伯自下軍之佐以政。荀伯荀林父也從下

軍之佐第六卿趙宣子未有軍行而以政。宣子趙盾也為中軍佐比第二卿未有軍行升為正卿也今欒伯自下軍往

升為正卿也。趙宣子未有軍行而以政。宣子趙盾也為中軍佐比第二卿未有軍行升為正卿也今欒伯自下軍往

欒伯欒書也將下軍第五卿而為正卿也。是二子也吾又過於四之無不及。三子荀躒欒也得卻至四人言己之材優於彼四人也三人之中無有所不及

也若佐新軍而升為政不亦可乎將必求之是其言也君以為奚若。言如是君以為

何如襄公曰人有言曰兵在其頸其欲至之謂乎君子不自稱也。稱舉也非以

讓也惡其蓋人也。蓋掩也夫人性陵上者也。如能在人上者人欲勝陵之也故不可蓋也。言人之美不可掩也求蓋人其抑下滋甚。滋益也求掩蓋人以自高故聖人貴讓且諺曰獸惡其

網民惡其上。獸惡其網為其害己。民惡其上為其病己。書曰：民可近也，而不可上也。善逸書民可近可以惡遠，近也不可上，不可上則不可上。

也。詩曰：愷悌君子，求福不回。回邪也。求福以禮不以邪也。在禮，敵必二讓。敵體也。是則聖人知民

之不可加也。加猶上也。故王天下者，必先諸民，然後庇焉，則能長利。先諸民先求民志也。庇猶庇也。言王

者先安民然後自庇，應也。長利長有福利也。今卻至在七人之下，而欲上之，是求蓋七人也。其亦有七

怨，怨在小醜，猶不可堪，而況在侈卿乎？其何以待之？待猶備也。晉之克也，天有

惡於楚也，故傲之以晉，而卻至佻天之功，以為己力，不亦難乎？佻，偷也。偷天之功以為己力也。

佻天不祥，乘人不義。乘，陵也。不祥則天棄之，不義則民叛之，且卻至何二伐之

有。夫仁禮勇皆民之為也。民力所為也。以義死用謂之勇。若富辰也。奉義順則謂之禮。

謂若管仲責楚包茅也。畜義豐功謂之仁。豐大也。謂若狐偃輔晉文也。姦仁為佻。以姦偽行仁為偷仁，謂據鄭伯而赦之也。姦禮為羞。

姦，恥也。謂見楚君而過也。姦勇為賊。覆賊國也。姦勇，謂逐楚卒也。夫戰盡敵為上，守和同順義為上。守和同謂不相與戰而平

順也。順義，順王義也。故制戎以果毅。戎兵也。殺敵為果，致果為毅也。制朝以序成。序，次也。朝不越雷則政成也。叛戰而擅舍鄭

君，賊也。棄毅行容，羞也。容，容儀也。謂下適也。叛國即讎，佻也。叛其國而即讎人謂之佻。鄭伯欲以偷仁也。有三姦以求

替其上，遠於得政矣。替，慶也。以吾觀之，兵在其頸，不可久也。雖吾王叔，未能

違難，在太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王叔欲卻至，能勿從乎？違，避也。今周書太誓無此言，其數七乎？

卻至歸。明年死難。明年魯成十七年也。死為厲公所殺也。及伯輿之獄，王叔陳生奔晉。伯輿周大夫也。使訟也。王叔陳生與

伯輿爭政，王佐伯輿，王叔不勝，金出奔晉，在魯襄十年也。

卷第三 周語下

柯陵之會。柯陵鄭西地名也。經書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在魯成十七年。單襄公見晉厲公視遠

步高。襄公王卿士車朝之證也。時命事不與會故不書厲公晉成公之孫景公之子厲公州籍也。視遠望視遠步高舉足高也。晉卻錡見其語犯。卻錡晉卿也。

也犯陵。也犯陵。卻擘見其語迂。卻擘晉卿卻錡之族父步揚之子。苦成叔也。迂迂迴加誣於人也。卻至見其語伐。卻至晉卿擘之弟。孟克之子。駒伯

功也。齊國佐見其語盡。國佐齊卿國歸父之子國武子也。盡者盡其心意奢惡褒貶無所諱也。魯成公見言及晉難。及卻擘

之諧。成公魯宣公之子成公黑肱也。言及晉難語次及晉將罪己之難及為卻擘所誣也。晉將伐鄭使樂驪乞告請反而聽命。姜怒公子偃公子鉏趨道指之曰女不可是皆君也。公懼待於壞墮微守而後行故不及戰。卻擘受備如之。賂焉之諧魯於晉侯曰魯侯後至者待於壞墮將以待勝者。晉侯怒不見公。故成公為單子言之也。

單子曰。君何患焉。晉將有亂。其君與二卻其當之乎。魯侯曰。寡人懼不免

於晉。今君曰將有亂。敢問天道乎。抑以故也。故事也將以天道占之乎。以人事知之乎。對曰。吾非瞽

史焉。知天道。瞽樂大師掌知音樂風氣執同律以聽軍聲而詔吉凶。太史掌抱天時與大師同車皆知天道也。吾見晉君之容。而聽三卻

之語矣。殆必禍者也。夫君子目以定體。足以從之。體手足也。論語曰四體不動也。是以觀其容

而知其心矣。心不固則容不正也。目以處義。義宜也。足以步目。今晉侯視遠而足高。目不在

體。在存也。而足不步目。其心必異矣。目體不相從。何以能久。夫合諸侯。民之大

事也。於是乎觀存亡。故國將無咎。其君在會。步言視聽。必皆無謫。則可以

知德矣。視遠日絕其義。謂禮也。言日絕其宜也。足高日棄其德。人君容止佩玉有節。今步高失宜棄其德也。言爽日反

其信。爽武也。反達也。聽淫日離其名。淫靡也。離失也。名聲所名也。夫目以處義，足以踐德。踐履也。履德行也。口以

庇信。庇覆也。言行相覆為信也。耳以聽名者也。耳所以聽別萬事之名聲也。故不可不慎也。偏喪有咎。喪亡也。步言視聽四

者而亡其咎，及身也。既喪則國從之。既盡也。四者盡喪國從而亡也。晉侯爽二，吾是以云。爽當為喪字之誤也。喪二視與

步也是為偏喪。故言晉君當之。夫卻氏，晉之寵人也。三卿而五大夫，可以戒懼矣。三卿錡擊至也。復有五人為五大夫故號

也。八節。高位寔疾顛。高者近危疾速也。顛隕也。厚味寔腊毒。厚味喻重祿也。腊亟也。讀若廣昔酒焉。味厚者其毒亟也。今卻伯之語犯

叔于季伐。伯錡也。叔擊也。季至也。犯則陵人，迂則誣人。伐則掩人。掩人之美。有是寵也，而益之

以三怨，其誰能忍之。益猶加也。三怨犯誣掩也。雖齊國子亦將與焉。與與於福也。立於淫亂之國

而好盡言，以招口人過，怨之本也。招舉也。唯善人能受盡言。思聞過以自改。齊其有乎。

言無也。吾聞之，國德而鄰於不修，必受其福。國德己國有德也。鄰於不修與不修德者為鄰也。今君偏於晉而

鄰於齊，齊晉有禍，可以取伯，無德之患，何憂於晉。且夫長翟之人，利而不

義。長翟之人謂叔孫僑如也。僑如之父得臣敗翟于鹹，獲長翟僑如，因名其子為僑如。利而不義者，好利而不義，通於穆姜欲逐季孟而專魯國也。其利淫矣。施之若何。

所利，彌淫之事自施。放也。放之者若何也。魯侯歸，乃逐叔孫僑如。簡王十一年，諸侯會于柯陵。簡王十一年魯成十七年。

也。十一年，晉殺三卻。十三年，晉侯弒厲公。厲公既殺三卻，樂書中行偃懼，誅執厲公而殺之於匠麗氏也。於翼東門葬，以

車一乘。翼晉別都也。傳曰葬之于翼東門之外，不得同於先君也。禮諸侯七命遣車七乘，以車一乘不成喪也。齊人殺國武子。是年齊人又殺國佐也。齊慶冠于靈公之母

人，趙之於靈公，靈公殺之，殺在魯成十八年也。

晉孫談之子周適周，事單襄公。談晉襄公之孫，惠伯談也。周者談之子，晉悼公之名也。晉自獻公用驪姬之讒，趙不畜羣公子，故周適周事單襄公。立

無跛。跛偏任也。視無還。睛轉復反為還也。聽無聾。不聾耳而聽也。言無遠。遠謂非耳目所及也。言敬必及天。象天之敬乾乾不息

言忠必及意。出自心意為忠。言信必及身。先信於身而後及人。言仁必及人。博愛於人為仁。言義必及利。能利物

然後為義。易曰：利物足以和義。言智必及事。能處事物為智。言勇必及制。以義為制也。勇而不義非勇也。言教必及辯。辯別也。能分別是非

乃可言孝必及神。孝於鬼神則孝者信矣。言惠必及和。惠愛也和睦也。言致和睦乃為親愛也。言讓必及敵。雖在匹敵猶以禮讓也。

晉國有憂，未嘗不戚。念其宗也。有慶，未嘗不怡。慶福也。怡悅也。襄公有疾，召頃公而告之。頃公

單襄公曰：必善晉周，將得晉國，其行也文。經緯天地曰文。能文則得天地，天地所祚，小

而後國。祚福也。天之所福小則得國大得天下也。夫敬，文之恭也。文者德之總名也。恭者其別行也。十一義皆如之。忠，文之實也。忠自中

文之實也。信，文之孚也。孚覆也。仁，文之愛也。仁者文之慈愛也。義，文之制也。義所以制斷事宜也。智，文之與也。

智所以載行，文德也。勇，文之帥也。謂以勇帥行其心義也。教，文之施也。所以施布德化也。孝，文之本也。言人始於事親故孝為文本也。惠，文

之慈也。慈愛也。讓，文之材也。材用也。象，天能敬。言能則天是能敬也。帥，意能忠。帥循也。循己之意也。思，身

能信。思誠其身乃為信也。易曰：體信足以長人也。愛，人能仁。言愛人乃為仁也。利，制能義。以利為制故能義也。事，建能智。能處立百

帥，義能勇。修義而行故能勇。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施，辯能教。施其道化而行能辯明之故能教。昭，神能孝。昭顯也。尊而顯之若周公然。慈，和

能惠。慈愛和睦故能惠也。推，敵能讓。與己體敵猶推先之故能讓。此十一者，夫子皆有焉。夫子晉周也。天六地五

數之常也。天有六氣謂陰陽風雨晦明也。地有五行金木水火土也。經之以天，緯之以地。以天之六氣為經以地之五行為緯而成之也。經緯不

爽，文之象也。爽差也。文王質文，故天祚之以天下，夫子被文矣。質文其實性有文德也。被服之也。言文王質

性有文德故能得天下，晉周則被服之可以得國也。其昭穆又近，可以得國。父昭子穆孫復為昭一昭一穆相次而下近者言周子之親與晉最近。且夫立

無敵正也。視無還端也。聽無聳成也。成定也。言無遠慎也。夫正德之遺也。德之遺也。

端德之信也。端德也。成德之終也。志定故也。慎德之守也。守守也。守終純固道正事信。

明令德矣。言周子明也。慎成端正德之相也。相助也。慎成端正覆也。為晉休戚不肯本也。

被文相德非國何取。被服文德又以四行輔助也。成公之歸也吾聞晉之筮之也。

成公晉文公之庶子成公黑臀也歸者自周歸晉也趙穿弑靈公趙盾送公子黑臀于周而立之書曰筮筮立成公也。

乾下乾上乾也坤下乾上否也乾初九九二九三變而之否也乾天也君也故曰配配先君也不終子孫不終為君也乾下變而為坤坤地也臣也天地不交曰否變有臣象三爻故三世而終上有乾乾天子也五體不變周天子國也三爻有三變。

一既往矣後之不知其次必此。一謂成公已往為晉君後之不知不知最

且吾聞成公之生也其母夢神規其臀以墨曰使有晉國。規畫也。三而界

驩之孫。界予也三世為晉君而更予驩之孫也驩晉襄公之名也孫也。故名之曰黑臀於今再矣。

賈侍中云於今單襄公時也晉厲公即黑臀之孫二世為君與黑臀滿三世矣唐尚書云時晉景公在位成公生景公故言再昭謂魯成十七年單襄公與晉厲公會於柯陵後二年而單襄公卒其歲厲公弑則襄公將死時非

必驩之孫實有晉國其卦曰必三取君於周其德又可以君國二襲焉。襲合也。

吾聞之大誓故曰朕夢協朕下襲于休祿戎商必克。大誓伐紂之誓也故故

以三襲也。言武王夢卜祿三合故筮克商有天下晉仍

無道而鮮冑其將失之矣。仍數也鮮寡也冑後也晉厲公數行必早善晉子其當之也。

頃公許諾及厲公之亂召周子而立之是為悼公。亂謂

子也。

靈王二十一年。靈王周簡王之子靈王大心也二十二年魯襄公二十四年也是讓齊人城郊穀洛鬪將毀王宮。穀洛二水名也洛在

之北東入于瀧關者兩水激有似於鬪也至靈王時穀水感出於王城之西而南流合於洛水毀王城西南將及王宮故齊人城郊也王欲壅之。欲壅防穀水使北出也太子晉

諫曰不可。晉靈王太子也早卒不立晉聞古之長民者。長猶君也不墮山。墮毀也不崇藪。崇高也澤無水曰藪不防

川。防障也不寶澤。澤居水也寶快也不為此四者為反天性也夫山土之聚也。藪物之歸也。物所生川氣之

導也。導達也易曰山澤通氣澤水之鍾也。鍾聚也夫天地成而聚於高。歸物於下。聚聚物也高山

疏為川谷。以導其氣。疏通也陂塘汗庫。以鍾其美。畜水曰陂塘也美謂滋潤也是故聚不隤崩。而

物有所歸。大曰崩小曰隤氣不沈滯。而亦不散越。沈伏也滯積也越遠也是以民生有財用。而死有

所葬。物有所歸故生有財用山陵不崩故死有所葬齊語曰陵為之終然則無天昏札瘥之憂。而無飢寒乏匱之患。

短折曰天狂惑曰昏疫死曰札瘥病也故上下能相固以待不虞。虞度也古之聖王。唯此之慎。慎也天地之性也昔

共工棄此道也。賈侍中云共工諸侯炎帝之後姜姓也顓頊氏妻共工氏侵陵諸侯與高辛氏爭而王也或云共工堯時諸侯為高辛所滅昭謂言為高辛所滅安得為堯諸侯又堯時共工

與此。虞于湛樂。虞安也淫失其身。欲壅防百川。墮高堙庫。以害天下。堙塞也高謂山陵庫謂池澤

皇天弗福。庶民弗助。禍亂並興。共工用滅。其在有虞。有崇伯鯀。有虞舜也鯀禹父崇鯀國伯爵

也堯時在位而言有虞者鯀之謬舜之孫也播其淫心。稱遂共工之過。播放也稱舉也舉遂共工之過者謂鯀洪水也堯用殛之于羽

山。羽山在今東海祝其南也其後伯禹念前之非度。度法也釐改制量。釐理也象物天

地。取法天地之形象也在比類百則。類亦象也儀之于民。儀准也而度之于羣生。度之謂不傷也共之

從孫四嶽佐之。共共工也從孫昆季之孫也四嶽官名主四嶽之祭為諸侯伯佐助也言共工從孫為四嶽之官掌樹諸侯助禹治水也高高下下。疏川導

水。

滯。高高封崇九山也。下下陂障九澤也。疏鍾水豐物。鍾聚畜水潦所。以豐殖百物也。封崇九山。封大崇高也。除其壅塞之害。通其水泉。使

不壅壞。是謂封崇。凡此諸侯言九。決汨九川。汨通。被鄧九澤。障防。豐殖九藪。豐茂也。汨越九

原。越揚。宅居九隩。隩內也。九州之內。皆可宅居也。合通四海。使之同。故天無伏陰。伏陰夏有。霜雹也。地無散陽。散陽李梅。冬實也。

水無沈氣。沈伏也。無伏。火無災燿。燿炎起貌也。天神無閒行。閒行。齋神也。厲之類也。民無淫

心。陰陽調財用足。故時無逆數。逆數。四時寒暑反逆也。物無害生。螻蛄之屬。不帥象禹之功。度之

于軌儀。帥循也。軌道。莫非嘉績。克厭帝心。謂禹與四嶽也。嘉善也。績功。也。克能也。厭合也。帝天也。皇天嘉之。祚以

天下。祚。祿也。論語曰。帝臣。賜姓曰妣。氏曰有夏。堯賜禹姓曰。謂其能以嘉祉殷富生

物也。祉。福也。殷。盛也。賜姓曰妣。氏曰有夏者。以其能以善福殷富天下為大也。祚四嶽國。命以侯伯。堯以四

有功封之。於呂命為。賜姓曰姜。姜。四嶽之先。炎帝之姓也。炎帝世衰。其後變易。氏曰有呂。以國為

侯。伯使長諸侯也。至四嶽有德。帝復賜之。妣。妣。使紹炎帝之後。氏曰有呂。氏也。謂其能為禹股肱心膂。以養物豐民人也。

一王四伯。豈繁多寵。皆亡王之後也。一王。謂禹四伯。謂四嶽也。為四嶽伯。故稱四伯。繁之也。成禹功。比於股肱心膂也。呂之為言。膂也。此

郊。鉞而進王之也。四嶽共工。從孫共工。侵諸侯。以自王。言皆無道而亡。非伯王所起。明禹嶽之與非因之也。唯能釐舉嘉義。舉用。以有胤在下。守祀

不替其典。典。常也。有夏雖衰。杞鄩猶在。杞鄩。二國。夏後也。猶。在。在。在。靈王之世也。申呂雖衰。齊許猶在。申

四嶽之後。商周之世。或封於申。齊許亦其族也。唯有嘉功。以命姓受祀。迄于天下。受祀。謂封國受命祀社稷山川也。迄。至也。至於天下。謂禹也。祀。或為氏

及其失之也。必有愆淫之心。閒之。愆。慢也。閒。代也。以慢淫之心。代其嘉功。謂若桀也。故亡其氏姓。跽蹙不振

跽。僵也。絕後無主。無祭。主也。煙替隸圉。煙。沒也。替。廢也。隸。圉。役也。圉。養馬者。夫亡者。豈繁無寵。皆黃炎之後

陪。僵也。絕後無主。無祭。主也。煙替隸圉。煙。沒也。替。廢也。隸。圉。役也。圉。養馬者。夫亡者。豈繁無寵。皆黃炎之後

也。鮌黃帝之後也。共工炎帝之後也。唯不帥天地之度，不順四時之序，不度民神之義。義宜也。不儀

生物之則。儀准也。以殄滅無胤。至于今不祀及其得之也，必有忠信之心聞之。

以忠信之心也。度於天地而順於時動。順四時之令而動也。和於民神而儀於物則，故高朗令

終顯融昭明。昭明也。終成也。融長也。命姓受氏而附之以令名。附隨也。若啓先王之遺訓。啓

也。訓也。省其典圖刑法。典禮也。圖象也。而觀其廢興者，皆可知也。其興者必有夏呂之

功焉。其廢者必有共鮌之敗焉。今吾執政無乃實有所避。避遠也。而滑夫二川

之神。滑亂也。使至於爭明以妨王宮。明精氣也。王而飾之無乃不可乎。人有言曰：無

過亂人之門。亂人在特怨亂之人也。過其門于其怒也。又曰：佐饒者嘗焉。饒烹煎之官也。佐鬪者傷焉。又曰：禍不

好不能為禍。禍於財色之禍。生於好也。詩曰：四牡騤騤，旃旌有翩。亂生不夷，靡國不泯。詩大雅桑柔之

二章。騤騤行貌。鳥隼曰旗。龜蛇曰旌。鬪騷動搖不休止之意。夷平也。靡無也。泯滅也。疾厲王好征伐用兵不得其所，禍亂不平無國不見滅之。又曰：民之貪亂，寧為荼毒。

桑柔之十一。章也。寧安也。荼苦也。言民疾王之虛貪樂禍亂安為苦毒之行也。夫見亂而不惕，所殘必多。其飾彌章。彌終也。章著也。

言見禍亂之戒，不忍懼循省以消災咎以盡飾之禍，敗終將章著也。民有怨亂，猶不可遏。而況神乎。王將防鬪川以飾

官，是飾亂而佐鬪也。其無乃章禍且遇傷乎。自我先王厲宣幽平而貪天

禍。至于今未弭。弭止也。比四王父子相繼厲暴虐而流宣不務農而料民幽昏亂以滅西周平不能修政至于微弱皆己行所致故曰貪天禍禍敗至今未止也。我又章

之懼長及子孫。王室其愈卑乎。其若之何。自后稷以來寧亂。寧安也。堯時洪水乘民阻飢穰播百穀民

用文安也。及文武成康而僅克安民。自后稷之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

也靖安也自后稷播百穀以始安民凡十五王世循其德至文王乃平民受命也十五
王謂后稷不密鞠公劉慶節皇僕羌弗毀險公非高圉亞圉公叔祖類太王季文王 十八王而康克

安之。十八者加武王成康并上十五其難也如是屬始革典十四王矣。革更也典法也厲王無道變更周法
至今靈王十四王也謂厲宣幽平桓

嚴傳惠襄頌 匡定節靈也 基德十五而始平。基禍十五。其不濟乎。至景王十五也。吾朝夕傲懼。曰。其何

德之修。而少光王室。以迨天休。少猶裁也光明也迨迎也休慶也。王又章輔禍亂。將何以堪之。章

也輔 助也 王無亦鑒于黎苗之王。下及夏商之季。鑒鏡也黎九黎苗三苗少暉氏衰九黎亂德顛

謂桀紂湯 武滅之也 上不象天。而下不儀地。中不和民。而方不順時。不共神祇。方四方也謂迨四時

也。而蔑棄五則。蔑滅也則法也謂象天儀地和民順時共也。是以人夷其宗廟。而火焚其彝器。夷滅也彝尊彝宗廟

之令 而蔑棄五則。不夷於民。隸役也。而亦未觀夫前哲令德之則。則此五者。而受

天之豐福。饗民之勳力。子孫豐厚。令聞不忘。是皆天子之所知也。天所崇

之子孫。或在畎畝。由欲亂民也。崇高也賈侍中云一耨之發廣尺深尺為畎百步為畝昭謂下曰畎高曰畝畝壟也書曰異畝同類 畎畝之

人。或在社稷。由欲靖民也。靖治也。無有異焉。唯所行也。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

謂湯伐桀也 將焉用飾宮。其以徵亂也。度之天神。則非禘也。比之地物。則非義也。

類之民。則則非仁也。方之時動。則非順也。咨之前訓。則非正也。咨論也。觀之詩

書與民之憲言。詩書上亂生不夷之屬民之憲言無過亂人之門也。則皆亡王之為也。上下議之。無所比度。

王其圖之。夫事大不從象。小不從文。象天象也文詩書也。上非天刑。下非地德。刑法也德猶利也。

中非民則。方非時動。而作之者。必不節矣。作又不節。害之道也。王卒墜之。

及景王多寵人。亂於是乎始生。

景王周靈之太子晉之弟也。景王周靈之子朝未立而王子朝及其臣賓孟之屬也。

景王崩。王室大亂。

子既立子猛又許賓孟立子朝未立而王子朝子劉子立子猛而攻子朝王室大亂。也是時大臣專政諸侯無伯故王室遂卑。

及定王。王室遂卑。

定王頃王之子靈王祖父而言及定王王子室遂卑非也定王嘗為真王名分敬王子

晉羊舌肸聘于周。

肸晉大夫羊舌肸之子叔向之名也。發幣於大夫及靖公。

發其禮幣於周大夫次及靖公靖公王卿士單襄公之孫

頃公之

靖公享之。儉而敬。

儉禮薄而身敬也。

賓禮贈錢。視其上而從之。

賓禮所以賓待叔向之禮也送之以物曰贈以飲食

曰錢饋郊禮上位在靖公上也視不敢踰也。

燕無私。

無私好貨及送不過郊。

至郊而反亦言無私也。

語說昊天有成命。

及也說樂也昊天有成命周頌篇名也。

單之老送叔向。

老家臣室老也禮脚大夫之貴臣為室老。

叔向告之曰。異哉。吾聞之曰。

一姓不再興。今周其興乎。其有單子也。

一姓一代也。

昔史佚有言。

史佚周文武時大史尹佚也。

曰。動

莫若敬。

敬可久也。居莫若儉。

儉易容也。德莫若讓。

讓遠怨也。

事莫若咨。

咨寡失也。

單子之貺我禮也。

皆有焉。夫宮室不崇。

崇高也。

器無彤鏤。儉也。

彤丹也鏤刻金飾也。

身聳除潔。

聳懼也除治也。

外內齊給。

敬也。

外在朝廷內治家事齊整也給備也。

宴好享賜。不踰其上。讓也。

宴好所以通情結好也享賜所以酬賓賜下也。

賓之禮事。放

上而動。咨也。

放依也咨言必與上咨也。

如是而加之以無私。重之以不殺。

避怨矣。居儉動敬。德讓事咨。而能避怨。以為卿佐。其有不興乎。且其語說

昊天有成命。頌之盛德也。

威德二后也謂成王即位而郊見推文武受命之功以郊祀天地而歌之也。

其詩曰。昊天有成命。

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

昊天大號也二后文武也康安也言昊天有所成之命文武則能受之謂修己自勸以成其王功非謂周成王身也賈鄭唐說皆然。

夙夜

基命宥密。

夙早也夜暮也基始也命信也宥寬也密寧也言二后蚤起夜寐始行信命以寬仁寧靜之。

於緝熙。亶厥心。肆其靖之。

緝明也亶光大

也重厚也厥其也辯固也靖和也言二君能光明其德厚其心以固和天下也

是定成王之德也是詩經文武能成其王德也成王能明文昭能

定武烈者也烈威也言能明其文使夫道成命者而稱昊天翼其上稱舉也也

受之讓於德也推功曰讓書曰允恭克讓買唐二君云二后所以受天命者能讓有德也謂詢於八虞訪於辛尹之類成王不敢康敬百姓也

言不敢自安違者是其敬百姓也百姓百官也夙夜恭也夙夜敬事曰恭書曰文王至于日昃不遑暇食基始也命信也宥寬也密寧也

緝明也熙廣也鄭司農云廣當為光虞亦如之寬厚也肆固也靖其中篤之中句也帥循也言其恭百姓其始篤之首句也言以敬讓為始也其中也恭儉信寬帥歸於寧其中篤之中句也帥循也言其恭

終也廣厚其心以固其終篤之終句也廣厚其心美其教化而固和之也始於德讓中於信寬終於固

和故曰成成成其王命也單子儉敬讓咨以應成德應當單若不興子孫必蕃後世不

忘詩曰其類維何室家之壺詩大雅既醉之六章也類族也壺猶也言孝子之行先於室家族類以相致乃及於天下也君子萬年永

錫祚胤祚福也胤嗣也類也者不忝前哲之謂也古能以孝道施於族類故不辱前哲之人也壺也者廣裕民人

之謂也萬年也者令聞不忘之謂也胤也者子孫蕃育之謂也蕃息也育長也單子

朝夕不忘成王之德可謂不忝前哲矣膺保明德膺抱也保持也以佐王室可謂廣

裕民人矣若能類善物以混厚民人者必有章譽蕃育之祚物事也混同也章明也則單

子必當之矣單若有闕必茲君之子孫實續之不出於他矣單單氏世也闕缺也茲此也此君靖

公也他他族也

景王二十一年將鑄大錢景王周靈王之子景王貴也二十一年魯昭之十八年也錢者金幣之名所以買賣物通財用者也古曰泉後轉曰錢買待中曰虞夏商周金

景王二十一年將鑄大錢

幣三等或赤或白或黃黃為上幣銅鐵為下幣大錢者大於舊其價重也唐尚書曰大錢重十二銖文曰大泉五十鄭司農說周禮云錢始蓋一品也周景王鑄大錢而有二品後數變易不識本制至漢唯五銖文行至王莽時錢乃有十品今存於民多者有貨布大泉貨泉徑寸二分重十二銖文曰大泉五十則唐所謂大泉者乃莽時泉非景王所鑄明矣又景王至敬王十三世而周亡後有戰國秦漢幣物易改轉不相因先時所謂不能紀或云大錢文曰寶貨皆非事實又韋穆公云古者有母平子子權母而行則二單穆公曰不可穆公王卿士單文曰實貨皆非事實又韋穆公云古者有母平子子權母而行則二單穆公曰不可穆公王卿士單文曰實貨皆非事實又韋穆公云古者有母平子子權母而行則二單穆公曰不可穆公王卿士單

者天災降戾。降下也戾至也災於是乎量資幣權輕重以振救民。量度也資財也權稱也振拯也民

患輕則為作重幣以行之。民患幣輕而物貴則於是乎有母權子而行。民皆得焉。

重曰母輕曰子以買物物輕則子獨行物重則作重幣以行其輕也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於

是乎有子權母而行。小大利之。權任也不任之者幣重物輕妨其用也故作輕幣雜而用之以重者買其貴以輕者買其賤也子權母者母不足則以子平而

行之故錢小大民皆以為利也。今王廢輕而作重民失其資能無匱乎。廢輕而作重則本場而未寬也故民失其資也若匱王

用將有所乏。民財匱無以供上故王用將乏乏則將厚取於民。厚取厚民不給將有遠志是離民

也。給共也遠志遠也且夫備有未至而設之。備國備也未至而設之謂備預不虞安不忘危也有至而後救之。謂若救火療疫量資

幣平輕重之屬也是不相入也。二者先後各有宜不相入不相為用也可先而不備謂之急。急緩可後而先之謂

之召災。謂民未患輕而重之難民匱財是為召災也周固贏國也天未厭禍焉而又離民以佐災無乃

不可乎。言周固已為羸病之國天降禍災未厭已也將民之與處而離之將災是備禦而召之則何以

經國。君以善政為經臣奉而成之為緯國無經何以出令令之不從上之患也故聖人樹德於

民以除之。樹立也除除令不從之患也夏書有之曰關石和鈞王府則有。夏書逸書也關門關之征也石今之斛也言征賦調鈞則

王之府藏常有也詩亦有之曰瞻彼旱麓榛楛濟濟。詩大雅旱麓之首章也旱山名山山足曰麓榛似栗而小楮木名濟濟威貌也威者書王若

也一日關衡也

之禮被也。愷悌君子。干祿愷悌。愷樂也。悌易也。干求也。君子謂君長也。言及也。故君子得以易樂于祿焉。若夫山林墮竭。林麓散亡。藪澤肆既。肆極也。既也。夫卑麓之榛楛殖。

殖長也。故君子得以易樂于祿焉。若夫山林墮竭。林麓散亡。藪澤肆既。肆極也。既也。夫卑麓之榛楛殖。

謂無山林街也。民力彫盡。田疇荒蕪。資用乏匱。影傷也。穀地為田。麻地為疇。荒虛也。無穰也。君子將險哀之。

不暇。而何易樂之有焉。險危也。且絕民用以實王府。絕民用謂廢小錢而鑄大錢也。猶塞川原而為

潢汙也。其竭也無日矣。大曰橫。小曰行。竭。盡也。無日無日數也。若民離而財匱。災至而備亡。王其若

之何。備亡無救也。災之備也。吾周官之於災備也。其所怠棄者多矣。周官周六官災備也。備災之法令也。而又奪

之資以益其災。其去是藏而翳其人也。王其圖之。魯政藏於民鬻猶屏也。人民也。奪其資民離叛是遠屏其民也。一曰

翳滅也。王弗聽。卒鑄大錢。

二十三年。王將鑄無射。而為之大林。景王二十三年魯昭二十年也。買侍中云無射鍾名。律中林鍾也。或說云鑄無射而以林鍾之數益之。昭謂下言細抑大。中無射也。大林無射之覆也。作無射為大林以覆之。其

陵又曰聽聲越遠如此。則買言無射有覆近之矣。唐尚書從買也。單穆公曰。不可作重幣以絕

民資。又鑄大鍾以解其繼。解塞也。塞其繼者用物。適度妨於財也。若積聚既喪。又解其繼。生何以殖。

積聚既喪。謂廢小錢也。生財也。殖長也。且夫鍾不過以動聲。動聲謂合樂以金。奏而入音從之也。若無射有林。耳弗及也。若無射復

有大林以覆之。無射陽聲之細者也。林鍾陰聲之大者也。細抑大陵故耳不能聽及也。夫鍾聲以為耳也。耳所不及。非鍾聲也。非法

也。猶目所不見。不可以為目也。若目之精明所不能見。亦不可施以目也。耳目所不能及而強之。則有眩惑之失。以生疾也。夫目之察

度也。不過步武尺寸之間。六尺為步。買君以半步為武。其察也。不過墨丈尋常之間。五尺為墨。倍尋為常。耳之察和也。在清濁

為丈八尺為尋。倍尋為常。耳之察和也。在清濁。

人之所勝。勝舉也是故先王之制鍾也。大不出鈞。重不過石。鈞所以鈞音之法也。以木長七尺者。弦繫之以為鈞。

法百二十斤為石律度量衡。於是乎生。律五聲陰陽之法也。度丈尺也。量斗斛也。衡有斤兩之數。生於黃鐘。黃鐘之管容秬黍千二百粒。粒百為銖。是為一龠。龠二為合。合重一兩。故曰律度量衡。於是乎生也。

小大器用。於是乎出。出於鍾也。易曰。制器者尚其象。小謂鍾。餘分寸大謂斤兩丈尺也。故聖人慎之。今王

作鍾也。聽之弗及。耳不及知。其清濁也。比之不度。不度不中鈞。石之數也。鍾聲不可以知和。耳不能聽。故不可知和也。

制度不可以出節。節謂法度量衡之節也。無益於樂。而鮮民財。將焉用之。夫樂不過以聽

耳。而美不過以觀目。若聽樂而震。觀美而眩。患莫甚焉。夫耳目。心之樞機

也。樞機發動也。心有所欲。耳目為之發動。故必聽和而視正。聽和則聰。視正則明。習於和正則不眩惑也。聰則言

聽。明則德昭。聽言昭德。則能思慮純固。以言德於民。民歆而德之。則歸心

焉。歆。發。嘉服也。言德以言發德教也。上得民心。以殖義方。殖。立於道也。是以作無不濟。求無不獲。然則

能樂。夫耳內和聲。而口出美言。耳聞和聲。則口有美言。此感於物也。以為憲令。憲。法也。而布諸民。正之

以度量。民以心力從之。不倦。成事不貳。樂之至也。貳。變也。口內味而耳內聲。

聲。味生氣。口內五味。則耳樂五聲。耳樂五聲。則志氣生也。氣在口為言。在目為明。言以信名。信。審也。名。號也。明以時

動。視明則動。得其時也。名以成政。號令所以成政也。動以殖生。殖。長也。動得其時。所以財長生也。政成。生殖。樂之至也。若

視聽不和。而有震眩。則味入不精。不精則氣佚。氣佚則不和。不和。無射。大林也。若藥樂而震。視色而眩。

則味入不精。美味入不精。美則氣放。佚不行於身體。於是乎有狂悖之言。有眩惑之明。有轉易之名。有過慝

之度。慝。惡也。此四者。氣失之所生也。在悖眩惑。說子朝。禮賓孟也。轉易。過惡。嬰子配。德將殺大臣也。出令不信。有轉易也。刑政放紛。動不順時。民

無據依。不知所力。各有離心。不知所為盡力也上失其民。作則不濟。求則不獲。其何

以能樂。三年之中。而有離民之器。一焉。二謂作大鐘。鑄大鐘也國其危哉。王弗聽。閔之。伶

州鳩。伶司樂官。州鳩名也對曰。臣之守官弗及也。守官所守之官。弗及知也臣聞之。琴瑟尚宮。凡樂輕者從大。重者從細。故琴

瑟尚宮也鍾尚羽。鍾聲大故尚羽也石尚角。石磬也。輕於鍾。故尚角。角清濁之中也匏竹利制。匏笙也。竹簫管也。利制以

大不踰宮。細不過羽。夫宮。音之主也。第以及羽。宮聲大故為主。第次第也聖人保樂而愛財。財

以備器。樂以殖財。保安也。備具也。殖長也。古者以樂省土風。而紀農事。故曰樂以殖財故樂器重者從細。重謂金石也。從細尚

尚角也輕者從大。輕瓦絲也。從大謂瓦絲尚宮也是以金尚羽。石尚角。瓦絲尚宮。匏竹尚議。議從其

革木一聲。革。鼓也。木。祝也。致也。一聲無清濁之變也夫政象樂。樂從和。和從平。和。八音克諧也。平。細大不踰也。故

聲以和樂。律以平聲。聲。五聲也。以成八音。而調樂也。賈侍中云。律黃鍾為宮。林鍾為徵。大族為商。南呂為羽。姑洗為角。所以平五聲也金石以動之。

鍾磬所以發動五聲也。絲竹以行之。絃管所以行之也詩以道之。道。己志也。書歌以詠之。詠。詩也。書曰歌

宣之。宣。發揚也瓦以贊之。贊。助也革木以節之。物得其常曰樂極。物事也。極。中也極之所集曰

聲。聲。會也。言中和之聲應相保曰和。保安也細大不踰曰平。細大之聲不相踰。越曰平。今無射有林是不平也如是

而鑄之金。鑄。金以磨之石。磨。石以繫之絲木。繫。絲木以越之匏竹。越。匏竹以爲笙管也。越

絃而疏越節之鼓。節。其長短大小也而行之。以遂八風。遂。順也。傳曰。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也。正孔曰。兌為金。為木。為清。明。正南曰。蕤為絲。為景。風。西南曰。坤為瓦。為涼。風。於是乎。氣無滯陰。亦無散陽。積陰而

發。則夏有霜。電。散。陽。陽不藏。冬無冰。李梅實之類是也陰陽序次。風雨時至。嘉生繁祉。人民飢利。物備而樂成。

上下不罷。罷勞也。故曰樂正。今細過其主妨於正。

細謂無射也。主正也。言無射有大林是作細而大通其律妨於正聲也。

物過度妨於財。過度用金多也。

正害財。匱妨於樂。樂從和。今正害財。匱故妨於樂也。

細抑大陵。不容於耳。

非和也。細無射也。大大林也。言大擊陵之細聲抑而不聞。不容於耳。不能容別也。

聽聲越遠。非平也。越任也。言無射之聲為大林所陵。聽之微細。任遠非平也。

正匱財。聲不和平。非宗官之所司也。

宗官宗伯。樂官屬也。

夫有和平之聲。則有蕃殖之財。樂以殖財也。

於是乎道之以中德。詠之以中音。

中德中庸之德聲也。中音中和之音也。

德音不愆。以合神人。合神人謂祭祀饗宴也。

神是以寧。民是以聽。若夫匱財用。罷民力。以逞淫心。逞快也。聽之不和。比之不度。無益於教。而離民怒神。非臣之所聞也。王不聽。卒鑄大鍾。

財匱故民難樂不和故神怒也。

二十四年。鍾成。伶人告和。伶人樂人也。景王二十四年魯昭二十一年也。

王謂伶州鳩曰。鍾果和矣。對曰。未可知也。州鳩以為鍾實不和。伶人謂之。和耳。故曰未可知也。

則為和。言聲音之道與政通也。

今財亡民罷。莫不怨恨。臣不知其和也。

亂世之音怨以怒。故曰不知其和也。且民

所曹好。鮮其不濟也。曹羣也。

其所曹惡。鮮其不廢也。故諺曰。衆心成城。

衆心所好莫之能敗其固。

衆口鑠金。鑠銷也。衆口所毀。雖金石猶可銷也。

三年之中。而害金再興焉。害金害民之金為錢鍾也。

懼一之廢也。二金之中其必廢也。

王曰。爾老耄矣。何知。

八十曰耄。老昏惑也。

二十五年。王崩。鍾不和。崩而言鍾不和明樂人之諛也。

王將鑄無射。王景王也。

問律於伶州鳩。

律鍾律也。

對曰。律所以立均出度也。

律謂六律六呂也。陽為律。

陰為呂。六律黃鍾大族。姑洗蕤賓夷則無射也。六呂林鍾仲呂夾鍾大呂應鍾南呂也。均者均鍾木長七尺有絃繫之以均。鍾者度鍾大小清濁也。漢大予樂官有之。

古之神瞽。考中聲。

而量之以制。神書古樂正知天道者也死以為樂祖祭於警宗謂度律均鍾百官軌儀。均平也軌儀也

儀法也度律度律呂之長短以平其鍾和其聲。以立百事之道法也故曰律度量衡於是乎生紀之以二。三天地人也古紀聲合樂以舞平之以六。天神地祇人鬼故能人神以和

章曰律以平聲。上成於十一。十二律呂也陰陽相扶律取妻而呂生子上下生之數備也天之道也。天之大數不逾十二夫六中之色

也。故名之曰黃鍾。十一月黃鍾乾初九也六者天地之中天有大氣降生五味天有六甲地有五子十

為黃鍾之名重元正始之義也黃鍾陽之變也管長九寸徑三分圍九分律長九寸因而九之九九八十一故黃

鍾之數立焉為宮法云九寸之一得林鍾初六六呂之首陰之變管長六寸六月律之始也故九六陰陽夫婦子

母之道是以初九為黃鍾黃中之色也鍾言陽氣聚鍾於下也所以宣養六氣九德也。宣偏也六氣陰陽風雨晦明也九德九功之

伏於下物始萌於五聲為宮含元處中所以徧養六氣九德之本也。由是第之。由從也第次也次奇月也二曰太簇。正月太簇乾九二也管長八寸

上也。所以金奏贊陽出滯也。贊佐也賈唐云太簇正聲為商故為金奏所以三曰姑洗。所

以修潔百物。考神納寶也。三月姑洗乾九三也管長七寸一分律長七寸九分寸之一姑潔也洗

物修潔故用之宗廟合致神八十一分寸之二十六糲委柔貌也言陰氣為主委柔於下陽氣感長於

上有似於寶主故可用之宗廟賓客以安靜神人行酬酢也酬鞠酢報也。五曰夷則。所以詠歌九

則。平民無貳也。七月夷則乾九五也管長五寸六分律長五寸七分七寸二分寸之四十九分寸之四百五十一

日無射。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軌儀也。九月無射乾上九也管長四寸九分律長四寸六分

四宜偏也軌道也儀法也九月陽氣上升陰氣收藏萬物無射見者故可以偏布前者之令德示民道法也。為之六閒。以揚沈伏而黜散越也。六閒

在陽律之閒沈滯也黜去也越揚也呂陰律所以倍閒陽成其功發揚滯伏之氣而去散越者也伏則不宜散則不和陰陽序次風雨時至所以生物也。元閒大呂。助宣物也。元閒

天氣始於黃鍾萌而赤地受之。二閏夾鍾出四隙之細也。二月夾鍾坤六五也管長七寸四分律長三寸二千一百八十七分之二

於大呂牙而白成黃鍾之功也。一千七十五隙開也。夾鍾助陽鍾聚也。四隙四時之閉氣微細者。二閏仲春為陽中萬物始生。四時之微氣皆始於春。春發而出之。三時奉而成之。故夾鍾出四時之微氣也。

呂宣中氣也。四月仲呂坤上六也管長六寸六分律長三寸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之二六月林鍾坤初六

陰閉藏於內所以助陽成功。四閏林鍾和展百事。俾莫不任肅純恪也。六月林鍾坤初六也管長六寸律長

也。故曰正月正陽之月也。六寸林兼盛也。鍾聚也。於正聲為微展審也。俾使也。肅速也。純大也。恪敬也。言時務和審百事無有僞詐使莫不任其職事。遂其功大敬其職也。

坤六二也。管長五寸三分律長五寸三分之二。樂六閏應鍾均利器用。俾應復也。十月應鍾坤六

三也。管長四寸七分律長四寸二十七分之二。言陰應陽用事萬物鍾聚百器具備。時務均利。百官務用程度。庶品使皆應其禮。復其常也。月令孟冬命工師勅功陳祭器按程度毋作淫巧以蕩上心。必功致為上也。

律呂不易無姦物也。律呂不變易其正各順其時。則神無姦行物無害生也。細鈞有鍾無鍾。昭其大也。細細聲謂角徵

羽也。鈞調也。鍾大鍾。小鍾也。昭明也。有鍾無鍾。謂兩細不相和。故以鍾為之。節明其大者。以大平細也。大鈞有鍾無鍾。大調宮商也。舉宮商而但有鍾無

鍾以小平大也。甚大無鍾。鳴其細也。甚大謂宮商大聲也。則又去鍾獨鳴其細細謂絲竹草木。大昭小鳴和之道也。大聲昭小聲鳴和平

之道。和平則久。久可久。久固則純。固安也可。久則安。安則純。純明則終。終成也。書曰。終復則樂。終復終則樂。故先王貴之。貴其和平可以移風易俗也。王曰。七律者何。周有七

七音之律。意謂七律為音器用。黃鍾為宮。大簇為商。姑洗為角。林鍾為徵。南呂為羽。應鍾變宮。蕤賓變徵也。對曰。昔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歲歲星也。鶉火次名。周分

野也。從柳九度至張十六度為鶉火。謂武王始發師東行時。殷十一月二十八日。戊子於夏為十月。是時歲星在張十三度。張鶉火也。月在天駟。天駟房星也。謂戊子日。月宿房五度。日在

析木之律。律天漢也。析木次名。從尾十度至南斗十一度。辰在斗柄。辰日月之會。斗柄斗前也。謂戊辰日。月合辰斗前一度也。星在天龍。星辰星也。天龍次名。一曰玄枵。從須女八度至危十五度。謂天龍星。

殷為十二月。夏為十一月。是日月合辰斗前一度也。星在天龍。周正月辛卯朔二日壬辰。辰星始見。三日癸巳。武王發行。二十八日

戊午庚孟律拒戊子三十一日二十九日 星與日辰之位皆在北維

己未晦冬至辰星與頰女伏天龍之首也 星與日辰之位皆在北維 星辰畢也辰星在頰女日在北維北維北 頰頰之所建也帝嚳受之 建立也頰頰帝嚳所代也帝嚳周之先祖后稷所出禮祭

德故受之於水今周亦水德當 我姬氏出自天龍 姬氏周姓天龍即玄枵齊之分野周之皇妣王季母

受殷之水猶嚳之受頰頰也 及析木者有建星及牽牛焉 從斗一度至十一度分屬

逢伯陵因之蕭姑氏因之而後太公因之 則我皇妣大姜之姪伯陵之後逢公之所憑

又曰有星出于頰女姜氏在氏實守其祀 神也 皇君也生曰母死曰妣大姜大王之妃王季之母姜女也女子謂昆弟之子男女皆曰姪伯陵大姜之祖

牽牛聞謂從辰星所在頰女天龍之類析木 則我皇妣大姜之姪伯陵之後逢公之所憑

之分屬建星及牽牛皆水宿言得水類也 故云德憑依也言天龍乃皇妣家之所憑依也非但合於水水 歲之所在則我有周之分野 歲星

相承而已又我實出於水家周道起於大王故本於大姜也 火鶉火周分野也 月之所在辰馬農祥也 辰馬謂房心星也所在大辰之次為天駟駟馬也故

星所在利以伐之也 農事起焉故 我太祖后稷之所經緯也 稷播百穀故農祥后稷之所經 王欲合是五位三

謂之農祥 所而用之 王武王也五位歲月星辰也三所逢 自鶉及駟七列 鶉火之分張十六度駟天駟房

列合七宿謂張翼 南北之揆七同 七同合七律也揆度也歲在鶉火午辰星在天龍子鶉火 五度歲月之所在從張至房七

軋角亢五房也 以數合之以聲昭之 凡凡合神人之樂也以數合之謂取 數合聲和然後可同也 同謂

相應 故以七同其數而以律和其聲於是乎有七律 七同其數謂七列七律也律和 神人

以二月癸亥夜陳未畢而雨 二月周二月四日癸亥至故野之日夜陳 以夷則之上宮 其變律有陰陽正變之聲也

畢夷平則法也夷則所以平民無貳也上宮以夷則為宮聲夷則上宮也故以 當辰辰在戌上故長

夷則之上宮名之曰羽 長謂先用之也辰時也辰日月之上宮也 昏斗建丑而斗柄在戌上下臨其時名其樂為羽羽翼其衆也 所以

藩屏民則也。屏蔽也羽之義以其能藩蔽民使中法則也。王以黃鍾之下宮布戎于牧之野。布戎陳兵謂夜陳之晨且甲子

味爽左仗黃鍾右秉白旄時也黃鍾所以宜養氣德使皆自勉命桓桓也黃鍾在下故曰下宮也。故謂之厲。所以厲六師。名此樂為厲者所以厲六軍之衆也。以太

蕞之下宮布令于商。昭顯文德。底紂之多罪。商紂都也文文王也底致也既殺紂入商之都發號施令以昭明文王之德致紂之多罪

大族所以贊陽出滯蓋謂釋箕子之囚散鹿臺之財發巨橋之粟也太蕞在下故曰下宮也。故謂之宜。所以宣三王之德也。三王大王王反季文王也。

及厥內。以無射之上宮布憲施舍於百姓。厥內地名憲法也施施惠舍舍罪也無射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軌儀無射在上故曰上

也。故謂之羸亂。所以優柔容民也。羸治也柔安也。

景王既殺下門子。下門子周大夫王子猛之傳也景王無適子既立子猛又立王子朝故先殺子猛傳下門子也。賓孟適郊。見雄雞自斷

其尾。賓孟周大夫子朝之傳賓起也。問之侍者曰。憚其犧也。侍者孟之從臣也憚懼也純美為犧祭祀所用也言雞自斷其尾者懼為宗廟所用也。遽

歸告王。遽猶疾也賓孟有寵於王欲立子朝王將許之故先殺下門子賓孟知意故感犧之美念及子朝疾歸語王勸立之也。曰。吾見雄雞自斷其尾。而

人曰憚其犧也。吾以為信畜矣。信誠也雞畏為宗廟之用故自斷其尾此誠大畜之情不與人同也。人犧實難。己犧何

害。人犧謂雞也為人作犧實難言將覓殺也己子朝己自為犧當何害乎人君冕服有似於犧故以喻也。抑其惡為人用也乎。則可也。言雞惡為人所用故

自斷其尾可也自可爾也。人異於是。異於雞也人之美則宜君人事宗廟也。犧者。實用人也。用人猶治也自作犧則能治也。王弗應。弗應者

大臣也。田子鞏。鞏北山今河南縣也。使公卿皆從。將殺單子。未克而崩。王欲廢子猛更立子朝恐其不從故欲殺之遇心疾而崩故未

能在魯昭二十二年。

敬王十年。劉文公與襄弘欲城周。為之告晉。景王子悼王弟勾也十年魯昭三十二年劉文公王卿士劉摯之子文公卷也襄弘周大

夫襄叔也欲城周者欲城成周也成周在蘆水東王城在蘆水西初王子朝作亂於魯昭二十三年夏王子朝入于王城敬王如劉秋意王居于狄泉狄泉成周之城周墓所在也魯昭二十六年四月敬王師敗出居于滑十月

子王城敬王如劉秋意王居于狄泉狄泉成周之城周墓所在也魯昭二十六年四月敬王師敗出居于滑十月

晉人救之王入于成周子朝奔楚其餘黨權扁之徒多在王城敬王畏之於是

晉徵諸侯成周用役煩勞故襄弘欲城成周使富辛石張為主如晉請城成周

子舒說襄弘而與之說襄弘從其求也將合諸侯合諸侯以城成周也衛彪侯適周聞之衛大夫見單穆

公曰襄弘其不殒乎言將殒也周詩有之曰天之所支不可壞也周詩鈇時所歌也支柱也其所

壞亦不可支也昔武王克殷而作此詩也以為鈇歌名之曰支以遺後之

人使永監焉監觀也夫禮之立成者為鈇立成立行禮不坐也昭明大節而已少典與焉節體也典

章也與類也言鈇禮所以教民敬式昭明大體而已故其詩樂少章典威儀少皆比類也

是以為之日惕其欲教民戒也惕懼也是以日自恐懼欲民知戒慎

然則夫支之所道者必盡知天地之為也知天地之為謂所支壞也不然不足以遺後

之人今襄劉欲支天之所壞不亦難乎自幽王而天奪之明使迷亂棄德

而即恠淫即就也恠慢也以亡其百姓其壞之也久矣而又將補之殆不可矣殆近也水

火之所犯犯害也猶不可救而況天乎諺曰從善如登從惡如崩如登喻難如崩喻易昔孔

甲亂夏四世而隕孔甲禹後十四世亂夏亂禹之法也四世孔甲至桀四世而亡也玄王勤商十有四世而興玄王契也殷祖

契由玄鳥而生湯亦水德故曰玄王勤者勤身修德以與其國自契至湯十四世而有天下言其難也

帝甲亂之七世而隕帝甲湯後五世也亂湯之法至紂七世而亡也稷勤周十有五世而興自后稷至文王十五世也幽王亂之十有四世矣自幽王至今敬王十四世也守府之

謂多胡可興也胡何也夏殷之亂或四世或七世而亡今周十有四世無德以救之雖未亡得守府藏天祿已多矣又何可興也夫周高山廣川大

藪也故能生是良材言周之道德禮法所以長育賢材猶天之有山川大藪良材之所生也而幽王蕩以為魁陵冀土溝

瀆其有悛乎蕩壞也小阜曰魁峻止也言幽王敗亂周之法度倫毀高山以為魁陵冀土殘絕川藪以為溝瀆無有悛止之時也單子曰其咎孰多謂襄劉也

曰：襄叔必速及。將天以道補者也。

叔弘字也。速及於咎也。以道補者，欲以天道補人事也。

夫天道導可而省。

否。尊達也。省去也。

襄叔反是，以誑劉子。

誑，惑也。

必有二殃。違天一也。

支所壞也。

反道二也。

以天道補人事。

誑人三也。

感劉子也。

周若無咎，襄叔必為戮。雖晉魏子。

魏，魏也。

亦將及焉。

咎及也。

若得天

福，其當身乎？

當其身，禍向微後。有繼故為天福也。

若劉氏，則必子孫實有禍。

殃及子孫也。

夫子而棄常法。

以從其私欲。

棄常法不修周法也。從私欲，城成周也。

用巧變以崇天災。

巧變者，見周城於西都平王東遷，以獲久長，故今欲復遷也。崇，猶益也。

勤

百姓以為己名，其殃大矣。

勤勞也。名功也。

是歲也，魏獻子合諸侯之大夫於狄泉。

敬王十一年魯定公之元年也。

遂田于大陸，焚而死。

田以火田也。大陸，晉藪也。

及范中行行之難，襄弘與之。晉人以

為討。二十八年，殺襄弘。

范中行，晉大夫。范吉射，中行寅也。作難，叛其君也。初，劉氏、范氏世為婚姻。襄弘，事劉文公，故周人與范氏敬王二十八年魯哀三年，晉人以讓周，周為之殺襄弘也。

劉氏亡。劉氏文公之子孫也。定亦當為真。

卷第四 魯語上

長勺之役，曹劌問所以戰於莊公。

長勺，魯地。曹劌，魯人也。莊公，魯相公之子。莊公同也。初，齊襄公立，其政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季公子小白

奔莒，魯莊八年齊無知殺襄公，管夷吾、鄆忽、季公子糾來奔。齊九年夏，莊公伐齊，納子糾，小白自莒先入與莊公戰于乾時，莊公敗績，故十年齊伐魯，戰于長勺也。

公曰：余不愛衣食

於民。

有惠賜也。

不愛性玉於神。

性，犧牲也。王珪，璧所以祭祀也。詩云：靡愛斯牲。珪，璧既卒。

對曰：夫惠本而後民歸之志。

惠本，謂樹德施利也。歸之，志歸於上。

民和而後神降之福。

降下也。民神之主，故民和神乃降福。

若布德于民而平均其政事。

君子務治而小人務力，動不違時，財不過用。

不，適也。禮也。

財用不匱，莫不能使。

祀無不供祀非獨己也是以用民無不聽。求福無不豐。今將惠以小賜。祀以獨恭。小賜猶職

一身之恭也小賜不咸。獨恭不優。咸偏也優裕也不咸。民不歸也。不優。神弗福也。將何以戰。

夫民求不匱於財。而神求優裕於享者也。裕饒也享食也民和年豐為優裕也故不可以不本。本先

莫不共祀也公曰。余聽獄。雖不能察。必以情斷之。獄訟也對曰。是則可矣。可者未大備可以一戰傳曰齊師敗

也。知夫苟中心圖民。智雖弗及。必將至焉。苟誠也言誠以中心圖慮民事智雖有所不及必將至於道也

莊公如齊觀社。莊公二十二年齊因祀社蒐軍實以示客公往觀之也曹劌諫曰。不可。夫禮所以正民也。是故

先王制諸侯。使五年四王一相朝。賈侍中云王謂王事天子也歲聘以志柔閒朝以講禮五年之間四聘於王而一相朝相朝者將朝天子先相朝也唐尙

書云先王謂堯也五載一巡守諸侯四朝昭謂以堯典相參義亦似之然此欲以禮正君宜用周制禮中國凡五

服遠者五歲而朝禮記曰諸侯之於天子也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謂此也晉文霸時亦取於此也

終則講於會。以正班爵之義。禮於會以正爵位次序尊卑之義也帥長幼之序。訓上下

之則。帥循也制財用之節。謂收伯金國大也其間無由荒怠。其間朝也夫齊棄太公之法。而

觀民於社。太公望也君為是舉。舉動也而往觀之。非故業也。業事也何以訓民。士發

而社。助時也。土發春分也周語曰土乃脈發社者助時祈福為農始也收擔而蒸。納要也。擔拾也冬祭曰蒸因祭社以納五穀之要休農夫也月令曰孟冬祀

于天宗。大祀于公社及門闕也。今齊社而往觀旅。非先王之訓也。旅衆也天子祀上帝。上帝天也諸侯會

之受命焉。助祭受政命也諸侯祀先王先公。先王謂若宋祖帝乙鄭祖厲王之屬也先公先君也卿大夫佐之受事焉。事職也臣不聞諸侯相會祀也。祀又不法。不法謂觀民也君舉必書。動則左史書之書而不法言則右史書之

後嗣何觀。公不聽。遂如齊。

莊公丹桓宮之楹而刻其桷。桓宮桓公廟也。楹柱也。唐云：桷，椽頭也。昭謂：桷一名榱，今北土云：亦然。爾雅曰：桷謂之榱。莊公娶于齊，曰：哀姜。哀姜將至，當見於廟，故丹柱刻榱以等之也。匠師慶言於公。匠師慶，掌匠大夫繫孫之名也。曰：臣聞聖王公之先封者，謂若錫、武、周、公、太公也。遺後

之人法，使無陷於惡，其為後世昭前之令聞也。為猶使也。使長監於世。監，觀也。觀世成敗，以為戒也。故能攝固不解以久。攝，持也。今先君儉而君侈。先君桓公也。令德替矣。替，滅也。公曰：吾屬

欲美之。屬，適也。適，欲自美也。之，非先君意也。對曰：無益於君，而替前之令德，臣故曰：庶可已矣。已，止也。

公弗聽。

哀姜至，公使大夫宗婦覲，用幣。宗婦，同宗大夫之婦也。覲，見也。夫，人也。用幣，言與大夫同贊也。宗人夏父展曰：非故

也。宗人，宗伯也。夏父氏也。展，名也。宗伯主男女贊幣之禮，故故事也。公曰：君作故。言君所作則為故事也。對曰：君作而順，則故之逆

則亦書其逆也。臣從有司，懼逆之書於後也。故不敢不告。從，有司言備位隨從，有司從行也。夫

婦贊不過棗栗，以告虔也。棗，取蚤起粟取敬，栗，虔敬也。曲禮曰：婦人之贊，脯脩棗栗。男則玉帛禽鳥，以章物也。謂公

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庶人執鷩，工執鵝，雜也。章明尊卑異物也。

今婦執幣，是男女無別也。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不可無也。公弗聽。

魯饑，臧文仲言於莊公。魯饑，在莊公二十八年。文仲，魯卿臧哀伯之孫。伯氏，瓶之子。臧孫辰也。曰：夫為四鄰之援，援，所攀援也。以為助也。

結諸侯之信，重之以婚姻，申之以盟誓。申，重也。固國之艱急，是為鑄

名器。名器，鐘鼎也。鑄，財也。藏寶財。寶，財也。固民之殄病，是待。殄，絕也。病，餘也。今國病矣，君盍以名器請

糴于齊。盍，何不也。市穀曰糴。公曰：誰使？對曰：國有饑饉，卿出告糴，古之制也。告，請也。辰，也。備

卿辰請如齊。公使往。從者曰：君不命吾子，吾子請之。其為選事乎？選事自選擢於職事也。

文仲曰：賢者急病而讓夷。夷，平也。居官者當事不避難，在位者恤民之患，是以

國家無違。無相違，恨者也。今我不如齊，非急病也。在上不卹下，居官而惰，非事君也。

文仲以鬯圭與玉磬如齊告糴。鬯，圭，稷，鬯之圭，長尺二寸。有鬯以禮廟，玉磬，鳴璆也。曰：天災流行，戾于弊邑。

饑饉荐降，民羸幾卒。戾，至也。荐，重也。降，下也。羸，病也。幾，近也。卒，盡也。大懼，王周公太公之命祀。賈，唐二君。云周為太師，皆掌命諸侯之國所當祀也。或云命祀二公也。昭謂傳曰：衛成公祀夏后相，甯武子曰：不可以開成王周公之命祀職貢如此，賈唐得之矣。職貢業事之不共而獲

戾。戾，罪也。不腆先君之幣器。腆，厚也。敢告滯積以紓執事。滯，久也。紓，緩也。執事，齊有司也。纒，久積則將朽敗，執事所憂也。請之所以

緩執事也。以救弊邑，使能共職，豈唯寡君與一二三臣實受君賜，其周公太公及百

辟神祇實永饗而賴之。辟，君也。賴，蒙也。天曰神，地曰祇。百辟，謂百君。卿士有益於民者也。齊人歸其玉而予之糴。

齊孝公來伐魯。孝公，齊桓公之子。孝公昭也。魯僖公叛齊與衛莒盟于洸，又盟于向，故孝公伐魯討此二盟。臧文仲欲以辭告。欲以文辭告謝齊也。

病焉。病，不能為辭也。問於展禽。展禽，魯大夫。展無駭之。後，柳下惠也。字展禽也。對曰：獲聞之，處大教小，處小事大，所以禦亂也。獲，獲展禽之名也。禦，止也。若為小而崇，以怒大國。崇，高也。謂自高，大不事大國也。使加己亂，

亂在前矣。亂，惡也。辭其何益？文仲曰：國急矣，百物唯其可者，將無不趨也。百物之中可用言無所愛也。願以子之辭行賂焉，其可賂乎？展禽使乙喜以膏沐犒師。乙喜，魯大夫。展喜也。犒，勞也。以膏沐為禮，欲以義服齊，明不以賂免之也。曰：寡君不佞。佞，才也。不能事疆場之司。司，主也。主疆場吏也。使君盛怒，以

暴露於弊邑之野，敢犒輿師。輿，衆也。齊侯見使者曰：魯國恐乎？使者，乙喜也。對曰：小人

卷第四 魯語上

恐矣。君子則否。公曰：室如懸磬，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懸磬言魯府藏空虛如懸磬也。野無青草，旱甚也。故言何也。

也。對曰：恃二先君之所職業。昔者成王命我先君周公及齊先君太公曰：

女股肱周室，以夾輔先王。先王武王也。賜女土地，質之以犧牲。世世子孫，無相害

也。質，信也。謂使之盟以信其約也。君今來討弊邑之罪，其亦使聽從而釋之。釋，置也。必不泯其社稷。

強，鐵也。豈其貪壞地而棄先王之命，其何以鎮撫諸侯？恃此以不恐，齊侯乃許

為平而還。平，和也。

溫之會。溫之會，晉文公討不服也。魯僖二十八年也。晉人執衛成公歸之于周。成公恃楚而不事晉，又殺弟叔武，其臣元咺諫之，晉故文公執之事見周語中。

使鑿鳩之不死。鳩，鳥也。一名運日，其羽有毒，積之酒而飲之，立死。傳曰：晉侯使鑿術鳩，衛侯齎餼，鑿術其鳩而不死，在魯僖三十年也。鑿亦不誅。不誅，不誅也。

隱乃諱也。隱，謂也。大刑用甲兵。賈侍中云：謂諸侯不式王命，以大師移之，昭謂甲兵，謂臣有大逆，則被甲聚兵而誅之。若今陳軍也。其次用斧鉞。

中刑用刀鋸。割剗用刀，斷截用鋸，亦有斧鉞軍戮書曰：後至者斬。大辟故周語曰：兵在其頸。其次用鑽斧。鑽，斷也。薄刑用鞭撻。

以威民也。鞭，官刑也。故大者陳之原野。謂甲兵也。小者致之市朝。刀鋸以下也。其死刑大

五刑三次，是無隱也。五刑，甲兵、斧鉞、刀鋸、鑽、鑿。擗也。次處也。三處，野、朝、市也。今晉人鳩衛侯不死，亦不討

其使者。使者，憂也。諱而惡殺之也。諱，殺也。有諸侯之請，必免之。臣聞之，班相恤也。

故能有親。班，次也。恤，憂也。言位次同者當相憂也。夫諸侯之患，諸侯恤之，所以訓民也。訓，教也。教，相教也。君盍

請衛君，以示親於諸侯，且以動晉。動，發也。晉侯之志也。夫晉新得諸侯，新，為也。使亦曰：魯不

請衛君，以示親於諸侯，且以動晉。夫晉新得諸侯，使亦曰：魯不

棄其親其亦不可以惡。不可以惡亦不可惡魯也公說行玉二十穀乃免衛侯。雙玉曰穀傳曰納玉於車及晉侯皆

十穀王辭之自是晉聘於魯。加於諸侯一等。貴其義也爵同厚其好貨。爵與魯同者特厚其好貨也衛侯聞

其臧文仲之為也。使納賂焉。辭曰。外臣之言不越境。不敢及君。言臣不外交也

晉文公解曹地以分諸侯。解削也晉文公諱無禮曹人不服伐而執其君制其地也以分諸侯事在魯僖三十一年取濟西田僖公使臧文

仲往宿於重館。重魯地館侯館也周禮五里有市市有候館也重館人告曰。晉始伯而欲固諸侯。人守館之職也固猶安也

故解有罪之地以分諸侯。有罪謂不禮文公觀辭魯也諸侯莫不望分而欲親晉。皆將爭

先。晉不以固班。班次也亦必親先者。吾子不可以不速行。魯之班長而又先。長尊先至也諸侯其誰望之。誰政望與魯為比也

若少安。恐無及也。從之。獲地於諸侯為多。反

既復命。為之請曰。地之多也。重館人之力也。臣聞之曰。善有章。雖賤賞也。

章明也惡有釁。雖貴罰也。釁尤也今一言而辟境。其章大矣。辟開也請賞之。乃出而爵

之。出出之於錄也爵爵為大夫也

海鳥曰爰居。止於魯東門之外三日。爰居雜縣也東門城東門也臧文仲使國人祭之。文仲不知以為

神也展禽曰。越哉臧孫之為政也。越短也言其短闕不知政要也夫祀國之大節也。節制也而節政之

所成也。言節所以成政也故慎制祀以爲國典。典法也今無故而加典。非政之宜也。加益也謂以祭

鳥益國法也夫聖王之制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謂五帝殷契周文也以死勤事則祀之。殷冥水死周棄山死

是也以勞定國則祀之。虞恭夏杼殷上甲微周高國大王也能禦大災則祀之。夏禹是也能扞大患則祀之。湯

周武是也非是族也不在祀典族類也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烈山氏炎帝之號也起於烈山禮祭法以烈山為厲山也其

子曰柱能殖百穀百蔬柱為后稷自夏以上祀之草實曰蔬夏之興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為稷與謂

禹也棄能繼柱之功自商已來祀也共工氏之伯九有也共工氏伯者名戲弘農之間有城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其子共工之裔

子句龍也佐黃帝為士官九土九州之土也后君也使君土官故曰后土也故祀以為社社后土之神也黃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

財黃帝少典之裔子顓頊能修之顓頊黃帝之孫昌意之子帝高陽也能修黃帝之功帝嚳能序三辰以固民圖安也

帝之會孫玄囂之孫暭極之子帝高辛也三辰日月堯能單均刑法以儀民堯帝嚳之庶子陶唐氏放勳也單盡也均平也

星謂能次序三辰以治歷明時教民稼穡以安也舜勤民事而野死舜顓頊之後六世有虞帝重華也鯀鄣洪水而殛死殛誅也鯀顓頊之後禹之父也

也儀善堯使治水鄣防百川績用不成堯用殛之子羽山禹為天子而郊之取其勤事而死也禹能以德修鯀之功鯀功雖不成禹亦有契為司徒而民輯契殷之祖為堯司徒能教敷五教輯和也冥勤其官而水死冥契後六世孫根圉之子也為湯以寬治

民而除其邪湯冥後九世主癸之子為夏諸侯以稷勤百穀而山死稷周棄也勤播百穀死於黑水之山毛詩傳云

文王以文昭文王續易又有文德武王去民之穢穢謂紂也故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

頊郊堯而宗舜賈侍中云有虞氏舜後在夏殷為二王後故有郊禘宗祖之禮也昭謂此上四者謂祭天以配食也祭昊天於圓丘曰禘祭五帝於明堂曰祖宗祭上帝於南郊曰郊有虞氏夏后氏禘黃帝而祖顓

頊出自黃帝顓頊之後故禘黃帝而祖顓頊舜受禘於堯故郊堯堯禮祭法有虞氏郊嚳而宗堯與此異者舜在時則宗堯舜崩而子孫宗舜故郊堯也夏后氏禘黃帝而祖顓

頊郊嚳而宗禹虞夏俱黃帝顓頊之後故禘祖之禮同商人禘舜而祖契嚳稷之父稷周人禘嚳而郊稷嚳稷之父稷祖文王而宗武

王舜嘗為嚳字之誤也禮祭法曰商人禘嚳嚳契周人禘嚳而郊稷嚳稷之父稷祖文王而宗武

王比與孝經異也商家祖契周公初時亦祖后稷而宗文王至武王雖承文王之業有幕能帥顓頊者

王伐紂定天下之功其廟不可毀故先推后稷以配天而後更禮文王而宗武王也

也有虞氏報焉。幕舜後虞思也為夏諸侯帥循也行能帥稷者也。夏后氏報焉。桀後七

子季禘也上甲微能帥契者也。商人報焉。上甲微契後八高圉大王能帥稷者也。世湯之先也

周人報焉。高圉后稷後十世公非之子也凡禘郊祖宗報此五者國之典祀也。與法

加之以社稷山川之神皆有功烈於民者也。及前哲令德之人所以為明

質。質信也以其有德於民而祭之所以信之於民心也及天之三辰民所以瞻仰也。及地之五行所以生殖

也。殖長也五行五祀金木水火土也及九州名山川澤所以出財用也。謂九州之中名山川澤也非是不在祀典

今海鳥至己不知而祀之以為國典難以為仁且智矣。夫仁者講功。講論也仁者心

平故可論功也而智者處物。處名也無功而祀之非仁也。鳥無功也不知而不能問非智也。今

茲海其有災乎。夫廣川之鳥獸恒知避其災也是歲也海多大風冬煖。煖愛居之

所避也文仲聞柳下季之言。柳下展禽之邑季字也曰信吾過也。季子之言不可不法也。使

書以為三策。笑簡書也三策三卿卿一通也謂司馬司徒司空也文公欲弛孟文子之宅。文公魯僖公之子文公與也弛毀也孟文子魯大夫公孫毅之子伯獻也宅有司所居也公欲毀之以益宮也使謂之曰吾

欲利子於外之寬者。於外寬地也對曰夫位政之建也。建立也位謂爵也言爵所以立政事也署位之表

也。署者位之表識也車服表之章也。車服貴賤有等所以自章別也宅章之次也。有章服者之次舍也祿次之食也。居次舍之

所食君議五者以建政為不易之故也。五謂位署服宅祿也有其位則治其官服其章居其次食其祿也君議五者以立政事為不可改易也

今有司來命易臣之署與其車服而曰將易而次為寬利。下而女也為欲寬利也夫署所

以朝夕虔君命也。言朝夕者不宜遠也。臣立先臣之署服其車服為利故而易其次。先臣之官是辱君命也。不敢聞命。言臣不守先臣之職而欲寬利則是辱命之臣也。若罪也則請納祿與車服而

違署。納歸也。祿田邑也。違去也。若臣有罪則請歸祿與車服而去其官也。唯里人所命次。里人里宰也有罪去位則當受舍於里宰。公弗取。臧文仲

聞之曰。孟孫善守矣。善守善守職也。其可以蓋穆伯而守其後於魯乎。穆伯文子之父公孫叔也。穆乎甚出

奔而死於齊。今文子守官不失禮。故可以掩蓋其父之惡守其後嗣也。

公欲弛御敬子之宅亦如之。公文公也。魯敬子魯大夫御敬伯之後玄孫敬伯同也。亦如之者亦謂之微利子於外之寬也。對曰。先臣惠

伯以命於司里。言先臣惠伯受命於司里居此宅也。嘗禘蒸享之所致君胙者有數矣。秋祭曰嘗。夏祭曰禘。冬祭曰蒸。春祭曰享。享臘物也。賈唐二君云。臣祭致肉於君謂之致。胙謂此私祭而致肉非所宜以為辭也。致君之胙者謂君祭祀賜胙臣下掌致之也。有數有世數也。出入受事之幣以致

君命者亦有數矣。出入謂受使出境入國奉聘幣以致君命者亦於此宅有世數也。今命臣更次於外。次舍也。外里也。為有司

之以班命事也。無乃違乎。違遠也。言有可以位次命職事於臣臣在外次無乃違遠而不便乎。請從司徒以班徙次。公

亦不取。司徒掌里宰之政。比夫家聚寡之官也。敬子自以有罪君欲黜之故請從司徒徙里舍也。

夏父弗忌為宗。弗忌魯大夫夏父展之後也。宗宗伯掌國祭祀之禮也。蒸將躋僖公。躋升也。賈侍中云。蒸進也。謂夏父弗忌進言於公將升僖公於閔公上也。唐尙

書云。蒸祭也。昭謂此魯文公二年喪畢。祭先君於大廟。升羣廟之主。序昭穆之時也。經曰。八月丁卯。大事也。上事於大廟。躋僖公是也。僖閔之兄。繼閔而立。凡祭祀。秋曰嘗。冬曰蒸。比八月而言蒸。用蒸禮也。凡四時之祭。蒸為備。傳曰。合食于大祖。躋僖公。按祀也。逆祀者先禰而後祖也。

宗有司曰。非昭穆也。宗有司。宗官司事臣也。非昭穆之女也。父為昭

子為穆。傳為閔。臣子之一例而升閔上。故曰非昭穆也。曰。我為宗伯。明者為昭。其次為穆。何常之有。明言傳有明德當為昭。閔次之

當為穆也。有司曰。夫宗廟之有昭穆也。以次世之。而等貴之親疏也。長幼先後也。等齊也。

當為穆也。有司曰。夫宗廟之有昭穆也。以次世之。而等貴之親疏也。長幼先後也。等齊也。

也。 曹後也。 夫祀昭孝也。 昭明也。明也。孝道也。

各致齊敬於其皇祖。 皇大也。 昭孝之至也。 皇大也。 故工史書世

也。 工書師官也。史太史也。世次先後也。工讀其德。史書其言也。

宗祝書昭穆。 宗宗伯祝大祝也。宗掌其禮。祝掌其位也。

猶恐其踰也。今將先明而

後祖。 以傳為明而升之。是先禰而後祖也。

自玄王以及主癸莫若湯。 玄王契也。主癸湯父也。

自稷以及王季莫若

文武。 稷棄也。王季文王父也。

商周之蒸也。未嘗躋湯與文武為不踰也。 不使相踰也。

魯未若商周

而改其常。無乃不可乎。弗聽。遂躋之。展禽曰：夏父弗忌必有殃。夫宗有司

之言順矣。僖又未有明焉。 未有明德也。

犯順不祥。以逆訓民亦不祥。易神之班亦

不祥。不明而躋之亦不祥。犯鬼道一。 二易神之班。不明也。

犯人道一。 犯順以逆。訓民也。 能無殃乎。

侍者曰：若有殃焉在。抑刑戮也。其天札也。 不終曰天疫。死曰札。唐云未名曰天失之矣。

曰：未可知也。若

血氣強固。將壽寵得沒。 壽寵老壽而保。寵也。沒終也。

雖壽而沒。不為無殃。 必以殃終之也。 既其葬也。焚

煙徹于上。 已葬而火焚其棺槨也。徹達也。

甚。太子僕弑紀公。 紀公生僕及季佗。既立僕又愛季佗。而黜僕。僕故弑紀公也。

以其寶來奔。 寶玉也。來奔奔魯也。或有魯字非也。此魯語不當言其魯也。

宣公使僕人以書命季文子。 宣公文公之子。宣公倓也。命告也。僕人官名。文子魯正卿季孫行父也。

曰：夫甚太子不憚以

吾故。殺其君而以其寶來。其愛我甚矣。 憚難也。

為我予之邑。今日必授。無逆命

矣。 授予也。

里革遇之而更其書。 里革魯太史也。遇僕人見公書以太子殺父大逆故更也。

曰：夫甚太子殺其君而竊

其寶來。不識窮固。又求自遷。 固廢也。遷近也。

為我旒之於夷。 夷東夷也。 今日必通。無逆命矣。

今日必通。疾通之言也。

明日有司復命。 有司司寇復反也。文子得書使司寇出之境。明日反命於公也。

公詰之。 詰問僕人以違命意也。

僕人以里

子叔聲伯如晉謝季文子。

子叔聲伯魯大夫宣公弟叔辟之子公孫季齊也謝季文子者魯叔孫備如欲去季氏謂季子於晉晉人執之卻擊之妻聲伯之外婦也故

魯成公使聲伯如晉謝且請之事在魯成十六年也

卻擊欲予之邑弗受也。

卻擊晉卿苦成叔也以妻故歸鮑國謂之親聲伯故欲為請邑以予也

曰子何辭苦成叔之邑欲信讓耶抑知其不可乎。

鮑國鮑叔牙之玄孫鮑文子也去齊適魯為施孝叔臣也

對曰

吾聞之不厚其棟不能任重。

厚大也

重莫如國棟莫如德。

言國至重非德不任國棟

夫苦成叔

家欲任兩國而無大德。

任負荷也兩國晉魯也

其不存也亡無日矣。

譬之如疾余恐易焉。

疾疫厲也

苦成氏有二亡少德而多寵位下而欲上政。

位為下脚而欲專國政也

無大功而欲大

祿皆怨府也。

怨之所聚也故曰府其君驕而多私君謂厲公也多私多嬖臣也

家立新家謂立所幸晉僮之屬為大夫也

立新家不因民不能去舊。

不因人之所惡不能去舊卿也

因民非多怨民無所始。

也大夫稱

言卻氏多怨民所始伐也

為怨二府可謂多矣。

三謂少德而多寵位下而欲上政無大功而欲大祿

其身之不能定焉能予人

之邑鮑國曰我信不若子若鮑氏有費吾不圖矣。

費兆也言鮑氏若有福兆吾不能預圖之

今子圖遠

以讓邑必常立矣。

晉人殺厲公。

晉人晉樂書中行僮也

邊人以告。

邊人疆場之司也

成公在朝。

成公魯宣公之子成公黑肱也

公曰臣殺其

君誰之過也。

大夫莫對。

過不積不至於殺也

里革曰君之過也夫君人者其威大矣。

君天也故其威大也

威而至於殺其過多矣。

過不積不至於殺也

且夫君也者將牧民而正其邪者也若君

縱私回而棄民事。

回邪也

民旁有慝無由省之。

慝惡也

益邪多矣若以邪臨民陷

而不振。

陷墜也振救也

用善不肯專則不能使至於殄滅而莫之恤也將安用之。

安用

君南巢揚州地巢伯之國今廬江巢縣是也紂路寔也京殷京師也厲厲周厲王也流于虘虘晉地也幽滅于戲

皆君之由民何能為焉川澤者以君諭川澤民諭魚也從之者魚從川之美惡以為肥瘠也夫君也者民之川澤也行而從之美惡

季文子相宣成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仲孫它諫仲孫它魯孟獻子之子子服它也曰子為

魯上卿相一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人其以子為愛且不華國乎愛吝也華

榮華也文子曰吾亦願之願華也然吾觀國人其父兄之食麤而衣惡者猶多矣

吾是以不敢人之父兄食麤衣惡而我美妾與馬無乃非相人乎且吾聞

以德榮為國華以德榮顯者可以為國光華也不聞以妾與馬文子以告孟獻子獻子文子之父

囚之七日囚拘也自是子服之妾衣不過七升之布子服即它也八十錢為升馬餼不過稂莠

餼稂莠也稂重稂也文子聞之曰過而能改者民之上也使為上大夫

琴草似稂無實也

卷第五 魯語下

叔孫穆子聘於晉穆子魯脚叔孫得臣之子豹也晉悼公饗之以饗禮見也樂及鹿鳴之二而後拜樂

三及至也悼公先為穆子作肆夏文王各三篇而不拜至鹿鳴之三篇乃後拜樂三也晉侯使行人問焉行人官名掌賓客之禮傳曰韓獻子使行人子員問焉曰子

以君命鎮撫弊邑鎮重也撫安也不腆先君之禮以辱從者腆厚也稱從者謙也不腆之樂以節

之以樂節之也吾子舍其大而加禮於其細敢問何禮也大謂肆夏文王也細謂鹿鳴也對曰寡君使

豹來繼先君之好。君以諸侯之故，既使臣以大禮。既賜也。夫先樂金奏肆夏樂。

遏渠。天子所以饗元侯也。金奏以金奏樂也。肆夏一名樊韶夏一名錫納夏一名樂此三夏曲也。禮有九夏周禮鍾師掌以鍾鼓奏九夏元侯故伯也。鄭司農云九夏皆

篇名頌之類也。載在樂章樂崩亦從而亡。是以頌不能具也。夫歌文王大明駮則兩君相見之樂也。文王大明駮大雅之首文王之三也。三篇

皆美文。王武王有聖德天所輔祚其徵應符驗著見於天乃天命非人力也。周公欲昭先王之德於天下故兩君相見得以為樂也。皆昭令德以合好也。皆非使

臣之所敢聞也。臣以為肄業及之故不敢拜。肄習也。以為樂人自習修其業而及之故不敢拜。今伶簫詠

歌及鹿鳴之三。伶人樂官也。簫樂器編管為之。言樂人以簫作此三篇之聲與歌者相應也。詩云簫管備舉。君之所以既使臣。臣敢不

拜。既既賜也。夫鹿鳴君之所以嘉先君之好也。敢不拜嘉。嘉善也。鹿鳴曰我有嘉賓德音孔昭是為嘉善先君之好也。

四牡君之所以章使臣之勤也。敢不拜章。四牡君勞使臣之樂也。章著也。言臣奉命勞勤於外述敘其情以歌樂之所以著其勤勞也。

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每懷靡及。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之樂也。皇皇猶煌煌也。懷私為每懷靡無也。言臣奉使當榮顯於君如華之色煌煌然既受命當思

在公無懷其私於事將無所及也。諏謀度詢必咨於周。敢不拜教。此六者皆君之所以教臣也。訪問於魯為咨。忠信為周。言諫謀度詢必常諮之於忠信之

也。臣聞之曰和為每懷。後鄭司農云和當為私。咨才為諏。才當為事傳。曰咨事為諏。咨事為謀。事當為難傳。曰咨難為謀。咨

義為度。咨禮義為度。度亦謀也。咨親為詢。詢親戚之謀也。忠信為周。言當諮之於忠信之人。詩云周爰諮謀。君既使臣以大

禮重之以六德。敢不重拜。六德謂謙也。謙也。度也。也。詢也。咨也。周也。

季武子為三軍。為作也。武子魯卿季文子之子。季孫夙也。周禮天子六軍諸侯大國三軍魯伯禽之封舊有三軍其後削弱二軍而已。武子欲專公室故益中軍以為三三軍各征其一。事在

魯襄十二年。叔孫穆子曰不可。天子作師公帥之以征不德。師謂六軍之衆也。公謂諸侯為王卿士者也。周禮將軍皆命卿

詩云周公東征周公時為二伯而東征則亦上公為元帥也。元侯作師卿帥之以承天子。元侯大國之君師三軍之衆也。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承天子謂從王師

在不義也孔子曰天下有諸侯有卿無軍帥教衛以贊元侯諸侯謂次國之君有卿有命卿也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

軍無三軍也若元侯有事則令卿帥其所教武衛之士以佐元侯禮所謂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謂以賦出軍從征伐也贊佐也

自伯子男有大夫無卿無卿無命卿也王制曰小國二卿皆命帥賦以從諸侯賦國中出兵車甲士是以能征下下無彘慝征正也今

我小侯也言小侯者削弱之日久也處大國之間大國齊楚也繕貢賦以共從者猶懼有討猶懼以不給見

若為元侯之所之所謂作三軍元侯所為也以怒大國無乃不可乎弗從遂作中軍言中者明已有

上下自是齊楚代討於魯代更襄昭皆如楚襄襄公也昭昭公也如楚朝事楚也事在襄二十九年昭七年

諸侯伐秦及涇莫濟及至也涇水名也濟度也魯襄十一年晉悼公伐鄭秦人伐晉以救鄭十四年晉使大卿帥諸侯之大夫伐秦至涇水無肯先渡者晉叔向

見叔孫穆子曰諸侯謂秦不恭而討之及涇而止於秦何益何益於伐秦之事也穆子

曰豹之業及匏有苦葉矣不知其他業事也匏有苦葉詩鄧風簫名也其詩曰匏有苦葉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言其必濟不知其他也叔

向退召舟虞與司馬舟虞掌舟司馬掌兵曰夫苦匏不材於人共濟而已材若我也不可食也共濟而已不可食也共濟而已

佩匏可以渡水也佩匏可以渡水也魯叔孫賦匏有苦葉必將涉矣詩以言志也具舟除險不共有法險道也共具也舟虞具舟

司馬除道司馬除道是行也魯人以莒人先濟諸侯從之諸侯諸侯之大夫也以用也能東西之日以

襄公如楚及漢聞康王卒欲還襄公魯成公之子襄公午也如楚者以宋之盟朝于楚也漢水名康王楚恭王之子康王昭也叔仲昭伯

曰君之來也非為一人也叔仲昭伯魯大夫仲惠伯之孫叔孫仲帶也一人謂康王也為其名與其眾也名謂為大國有盟主之名

也兼略地多兵田眾也今王死其名未改其眾未敗何為還諸大夫皆欲還子服惠伯曰

不知所為姑從君乎惠伯魯大夫仲孫他之子子服椒也姑且也叔仲曰子之來也非欲安身也為國

不知不知所為姑從君乎惠伯魯大夫仲孫他之子子服椒也姑且也叔仲曰子之來也非欲安身也為國

家之利也。故不憚勤遠而聽於楚。憚難也。非義楚也。畏其名與衆也。義楚非以楚有義而往也。

夫義入者。固慶其喜。而弔其憂。況畏而服焉。慶猶賀也。喜猶福也。聞畏而往。聞喪而還。

苟羊姓實嗣。其誰代之任喪。羊楚姓也。嗣嗣世也。任當也。誰當代之當喪。為主者乎。言必自當之。故不可不往也。王太子又長矣。

執政未改。執政令尹也。馬也。改易也。予為先君來。死而去之。其誰曰不如先君。言我為楚先君故來。聞死而去之後。

嗣臣子誰肯自謂我德不如先君者也。將為喪舉。聞喪而還。其誰曰非侮也。舉動也。如在國聞楚有喪。將為之舉動而往。況已至。聞喪而還。其

誰言魯不輕侮也。事其君而任其政。其誰由己貳。任當也。由從也。言楚臣方事其君。當其政。其誰肯從己時而使諸侯有攜貳者也。求說其

侮。而亟於前之人。其讎不滋大乎。說猶除也。益也。亟疾也。言楚君臣求除其輕侮己者。將急疾於前之人。此讎不益大乎。說侮不懼。

執政不貳。帥大讎以憚小國。其誰云待之。憚弱也。憚難也。言楚人欲除其侮慢之恥。不懼弱其執政之臣。無二心。以楚大讎為魯作難。其

誰能待之。待猶繫也。若從君而走患。則不如違君以避難。走之也。且夫君子計成而後行。二

三子計乎。有禦楚之術。而有守國之備。則可也。可也。若未有。不如往也。乃遂還也。若未有。不如往也。乃遂

行。反及方城。聞季武子襲下。方城。楚北山也。下。魯邑也。季武子襲之以自號也。公欲還。出楚師以伐魯。伐季氏也。

言魯者季氏。專魯國也。樂成伯曰。不可。成伯魯大夫。樂伯之子也。名樂。君之於臣。其威大矣。不能令於國。而特

諸侯。諸侯其誰暱之。暱親也。若得楚師以伐魯。魯既不違。夙之取下也。必用命

焉。守必固矣。夙。武子名也。言夙取下時。魯人不違而從。之是為聽用其命。必同心而守。故言固矣。若楚之克魯。克勝也。諸姬不獲闕焉。

而況君乎。彼無亦置其同類。以服東夷。而大攘諸夏。將天下是王。而何德

於君。其予君也。無亦亦也。同類同姓也。據卻也。言楚亦將自置其同姓於魯。以取天下。不與君也。若不克魯。君以蠻夷伐之。而

又求入焉。必不獲矣。不如予之。予之以下夙之事君也。不敢不悛。悛改也醉而怒。

醒而喜。庸何傷。庸用也言公欲伐魯若人醉而怒今止者醒而專用何傷乎君其入也。乃歸。

襄公在楚。季武子取卞。使季冶逆。季冶魯大夫季氏之族子治也逆迎也追而予之。璽書。璽印也古者大夫之印亦稱璽

璽書印封書也以告曰。卞人將畔。臣討之。既得之矣。此璽書之辭也公未言。榮成子曰。恐公怒故先言也

子股肱魯國。社稷之事。子實制之。唯子所利。何必卞。利猶便也卞有罪而子征之。

子之隸也。又何謁焉。謁告也子冶歸。致祿而不出。致歸也歸祿還采邑也曰。使予欺

君。謂予能也。欺謂璽書言卞人將畔也能賢能也能而欺其君。敢享其祿而立其朝乎。享食也

號之會。諸侯之大夫尋宋之盟也在魯昭元年楚公子圍二人執戈先焉。楚公子圍恭王之庶子靈王熊虔也時為令尹先謂使二人執戈在前導也

蔡公孫歸生與鄭罕虎見叔孫穆子。歸生蔡大師子朝之子子家也罕虎鄭大夫子罕之孫子辰之子子皮也穆子魯卿叔孫豹也穆子

曰。楚公子甚美。不大夫矣。美謂服飾感也鄭子皮曰。有執戈之前。吾感之。

感也蔡子家曰。楚大國也。公子圍其令尹也。有執戈之前。不亦可乎。穆子曰。

不然。天子有虎賁。習武訓也。訓教也虎賁掌先後王而適以卒伍舍則守王闕王在國則守宮門所以習武教也諸侯有旅賁。禦

災害也。禦禁也旅賁掌執戈盾夾車而趨車止則持輪所以備非常祭災害也大夫有貳車。備承事也。貳副也承奉也事使也士有陪

乘。告奔走也。陪猶重也奔走使令也今大夫而設諸侯之服。有其心矣。有篡國心也若無其心。而

敢設服以見諸侯之大夫乎。將不入矣。若不見討必為篡不復入為大夫也夫服。心之文也。言心所好身必服之

如龜焉。灼其中必文於外。若楚公子不為君。必死。不合諸侯矣。不復為大夫以會諸侯也

子圍反殺邲敖而代之。邲敖楚康王之弟而殺之葬之于邲諸侯之邲敖

號之會。諸侯之大夫尋盟未退。尋宋之盟也季武子伐莒。取鄆。鄆莒邑也莒人告于會。楚

人將以叔孫穆子為戮。楚人令尹國也以魯背盟取鄆故欲戮之晉樂王鮒求貨於穆子。樂王鮒晉大夫樂桓子也曰：

吾為子請於楚。穆子不予。梁其經謂穆子曰：有貨以衛身也。出貨而可以

免。子何愛焉。梁其經穆子家臣也衛營也穆子曰：非女所知也。承君命以會大事。大事盟也而國有

罪。我以貨私免。是我會吾私也。苟如是。則又可以出貨而成私欲乎。苟誠也誠復有

如此事者即當復以財貨求免而成私欲私欲成則公義廢也雖可以免吾。其若諸侯之事何。夫必將或循之曰：諸

侯之卿有然者。故也。必將有循微我者言諸侯之卿嘗有以貨私免者也則我求安身而為諸侯法矣。貨免之法也

君子是以患作。患作患所作不得衷以亂事也作而不衷。將或道之。衷中是昭其不衷也。余非愛

貨。惡不衷也。欲殺身以成義不欲求生以害道也且罪非我之由。由武子也為戮何害。何害於義也楚人乃赦之。

穆子歸。武子勞之。日中不出。日中早至日中也穆子怨其背盟伐莒故不出見之也其人曰：可以出矣。其人穆子家臣

會阜也穆子曰：吾不難為戮。養吾棟也。武子政卿也是為國棟言己為戮魯誅盡矣故曰養吾棟也夫棟折而壞。崩。吾

懼壓焉。壓笮也言季氏亡則叔孫氏亦必亡也故曰：雖死於外。而庇宗於內。可也。庇覆也今既免大恥。

而不忍小忿。可以為能乎。乃出見之。

平丘之會。晉昭公使叔向辭昭公弗與盟。晉昭公晉平公之子昭公夷也魯昭十年季平子伐莒取鄆莒人怨之於晉昭十三年晉將討

魯會于平丘使叔向辭魯昭公不與之盟也子服惠伯曰：晉信蠻夷而棄兄弟。蠻夷莒人兄弟魯也其執政貳也。執政之臣

魯會于平丘使叔向辭魯昭公不與之盟也

有二心於莒言不獨貳心必失諸侯。豈唯魯然失魯也夫失其政者必毒於人。魯懼及焉。

而助之也必加毒於人也不可以不恭。必使上卿從之從至晉季平子曰：然則意如乎？平子季武子之孫悼子之子意

如也如也時為上卿若我往，晉必患我。誰為之貳？患謂見執若如也貳副也子服惠伯曰：椒既言之矣，敢逃

難乎？椒請從。椒惠伯名也晉人執平子。子服惠伯見韓宣子宣子晉政卿韓獻子之子起也曰：夫盟，信

之要也。要猶結也晉為盟主，是主信也。若盟而棄魯侯，信抑闕矣。闕缺也昔欒氏之

亂，齊人聞晉之禍，伐取朝歌。閔侯也欒氏晉大夫欒盈也獲罪奔楚自楚奔齊魯襄一十三年齊莊公納盈不克秋伐晉取朝歌朝歌晉邑也我先

君襄公，不敢寧處，使叔孫豹發帥做賦。賦兵也踣歧畢行，無有處人。蹇也以從

軍吏，次於雍榆。次舍也雍榆晉地也與邯鄲勝擊齊之左。邯鄲勝晉大夫趙盾之子頡子勝也食采邯鄲左左軍也掎止晏萊

焉。從後曰掎止獲也晏萊齊大夫也齊師退而後取還，非以求遠也。非以求遠功也以魯之密邇於齊，而

又小國也。密比也邇近也齊朝駕則夕，極於魯國。極至也不敢憚其患，而與晉共其憂，亦

曰：庶幾有益於魯國乎？益謂得晉之力助也今信蠻夷而棄之，夫諸侯之勉於君者，將

安勸矣。若棄魯而苟固諸侯，羣臣敢憚戮乎？諸侯之事晉者，魯為勉矣。若

以蠻夷之故棄之，其無乃得蠻夷而失諸侯之信乎？子計其利者，小國共

命。共敬從也宣子說，乃歸平子。

季桓子穿井，獲如土缶。其中，有羊焉。桓子魯政卿季平子之子斯也或云得土如瓦缶中有土羊也使閭之仲尼曰：

吾穿井而獲狗，何也？獲羊而言狗者以孔子博物識之也對曰：以丘之所聞，羊也。丘聞之，木石之

吾穿井而獲狗，何也？獲羊而言狗者以孔子博物識之也對曰：以丘之所聞，羊也。丘聞之，木石之

怪曰夔蜩蝻。木石謂山也。或云夔一足。越人謂之山。縷音縷。或作縷。富陽有之人面猴身。能言。或云獨足。蜩蝻山精。倣人聲而迷惑人也。水之怪曰龍罔象。

土之怪曰絜羊。龍神獸也。非常見。故曰怪。或曰絜象。食人一名休。履唐云絜羊。雌雄不成者也。

季康子問於公父文伯之母。康子魯政卿。季悼子之孫。桓子之子。季孫肥也。文伯魯大夫。季悼子之孫。公父穆伯之子。公父獸也。母穆伯之妻敬姜也。曰主

亦有以語肥也。大夫稱主妻亦如之。語教戒之也。對曰。吾能老而已。何以語子。康子曰。雖然。肥

願有聞於主。觀得一言。可行者也。對曰。吾聞之先姑。夫之母曰。姑。歿曰先。曰。君子能勞。後世有繼。能勞能

貴而不驕也。有繼子孫不廢也。子夏聞之曰。善哉。商聞之曰。古之嫁者不及舅姑。謂之不幸。夫

婦學於舅姑者。禮也。

公父文伯飲南宮敬叔酒。敬叔魯大夫孟僖子之子。懿子之弟。南宮說也。以露睹父為客。睹。父魯大夫也。客上客也。禮飲尊一人以為客

也。羞鼈焉小。羞。進也。睹。父怒。怒。鼈。小也。相延。食鼈。延。進也。梁實相。進以食鼈也。辭曰。將使鼈長而後食之。

遂出。此睹父辭也。文伯之母聞之怒曰。吾聞之先子。先子先舅。季悼子也。曰。祭養尸。饗養上賓。

言祭祀之禮。尊養尸饗養上賓也。鼈於何有。於何有。猶何禮有鼈也。而使夫人怒也。遂逐之。五日。魯夫人辭

而復之。辭請也。

公父文伯之母如季氏。如之。康子在其朝。自其外朝也。與之言弗應。從之及寢門。弗

應而入。入。康子之家也。康子辭於朝而入見。辭其家臣入見。敬姜也。曰。肥也不得聞命。無乃罪乎。得無罪也。

曰。子弗聞乎。天子及諸侯。合民事於外朝。言與百官考合民事於外朝也。合神事於內朝。神祭祀也。內朝在寢門內也。自卿以下。合官職於外朝。外朝君之公朝也。合家事於內朝。家大夫內朝。家朝也。寢門之

內婦人治其業焉。上下同之。寢門正室之門也。上下天子已下也。夫外朝子將業君之官職焉。內

朝子將庀季氏之政焉。庀治也。皆非吾所敢言也。

公父文伯退朝朝其母。其母方績。文伯曰。以獸之家。而主猶績。言家有寵。懼不當績也。

忤季孫之怨也。季孫康子也。位尊。又為大宗也。其以獸為不能事主乎。其母歎曰。魯其亡乎。使

童子備官而未之聞耶。僮。僮蒙不達也。言已居官而未聞道也。居吾語女。居坐也。昔聖王之處民也。擇

瘠土而處之。瘠。病弱也。為瘠。勞其民而用之。故長王天下。瘠土利薄。又勞而用之。使不瘠逸。不瘠逸則向義。故長王天下也。夫民

勞則思。思則善。心生。民勞於事則思。約故善心生也。逸則淫。淫則亡。忘善。亡忘善則惡心生。沃土

之民不材。淫也。沃。肥美也。材。器能也。瘠土之民莫不嚮義。勞也。善心生故。向義也。是故天子大采

朝日。與三公九卿祖識地德。禮天子以春分朝日。示有尊也。虞說曰。大采。委職也。祖。習也。識。知也。地德。所以廣生。昭謂禮玉。藻。天子玄冕。以朝日。冕服之下。則大采。非

委職也。周禮王者。摺大圭。執鎮圭。藻五采。五就以朝。日則大采。謂此也。言天子與公卿因朝日以修陽政。而習地德。因夕月以理陰教。而制天刑。日照晝月。照夜各因其照以修其事。

百官之政事。師尹維旅。牧相宣序民事。宣。編也。序。次也。三君云。師尹大夫官也。掌以美制王維陳也。旅。衆士也。牧。州牧也。相。國相也。皆百官政事。日中考政。與

之所及也。一曰師尹。少采夕月。與大史司載糾虔天刑。夕月。以秋分糾恭也。虔。敬也。刑。法也。或云。少采。黜衣也。昭謂朝日以五采。則夕

月其二采也。載。天文也。司。天文謂漏相。保。章氏與大史相。儷。偶也。因。夕月而恭敬。觀。天法考行度以知妖祥也。日入監九御。使潔奉禘郊之粢盛。監。視也。九。九

御。九嬪之官。主祭。感祭服者也。而後即安。即。就也。諸侯朝修天子之業命。業。事也。命。令也。晝考其國職。夕省其

典刑。典。常也。刑。法也。夜徹百工。使無惰淫。而後即安。徹。戒也。工。官也。惰。慢也。卿大夫朝其職。在公之官職也。

晝講其庶政。夕序其業。序。次也。夜庀其家事。而後即安。庀。治也。士朝服業。受事於朝也。晝

而講貫也。實習也。夕而習復也。復覆也。夜而計過無憾而後即安。憾恨也。凡此皆謂公後私之義也。自庶人以

下。明而動晦而休。無日以怠也。晦冥也。王后親織玄統。說云統冠之垂前命者。昭謂統所以懸瓊瑤者也。公侯之

夫人。加之。以紵纒。既織統復加之。紵纒也。冕曰紵。纒之無綆者也。從下而上不結。纒冕上覆之者也。卿之內子為大帶。卿之適妻曰。內子。大帶。纒。

命婦成祭服。命婦大夫之妻也。祭服玄衣纁裳也。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列士元士也。既成祭服。又加之。以朝服也。朝服天子之土皮弁素積。

諸侯之士。玄端委貌。自庶士以下。皆衣其夫。庶士下士也。下至庶人也。社而賦事。蒸而獻功。社春分祭社也。事農桑之屬也。冬祭曰蒸。

蒸而獻五穀。布帛之屬也。男女效績。愆則有辟。古之制也。績功也。辟罪也。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

訓也。自上以下。誰敢淫心舍力。今我寡也。爾又在下位。下位。大夫也。朝夕處事。猶

恐忘先人之業。處事。處身於作事也。況有怠惰。其何以避辟。上言愆則有辟。故言何以避辟也。吾冀而朝夕修

我。曰。必無廢先人。冀望也。而女也。修。敬也。爾今日胡不自安。欲使我不續。而自安也。以是承君之官。余

懼穆伯之絕嗣也。承奉也。以是。怠墮之心。奉君官職。無以避辟。將見誅絕也。仲尼聞之。曰。弟子志之。志。識也。季氏之

婦不淫矣。

公父文伯之母。季康子之從祖叔母也。祖父昆弟之妻也。康子往焉。闔門與之言。闔門也。門也。

皆不踰闔。闔。限也。皆二人也。敬姜不踰闔。而出康子不踰也。闔而入。傳曰。婦人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闔。祭悼子。康子與焉。悼子。穆伯之父也。敬姜先舅也。與也。

詐不受。徹俎不寔。禮祭主人獻賓。賓酢主人不受。敬姜不親受也。祭畢。徹俎。不與康子寔飲也。宗不具。不繹。繹。又祭也。唐尚書云。祭之明日也。昭謂天子諸侯曰。繹以祭明日。卿大夫曰。賓尸。與祭同日。此言繹者。通言也。

立曰。飲坐曰。宴。言宗具。則與繹。繹畢而飲。不盡。飲禮而退。恐有醉飽之失。皆所以遠嫌也。仲尼聞之。以為別於男女之禮矣。說曰。飲宴安私。飲也。昭謂

公父文伯之母欲室文伯也。室妻也。饗其宗老。家臣稱老宗宗人主禮樂者也。楚語曰屈到嗜芰有疾屬其宗老曰祭我必以芰也。而為

賦緣衣之三章。緣衣詩鄘風也。其三章曰我思古人實獲我心以言古之賢人正室家之道我心所奪也。老請守龜卜室之族。守龜卜人

師亥聞之。師亥魯樂師之賢者也。曰善哉。男女之饗不及宗臣。賈侍中云男女之饗謂宴相饗食之禮不及宗臣也。昭謂上章所云徹俎不宴

也。宗室之謀不過宗人。虞唐云不過宗人不與他姓通親親也。昭謂此宗人則正宗臣也。亦用同姓若漢宗正用諸劉矣。凡時男女之饗不及宗臣至於謀宗室之事則不避宗

臣故敬姜欲室文伯而饗其宗老賦詩以成之也。謀而不犯微而昭矣。昭謂此宗人則正宗臣也。亦用同姓不犯不犯禮也。微而昭詩以合意也。詩所以合意歌所以詠

詩也。今詩以合室歌以詠之。度於法矣。合也。

公父文伯卒其母戒其妾曰吾聞之好內女死之好外士死之今吾子夭

死吾惡其以好內聞也。二三婦之辱共先者祀。辱自屈辱共奉先人之祀者也。請無瘠色。瘠瘠之

無洵涕。無聲涕出為洵涕也。無招膺。膺胸也。無憂容。有降服無加服。輕於禮為降重於禮為加。從禮而靜。是

昭吾子也。仲尼聞之曰女知莫若婦。男知莫若夫。言處女之智不如婦童男之智不如夫也。公父氏之

婦智也夫。公父季氏之別也。智也夫者凡婦人之情愛其子欲令妻妾思慕而已。今敬姜乃反割抑欲以明德此丈夫之智故曰智也夫。欲明其子之令德。

公父文伯之母朝哭穆伯而暮哭文伯。哭謂既練之後哀至之哭也。此父子之喪不相及。練終言之耳。禮寡婦不夜哭遠情欲也。仲尼

聞之曰季氏之婦可謂知禮矣。愛而無私。上下有章。上下有章夫朝子暮也。

吳伐越墮會稽。會稽山名墮壞也。吳王夫差敗越於夫椒越王句踐棲於會稽吳圍而壞之在魯哀元年。獲骨焉。節專車。骨一節其長專車專禮也。吳

子使來好聘。吳子夫差好聘修舊好也。且問之仲尼曰無以吾命。實發幣於大夫。及仲尼仲

尼爵之。發所齎幣於魯大夫次及仲尼也。爵之飲之酒也。既徹俎而宴。徹昨禮畢徹俎而宴飲也。客執骨而問。曰敢

問骨何為大。凡骨何者為大仲尼曰：丘聞之。昔禹致羣神於會稽之山。羣神謂主山川之居

也。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防風在芒氏君之名也。遠命後至故禹殺之。陳尸為戮也。其骨節專車。此為大矣。客

曰：敢問誰守為神。仲尼曰：山川之靈，足以紀綱天下者，其守為神。山川之守主為山川

殺者也。足以紀綱天下，謂名山。大川能興雲致雨，以利天下也。社稷之守者為公侯。封國立社稷而令守之，是謂公侯也。皆屬於王者。客曰：

防風何守也。仲尼曰：在芒氏之君也。在芒長狄之國名也。守封嶠之山者也。封封山嶠嶠山今在吳郡永安縣也。

為漆姓。漆在芒之氏姓也。在虞夏商為在芒氏。於周為長狄。周世其國北遷為長狄也。今為大人。今孔子時也。

客曰：人長之極幾何。仲尼曰：焦僂氏長三尺，短之至也。焦僂西南蠻之別也。長者不過

十，數之極也。計之三丈則防風氏也。

仲尼在陳，有隼集于陳侯之庭而死。楛矢貫之，石弩。其長尺有咫。隼驚鳥也。楛木名。弩鐵也。

以石為之，八寸曰咫。楛矢貫之，雖而死也。陳惠公使人以隼如仲尼之館，問之。惠公陳哀公之孫，悼太子之子吳也。館仲尼所舍也。仲尼

曰：隼之來也遠矣。此肅慎氏之矢也。肅慎北夷之國，故隼來遠矣。傳曰：肅慎燕亳，吾北土也。昔武王克商，通道

于九夷百蠻。九夷，東夷九國也。百蠻，蠻有百邑也。使各以其方賄來貢。方，賄名，以所居之方所出貨賄為貢也。使無忘職業，

於是肅慎氏貢楛矢石弩。其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遠也，以示

後人，使永監焉。監，視也。故銘其楛曰：肅慎氏之貢矢。刻曰銘，楛箭羽之閒也。以分大姬配虞

胡公，而封諸陳。分予也大姬，武王元女，胡公舜後。虞，獨父之子，胡公滿也。諸之也。古者分同姓以珍玉，展親也。展，重也。玉，謂若

夏后氏之璣也。分異姓以遠方之職貢，使無忘服也。故分陳以肅慎氏之貢。陳，歸姓也。君若

使有司求諸政府其可得也

政府舊府也

使求得之金積如之

積也金以金帶其外也如之如孔子之言也

齊閻丘來盟

閻丘齊大夫閻丘明也初齊悼公在魯取季康子之妹及即位而益之季飭侯通焉女言其情不敢予也齊侯怒伐魯魯與齊平齊使閻丘明來盟在魯哀八年也

子服

景伯戒宰人曰陷而入於恭

景伯魯大夫子服惠伯之孫昭伯之子子服何也宰人吏人也陷猶過失也如有過失寧近於恭也

閔馬父笑

景伯問之

馬父魯大夫也

對曰笑吾子之大也

謂驕滿也

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

周太師以邶為首

正考父宋大夫孔子之先也名頌頌之美者也太師樂官之長掌教詩樂毛詩序云微子至于戴公其閒禮樂廢壞有正考父者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太師以邶為首

鄭司農云自考父至孔子又亡其七篇故餘五耳

其輯之亂

輯成也凡作篇章篇義既成撮其大要為亂辭詩者歌也所以節儉者也如今三節舞矣曲終乃更變章亂節故謂之亂也

曰

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

恪敬也先王稱之曰自古古曰在昔昔曰先民有作言先聖人行此恭敬之禮久矣不敢言創

之於己乃云受之於先古也

先聖王之傳恭猶不敢專稱曰自古古曰在昔昔曰在民

此其不敢專也

今吾子之戒吏人曰陷而入於恭其滿之甚也

驕為滿恭為謙

周恭王能庇昭穆之

闕而為恭

庇覆也恭王周昭王之孫穆王之子昭王南征而不反穆王欲肆其心皆有闕失言恭王能庇覆之故為恭也

楚恭王能知其過而為恭

恭王楚莊王之子知其過者有疾召大夫曰不穀不德愛楚國之師若殛請為靈若厲子壽曰君實恭可不謂恭乎大夫從之

今吾子之教官僚

唐云同官曰僚昭謂此景伯之屬下僚耳

非同官之僚也同僚謂位同者

曰陷而後恭道將何為

失道尚為恭如其得道將何為事也

季康子欲以田賦

田賦以田出賦也賈侍中云田一井也周制十六井賦戎馬一匹牛三頭一井之田而欲出十六井之賦也昭謂此數甚多似非也下雖云收田一井凡數從夫井起故

云井耳

使持有訪諸仲尼

持有孔子弟子冉求也為季氏宰康子欲加賦使訪之

仲尼不對

以其非制也

私於持有曰求

來女不聞乎先王制土籍田以力而砥其遠邇

制土制其肥瘠以為釜也籍田謂稅也以力謂三十者受田百畝二十者五十

畝六十還田也砥平也平遠邇所差也周禮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

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

里墾也謂兩賈所居之區域也以入計其利入多少而量其財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其民羸焉疾日而斂。式權以相應。式用也。權平也。治政用民使平均相應也。比綴以度。比比其家寡也。綴連也。連其夫家也。度法也。樽本

肇末。樽等也。肇正也。謂先導其本以正其末。勸之以賞賜，糾之以刑罰。糾，糾也。班序顛毛，以為民紀統。

班次也。序列也。顛頂也。毛髮也。統猶經也。言次列頂髮之白黑使長幼有等，以為治民之經紀。桓公曰：為之若何？管子對曰：昔者聖王之

治天下也，參其國而伍其鄙。參，三也。國，郊以內也。伍，五也。鄙，郊以外也。謂三分國都以為三軍，五分其鄙以為五屬。聖王謂若湯武也。定民之居，

成民之事。謂使四民各居其職所也。若工就官，府農就田野，所以成其事也。陵為之終。以為為葬也。而慎用其六柄焉。柄本也。六柄生殺貧富貴

也。桓公曰：成民之事若何？管子對曰：四民者，勿使雜處。四民謂士農工商。雜處，則其言

唯其事易。唯，亂貌。易變也。公曰：處士農工商若何？管子對曰：昔聖王之處士也，使就

閒燕。士講學道藝者。閒燕，猶清淨也。處工就官府，處商就市井，處農就田野，令夫士羣萃而州

處。萃，集也。處聚也。閒燕，則父與父言義，子與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其幼者言悌，少

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物事也。遷移也。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肅，疾也。

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士之子恆為士，令夫工羣萃而州處，審其

四時。言四時各有其宜也。請死生疑壽之時也。辨其功苦。辨別也。功，平也。苦，勞也。視其平沈之均也。權節其用。權，平也。視其平沈之均也。節，節其大小輕重也。論比協

材。論，擇也。比比其善惡也。協和也。和其剛柔也。日暮從事，施於四方。施，其物用也。於四方也。以飭其子弟。飭，教也。相語以事，

相示以巧，相陳以功。陳，亦示也。功，成功也。功善則有賞也。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

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工之子恆為

工，令夫商羣萃而州處，察其四時。四時所用者，預資之也。而監其鄉之資。監，視也。資，財也。視其貴賤有無也。以知

其市之賈。負任擔荷。背曰負。肩曰體。任抱也。荷。揭也。服牛輜馬。服謂牛。服車也。輜。馬車也。詩云。駟彼牽牛。不以服箱。以周四方。周。編也。

以其所有。易其所無。市賤鬻貴。市取也。鬻。賣也。日暮從事於此。以飭其子弟。相語以

利。相示以賴。賴。屬也。相陳以知買。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

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商之子恆為商。令

夫農羣萃而州處。察其四時。四時。樹藝。各有宜也。權節其用。耒耜耨芟。耨。平也。平節其器用。小大。係句之宜也。耨。拂也。所以

及寒。擊藁除田。擊。謂季冬大寒之時也。藁。枯草也。以待時耕。時。耕謂立春之後。及耕。深耕而疾耨

之。以待時雨。疾。速也。耨。摩平也。時雨。既至。挾其槍刈。耨鏹。在披曰挾。槍。耨也。刈。鎌也。鏹。鉞也。鉞。鉞也。

暮從事於田野。脫衣就功。首戴茅蒲。身衣襍襖。脫解也。茅。蒲。笠也。襍。襖。裝。裝衣也。襍。茅或作萌。萌。竹萌之皮。所以為笠也。襍。

體塗足。體。濡也。暴其髮膚。盡其四支之敏。敏。敏也。材也。以從事於田野。少而習焉。其心

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

能。是故農之子恆為農。野處而不暍。暍。暍也。暍。近也。其秀民之能為士者。必足賴也。秀。民

民之秀出者。也。賴。恃也。有司見而不以告。其罪五。有司。掌民之官。也。罪在五刑也。有司已於事而竣。已。畢也。竣。退伏也。桓

公曰。定人之居若何。管子對曰。制國以為二十一鄉。唐尚書云。四民之所居也。昭謂國。國都城郭之城也。唯士工商而已。農。不在也。

桓公曰。善。管子於是制國以為二十一鄉。二千家為一鄉。二十一鄉。凡肆萬二千。家此管子制非周法也。工商

之鄉六。工商各三也。二。者不從戎役也。土鄉十五。唐尚書云。士與農共十五鄉。昭謂此土軍士也。十五鄉。合三萬人。是為三軍。農野處而不暍。不在都邑之數。則下所云五鄉是也。

公帥五鄉焉。五鄉。萬人。是謂中軍。公所帥也。國子帥五鄉焉。高子帥五鄉焉。國子。高子。皆齊上卿也。參帥五鄉焉。左。左。左。

參

國起案以爲三官。參三也案界也分國事以爲三也臣立二宰。三宰三卿也使掌羣臣也工立三族。族屬也山立三衡。周禮有山立三衡山虞林

鄉六則市立三鄉。市商也商處市井故曰市也澤立二虞。周禮有澤虞之官虞度也掌度知川澤之大小及所生有者

衡之官衡平也。掌平其政也桓公曰。吾欲從事於諸侯。其可乎。欲行伯道討不義也管子對曰。未可。國未

安。桓公曰。安國若何。管子對曰。修舊法。百王之法也擇其善者而業用之。業猶創也遂滋

民與無財。遂育也滋長也貧無財者振業之而敬百姓。則國安矣。桓公曰。諾。遂修舊法。擇其善

者而業用之。遂滋民與無財。而敬百姓。國既安矣。桓公曰。國安矣。其可乎。管子對曰。未可。君若正卒伍。修甲兵。

則難。以速得志矣。君若欲速得志於天下諸侯。則事可以隱。令可以寄政。周禮五人爲伍百人爲卒今管子亦以五人爲伍而以二百人爲卒則大國亦將

正卒伍。修甲兵。則難以速得志矣。君有攻伐之器。小國諸侯有守禦之備。則難以速得志矣。君若欲速得志於天下諸侯。則事可以隱。令可以寄政。

事戎事也隱匿也寄託也匿軍令託於國政若有征伐鄰國不知國政也因國政以寄軍令也。桓公曰。爲之若何。管子對曰。作內政而寄軍令焉。內政

里。里有司。爲立有司也四里爲連。連爲之長。十連爲鄉。鄉有良人焉。買待中云良人卿士也昭謂良人鄉大夫以爲軍令。爲軍掌令也五家爲軌。故五人爲伍。軌長帥之。居則爲軌出則爲伍所謂寄政也十軌爲

爲連。故二百人爲卒。連長帥之。十連爲鄉。故二千人爲旅。鄉良人帥之。五鄉一帥。故萬人爲一軍。五鄉之帥帥之。五鄉每一軍有五鄉也鄉帥帥也萬人爲軍齊制也周則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帥長也三軍。

鄉一帥。故萬人爲一軍。五鄉之帥帥之。五鄉每一軍有五鄉也鄉帥帥也萬人爲軍齊制也周則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帥長也三軍。

鄉一帥。故萬人爲一軍。五鄉之帥帥之。五鄉每一軍有五鄉也鄉帥帥也萬人爲軍齊制也周則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帥長也三軍。

鄉一帥。故萬人爲一軍。五鄉之帥帥之。五鄉每一軍有五鄉也鄉帥帥也萬人爲軍齊制也周則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帥長也三軍。

鄉一帥。故萬人爲一軍。五鄉之帥帥之。五鄉每一軍有五鄉也鄉帥帥也萬人爲軍齊制也周則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帥長也三軍。

故有中軍之鼓。有國子之鼓。有高子之鼓。春以蒐振旅。春田曰蒐。振旅也。旅衆也。周禮仲春教振旅。遂以蒐田。

秋以獮治兵。秋田曰獮。周禮仲秋教治兵。遂以獮田。是故卒伍整於里。軍旅整於郊。內教既成。令勿

使遷徙。遷徙猶改更也。伍之人。祭祀同福。死喪同恤。恤憂也。禍災共之。人與人相疇。家與

家相疇。疇匹也。世同居。少同遊。故夜戰聲相聞。足以不乖。晝戰目相見。足以相

識。其歡欣足以相死。致死以相救。居同樂。行同和。死同哀。是故守則同固。戰則同

彊。君有此士也三萬人。以方行於天下。方當作橫。以誅無道。以屏周室。屏猶藩也。天下

大國之君。莫之能禦。禦當也。

正月之朝。鄉長復事。鄉長鄉大夫也。復白也。周禮正月之吉。鄉大夫受法于司徒。退班於鄉吏以考其行也。君親問焉。曰。於子之鄉。

有唐處好學。慈孝於父母。聰惠質仁。惠解曉也。質性也。發聞於鄉里者。有則以告。有

而不以告。謂之蔽明。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竣退也。桓公又問焉。曰。於子之

鄉。有拳勇股肱之力。秀出於衆者。肱本曰股。肱臂也。大勇焉。拳詩云無拳無勇。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

謂之蔽賢。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桓公又問焉。曰。於子之鄉。有不慈孝

於父母。不長悌於鄉里。驕躁淫暴。不用上令者。上君長也。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

謂之下比。比阿黨也。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是故鄉長退而修德。進賢。桓公親

見之。遂使役官。役爲也。桓公令官長期而書伐。官長長官也。期年也。伐功也。書其所掌在官有功者。以告且選。

選其官之賢者。而復用之。復白也。曰。有人居我官。有功休德。休美也。惟貞端慤以

語。譽相其實。譽量也。相視也。足以比成事。比輔也。足以輔其官成其事。誠可立而授之。言可立以為大官而授之事也。

以國家之患而不疚。患難也。疚病也。設以國家之患難問之不病不能也。退問之其鄉。以觀其所能。而無大

厲。問其鄉本其行能也。厲惡也。升以為上卿之贊。贊佐也。謂之二選。三選鄉長所進官長所選公所譽相。國子高子退而

修鄉。鄉退而修連。連退而修里。里退而修軌。軌退而修伍。伍退而修家。是

故匹夫有善可得而舉也。匹夫有不善可得而誅也。政既成。鄉不越長。鄉里以齒

長幼不相踰也。朝不越爵。賢不肖之爵不相越也。罷士無伍。罷病也。無作曰病。無伍無與為伍也。周禮大司寇以國士聚教罷民。罷女無家。夫稱家也。夫

是故民皆勉為善。與其為善於鄉也。不如為善於里。與其為善於里也。不

如為善於家。求其事行也。是故士莫敢言一朝之便。皆有終歲之計。莫敢以終歲

之議。皆有終身之功。桓公曰。伍鄙若何。管子。上言參其國而伍其鄙。內政既備。故復問伍鄙之事。管子對曰。相地

而衰征。則民不移。相視也。衰差也。視土地之美惡及所生出以差征賦之輕重也。移徙也。政不旅舊。則民不偷。舊君之故舊也。偷苟且也。

不以故人為師旅。則民之相與不苟且也。孔子曰。故舊不遺。則民不偷。山澤各致其時。則民不苟。時謂銜虞之官。禁令各順其時。則民之心不苟得也。陵阜

陸墜。井田疇均。則民不憾。高平曰。陸大陸曰。阜大阜曰。陵墜。溝上之道也。九夫為井。井間有溝。蔽地曰田。麻地曰疇。均平也。憾恨也。無奪民時。則

百姓富。犧牲不略。則牛羊遂。略奪也。遂長也。桓公曰。定民之居若何。管子對曰。制鄙

三十家為邑。邑有司。制野鄙之政也。此以下與郊內之制異也。十邑為卒。卒有卒帥。十卒為鄉。鄉有鄉

帥。三鄉為縣。縣有縣帥。十縣為屬。屬有大夫。五屬故立五大夫。各使治一

屬焉。五屬四十五萬家也。立五正。正長也。各使聽一屬焉。是故正之政聽屬。正五正也。聽大夫之治也。牧政聽

縣。牧五屬大夫也。聽縣帥之治也。下政聽鄉。下政縣帥也。聽鄉帥之治也。桓公曰。各保治爾所。無或淫怠。而不聽

治者。

正月之朝。五屬大夫復事。桓公擇是寡功者而謫之。謫。責也。曰。制地分民如一。

何故獨寡功。教不善則政不治。治。理也。一再則宥。宥。寬也。三則不赦。桓公又親問

焉。曰。於子之屬。有居處為義。好學。慈孝於父母。聰慧質仁。發聞於鄉里者。

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明。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桓公又問焉。

曰。於子之屬。有拳勇股肱之力。秀出於眾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

蔽賢。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桓公又問焉。曰。於子之屬。有不慈孝於父

母。不長悌於鄉里。驕躁淫暴。不用上令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下

比。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五屬大夫於是退而修屬。屬退而修縣。縣退

而修鄉。鄉退而修卒。卒退而修邑。邑退而修家。是故匹夫有善。可得而舉

也。匹夫有不善。可得而誅也。政既成矣。以守則固。以征則疆。

桓公曰。吾欲從事於諸侯。其可乎。管子對曰。未可。鄰國未吾親也。君欲從

事於天下諸侯。則親鄰國。鄰國親足以為援。不然將為己害。難以遠征。桓公曰。若何。管子對曰。審吾疆

場。而反其侵地。審。正也。反。還也。侵。地。齊。魯。晉。秦。楚。宋。衛。鄭。許。燕。趙。魏。韓。周。之。地。正其封疆。無受其資。積。土。為。封。資。資。財也。

齊魯晉秦楚宋衛鄭許燕趙魏韓周之地。

以驟聘眺於諸侯以安四鄰則四鄰之國親我矣為遊士八千人

一州爾雅曰齊曰營州也奉之以車馬衣裘多其資幣使周遊於四方以號召天下之賢士

皮幣玩好使民鬻之四方玩好人所玩弄而好也鬻賣也以監其上下之所好監視也觀其所好則知其奢儉上下君臣也玩

好物貴則其國奢賤則其國儉擇其淫亂者而先征之

桓公問曰夫軍令則寄諸內政矣齊國寡甲兵為之若何甲鏜也兵弓矢之屬管子對

曰輕過而移諸甲兵諸之也移之甲兵謂輕其過使以甲兵贖其罪也桓公曰為之若何管子對曰制重

罪贖以犀甲一戟重罪死刑也犀犀皮可用為甲也戟車戟也長丈六尺輕罪贖以鞮盾一戟輕罪剗刑之屬鞮盾鞮革有文如鞮

罪贖以金分小罪不入於五刑者以金贖有分兩之差今之罰金是也書曰金作贖刑宥聞罪宥赦也聞罪刑罰之疑者書曰五刑之疑有赦索訟者三禁

而不可上下坐成以束矢索求也求訟者之情也三禁禁之三日使審實其辭也而不可上下者入於朝乃聽其訟兩人訟一人入矢一人不入則曲曲則服入兩矢乃治之矢取往而不反也周禮以兩造禁人訟入束矢於朝然後聽之也美金以鑄劍戟鑄冶試諸狗

馬狗馬難為利也惡金以鑄鉏夷斤斲惡金也夷平也夷所以削草平地斤形似鉏而小斲斫也試諸壤土甲兵大足

桓公曰吾欲南伐何主主主人共管子對曰以魯為主反其侵地棠潛棠潛魯之二邑

使海於有蔽渠弭於有渚賈侍中云海海濱也有蔽言可依蔽也渠弭神海也水中可居者曰渚昭謂有此乃可以為主人軍必依險阻者也環山於

有牢環繞也牢牛牢豕也言雖山險皆有牢故也一日牢固也桓公曰吾欲西伐何主管子對曰以衛為主反其

侵地臺原姑與漆里衛之四邑使海於有蔽渠弭於有渚環山於有牢桓公曰吾

欲北伐何主管子對曰以燕為主燕今廣陽薊也反其侵地柴夫吠狗燕之二邑使海於有

蔽。渠弭於有堵。環山於有宰。四鄰大親。既反侵地。正其封疆。地南至於陶

陰。陶陰地名齊南界也西至于濟。北至于河。東至于紀鄆。紀故紀侯之國鄆紀季之邑已入於齊也有革車八百乘。

賈侍中云一國之賦八百乘也乘七十二人凡甲士六萬人昭謂此周制耳齊法以五十人為小戎車八百乘當有四萬人又上管仲制齊為三軍軍萬人又曰君有是士三萬人以方行於天下也而車數多者其制貳陸從之車也或云

八當為六。擇天下之甚淫亂者而先征之。卽位數年。東南多有淫亂者。萊莒

徐夷吳越。萊今東萊也莒琅邪縣也徐夷徐州之夷也一戰帥服三十一國。遂南征伐楚。濟汝。踰方城。

望汶山。濟渡也汶水也方城楚北之阨塞也謂師至于歷時也在魯僖四年汶山楚山也使貢絲於周。而反荊州。諸侯莫敢不

來服。遂北伐山戎。山戎今之鮮卑也其病燕故伐之刺令支。斬孤竹而南歸。二國山戎之與也刺擊也斬伐也令支今為縣屬遼西孤

竹之城海濱諸侯莫敢不來服。海濱海北涯也與諸侯飭牲為載。以約誓于上下庶神。

勳牲陳其牲為載書加于牲而已不敵血與諸侯戮力同心。戮并也西征攘白狄之地。攘卻也白狄赤狄之別也至於西河。

西河白狄之西也方舟設泅。乘桴濟河。方併也編木曰泅小泅曰桴濟渡也至于石枕。石枕晉地名懸車束馬。踰太行

與辟耳之谿拘夏。太行辟耳山名也拘夏辟耳之谿也三者皆山險谿谷故懸鉤其車備束其馬以渡西服流沙西吳。流沙西吳雍州之地南城

於周。城王城也周襄王庶弟子帶作亂與戎伐襄王焚其東門不克桓公使仲孫微諸侯戍周而城之在魯僖十三年反胙于絳。說云胙賜也謂天子致祭昨賞以犬軫龍旂桓公於絳辭之天子復使宰孔致之賈侍中云反復也昨位也絳晉國都也晉獻公卒癸齊卓子死國絕無嗣晉侯失其

昨位桓公以諸侯討晉至高梁使隔國帥立公子夷吾復之於絳是為惠公事在魯僖九年昭謂人君卽位謂之踐昨此言桓公城周尊事天子又討晉亂復其昨位奪之也案內嶽濱諸侯莫敢不來服。嶽北嶽傳宰孔於葵丘致昨肉賜命無辭讓反覆之文賈君得之唐從賈也

而大朝諸侯於陽穀。陽穀之會在魯僖三年也兵車之屬六。乘車之會二。屬亦會也兵車之會謂魯莊十三年會於北杏十四

年會于鄆十五年復會於鄆魯僖九年會于經十三年會於鹹十六年會於淮諸侯甲不解纆。纆所以乘車之會在僖三年三年會于陽穀五年會于首止九會于葵丘九會也

威甲也

待時使民以勸。綏待時動不違言言時也綏止也足以補官之不善政。謂前在

語。警相其實。警量也足以比成事。比輔也足以輔誠可立而授之。言可立以為大

以國家之患而不疚。患難也疚病也豫設以國家退問之其鄉。以觀其所能。而無大

厲。問其鄉本其行升以為上卿之贊。贊佐也謂之三選。三選鄉長所進官

修鄉。鄉退而修連。連退而修里。里退而修軌。軌退而修伍。伍退而修家。是

故匹夫有善可得而舉也。匹夫有不善可得而誅也。政既成。鄉不越長。鄉里

長幼不相踰也朝不越爵。賢不肖之爵罷士無伍。罷病也無作曰病無伍無與為伍罷女無家。夫稱

是故民皆勉為善。與其為善於鄉也。不如為善於里。與其為善於里也。不

如為善於家。求其事是故士莫敢言一朝之便。皆有終歲之計。莫敢以終歲

之議。皆有終身之功。桓公曰。伍鄙若何。管子上言參其國而伍其鄙

而衰征。則民不移。相視也衰差也視土地之美惡及所管子對曰。相地

不以故人為師。旅則民之相與不苟。生出以差征賦之輕重也移徙也政不旅舊。則民不偷。舊君之故舊

且也。孔子曰。故舊不遺。則民不偷。山澤各致其時。則民不苟。時謂衡虞之官。禁令各順

陸瑾。井田疇均。則民不憾。高平曰陸大陸曰阜大阜曰陵。瑾溝上之道也九夫無奪民時。則

百姓富。犧牲不略。則牛羊遂。略奪也桓公曰。定民之居若何。管子對曰。制鄙

三十家為邑。邑有司。制野鄙之政也此以下與郊內之制異也十邑為卒。卒有卒帥。十卒為鄉。鄉有鄉

帥。三鄉為縣。縣有縣帥。十縣為屬。屬有大夫。五屬故立五大夫。各使治一

重其禮。幣擊幣也禮。剛賓之禮也。

故天下諸侯罷馬以為幣。罷不任用也。幣圭以馬也。

縷綦以為奉。奉藉也。所以藉王之葆也。

縷綦以縷織。綦不用。絲取易共也。綦綺文。

鹿皮四分。分數也。

諸侯之使垂囊而入。垂言空而。來囊囊也。輶載而歸。言重而歸也。輶綦也。

故拘之以利。結之以信。示之以武。故天下小國諸侯既許桓公。

許謂聽其盟也。

莫之敢背。就其利而信其仁。畏其武。桓公知天下諸侯多與己也。

無不從也。與從也。

大施忠焉。施其忠信也。

可為動者為之動。可為謀者為之謀。軍譚途而不有也。諸

侯稱寬。軍謂以軍滅之。不有以分諸侯也。桓公奔莒。過譚。譚子不禮入。又不贊北杏之會。遠又不至。故皆滅之。在魯莊十年及十二年。

言通者則先時。蔡之矣。東萊齊東夷也。

使關市幾而不征。

幾幾異服。論異言也。征稅也。取魚鹽者不征稅。所以利諸侯。致遠物也。

以為諸侯利。諸

侯稱廣焉。施惠廣也。

築葵茲晏負夏領金丘。

四者皆厄塞與山戎。聚狄接也。

以禦戎狄之地。所以禁暴

於諸侯也。蔡暴蔡其暴掠於諸侯也。

築五鹿中牟。蓋與牡丘。

四塞諸夏之關也。

以衛諸夏之地。衛蔽扞也。所以

示權於中國也。教大成。定三革。隱五刃。

定奠也。隱藏也。三革甲冑盾也。五刃刀劍矛戟矢也。說云三革甲冑鼓非也。兵事息則禮樂興焉。得廢鼓。

朝服以濟河。而無怵惕焉。西行渡河以平晉也。

文事勝矣。勝舉也。

是故大國慙媿。小國附協。

唯能用管。夷吾甯戚。隰朋。實胥。無鮑叔牙之屬。而伯公立。

五子皆齊大夫也。隰朋齊莊公之會孫戴仲之

子成子也。

卷第七 晉語一 武公

武公伐翼。殺哀侯。

武公曲沃桓叔之孫嚴伯之子。武公稱也。翼晉國都也。哀侯晉昭侯之孫鄂侯之子。哀侯光也。初昭侯分國以封叔父桓叔。為曲沃沃威。疆昭侯微弱。後六年晉緡父。

魏昭侯而納桓叔不克晉人立昭侯之子孝侯於翼更爲翼侯後十五年桓叔之子嚴伯伐翼殺孝侯翼人立其弟鄂侯鄂侯生哀侯魯桓三年曲沃武公伐翼殺哀侯後竟滅翼侯之後而兼之魯莊公十六年王使魏公命武公以一軍爲晉侯遂爲晉祖考

天子令子爲上卿制晉國之政上卿執政命於天子者也辭曰成聞之民生於三事之如一

三君父師也如一服勤至死也食謂祿也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非父不生非食不長非教不知生之

族也故壹事之族類也壹事之事之如一也唯其所在則致死焉在君父爲君父在師爲師也報生以死報賜

以力人之道也賜惠也以力謂家臣也臣敢以私利廢人之道私利謂不死爲上卿也君何以訓矣無以教爲

也且君知成之從也未知其待於曲沃也君武公也言君知成將死其君爲從臣道也故使止臣未知成不死而待君於曲沃之爲二也

從君而貳君焉用之貳二心也遂鬪而死

獻公卜伐驪戎獻公晉武公之子獻公說諸也驪戎西戎之別在驪山者也其君男鬻姬姓秦曰驪邑漢高帝徙豐民更曰新豐在京兆也史蘇占之史蘇晉大夫占

卜之曰勝而不吉公曰何謂也對曰遇兆挾以銜骨齒牙爲猾遇見也挾猶會也骨所以觸刺人也

猾弄也齒牙謂兆端左右鬻弄有似齒牙中有從畫故曰銜骨骨在口中齒牙弄之以象讒口之爲害也禮卜師作龜大夫占兆史占爻

交有似掉交對也交掉是交勝也臣故云言晉勝戎戎復勝晉且懼有口齒牙銜骨皆在口也攜民國移心焉攜攜也

公曰何口之有口在寡人寡人弗受誰敢與之對曰苟可以攜其入也必

甘受逞而不知胡可壅也胡何也逞快也壅防也甘言入耳心以爲快而不知其惡何可防止也公弗聽遂伐驪戎克之

也克勝獲驪姬以歸有寵立以爲夫人驪姬驪戎君之女也公飲大夫酒令司正實爵與史

蘇司正實主之禮者也實滿也曰飲而無肴肴俎夫驪戎之役女曰勝而不吉故賞女以爵罰

女以無肴克國得妃其有吉孰大焉史蘇卒爵卒盡也再拜稽首曰兆有之臣

不敢蔽蔽兆之紀失臣之官紀經也失官失守官之節也有罪二焉何以事君二罪蔽兆失官也大罰

將及不唯無肴及至也蔽兆失官則有大罰非但無肴也抑君亦樂其吉而備其凶凶之無有備之何

害若其有凶備之為瘳瘳金也臣之不信國之福也不信卜不中也何敢憚罰憚難也飲酒

出史蘇告大夫曰有男戎必有女戎戎兵也女兵言其禍由姬也若晉以男戎勝戎而戎亦

必以女戎勝晉其若之何里克曰何如里克晉大夫里季子也史蘇曰昔夏桀伐有施有

施人以妹喜女焉桀禹十七世王泉之孫王發之子夏桀也有施喜姓之國妹喜其女也以女進人曰女妹喜有寵於是乎與伊尹

比而亡夏伊尹湯相伊摯也自夏適殷也比比功也伊尹欲亡夏妹喜為之作稱其功同也殷辛伐有蘇有蘇氏以妲己女焉

殷辛湯三十世帝乙之子殷紂也有蘇己姓之國妲己其女也妲己有寵於是乎與膠鬲比而亡殷膠鬲殷實臣也自殷適周佐武王以亡殷也

周幽王伐有褒褒人以褒姒女焉幽王宣王之子幽王宮涅也有褒姒姓之國幽王伐之褒人以美女入謂之褒姒是為幽后褒姒有

寵生伯服伯服纘王也於是乎與虢石甫比石甫虢公之名鄭語曰虢石甫饒逐太子宜曰

宜曰申后之子平王名也而立伯服太子出奔申申姜姓之國平王母家也申人鄩人召西戎以伐周周於

是乎亡鄩姒姓禹後也鄩及西戎素與申國婚姻同好幽王欲殺宜曰以成伯服求之於申申人弗予遂伐之故申鄩召西戎以伐周殺幽王於戲今晉寡德而安俘

女軍獲曰俘又增其寵立以為夫人也雖當二季之王亦不可乎季末也三季王榮紂幽王也且其兆云挾以

銜骨齒牙為猾我卜伐驪龜往離散以應我應答也往令人告龜辭往伐驪也其兆離散不吉也夫若是賊

之兆也非吾宅也賊敗國家之兆也宅居也非吾所安居也離則有之國分難也不跨其國可謂挾乎跨逾也言驪姬不

雖有晉國可不得其君。能銜骨乎。言驪姬不得志於其君。不能銜骨以害人也。若跨其國而得其君。雖逢齒

牙以得其中。誰云不從。言驪姬若能跨據晉國而得志於君。齒牙之諸夏從戎。非敗而何。猶雖為中害國人逢之。誰有不從言必從也。

從政者不可以不戒。亡無日矣。郭偃曰。夫三季王之亡也。宜。郭偃晉大夫。卜偃也。宜言其惑亂亡皆其

也。民之主也。縱惑不戒。疾病也。縱其淫。感不以為病。肆侈不違。肆極也。極其素。侈無所違避。施志而行。施放也。無所

不戒。無一處不。以為戒也。是以及亡。而不獲追鑒。鑒鏡也。言不得復追鏡。前世善敗以為戒也。今晉國之方偏侯也。

方大也。偏偏方也。乃甸內偏。方小侯也。傳曰。今晉甸侯。其土又小。小於三季王也。大國在側。大國齊秦也。雖欲縱惑。未獲專也。

也。大家鄰國。將師保之。大家上卿也。師保之。為作師保也。多而驟立。不其集亡。驟數也。集至也。雖驟立。不

過五矣。且夫口三五之門也。口所以紀三辰。宜五行故謂之門。是以讒口之亂。不過三五。少則二君多則五君。

且夫挾小頰也。可以小戕。而不能喪國。害在內為戕。戕猶傷也。喪亡也。言可以小戕。害人不足以亡國。當之者戕焉。

當值也。值骨。頰者傷也。於晉何害。無大害也。雖謂之挾而猾以齒牙。口弗堪也。堪猶勝也。言骨在口而猾以齒牙口不能勝也。喻不

能終其與幾何。言不久。害也。晉國懼則甚矣。亡猶未也。商之衰也。衰謂帝甲之世也。其銘有之。

刻器曰銘。謂鍾鼎之戒。曰。噉噉之德。不足就也。噉噉猶小小也。不足就。不足歸就也。不可以矜。而祇取憂也。矜大也。祇猶也。

噉噉之食。不足狃也。食祿也。狃貪也。不能為膏。而祇罹咎也。膏肥也。雖驪之亂。其罹咎而

已。其何能服。驪驪姬也。罹咎而已。其後二子為里。克所殺是也。何能服。何能服人也。吾聞以亂得聚者。聚財也。非謀不卒時。

卒盡也。三月為一時。非有。非不能盡一時齊無知是也。非人。不免難。非得人眾不能自免。於難衛國吁是也。非禮不終年。非有禮法不能終其

也。賈虞云。十年而數終。唐云。不終其年。與下不盡齒同。非也。非義不盡齒。齒年壽也。非有義刑不能盡其年壽。楚靈王滅陳。蔡用驪太子於岡山是也。非德不及世。

世嗣也非有德惠不能及
世嗣晉惠公夷吾是也
非天不離數。離歷也非有天命祐助不能歷世長久也若齊桓
安。不可謂能謀。據居也言驪姬之謀不居安存而處危亡不可謂能謀
存而處危亡不可謂能謀

人心廢國而向己。不可謂禮。廢國謂盡害羣公子以國向己不可謂知禮也
不度而巧求。不可謂義。廷邪也不謂得其義義宜也
以寵賈怨。不可謂德。賈市也言恃寵愛以市怨於國不可謂有德也
少族而多敵。不可謂天。

德義不行。禮義不則。賈怨無德廷求非義故德義不行也則法也
棄人失謀。天亦不贊。

行之以齒牙為棄人不據其安。怨也不可謂有天助也
吾觀君夫人也。若為亂。其猶隸農也。隸今之徒也
雖獲沃田

而勤易之。易治也
將不克饗。為人而已。饗食也為人為他人耳
士蔣曰。誠莫如豫。豫而後給。

士蔣晉大夫劉累之後。臨叔之子。子與也。豫備也給及也言先有備而後及事也
夫子誠之。夫子郭偃也其言皆誠也
抑一大夫之言。其皆有焉。

蘇郭偃也。既驪姬不克。不能服晉也
晉正於秦。五立而後平。正者為秦所輔正大家鄰國將師保之是也謂以兵納惠公文公殺呂卻

惠公懷公至文公乃平也。獻子驪戎之君也本爵男
獲驪姬以歸。立以為夫人。生

奚齊。其姊生卓子。女子同生謂後生為
驪姬請使申生主曲沃以速懸。申生獻公太子

于賈無子。蒸于齊姜。生申生。曲沃晉宗邑。今河東聞喜是也。虞御史云速疾也懸縊也
重耳處蒲城。夷吾處屈。重耳夷吾申生異母弟也蒲今蒲坂屈北屈皆在河東

奚齊處絳。晉時都絳也
以傲無辱之故。言出此三子為鎮於外以傲備戎狄無取辱於國也
公許之。史蘇朝告大夫

曰。二三大夫其戒之乎。亂本生矣。曰。君以驪姬為夫人。民之疾心固皆至

矣。疾其君也
昔者之伐也。興百姓以為百姓也。昔者謂古明君也為百姓云為百姓除害也
是以民能欣

矣。至傑也

矣。至傑也

矣。至傑也

之。欣也故莫不盡忠極勞以致死也。今君起百姓以自封也。封厚也民外不得

其利。不得攻伐之利也而內惡其貪。則上下既有判矣。判離也然而又生男。其天道也。天

彊其毒。民疾其態。其亂生哉。吾聞君子好好而惡惡。樂樂而安安。是以能

有常。好者好之惡者惡之樂則說之安則居之故能有常此言獻公好惡安樂皆非其所有也伐木不自其本。必復生。塞水不自其源。

必復流。滅禍不自其基。必復亂。基始也今君滅其父而畜其子。禍之基也。畜其

子又從其欲。子思報父之耻而信其欲。信古申字雖好色。必惡心。不可謂好。好矣也

好其色。必授之情。情謂許其子立也彼得其情。以厚其欲。厚益也從其惡心。必敗國。且深

亂。亂必自女戎。深亂亂深也女戎女兵也三代皆然。驪姬果作難。殺太子而逐二公子。謂重耳奔狄也

吾奔。君子曰。知難本矣。知難之本也謂史蘇也

驪姬生奚齊。其姊生卓子。公將黜太子申生。黜廢也而立奚齊。里克不鄭。荀息

相見。里克曰。夫史蘇之言將及矣。其若之何。荀息曰。吾聞事君者。竭力以

役事。不聞違命。竭盡也役為也君立臣從。何貳之有。君立嗣臣則從而奉之貳二心也不鄭曰。吾聞事君

者。從其義。不阿其惑。阿隨也惑則誤民。民誤失德。是棄民也。言民失德陷於刑辟是棄之也民之有

君。以治義也。上下之義也義以生利。利以豐民。有義故生利也豐厚也若之何其民之與處而棄

之也。必立太子。里克曰。我不佞。雖不識義。亦不阿惑。吾其靜也。靜默也三大夫

乃別。蒸于武公。蒸冬祭也武公獻公之禰廟也在曲沃公稱疾不與。使奚齊蒞事。蒞臨也稱疾不自祭而使奚齊者欲風羣臣使

知意也。猛足乃言於太子。猛足太子臣也。曰：伯氏不出，奚齊在廟。賈唐皆云伯氏申生也。一云伯氏孤突也。昭謂是時孤突未杜門故。

以伯氏為申生伯氏猶言長子也。子盍圖乎。圖所以自安固也。太子曰：吾聞之，羊舌大夫曰：事君

以敬，事父以孝，受命不遷，為敬也。遷徙也。敬順所安為孝。敬順父之所安。棄命不敬。言公命我不敬也。作令不孝。作令謂擅發舉以有為也。又何圖焉？且夫聞父之愛而嘉其貺，有不忠焉。聞也。貺也。廢人以自成，有不貞焉。孝敬忠貞，君父之所安也。安倫善也。棄安而圖，遠於

孝矣。吾其止也。

獻公田，見翟相之氣。田獵也。翟相國名也。氣浸氣凶象也。凶曰氣，吉曰祥。歸寢不寐。欲伐翟相也。寐，瞑也。卻叔虎朝，公語之。

語以慢不寐也。卻叔虎晉大夫。卻芮之父。卻豹也。對曰：牀第之不安邪？第，筵也。抑驪姬之不存側邪？公辭焉。出

遇士蔣曰：今夕君寢不寐，必為翟相也。君意在翟相也。夫翟相之君，好專利而无忌

也。忌難也。其臣競諂以求媚，其進者壅塞。其臣競諂故進者則壅塞其上使不聞過也。其退者拒違。其退去者則拒違其君也。

其上貪以忍。忍忍為不義也。其下偷以幸。偷苟且也。幸微幸也。有縱君而無諫臣。縱放也。有冒上而無

忠下。言貪也。君臣上下，各饜其私，以縱其回。饜，足也。回，邪也。民各有心，而無所據依。據，仗也。

以是處國，不亦難乎？君若伐之，可克也。吾不言。子必言之。不言，讓也。士蔣以告

公悅，乃伐翟相。卻叔虎將乘城也。乘，升也。其徒曰：棄政而役，非其任也。政，猶職也。役，服戎役也。

卻叔虎曰：既無老謀，而又無壯事，何以事君？壯事，力役也。言己無謀又恥無功也。被羽先升，遂克

之。羽，鳥羽，繫於背，若今軍將負駝矣。

公之優曰施。通於驪姬。優非也。施其名。驪姬問焉。曰。吾欲作大事。大事廣也。而難也。立席也。

三公子之徒。如何。三公子申生。重耳夷吾也。對曰。早處之。使其極。處定也。極至也。當早定申生分之都城而位以聽。使自知其位所極。

也。夫人知極。鮮有慢心。鮮寡也。言人自知其極。則戒懼不敢違慢。觀欲也。雖其慢。乃易殘也。言有官住而違。驪姬慢易殘毀也。

曰。吾欲為難。安始而可。難為欲殺三公。子也。始先也。優施曰。必於申生。其為人也。小心精潔。

小心多畏忌。精潔不忍辱。而大志重。大年長也。重敦重也。又不忍人。不忍施。惡於人。精潔易辱。重價可疾。價。僱也。得重者守節不易其情。

則可疾。難優也。不忍人必自忍也。自忍忍能自殺也。辱之近行。辱謂被以不義也。驪姬曰。重無乃難遷乎。

遷移也。優施曰。知辱可辱。可辱遷重。言知辱者雖重必移也。若不知辱。亦必不知固秉常矣。

不知無所知也。秉執也。固執常謀。因罪以去之也。今子內固而外寵。內固內得君心。外寵外見寵愛。且善否莫不信。所善惡無不見信。若外

殫善而內辱之。無不遷矣。殫盡也。外盡以善意待太子而內以不義加辱之。則其心無不移。且吾聞之。甚精必愚。精近愚也。

精為易辱。愚不知避難。雖欲無遷。其得之乎。是故先施讒於申生。驪姬

賂二五使言於公。賂遺也。二五獻公嬖大夫。梁五與東關五也。曰。夫曲沃。君之宗也。宗本宗也。曲沃桓叔之封先君宗廟在焉。猶西周謂之宗周。

蒲與二屈。君之疆也。疆境也。二屈有南北也。今河東有北屈。則是時復有南屈也。不可以無主。宗邑無主。則民

不威。威畏也。疆場無主。則啓戎心。啓開也。開我侵盜之心也。晉南有陸渾之戎。蒲接之北。有山戎。二屈接之。戎之生心。民慢其

政。國之患也。若使太子主曲沃。而二公子主蒲與屈。乃可以威民而懼戎。

且旌君伐。旌章也。伐功也。使俱曰。狄之廣莫。於晉為都。使俱者。二五同聲也。廣莫。北狄沙漠也。下邑曰都。使如為晉下邑。晉之

啓土。不亦宜乎。啓土。開境也。公說。乃城曲沃。太子處焉。又城蒲。公子重耳處焉。又

城二屈。公子夷吾處焉。驪姬既遠太子，乃生之言。言也太子由是得罪。

十六年，公作二軍。獻公十六年魯閔之元年也。魯莊十六年王命晉武公以一軍為晉侯至此初作二軍軍之有上下也。公將上軍，太子申生

將下軍，以伐霍。霍周文王子霍，叔武之國也。師未出，士蔣言於諸大夫曰：夫太子君之貳也，

貳副也。恭以俟嗣。何官之有？今君分之土而官之。位以也。是左之也。左猶外也。吾將諫以

觀之。乃言於公曰：夫太子君之貳也，而帥下軍，無乃不可乎？公曰：下軍上

軍之貳也。寡人在上，申生在下，不亦可乎？士蔣對曰：下不可以貳上。猶足不

手也。手足左右各自為貳。公曰：何故？對曰：貳若體焉。體四支也。上下左右以相心目。相助也。用而不倦，

身之利也。倦勞也有貳故不勞也。四體役身故身之利。上貳代舉。上手也。代更也。下貳代履。下足也。履步也。周旋變動，以役

心目。役為也。故能治事，以制百物。制裁也。若下攝上，與上攝下。攝持也。周旋不動，以達

心目。其反為物用也。何事能治？為物用與百物器用無異也。故古之為軍也，軍有左右，闕從

補之。左右左右部也。闕缺也。成而不知，是以寡敗。不知敵不知有闕。若以下貳上，闕而變敗，弗能補

也。變更也。變非聲章，弗能移也。聲金鼓也。章旌旗也。移動也。聲章過數，則有變。有變則敵入。變隙也。軍法進退旗鼓有數過數則有隙敵見隙而犯己也。敵入而凶，救敗不暇，誰能退敵？凶猶凶凶恐懼也。退卻也。敵之如志，國之憂

也。可以陵小，難以征國。以下軍貳上可以侵陵小國難以征大國。君其圖之。公曰：寡人有子，而制焉，非

子之憂也。對曰：太子，國之棟也。棟成乃制之，不亦危乎？棟成謂位已定而更其制使將兵危之道也。公

曰：輕其所任，雖危何害？輕其所任謂輕太子所任不重責也。雖近危猶無害也。士蔣出語人曰：太子不得立矣。

改其制而不患其難。輕其任而不憂其危。君有異心。又焉得立行之克也。

將以害之。以得衆害之也。若其不克。其因以罪之。雖克與否。無以避罪。與其勤而不

入。不如逃之。不入不入君意也。逃去也。君得其欲。太子遠死。且有令名。為吳太伯。不亦可乎。

得其欲得立。委齊也。太伯讓季歷。遠適吳。越後武王追封為吳伯。故曰吳太伯也。太子聞之。曰。子與之為我謀忠矣。子與士然。吾

聞之。為人子者。患不從。不患無名。不從不從父命也。為人臣者。患不勤。不患無祿。今

我不才。而得勤與從。以戰伐為勤。從也。又何求焉。焉能及吳太伯乎。太子遂行。克霍

而反。讒言彌興。彌。益也。

優施教驪姬。夜半而泣。謂公曰。吾聞申生甚好仁而彊。彊。強也。甚寬惠而慈於

民。慈愛也。皆有所行之。行之皆有法術也。今謂君惑於我。必亂國。無乃以國故而行疆於

君。以國故。忍敗國之故。而以疆劫君也。君未終命而不歿。歿。終也。君其若之何。盍殺我。無以一妾亂百

姓。盍。何不也。公曰。夫豈惠其民。而不惠於其父乎。惠。愛也。驪姬曰。妾亦懼矣。吾聞之

外人言曰。為仁與為國不同。為仁者愛親之謂仁。為國者利國之謂仁。利國。謂安

社稷利百姓。故長民者無親。無親。無私親也。眾以為親。苟利眾而百姓和。豈能憚君。豈。憚。殺君也。以眾

故。不敢愛親。眾況厚之。況。益也。言以聚故。殺君除民害。眾益以為厚。彼將惡始而美終。以晚蓋者也。美。善也。晚。也。

後也。蓋。掩也。言以後善掩前惡也。凡民利是生。謂為民生利。殺君而厚利眾。眾孰沮之。沮。敗也。殺親無惡於

人。人孰去之。苟交利而得寵。志行而眾悅。交。俱也。欲其甚矣。孰不感焉。欲。太子也。誰不感。謂

國人雖欲愛君。惑不釋也。釋解也今夫以君為紂。若紂有良子。而先喪紂。良善也喪亡也若紂

有善子知紂之惡紂終必滅國以計言之不如先自殺之無章其惡。而厚其敗。厚其敗謂武王舉以輕劍斬以黃錢也鈞之死也。無必假

手於武王。鈞同也而其世不廢。祀至于今。君豈知紂之善否哉。先自亡之故無知之者君欲

勿恤。其可乎。恤憂也若大難至而恤之。其何及矣。君懼曰。若何而可。驪姬曰。君

蓋老而授之政。稱老以政授申生也彼得政而行其欲。得其所索。乃其釋君。且君其圖

之。自桓叔以來。孰能愛親。桓叔獻公會祖曲沃桓叔成師也桓叔伐晉殺其兄子昭侯於冀桓叔生嚴伯嚴伯又伐冀殺昭侯之子孝侯嚴伯生武公武公滅冀而兼之唯無親。故能兼翼。公曰。不可與政。我以武與威。是以臨諸侯。未

歿而亡政。不可謂武。有子而弗勝。不可謂威。我授之政。諸侯必絕。能絕於

我。必能害我。失政而害國。不可忍也。爾勿憂。吾將圖之。驪姬曰。以皋落狄

之朝夕。苛我邊鄙。皋落東山狄也苛擾也使無日以牧田野。無日不有狄做故不得牧於田野君之倉廩。固不

實。又恐削封疆。君盍使之伐狄。以觀其果於衆也。與衆之信輯睦焉。果果於用師否

也輯和也若不勝狄。雖濟其罪可也。濟渡也以不勝罪之若勝狄。則善用衆矣。求必益廣。益廣

乃可厚圖也。且夫勝狄。諸侯驚懼。吾邊鄙不做。倉廩盈。四鄰服。封疆信。君

得其賴。信審也賴利也又知可否。其利多矣。君其圖之。公說。是故使申生伐東山。東山

氏衣之偏袷之衣。佩之以金玦。袷在中左右異故曰偏玦如環而缺以金為之僕人贊聞之曰。太子殆哉。

贊太子僕也殆殆也君賜之奇。奇生怪。怪生無常。無常生不立。奇異也不立不得立也使之出征。先以

觀之。觀其用故告之以離心而示之以堅忍之權。離心偏衣中分也。堅忍亦離傳曰金寒珠離也。其必惡

其心而害其身矣。惡其心必內險之。險危也。害其身必外危之。外危之使危自中

起。難哉。且是衣也。狂夫阻之衣也。在夫方相氏之士也。阻古阻字。將服是衣必先阻之。周禮方相氏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楯以馭疫也。其

言曰。盡敵而反。言謂狂夫祭。阻之言也。雖盡敵其若內讒何。申生勝狄而反。讒言作於中。

君子曰。知微。知微謂僕人贊也。

十七年冬。公使太子伐東山。獻公十七年。魯閔二年也。里克諫曰。臣聞皋落氏將戰。言其不

也。申生。君其釋申生也。壽舍也。公曰。行也。里克對曰。非也。非故也。君行。太子居。以監國

之所知也。寡人聞之。立太子之道。三身鈞以年。身鈞德同也。以年立長也。年同以愛。立所愛

疑決之以下筮。愛疑愛同也。龜曰卜。善曰筮。子無謀吾父子之間。吾以此觀之。言吾使之征伐。欲觀其能否也。公

不說。里克退見太子。太子曰。君賜我以偏衣金玦何也。里克曰。孺子懼乎。

覆躬之偏。而握金玦。令不偷矣。孺子何懼。孺子少子也。偷薄也。偏半也。分身之半以授太子。子又令握金玦。金玦兵要也。君今於太子不為

矣。夫為人子者。懼不孝。不懼不得。賈唐云。不得不得君心也。昭謂不得立也。內傳大。子曰。吾其廢乎。里克曰。子懼不孝無懼不得立。且吾聞

之曰。敬賢於請。賢愈也。言執恭。敬愈於請求。孺子勉之乎。勉為孝也。君子曰。善處父子之間矣。入諫

出勉。太子遂行。狐突御戎。先友為右。狐突晉同姓。唐叔之後。狐偃之父。狐突伯行也。先友晉大夫。先丹木之族。右車右。衣偏之衣。

而佩金玦。出而告先友曰。君與我此何也。先友曰。中分而金玦之權。在此

行也。孺子勉之乎。中分中分君之牛也。金球以兵佚事也。狐突歎曰：以鹿衣純。雜色曰鹿。純純。德謂太子也。而玦之以

金銑者。寒之甚矣。胡可恃也。玦猶雜也。銑猶灑灑寒也。也言於太子無溫潤也。雖勉之。狄可盡乎。先友曰：衣

躬之偏。握兵之要。握兵之要。金球之勢也。金為兵。玦所以圖事。佚計也。故為兵要。在此行也。勉之而已矣。偏躬無慝。

兵要遠災。慝惡也。衣身之牛。君無惡意也。握兵之勢。欲令太子遠災害也。親以無災。又何患焉。至于稷桑。稷桑。泉落。狄地也。狄

賈出逆。說在申。生也。申生欲戰。狐突諫曰：不可。突聞之。國君好艾。大夫殆。艾。當為外聲。相似誤也。好

於多變臣也。變臣害正。故大夫殆。殆危也。好內。適子殆。社稷危。好內多變妾也。變專寵。故適子殆。國家亂則社稷危。周幽王是也。若惠於父而遠

於死。惠順也。去避。奚齊為順父心。而遠於死也。傳曰：狐突欲行。惠於衆而利社稷。其可以圖之乎。惠於衆謂不戰也。太子去則國不爭。故利社稷。

況其危身於狄。以起讒於內也。申生曰：不可。君之使我。非歡也。非歡。愛我也。抑欲

測吾心也。測。猶度也。是故賜我奇服。而告我權。奇服。偏袷。權。金球也。又有甘言焉。申生將去父。又以美言慰撫之也。

言之大甘。其中必苦。譖在中矣。君故生心。有此甘言。非本意。故言生心也。雖蝸譖焉。避之。不若

戰也。蝸。木蟲也。譖。從中起。如蝸食木。木不能避也。不戰而反。我罪滋厚。滋。益也。我戰死。猶有令名焉。有恭從之名也。

果敗狄於稷桑。而反。讒言益起。狐突杜門不出。不出。避難也。君子曰：善深謀也。

卷第八 晉語二 獻公

反自稷桑。處五年。自從也。從伐東山。戰於稷桑。而反也。處五年。魯傳之四年也。驪姬謂公曰：吾聞申生之謀愈深。

謀謀。公曰：吾固告。日也。衆不利。焉能勝狄。衆若不利。焉肯為用。而勝狄乎。

其志益廣。幹大也。會審用衆。狐突不順。故不出。狐突申生之戎御也。不順謂太子不順也。吾聞之。申生甚好餽而

疆。疆疆禦也。信言必行之。又失言於衆矣。雖欲有退。衆將責焉。失言許衆以取國也。退謂改悔也。言不可食。衆

不可弭。食弭也。強止也。是以深謀。君若不圖。難將至矣。公曰。吾不忘也。抑未有以致

罪焉。驪姬告優施曰。君既許我殺太子而立奚齊矣。吾難里克。奈何。優施

曰。吾來里克。一日而已。來謂轉里克之心使來從己用也。一日言其易也。子爲我具特羊之饗。特一也。凡牲一

吾以從之飲酒。我優也。言無郵。郵通也。驪姬許諾。乃具。使優施飲里克酒。中飲。

優施起舞。謂里克妻曰。主孟唱我。大夫之妻稱主從夫稱也。孟里克妻字唱也。孟或作盂。吾讀如魚。吾吾不敢自親之親也。言里克欲爲閑

也。樂也。暇閑也。樂事君之道。反不敢自親。吾吾然其智會不如鳥乃歌曰。暇豫之吾吾。不如鳥烏。鳥也。樂事君之道。反不敢自親。吾吾然其智會不如鳥

也。鳥也。樂事君之道。反不敢自親。吾吾然其智會不如鳥人皆集於苑。己獨集於枯。集止也。苑茂木貌。己里克也。喻人皆與奚齊己獨與申生。里克笑曰。何謂苑。何謂枯。

優施曰。其母爲夫人。其子爲君。可不謂苑乎。其母既死。其子又有謗。可不

謂枯乎。枯且有傷。無母論枯有謗。論傷傷病也。優施出。里克辟奠。不餐而寢。辟去也。奠置也。熟食曰餐。夜半召

優施曰。曩而言戲乎。抑有所聞之乎。曩向也。而女也。曰。然。君既許驪姬殺太子而立

奚齊。謀既成矣。成定也。里克曰。吾秉君以殺太子。吾不忍。秉執君志以殺太子不忍爲也。通復故交。

吾不敢。交與太子交也。中立其免乎。優施曰。免。中立不阿君亦不助太子也。且而里克見平鄭。日而見平鄭

曰。夫史蘇之言將及矣。優施告我。君謀成矣。將立奚齊。平鄭曰。子謂何。謂對曰。吾對以中立。平鄭曰。惜也。惜惜其失言也。不如曰。不信以疏之。曰不信者拒優施以不然也。拒之以不然則驪姬意

雖不敢亦固太子以攜之。固固持也。攜，離也。固持，太子以離驪姬之黨也。多為之故，以變其志。志少疏，乃可

聞也。故謂多作計術以變易其志。志少疏，乃可聞，聞亦難也。今子曰：中立，況固其謀也。況，益也。彼有成矣，難以得

聞。里克曰：往言不可及也。及，追也。且人中心唯無忌之，何可敗也。言驪姬唯無忌，難之心執之已固，何

可敗。子將何如。平鄭曰：我無心，是故事君者。君為我心，制不在我。我無心者，不得自在也。君為我

心以君。里克曰：弑君以為廉。賈侍中云：廉，猶利也。以太子故，執君以自利，唐尚書云：為太子殺，委齊不有其國，以為廉也。昭謂是時太子未廢，獻公在位而以君為委齊，非

也。君獻公也。虞御史云：廉直也。讀若顯廉之廉，此說近之。長廉以驕心，因驕以制人家，吾不敢。制，裁也。自大其廉而有驕

父，子吾不。抑撓志以從君，為廢人以自利也。撓，屈也。人謂申生。利方以求成人，吾不能。方

也。利得道以求成大。將伏也。伏，隱也。明日稱疾不朝，三旬難乃成。難，殺也。申生，謂二公子也。驪姬以

君命命申生曰：今夕君夢齊姜，心速祠而歸福。齊姜，申生母也。福，胙肉也。申生許諾，乃祭于

曲沃，歸福于絳。絳，晉所都也。公田，驪姬受福，乃寘燔于酒。寘，置也。燔，毒也。寘莖于肉，莖烏。公至，

召申生獻。獻，獻也。昨也。公祭之地，地墳。將飲先祭示有先也。墳，起也。申生恐而出，驪姬與犬肉，犬斃。

斃死。飲小臣酒，亦斃。小臣，官名。掌陰事，除命闢士也。公命殺杜原款。原款，申生之傅也。申生奔新城。新城，曲沃也。新，為太

子城。杜原款將死，使小臣圍告于申生。小臣，太子小臣也。名圍，原款因為告太子。曰：款也不才，寡智不

敏。敏，達也。不能教導，以至于死，不能深知君之心度。度，尺也。棄寵求廣土而竄伏

焉。棄，寬也。太子棄位也。求廣土，奔他國也。竄，隱也。小心猜介，不敢行也。猜，者守分有所不為也。言雖知當與申生俱去，恥不能事君而出，故不敢行也。是以言

至而無所訟之也。言讒也。故陷於大難，乃逮于讒。逮，及也。然款也不敢愛死，唯與

至而無所訟之也。言讒也。故陷於大難，乃逮于讒。逮，及也。然款也不敢愛死，唯與

讒人鈞是惡也。讒人驪姬也鈞同也吾聞君子不去情。不去處變之情也不反讒。申理也

可也。猶有令名焉。有孝名也死不遷情。疆也。遷易也守情說父。孝也。殺身以成志。仁

也。死不忘君。敬也。使有遺言屬孤突是也孺子勉之。死必遺愛。死民之思。不亦可乎。申生

許諾。死民之思焉民所思也人謂申生曰。非子之罪。何不去乎。申生曰。不可。去而罪釋。必

歸於君。是怨君也。釋解也歸於君怨歸於君也章父之惡。取笑諸侯。君誰鄉而入。取笑諸侯諸侯所笑也當趣誰

鄉入誰國也內困於父母。外困於諸侯。是重困也。棄君去罪。是逃死也。吾聞之。仁

不怨君。智不重困。勇不逃死。若罪不釋。去而必重。去而罪重。不智。逃死而

怨君。不仁。有罪不死。無勇。去而厚怨。惡不可重。死不可避。吾將伏以俟命。

驪姬見申生而哭之。就曲沃哭之也曰。有父忍之。況國人乎。有父忍自殺之况能愛國人乎忍父而求好

人。人孰好之。殺父以求利人。人孰利之。皆民之所惡也。難以長生。驪姬退。

申生乃雉經于新城之廟。雉經頭槍而懸死也將死。乃使猛足言於狐突曰。申生有罪。

不聽。伯氏以至於死。猛足申生臣也伯氏孤突字也申生不敢愛其死。雖然。吾君老

矣。國家多難。伯氏不出。奈吾君何。伯氏苟出而圖吾君。圖為之謀也申生受賜以

至于死。雖死何悔。是以諡為共君。諡法既過能改曰共國人告公以此諡也

驪姬既殺太子申生。又譖二公子曰。重耳夷吾與知共君之事。言與其逆謀也公令

闞楚刺重耳。重耳逃于狄。闞闞士也楚謂伯楚寺人披之字也於懷公時為勃鞞狄北狄隗姓也令賈華刺夷吾。夷吾逃

于梁。賈華晉大夫梁嬴姓之國伯禽也唐尚書云晉滅以爲邑非也是時梁尙存至魯傳十九年秦取之盡逐羣公子。羣公子獻公之庶孽及先君之支庶也傳曰獻公之子九人乃立奚齊焉。始爲令。國無公族焉。

二十二年。公子重耳出亡。及柏谷。卜適齊楚。獻公二十二年魯僖五年也公使寺人披伐蒲城重耳自蒲出奔及至也柏谷晉地

狐偃曰。無卜焉。狐偃重耳之舅狐突之子子犯也無卜不須卜也夫齊楚道遠而望大。不可以困往。望大望諸侯朝貢不

恤亡公道遠難通。通至也望大難走。難歸也困往多悔。困且多悔。不可以走望。望望其力也

若以偃之慮。其狄乎。可之也夫狄近晉而不通。不與晉通也愚陋而多怨。多怨於戎狄也走之易

達。不通可以竄惡。竄惡也多怨可與共憂。今若休憂於狄。以觀晉國。且以監諸

侯之爲。其無不成。監視也之爲爲誰動也諸侯所爲故無不成乃遂之狄。處一年。公子夷吾亦出奔。處狄一年

魯僖之六年也公使賈華伐屈夷吾自屈出奔曰。盍從吾兄竄於狄乎。冀芮曰。不可。冀芮晉大夫冀缺之父也後出同走。不

免於罪。同走嫌也且夫偕出偕入難。偕俱也聚居異情惡。聚共也虞云重耳夷吾情好不同故惡相近昭謂異情謂各欲求入爲君於義子往。驪姬懼。必援

於秦。以吾存也。以吾存者以吾在梁依秦也且必告悔。是吾免也。免免罪也乃遂之梁。居二年。驪姬

使奄楚以環釋言。居梁二年魯僖之七年也環玉環環還也釋言以言自解釋也四年復爲君。居梁四年在魯僖之九年也是歲獻公卒秦伯納之

號公夢在廟。號公王季之子文王之弟號仲之後號公醜也廟宮廟也有神人面白毛虎爪。執鉞立於西阿。西阿西榮也

公懼而走。神曰。無走。帝命曰。使晉襲於爾門。帝天也襲入也公拜稽首。覺。召史嚚占

之。史嚚號太史也對曰。如君之言。則辱收也。辱收西方白虎金正之官也傳曰少皞氏有子該爲天之

甲子。相殺之二

事官成。官成稱福名。以官象成也。公使囚之。且使國人賀夢。欲轉告之。故使賀也。舟之僑告諸其族。舟之僑。舟大夫也。

曰。衆謂虢不久。吾乃今知之。以其賀。夢也。君不度而賀大國之襲。於己也何廖。廖。大也。度。神意而今賀之何損於福。

焉曰誅。誅。慢也。民疾君之侈也。是以遂於逆命。逆命。拒違。君命也。今嘉其夢侈必展。展。申也。是

天奪之鑿而益其疾也。鑿。鏡也。鏡所。以自省察也。民疾其態。天又誑之。誑。猶。惑也。大國來誅。出令

而逆。逆。謂令國。人贊夢也。宗國既卑。諸侯遠己。宗國。公族也。遠。疏外也。內外無親。其誰云救之。云。言也。吾不

忍俟也。將行也。行。去也。以其族適晉。六年虢乃亡。適。晉在魯閔二年也。後六年魯僖五年也。

伐虢之役。師出於虞。魯僖五年。獻公。伐虢。假道於虞。宮之奇諫而不聽。宮之奇。虞大夫也。諫。虞。公勿假晉道。虞公不聽。出謂其

子曰。虞將亡矣。唯忠信者能留外寇而不害。留。外寇謂舍。晉軍於國。除閻以應外謂之忠。

除去也。去己闇昧之心。以應外謂之忠。忠謂恕也。定身以行謂之信。定。安也。行。事以求。安其身謂之信。今君施其所惡於人。閻不

除矣。己之所惡而以施人。謂假道以伐虢也。以賄滅親。身不定矣。賄。財也。謂虞受晉屈產之乘。垂棘之璧。假之。道也。親謂虢也。虞太王之後。虢王季之曾。夫

國非忠不立。非信不固。既不忠信。而留外寇。寇知其費而歸圖焉。費。隙也。圖。謀也。已

自拔其本矣。何以能久。本。謂處。信也。吾不去。懼及焉。以其孥適西山。孥。妻子也。西。山。國。西。界。三月。

虞乃亡。晉滅之。

獻公問於卜偃。卜偃。晉掌卜大夫。郭偃也。曰。攻虢何月也。宜。用。何月。對曰。童謠有之。童。童子也。行。歌。曰。謠。曰。丙之

晨。龍尾伏辰。丙。丙子也。晨。早。朝也。龍。尾。尾。星也。伏。隱也。辰。日月之交會也。謂魯僖五年冬。周十二月。夏之十月。丙子朔。朝日在尾。月在天。策。伏。辰在龍尾。隱而未見。均服振振。

取號之旅。均同也。戎服君臣同也。

鵠之賁賁。天策焯焯。火中成軍。號公其奔。

鵠鵠火鳥星也。

振振威武也。交龍曰旂。黃黃鵠貌也。天策尾上一星名曰天策。一名傳說焯焯近日月之貌也。火鵠火也。中居中也。成軍軍有成功也。傳曰冬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號公馳奔京師。

火中而且其九月十

月之交乎。交海朔之開也。

葵丘之會。獻公將如會。魯僖九年秋齊桓公盟諸侯於葵丘。葵丘地名也。

遇宰周公。宰周公王卿士宰孔也。為冢宰食采於周。故曰宰周公。周公自會先

歸。遇獻公。曰。君可無會也。夫齊侯好示務施與力。而不務德。好示自矜其功以信施示諸侯而不務德也。施惠也。

力功。故輕致諸侯而重遣之。輕謂垂橐而入。重謂稱載以歸。使至者勸而叛者慕。懷之以典言。安也。

也。典法也。法言謂陽穀之會。以四教令諸侯之屬。薄其要結而厚德之。以示之信。薄其要結謂束牲為盟。馬皮為幣。三屬諸侯存

亡國三以以示之施。屬會也。三會乘車之會。三也。存三亡國魯衛邢也。是以北伐山戎。南伐楚。西為此會也。

譬之如室。既鎮其薨矣。又何加焉。薨棟也。又何加喻已成也。吾聞之。惠難徧也。施難報也。不

徧不報。卒於怨讎。夫齊侯將施惠出責。如出責望其報也。是之不果奉。果克也。奉行也。而暇晉

是皇。暇謂不暇。以晉為務也。雖後之會。將在東矣。東東方也。其後會于淮是也。君無懼矣。其有勤也。公乃還。

無懼於不會也。有勤自勤勞也。

宰孔謂其御曰。晉侯將死矣。景霍以為城。景大也。霍晉山名也。今在河東。而汾河涑澮以為渠。

四者水名也。渠池也。戎狄之民實環之。環繞也。汪是土也。汪大貌。苟違其違。誰能懼之。上違違去也。其違違道也。

今晉侯不量齊德之豐否。豐厚也。否不也。不度諸侯之勢。強弱之勢。釋其閉修。釋舍也。閉守也。修治也。而

輕於行道。失其心矣。失其心。心其也。君子失心。鮮不夭昏。夭夭折也。昏。在荒之疾。是歲也。獻公卒。人

年為淮之會。八年葵丘檢八年也。桓公復會諸侯於淮在魯僖十六年傳曰會于淮謀節且東略也。桓公在殯。宋人伐之。魯僖十七年。子爭立太子奔宋。宋襄公伐齊納之是為孝公。

二十六年。獻公卒。魯僖二十六年。魯僖九年也。里克將殺公子。先告荀息曰。二公子之徒將

殺孺子。子將如何。荀息愛齊之傳三公子。申生重耳夷吾徒黨也。荀息曰。死吾君。死畜吾君也。而殺其孤。吾有死

而已。吾蔑從之矣。蔑無也。里克曰。子死。孺子立。不亦可乎。子死。孺子廢。焉用死

荀息曰。昔君問臣事君於我。我對以忠貞。君曰。何謂也。我對曰。可以利公

室。力有所能。無不為。忠也。葬死者。養生者。死人復生不悔。得其所任。故不悔也。生人不

媿。貞也。吾言既往矣。往行也。豈能欲行吾言而又愛吾身乎。雖死焉避之。焉得避之。

里克告平鄭曰。三公子之徒將殺孺子。子將何如。平鄭曰。荀息謂何。荀息有

荀息曰。死之。平鄭曰。子勉之。夫二國士之所圖。無不遂也。二國士里克荀息也。遂行也。我為

子行之。助行其事謂使狄援秦之屬。子帥七輿大夫以待我。七輿申生下軍大夫也。左行共華右行賈華。叔座離獻黃虎特宮山祁也。待我待我應也。我

使狄以動之。援秦以搖之。重耳在狄故告狄人結援於秦以搖動晉國敗秦齊之黨。立其薄者。可以得重賂。結秦狄之援以

立二公子恩薄者。向可以得重賂。厚者可使無人。於己厚者可使二公子不得入立也。國誰之國也。言晉可專也。里克曰。不可。克

聞之。夫義者。利之足也。有義然後利立。故曰利之足也。貪者。怨之本也。貪則專利。故人怨之。廢義則利不立。無

故不厚貪則怨生。夫孺子豈獲罪於民。將以驪姬之惑。盡君而誣國人。盡化也。誣罔也。

讒羣公子而奪之利。使君迷亂信而亡之。信姬之言。令皆奔去。殺無罪以為諸侯笑。罪無

生謂申使百姓莫不有藏惡於其心中。人懷特恐其如壅大川。潰而不可救禦也。

禦止也是故將殺奚齊而立子之在外者。以定民弭憂。於諸侯且為援。弭止也言

則得以庶幾曰。諸侯義而撫之。百姓欣而奉之。國可以固。固安今殺君而賴其

富。賴利也貪且反義。貪則民怨。反義則富不為賴。不義而富必賴富而民怨。亂國

而身殆。懼為諸侯載。載見於書不可常也。平鄭許諾。於是殺奚齊。卓子及驪

姬。而請君子秦。既殺奚齊。荀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其弟而輔之。荀息立

卓子。里克又殺卓子。荀息死之。君子曰。不食其言矣。食信也既殺奚齊。卓子。里

克及平鄭使屠岸夷。屠岸夷晉大夫也告公子重耳於狄曰。國亂民擾。得國在亂。治

民在擾。非亂何入非擾何安子盍入乎。吾請為子鈇。鈇鎗也重耳告舅犯曰。里克欲

納我。舅犯曰。不可。夫堅樹在始。樹木也始始不固本。終必槁落。夫長國者。唯

知哀樂喜怒之節。是以導民。長長民也不哀喪而求國。難。因亂以入。殆。以喪

得國。則必樂喪。樂喪以喪樂喪必哀生。因亂以入。則必喜亂。喜亂必怠德。怠懈也

是哀樂喜怒之節易也。易反何以導民。民不我導。誰長。不我導不從我重耳曰。非

喪誰代。非亂誰納我。舅犯曰。偃也。聞之。偃子犯名重耳喪亂有小小大大喪大亂

之刻也。不可犯也。刻錄也父母死為大喪。讒在兄弟為大亂。今適當之。是故難

公子重耳出見使者曰。子惠顧亡人重耳。父生不得供備。洒掃之臣。洒灑也死

又不敢泄喪以重其罪。且辱大夫。敢辭。也。微臨。夫固國者。在親衆而善鄰。也。固定。

衆愛士民也。善鄰。善鄰國也。在因民而順之。因民所愛而立之。為順民。苟衆所利。鄰國所立。大夫其從之。重耳

不敢違。呂甥及卻稱亦使蒲城午。呂甥卻稱夷吾之從也。蒲城午晉大夫也。告公子夷吾于梁曰。子厚

賂秦人以求入。吾主子。主子。子為子。內主也。夷吾告冀芮曰。呂甥欲納我。冀芮晉大夫卻芮也。從夷吾者。冀

芮曰。子勉之。國亂民擾。大夫無常。不可失也。無常。無常心。非亂何入。非危何安。亂有所代。

危得安之。幸苟君之子。唯其索之也。索求也。所。在以求之。方亂以擾。執適禦我。大夫無常。苟衆

所置。孰能勿從。子盍盡國以賂外內。無愛虛以求入。外謂諸侯。內謂大夫。虛國。藉以求入也。既入而

後圖聚。入國乃圖。畜聚也。公子夷吾出見使者。再拜稽首許諾。呂甥出告大夫曰。君

死自立則不敢。自立。自君也。久則恐諸侯之謀。徑召君於外也。恐受賂。徑自召他公子也。則民各有

心。恐厚亂。各有心。所愛不同也。盍請君子秦乎。秦親晉。故欲之。秦請所立也。大夫許諾。乃使梁由靡告于

秦穆公。梁由靡。晉大夫。秦穆公。伯益之後。穆公之子。穆公任好也。曰。天降禍于晉國。讒言繁興。延及寡君之紹續

昆裔。紹。繼也。續。嗣也。昆。後也。裔。末也。隱悼播越。託在草莽。未有所依。隱。憂也。悼。懼也。播。散也。越。遠也。依。倚也。又重之以寡

君之不祿。喪亂並臻。士死曰不祿。禮君死赴於他國曰寡君不祿。諫也。臻。至也。以君之靈。鬼神降衷。衷。審也。罪人克

伏其辜。罪人。羣臣也。羣臣莫敢寧處。將待君命。待君命。所立也。君若惠顧社稷。不忘先君之

好。辱收其逋遷裔胄而建立之。逋。亡也。遷。徙也。也。實後也。以主其祭祀。且鎮撫其國家。及其

民人。雖四鄰諸侯之聞之也。其誰不做懼於君之威。而欣喜於君之德。終

君之重愛。受君之重貶。而羣臣受其大德。終君謂獻公也。既賜也。晉國其誰非君之羣隸

臣也。隸。役也。秦穆公許諾。反使者。反。報也。乃召大夫子明及公孫枝。子明。秦大夫百里孟明視也。公孫枝。秦公

孫子也。曰。夫晉國之亂。吾誰使先。當先立誰。若夫二公子而立之。若之也。使之也。二公子。攝所立也。以為朝

夕之急。言晉無君。朝夕之急也。大夫子明曰。君使繫也。繫。秦公子子顯也。繫敏且知禮。敬以知微。敏

能竄謀。竄。微也。知禮可使。敬不墜命。墜。失也。微知可否。密微。故知可否也。君其使之。乃使公子

繫弔公子重耳于狄。曰。寡君使繫弔公子之憂。又重之以喪。奔亡之憂。加之以喪。親也。寡人

聞之。得國常於喪。失國常於喪。若齊桓公以喪得國。子糾以喪失之是也。時不可失。喪不可久。公子其

圖之。重耳告舅犯。舅犯曰。不可。亡人無親。信仁以為親。亡人無親者。被不孝之名。棄親而亡也。當信行仁道。然後

有親也。是故置之者不殆。置。立也。殆。危也。父死在堂而求利。人孰仁我。人誰以我為仁。人實有之。我

以微佯。人孰信我。人實有之時。多公子非獨已有也。我從外微佯而求之。誰謂我信。不仁不信。將何以長利。公子重

耳出見使者。使者。公子繫也。曰。君惠弔亡臣。又重有命。反國之命也。重耳身亡父死。不得與

於突位之位。又何敢有他志。以辱君義。他志。謂為君。再拜不稽首。起而哭。易位而哭也。退

而不私。不私。不私訪也。公子繫退。弔公子夷吾于梁。如弔公子重耳之命。夷吾告冀

芮曰。秦人勤我矣。勤。我助也。冀芮曰。公子勉之。亡人無猶潔。猶潔不行。亡人不可以猶潔。猶潔則

大事不行。重賂配德。以重賂配己之德。公子盡之。無愛財。人實有之。我以微佯。不亦可乎。公

子夷吾出見使者。再拜稽首。起而不哭。退而私於公子繫曰。中大夫里克

與我矣。吾命之以汾陽之田百萬。賈侍中云汾水名汾陽。晉地百萬百畝也。季鄭與我矣。吾命之以

負蔡之田七十萬。負蔡地名。君苟輔我。蔑天命矣。蔑無也。無復天命。命在秦而已。亡人苟入掃宗廟。定

社稷。亡人何國之與有。言但得守宗廟社稷。不敢望國土。君實有郡縣。言君亦自有郡縣。非謂之無也。且入河外列

城五。河外河東也。列城五東盡魏。略南及華山內及解梁城也。豈謂君無有。亦為君之東游津梁之上。無有難急

也。津水也。梁橋也。非謂君無有若此地者。欲君東游津梁之上。無有難急。故進之耳。亡人之所懷挾纒纒以望君之塵垢者。挾持也。纒也。纒馬腹帶也。

馬纒也。纒馬腹帶也。言塵垢不敢當盛也。黃金四十鎰。白玉之珩六雙。二十兩為鎰。珩佩上飾也。珩形似璧而小。詩傳曰。上有蔥珩。下有雙珩。不敢

當公子。請納之左右。言公子繫言左右也。公子繫反。致命穆公。穆公曰。吾與公子重耳。

重耳仁。再拜不稽首。不役為後也。也。役貪也。起而哭。愛其父。孝也。退而不私。不役

於利也。不役不貪利國家也。公子繫曰。君之言過矣。君若求置晉君而載之。載成也。置仁不

亦可乎。君若求置晉君以成名於天下。成名也。則不如置不仁以猾其中。猾亂也。

且可以進退。進退猶改易也。臣聞之曰。仁有置。武有置。仁置德。武置服。仁置有德。武置服從。是故

先置公子夷吾。寔為惠公。

穆公問冀芮曰。公子誰恃於晉。對曰。臣聞之。亡人無黨。有黨必有讎。有與為黨。必有讎。

與為讎言無黨。則必無讎也。夷吾之少也。不好弄戲。不過所復。不遜也。怒不及色。無色也。及其長也。

弗改。故出亡無怨於國。而衆安之。不然。夷吾不佞。其誰能恃乎。佞才也。言無恃則恃委也。君

子曰。善以微勸也。

卷第九 晉語二 惠公

惠公入而背外內之路。惠公獻公庶子重耳之弟惠公夷吾也外秦也內里子也與人誦之。與衆也不歌曰誦曰。侮之見侮。

果喪其田。僞奪爲侮。侯謂里不受惠公賂田而納之見侯謂惠公入而不與也果猶竟也喪亡也詐之見詐。果喪其賂。詐謂秦以詐立惠公不置德而置服

也見詐謂惠公入而背之也得之而狂。終逢其咎。謂惠公也狂快也咎謂敗於韓喪田不懲。禍亂其興。與謂平鄭不得田不懲艾復欲

與秦共納重耳惠公殺之既里平死既已也。惠公二年春。禍。公隕於韓。禍貪快之禍秦伐晉戰於韓據惠公以歸隕其師徒在魯信十五年郭偃

曰。善哉。夫衆口禍福之門。僂晉大夫善與人之誦諫也故云衆口禍福之門是以君子省衆而動。動行也監戒

而謀。謀度而行。監察也度揆也察衆口以爲戒謀事揆義乃行之故無不濟。內謀外度。考省不倦。考校也日考

而習。戒備畢矣。日自考省習而行之戒備之備畢於是矣

惠公卽位。出共世子而改葬之。臭達於外。共世子申生也獻公時申生葬不知禮故改葬之惠公蒸於獻公夫人賈君故申生臭達於外

不欲爲無禮者所葬唐以賈君爲申生妃非也傳曰獻公娶於賈無子國人誦之曰。貞之無報也。就是人斯。而有是臭也。

賈唐云貞正也謂惠公欲以正禮改葬世子而不獲吉報也孰誰也斯斯世子也誰使是人有是臭者言惠公使之也或云貞謂申生也與下相違似非也貞爲不聽。以正葬之而不見聽信

爲不誠。信心行之而不見誠國斯無刑。偷居倖生。刑法也言惠公偷竊居位倖侍而生不更厥貞。大命其傾。不變更其正大

命將傾傾危也威令懷令。威畏也懷思也言國人畏惠公思重耳各聚爾有。以待所歸令。爾有所有也猶令違令。心之

哀令。猶歎也違去也言民心欲去其上安土重遷故心哀之歲之二七。其靡有徵令。二七十四歲後也靡無也無有徵者亦亡謂子圍若狄公

子。吾是之依令。謂重耳鎮撫國家。爲王妃令。言重耳當伯諸侯爲王妃偶郭偃曰。甚哉善之難也。

難難 君改葬共君。以為榮也。而惡滋章。夫入美於中。必播於外。而越於民。民

實戴之。美善也。播布也。越。揚也。戴。欣戴也。惡亦如之。故行不可不慎也。必或知之。十四年。君之

冢嗣其替乎。冢嗣。太子也。替。滅也。其數告於民矣。數。謂二七。公子重耳其入乎。其魄兆於民矣。

魄形也。兆見也。若入必伯諸侯。以見天子。其光耿於民矣。耿。猶昭也。數。言之紀也。謂言者紀魄。

意之術也。意民之志也。術。導也。魄兆見而民志隨。光明之曜也。紀言以敘之。敘。述也。述意以導之。導也。

曜以昭之。不至何待。欲先導者行乎。先導為重耳導。引者可行也。將至矣。

惠公既殺里克而悔之。曰。芮也。使寡人過殺我社稷之鎮。芮。冀芮也。鎮。重也。郭偃聞

之曰。不謀而諫者。冀芮也。不圖而殺者。君也。不謀而諫。不忠。不圖而殺。不

祥。不忠受君之罰。不祥罹天之禍。受君之罰。死戮也。戮。辱也。罹天之禍。無後。無後。嗣也。

志道者勿忘。將及矣。志。識也。及。至也。及文公入。文公。重耳。秦人殺冀芮而施之。冀芮既納。文公而梅將殺之。文公知

之。猶會秦伯于王城。冀芮從公宮求公。不得。遂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陳尸曰施。

惠公既即位。乃背秦賂。使平鄭聘於秦。且謝之。謝。不也。而殺里克。曰。子殺二君。

與一大夫。二君。奚齊。卓子。一大夫。荀息。為子君者。不亦難乎。平鄭如秦。謝緩賂。緩。鍾也。乃謂穆公

曰。君厚問。以召呂甥。卻稱冀芮而止之。止。留也。問。聘也。謂報平鄭之聘。以師奉公子重耳。臣之

屬內作。晉君必出。屬。七與大。夫出奔也。穆公使冷至報問。冷。至秦大夫。且召三大夫。鄭也。與客

將行事。客。冷至也。將。行。事。行聘事也。冀芮曰。鄭之使薄而報厚。薄。禮也。報。少也。其言我於秦也。必使誘我。

弗殺必作難。是故殺平鄭及七輿大夫。七輿申生下軍共華買華叔堅。雖敵曩

虎特官山祁。皆里平之黨也。平豹出奔秦。約平平鄭之自秦反也。聞里克死

見共華曰。可以入乎。共華曰。二子皆在外而不及。二子子七輿大夫子使於

秦。可哉。可以入也平鄭入。君殺之。共賜謂共華。共華之族晉大夫曰。子行乎。其及也。行去也其將見及

共華曰。夫子之入。吾謀也。將待也。言己謀平鄭將待稱也賜曰。孰知之。共華曰。不可知而

背之。不信。謀而困人。不智。謀不中為困困而不死。無勇。任大惡。三行將安入。任荷也子

其行矣。我姑待死。子共賜平鄭之子曰豹。出奔秦。謂穆公曰。晉君大失其衆。肯

君賂殺里克。而忌處者。衆固不說。忌惡也處者國中大夫也今又殺臣之父。及七輿大夫。此

其黨半國矣。君若伐之。其君必出。穆公曰。失衆安能殺人。人謂里平及七輿大夫且夫禍

唯無斃。斃死也罪不至死則不為亂足者不處。罪足以死則不處國處者不足。處國者不勝敗若化。化言轉化無常也猶平鄭欲殺

君君反殺之以禍為違。孰能出君。違去也謂平豹以禍故而去其國誰能出君乎爾俟我。俟待也待我國之

晉饑。在魯值十三年乞糴於秦。平豹曰。晉君無禮於君。衆莫不知。無禮背賂也往年有難。今

又荐饑。難謂殺里平之黨仍饑曰荐已失人。又失天。其有殃也多矣。君其伐之。勿予糴。公曰。

寡人其君是惡。其民何罪。天殃流行。國家代有。代更也補乏薦饑。道也。不可以

廢道於天下。薦進也謂公孫枝曰。予之乎。枝子桑也公孫枝曰。君有施於晉君。晉君

無施於其衆。今旱而聽於君。其天道也。於君君若弗予。而天予之。予之年苟衆

不說其君之不報也。則有辭矣。苟使晉衆不說，惠公不報，秦施今不不若予之，以說其

衆。衆說必咎於其君。其君不聽，然後誅焉。雖欲禦我，誰與？是故汜舟於河，

歸糴於晉。汜，浮也。歸，不反之辭。秦饑，公令河上輸之粟。河上所許，秦五城也。虢射曰：弗與路地而予之

糴。虢射，晉大夫。無損於怨，而厚於寇。厚，猶疆也。不若勿予。公曰：然。慶鄭曰：不可。慶鄭，晉大夫。已賴

其地，而又愛其實。賴，贏也。實，穀也。忘善而背德，雖我必擊之。我嘗處秦，我亦將擊晉。弗予必擊我。公

曰：非鄭之所知也。遂不予。

六年，秦歲定。惠公六年，魯僖公十五年。年定，安也。歲，熟則民安。帥師侵晉。至於韓。韓，晉地，韓原。公謂慶鄭曰：秦寇深

矣。奈何？深入境深也。一曰深猶重也。慶鄭曰：君深其怨，能淺其寇乎？非鄭之所知也。君其訊

射也。訊，問也。射，號射。公曰：舅所病也。病，短也。諸侯謂異姓大夫曰舅。卜右。慶鄭吉。右，公戎車之右。公曰：鄭也不遜，以

家僕徒爲右。家僕，徒晉大夫曰舅。步揚御戎。步揚，晉大夫御戎，御公戎車。梁由靡御韓簡。由靡，晉大夫，韓簡晉卿，韓萬之孫。虢射

爲右。爲，簡車右。以承公。承，次公車也。公禦秦師，令韓簡視師。曰：師少於我。鬬士衆。欲，鬬者衆。公

曰：何故？簡曰：以君之出也處己。己，秦也。處，己在梁，依秦。入也煩己。爲秦所立。饑食其糴。三施而

無報，故來。今又擊之，秦莫不愠。愠，怒也。晉莫不怠。受其施也，怠，懈也。鬬士是故衆。公曰：然

今我不擊歸，必狂。狂，快也。不擊而歸，秦必狂快而輕我。一夫不可狂，而況國乎？公令韓簡挑戰。先

戰。敵求曰：昔君之惠也，寡人未之敢忘。寡人有衆，能合之，弗能離也。弗能離言，衆欲戰。君

若還，寡人之願也。君若不還，寡人將無所避。穆公衡彫戈出見使者。衡，橫也。彫，鑿也。

也。戎執也。曰：昔君之未入，寡人之憂也。君入而列未成，寡人未敢忘也。列位也。今君既

定而列成，君其整列。寡人將親見。若云朝見，實欲戰也。客還，公孫枝進諫曰：昔君之不

納公子重耳而納晉君，是君之不置德而置服也。置而不遂，擊而不勝。遂成也。

其若為諸侯笑何？君盍待之乎？待其亂，將自斃。穆公曰：然。昔吾之不納公子重耳，而

納晉君，是吾不置德而置服也。然公子重耳實不肯，吾又奚言哉？殺其內

主。謂里不也。背其外賂。外秦也。彼塞我施，若無天乎？云晉所行若言無有天也。若有天，吾必勝之。天道助順故必勝也。

君揖大夫就車，君鼓而進之。晉師潰，戎馬燿而止。燿，深泥也。戎馬陷焉。公號慶鄭曰：載

我。號呼也。慶鄭曰：忘善而背德，又廢吉卜。卜右慶鄭吉，公廢不用。何我之載？鄭之車不足以

辱君，避也。避，避也。梁由靡御，韓簡輅，秦公將止之。輅，迎也。慶鄭曰：釋來救君。釋，舍也。亦

不克救君，遂止于秦。止，獲也。為秦所獲。穆公歸，至于王城。王城，秦地。合大夫而謀曰：殺晉君，

與逐出之，與以歸之，與復之，孰利？公子繫曰：殺之利。以為臣子絕望。逐之，恐構諸侯，

以歸則國家多慝。慝，惡也。恐知國家開陳之惡。復之，則君臣合作，恐為君憂，不若殺之。公

孫枝曰：不可。取大國之士於中原，又殺其君以重之，子思報父之仇，臣思

報君之讎，雖微秦國，天下孰弗患？微，無也。雖無秦國，天下諸侯有害人君父者，誰不患疾。公子繫曰：吾豈將徒

殺之？徒，空也。吾將以公子重耳代之。晉君之無道莫不聞，公子重耳之仁莫不

知，戰勝大國，武也。殺無道而立有道，仁也。勝無後害，智也。公孫枝曰：聽一

國之士。又曰。余納有道以臨女。無乃不可乎。雖立有道君父之恥未刷若不可。必為諸侯笑。

戰而取笑諸侯。不可謂武。殺其弟而立其兄。兄德我而忘其親。不可謂仁。

若弗忘。是再施不遂也。不可謂智。君曰。然則若何。公孫枝曰。不若以歸。以

要晉國之成。要結也。成平也。復其君而質其適子。使子父代處秦。代更也。國可以無害。是

故歸惠公而質子圉。子圉惠公適子懷公。秦始知河東之政。秦取河東之政而置官司故云。知河東之政在魯僖十五年。

公在秦三月。內傳公以九月獲十一月歸。聞秦將成。乃使卻乞告呂甥。卻乞晉大夫臣甥。甥呂給甥也。呂甥教之

言。令國人於朝曰。君使乞告二三子曰。秦將歸寡人。寡人不足以辱社稷。

二三子其改置以代圉也。欲今更命立他公子以代子圉言父子避位以處羣下。且賞以悅眾。眾皆哭。焉作轅

田。賈侍中云。轅易也。為易田之法。賞眾以田。易者。易疆界也。或云。轅田以田出車賦。昭謂此欲賞以悅眾而言以田出車賦。非也。唐曰。護肥取磽也。呂甥致眾而告之曰。

吾君慙焉。其亡之不卹。亡謂在外。卹憂也。而羣臣是憂。不亦惠乎。憂謂改立君賞羣臣作轅田。君猶在

外。若何。眾曰。何為而可。何所施為。可以還君。呂甥曰。以韓之病。兵甲盡矣。病敗也。若征繕以

輔孺子。以為君援。征稅也。言當賦稅以繕甲兵。輔子圉以為君援。雖四鄰之聞之也。喪君有君。羣臣輯睦。

兵甲益多。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庶有益乎。眾皆說。焉作州兵。二千五百家為州。使州長各帥其屬。繕甲兵。

呂甥逆君於秦。穆公訊之。訊問也。曰。晉國和平。對曰。不和。公曰。何故。對曰。其

小人不念其君之罪。而悼其父兄子弟之死喪者。謂韓之戰。不憚征繕以立孺子。

曰。必報讎。吾寧事齊楚。齊楚又交輔之。交夾也。其君子思其君。且知其罪。曰。事

齊楚。齊楚又交輔之。其君子思其君。且知其罪。曰。事

秦有死無他故不和。比其和之而來故久。公曰而無來。吾固將歸君。國謂

君何。對曰。小人曰不免。君子則否。公曰何故。對曰。小人忌而不思。忌也。不思大義。

願從其君而與報秦。君謂子圍是故云。故言不免其君子則否。曰。吾君之入也。君之惠

也。能納之。能執之。則能釋之。德莫厚焉。惠莫大焉。納而不遂。廢而不起。以

德為怨。君其不然。秦君曰。然。乃改館晉君。改更也。初秦伯拘晉侯於靈臺。將復之。故更舍之於客館。饋七牢焉。牛

豕為一牢。饗饋七年侯伯之禮。

惠公未至。蛾析謂慶鄭。蛾析晉大夫曰。君之止子之罪也。止獲也今君將來。子何俟。慶

鄭曰。鄭也。聞之曰。軍敗死之。將止死之。二者不行。又重之以誤人。而喪其

君。有大罪二。將安適。適之也君若來。將待刑以快君志。君若不來。將獨伐秦。獨師

其不得君。必死之。此所以待也。所以不去待為此也臣得其志。志謂出奔也而使君曹。是犯也。曹。犯也

也。君行犯猶失其國。而況臣乎。公至于絳郊。聞慶鄭止。使家僕徒召之曰。

鄭也有罪。猶在乎。慶鄭曰。臣怨君始入而報德。不降。不自降下降而聽諫。不

戰。慶鄭諫公使與秦繹若公戰而用良。不敗。良善也。卜右慶鄭吉不用既敗而誅。又失有罪。

若鄭出亡。降心而聽之。可以戰不可以封國。不可以守封國臣是以待即刑。以成君政。君曰。刑之。慶鄭曰。下

有直言。臣之行也。行道也上有直刑。君之明也。言刑殺得正臣行君明。國之利也。

君雖弗刑。必自殺也。蛾析曰。臣聞奔刑之臣。奔。趨也不若救之以報讎。君盍救

之以報于秦。梁由靡曰：不可。我能行之。秦豈不能。能行之謂能赦罪以報且戰不

勝而報之以賊。不武。出戰不克，入處不安。不智。出戰不克謂韓時也，入處不安謂今也。欲復伐秦故不得安。成而

反之，不信。成平也，與秦始平而又反之不信。失刑亂政，不威。有罪不殺為失刑，失刑則政亂，政亂則威不行。出不能用，入不能

治。敗國且殺孺子。孺子子圍也，秦復惠公而實子圍若伐秦必殺之。不若刑之。君曰：斬鄭，無使自殺。家僕

徒曰：有君不忌，有臣死刑。忌，怨也。其聞賢於刑之。梁由靡曰：夫君政刑是以治

民，不聞命而擅進退，犯政也。言慶鄭擅退也。快意而喪君，犯刑也。鄭也，賊而亂國，不

可失也。且戰而自退，退而自殺，臣得其志。君失其刑，後不可用也。不可復用戰也。君

令司馬說刑之。司馬軍司馬說其名。司馬說進二軍之士而數慶鄭曰：夫韓之誓曰：失

次犯令死。次，行列也。令，軍令也。將止不面夷死。將帥也，止獲也。夷，傷也。僞言謬衆死。今鄭失次犯令，而

罪一也。鄭擅進退而罪二也。女誤梁由靡使失秦公，而罪三也。君親止女

不面夷，而罪四也。鄭也就刑，慶鄭曰：說二軍之士皆在。皆在此也。有人能坐待刑

而不能面夷。言我坐待死而不能面夷乎。怨君不用忠信忌善背德。趣行事乎。趣，司馬行其刑也。丁丑，斬慶鄭，乃入絳。十

五年，惠公卒，懷公立。懷公，子圍也，魯僖十二年自秦逃歸。秦乃召重耳於楚而納之。晉人殺懷公

卷第十 晉語四 文公

文公在狄十二年。文公晉獻公庶子重耳避驪姬之難魯僖五年歲在大火自蒲奔狄至十六年歲在壽星故在狄十二年狐偃曰：日吾來此也。

狐偃文公舅子。犯也日往日非以狄為榮，可以成事也。榮樂也成事成反國之事吾曰：奔而易達。達至也困而有

資。資財也休以擇利，可以戾也。休息也戾定也今戾久矣，戾久將底。底止也底著滯涇。著附也滯廢也

涇久誰能與之。興起也盍速行乎？吾不適齊楚，避其遠也。蓄力一紀，可以遠矣。

蓄養也十二年歲星一周為一紀。齊侯長矣，而欲親晉。齊侯桓公長老也是歲桓公為淮之會明年而卒管仲歿矣，多讒在側。破

也讒謂易牙。謀而無正，衷而思始。無正無正從也衷中道思其初時夫必追擇前言，求善以終。前言管仲忠善

之。饜邇逐遠，遠人入服，不為郵矣。邇近也逐求也郵過也會其季年可也。季末也茲可以親

也。皆以為為然，乃行。過五鹿，乞食於野人。五鹿衛邑不見禮故乞食野人舉塊以與之。塊塊也公

子怒，將鞭之。子犯曰：天賜也。民以土服，又何求焉？言民率土以服公子天事必象。必先有象十

有二年，必獲此土。復十二年必得五鹿一三子志之。志識也歲在壽星及鶉尾，其有此土乎？

歲星自軫十二度至氐四度為壽星之次，自張十七度至軫十一度為鶉尾之次。歲在壽星謂得塊之歲，魯僖十六年後十二年歲在鶉尾，必有此五鹿地。魯僖二十七年歲在鶉尾，二十八年歲復在壽星。晉文公伐衛，正月

六日戊申，取五鹿。周正月夏十一日，天以命矣。命告也謂野人奉塊復於壽星，必獲諸侯。歲星復在壽星謂魯僖二十八年是

月也。正天時以夏數歲在鶉尾也。天以命矣。命告也謂野人奉塊天之道也。天之大道不逾十二由是始之。由從也從得塊始有此其

以戊申乎？有此五鹿當所以戊申日也所以申土也。日以戊申戊土也再拜稽首受而載之。拜天賜受塊而載之

遂適齊。

齊侯妻之，甚善焉。桓公以女妻之遇之甚善有馬二十乘。四匹為乘八十四也將死於齊而已矣。曰：民生

安樂誰知其他桓公卒。在齊一年而桓公卒孝公即位。孝公桓公子昭即位在魯傳十八年諸侯叛齊。子犯知齊

之不可以動。動謂求反圖而知文公之安齊而有終焉之志也。欲行而患之。患文公不肯去

與從者謀於桑下。從者趙衰之屬蠶妾在焉。在桑上也莫知其在此也。妾告姜氏。姜氏殺之。殺之

以滅口時諸侯叛齊。聲又欲去恐孝公怒。而言於公子曰。從者將以子行。其聞之者。吾以除之矣。子必

從之。不可以貳。貳疑也貳無成命。疑則不成天命詩云。上帝臨女。無貳爾心。詩大雅大明之七章上帝天也女武

王也言天臨護女伐。紂必克無有疑心。先王其知之矣。貳將可乎。言武王知天命不可子去晉難而極於

此。極至也自子之行。晉無寧歲。民無成君。成定也謂柔齊卓子殺死惠公無親外內惡之天未喪晉。無異公子。

唯重耳在。有晉國者。非子而誰。子其勉之。上帝臨子。貳必有咎。天子不取故必有咎公子曰。

吾不動矣。必死於此。姜曰。不然。周詩曰。莘莘征夫。每懷靡及。詩小雅皇皇者華之首章莘莘衆多征行之

也。變私為每。懷言臣奉命當念在公。每輒懷私。將無所及。夙夜征行。不遑啓處。猶懼無及。夙早也行道也遑暇也。啟曉也處居也況其順

身。縱欲懷安。將何及矣。人不求及其能及乎。求及求及時日月不處。人誰獲安。西

方之書有之曰。懷與安實疚大事。西方謂周詩云誰將西歸又曰西方之人皆謂周也安自安疚病也鄭詩云。仲可懷

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詩鄭風將仲子之卒章仲祭仲也懷思也言雖欲從心思仲猶能畏人自止見可懷思可畏也昔管敬仲有言。小

妾聞之。敬仲夷吾字曰。畏威如疾。民之上也。畏威如畏疾病此民之上行從懷如流。民之下也。從心所

流行此民。見懷思威。民之中也。威畏也見可懷則思此民之中行畏威如疾。乃能威民。言能畏上乃能威下威

在民上。弗畏有刑。能威民故在人上不畏威則有刑罪從懷如流。去威遠矣。故謂之下。去威遠言其在

卷第十 晉語四 文公

辟也。吾從中也。辟罪也。弗畏有刑。故云罪高。不在上下。欲避罪。故從中也。鄭詩之言。吾其從之。從其畏人。之多言。此大夫管

仲之所以紀綱齊國。裨輔先君。而成霸者也。子而棄之。不亦難乎。裨補也。齊國

之政敗矣。晉之無道久矣。從者之謀忠矣。時日及矣。公子幾矣。幾近也。言重耳得國時日近。

君國可以濟百姓而釋之者。非人也。濟成也。釋置也。敗不可處。敗齊也。時不可失。忠不可

棄。懷不可從。子必速行。吾聞晉之始封也。始封謂唐叔虞。歲在大火。闕伯之星也。實

紀商人。商殷也。自氏五度至尾九度為大火之次。闕伯陶唐氏之火正居於商丘。祀大火。死以配食。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實紀商之凶吉。商之饗國三十一王。

自湯至紂。警史之紀曰。唐叔之世。將如商數。警史知天道者。今未半也。自唐叔至惠公十四世。故曰未半。亂不長

世。不長世。亂當有平時。公子唯子。子必有晉。若何懷安。公子弗聽。

姜與子犯謀。醉而載之以行。醒以戈逐子犯。曰。若無所濟。吾食舅氏之肉。

其知饜乎。舅犯走且對曰。若無所濟。余未知死所。誰能與材狼爭食。戰死原野。公子

將走不暇。豈能復與材狼爭食我乎。若克有成。公子無亦晉之彘嘉。是以甘食。無亦不亦也。彘。腕也。嘉。美也。偃之肉

腥臊。將焉用之。遂行。過衛。

衛文公有邢狄之虞。不能禮焉。衛文公宣公之孫。昭伯頑之子。禮也。虞備也。是歲魯僖十八年。冬。邢人狄人伐衛。圍葵園。文公師於營。冀以退之。故不能禮焉。

甯莊子言於公曰。莊子。衛正卿穆仲。靜之子。甯遠。夫禮。國之紀也。親。民之結也。君親其親。所以結人心。使相親。善。德

之建也。建立也。言能善。善所以立德。國無紀。不可以終。民無結。不可以固。德無建。不可以立。

此三者。君之所慎也。今君棄之。無乃不可乎。晉公子。善人也。而衛親也。君

不禮焉。棄二德矣。晉祖唐叔武王之子衛祖康叔文王子故曰親三德謂禮賓親善也臣故云君其圖之。康叔文之昭

也。唐叔武之穆也。自祖以下一昭一穆故康叔為文昭唐叔為武穆周之大功在武。謂始伐紂定天下天祚將在武族。

族詞也苟姬未絕周室。而俾守天聚者。必武族也。聚財也武族唯晉實昌。晉胤公

子實德。晉仍無道。仍重也天祚有德。晉之守祀。必公子也。若復而修其德。鎮撫

其民。必獲諸侯。以討無禮。君弗蚤圖。衛而在討。小人是懼。敢不盡心。公弗

聽。自衛過曹。

曹共公亦不禮焉。共公曹昭公之子曹伯襄聞其駢脅。欲觀其狀。駢并止其舍。謀其將浴。設

微薄而觀之。譏候也。微薄也。也薄迫也僖負羈之妻言於負羈。負羈曹大夫曰。吾觀晉公子賢人也。

其從者皆國相也。以相一人。必得晉國。得晉國而討無禮。曹其首誅也。子

盍蚤自貳焉。貳猶別也僖負羈饋飧實璧焉。餼食曰飧。實璧也。置璧於殮下公子受飧。反璧。負羈言於

曹伯曰。夫晉公子在此。君之匹也。不亦禮焉。曹伯曰。諸侯之亡。公子其多

矣。誰不過此。亡者皆無禮者也。余焉能盡禮焉。對曰。臣聞之。愛親明賢。政

之幹也。幹猶幹也禮實矜窮。禮之宗也。宗本也禮以紀政。國之常也。紀理也失常不立。君

所知也。失常則政不立國君無親。以國為親。僚以官相親。君以國相親先君叔振。出自文王。文王晉祖

唐叔。出自武王。武王文武之功。實建諸姬。故二王之嗣。世不廢親。今君棄之。

不愛親也。晉公子生十七年而亡。亡奔也卿材三人從之。可謂賢矣。三人狐偃。趙衰。賈佗而

君蔑之是不明賢也。謂晉公子之亡不可不憐也。比之賓客不可不禮也。失此二者是不禮賓不憐窮也。守天之聚將施於宜宜而不施聚必有闕。宜義也。玉帛酒食猶糞土也。愛糞土以毀五常。三常政之幹禮。之宗國之常。不難無乃不可乎。君其圖之。公弗聽。

公子過宋。自曹適宋。與司馬公孫固相善。固宋莊公之孫大司馬固也相善相悅好。公孫固言於襄公曰。晉

公子亡長幼矣。襄公宋桓公子慈父也。長幼從長至幼也。而好善不厭。父事狐偃。師事趙衰。而長事賈

佗。長兄事之。狐偃其舅也。而惠以有謀。趙衰其先君之戎御。趙夙之弟也。而文以

忠貞。趙衰晉脚公明之少子成子衰也。先君獻公戎御御戎車也。傳曰趙夙御戎。賈佗公族也。而多識以恭敬。賈佗狐偃之子射姑太師賈季也。公族姬

姓也。食邑於賈。字季佗。此二人者。實左右之。公子居則下之。動則諮焉。成幼而不倦。成幼

至成殆有禮矣。樹於有禮必有艾。樹種也。艾報也。商頌曰。揚降不遲。聖敬日躋。長發之三

躋升也。言揚之尊賢下士甚疾。故聖敬之禮日升聞於天也。降有禮之謂也。降已於有禮也。君其圖之。贈以馬二

十乘。

公子過鄭。鄭文公亦不禮焉。文公鄭厲公之子捷。叔詹諫曰。臣聞之。叔詹鄭大夫。親有天。有天

前訓。前訓先君之教。禮兄弟。資窮困。資稟也。天所福也。今晉公子有三祚焉。天將啟之。

啟開也。同姓不婚。惡不殖也。殖著也。狐氏出自唐叔。狐氏重耳外家與晉俱唐叔之後別在犬戎者。狐姬伯行之

子也。實生重耳。伯行狐氏字。成而雋才。離違而得所。言成人而有雋才。違去也。離禍去國舉動得所。久約而無費。

一也。晉侯同出九人。唯重耳在。同出離外之患。而晉國不靖。二也。靖治晉侯曰

載其怨。外內棄之。載成也重耳曰。載其德。狐趙謀之。三也。在周頌曰。天作高山。

大王荒之。天作之首章。作生也。高山岐山。荒大也。言天生此高山。使與雲雨。大王則殃祀而尊大之。荒大之也。大天所作。可謂親有天

矣。晉鄭兄弟也。吾先君武公。與晉文侯戮力一心。股肱周室。夾輔平王。武公

公子肅突。文侯晉穆侯之子。仇戮并也。一同也。平王勞而德之。而賜之盟。質曰。世相起也。質信也。起若親有

天。獲二祚者。可謂大天。三祚謂成而德才晉國。不靖狐趙謀之。若用前訓。文侯之功。武公之業。可謂

前訓。業事也。前訓二國同心之訓。若禮兄弟。晉鄭之親。王之遺命。可謂兄弟。晉鄭同姓。王之遺命使相起。故曰可謂兄弟。

若資窮困。亡在長幼。還軫諸侯。可謂窮困。軫車後橫木。還軫猶迴車。周歷諸國。遭難困。棄此四者。以徼

天禍。無乃不可乎。徼要也。四者有天前訓。兄弟困窮。君其圖之。弗聽。叔詹曰。若不禮焉。則請殺

之。諺曰。黍稷無成。不能為榮。稷。黍也。無成謂死榮秀也。黍不為黍。不能蕃庶。為成也。蕃滋也。庶豐也。稷不

為稷。不能蕃殖。殖長也。所生不疑。唯德之基。所生謂種黍得黍。種稷得稷。唯所生在樹之稱。福亦由是也。若不禮重耳。則當除之。不爾則宜厚之。如

此不疑是為德基。公弗聽。遂如楚。楚成王以周禮享之。九獻。庭實旅百。成王楚武王之孫。文王之子熊頤也。九獻

上公之享禮也。庭實庭中之陳也。百舉成數也。周禮上公出入五積。饗餼九牢。米百有二十。筐醴醢百有二十。罍禾十車。芻薪倍禾。公子欲辭。不敢子犯曰。天命也。

君其饗之。天命。天使之饗食也。亡人而國薦之。薦進也。以國君之禮薦進。非敵而君設之。非禮敵而設之。如人君也。非天誰

啓之心。既饗。楚子問於公子曰。子若克復晉國。何以報我。公子再拜稽首

對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有之。楚自多子女。美女。羽旄齒革。則君地生焉。羽鳥羽。翬翠孔雀之屬。旄旄牛尾。齒象牙。革犀

兜皮皆生於楚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又何以報彼微也王曰雖然不毅願聞之曲禮云四夷之

大國於境內靈神也對曰若以君之靈得復晉國晉楚治兵會于中原其避君三

舍治兵謂征伐古者師行三十里而舍三舍為九十里司馬法曰捷退不獲三舍禮也若不獲命不得楚還師之命其左執鞭弭右屬囊鞬以

與君周旋鞭所以擊馬傳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爾雅曰弓無絃者謂之弭囊矢房鞬弓發也言以禮避君君不還乃敢左執弓右屬矢於房以取矢與君周旋相馳逐也令尹子

玉曰請殺晉公子子玉楚若敖之會孫令尹成得臣也弗殺而反晉國必懼楚師王曰不可楚師

之懼我不修也不修我之不德殺之何為天之祚楚誰能懼之楚不可祚冀

州之士其無令君乎晉在冀州且晉公子敏而有文敏達也文有文辭約而不詬在約因之中而辭不詬媿

三材侍之天祚之矣三材卿材三人天之所興誰能廢之子玉曰然則請止狐偃以為

王曰不可曹詩曰彼己之子不遂其媾郵之也曹風候人之三章媾厚也鑿終也郵通也夫郵而效之

郵又甚焉效郵非禮也於是懷公自秦逃歸懷公于圍賈於秦魯僖二十二年逃歸秦伯召公子於

楚秦伯穆公楚子厚幣以送公子于秦

秦伯歸女五人懷嬴與焉歸嫁也懷嬴故子圍妻子圍逃歸立為懷公故曰懷嬴公子使奉匭沃盥既而揮之

婚禮婦入于室御奉匭盥揮灑也嬴怒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匹敵也卑賤也公子懼降服囚命懼嬴之訴降服徹上服囚

命自囚以聽命秦伯見公子曰寡人之適此為才適妃子子圍之辱備嬪嬙焉辱質於秦時嬪嬙嬙官

欲以成婚而懼離其惡名非此則無故言欲以成婚懼以為圍妻恐難其惡名非有此則無他故不敢以禮致之

懼之故也不敢以婚姻正禮致之而令與於五人懼愛此女之故公子有辱寡人之罪也辱謂降服言寡人不備禮故令公子卑之此自寡人之罪

公子有辱寡人之罪也

唯命是聽。進退此女 公子欲辭。辭不取也 司空季子曰：同姓為兄弟。季子晉大夫晉臣曰

弟婚姻之稱也。昭謂同父而生德姓同者乃為兄弟。言惠公重耳其德不同則子圍道路之人可以妻其妻。 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其同姓者二人

而已。唯青陽與夷鼓皆為己姓。此二人相與同德故俱為己姓。青陽金天氏帝少皞。青陽方雷氏之甥也。夷

鼓，彤魚氏之甥也。方雷西陵氏之姓。彤魚國名。帝繫曰：黃帝娶於西陵氏。其同生而異姓者。

四母之子，別為十二姓。凡黃帝之子二十五宗。唐尚書曰：繼別為小宗，非也。繼別為大宗，別子之庶孫乃為小宗耳。 其

得姓者十四人，為十二姓。得姓以德居官而初賜之姓，謂十四人。而內二人為姬，二人為己，故十二姓。 姬西祁己滕箴任荀

偁姑偁依是也。唯青陽與蒼林氏同于黃帝，故皆為姬姓。二十五宗唯青陽與蒼林德及黃帝同姓為姬。

也。同德之難也如是。言德自黃帝同之難也如是。 昔少典娶于有蟪氏，生黃帝炎帝。賈侍中云：少典黃帝

之先有蟪諸侯也。炎帝神農也。虞唐云：少典黃帝炎帝之父。昭謂神農三皇也在黃帝前。黃帝滅其子孫耳。明非神農可知也。言生者謂二帝本所生出也。內傳高陽高辛各有才子八人，謂其腹子耳。賈君得之。 黃帝

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姬姜水名，成謂所生長以成功也。 成而異德，故黃帝為姬，炎帝為姜。

二帝用師以相濟也。異德之故也。齊當為擠擠也。傳曰：黃帝戰於阪泉。 異姓則異德，異德則異類。

異類雖近，男女相及以生民也。重耳懷瀛之異故又言此以勸之。近謂有屬名相及嫁娶也。 同姓則同德，同德則

同心。同心則同志，同志雖遠，男女不相及，畏黷敬也。畏妻黷其類。 黷則生怨，怨亂

毓災，災毓滅姓。毓生也。 是故娶妻避其同姓，畏亂災也。故異德合姓，同德合義。

合姓合二姓為婚姻。合義以德義相親。 義以導利，利以阜姓。有義則利隨之也。阜厚也。 姓利相更，成而不遷。更續也。遷離散也。

乃能攝固，保其土房。攝持也。保守也。土房也。居也。 今子於子圍，道路之人也。言德姓異。 取其所棄，以

濟大事不亦可乎。公子謂子犯曰。何如。對曰。將奪其國。何有於妻。唯秦所

命從也。言將奪其國。何辭於妻。初。奚齊。卓子死。秦伯欲納重耳。子犯難之。以為不可。今更言此。謂子餘者。子圍無道。害重耳。使狐突召子犯及其兄毛突。不言召而殺之。故重耳子犯皆怨之。

曰。何如。子餘。趙衰字。對曰。禮志有之。曰。將有請於人。必先有人焉。必先有欲人之愛己也。必先愛人。欲人之從己也。必先從人。無德於人而求用於人。罪也。言不先施。

德於人而求人。為己用者是罪。今將婚媾以從秦。重婚曰媾。從從其命。受好以愛之。受其所好。而親愛之。聽從以德之。使之德己。

懼其未可也。又何疑焉。乃歸女而納幣。且逆之。歸女納幣更成。婚禮。逆親迎也。

他日。秦伯將享公子。公子使子犯從。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文。文辭也。請使衰

從。使子餘從。秦伯享公子。如享國君之禮。子餘相如賓。詔相重耳。如賓禮也。卒事。秦伯

謂其大夫曰。為禮而不終。取也。言此為明日將復宴。中不勝貌。取也。稱貌情貌相違。華而不

實。取也。有華色。而無實。不度己力。而施德。施而不濟。取也。濟。成也。取門不閉。不可以

封。封國也。非此用師。則無所矣。非能閉此五取之。門則用師無所。二三子敬乎。敬此五者。明日宴。秦伯賦

采芣。采芣。小雅篇名。王賜諸侯命服之樂也。其詩曰。君子來朝。何賜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子餘使公子降拜。降下。堂也。秦伯降辭。子餘

曰。君以天子之命。服命重耳。敢有安志。敢不降拜。成拜卒登。子餘使公子

賦黍苗。黍苗。亦小雅。道邵伯出職勞來。詩侯也。其詩曰。芃芃黍苗。陰雨膏之。子餘曰。重耳之仰君也。若黍苗之仰陰雨

也。若君實庇廕膏澤之。使能成嘉穀。薦在宗廟。君之力也。在宗廟。為祭主。君若昭先

君之榮。東行濟河。整師以復疆周室。重耳之望也。先君謂秦襄公討西戎有功。賜爵為伯。有榮耀也。重耳

若獲集德而歸載集成也使主晉民成封國其何實不從言實從也君若志志以用

重耳用使四方諸侯其誰不惕惕以從命秦伯嘆曰是子將有焉豈專在寡

人乎秦伯賦鳩飛鳩飛小雅小宛之首章曰宛彼鳴鳩輪飛戾天我心憂傷念昔先人明發不寐有懷

未反而秦姬卒所以念傷亡人思成公子二人言己念晉先君伯穆姬不寐以思安集晉之君臣也詩序云文公禮穆姬之難

公子賦河水河當作炳字相似誤也其詩曰炳彼秦伯賦六月六月道尹吉甫佐宣王征

子餘曰君稱所以佐天子匡王國者以命重耳重耳敢有惰心敢不從德

也稱舉也

公子親筮之曰尙有晉國善曰筮尙上也命筮之得貞屯悔豫皆入也內曰其外曰悔

下震上豫得此兩卦震在屯為貞在豫為悔八謂震辭也禮曰某子尙享之筮史占之皆曰不吉筮史筮人掌以三易辨九

占此兩卦皆言不吉閉而不通交無為也險阻閉塞不通無所為也司空季子曰吉是

在周易皆利建侯建立也以周易占之二卦皆吉也屯初不有晉國以輔王室安能建

侯我命筮曰尙有晉國筮告我曰利建侯得國之務也吉孰大焉務猶震車

也易坤為大車震為雷今云車者坎水也坤土也屯厚也豫樂也車班外內順以訓

之車震也班編也編外內謂屯之內有震豫之外泉原以資之資財也屯三至五豫二至四皆有泉象

也亦有震坤順也豫內為坤屯二與四亦為坤泉原以資之三至五有坎象艮山坎水水在山為泉

也原流而不竭土厚而樂其實不有晉國何以當之屯豫皆有坤象重坤震雷也車也坎勞

震威也車聲坤為衆為順為文衆隆象有威武有文德為衆所歸也衆順文也文武具厚之至也故曰屯屯厚其繇曰元

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繇卦辭也亨通也貞正也攸所也往之也主震雷長也故

曰元內為主震為長男為雷雷為衆而順嘉也故曰亨嘉善也衆順服善故內有震雷故

曰利貞屯內有震賈侍中云震以動之利也侯車上水下必伯車震也坎水也車動而上感也水

小事不濟壅也故曰勿用有攸往濟成也小事小人之事壅震動而一夫之行也一夫

也易曰震一索而得男故曰一夫又曰為作足故為行也衆順而有武威故曰利建侯復述坤母也震長男也母

老子彊故曰豫豫樂其繇曰利建侯行師居樂出威之謂也居樂母在內也出威震

出威故利行師是二者得國之卦也二謂

十月惠公卒十一月秦伯納公子內傳魯僖二十三年九月晉惠公卒而此云十月賈待中以

月而置閔也秦伯以十二月始納公為閔餘十八閔在十二月後魯史閔為正月晉以九月為十

子公子以二十四年正月入晉梁泉及河子犯授公子載璧載祀也曰臣從君還軫巡於

天下怒其多矣巡行臣猶知之而況君乎不忍其死請由此亡也亡奔公子曰

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河水沈璧以質如往也質信也言若不與舅氏同心不董因

迎公於河因晉大夫周太史辛有之後傳曰公問焉曰吾其濟乎對曰歲在大梁將

集天行元年始受實沈之星也在大梁謂魯僖二十三年歲星在大梁之次也集成也行道也

也元年謂文公即位之年魯僖二十四年歲去大梁在實沈之次受受於大言公將成天道也公以辰出晉租唐故所以封也而參入晉星

梁也自胃七度至畢十一度為大梁自畢十二度至東井十五度曰實沈實沈之墟晉人是居所

以興也虛次也是居居其年次所主祀也傳曰高辛氏有子季曰實沈遷于大夏主今君當之無不

濟矣。當星在實沈之君之行也。歲在大火。闕伯之星也。是謂大辰。君之行謂魯信五年重耳出奔時歲在大

火大火大辰也傳曰高辛氏有子曰闕伯遷于商丘祀大火辰以成善。后稷是相。唐叔以封。成善謂辰為農祥周先后稷之所經緯以成善道相視也謂視

農祥以成農事封者唐叔封時歲在大火晉史記曰。嗣續其祖。如穀之滋。必有晉國。史記曰唐叔之世將如商數今有嗣續其祖明趣同

也言子孫將繼續其先祖如穀之蕃滋故必有晉國臣筮之。得泰之八。乾下坤上泰通泰無動爻無為侯泰三至五震為侯陰爻不動其數皆八故得泰之八與貞屯悔豫皆八義同

曰。是謂天地配亨。小往大來。陽下陰升故曰配亨小往子圍大陰文公陰在外為小往陽在內為大來今及之矣。何不濟之

有。且以辰出而以參入。皆晉祥也。辰大火參伐也參在實沈之次而天之紀也。所以大紀天時傳曰大火為大辰伐亦為

大辰辰時也濟且秉成。必霸諸侯。秉執也子孫賴之。君無懼矣。公子濟河。召令狐白衰

桑泉皆降。三皆晉邑召召其長晉人懼。懷公奔高梁。高梁晉地呂甥冀芮帥師。甲午。軍于廬柳。

甲午魯信公二十四年二月六日廬柳晉地軍猶屯也秦伯使公子繫如師。告曉也師退。次于郇。郇鄭地退聽命辛丑。狐偃

及秦晉大夫盟于郇。壬寅。公入于晉師。甲辰。秦伯還。秦伯送公子于河公入而還丙午。入于

曲沃。丁未。入絳。即位于武宮。戊申。刺懷公于高梁。刺殺也

初。獻公使寺人勃鞞伐公於蒲城。勃鞞寺人披伐蒲城在魯信五年文公踰垣。勃鞞斬其袪。袪袂也

及入。勃鞞求見。公辭焉。曰。驪姬之讒。爾射余於屏內。樹謂之屏禮樹侯內屏困余於蒲城。

斬余衣袪。又為惠公從余於涓濱。濱匪也重耳在狄從狄繼於涓濱勃鞞為惠公來就殺於命曰。三日。若宿而至。

命使三日一宿而至若女也若干二命。以求殺余。干犯也二命獻惠之命余於伯楚屢困。何舊怨也。伯楚勃鞞數見困有舊怨也退而思之。異日見我。對曰。吾以君為已知之矣。故入。知為君為臣之猶

未知之也。又將出矣。猶未知之將復失國出走。事君不貳，是謂臣好惡不易，是謂君也。易反。君

君臣，是謂明訓。訓教也。明訓能終，民之主也。二君之世，蒲人狄人，余何有焉。

嘗歐惠之世，君為蒲人狄人耳。二君之所惡於我，有何義而不殺君乎。除君之惡，唯力所及，何貳之有。今君即位，其無蒲

狄乎。獨無有所畏惡。伊尹放太甲而卒為明王。太甲錫孫太丁子不明而伊尹放之，桐宮二年太甲改過，伊尹復之，卒為明王。管仲

賊桓公而卒以為侯伯。賊謂為子糾射桓公。乾時之役，申孫之矢，集于桓鉤。乾時戰在魯莊九年，申孫矢名鉤帶

鉤帶，鉤近於袪而無怨言。近害近也，鉤在腹袪在手。佐相以終，克成令名。今君之德字，何不

寬裕也。字覆也。惡其所好，其能久矣。言己忠臣君所當好而反惡之能久為君乎。君實不能明訓而棄民主

棄為民主之體。余罪戾之人也，又何患焉。勅鞮闢士故曰罪戾之人。且不見我，君其無悔乎。於是呂甥

冀芮畏懼，悔納文公，謀作亂。此二子本惠公黨畏見偏害故謀作亂。將以己丑焚公宮。己丑魯僖二十四年三月朔時以為

三月公出救火而遂弑之。伯楚知之，故求見公，公懼，遽出見之。遽疾也。曰：豈不

如女言。然是吾惡心也。惡心心怨謂不怒也。吾請去之。伯楚以呂卻之謀告公，公懼，乘

駟自下，脫會秦伯于王城。駟傳也，自從也，下下道也，脫會避行，矯走逃之言，去王城秦河上邑。告之亂故，及己丑，公宮

火，二子求公不獲，遂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文公之出也，豎頭須守藏者也，不從。豎文公內豎，里龜須公出，不從，從竊藏以逃，盡用以求納公。公入，乃求見，公辭

焉，以沐。謂謁者曰：沐則心覆。謁告也，覆反也，沐低頭故言心反也。心覆則圖反，宜吾不得見也。從

者為羈紲之僕。馬曰羈，犬曰紲，言此二者臣僕之役。居者為社稷之守，何必罪居者。國君而隸匹

夫懼者衆矣。謁者以告。公遽見之。

元年春。公及夫人嬴氏至自王城。

文公元年魯僖二十四年買待中云是月閏以三月為四月故曰春而不言其月明四月為春分之月也嬴氏秦穆公女

文嬴也或云夫人辰嬴傳曰辰嬴幾班在九人非夫人也賈得之也

秦伯納衛二千人。實紀綱之僕。

所以設國紀綱為之備衛僕使也

官賦職任功。

屬會也賦役也授職事任有功

棄責薄斂。施舍分寡。

棄責除宿責也施施德舍舍禁分寡分少財也

救乏振滯。匡

困資無。

救乏救乏絕振滯振滯之士匡正也正窮困之人也資無予無財者

輕關易道。通商寬農。

輕關輕其稅易道除盜賊通商利商旅寬農寬其政不奪其時

懋稽勸分。省用足財。

懋勉也勉稼稽也勸有分無省減國用足財備凶年

利器明德。以厚民性。

利器利器用明德明德教厚民性厚

其情舉善援能。官方定物。

方常也物事也立其常官以定百事

正名育類。

正名正上下服位之名育長也類善也

臣有功者之族愛親戚。明賢良。

明顯也

尊貴寵。

賞功勞。事耆老。禮賓旅。

旅客也

友故舊。胥籍狐箕欒卻柏先牟舌董韓寔掌近官。

十一族晉之舊姓近官朝廷者

諸姬之良。掌其

中官。

諸姬同姓中官內官

異姓之能。掌其遠官。

遠官縣鄙

公食貢。大夫食邑。士食田。

受公田也

庶人食

力。

各由其力

工商食官。

工百工商官買也周禮府藏皆

加。

官宰家臣也加大夫之加田論語曰原憲為家邑宰

政平民阜。財用不匱。

阜安也

冬。襄王避昭叔之難。居于鄭地汜。

文公元年冬也襄王惠王之子昭叔襄王之弟太叔帶也是為甘昭公故曰昭叔惠王生襄王以為太子又娶於陳曰惠

后生昭叔惠后將立之未及而卒昭叔奔齊襄王復之又通於襄王之后狄隗王廡隗氏狄人伐周故襄王避之汜地名

使來告難。亦使告于秦。

王使簡師父告晉亦使左鄒父

秦子犯曰。民親而未知義也。

親親君未知義故未和

君盍納王以教之義。若不能納。秦

將納之。則失周矣。

失所以事周

何以求諸侯。

無以為諸侯盟主

不能修身。而又不能宗人。人

將焉依。宗尊也。繼文之業。定武之功。文者文侯仇平王東遷文侯輔之受珪璜。稱武重耳祖武公稱也。始并晉國也。啟土安疆。於

此乎在矣。君其務之。在此。納王。公說。乃行賂于草中之戎。與麗土之狄。以啟東道。

二邑戎狄。開在晉東。

二年春。公以二軍下次於陽樊。二軍左右軍。東行。曰下陽樊。周邑。右師取昭叔于溫。殺之于隰

城。溫隰城皆周地。昭叔通狄。后與俱處溫。故取殺之。左師迎王于鄭。王入于成周。遂定之于郊。成周。周東。都鄭。王城。王饗

醴。命公胙侑。饗設饗禮。傳曰。戰克而王饗。饗醴。飲醴酒也。命加命服也。胙。賜祭肉。侑。侑侑。謂既食。以束帛侑公。公請隧。弗許。二君云。陸王之葬。禮昭謂大隧之事。

見周語。曰。王章也。章表也。以表明天子與諸侯異。不可以一王。國無二王。無若政何。無以爲政於下。賜公南陽陽樊

溫原州。涇絺組攢茅之田。八邑。周之南陽地。陽人不服。不肯。屬晉。公圍之。將殘其民。倉葛呼

曰。倉葛。陽樊人。君補王闕。以順禮也。補王失位之闕。以順爲臣之禮。陽人未狎君德。狎。習也。而未敢承命。君

將殘之。無乃非禮乎。陽人有夏商之嗣典。有周室之師旅。典法也。旅。衆也。言有夏商之後嗣及其遺法與。

周室之師衆。樊仲之官守焉。樊仲。宣王臣。仲山甫。食采於樊。其非官守。則皆王之父兄甥舅也。君定王

室。而殘其姻族。民將焉放。放。依也。敢私布於吏。布。陳也。吏。軍吏。唯君圖之。公曰。是君子之

言也。迺出陽人。出。降也。

文公伐原。原。不服。故伐之。令以三日之糧。三日而原不降。公令疏軍而去之。疏。微也。謀出

曰。原不過一二日矣。謀。開也。軍吏以告。公曰。得原而失信。何以使人。夫信。民之

所庇也。不可失也。庇。蔭也。乃去之。及孟門。而原請降。孟門。原地。傳曰。退一舍而原降。

文公立四年。楚成王伐宋。四年魯僖二十七年冬。宋背楚事晉故楚伐之。公率齊秦伐曹衛以救宋。魯僖二十八年

春晉侯侵曹伐衛傳曰楚始得曹而新婚於衛也。宋人使門尹班告急於晉。門尹班宋大夫。公告大夫曰。宋人告急

舍之則宋絕。舍不救宋則宋降楚與我絕矣。告楚則不許我。告謂請宋於楚楚不許我。我欲擊楚。齊秦不欲。其若

之何。先軫曰。不若使齊秦主楚怨。先軫晉中軍原軫也。主楚怨為怨主謂激齊秦使怨楚。公曰。可乎。先軫曰。使

宋舍我而賂齊秦。使宋置晉獨賂齊秦。藉之告楚。借與齊秦之勢使請宋於楚。我分曹衛之地以賜宋人。

楚愛曹衛。必不許齊秦。齊秦本與晉俱伐曹衛今晉分其地楚必不許齊秦之請。齊秦不得其請。必屬怨焉。屬結也。

然後用之。蔑不欲矣。用用齊秦也。蔑無也。公說。是故以曹田衛田賜宋人。二十八年春衛侯欲其君以說于晉衛侯出居襄牛公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界宋人。令尹子玉使宛春來告。宛春楚大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

臣亦釋宋之圍。釋解也。臯犯懼曰。子玉無禮哉。君取一。臣取二。必擊之。懼怒也。臣子玉也。君

文公也。二謂復曹衛。一謂釋宋圍。先軫曰。子與之。與許之。我不許曹衛之請。是不許釋宋也。宋眾無

乃彊乎。不許釋宋宋降於楚其眾益彊。是楚一言而有二施。子一言而有二怨。三曹衛宋。怨已多矣。難

以擊人。不若私許復曹衛以攜之。攜離也。執宛春以怒楚。怒楚令大職。既戰而後圖之。

國圖復曹衛。公說。是故拘宛春於衛。子玉釋宋圍。從晉師。楚既陳。晉師退舍。軍吏

請曰。以君避臣辱也。時楚王避文公之德還居申使子玉去宋子玉不肯固請戰故云避臣。且楚師老矣。必敗。何故退。老

也。國宋久其師罷病。子犯曰。二三子忘在楚乎。言在楚時許退三舍。偃也聞之。戰鬪直為壯。曲為老。

若韓之戰秦師少而闞土衆晉曲秦直故能敗晉。未報楚惠而抗宋。我曲楚直。抗敵也。其眾莫不生氣。不可謂

老。若我以君避臣而不去。彼亦曲矣。退三舍避楚。楚衆欲止。子玉不肯。至

于城濮。果戰。楚衆大敗。城濮。君子曰。善以德勸。善先勸

文公誅觀狀以伐鄭。反其陣。賈侍中云。鄭復劫曹觀公辭舟之狀。故伐之。唐尚書云。誅曹觀狀之罪。同耳。反撥也。陣。城上女垣。鄭人以名寶行成。名寶。公弗許。曰。予我詹而師還。

詹。鄭詹伯。文公過鄭。詹請禮之。鄭伯不聽。因請殺之。詹請往。鄭伯弗許。鄭伯鄭文公。詹固請曰。一臣可以救百姓而定

社稷。君何愛於臣也。鄭人以詹予晉。晉人將烹之。烹。煮也。詹曰。臣願獲盡辭而

死。固所願也。公聽其辭。詹曰。天降鄭禍。使淫觀狀。棄禮違親。淫。放也。放曹國不禮於君。臣曰

不可。夫晉公子賢明。其左右皆卿才。若復其國。而得志於諸侯。禍無赦矣。

今禍及矣。尊明勝患。智也。明謂公子勝。猶通也。殺身贖國。忠也。乃就烹。據鼎耳而疾號

曰。自今以往。知忠以事君者。與詹同。乃命弗殺。厚爲之禮而歸之。禮。禮也。饋也。鄭人

以詹伯爲將軍。

晉饑。公問於箕鄭。箕。鄭晉大夫。曰。救饑何以對曰。信。公曰。安信。對曰。信於君心。不以愛憎

誣人以善惡是爲信於心。信於名。名百官尊卑之號。信於令。信於事。謂使民事各得其時。公曰。然則若何。對曰。信於

君心。則美惡不踰。不相踰越。信於名。則上下不干。干。犯也。信於令。則時無廢功。不奪其時。則有成功。

信於事。則民從事有業。猶業。女也。於是乎民知君心。貧而不懼。藏出如入。何匱之

有。出其幣。以相振救。如入家。故不乏也。公使爲箕。爲箕大夫。及清原之蒐。使佐新上軍。清原之蒐。在魯。信三十一年。

文公問元帥於趙衰。元帥上卿對曰：郤穀可。行年五十矣。郤穀晉大夫行歷也守學彌惇。惇厚

夫先王之法志德義之府也。志記也夫德義生民之本也。能惇篤者，不忘百姓

也。請使卻穀。公從之。公使趙衰為卿。辭曰：欒枝貞慎。枝晉大夫欒共子之子貞子也先軫有謀

胥臣多聞，皆可以為輔佐。臣弗若也。乃使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此述初耳在城濮戰前

取五鹿。先軫之謀也。五鹿衛地卻穀卒。使先軫代之。從下軍之佐趙將中軍傳曰俞德也胥臣佐下軍。代先軫

公使原季為卿。原季趙衰也文公二年為原大夫駒次卿辭曰：夫二德者，偃之出也。偃狐偃賈唐云三德欒枝先軫胥臣皆狐偃所舉虞

云三德謂勸文公納襄王以示臣義伐原以示信大蒐以示民禮故以三德紀人昭謂欒枝等皆趙衰所進非狐偃三德紀人之語在下虞得之以德紀民，其章大矣。不

可廢也。章著也使狐偃為卿。辭曰：毛之智賢於臣，其齒又長。毛偃之兄毛也不在位，

不敢聞命。乃使狐毛將上軍。狐偃佐之。尚齒也上軍或言新上軍非時未有新軍傳曰使狐偃將上軍讓於狐毛而佐之是也狐毛

卒。使趙衰代之。虞唐云代將新軍昭謂代將上軍辭曰：城濮之役，先且居之佐軍也善。先且居先軫之子蒲城伯

也復受霍為霍伯軍伐有賞也。伐功也善君有賞，能其官有賞，且居有二賞，不可廢也。且臣

之倫，箕鄭胥嬰先都在。倫匹也三子晉大夫乃使先且居將上軍。代狐毛公曰：趙衰二讓。三使為卿

三讓之徒欒枝等八人其所讓皆社稷之衛也。廢讓是廢德也。以趙衰之故，蒐于清原，作

五軍。清原晉地晉本三軍有中軍上下今有五益薪上下也使趙衰將新上軍。箕鄭佐之。胥嬰將新下軍。先都

佐之。子犯卒。蒲城伯請佐。或云蒲城伯狐毛也賈侍中云蒲城伯先且居也昭謂上章狐毛已卒使先且居代之賈得之矣公曰：夫趙衰

三讓不失義。義宜也讓推賢也。義廣德也。德廣賢至。又何患矣。請令衰也從子。

從從先且居乃使趙衰佐新上軍此有新字讓趙衰從新上軍之將進佐上軍升一等新上軍之將位在上軍之佐下此章或在狐毛卒上非也當在下

文公學讀書於臼季曰季三日胥臣曰吾不能行也咫咫聞則多矣對曰然而多聞以待能者不猶愈也使能者行之猶愈於不學

文公問於郭偃曰始也吾以治國為易郭偃下偃易易治今也難對曰君以為易其難也將至矣以為易而輕忽之故其難將至

文公問於胥臣曰吾欲使陽處父傅讎也而教誨之其能善之乎陽處父晉大公子讎夫陽子讎文公名對曰是在讎也讎蔭不可使俯者謂疾威施不可使仰威施猝者僬僬不可使舉僬僬長二三尺不能舉動侏儒不可使援侏儒短者不能抗援矇矇不可使視有眸而無見曰矇無眸子而不見曰矇聾瘖不可使言口不道虛信之言為聾瘖不能言者聾聵不可使聽耳不別五聲之和曰聾生而聵曰聵童昏不可使謀童無智昏闇亂質將善而賢良贊之則濟可矣贊導也若有違質違邪也教將不入不入其心其何善之為言不能使善

臣聞昔者大任娠文王不變娠有身也不變不變動少溲於豕牢小小也豕牢豕牢也溲便也而得文王不加疾焉言易也文王在母不憂體不變故不憂在傅弗勤處師弗煩事王不怒王謂孝友

二一號善兄弟為友二號文王弟號仲號叔而惠慈一一蔡惠愛也三君云蔡文王子管叔初亦為蔡刑于大姒刑法也大姒文王妃比於諸弟比親也諸弟同宗之弟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詩大雅思齊之二章寡妻寡有之妻謂大姒御治也於是乎

用四方之賢良以自輔也及其卽位也詢于八虞詢謀也賈唐曰八虞周八士皆在虞官伯達伯括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屬而

諮于二一號諸謀也度於閔天而謀於南宮皆周賢臣度亦謀也南宮南宮延諏於蔡原而訪於辛尹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諫訪皆謀也祭祭公原原公重之以周邵畢榮周厲文公邵邵康公畢畢公榮榮公億寧百神也而柔和萬

民柔安也故詩云惠于宗公神罔時恫亦思齊之二章惠顧也宗公大臣也恫痛也言文王為政諒于大臣順而行之故鬼神無怨痛之者若是

則文王非專教誨之力也言因體也公曰然則教無益乎對曰胡為文益其實言

美質加以文采乃益故人生而學非學不入不入不入於道公曰奈夫入疾何八疾變條對曰官師之

所材也師是也材古義字威施直鋪直直擊鋪鐘也遽蔭蒙瑒蒙戴也瑒玉璽不能俯故使戴璽侏儒扶盧扶緣也盧

緣之以為戲矇矇修聲無目於音聲審故使修之聾贖司火耳無聞於視則審故使司火童昏嚚瘖僂僂能質性官師之所不

材也所不能材用以實裔土裔荒裔夫教者因體能質而利之者也能質性若川然有原

以中浦而後大中浦也言川有原因開利迎之以補然後大

文公即位二年更言此者述初也欲用其民用征伐子犯曰民未知義未知尊上之義盍納天子以

示之義時天子避子帶之難在鄭地犯乃納襄王于周公曰可矣乎對曰民未知信盍伐原以

示之信蒐所以明尊卑乃大蒐于被廬被廬晉地作二軍唐尚書云去新軍之上下昭謂此章述文公之初未有新軍使卻縠

將中軍以為大政大政大掌國政卻縠佐之卻縠晉大夫卻至之先或云至非也子犯曰可矣可用也遂伐曹衛

在魯僖二出穀成釋宋圍敗楚師于城濮於是乎遂伯穀齊地魯僖二十六年楚伐齊取

解八年圍宋晉伐曹衛以救之二十八年楚子使申叔去穀子玉去宋避晉

楚子使申叔去穀子玉去宋避晉

楚子使申叔去穀子玉去宋避晉

楚子使申叔去穀子玉去宋避晉

卷第十一 晉語五 襄公

曰季使舍於冀野。曰季晉臣也冀晉邑郊外曰野冀缺薶其妻鑑之。冀缺鄆成子也薶菑也野敬相待

如賓。夫婦相敬如賓從而問之。冀芮之子也。與之歸。既復命而進之曰。臣得賢人。敢

以告。文公曰。其父有罪。可乎。文公元年冀芮長偪與呂甥謀殺公獲公宮秦伯殺之是也對曰。國之良也。滅其前

惡。滅除也是故舜之刑也。殛鮫其舉也。與禹。殛誅也鮫禹父今君之所聞也。齊桓公親舉

管敬子。其賊也。敬子管仲之諡公曰。子何以知其賢也。對曰。臣見其不忘敬也。夫敬

德之恪也。恪於德以臨事。其何不濟。公見之。使為下軍大夫。在文公時而於此官之者以襄公能繼父

志用冀缺。傳曰。襄公以再命賞晉臣曰。舉卻缺子之功也。以一命命卻缺為卿。復與之冀。故曰冀缺

陽處父如衛。反過甯。處父晉太傅陽子也如衛聘衛也在魯文五年甯晉邑今河內修武是也舍於逆旅甯嬴氏。旅客也逆客而舍之也嬴其姓

嬴謂其妻曰。吾求君子久矣。今乃得之。舉而從之。舉起也陽子道與之語。及山

而還。山河內溫山也傳曰及溫而還其妻曰。子得所求而不從之。何其懷也。懷思也曰。吾見其貌而

欲之。聞其言而惡之。夫貌情之華也。言容貌者情之華采言貌之機也。言語者容貌之樞機身為情。

於成於中。言身之文也。言文而發之。合而後行。離則有釁。合謂情言貌也三者合而後行之釁瑕也今

陽子之貌濟。其言匱。非其實也。濟成也言不副貌為匱匱乏也若中不濟。而外疆之。謂情不足而貌疆焉之其

卒將復。復反也反其情也中以外易矣。易猶異也若內外類。而言反之。續其信也。類善也續輕也夫言

身於中。言身之文也。言文而發之。合而後行。離則有釁。今陽子之貌濟。其言匱。非其實也。若中不濟。而外疆之。其卒將復。中以外易矣。若內外類。而言反之。續其信也。夫言

以昭信。奉之如機。如樞機之相應歷時而發之。言思察胡可續也今陽子之情譏矣。譏辨

以濟蓋也。濟成也成其容貌以蓋其短且剛而主能。主上也言性剛直而高上其材能不本而犯。怨之所聚也。行不本

本仁義也吾懼未獲其利。而及其難。是故去之。暮年乃有賈季之難。陽子死

之。賈季晉大夫狐偃之子射姑也食邑於賈字季佗唐尚書云晉蒐于夷舍二軍昭謂初晉作五軍魯文五年晉四卿卒至六年晉蒐于夷舍二軍復成國之制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陽子至自盪改蒐于董使趙盾

將中軍射姑佐之射姑怨陽子之易其班使狐鞠居殺陽處父而奔狄

趙宣子言韓獻子於靈公。以為司馬。宣子晉正卿趙衰之子宣孟盾也獻子韓萬之玄孫子與之子厥也靈公襲公之子夷臬也司馬掌軍大夫

河曲之役。河曲晉地魯文十二年秦伐晉戰于河曲趙孟使人以其乘車于行。趙孟宣子子犯也行軍列獻子執而戮

之。衆咸曰。韓厥必不沒矣。沒終也其主朝升之。而暮戮其車。主主人車僕也獻子因趙盾以為主盾升之於公朝

暮喻也其誰安之。宣子召而禮之曰。吾聞事君者比而不黨。比比義也阿私曰黨夫周以舉

義。比也。忠信曰周舉以其私。黨也。夫軍事無犯。犯而不隱。義也。在公為義吾言女於君。

懼女不能也。舉而不能。黨孰大焉。事君而黨。吾何以從政。吾故以是觀女。

觀女能否女勉之。苟從是行也。勉之勤終其志是行令所行也臨長晉國者。非女其誰。臨監也長師也皆告諸大

夫曰。二二三子可以贊我矣。吾舉厥也而中。吾乃今知免於罪矣。

宋人弒昭公。宋人宋成公之子文公也昭公鮑之兄將曰也弒昭公在魯文十六年趙宣子請師於靈公以伐宋。公曰。非

晉國之急也。對曰。大者天地。其次君臣。所以為明訓也。言尊卑各得其所以明教訓今宋人

弒其君。是反天地而逆民則也。則法也天必誅焉。晉為盟主而不修天罰。修行也

將懼及焉。公許之。乃發令于太廟。召軍吏而戒樂正。正長也。軍吏主帥。樂正主鐘鼓。令三軍

之鍾鼓必備。趙同曰：國有大役，役事也。趙同盾。弟晉大夫原同。不鎮撫民而備鍾鼓，何也？宣子

曰：大罪伐之，小罪憚之。憚懼也。襲侵之事，陵也。輕曰襲。無鍾鼓曰。侵陵以大陵小也。是故伐備鍾鼓，聲

其罪也。以聲張其罪。戰以鐔于丁寧，傲其民也。鐔于形如確。與鼓角相和。丁寧者謂鉦也。傲戎也。唐尚書云：鐔于鐔也。非也。鐔與鐔于各異物。

襲侵密聲，為斲事也。斲其無備。今宋人弑其君，罪莫大焉。明聲之猶恐其不聞也。

吾備鍾鼓為君故也。為欲奪明君道也。乃使旁告於諸侯，治兵振旅，鳴鍾鼓以至于

宋。振奮也。伐宋在魯文十七年。

靈公虐。趙宣子驟諫。虐厚斂以聽。諫支解宰夫之屬。公患之。患疾也。使鉏麇賊之。鉏麇力士。賊殺也。晨往，則寢

門辟矣。辟開也。盛服將朝，早而假寐。不脫冠帶而寐曰假寐。麇退，歎而言曰：趙孟敬哉！言風與敬格。

夫不忘恭敬，社稷之鎮也。鎮重也。賊國之鎮，不忠。受命而廢之，不信。享一名於

此，不如死。享受也。殺之為不忠。不殺為不信。故得一名。觸庭之槐而死。庭外朝之庭也。周禮王之外朝三槐三靈公

將殺趙盾，不克。魯宣二年秋，晉侯飲盾酒，伏甲將攻之。盾覺而走，故不克。趙穿攻公於桃園。趙穿晉大夫趙夙之孫。趙盾從父昆弟。武子穿也。桃園，國名。

逆公子黑臀而立之，實為成公。逆迎也。迎於周也。黑臀，晉文公子。襄公弟成公也。

卻獻子聘于齊。獻子，晉卿。卻缺之子。克也。聘在魯宣十七年。齊頃公使婦人觀而笑之。卻子，敗齊頃公。惟婦人使觀之。卻子將升婦人

房。笑于房。卻獻子怒，歸請伐齊。范武子退自朝。武子，晉正卿。士會。曰：燮乎！吾聞之。燮，武子之子。文子之

人之怒，必獲毒焉。夫卻子之怒甚矣，不逞於齊，必發諸晉國。逞快也。不快心以伐齊，必發怒於晉國。

不得政何以逞怒。得政為政也。余將致政焉。以成其怒。政也。無以內易外也。爾勉從

一二三子以承君命。唯敬。二三子晉諸卿承奉也。乃老。乃告老。

范文子暮退於朝。武子曰。何暮也。對曰。有秦客度辭於朝。度。隱也。謂以隱伏議。之言問於朝也。東方朔

曰非政語之與為隱耳。大夫莫之能對也。吾知二三焉。解其三事。武子怒曰。大夫非不能也。讓父

兄也。父兄長也。爾童子而三掩人於朝。掩。蓋也。吾不在晉國。亡無日矣。擊之以杖。折

委笄。委。委貌。冠笄簪也。

靡笄之役。韓獻子將斬人。靡笄。齊山名。魯成二年。晉卻克伐齊。從齊師於靡笄之下。戰於鞏。獻子時為司馬。將斬人以為戮罪。在可赦。卻獻子駕

將救之。至則既斬之矣。卻獻子請以徇。其僕曰。子不將救之乎。獻子曰。敢

不分謗乎。言欲與韓子分謗。共非也。言能知此。故從事不乖。

靡笄之役。卻獻子傷。傷於矢也。傳曰。流血及屢。未絕鼓音。曰。余病喙。喙。短氣貌。張侯御曰。三軍之心。在此

車也。張侯。晉大夫。解張也。在此車。謂車進則進。車退則退。其耳目在於旗鼓。耳。聽鼓音。目。視旗表。車無退表。鼓無退聲。表。旗也。車表鼓音。退。異。也。軍事集焉。集。成也。吾子忍之。不可以言病。受命於廟。將行告廟。受戒命。受賑於社。賑。宜社之

肉。受以甲冑而效死。戎之政也。帶甲。纁冑。死而後已。此兵之常政。病未若死。祇以解志。祇。適也。乃左奔

轡。右援枹而鼓之。馬逸不能止。三軍從之。逸。奔也。齊師大敗。逐之。三周華不注

之山。周。匝也。華。齊地。不注。山名。

靡笄之役。卻獻子師勝而返。范文子後入。文子時佐上軍。武子曰。燮乎。女亦知吾望

爾也乎。兵凶事文字 後入故憂望對曰。夫師。卻子之師也。卻子請伐齊 又為元帥其事臧。臧奪也謂 師有功若先則恐

國人之屬耳目於我也。故不敢。屬猶 往也武子曰。吾知免矣。知免 於捨

靡笄之役。卻獻子見公曰。子之力也夫。力功 也對曰。克也以君命命三軍之士

三軍之士用命。克也何力之有焉。范文子見公曰。子之力也夫。對曰。燮也

受命於中軍。以命上軍之士。上軍之士用命。燮也何力之有焉。欒武子見

武子晉駒欒枝之孫欒 盾之子書也時將下軍公曰。子之力也夫。對曰。書也受命於上軍。以命下軍之士

下軍之士用命。書也何力之有焉。

靡笄之役也。卻獻子伐齊。齊侯來。齊侯以靡笄之役故服 而朝晉在魯成三年獻之以得殞命之禮。獻致 殞也

獻邊豆之數如征伐所獲國君之獻禮以得言不得也伐國獲君若秦獲晉惠是為殞命今齊雖敗 頃公不見得非殞命也故苗賁皇以卻克不知禮司馬法曰其有殞命行禮如會所爭義不爭利曰。寡君

使克也。不腆弊邑之禮。為君之辱。敢歸諸下執政。以整御人。歸饋也執政執事也 整頓也御人婦人願

以此報君御 人之笑己者苗焚皇曰。卻子勇而不知禮。楚皇晉大夫 楚闕椒之子矜其伐而取國君。矜大也 伐功也其

與幾何。言將不 終命

梁山崩。梁山晉望也崩 在魯成五年以傳召伯宗。傳驛也伯宗晉大 夫孫伯糾之子遇大車當道而覆。立而辟之

曰。避傳。大車牛車也辟 使下道避車也對曰。傳為速也。若俟吾避。則加遲矣。加益 也不如捷而行。出

為 捷伯宗喜。問其居。曰。絳人也。絳晉 國都伯宗曰。何聞。曰。梁山崩。而以傳召伯宗。伯

宗問曰。乃將若何。對曰。山有朽壤而崩。將若何。朽腐也 不言政失所 而稱朽壤言遜也夫國主山川

焉山川主孔子曰故川嶺山崩君為之降服出次涸竭也川場山崩君降服縗素出次於郊乘纓不舉策於

上帝觀車無文不舉不舉樂策於上帝以備策之文告天也周禮四鎮五嶽崩命去樂國三日哭以禮焉以禮於神也周禮國有大災三日哭雖伯宗亦

如是而已其若之何問其名不告請以見不許以見於君伯宗及絳以告而從之

以車者之言告君君從之

伯宗朝以喜歸朝罷而歸有喜色其妻曰子貌有喜何也曰吾言於朝諸大夫皆謂

我智似陽子智辯如陽子處父對曰陽子華而不實主言而無謀主尚也是以難及其身

子何喜焉伯宗曰吾飲諸大夫酒而與之語爾試聽之曰諾既飲其妻曰

諸大夫莫子若也然而民不能戴其上久矣戴奉也上賢也才在人上也難必及子乎盍亟

索士整庇州犂焉亟疾也整整頓也庇覆也州犂伯宗子伯州犂得畢陽畢陽晉士及欒弗忌之難諸大夫害伯

宗將謀而殺之欒弗忌晉大夫伯宗之黨二郟害弗忌故讒伯宗并殺之在魯成十五年畢陽實送州犂于荆荆楚也犂奔楚為大宰

卷第十二 晉語六 厲公

趙文子冠文子趙盾之孫趙朔之子趙武也冠謂以土禮始冠見欒武子武子曰美哉武子欒書禮既冠與贊于君贊以贊見卿大夫美哉美成人也

昔吾逮事莊主莊莊子趙朔之諡大夫稱主趙朔將下軍欒書佐之華則榮矣實之不知請務實乎榮者有色貌實之不知華

而不實也見中行宣子宣子曰美哉宣子晉大夫中行桓子之子荀庚惜也吾老矣惜己年老不見見范文

子文子范變文子曰而今可以戒矣夫賢者寵至而益戒不足者為寵驕智不足者得寵而驕

故與王賞諫臣。逸王罰之。吾聞古之言王者。政德既成。又聽於民。

詢于錫義 聽謗譽也

於是乎使工誦諫於朝。

工讀腹也誦誦讀 前世錄諫之語

在列者獻詩。使勿兜。

列位也謂公卿至於列 士獻詩以諷也兜惑也

風聽臚言於市。

風采也臚傳也采臚 商旅所傳善惡之言

辨祿祥於謠。

辨別也祿惡也祥善也行歌曰 謠丙之辰糜弧箕服之類是也

考百事於

朝。

百官 職事

閭謗譽於路。有邪而正之。盡戒之術也。

術道

先王疾是驕也。見卻駒

伯。駒伯曰。美哉。

駒伯晉 卿節錡

然而壯不若老者多矣。

特年 自料

見韓獻子。

獻子晉 卿韓厥

獻子曰。戒

之。此謂成人。成人在始與善。始與善。善進善。不善蔑由至矣。

蔑無

始與不善。不善進不善。善亦蔑由至矣。如草木之產也。各以其物。

室之有牆屋也。糞除而已。又何加焉。

糞除喻 自修德

見智武子。武子曰。吾子勉之。

武子 晉卿

荀首之 子荀盤

成宣之後。而老為大夫。非恥乎。

成成子文子會祖趙衰也宣宣子文子祖父趙盾也言 文子二賢之後長老乃為大夫非恥乎欲其修德早為

也。成子之文。宣子之忠。其可忘乎。夫成子導前志以佐先君。導法而卒以

政。可不謂文乎。

導達也忘記也佐助也 先君文公也以政得政

夫宣子盡諫於襄靈。

襄文公子 靈文公父

以諫取惡。不

憚死進。可不謂忠乎。吾子勉之。有宣子之忠。而納之以成子之文。事君必

濟。

濟成 也

見苦成叔子。

苦成叔 子卻擊

叔子曰。抑年少而執官者衆。

執官為 大夫

吾安容子。見溫

季子。

溫季子 季子 郤至

季子曰。誰之不如。可以求之。

言汝不如誰可以求 其次不欲其高遠

見張老而語之。

張老 晉大 夫張

孟張。張老曰。善矣。從欒伯之言。可以成也。

欒益

范叔之教。可以大韓子之戒。可

以成。物備矣。志在子。

物事也人事已備能 行與否在子之志

若夫三郤。亡人之言也。何稱述焉。

不足 稱述

智子之遺善矣。道訓也。是先主覆露子也。先主謂成宣靈罔也。

厲公將伐鄭。厲公晉景公之子州蒲伐鄭鄭從楚故也在魯成十六年范文子不欲曰。若以吾意。諸侯皆叛。則晉

可為也。為治也。唯有諸侯。故擾擾焉。凡諸侯難之本也。叛亂伐之故為難本得鄭憂滋長焉。

用鄭。楚必救之故憂益長卻至曰。然則王者多憂乎。文子曰。我王者也乎哉。言俱諸侯夫王者

成其德。而遠人以其方賄歸之。故無憂。方所在之方賄財也今我寡德。而求王者之功。

故多憂。我晉也。子見無土而欲富者。樂乎哉。無土求富行不得息

厲公六年伐鄭。六年魯成十六年且使苦成叔及欒黶與齊魯之師。苦成叔卻擊欒黶欒書之子桓子卻擊如齊欒黶如

乞師。楚恭王帥東夷救鄭。恭王楚莊王之子釵也或作審東夷楚東之夷楚半陣。公使擊之。欒書曰。君使黶

也與齊魯之師。請俟之。卻至曰。不可。楚師將退。我擊之。必以勝歸。將退無關心擊故可勝

夫陣不違忌。一閒也。違避也忌晦也閒隙也晦陰氣盡兵亦陰故忌之經書六月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夫南夷與楚來。而

不與陣。二閒也。南夷據在晉南不與陣不欲戰夫楚與鄭陣。而不與整。三閒也。雖俱陣不整齊且其士卒

在陣而譁。四閒也。譁也夫衆聞譁則必懼。五閒也。鄭將顧楚。楚將顧夷。莫有

鬪心。不可失也。公說。於是敗楚師於鄢陵。欒書是以怨卻至。怨其反己專其美

鄢之戰。卻至以韎韋之附注。二逐楚平王卒。三君云一染曰韎鄭後司農說以為韎茅蒐染也韎聲也昭謂茅蒐今絳草也念疾呼茅

蒐成韎也。凡染一入為緇附。見王必下奔。下車奔走退戰。王使工尹襄問之以弓。工尹楚官襄其名問遣也

曰。方事之殷也。事戎事殷感也有韎韋之附注。君子也。屬見不毅而下。無乃傷乎。屬實也傷

恐其傷 卻至甲冑而見客。免冑而聽命。也。免服也。曰：君之外臣至，以寡君之靈，聞蒙

甲冑。蒙被也被介在甲冑之間。不敢當拜君命之辱。為使者故，敢三肅之。禮軍肅肅拜肅拜下手至地。君子曰：

勇以知禮。禮軍禮。

鄰之役，晉人欲爭鄭。與楚爭鄭。范文子不欲，曰：吾聞之，為人臣者，能內睦而後圖

外。睦親也。不睦而圖外，必內爭。盍姑謀睦乎？姑且也。考訊其阜以出，則怨靖。訊問也阜衆也靖安也。

也言內直謀相親愛乃考問百姓知其虛實然後出軍用師則怨惡自安息。

鄰之役，晉伐鄭，荆救之。荆楚也。大夫欲戰，范文子不欲，曰：吾聞之，君人者，刑其

民。以刑正其民。成而後振武於外。成平也。是以內和而外威。威畏也。今吾司寇之刀鋸曰：

斨。刀鋸小人之刑斨斨也。日取用之數也。而斧鉞不行。斧鉞大刑不行不行於大臣也。內猶有不刑，而況外乎？夫戰刑也。

言用兵猶用刑。刑之過也。刑殺有過者也。過由大，由大臣也。而怨由細。怨望者由小細民也。故以惠誅怨。諒除也。以忍去

過。忍以義斷。細無怨而大不過，而後可以武刑外之不服者。今吾外刑乎大人。外者及也。而忍於小民。忍行之於小民。將誰行武？武不行而勝，幸也。幸微倖也。幸以為政，必有內

憂。且唯聖人能無外患。又無內憂，詎非聖人。必偏而後可。詎猶自也。偏偏有一。偏而在

外，猶可救也。在在外有患也。疾自中起，是難。盍姑釋荆與鄭以為外患乎？釋置也。

鄰之役，晉伐鄭，荆救之。欒武子將上軍，范文子將下軍。上下中軍之上下也。傳曰欒書將中軍士變佐之又曰欒

施以其族欒武子欲戰。范文子不欲，曰：吾聞之，唯厚德者能受多福。無德而

施以其族欒武子欲戰。范文子不欲，曰：吾聞之，唯厚德者能受多福。無德而

服者衆必自傷也。

不殺而懼其弊必速

稱晉之德諸侯皆叛國可以少安。

稱副也副晉之德而為之宜諸侯皆

叛不復征伐還自整

唯諸侯故擾擾焉。凡諸侯難之本也。且唯聖人能無外患。

又無內憂。詎非聖人。不有外患。必有內憂。蓋姑釋荆與鄭以為外患乎。諸

臣之內相與。必將輯睦。不復征伐無所爭也今我戰。又勝荆與鄭。吾君將伐智而多力。

也。將自伐其智自多其功。怠教而重斂。大其私暱。而益婦人田。暱近也私近謂嬖臣大謂增其祿婦人愛妻也不奪諸大夫

田。則焉取以益。此諸臣之委室而徒退者。將與幾人。徒空也與辭也幾人言必多戰若不勝。

則晉國之福也。戰若勝。亂地之秩者也。亂地亂故地也秩常也其產將害大。蓋姑無戰乎。

產生也言其生欒武子曰。昔韓之役。惠公不復舍。韓之戰秦獲惠公在魯信十五年鄭之役。三軍不

振旅。楚敗晉師於鄭在魯宣十二年師敗軍散故不能振旅而入箕之役。先軫不復命。晉人敗狄于箕先軫死之故不反命於君在魯信三十三年晉國

之政。固有大恥三。今我任晉國之政。任當也武子時為上卿不毀晉恥。又以違蠻夷重之。

違避也蠻夷楚也雖有後患。非吾所知也。不能慮遠范文子曰。擇福莫若重。擇禍莫若輕。有

福擇取其重有二禍擇就其輕福無所用輕。禍無所用重。晉國故大恥。與其君臣不相聽。以為

諸侯笑也。不相聽謂惠公不與慶鄭相聽以限於韓先轅不與林父相聽以敗於鄭先軫不與襄公相聽以亡於箕蓋姑以違蠻夷為恥乎。欒武

子不聽。遂與荆人戰於鄢陵。大勝之。鄢陵鄭地於是乎君伐智而多力。怠教而重

斂。大其私暱。殺三卻而尸諸朝。三卻鉤擊至也尸陳也產將害大是也納其室以分婦人。納取也室妻妾貨財於

是乎國人不獨。獨潔也不櫟公所為遂弒諸翼。葬於翼東門之外。以車一乘。翼故晉都匠麗氏也厲公侈多

外變反自鄆欲盡去羣大夫而立其左右欲以胥重夷牟五長魚矯為卿故殺三郤長魚矯又以兵劫樂書中行
便將殺之公不忍使復其位魯成十七年冬厲公遊于匠麗氏樂書中行便執公十八年正月使程滑殺公葬之
以車一乘厲公之所以死者唯無德而功烈多服者衆也烈業也服者衆謂魯成十二年會于瑗澤敗狄于交剛十

三年敗秦于所隴十五年盟于威會吳于鍾離十六年敗楚于鄆陵并會伐鄭十七年同盟于柯陵

鄆之役荆壓晉軍壓謂掩其不備傳曰甲午晦楚壓晉軍而陣軍吏患之將謀謀所以拒扞范匄自公族趨過

之句范文子之子自公族為公族大夫曰夷竈埋井非退而何夷平也埋塞也使晉軍塞井夷竈示必死不復飲食非退而何言楚必退也傳曰塞井夷竈陳於軍中而

是也疏行首范文子執戈逐之曰國之存亡天命也童子何知焉且不及而言茲

也必為戮言讖不及句而句言之是為有姦故必為戮苗賁皇曰善逃難哉文子欲與讓大臣不掩蓋人是為避難既退荆師於

鄆將穀穀處其館食其穀也傳曰晉師三日館穀范文子立於戎馬之前公戎車馬前曰君幼弱諸臣不佞

也佞才吾何福以及此吾聞之天道無親唯德是授吾庸知天之不授晉且以

勸楚乎庸用也用知天先授晉以福使勝楚而以勸楚修德以報晉乎君與二三臣其戒之戒備也夫德福之基也無德

而福隆猶無基而厚墉也隆盛也墉牆也其壞也無日矣隆盛也

反自鄆范文子謂其宗祝宗宗人祝家祝曰君驕泰而有烈烈功也夫以德勝者猶懼失

之而況驕泰乎君多私今以勝歸私必昭私嬖臣妾也昭顯也昭私難必作寵私必去舊去舊必作難吾

恐及焉凡吾宗祝為我祈死祈求也先難為免免免於亂七年夏范文子卒晉厲公七年魯成十七年

冬難作始於三郤卒於公公殺三郤樂中行畏諫乃殺公

既戰獲王子發鉤發鉤楚公子茂傳曰囚楚公子茂樂書謂王子發鉤曰子告君使告晉君曰郤至使

既戰獲王子發鉤發鉤楚公子茂傳曰囚楚公子茂樂書謂王子發鉤曰子告君使告晉君曰郤至使

人勸在戰及齊魯之未至也。言勸楚王使與晉戰乞師於齊魯時尙未至言晉可敗且夫戰也微卻至王必不

免。微無也言卻至見王必下趨故得免吾歸子。子告晉君如此吾令子歸楚發鉤告君君告欒書欒書曰臣固聞之

也。固久卻至欲為難使苦成叔緩齊魯之師己勸君戰戰敗將納孫周。孫周悼公也事

不成故免楚王然戰而擅捨國君而受其閔不亦大罪乎。閔謂弓也且今君若使

之於周必見孫周君曰諾欒書使人謂孫周曰卻至將往必見之卻至聘

於周公使覘之見孫周。謂微視也是故使胥之昧與夷牟五刺卻至苦成叔及卻

錡。胥之昧胥童也夷牟五皆厲公嬖臣卻錡謂卻至曰君不道於我我欲以吾宗與吾黨夾而攻

之雖死必敗君必危其可乎卻至曰不可至聞之武人不亂。勇而不義則不為武智人

不詐。為詐則不為智仁人不黨。不羣夫利君之富富以聚黨。利君寵祿以得富得富故有徒黨利黨以危君

君之殺我也後矣。後晚也且衆何罪鈞之死也不若聽君之命。鈞等也等一死不欲為亂是故

皆自殺。傳曰三卻將謀於謝長魚矯以戈殺之言自殺取其不校自殺之道既刺三卻欒書弑厲公乃納孫周而立之

寔為悼公。

長魚矯既殺三卻乃齋藥中行。謂與胥童共壽之壽劫也藥藥書中行中行偃也而言於公曰不殺此二

子者憂必及君。言二子懼諫必將圖君公曰一旦而尸三卿不可益也對曰臣聞之亂在

內為宄在外為姦御宄以德禦姦以刑。禦止也以德以德緘之以刑謂誅除今治政而內亂不可

謂德除鯁而避彊不可謂刑。鯁管也德刑不立姦宄並至臣脆弱不能忍俟也

乃奔狄。三月厲公弒。魯成十七年十二月長魚矯奔狄。魯成十八年正月厲公弒。

樂武子中行獻子圍公於匠麗氏。匠麗氏，大夫家。乃召韓獻子。獻子辭曰：弒君以

求威，非吾所能為也。求威，求立威。威行為不仁，事廢為不智。威行於君為不仁，事廢不成為不智。享一利

亦得一惡，非所務也。昔者吾畜於趙氏。畜，養也。韓獻子見成養於趙盾。趙孟姬之讒，吾能違兵。

孟姬趙盾之孀，晉景公之姊，與盾之弟樓嬰通。嬰兄趙同，同之姪，諱同。括於景公，景公殺之時，獻子能違其兵，難卒存趙武，未可論與殺君在魯成八年。人有言曰：殺老牛

莫之敢尸，而況君乎？尸，主也。二三子不能事君，安用厥也。中行偃欲伐之，樂書

曰：不可。其身果而辭順。果，謂敢行其志。順無不行，果無不徹。順者人從之，故無不行；果者志不疑，故無不徹。徹達也。犯順

不祥，伐果不克。克，勝也。夫以果戾民，不犯也。戾，帥也。以果敢帥順道而行之，故民不犯。吾雖欲攻之，其能

乎？乃止。

卷第十三 晉語七 悼公

既弒厲公，樂武子使智武子免恭子如周，迎悼公。武子樂書也。智武子荀偃也。免恭子，士魴也。食邑於彘。悼公，周子也。時年

十四。庚午，大夫逆于清原。清原，晉地。公言於諸大夫曰：孤始願不及此。及，至也。孤之及此

天也。引天以自重。抑人之有元君，將稟命焉。元，善也。稟，受也。若稟而棄之，是焚穀也。穀，所仰以生。其

稟而不材，是穀不成也。不材，不可用。不成，謂稅也。穀之不成，孤之咎也。成而焚之，二三子之

虐也。孤欲長處其願，出令將不敢不成。不敢，為稅政。二三子為令之不從，故求元

君而諄焉。勸謀也。為民不從大夫之令故求善君而謀之。孤之不元。廢也。其誰怨。廢以不元而以虐奉之。二

三子之制也。制。制專。若欲奉元。以濟大義。將在今日。若欲暴虐。以離百姓。反易

民常。亦在今日。反易民常謂下不事上。圖之進退。願由今日。悼公承策弒之後據臣不從故以此約厲。大夫對曰。君

鎮撫羣臣。而大庇廢之。無乃不堪君訓。而陷於大戮。以煩刑史。刑刑官司憲史大夫掌書法。

辱君之允令也。允信。敢不承業。乃盟而入。承奉也。辛巳。朝于武宮。武宮。武公廟。定百事。立

百官。論定百事而立其官使主之謂改其舊時之非者。育門子。選賢良。門子大夫之適子。周禮曰其正室皆謂之門子。育長也。長育其才選用賢良。與舊族。

出滯賞。舊族。舊臣之子孫也。滯賞。謂有功於先君未賞者。謂臣相之屬。畢故刑。赦囚繫。故刑。若今被刑居作者。畢之不復作矣。囚繫者。赦之。傳曰宥罪戾是也。宥閒

罪。薦積德。開罪刑罰之疑者。宥赦也。薦。進也。積德之士。進用之。逮饑寡。逮及也。謂惠及也。振廢淹。振起也。淹。久也。謂本賢人。以小罪久見廢起用之也。養老

幼。養有常餼。恤孤疾。無父曰孤。疾。廢疾也。年過七十。公親見之。謂賢知事者。稱曰王父。敢不承。稱曰王父。尊而親之所以不敢不承命。

盡其心也故不敢不承命。

二月乙酉。公即位。先館於外至此乃就宮朝也。傳曰館于伯子同氏是也。使呂宣子將下軍。宣子。呂錡之子。呂相之子。呂相。郟之役。

呂錡佐智莊子於上軍。上當為下字之誤也。呂錡。廚武子也。智莊子。荀首也。時為下軍大夫。事在魯宣十二年。唐尚書云荀首將上軍。誤也。獲楚公子

穀。臣與連尹襄老。以免子羽。連尹。楚官名。子羽。智莊子之子。智穀之字。穀之戰。楚人囚智穀。莊子以其族反之。廚武子御莊子射襄老。獲之。遂載其尸射公子穀。臣因之以二者歸。魯成三年。晉人歸楚穀臣與襄老之尸。以求智穀。楚人許之。故曰以免子羽。鄢之役。親射楚王。而敗楚師。魯成十六年。晉楚戰于鄢陵。呂錡射楚恭王中

目楚師。敗楚餐由基。射呂錡中項而死。無後子孫無在顯位者。以定晉國。而無後。

子將新軍。曰。武子之季。文子之母弟也。季。少子。武子士會也。文子士燮也。母弟。同母弟。武子宣法。以定晉

也。崇高。使歲恭。

也。崇高。使歲恭。

國至於今是用。宣明也法文子勤身以定諸侯。至於今是賴。定諸侯謂為軍帥能夫

二子之德其可忘乎。故以彘季屏其宗。屏諸使令狐文子佐之。文子魏擊之孫顯之子魏頤也令狐

邑名曰昔克潞之役。秦來圖敗晉功。魏顆以其身卻退秦師于輔氏。親止杜

回。其勳銘於景鍾。克勝也魯宣十五年六月癸卯晉荀林父將師赤狄潞氏七月秦桓公伐晉次于輔

地杜回秦力士勳功也景鍾景公鍾。至于今不育其子不可不與也。育途君知士貞子之帥志博聞

而宣惠於教也。使為太傅。貞子晉卿士穆子之子士暉也。知右行辛之能以數宣物定

功也。使為元司空。右行辛晉大夫賈辛也數計也宣明也物事也能以計數明事知欒糾之能

御以和于政也。使為戎御。欒糾晉大夫弁糾政軍政戎御御公戎車。知荀賓之有力而不暴也。使為戎

右。荀賓晉大夫戎右公戎車之欒伯請公族大夫。欒伯欒武子公族大夫公曰。荀家惇惠。荀

夫。荀會文敏。荀會荀無忌鎮靜。無忌韓厥之子公族使茲四人者

為之。茲此夫膏梁之性難正也。膏肉之肥者梁食之精者言食故使惇惠者教之。教之

使文敏者導之。導其使果敢者諗之。諗告也使鎮靜者修之。修治其惇惠者教之。

則偏而不倦。倦懈文敏者導之。則婉而入。婉順果敢者諗之。則過不隱。鎮靜

者修之。則壹。壹均使茲四人者為公族大夫。公知祁奚之果而不淫也。使為

元尉。祁奚晉大夫高梁伯知羊舌職之聰敏肅給也。使佐之。羊舌職晉羊舌大夫之子知

魏絳之勇而不亂也。使為元司馬。魏絳之子莊子也知張老之智而不詐也。使

元尉之子元尉中軍尉知羊舌職之聰敏肅給也。使佐之。羊舌職晉羊舌大夫之子知

魏絳之子莊子也

羊舌職晉羊舌大夫之子

敏達也肅敬也給足也

敏達也肅敬也給足也

敏達也肅敬也給足也

敏達也肅敬也給足也

敏達也肅敬也給足也

敏達也肅敬也給足也

敏達也肅敬也給足也

敏達也肅敬也給足也

敏達也肅敬也給足也

敏達也肅敬也給足也

敏達也肅敬也給足也

敏達也肅敬也給足也

敏達也肅敬也給足也

為元候。張老晉大夫腹孟元候中軍侯奄知鐸遏寇之恭敬而信疆也。使為典尉。遏寇晉大夫與尉上軍尉知籍

偃之惇帥舊職而恭給也。使為典司馬。籍偃晉大夫籍季之子籍也與司馬上軍司馬也知程鄭端而不

徑且好諫而不隱也。使為贊僕。程鄭晉大夫荀驪之會孫程季之子端也六驪屬焉

始合諸侯于虛打以救宋。虛打宋地宋魚石叛宋而之楚楚伐宋取彭城以封之故悼公合諸侯以救宋在魯成十八年使張老延君譽

于四方且觀道逆者。延陳也陳君之稱譽於四方且呂宣子卒。宣子呂相公以趙文子為文

也。文子趙武文有文德而能恤大事。使佐新軍。說云新中軍也昭謂時但言新軍無中軍三年公始合諸侯。悼公三年魯襄二年悼公

元年始合諸侯于虛打此傳言始合者謂四年將會于雞丘於此始命四年諸侯會于雞丘。雞丘雞澤也在魯襄三年於是乎布命結援

修好申盟而還。命謂朝聘之數同好惡救災患之屬申尋也令狐文子卒。文子魏頤公以魏絳為不犯。不可犯以罪使

佐新軍。傳曰魏絳多功以趙武為賢而為之佐然則讓武使為將而絳佐之使張老為司徒。代魏絳使范獻子為候奄。代張老候奄元

候也獻子范文子之族昆弟士富也公譽達于戎。戎諸戎無終子之屬五年諸戎來請服。使魏莊子盟之。於是乎

始復霸。莊子魏絳繼文公後故曰復霸

四年會諸侯於雞丘。述上會時魏絳為中軍司馬。公子揚于亂行於曲梁。揚于悼公之弟行行

列曲梁晉地魏絳斬其僕。僕御也公謂羊舌赤。赤羊舌職之子領襄伯華曰寡人屬諸侯。屬會也魏絳戮寡

人之弟。為我勿失。職辱也為我執之勿失赤對曰。臣聞絳之志有事不避難。有罪不避刑。

其將來辭。辭陳其辭狀言終。魏絳至。授僕人書。而伏劍。僕人掌傳命絳聞公怒欲自殺士魴張老交止

之。交夾也僕人授公。公讀書曰。臣誅於揚于。不忘其死。諫責也日君乏使。使臣狃

中軍之司馬。日前曰臣聞師衆以順爲武。順順也軍事有死無犯爲敬。有死其事無犯其命是爲敬命

君合諸侯。臣敢不敬。敢不敬奉其職君不說請死之。請說也公既而出。既徒也曰：寡人之言。

兄弟之禮也。子之誅軍旅之事也。請無重寡人之過。反役與之禮食。反役自役反也

禮食公食大夫之禮令之佐新軍。上章曰以魏絳爲不犯使佐新軍是也

祁奚辭於軍尉。辭請老也公問焉。曰：孰可。誰可對曰：臣之子午可。人有言曰：擇臣

莫若君。擇子莫若父。午之少也。婉以從令。少稚也遊有鄉。處有所好。學而不

戲。不戲弄也其壯也。彊志而用命。此壯謂末二十時志識也命父命守業而不淫。業所學其冠也。和安而

好敬。冠二也柔惠小物。柔仁也而鎮定大事。鎮安也言智思能安定也有直質而無流心。流放也非義

不變。言從義也非上不舉。舉動也放上而動若臨大事。其可以賢於臣。大事軍事臣請薦所能擇。而

君比義焉。薦進也所能擇父能擇子比比方也義宜也公使祁午爲軍尉。歿平公。軍無稅政。歿終也平公悼公之子彪稅以也

嚴諭也

五年。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因魏莊子納虎豹之皮以和諸戎。悼公五年魯襄四年無終山戎之國今爲

縣在北平子爵也嘉父名也孟樂嘉父之臣莊子魏絳和諸戎諸戎欲服從於晉公曰：戎狄無親而好得。不若伐之。無親無恩親好得貪貨財魏

絳曰：勞師於戎而失諸華。諸華華夏用師於戎不得存恤諸侯諸侯必叛故失雖有功。猶得獸而失人也。安

用之。且夫戎狄荐處。荐聚也貴貨而易土。貴重也予之貨而獲其土。其利一也。邊

鄙耕農不徹。其利二也。戎狄事晉。四鄰莫不震動。其利三也。震懼也君其圖之。

公說。故使魏絳撫諸戎。於是乎遂伯。

韓獻子老。獻子韓厥說云為公族大夫老而辭位昭謂韓厥晉卿魯成十使公族穆子受事於

朝。穆子厥之長子無忌也唐尙書云獻子致仕而用其子為公族大夫昭謂初悼公元年使無忌為辭曰。

厲公之亂無忌備公族不能死。亂謂見弒臣聞之曰無功庸者不敢居高位。

國功曰功今無忌智不能匡君使至於難仁不能救勇不能死敢辱君朝以

忝韓宗請退也固辭不立悼公聞之曰難雖不能死君而能讓不可不賞

也使掌公族大夫。掌主也初為公族大

悼公使張老為卿。卿佐辭曰臣不如魏絳夫絳之智能治大官。大官其仁可

以利公室不忘。不忘利其勇不疚於刑。疚病也其學不廢其先人之職若在卿

位外內必平且雞丘之會其官不犯。不犯職而辭順不可不賞也公五命之

固辭乃使為司馬使魏絳佐新軍。事已見上欲見張

十二年公伐鄭軍于蕭魚。悼公十二年魯襄十一年鄭鄭伯嘉來納女工妾三十人

女樂二八。嘉鄭僖公子簡公也女奚女也工樂師也傳曰賂晉侯以師壘師壘師壘是也妾給使者女工

中云妾女樂也下別有女樂歌鍾二肆。歌鍾歌時壘奏肆列也凡及寶鋪。鋪小鍾也

二八則賈君所云似非也輅車十五。輅廣車輅車也十五各十五也傳曰廣

和諸戎狄而正諸華於今八年七合諸侯寡人無不得志請與子共樂之

八年和戎狄後八年也七合諸侯一謂魯襄五年會于成二謂七年會于鄆三謂八年會於邢丘四謂九年同盟于戲五謂十年會于祖六謂十一年會于亳城北七謂今會于蕭魚 魏絳辭曰夫和戎狄君之幸也幸幸而合八年之中七合諸侯君之靈也靈神也二三子之勞也

謂諸軍帥臣焉得之焉得專也公曰微子寡人無以待戎無以濟河微無也濟河南服鄭二三子何勞焉子其受之君子曰能志善也志識也悼公與司馬侯升臺而望曰樂夫司馬侯晉大夫

伊叔齊樂見士民之殷富對曰臨下之樂則樂矣德義之樂則未也善善為德惡惡為義公曰何謂德義

對曰諸侯之為日在君側為行也以其善行以其惡戒可謂德義矣公曰孰能

對曰羊舌肸習於春秋時謂之春秋周史之法也時孔子未作春秋乃召叔向使傅太子

彪彪平公也

彪平公也

卷第十四 晉語八 平公

平公六年平公悼公之子彪六年魯襄二十一年箕遺及黃淵嘉父作亂不克而死箕遺黃淵嘉父皆晉大夫樂盈之黨盈父

樂盈娶范宣子之女曰叔祁生盈繁卒祁與其老州賓通盈患之祁懼趨諸宣子曰盈將為亂盈好施士歸之宣子執政畏其多士使城著將逐之箕遺黃淵等知之而作亂宣子殺遺淵嘉父司空靖郟豫董叔郟師申書羊舌

彪彪叔公遂逐羣賊羣賊樂盈之黨謂智起中行喜州韓邢嗣之屬逐之出奔齊謂陽畢曰自穆侯以至於今亂兵不

輟陽畢晉大夫穆侯唐叔八世孫桓叔之父晉亂自桓叔始輟止也民志不厭禍敗無已厭極也離民且速寇恐及吾

身若之何速召也陽畢對曰本根猶樹本根亂木謂樂氏猶向樹立枝葉益長本根益茂是以難

已也今若夫其柯柯斧柄所操以伐木去其枝葉絕其本根可以少聞聞息也謂滅樂氏而去其黨公曰

子實圖之對曰。圖在明訓。訓教也。明訓在威權。言既有明教在威權以行之。威權在君。言不在臣。君掄

賢人之後有常位於國者而立之。掄擇也。常位謂世有功烈於國而中微者。亦掄逞志虧君以亂國者

之後而去之。逞快也。是遂威而遠權。遂申也。遠權權及後嗣。民畏其威而懷其德。莫能勿從。言皆

從。若從則民心皆可畜。皆可畜養而教導之。畜其心而知其欲惡。人孰偷生。欲惡情欲好惡偷苟也。若

不偷生則莫思亂矣。且夫欒氏之誣晉國久也。誣罔也。以惡取善曰誣。謂欒書弑厲公然民被其德不以爲惡。傳曰武子之德

在民若周人之思厲公。欒書實覆宗。弑厲公以厚其家。覆敗也。宗大宗也。謂殺厲公立悼以取重於國厚其家。若滅欒氏則民

威矣。威畏也。今吾若起瑕原韓魏之後而賞立之。則民懷矣。瑕瑕嘉原原軫韓韓萬魏畢萬之後皆晉賢人有常

位於國者。威與懷各當其所。則國安矣。君治而國安。欲作亂者誰與。君曰。欒書立

吾先君。先君悼公。欒盈不獲罪。如何。言盈不得罪於國爲其母范祁所譖耳如何可滅。陽畢曰。夫正國者不可以

暱於權。暱近也。言當遠權爲久長計。行權不可以隱於私。以私恩隱蔽其罪無以正國。暱於權則民不導。不可訓導

權隱於私。則政不行。政不行何以導民。民之不導亦無君也。與無君同。則其爲暱

與隱也。復害矣。且勤身。復反也。勤勞也。反害于國而勞君身。君其圖之。若愛欒盈則明逐羣賊。而

知國倫。數而遣之。羣賊盈之黨倫理也。厚箴戒圖以待之。箴猶勸也。彼若求逞志而報於君。

罪孰大焉。滅之猶少。猶少滅之恐少。彼若不敢而遠逃。乃厚其外交而勉之。以報其

德。不亦可乎。謂賂其所適之國厚寄託之而勸勉焉。公許諾。盡逐羣賊。而使祁午及陽畢適曲沃。逐

欒盈。祁午中軍尉曲沃欒盈邑。欒盈出奔楚。遂令於國人曰。自文公以來。有力於先君而子

孫不立者將授立之得之者賞授以爵位居三年後三年也樂盈畫入為賊於絳樂盈在楚

一年而奔齊魯襄二十三年齊莊公使折歸父藩載盈及其襄宮宗士納諸曲沃夏四月盈帥曲沃之甲因魏獻子以畫入絳固故就

之傳曰奉公樂盈不克出奔曲沃傳曰晉遂刺樂盈滅樂氏刺殺也傳曰晉人克樂盈于曲沃盡殺樂氏之族黨是以如固宮

以沒平公之身無內亂也

樂懷子之出懷子盈也出奔楚執政使樂氏之臣勿從執政正卿范宣子也從樂氏者大戮施施陳也陳其尸

樂氏之臣辛俞行行從吏執之獻諸公公曰國有大令何故犯之對曰臣順

之也豈敢犯之執政曰無從樂氏而從君是明令必從君也臣聞之曰三

世事家君之三世為大夫家臣事之如國君再世以下主之大夫稱主事君以死事主以勤君之明令

也自臣之祖以無大援於晉國世隸於樂氏於今三世矣臣故不敢不君

今執政曰不從君者為大戮臣敢忘其死而叛其君以煩司寇敢不敢也言不敢忘死而叛其

君煩君司寇以刑臣公說說其固止之不可厚賂之辭曰臣嘗陳辭矣心以守志辭以行

之所以事君也若受君賜是墮其前言墮壞也臣無二君若受君賜是有二心君問之陳辭未退而

逆之何以事君也檢反君知其不可得也乃遣之

叔魚生其母視之叔魚晉大夫叔向母弟羊舌鮒視相察也曰是虎目而豕喙虎視眈眈豕喙長而銳鳶肩而牛腹

鳶肩肩井斗出牛腹脊脹谿壑可盈是不可壓也水注川曰谿壑溝也必以賄死後為襄理受雍子女而抑邢侯邢侯殺之遂不視自

養場食我生場叔向邑食我叔向子伯石也其母夏姬之女叔向之母聞之往及堂聞其號也乃還曰其

聲豺狼之聲。終滅羊舌氏之宗者。必是子也。宗同宗也。食我既長。黨於祁盈。盈獲罪。晉殺盈。遂滅祁氏羊舌氏。在魯昭二十八年。

魯襄公使叔孫穆子來聘。在襄十四年。范宣子問焉。宣子晉正卿士也。曰：人有言曰：死而不

朽。何謂也。言身死而名不朽。滅穆子未對。宣子曰：昔勾之祖自虞以上為陶唐氏。言在舜世不改堯號。

在夏為御龍氏。夏夏后孔甲之世。傳曰陶唐氏既衰。其後曰劉累。學擾龍。於參龍氏。以事孔甲。龍飲食龍。夏后嘉之。賜氏曰御龍氏。在商為豕韋氏。商謂

之後為豕韋氏。初祝融之後彭姓。為大彭。豕韋二國。為商伯。在周為唐杜氏。周武王之世。唐杜二國。名

其後商滅。豕韋劉氏自御龍代。豕韋故傳曰以豕韋之後。周卑晉繼之為范氏。其此之謂也。卑王室微也。晉繼之者。謂為盟主。

虞遷唐于杜。謂之杜伯。大夫宣王緞之。其子隰。故去周適晉。生子與。為晉理官。其孫士會。為晉正卿。食邑於范。為范氏。對曰：以豹所聞。此之謂世祿。非不朽也。世祿世食

邑。魯先大夫臧文仲。其身歿矣。其言立於後世。言其立言可法者。謂若執行父之事。君告繹於齊之屬。此之謂

死而不朽。

范宣子與和大夫爭田。久而無成。成平也。和晉和邑之大夫也。爭田之疆界久而不平。宣子欲攻之。問於伯

華。伯華羊舌赤。魯襄三年代父職為軍尉之佐。伯華曰：外有軍。內有事。赤也。外事也。言主軍也。不敢侵官。非其官

為侵官。且吾子之心有出焉。可徵訊也。出以軍族出也。徵召也。訊問也。問於孫林甫。林甫衛大夫孫文子魯

孫。刺二十六年甯喜殺剽而納獻公。林甫遂以戚叛事晉。孫林甫曰：旅人所以事子也。唯事是待。旅客也。言寄客之人不敢違命。問於

張老。三君云。張老中軍司馬也。昭謂魯襄三年悼公以張老為司馬。至襄十六年平公即位。以其子張君臣代之。此時為上軍將。張老曰：老也。以軍事承子。

非戎。則非吾所知也。戎兵也。問於祁奚。祁奚既老。平公元年復為公族大夫。祁奚曰：公族之不恭。公室

之有回也。回邪也。內事之邪。內朝也。大夫之貪。是吾罪也。大夫公族大夫也。然則祁奚掌之。若以君官從子

之私懼子之應且增也。外應受我內增其非問於籍偃。籍偃上軍司馬籍遊籍偃曰偃也以斧鉞從於

張孟。孟張老字曰聽命焉。若夫子之命也。何二一之有。夫子釋夫子而舉舉動也是反

吾子也。吾子宜子宜子為上脚本使我聽命於張孟今若背之而從子之私是反吾子之前令問於叔魚。叔魚叔向之弟叔魚曰待吾為子殺

之叔向聞之見宣子曰聞子與和未寧。寧息也徧問於大夫又無決。盍訪之訾

祐。訾祐宜子家臣訾祐實直而博直能端辨之。端正也辨別也博能上下比之且吾子之家老

也。家臣室老吾聞國家有大事必順於典刑。典常也刑法也而訪諮於耆老而後行之司馬

侯見。侯侯齊曰聞吾子有和之怒吾以為不信。諸侯皆有一心是之不憂。二心欲叛晉

而怒和大夫非子之任也。祁午見。午中軍尉曰晉為諸侯盟主子為正卿若能靖

端諸侯使服聽命於晉。晉國其誰不為子從。何必和。言皆從子之命何但和大夫乎盍密和。和平也

和大以平小乎。勸以大德平小怨宣子問於訾祐。訾祐對曰昔隰叔子違周難於晉

國。隰叔杜伯之子違避也宣王殺杜伯隰叔避害適晉生子輿為理。子輿士蔣之字理士官也以正於朝。朝無姦官為司空以

正於國。國無敗績。績功也世及武子佐文襄為諸侯。諸侯無二心。父子為世及至也謂士蔣生成伯成

伯生缺缺生武子士會文公五年士會攝右為大夫佐襄公以伯諸侯諸侯無二心及為卿以輔成景。軍無敗政。文公生成公成公生景公及為成

師居太傅。唐尚書云為成公軍師兼太傅官昭謂比成當為景字誤耳魯宣九年晉成公卒至十六年晉景公請于王以獻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為太傅端刑法。緝訓典。

緝和國無姦民。士會為政盜賊奔秦是也後之人可則。是以受隨范。隨范晉二邑及文子成晉荆之

盟。文子武子之子燮也晉使士燮盟豐兄弟之國。使無有閒隙。豐厚也閒隙瑕釁也兄弟鄭衛之屬晉楚為好不相加戎所以厚兄

國是以受郇欒。郇欒晉二邑今吾子嗣位於朝無姦行於國無邪民於是無四方

之患而無外內之憂。賴二子之功而饗其祿位。三子子與或子文子今既無事矣而非

和。非恨也於是加寵將何治為。晉加寵於子將何為治乎宣子說乃益和田而與之和。以所爭田益之與之

平和也

訾祜死范宣子謂獻子。獻子宣子之子范鞅曰：鞅乎！昔者吾有訾祜也，吾朝夕顧焉。顧問也

以相晉國，且為吾家。今吾觀女也，專則不能，謀則無與也。無賢臣也將若之何？對

曰：鞅也，居處恭，不敢安易。易簡也，不敢自安而為簡略敬學而好仁，和於政而好其道。言己為政貴和

而好說其道謀於衆不以賈好。賈求也，言心樂在不以求為好私志雖衷，不敢謂是也。必長者之由。衷善也由

從也。宣子曰：可以免身。

平公說新聲。說樂也，新聲者衛靈公將如晉舍于濮水之上，聞琴聲焉，甚哀，使師涓以琴寫之，至晉為平公鼓之，師曠撫其手而止之，曰：止此亡國之音也。昔師延為紂作靡靡之樂，後而自沈於濮水之中，聞此聲者必於濮水之上乎。師曠曰：公室其將卑乎？師曠晉主樂太師子野君之明兆於衰矣。兆形也夫樂以

開山川之風也。開通也，故八音以通八風以耀德於廣遠也。耀明也風德以廣之。風風宣其德廣之於四方也，作樂各象其

德昭夏，武是也風山川以遠之。遠遠其德，周禮每樂一變各有所致，謂鱗介毛羽之物，山林川澤天地之神祇也風物以聽之。言風化之動物莫不傾耳而聽

循詩以詠之，循禮以節之。夫德廣遠而有時節。作之有時，動有禮節是以遠服而邇不

遷。

平公射鵠不死。鵠屬小鳥使豎襄搏之，失。豎內豎襄名也公怒，拘將殺之。叔向聞之，夕。夕至於朝

君告之。叔向曰：君必殺之。昔吾先君唐叔射兕于徒林，殪以爲大甲。兕似牛而青，善

鬪人徒林，林名一發而死曰殪，甲鎧也。以封于晉。言有才藝以受封爵。今君嗣吾先君唐叔，射鵠不死，搏之不得。

是揚吾君之恥者也。君其必速殺之，勿令遠聞。殺之益聞，諛辭以諛。君忸怩，乃趣赦之。

忸怩 慙貌

叔向見司馬侯之子，撫而泣之。撫，拊也。曰：自此其父之死，吾蔑與比而事君矣。

昔者此其父始之，我終之。謂其所建爲及諫爭，相爲終始以成其事。我始之，夫子終之，無不可。無不可，言皆從。

偃在側曰：君子有比乎？君子周而不比，故偃問之。叔向曰：君子比而不別，比德以贊事，比也。

贊，佐也。引黨以封己。引，取也。封，厚也。利己而忘君，別也。別，別爲朋黨也。

秦景公使其弟鍼來求成。景公秦穆公之玄孫桓公之子鍼，后子伯車也，在魯襄二十六年。叔向命召行人子員，行人

客之官員名也。行人子朱曰：朱也在此。叔向曰：召子員。子朱曰：朱也當御。當，直也。御，進也。言次應直事。

叔向曰：臧也。欲子員之對客也。子朱怒曰：皆君之臣也。班爵同。與員同也。何以黜

朱也。黜，退也。撫劍就之。叔向曰：秦晉不和久矣。今日之事，幸而集。集，成也。子孫饗

之。饗，饗其福也。饗或爲賴。不集，二軍之士暴骨。不復戰，顯。夫子員，導賓主之言無私，子常易之。易，變也。

茲以事君者，吾所能禦也。拂衣從之。拂，棄也。人救之。平公聞之曰：晉其庶乎。庶，幾也。

於吾臣之所爭者大，師曠侍曰：公室懼卑，其臣不心競而力爭。

諸侯之大夫盟于宋。盟在魯襄二十七年晉楚始同盟以弭諸侯之兵。楚令尹子木欲襲晉軍。子木屈到之子屈建也，傳曰將盟楚

大甲
白。若盡晉師而殺趙武，則晉可弱也。趙武晉正 文子聞之，謂叔向曰：若

之何？叔向曰：子何患焉？忠不可暴。不可 信不可犯。犯陵 忠自中。自中 而信自身。

身行 其為德也深矣。其為本也固矣。故不可損也。損動 今我以忠謀諸侯。謀安

而以信覆之。覆聽 荆之逆諸侯也亦云。亦云欲弭兵為 是以在此。若襲我，是自背

其信而塞其忠也。塞絕 信反必斃。斃路 忠塞無用。無以用 安能害我。且夫合諸

侯以為不信，諸侯何望焉？為此行也，荆敗我，諸侯必叛之。以弭兵召諸侯而衷甲

子何愛於死，死而可以固晉國之盟主，何懼焉？言晉有信諸 是行也，以藩為軍。

藩籬落也 攀輦卽利而舍。攀引也輦輦車也卽就也言人 候遮扞衛不行。候候望遮遮罔畫則

不設壘壁 攀輦卽利而舍。引車就水草便利之地而舍之 候遮扞衛不行。候遮夜則扞衛謂羅

圍狗附也張羅圍去壘五十步而陳周軍之前後左右張弩注矢以誰何謂之羅圍又二十人為曹輩去壘三百

步畜犬其中或視前後左右謂之狗附皆昏而設明而罷候遮二十人居狗附處以視聽候望明而設昏而罷不

設之 楚人不敢謀，畏晉之信也。畏晉守信諸侯 自是沒平公無楚患。

宋之盟。弭兵 楚人固請先敵。楚人子木 叔向謂趙文子曰：夫霸王之勢，在德不

在先敵。子若能以忠信贊君。贊佐 而裨諸侯之闕。裨補也 敵雖在後，諸侯將載

之，何爭於先？若違於德，而以賄成事。賄成 今雖先敵，諸侯將棄之，何欲於先？

昔成王盟諸侯于岐陽。岐山 楚為荆蠻。荆州 置蒞蕪，設望表，與鮮卑守燎，故

不與盟。置立也蕪謂東郊而立之所以縮烟望表謂望祭山 今將與狎主諸侯之盟，唯有德

也。狎更 子務德無爭先，務德所以服楚也。乃先楚人。讓使

號之會。諸侯之大夫尋宋之盟在魯昭元年魯人食言。食偽也言魯使叔孫穆子如會尋宋之盟欲以飾好弭兵尋盟未退而魯伐莒取郟是虛偽其言楚令尹圍

將以魯叔孫穆子為戮。令尹圍楚恭王之子樂王鮒求貨焉。不予。樂王鮒大夫樂國子也趙文子謂叔孫

曰。夫楚令尹有欲於楚。楚欲得少懦於諸侯。懦弱也以諸侯為弱諸侯之故。求治之。不求致

也。故事也必欲治之非但求致之而已其為人。也。剛而尙寵。尙好也好自尊寵若及。必不避也。以事及於罪者必子

盍逃之。不幸必及於子。對曰。豹也受命於君。以從諸侯之盟。為社稷也。為社稷也

若魯有罪。而受盟者逃。必不免。不免於討是吾出而危之也。若為諸侯戮者。魯

誅盡矣。必不加師。請為戮也。夫戮出於身實難。難居也自他及之何害。苟

可以安君利國。美惡一心也。美生惡死文子將請之於楚。樂王鮒曰。諸侯有盟未

退。而魯肯之。安用齊盟。齊一也縱不能討。又免其受盟者。晉何以為盟主矣。言無

以復齊一諸侯必殺叔孫豹。文子曰。有人不難以死安利其國。可無愛乎。若皆卹國

如是。則大不喪威。而小不見陵矣。若是道也。果。果必行也可以教訓。何敗國之有。

吾聞之曰。善人在位。患弗救不祥。惡人在位。不去亦不祥。必免叔孫。固請

於楚而免之。

趙文子為室。室宮也斲其椽而襲之。椽椽也襲壓也張老夕焉而見之。見匠者為之也不謁而歸。

謁告也文子聞之。駕而往。曰。吾不善。子亦告我。何其速也。速去也對曰。天子之室。

斲其椽而襲之。加密石焉。密細密文理石謂砥也先祖襲之加以密砥諸侯襲之。無密也大夫斲之。不士首

之。新其備其物義也。物備得宜從其等禮也。從尊卑之今子貴而忘義富而忘禮

吾懼不免何敢以告。文子歸令之勿讐也。匠人請皆斲之。通更文子曰耻為

後世之見之也。為使其斲者仁者之為也其讐者不仁者之為也。

趙文子與叔向遊於九原。原當作京也曰死者若可作也。作起吾誰與歸。叔向

曰其陽子乎。陽子文子曰夫陽子行廉直於晉國不免其身。廉直剛而無計其知

不足稱也。稱述叔向曰其舅犯乎。文子曰夫舅犯見利而不顧其君其仁不

足稱也。見利見全身之利謂與晉文遊難至將反國無輔佐安國之心其隨武子乎。武子納諫不

忘其師。言聞之言身不失其友。身有善行事君不援而進。進進不阿而退。阿隨也退退

秦后子來奔。后子景公之弟趙文子見之問曰秦君道乎。問有對曰不識。難即言

對曰鍼聞之國無道而年穀餘熟。言國無道而年穀和熟鮮不五稔。鮮少也稔年也少

文子視曰曰朝夕不相及誰能俟五。言朝恐文子出后子謂其徒。徒從曰趙孟

將死矣。夫君子寬惠以卹後猶恐不濟。今趙孟相晉國以主諸侯之盟思

長世之德。歷遠年之數猶懼不終其身。今怙日而歎歲。玩愒也怠偷甚矣。怠懈

苟非死遠之必有太咎。遠及也大咎冬趙文子卒。

平公有疾。秦景公使醫和視之。和名也。出曰：不可為也。為治也。是謂遠男而近女。

遠師輔近女色。感以生蠱。感於女以生蠱疾。非鬼非食。感以喪志。疾非鬼神亦非飲食生於淫感以喪其志。良臣不生。天命

不祐。祐助也。良臣謂趙孟不生將死。若君不死，必失諸侯。趙文子聞之曰：武從二三子。二三子以晉諸卿。

佐君為諸侯盟主。於今八年矣。內無苛慝。諸侯不二。苛煩也。惡惡也。子胡曰：良臣不生。天命不祐。對曰：自今之謂。從今以往。和聞之曰：直不輔曲。明不規闇。言文子不能以明直規輔平公。

之闇曲使至淫惑。拱木不生危。拱木大木也。危高險也。松柏不生埤。埤下濕也。以言文子不久存。吾子不能諫。感使至於生疾。又不自退而寵其政。寵榮也。八年之謂多矣。已為多也。何以能久。文子曰：鑿

及國家乎。對曰：上鑿鑿國。止其淫惑。是為醫國。其次疾人。固鑿官也。官猶職官。文子曰：子稱蠱

何實生之。對曰：蠱之慝。穀之飛實生之。慝惡也。言蠱之為惡害于嘉穀。穀為之飛若是類生蠱疾也。物莫伏於蠱。

蠱莫嘉於穀。伏藏也。嘉善也。穀與蠱伏而章明者也。穀氣起則蠱伏藏穀不朽。蠱而人食之章明之道也。故食穀者。晝

選男德。以象穀明。選擇有德者而親近之。以象人之食穀而有聰明。宵靜女德。以伏蠱慝。靜安也。伏去也。言夜當安女之有德者以禮自節。

去己蠱害之疾言。蠱害穀猶女害男。今君一之。一一晝夜也。是不饗穀而食蠱也。蠱喻也。是不昭穀明而皿蠱

也。皿器也。為蠱作器而受也。夫文蠱皿為蠱。吾是以云。文字也。文子曰：君其幾何。對曰：若諸侯

服。不過二年。不服。不過十年。諸侯服則專於色。過是。晉之殃也。過十年荒淫之禍及國。是歲也。趙文

子卒。諸侯叛晉。叛晉從楚。十年。平公薨。十年後十年在魯昭十年。是歲也。趙文

子來仕。趙景公仕於晉。其車千乘。從車千乘。楚公子子干來仕。其車五乘。子干恭王之庶子。公子比魯昭元年楚公子國。

比魯昭元年楚公子國。

叔向為太傅。實賦祿。韓宣子問：「二公子之祿焉？」宣子韓起代趙文子為政對曰：「大國

上大夫也。皆一卒可也。宣子曰：「秦公子富，若之何其鈞之？」鈞同對曰：「夫爵以

建事。職事也祿以食爵。隨祿尊卑德以賦之。功庸以稱之。稱副也若之何以富賦祿也。夫

絳之富商，章藩木機，以過於朝。幸藩蔽前後木機木機也唯其功庸少也。言無功庸雖富不得服尊服過于朝而能

金玉其車，文錯其服。文文錯錯錯言富商之財足以金玉其車文錯其服以無爵位故不得為耳則上幸藩機木是也能行諸侯之賄。言其財賄

於富也。回曲也乃均其祿。且秦楚匹也。若之何其回

鄭簡公使公孫成子來聘。簡公信公之子嘉也成子子產之謚鄭穆公之孫子國之子也平公有疾，韓宣子贊授客

館。贊尊也客問君疾，對曰：「寡君之疾久矣。上下神祇無不徧諭。諭謂祭祀告謝而無除。今

夢黃熊入於寢門。公夢熊似熊不知人殺乎？抑厲鬼邪？人殺主殺人厲鬼惡鬼子產曰：「以君之明

子為大政，其何厲之有？」大政美大之政僑聞之。僑子產名昔者鮌違帝命，殛之于羽山。帝堯也殛放而

也。化為黃熊，以入于羽淵。羽山之淵鮌既死而神化也實為夏郊。禹有天下而郊祀也三代舉之。舉謂不廢其禮夫鬼

神之所及，吉凶所及非其族類，則紹其同位。紹繼也殷周祀之是也是故天子祀上帝，上帝天也公侯

祀百辟。以死勤事功及民者自卿以下，不過其族。族謂也今周室少卑，少微也晉實繼之。謂為盟主統諸侯也

其惑者未舉夏郊邪？宣子以告。祀夏郊。為周祀也董伯為尸。董伯晉大夫神不敵非類則董伯其姓乎尸主也五

日公見子產。祭後五日平公賜之莛鼎。莛鼎出於莛傳曰賜子產有莛故見之

叔向見韓宣子。宣子憂貧。叔向賀之。宣子曰：「吾有卿之名而無其實。」實財也無

以從一二三子。從隨其聘贈之屬吾是以憂。子賀我何故？對曰：「昔欒武子一卒之田。」夫一

卒之田欒書為晉上卿而不及其宮不備其宗器。宮室宗器祭器宣其德行，順其憲則，使越于諸侯。越發聞也

諸侯親之。戎狄懷之。懷歸也以正晉國，行刑不疚。疚病也以免於難。免祿君之難及桓子

驕泰奢侈，貪慾無藝。藝極也桓子樂書之子黠略則行志。略犯也則法也假貸居賄。居蓄也宜及於難，而

賴武之德，以沒其身。及懷子，改桓之行，而修武之德。懷子桓子之子盈也可以免於難。

而離桓之罪，以亡於楚。亡奔也夫卻昭子，卻至也其富半公室，其家半三軍，恃其富

寵，以泰于國。奢泰於國其身尸於朝，其宗滅於絳，不然，夫八卻五大夫三卿。三卿卻

又有五人為大夫也其寵大矣。一朝而滅，莫之哀也。唯無德也。今吾子有欒武子之貧，

吾以為能其德矣。能行其德是以賀。若不憂德之不建，而患貨之不足，將弔不暇。

何賀之有？宣子拜稽首焉。曰：「起也將亡，賴子存之，非起也，敢專承之。」專獨承受其

自桓叔以下，嘉吾子之賜。桓叔之韓氏祖曲沃桓叔也桓叔生子萬受韓以為大夫是為韓萬

卷第十五 晉語九 昭公

士景伯如楚。景伯管理官士彌牟如楚聘也叔魚為贊理。叔魚羊舌鮒贊佐也景伯如楚故叔魚攝其官也傳曰叔魚攝理邢侯與雍子

爭田上子皆晉大夫邢侯楚申公巫臣之子巫臣奔晉晉與 雍子納其女於叔魚以求直不直

之邢雍子故楚大夫奔晉晉與之鄰爭鄰田之疆界也 雍子納其女於叔魚故納 及斷獄之日叔魚抑邢侯斷快也抑枉也 邢侯殺叔魚與雍子於朝韓宣子

患之叔向曰二姦同罪請殺其生者而戮其死者陳尸 宣子曰若何對曰鮒

也鬻獄鬻賣也 雍子賈之以其子邢侯非其官也而干之官司寇干犯也 夫以回鬻國之

中回邪也中平也 與絕親以買直與非司寇而擅殺其罪一也邢侯聞之逃遂施邢

侯氏施劫捕也 而尸叔魚與雍子於市死時在朝故尸於市在魯昭十四年

中行穆子帥師伐狄圍鼓穆子晉卿中行偃之子荀吳中行伯也狄鮮虞也鼓白狄別邑事在魯昭十五年 鼓人或請以城叛

穆子不受軍吏曰可無勞師而得城子何不為穆子曰非事君之禮也夫

以城來者必將求利於我利賈賞也 夫守而二心姦之大者也賞善罰姦國之憲

法也許而弗予失吾信也若其予之賞大姦也姦而盈祿善將若何盈滿也 且

夫狄之憾者以城來盈願憾恨也 晉豈其無豈無恨者 是我以鼓教吾邊鄙貳也貳二心也

夫事君者量力而進進取也 不能則退不以安買貳買市也安謂不勞師而得鼓 令軍吏呼城傲

將攻之未傳而鼓降傳著也 中行伯既克以鼓子苑支來苑支鼓子蕪鞮也穆子既克鼓以蕪鞮歸既獻而反之其後又叛魯昭二十二年荀吳襲鼓城之以蕪鞮歸使涉佗守之 令鼓

人各復其所非僚勿從僚官也 鼓子之臣曰夙沙釐以其孥行釐將妻子從鼓子也 軍吏執

之辭曰我君是事非事土也名曰君臣豈曰土臣今君實遷遷徙也 臣何賴於

鼓。顛利也。穆子召之曰。鼓有君矣。君謂涉佗。爾心。事君。吾定而祿爵。而女也。定安也。對曰。臣委

質於狄之鼓。未委質於晉之鼓也。質贊也。土贊以姓。委贊而退。臣聞之。委質為臣。無有二心。

委質而策死。古之法也。言委贊於君書名於冊。示必死也。君有烈名。臣無叛質。列明也。敢即私利。以

煩司寇。而亂舊法。其若不虞何。即就也。虞度也。若就私利。是謂叛君。叛君有罪。故煩司寇。舊法

也。何穆子歎而謂其左右曰。吾何德之務。而有是臣也。吾當修務何德而得若比之臣乎。乃使行。既

獻。既獻功也。言於公。言禮之賢於公公頃公昭公之子去疾也。與鼓子田於河陰。河陰晉河南之田使君而田也。使夙沙釐相之。

范獻子聘於魯。獻子范宣子之子士鞅聘在魯昭二十一年。問具山。敖山。魯人以其鄉對。言其鄉之山也。獻子曰。

不為具敖乎。對曰。先君獻武之諱也。獻伯禽之會孫微公之子。獻公具武。獻公之庶子武公。魏獻子歸。徧戒其所

知曰。人不可以不學。吾適魯而名其二諱。為笑焉。唯不學也。言學則必知諱。不見笑也。禮入境而問禁

入門而問諱。人之有學也。猶木之有枝葉也。木有枝葉。猶鹿廕人。而況君子之學

乎。董叔將娶於范氏。董叔晉大夫范氏范宣子之女。叔向曰。范氏富。盍已乎。言富必驕。驕必陵人已止也。曰。欲為繫

援焉。欲自繫綴以爲援助。他日。董祁愬於范獻子。祁董叔之妻。獻子之妹。范姓祁名也。曰。不吾敬也。獻子執而紡

於庭之槐。紡懸也。叔向過之。曰。子盍為我請乎。叔向曰。求繫既繫矣。求援既援

矣。欲而得之。又何請焉。

趙簡子曰。魯孟獻子有鬪臣五人。我無一。何也。簡子晉卿趙文子之孫。景子之子。趙鞅志父孟獻子魯大夫仲孫蒧。鬪臣捍難

趙簡子曰。魯孟獻子有鬪臣五人。我無一。何也。

之叔向曰：子不欲也。若欲之，胖也。待交梓可也。此言欲勇則勇士至

梗陽人有獄將不勝。梗陽魏氏之邑，魏氏也。請納賂於魏獻子。獻子將許之。獻子晉正卿魏戌之父，魏舒也。傳曰：梗陽人有獄，魏戌不能斷，以獄上其大宗，賂以女樂，獻子將受之。或云：大宗，即舒也。昭謂：大宗，訟者之大宗也。為訟者納賂。閻沒謂叔寬曰：與子諫乎？閻沒，明叔寬之友。齊之子叔襄，皆晉大夫。傳曰：魏戌使二子諫。

吾主以不賄聞於諸侯。主，獻子不賄，不貪財。今以梗陽之賄殃之，不可。

二人朝而不退。獻子將食，問誰於庭。曰：閻明叔襄在，召之使佐食。佐，猶病也。

比已食，三歎。既飽，獻子問焉。曰：人有言曰：唯食可以忘憂。吾子一食之間而三歎，何也？同辭對曰：吾小人也，貪饋之始至，懼其不足，故歎。中食而自咎也。曰：豈主之食而有不足，是以再歎。主之既已食，願以小人腹為君子之心，屬饜而已。是以三歎。屬，適也。饜，飽也。已，止也。適，小飽足則自節止也。獻子曰：善。乃辭梗陽人。善，諭而

不逆獻子能覺改也。

下邑之役，董安于多。下邑，晉邑。董安于，趙簡子家臣，多多功也。周禮曰：戰功曰多。魯定十三年，簡子人作亂，攻趙氏之宮，簡子奔晉。殺邯鄲大夫趙午、午之子，獲以邯鄲叛。午，荀寅之甥也。荀寅，范吉射之姻也。二陽晉人圍之時，安于力戰有功。趙簡子賞之。辭。辭不受。固賞之。對曰：方臣之少也，進秉筆，費為名命，稱於前世，立義於諸侯。言見稱譽於前世諸侯以為義。而主弗志也。志，識也。及臣之壯也，耆其股肱，以從司馬。耆，致也。司馬，掌兵。苟慝不產，及臣之長也，端委鞶帶，以隨宰人。民無二心。端，玄端也。委，委貌也。鞶，韉韋蔽膝也。帶，大帶也。宰人，宰官也。今臣一日為狂疾，而曰必賞女。言戰鬪為凶事，為人有一狂易之疾，相殺傷也。與余以狂疾賞也，不如亡趨而出，乃釋之。

趙簡子使尹鐸為晉陽。

尹鐸簡子家臣晉陽趙氏邑為治也。

請曰：以為繭絲乎？抑為保鄣乎？

繭絲賦稅保鄣被捍

也。小城曰保。禮記曰：遇入保者。

簡子曰：保鄣哉？尹鐸損其戶數。

損其戶則民優而稅少。

簡子誠襄子。襄子簡子之子無恤。曰：

晉國有難，而無以尹鐸為少，無以晉陽為遠，必以為歸。

所謂保鄣。

趙簡子使尹鐸為晉陽，曰：必隨其壘。

壘壞也。壘，荀寅士吉射圍趙氏所作壘壁也。

吾將往焉。若見壘

培，是見寅與吉射也。

壘，壘也。曰培，曰壘。

尹鐸往而增之。增高其壘，因以自備。

簡子如晉陽，見壘，怒。

既不墮，又增之。

故曰：必殺鐸也。而後入，大夫辭之。

辭，請也。不可也。

曰：是昭余讎也。

昭明也。明我，又增之。怒，讎以辱我。郵

無正進。無正，晉大夫郵，良伯樂也。

曰：昔先主文子，少豐於難。

文子簡子之祖趙武，豐猶難也。難，謂莊姬之讎趙氏見討。

從姬氏於

公宮。姬氏，莊姬趙朔之妻。文子之母，晉景公之女，淫於趙嬰，嬰之二兄趙同趙括放之。姬讎同括，景公殺之。文子從莊姬於公宮。

有孝德，以出在公族。為公族大夫。

有恭德，以升在位。

在，卿位也。

有武德，以羞為正卿。

正卿，上卿。羞，進也。

有溫德，以成其名譽。失

趙氏之典刑。

典，常也。刑，法也。

而去其師保。

在公宮，故無師保。

基於其身，以克復其所。基於始也。始，更修之於身，以能復其先。

及景子長於公宮。

景子，文子之子，簡子之父。趙成也。從其王母在公宮。

未及教訓，而嗣立矣。亦能纂修其身

以受先業，無謗於國。順德以學子。

學，教也。

擇師保以相子。今吾子

嗣位，有文之典刑，有景之教訓，重之以師保，加之以父兄。

同宗之父兄也。

子皆疏之。

以及此難。

荀士之難。

夫尹鐸曰：思樂而喜，思難而懼，人之道也。委士可以為師保。

吾何為不增？

言見壘培可以戒懼。足當師保何為不增。

是以修之。庶曰：可以鑑而鳩趙宗乎？

鑑，鏡也。鳩，安也。

若罰

之，是罰善也。

罰善必賞惡。臣何望矣。簡子說曰：微子，吾幾不為人矣。微，無也。以

免難之賞賞尹鐸。免難之賞軍賞也言見戒而懼懼則有備是為免難初伯樂與尹鐸有怨。伯樂無正字以其賞如

伯樂氏也。如之曰子免吾死敢不歸祿。祿所得賞辭曰吾為主圖非為子也怨若怨焉。若如也怨自如故

鐵之戰趙簡子曰鄭人擊我吾伏殺略血鼓音不衰。鐵衛地殺弓衣也晉中行寅苑吉射以朝歌叛齊鄭與之魯哀

二年齊人輸范氏粟鄭罕達驅弘送之苑吉射送之簡子禦之遇於戚隘。戰於鐵鄭人舉簡子中肩斃于車中伏殺上猶能擊鼓面汗血曰略血今日之事莫我若也衛

莊公為右。莊公衛靈公太子翬曠國殺少君不成奔晉簡子許納之時為簡子車右曰吾九上九下擊人盡殪。殪死也九上九下車以救簡子

日之事莫我加也郵無正御。無正王良御為簡子御曰吾兩轂將絕吾能止之。轂制也能止馬徐行故不絕

今日之事我上之次也。言次曰會孫蒯曠以諄趙鞅之故。諄佐敢昭告于皇祖文王

衛莊公將禱。禱謂將戰時請福也曰會孫蒯曠以諄趙鞅之故。諄佐敢昭告于皇祖文王

昭明也皇大也文王康叔之父烈祖康叔。烈顯也文祖襄公。文言有文德也襄公蒯曠之祖父靈公之考昭考靈公。昭明也靈公蒯曠之父夷

請無筋無骨。夷傷也戰鬪不能無傷無筋無絕筋無骨無折骨無面傷。傷於面無敗用。用兵無隕懼。隕越也死不敢

請。言不敢請歸之神也簡子曰志父寄也。志父簡子後名春秋書趙鞅入晉陽以叛後得反國故改為志父寄寄請也

趙簡子田于蠖。蠖晉君之圃史黯聞之以犬待于門。史黯晉大夫史墨時為簡子史犬田犬門君園門簡子見之

曰何為曰有所得犬欲試之茲園也。茲此也簡子曰何為不告對曰君行臣不從

不順。言君從法臣從君主將適蠖而麓不聞。麓主君苑圃之官傳曰山林之木衡麓守之臣敢煩當曰。當日直日也言主以告君臣亦不敢煩主之直日以自白也簡子乃還

以告君臣亦不敢煩

主之直日以自白也

簡子乃還

少室周為趙簡子之右。

少室周簡子之臣右戎右

聞牛談有力。

牛談簡子臣也

請與之戲。

戲角力也

弗勝。致

右焉。致右於談簡子許之。使少室周為宰。

宰家宰也

曰：知賢而讓，可以訓矣。

趙簡子曰：吾願得范中行之良臣。

范吉射中行寅

史黯侍曰：將焉用之？簡子曰：良臣

人之所願也。又何問焉？對曰：臣以為不良故也。夫事君者，諫過而賞善。

其惡賞善將順其美

薦可而替否。

薦進也替去也傳曰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

獻能而進賢。擇材

而薦之。朝夕誦善敗而納之。道之以文，行之以順，勤之以力，致之以死。

聽則進，否則退。今范中行氏之臣，不能匡相其君，使至於難。

難謂為亂見逐伐君而致事在魯定公哀

時君出在外。

以朝歌叛魯哀五年又奔齊

又不能定而棄之，則何良之為？若弗棄，則主焉得

之？夫二子之良，將勤營其君，復使立於外，死而後止。何日以來，

來，乃非良臣也？簡子曰：善，吾言實過矣。

立於外有醫士於他國也若

趙簡子問於壯馳茲。

壯馳茲晉大夫蓋吳人也

曰：東方之士孰為愈？

愈賢也

壯馳茲拜曰：敢賀。

簡子曰：未應吾問，何賀？對曰：臣聞之，國家之將興也，君子自以為不足，其

亡也。若有餘，今主在晉國之政，而問及小人，又求賢人，吾是以賀。

趙簡子歎曰：雀入于海為蛤，雉入於淮為蜃。

小曰蛤大曰蜃皆介物辟類

化。

化謂純成龍龜石首成龍之類

唯人不能。哀夫，實擊侍。

實擊晉大夫也

曰：臣聞之，君子哀無人，

無難，哀無德，不哀無寵，哀名之不令，不哀年之不登，

夫范中行氏不恤

庶難欲擅晉國。令其子孫將耕於齊。宗廟之犧。為畎畝之勤。純色為犧。論二子皆在於宗廟。今反放逐。畎畝之中亦是人之化也。人之化也。何日之有。

趙襄子使新稚穆子伐狄。襄子晉正卿。簡子之子。無郵穆子。晉大夫新稚狗也。伐狄在春秋後。勝左人中人。左人中人。狄二邑。遽人

來告。遽傳也。襄子將食。尋飯有恐色。侍者曰。狗之事大矣。大謂勝二邑也。而主之色不怡。

何也。怡悅也。襄子曰。吾聞之。德不純。純壹也。而福祿並至。謂之幸。夫幸非福。德不能服必致

寇故曰。非德不當雍。當猶任也。雍。蘇也。言唯有德者任以福祿為蘇樂也。雍不為幸。能蘇樂則不為幸。吾是以懼。

智宣子將以瑤為後。智宣子晉卿荀躒之子甲也。瑤宣子之子。襄子智伯也。智果曰。不如宵也。智果晉大夫智氏之族。宵宣子之庶子也。

子曰。宵也。佞。佞。佞。不從人。對曰。宵之佞在面。瑤之佞在心。心佞敗國。面佞不害。

瑤之賢於人者五。其不逮者一也。不逮。不仁也。美鬢長大則賢。鬢。髮。穎也。射御足力則賢。

伎藝畢給則賢。給。足也。巧文辯惠則賢。巧文。巧於文辭。彊毅果敢則賢。如是而甚不仁。以

其五賢陵人。而以不仁行之。其誰能待之。待。猶假也。若果立瑤也。智宗必滅。弗聽。

智果別族于太史為輔氏。太史。掌氏姓。及智氏之亡也。唯輔果在。審其人。

智襄子為室矣。襄子智伯瑤也。美麗好也。士茁夕焉。士茁。智伯家臣。夕夕往也。智伯曰。室矣矣。對曰。美則美。

矣。抑臣亦有懼也。智伯曰。何懼。對曰。臣以乘筆事君。志有之曰。高山峻原。不生草木。

志記也。峻。峻也。原。陸也。言其高峻不安。故不生草木。松柏之地。其土不肥。言上茂。感冬夏有陸。故土不肥。今土木勝。臣

懼其不安人也。言不兩與。室成三年而智氏亡。三年。智伯與韓魏伐趙。襄子圍晉陽而靡之。城不復者三板。智伯行水魏。桓子御韓。康子驂。乘智伯

曰吾始知水可以亡人國也。汾水可以灌安邑。安邑魏也。絳水可以灌平陽。平陽韓也。桓子肘康子。康子履桓子之跗。趙襄子夜使張孟私於韓魏韓魏與之合。遂滅智伯而分其地在春秋後。

還自衛。三卿宴于藍臺。智襄子伐鄭自衛還也。三卿智襄子韓康子魏桓子藍臺地名。

智伯國聞之。諫。伯國晉大夫智氏之族。曰主不備。難必至矣。曰難將由我。我不為難。誰敢與之。對曰異於是。言所聞與此異。夫卻氏有車轅之難。卻擊與長魚矯爭田執而格之。

趙有孟姬之讒。趙趙同括也。孟姬趙文子之母。莊姬也。莊姬通於趙嬰嬰兄同括放之。孟姬慙怨讒之於景公。景公殺之。

范中行有亟洽之難。亟洽與之邑。泉夷無寵於范。吉射而欲為亂於范氏。中行寅與范氏相睦。故泉夷謀逐二子。卒滅之。在魯定十三年。

皆主之所知也。夏書有之曰。一人三失。三失三失人怨也。怨豈在明也。明著也。不見是圖也。不見未形也。周書有之曰。怨不在大。或大而亦不在小。禍難或起於小怨。

夫君子能勤小物。故無大患。物事也。今主一宴而恥人之君相。君康子相段規。又弗備。曰不敢與難。無乃不可乎。夫誰不可喜。而誰不可懼。螭蟻蜂蠆。皆能害人。況君相乎。弗聽。自是五年。乃有晉陽之難。自藍臺後五年也。

段規反首難。而殺智伯于師。言段規首為策作難。反智伯者也。遂滅智氏。

晉陽之圍。智襄子圍趙襄子於晉陽也。魯悼四年。智瑤伐鄭。耻趙襄子。襄子怨之。智瑤驕泰。請地於趙。趙弗與。瑤帥韓魏攻趙。襄子。保晉陽。三家圍之。在春秋後也。張談曰。先

主為重器也。為國家之難也。張談趙襄子之宰孟談。重器圭璧鐘鼎之屬。盍姑無愛寶於諸侯乎。欲令行賂以求

也。襄子曰。吾無使也。張談曰。地也可。地襄子之臣。襄子曰。吾不幸有疾。不夷於先

子。夷平也。疾病也。言己行有闕病不及先子。不德而賄。言無德而以賄求助也。夫地也。求飲吾欲。言地求飲食我。以情欲無忠諫。是養吾

子。夷平也。疾病也。言己行有闕病不及先子。不德而賄。言無德而以賄求助也。夫地也。求飲吾欲。言地求飲食我。以情欲無忠諫。是養吾

子。夷平也。疾病也。言己行有闕病不及先子。不德而賄。言無德而以賄求助也。夫地也。求飲吾欲。言地求飲食我。以情欲無忠諫。是養吾

子。夷平也。疾病也。言己行有闕病不及先子。不德而賄。言無德而以賄求助也。夫地也。求飲吾欲。言地求飲食我。以情欲無忠諫。是養吾

子。夷平也。疾病也。言己行有闕病不及先子。不德而賄。言無德而以賄求助也。夫地也。求飲吾欲。言地求飲食我。以情欲無忠諫。是養吾

疾而干吾祿也。養長也 干求也 吾不與皆斃。皆俱也 斃路也 襄子出曰。吾何走乎。從者曰。長子

近且城厚完。別縣也 襄子曰。民罷力以完之。又斃死以守之。其誰與我。斃路也 誰與我

誰與我。誰與我 同力也 從者曰。邯鄲之倉庫實。邯鄲晉 別縣也 襄子曰。浚民之膏澤以實之。浚煎也 讀若誰 又因

而殺之。其誰與我。其晉陽乎。先主之所屬也。先主簡子也 謂無以手鐸 為少晉陽為遠必以為歸 尹鐸之所

寬也。民必和矣。乃走晉陽。晉師圍而灌之。晉師三卿之師灌 引汾水以灌之 沈竈產龍。民無叛

意。沈竈懸釜而炊也 產龍 龍生於竈也 龍蝦蟆也

卷第十六 鄭語

桓公為司徒。桓公鄭始封之君 周厲王之少子 宣王之弟 桓公友也 宣王封之於鄭 幽王八年為司徒 甚得周衆與東土之人。周粟西周 之民東土

東也。問於史伯曰。王室多故。史伯周太史 故猶難也 余懼及焉。其何所可以逃死。史伯對

曰。王室將卑。戎狄必昌。不可偪也。昌盛也 偪迫也 當成周者。成周 維也 南有荆蠻申呂應鄧

陳蔡隨唐。荆蠻半姓之蠻 鬻熊之後 申呂姜姓也 應蔡隨唐 皆姬姓也 應武王子所封 鄧曼姓也 陳媯姓也 北有衛燕狄鮮虞潞洛泉徐

蒲。衛康叔之封 燕邵公之封 皆姬姓也 狄北狄也 鮮 虞姬姓在狄者也 潞洛泉徐蒲皆赤狄 隗姓也 西有虞虢晉隗霍楊魏芮。八國姬姓也 虞虞 仲之後 虢魏叔之

後西。東有齊魯曹宋滕薛鄒莒。齊姜姓魯曹滕皆姬姓 宋子姓薛 任姓 鄒曹姓莒己姓 東夷之國也 是非王之支子母弟

甥舅也。則皆蠻荆戎狄之人也。王支子母弟 姬姓是也 甥舅異姓是也 蠻荆 楚也 戎狄北狄 潞洛泉徐蒲是也 戎或為夷 非親則頑。不

可入也。親謂支子甥舅也 頑謂蠻夷戎狄也 其濟洛河潁之間乎。言此四水之間可逃 謂 左濟右洛前潁後河 是其子男之國。

號節為大。是是四水也號東號也號仲之後姬姓也號叔恃勢節仲恃險。此號叔號仲之後叔

字勢匪國也險阨也是皆有驕侈怠慢之心而加之以貪冒君若以周難之故寄

李與賄焉不敢不許。妻子曰李周亂而弊是驕而貪必將背君君若以成周

之衆奉辭伐罪無不克矣。桓公甚得周衆奉直若克一邑。二邑節弊補舟依駮歷

華君之土也。言克號節此八邑皆可得也若前華後河右洛左濟。華華國也主芟醜而食溲洎。芟醜山名主為

之神主孔子曰夫顯與為東修典刑以守之是可以少固。其後卒如史伯之言公曰南方不可乎。

南方當成周之對曰夫荆子熊巖生子四人伯霜仲雪叔熊季紃。荆楚也熊巖楚子霜

熊也仲不立叔在纓叔熊逃難於濮而蠻季紃是立蕞氏將起之禍又不克。蕞蠻

氏楚大夫先熊霜之世叔熊逃難奔濮而從蠻俗熊霜死是天啓之心也。啓開也天開季紃故叔

甚聰明和協蓋其先王。言季紃又聰明能和協其民臣聞之天之所啓十世不替。

替廢也夫其子孫必光啓土不可偏也。光大且重黎之後也。重黎官名楚語曰顓頊乃命

楚之先為夫黎為高辛氏火正。高辛帝嚳黎顓頊之後也顓頊生老童老童產重黎及吳回吳回產

此二官以淳耀敦大天明地德光照四海故命之曰祝融。

事周文王其會孫熊繹當成王時其功大矣。厚大也耀明也敦厚也言黎為火正能理其職以大明厚大天明地德故命之為祝融祝始

成天地之火功者其子孫未嘗不章。章顯虞夏商周是也。是成天地之功者虞幕能聽

協風以成樂物生者也。虞幕舜後虞思也協和也言能聽知和風因時順氣以成育夏禹能單

李水王以品處庶類者也。單盡也庶幾也品高下之品也禹除水災使人物高下各得其所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

于百姓者也。保養也五教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魯語曰契為司徒而民輯周棄能播殖百穀蔬以衣食民人者

也。棄后稷也播布也殖長也百穀黍稷稻粱麻麥苽菽離胡之屬蔬葦菜之屬可食者其後皆為王公侯伯。禹身王稷棄在子孫公侯伯謂其後祀宋及暮後陳侯也

融亦能昭顯天地之光明以生柔嘉材者也。柔潤也嘉善也其後入姓於周未

有侯伯。八姓祝融之後八姓己董彭禿佐制物於前代者。佐助也物事也昆吾為夏伯矣。

昆吾祝融之孫陸終第一子名樊為己姓封於昆吾昆吾衛是也其

後夏衰昆吾為夏伯遷於舊許曰楚之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

儀為彭姓封於大彭謂之彭祖彭城是也豕韋彭

姓之別封於豕韋者也殷衰二國相繼為商伯

當周未有。未有己姓昆吾蘇顧溫董。五國皆

董姓己姓之別受氏為國者也有颺叔安之襲子曰董父

以擾龍服事帝舜賜姓曰董氏曰象龍封之潏川當夏之

後別封者

董姓。酸夷象龍。則夏滅之矣。董姓己姓之別受氏為國者也有颺叔安之襲子曰董父

與別封酸夷於孔甲前而滅矣傳曰孔甲不能食龍

而未獲象龍氏劉累舉擾龍於象龍氏以事孔甲

章諸稽其後別封也大彭豕韋為

商伯其後世失道殷復與而滅之

禿姓舟人。則周滅之矣。禿姓彭祖之

陸終第四子曰求言為姁姓封於鄆

曹姓。鄒莒。陸終第五子曰安

皆為采衛。皆姁曹也采采服去王

今新鄭也鄆路偃陽其後別封也

或在王室。或在夷狄。莫之數也。或六姓之後在王室蘇子

而又不無令聞。必不

興矣。斟姓無後。斟姓曹姓之別或云夏少康滅之非也傳有斟

姓。蔓越。不足命也。蔓越華姓之別國楚熊繹六世孫曰熊擊有惡疾楚人廢

蠻。唯荆實有昭德。若周衰。其必興矣。昭明

姜。嬴。荆。芊。實與諸姬代相干也。姜齊

俗。唯荆實有昭德。若周衰。其必興矣。昭明

姜。嬴。荆。芊。實與諸姬代相干也。姜齊

也。言其代疆更相犯間

伯夷能禮於神。以佐堯者也。

秩宗之官於周為宗伯漢為太宰掌國祭祀書曰典股三禮謂天神人鬼地祇之禮

伯翳能識百物。

以佐舜者也。

百物草木鳥獸

其後皆不失祀。而未有興者。

興謂為侯伯也

周衰其將至矣。

至於伯也

公曰謝西之九州何如。

謝宣王之舅申伯之國今在南陽謝西有九州二千五百伯家曰州何如問可居否

對曰其民沓貪而

忍不可因也。

沓讀也忍忍行不義因就也

唯謝郊之間。

開謂郊南謝北魏都焉郊後屬鄭鄭衰楚取之魯昭元年傳曰葬于郊謂之郊敖是也

其冢

君侈驕也。

冢大也

其民怠沓其君而未及周德。

怠慢也忠信為周言民慢曠其君而未及於忠信

若更君而周訓

之是易取也。

更更以君道導之則易取

且可長用也。

長用久處之

公曰周其弊乎。

弊者也。

殆近也

泰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

泰誓周書言民惡幽王愆惡紂欲令之亡天必從之

今王棄高明昭

顯而好讒慝暗昧。

王肅王高明昭顯謂明德之臣暗昧幽冥不見光明之德也

惡角犀豐盈而近頑童窮固。

角犀謂頑童有角

伏犀豐盈謂類輪豐滿皆賢明之相頑童童昏固陋也謂皆昧暗窮陋不識德義

去和而取同。

和謂可否相濟同謂同欲君子和而不同

夫和實生物同則

不繼。

陰陽和而萬物生同同氣

以他不他謂之和。

謂陰陽相生異相和

故能豐長而物歸之。

若以同裨同盡乃棄矣。

裨益也同者謂若以水益水水盡乃棄之無所成也

故先王以土與金木水火雜以

成百物。

雜合也成百物謂若鑄冶煎烹之屬

是以和五味以調口。

剛四支以衛體

和六律以聽

耳。

則聽

正七體以役心。

役營也七體七竅也謂目為心視耳為心聽口為心談鼻為心芳

平八索以成人。

平正也八索八體以應八卦謂乾為

首坤為腹震為足巽為股離為目兌為口坎為耳艮為手

建九紀以立純德。

建立也純純一不駁也九紀九藏也正藏五又有胃勝膀胱膽也紀所以經紀性命立純德也周禮曰九藏之

動賈唐云九

合十數以訓百體。

此所謂近取諸身遠取諸物賈唐云十數自王以下位有十等王臣公

體百官各有體屬也合此十數之位以訓導百官之體

出千品具萬方。

百官官有微品十於王位謂之千品五物之官命屬萬位謂之萬方方道也

計億事材兆

物收經入行核極計算也材裁也賈虞說皆以萬萬為億鄭後司農云十萬曰億萬億曰兆從古數也

物王收其常入舉九核之數故王者居九核之田收經入以食兆民九核九州之極數楚語曰天子之田九核以食兆民王取經入焉以

食萬周訓而能用之和樂如一忠信為周訓教也言以忠信教導之其民和樂如一室夫如是和之至也至極也於

是乎先王聘后於異姓同則不繼求財於有方使各以其方賄來方之所無則不貢擇臣取諫工而講以

多物務和同也工官也講猶校也聲一無聽五聲雜然物一無文五色雜然味一無果

五味合然後物一無講講論校也王將棄是類也而與剽同類謂和也天奪之明欲無弊得

乎夫號石父讒諂巧從之人也而立以為卿士與剽同也石父號君之名巧從巧於嬖從棄聘

后而立內妾好窮固也聘后申后內妾褒姒侏儒戚施實御在側近頑童也侏儒戚施皆優笑之人御侍也

周法不昭而婦言是行用讒慝也不建立卿士而妖嬖置也不建立有德以為卿士而妖嬖之臣用之於位微倖之人置之於側是物也不可以久且宣王之時有童謠宣王時王之父曰壓

孤箕服實亡周國山桑曰壓孤弓也箕木名服矢房於是宣王聞之有夫婦鬻是器者鬻賣也王使

執而戮之戮之於路府之小妾生女而非王子也懼而棄之府王內之府藏此人也收以奔

褒此人賣孤服者收取也天之命此久矣其又何可為乎為治也訓語有之訓語周書曰夏之衰也

褒人之神化為二龍以同于王庭褒人褒君共處曰同而言曰余褒之二君也二先君夏后

卜殺之與去之與止之莫吉止留也卜請其禋而藏之吉禋龍所吐沫龍之精氣也乃布幣焉

而策告之布陳也幣玉帛也陳其玉帛以簡策之書告龍而請其說龍亡而禋在櫝而藏之櫝櫃也傳郊之傳祭之郊及殷

周莫之發也。及厲王之末，發而觀之。未末年流 歲之歲 檠流于庭，不可除也。言流於庭前 謂取而發也

王使婦人不幃而諫之。裳正幅曰幃 幃諫謹呼 化爲玄黿，以入于王府。黿或爲蜃 蜃 蜃場象龍 府之童妾

未既亂而遭之。既盡也 遭偶也 毀齒曰亂 未盡 亂毀未畢也 女七歲而毀齒 既笄而孕。孕任身也 女 十五而笄 當宣王時而生。

厲王在處共和十四年死，十五年宣王不夫而育。育生 也 故懼而棄之，爲孤服者方戮在路。

夫婦哀其夜號也，而取之以逸，逃於褒也。逃亡 也 褒人褒姒有獄，而以爲入於王

褒姒王遂置之。置赦 褒姒 而嬖是女也，使至於爲后，而生伯服。以邪辟取愛曰嬖 使至有漸之言也 天之生

此久矣，其爲毒也大矣。將使候涇德而加之焉。加遺以 褒女 毒之會腊者，其殺也

滋速。精熟爲會腊 極也 滋益也 申繒西戎方疆。申姜姓 繒王前太子宜臼之舅也 繒姬姓 申之與國也 西戎亦黨於申 周衰故戎狄疆 王室方騷。騷擾 也

將以縱欲，不亦難乎？王欲殺太子以成伯服，必求之申。太子將 奔申 申人弗界，必

伐之。界予 也 若伐申，而繒與西戎會以伐周，周不守矣。言繒王無道 無以共守 繒與西戎方

將德申。申修德於二國 二國 申呂方疆 呂申 同姓 其隕愛太子，亦必可知也。隕 也 王師若

在。在於 申 其救之，亦必然矣。王心怒矣，號公從矣。言石父亦 從王而怒 凡周存亡，不二稔矣。

也。稔年 也 君若欲避其難，其速規所矣。時至而求用，恐無及也。時難也 用備也 公曰：若周衰

諸姬其孰與？對曰：臣聞之，武實昭文之功。文武王 文文王 文之祚盡，武其嗣乎？文王子 孫魯衛

是也。祚盡謂衰也，嗣繼也。武王子孫當繼之而興 武王之子，應韓不在。三君云不在時已亡也 昭謂若已亡無宜說也 近宜 王時命韓侯爲侯伯 其後爲晉所滅 以爲邑以賜桓

叔之子，寯是爲韓，寯則其亡非平王時也，應則在焉。上史伯云南有應，鄆是也 不在言不在應 韓當在晉 其在晉乎？距險而隣於小。距 守之地險也 小 小國 謂虞虢晉

揚韓魏
南之屬。若加之以德，可以大啓。國已險固，若增之以德，可以大開土宇。後魯閔元年，晉滅魏，魏霍盾五年滅虞，虞也。公曰：姜嬴其孰

與？對曰：夫國大而有德者，近與。秦仲齊侯，姜嬴之雋也。且大，其將與乎。秦仲嬴姓，有德者也。此二人為姜嬴之雋，且國大，故近與。

附庸秦公伯之子為宣王大夫，詩序云：秦仲始大齊侯齊莊公。姜嬴之有德者也。此二人為姜嬴之雋，且國大，故近與。公說：乃東寄幣與賄，號鄭受之。十邑皆有寄地。十邑謂號鄭、被補、丹、依、柔、厘、華也。後桓公之子武公意敗十邑之地，而居之。今河南新鄭是也。賈侍中云：寄地寄止。

幽王八年，而桓公為司徒。即位八年。九年，而王室始騷。騷，謂適庶交爭，亂虛溢甚。十一年，而斃。幽王申繆，召西戎以伐周，殺幽王於驪山，幽下桓公死之。

及平王之末，而秦晉齊楚代興。代更也。平王即位五十一年。秦景襄於是乎取周土。景當為莊。莊公秦仲之子，襄公之父，取周土，謂莊公有功於周。周顯之士及平王東遷，襄公佐幽王為西戎所殺。故史伯云：申繆西戎方疆，至平王時，秦襄公征伐之。故詩敘云：襄公備其兵甲以討西戎。西戎方疆而征伐不休是也。又襄公乃襄公十世之孫，而云宣王時破之，遂取其地，謀矣。

於是乎定天子。文侯仇也。定謂迎平王定之於洛邑。齊莊僖於是乎小伯。莊齊太公後十二世，莊公購僖公莊公之子，穆父小伯小主，請侯盟會。

楚金冒於是乎始啓濮。金冒，楚季紉之孫，若敖之子，熊率濮，南蠻之國，故熊避難處也。

卷第十七 楚語上

莊王使士薈傅太子箴。莊王楚成王之孫，穆王之子，旅也。士薈，楚大夫，審恭王名也。辭曰：臣不才，無能益焉。王曰：

賴子之善，善之也。賴，特也。對曰：夫善在太子，太子欲善，善人將至。若不欲善，善

則不用。故堯有丹朱。朱，堯子，封於丹。舜有商均。均，舜子，封於商。啓有五觀。啓，禹子，五觀，啓子。太康，昆弟也。觀，洛汭之地。書序曰：太康失國。

昆弟五人，須于洛。湯有太甲。太甲，湯孫，太丁之子，不遵湯。法伊尹不能正放之於桐。文王有管蔡。管，蔡，文王之子，周公之兄。是五王者，

皆有元德也。而有姦子。夫豈不欲其善。不能故也。若民煩可教訓。煩亂也。蠻夷也。

戎狄。其不實也久矣。實服也。中國所不能用也。王卒使傅之。問於申叔時。申叔時。楚大夫也。

申叔時曰。教之春秋。而為之聳善而抑惡焉。以戒勸其心。以天時紀人事謂之春秋。聳。舉也。抑。壓也。

之世。而為之昭明德而廢幽昏焉。世謂先王之世。繫也。昭。顯也。幽。闇也。昏。亂也。以休懼其

動。休。嘉也。動。行也。使也。之。嘉顯而懼廢也。教之詩。而為之導廣顯德。以耀明其志。導。開也。顯。德謂若成湯文武周邵。德公之屬。諸詩所

美者。教之禮。使知上下之則。教之樂。以疏其穢。而鎮其浮。疏。條也。樂者所以移風易俗。蕩滌人之邪穢也。鎮。重也。

輕也。教之令。使訪物官。令。謂先王之官。法。時令也。訪。論也。物。事也。使。諭知百官之事業。教之語。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

務。用明德於民也。語。治國之善語。教之故志。使知廢興者而戒懼焉。故志。謂所記前世成敗之書。教之

訓典。使知族類。行比義焉。訓典。五帝之書。族類。謂若序九族比義義之與比也。若是不從。動而不悛。悛。改也。

則文詠物以行之。文。文辭也。詠。風也。謂以文辭風託事物以動行也。求賢良以翼之。翼。輔也。悛而不攝。則身勤

之。攝。固也。勤。勩也。多訓典。刑以納之。刑。法也。務慎惇篤以固之。攝而不徹。徹。通也。則明施

舍以導之忠。施。己所欲原。心也。舍。過謂之愆。怒也。明久長以導之信。有信然後可以長久。明度量以導之義。義。宜也。言度量所宜

明等級以導之禮。等級。貴賤之品。明恭儉以導之孝。恭。儉所明敬戒以導之事。敬。戒於事則無敗功

明慈愛以導之仁。明昭利以導之文。昭。明也。明。利也。昭。利也。明。除害也。文。除害去暴亂也。明精

意以導之罰。明。盡精意也。斷之以情。明正德以導之賞。正。德謂不私於所愛。明齊肅以耀之臨。齊。壹也。肅。敬也。耀。明也。臨。也。

也。若是不濟。不可為也。濟。成也。為。為師傳也。且夫誦詩以輔相之。威儀以先後之。體

也。若是不濟。不可為也。濟。成也。為。為師傳也。且夫誦詩以輔相之。威儀以先後之。體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大不過容宴豆

言宴有折粗
豆之陳

木不妨守備

不妨城郭
守備之材

用不煩官府

材用不
出府藏

務官不易朝常問誰宴焉則宋公鄭伯

言二國
朝事楚

問誰相禮則華元駟騂

相相尊
也華元

宋駒華鄭之子右師元也
駟鄭穆公之子子駟也

問誰贊事則陳侯蔡侯許男頓子

贊佐
也

其大夫侍之

各侍
其君

先君以是除亂克敵而無惡於諸侯今君為此臺也國民罷焉財用盡焉

年數敗焉

敗廢民
之時務

百官煩焉

為之
徵發

舉國留之

留治
之也

數年乃成願得諸侯與始升

焉諸侯皆距無有至者而後使太宰啓疆請於魯侯

啟疆楚駒遠魯侯昭
公也事在昭七年

懼之以

蜀之役

蜀魯地魯宣公使求好於楚楚莊王卒宣公薨不克作好成公即位受盟於晉
楚子怒使公子嬰齊帥師侵魯至蜀魯人懼之使孟孫賂楚以請盟在成二年

而僅得以來

僅猶
劣也

使富都那豎贊焉

富富於容貌都閏也那美也豎
未冠者也言取美好不尙德

而使長鬣之士相焉

長鬣美
類鬣也

臣

不知其美也夫美也者上下內外小大遠近皆無害焉故曰美若於目觀

則美

於目則美於
德則不美

縮於財用則匱

縮言
取也

是聚民利以自封而瘠民也胡美之焉

封厚也胡何
也何以爲美

夫君國者將民之與處民實瘠矣君安得肥

安得獨肥
言將有患

且夫私欲弘

侈則德義鮮少德義不行則邇者騷離而遠者距違

騷愁也離叛也
邇境內遠鄰國

天子之貴

也唯其以公侯爲官正也

正長
也

而以伯子男爲師旅

帥師
旅也

其有美名也唯其

施令德於遠近而小大安之也若斂民利以成其私欲使民蒿焉忘其安

樂而有遠心

蕩耗也遠
心叛離

其爲惡也甚矣安用目觀故先王之爲臺榭也

積土爲臺
無室曰榭

榭不過講軍實

講習也軍
實戎事也

臺不過望氛祥

凶氣爲氛
吉氣爲祥

故榭度於大卒之居

大卒王士
卒也度榭

是以臨臺度於臨觀之高。是以臨下觀上明使其所不奪穡地。緣穡之地其為不匱財用。

見也。屋樹不被日明而已。其事不煩官業。也。其日不廢時務。以農也。瘠瘠之地。於是乎為之。不害穀土也。確確也。

城守之木。於是乎用之。城守之餘。然後用之。官僚之暇。於是乎臨之。也。暇閑。四時之隙。於是乎成之。時也。隙空閑。

故周詩曰。經始靈臺。經謂經度之立其基。址也。天子曰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

成之。攻治也不日不程謀以期日。經始勿亟。庶民子來。亟疾也。子來如子為父母。王在靈囿。鹿鹿攸伏。囿城也。鹿也。視此鹿所伏。息愛將之類。

夫為榭臺。將以教民利也。臺所以望氣祥而備災害。榭所以講軍實而禦寇亂。皆所以利民者。不知其以匱

之也。也。知聞。若君謂此臺美而為之正。以為得事之正。楚其殆矣。殆危也。

靈王城陳蔡不羹。三國楚別都也。魯昭八年楚滅陳。使穿封成為陳公。十一年滅蔡。使公子襄疾為蔡公。今潁川定陵西北有不羹亭。襄城西北有不羹城。使僕夫子

哲問於范無宇。子哲楚大夫僕哲父也。范無宇楚大夫芋尹申無宇也。曰。吾不服諸夏而獨事晉。何也。不服心。唯

晉近我遠也。今吾城三國。賦皆千乘。亦當晉矣。禮地方十里為成。出長轂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三

國各千乘其地三千成。又加之以楚。諸侯其來乎。對曰。其在志也。國為大城。未有利者。志也。言在書籍所記國。也。言在大城未有利也。

昔鄭有京櫟。京莊公弟叔段之邑。櫟鄭子元之邑。魯桓十五年。鄭厲公因櫟人殺檀伯。遂居櫟。檀伯子元也。衛有蒲戚。蒲甯殖之邑。戚

孫林父之邑。宋有蕭蒙。蕭蒙宋公子鮒之邑。魯有弁費。弁費季氏之邑。齊有渠丘。渠丘齊大夫雍廩之邑。晉有曲沃。曲沃欒盈之邑。

秦有徵衙。徵衙桓公之子景公之弟公子鍼之邑。叔段以京患莊公。鄭幾不克。叔段圖篡莊公不克。出奔在魯厲元年。櫟人

寔使鄭子不得其位。魯莊十四年厲公自櫟侵鄭。獲大夫傅瑕與之盟。而赦之。使殺鄭子而納厲公。鄭子莊公子子儀也。衛蒲戚寔出獻公。

甯殖孫林父逐衛獻公。公奔齊。在魯襄十四年。宋蕭蒙寔弒昭公。昭公兄鮑弒昭公。而立。在魯文十六年。魯弁費寔弱襄公。襄公十一年季

武子卑公室作三軍而自征

之二十九年又取奔以自予

齊渠丘寔殺無知

魯莊八年無知弑襄公而立九年雍廩殺之

晉曲沃寔納齊師

魯莊八年無知弑襄公而立九年雍廩殺之

諸侯此其不利者也

皆見記錄

且夫制城邑若體性焉

有首領股肱至于手

搏毛脉

搏大指也毛髮也

大能掉小故變而不勤

掉作也變動也勤勞也

地有高下天有晦明

君臣國有都鄙古之制也

先王懼其不帥

帥循也

故制之以義施之以服

行之

以禮

謂名位不同禮亦異數

辯之以名

名號也

書之以文

書其名位及所掌主

道之以言

既其失也易物之

由

易物易其尊卑服物之宜

夫邊境者國之尾也

譬之如牛馬處暑之既至

之既多而不能掉其尾臣亦懼之

大曰重小曰輕不能掉尾益重也以言三國亦將然也

不然

是二城也豈不使諸侯之心惕惕焉

惕惕懼也

子皙復命王曰

是知天庥安知民則

天言少也此言少知天體耳何知治民之法

是言誕也

誕虛也

右尹子革侍

子革楚大夫故鄭國大夫子然之子然丹也

曰民天之生也知天必知民矣

是其言可以懼哉

三年陳蔡及不羹人納棄疾而弑靈王

城後三年也在魯昭十三年棄疾恭王之子靈王之弟平王也靈王無道棄疾入國為亂三軍叛之於乾谿王自殺言弑者王之死由三國也

左史倚相廷見申公子廔

倚相楚左史也子廔楚申公史老也廷見見於廷也

子廔不出

左史謗之

舉伯以告

舉伯楚大夫也

子廔怒而出曰

女無亦謂我老耄而舍我而又謗我

八十曰耄舍棄也

左史倚相曰

唯子老耄故欲見以交微子

交夾也

若子方壯能經營百事

倚相將奔走承序

承受事

於是

不給

而何暇得見

給供也

昔衛武公年數九十有五矣

武公衛侯公之

子共伯之弟武公和也猶箴傲於國。傲刺也。微戒也。曰：自卿以下至於師長士。師長大夫士衆士。苟在朝者，無

謂我老耄而舍我。舍謂不諫諍也。必恭恪於朝，朝夕以交戒我。聞一二之言，必誦志

而納之，以訓導我。言勸譽之言也。志記也。在輿有旅賁之規。規，規諫也。旅賁，勇力之士。掌執戈盾夾車而趨，車止則持輪。位宁有

官師之典。中庭之左右謂之位門屏之間，謂之守師長也。典，常也。倚几有誦訓之諫。誦訓，工師所誦之諫書之於几也。居寢有褻御

之箴。褻，近也。臨事有瞽史之導。事，戎祀也。瞽，樂大師掌詔吉凶史太史也。掌詔禮事。宴居有師工之誦。師，樂師也。工，瞽矇也。誦，讀也。

箴，諫時世也。史不失書，矇不失誦，以訓御之。御，進也。於是乎作懿戒以自儆也。三君云：懿，戒書也。昭

謂懿詩大雅抑之篇也。懿讀之曰抑。毛詩序曰：抑，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儆也。及其沒也，謂之睿聖武公。睿，明也。書曰：睿作聖。諡法曰：威彊睿德曰武。子實

不睿聖，於倚相何害。害，傷也。周書曰：文王至於日中，與不皇暇食。日，映日。具，易日。日中則具。惠

於小民，唯政之恭。文王猶不敢驕，今子老楚國而欲自安也。老，老特楚國。以禦數

戒者，王將何為。禦，止也。數者謂箴戒諄諄也。爲，人臣而尙如此，王將復何爲也。若常如此，楚其難哉。子驥曰：老之過

也。老子。靈名。乃驟見左史。

靈王虐。白公子張驟諫。子張，楚大夫。夫，白公也。王患之，謂史老曰：吾欲已子張之諫，若何。

史老子。靈已止也。對曰：用之寔難，已之易矣。若諫君則曰：余左執鬼中，右執殤宮。中，身也。禮

記曰：其中退然天死曰殤。殤宮，殤之居也。執謂把其錄，籙制服其身，知其居處若今世云能，使殤矣。凡百箴諫，吾盡聞之矣。寧聞他言。不欲聞諫也。

白公又諫。王如史老之言，對曰：昔殷武丁能聳其德，至於神明。武丁，高宗也。聳，敬也。至，通也。龜

千神，明諫。以入於河。靈於河內。自河徂亳。從河內往亳都。於是乎三年默以思道。默，諒闇也。思道，思君人之道也。書曰：高宗

諒閣三年不
言言乃雍
卿士患之。惠其不言曰。王言以出令也。若不不言。是無所稟令也。稟受武丁

於是作書。作書解卿士也。賈唐云書說命也。昭曰非也。其時未得傳說曰。以余正四方。余恐德之不類。茲故不言。

類也。茲此也如是。而又使以象夢。旁求四方之賢。思賢而夢見之。識其容狀。故作其象而使求之得傳說以來。升

以為公。公上公也。書序曰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之。傳嚴作說命而使朝夕規諫曰。若金。用女作礪。使磨礪也。若津

水。用女作舟。津水若天旱。用女作霖雨。天旱自比苗稼也。用三日已上為霖啓乃心。沃朕心。啟開也。以賢者之心比霖

雨。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以藥喻忠言也。瞑眩頓也。誓攻己之急也。瘳愈也若跣不視地。厥足用傷。以失道比徒跣而不視地

也。必傷也若武丁之神明也。通於神明其聖之睿廣也。其智之不疾也。猶自謂未乂也。乂治也

故三年默以思道。既得道。猶不敢專制。使以象旁求聖人。既得以為輔。又

恐其荒失遺忘。故使朝夕規誨箴諫曰。必交修余。無余棄也。今君或者未

及武丁。而惡規諫者。不亦難乎。難以保國齊桓晉文。皆非嗣也。言非嫡嗣還軫諸侯。不

敢淫逸。還軫謂出奔也心類德音。以德有國。類音也近臣諫。遠臣謗。輿人誦。以自誥也。

輿衆也。誦誦舍也。誥告也是以其入也。四封不備一同。備備也。地方百里曰同。方欲笑之。故尤小焉而至於是有畿田。

逸也。無乃不可乎。周詩有之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言為政不躬親。之則衆民不信臣懼民之

不信君也。故不敢不言。不然。何急以其言取罪也。王病之曰。子復語。病不能

使不穀雖不能用。吾懲寘之於耳。懲猶願也對曰。賴君用之也。故言。賴特不然。巴補

之犀犛兜象其可盡乎其又以規為瑱也。犀犛牛也規諫也瑱所以塞耳言四獸之牙角

外其二獸則荆交有焉巴補地名或曰巴巴郡補合補遂趨而退歸杜門不出七月乃有乾谿之亂靈王死之

乾谿楚之東地

司馬子期欲以妾為內子。子期楚平王之子西之弟公子訪之左史倚相曰吾有

妾而愿欲奔之其可乎。愿戀也奔內子對曰昔先大夫子囊違王之命諡。違厲以首飾衡奔也

子夕嗜芟子木有羊饋而無芟薦。子木違父命以羊饋易芟薦君子曰違而道。違命合道穀陽豎愛

子反之勞也而獻飲焉以斃於鄢。穀陽豎子反之內豎也斃陸也魯成十六年晉楚戰於鄢楚恭王傷目明日將復戰王召子反穀陽豎獻飲於子反醉不

能見王曰天敗楚也乃宵遁子反自殺芋尹申亥從靈王之欲以隕於乾谿。芋尹申亥申無宇之子乾谿之役申亥曰吾父再干王命王不誅惠

孰大焉乃求王遇諸練圍以歸王緘申亥以二女殉葬之君子曰從而逆。從從其欲君子之行欲其道也。欲得其道故進退周

旋唯道是從。夫子木能違若敖之欲。若敖子夕以之道而去芟薦。吾子經營楚國。

經經緯也而欲薦芟以干之。干犯也言以妾為妻猶以芟當祭其可乎。子期乃止。

卷第十八 楚語下

昭王問於觀射父。昭王楚平王之子昭王熊軫觀射父楚大夫曰周書所謂重黎寔使天地不通者何

也。周書周穆王之相甫侯所作呂刑也重黎顛頊掌天地之臣呂刑曰乃命重黎絕地天通謂少暉之末民若神澹操不可方物顛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火正黎司地以屬民是謂絕地與天相通之道也若

無然民將能登天乎。若重黎不絕天地民豈能上天乎對曰非此之謂也。古者民神不雜。雜會也謂可民司神

之臣
各異
民之精爽不攜貳者而又能齊肅衷正。齊一也肅敬也衷中也其智能上下比

義。義宜也其聖能光遠宣明。聖通也其明能光照之。明也其聰能聽徹之。徹達也如是則

明神降之。降下也在男曰覲。在女曰巫。覲見鬼者也。巫禮男亦曰巫。是使制神之處位次主。處居也。位祭位也。

也次主次其尊卑先後而為之牲器時服。牲之毛色小大也器所宜用也時服四時服色所宜而後使先聖之後之有光烈

烈明。烈明也而能知山川之號。號名位也高祖之主。高祖廟之先也宗廟之事。昭穆之世。父昭子穆先後之次也春秋躋僖公

謂之齊敬之勤也禮節之宜。威儀之則。容貌之崇。崇飾也忠信之質。質誠也禋絜之服。絜祀也而敬恭明神者。以為之祝。祝太祝掌祈福禱使名姓之後能知四時之生。名姓謂舊族若

伯夷炎帝之後為堯秩宗生嘉穀非卯之屬犧牲之物。玉帛之類。采服之儀。彝器之量。彝六彝器俎豆量大小也次主之

度。疏數也屏攝之位。周氏云屏屏也攝主人之位昭謂屏屏風也攝形如今要扇皆所以明尊卑為祭祀之位近漢亦然壇場之所。除地曰場上下之神。

氏姓之出。所自出也而心率舊典者為之宗。宗宗伯掌祭祀之禮於是乎有天地神民類物之

官。是謂五官。類物謂別善惡利器用之官各司其序。不相亂也。民是以能有忠信。神是以能

有明德。明德謂降福祥不為災孽民神異業。業事也敬而不瀆。故神降之嘉生。嘉生食物民以物享。禘

災不至。求用不匱。及少暎之衰也。九黎亂德。少暎黃帝之子金天氏也九黎黎氏九人民神雜糅。不可

方物。同位故雜糅方猶別也物名也夫人作享。家為巫史。夫人人人也享祀也巫主接神史次位序言人人自為之無有要質。質誠也民

匱于祀。而不知其福。言民困匱於祭祀而不獲其福烝享無度。民神同位。民瀆齊盟。無有嚴威。

齊同也嚴敬也威畏也神狎民則不蠲其為。狎習也則法也蠲潔也其為所為也嘉生不降。無物以享。禘災荐臻。

莫盡其氣。若重也。臻至也。氣壽命之氣也。顛頊受之。少皞氏受顛頊氏作受承服也。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南陽位正長也。

司主司屬會也。所以會羣神使各有分。序不相于亂也。周禮則宗伯掌祭祀。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唐尚書云火當為北北陰位也。周禮則司徒掌土地民人者也。使

復舊常。無相侵瀆。侵犯也。是謂絕地。天通。絕地民與天神相通之道。其後二苗復九黎之德。其後高辛

氏之季年三苗九黎之後高辛氏衰三苗為亂行其凶德如九黎之為也。堯與而誅之。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育長也。堯繼高辛氏平三苗之亂紹育重黎之後。

使復典天地之官。羲氏和氏是也。以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敘天地。而別其分主者也。敘次也。其在周。程伯休父其後也。當宣王時。失其官守。而為司馬氏。程國伯爵休父

名也。失官守謂失天地之官而以諸侯為大司馬。詩曰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是也。寵神其祖。以取威于民。曰。重寔上天。黎寔下

地。寵尊也。言休父之後世尊神其祖以威耀其民言。重能舉上天黎能抑下地令相遠故不復通也。遭世之亂。而莫之能禦也。亂謂幽平以下禦止也。不

然。夫天地成而不變。天地體成不復變改。何比之有。言不相比近也。

子期祀平王。子期楚平王之子。結平王恭王之子。昭王之父。祭以牛俎於王。致牛俎於昭王。王問於觀射父曰。祀牲

何及。王感俎肉而問牲用所及。對曰。祀加于舉。加增也。舉人君期望之盛饌。天子舉以大牢。祀以會。大牢牛羊豕也。會會二大牢舉

四方之奠。諸侯舉以特牛。祀以太牢。特一卿舉以少牢。祀以特牛。少牢羊豕。大夫舉以特

牲。祀以少牢。特牲豕也。士食魚炙。祀以特牲。庶人食菜。祀以魚。上下有序。民則不

慢。王曰。其小大何如。對曰。郊禘不過蘭粟。角如蘭粟郊神祭天也。烝嘗不過把握。把握長不出把。王

曰。何其小也。對曰。夫神以精明臨民者也。故求備物。不求豐大。備物體具。而精潔者。是

以先王之祀也。以一純二精。一純心純一而黎也。二精玉帛也。三牲四時五色六律七事八種。七

事

天紀民四時之
務八種八音也
九祭十日十二辰以致之
九祭九州助祭十日甲至癸十二辰子至亥擇其吉日令辰以致神
百姓千品萬

官億醜兆民經入咳數以奉之
百姓百官受氏姓也千品姓有微品十為千品五物之官階屬萬為萬官官有十職為億醜天子之田九畝以養兆民王取經

毛以示物也
物色
血以告殺
明不因故也
接誠拔取以獻具為齊敬也
接誠於神也拔毛取血獻其備物也齊聚也詩

敬不可久民力不堪故齊肅以承之
肅疾也承奉也
王曰芻豢幾何
草豢

對曰祀所以昭孝息民
昭孝養使民蕃息也
撫國家定百姓也不可以已夫民氣縱則

底則滯滯久而不振
滯廢也振懼也言無祭祀則民無所畏忌無所畏忌則志放縱放縱則途發滯難復恐懼也
生乃不殖

祭月享時類歲祀
告以事類曰類日祭於祖考月薦於會高時類及二禘歲祀於壇墀
諸侯舍日
有月享也
卿大夫舍月
有時祭也

天子徧祀羣神品物
品物謂若八蜡所祭龜虎昆蟲之類
諸侯祀天地三辰及其

土庶人舍時
歲乃祭也
天子徧祀羣神品物
品物謂若八蜡所祭龜虎昆蟲之類
諸侯祀天地三辰及其

土之山川
三辰日月星辰祀天地謂二王之後非二王之後祭分野星山川而已
卿大夫祀其禮
禮謂五祀及祖所自出
土庶人不過其

祖
祖至父也
日月會于龍狔
龍龍尾也謂周十二月夏十月日月合辰於尾上月令孟冬日在尾
土氣含收
含收收縮萬物含藏
天明昌作

家於是乎嘗祀
蒸冬祭也嘗嘗百物也月令孟冬大飲烝傳曰絜而蒸
羣神頌行
頌並也言並行欲求食也
國於是乎蒸嘗

其粢盛絜其糞除慎其采服禋其酒醴節其子姓
禋絜也子姓衆同姓也
從其時享度其

卷第十八 楚語下
一九七

祝宗。宗主祭祀。祝主祝祈。道其順辭。以昭祀其先祖。肅肅濟濟。如或臨之。於是乎合其

州鄉朋友婚姻。比爾兄弟親戚。合會也。比親也。於是乎弭其百苛。殄其讒慝。謂止也。謂止也。謂止也。謂止也。

覆謂解怨除恨。合其嘉好。給其親暱。合結謂於此。更申固也。億其上下。億安也。以申固其姓。上所以教

民虔也。下所以昭事上也。天子禘郊之事。必自射其牲。牲牛也。王后必自春其

粢。麥器也。諸侯宗廟之事。必自射牛。到羊擊豕。到刺也。擊殺也。夫人必自春其盛。在器曰盛。上言案比。

言感互其文也。況其下之人。其誰敢不戰戰兢兢。以事百神。天子親春禘郊之盛。禘后春之。

王后親繅其服。服祭服。祭義云。夫人繅三盆。則王后一盆。與周語曰。王耕一壠。瘞三之。自公以下。至于庶人。其誰敢不齊

肅恭敬。致力於神。民所以攝固者也。若之何其舍之也。攝持也。舍廢也。王曰。所謂一

純二精七事者。何也。對曰。聖王正端冕。以其不違心。帥其羣臣精物。以臨

監享祀。無有苛慝於神者。謂之一純。端玄端之服。冕大冠也。監視也。不違心。謂心思端正。服則端正也。玉帛為二精。

明製為精。天地民及四時之務。為七事。王曰。三事者。何也。對曰。天事武。乾稱剛。健故武。地事

文。地質柔順。故文。易曰。坤為文。民事忠信。以忠信為行。王曰。所謂百姓千品。萬官億醜。兆民經入。咳

數者。何也。對曰。民之徹官百。徹達也。自以名達於上者。有百官也。王公之子弟之質。能言能聽。徹

其官者。實有賢實。能言能言其官。職也。而物賜之姓。以監其官。是為百姓。物事也。以功事賜之姓。官有世功。則有官族。若大史司馬之屬。

姓有徹品。十於王。謂之千品。謂一官之職。其僚屬徹於王者。有十品。百官故有千品。五物之官。陪屬萬為萬官。

五物謂天地神民類物之官也。臣之臣為陪屬。謂陪僚屬。轉陪貳相佐助。復有十等千品。故萬官也。官有十醜為億醜。醜類也。以十醜承萬為十萬。十萬曰億。古數也。今以萬萬為億。

天子之田九畝以食兆民。九畝九州之內有畝數也食兆民民稱耕而食其中也天子曰兆民王取經入焉以食萬官。經

也常入
征稅也

鬪且廷見令尹子常。鬪且楚大夫子常子靈之孫靈瓦也子常與之語問蓄貨聚馬歸以語其弟

曰楚其亡乎不然令尹其不免乎吾見令尹令尹問蓄聚積實如餓豺狼

焉。實財也殆必亡者也夫古者聚貨不妨民衣食之利聚馬不害民之財用。貨

王之屬自然物也貨馬多則養求者聚妨財力也國馬足以行軍。國馬民馬也十六井為丘有戎馬一匹牛三頭足以行軍公馬足以稱賦。公馬公稱舉也

不過是也公貨足以實獻。實饗獻賦兵也家貨足以共用。家大夫也不是過也夫貨馬

郵則闕於民。郵過也闕缺也民多闕則有離叛之心將何以封矣。封封國也昔鬪子文三舍

令尹。子文鬪伯比之子於莫也舍去也無一日之積恤民之故也。積儲也成王聞子文之朝不及夕

也。成王楚文王之子纘也於是乎每朝設脯一束糗一筐以羞子文。糗寒粥也筐器也羞進也至于今令

尹秩之。秩常也成王每出子文之祿必逃王止而後復。祿俸也復反也人謂子文曰人生

求富而子逃之何也對曰夫從政者以庇民也。庇覆也民多曠也而我取富焉。

曠猶空也是勤民以自封。勤勞也封厚也死無日矣我逃死非逃富也故莊王之世滅若敖

氏唯子文之後在。至于今處鄖為楚良臣。莊王成王孫也若敖氏子文之族也魯宣四年子文之弟鬪椒為亂莊王滅若敖氏之族子

文之孫鬪尹克黃使齊而鬪自拘於司敗王思子文之治楚也是不先恤民而後己之富乎。今

子常先大夫之後也。先大夫鬪費也而相楚君無令名於四方民之羸餒日已甚矣。

羸瘠也言盈壁也言盈壁四境盈壘盈滿四境之內道塗相望道冢曰塗詩云行有死人尙或塗之盜賊司目民無所放

亡何待夫民心之慍也慍怒也若防大川焉潰而所犯必大矣犯敗也子常其能

賢於成靈乎成不禮於穆願食熊蹯不獲而死成成王穆王商臣之父欲黜商臣而立其弟職商臣圍成王王請食熊蹯而死子常為政而無

禮不顧甚於成靈其獨何力以待之特繫也期年乃有柏舉之戰子常奔鄭昭

王奔隨柏舉楚地隨漢東之國初蔡昭侯朝於楚子常欲其珮唐成公亦朝焉子常欲其驪騮馬二君不與而留之三年後與之乃得歸歸與吳伐楚大敗之在魯定四年奔隨自鄭之國也

吳人入楚昭王出奔濟於成曰吳人闔閭也出奔隨也濟渡也成曰律名見藍尹臚載其孥藍尹楚大夫妻子曰孥

王曰載予對曰自先王莫墜其國墜失也當君而亡之君之過也遂去王王歸

又求見王欲執之子西曰請聽其辭夫其有故子西平王之子昭王之庶兄令尹公子申也故猶意也王使謂

之曰成曰之役而棄不穀今而敢來何也而女也曰昔瓦唯長舊怨以敗於柏

舉故君及此瓦子常名長猶積也今又效之無乃不可乎臣避於成曰以傲君也庶悛

而更乎悛改也今之敢見觀君之德也曰庶憶懼而鑒前惡乎鑒鏡也君若不鑒

而長之君實有國而不愛臣何有於死口口死在司敗矣楚謂司寇為司敗惟君圖

之子西曰使復在其位以無忘前敗言見曠則念前敗王乃見之

吳人入楚昭王奔鄭鄭楚邑鄭公之弟懷將弑王鄭公令尹子文玄孫之子孫成然之子闕辛也鄭公辛止之

懷曰。平王殺吾父。平王昭王考也。父蔓成然也。成然立王貪求無厭。平王殺之。在國則君。在外則讎也。見讎弗殺。

非人也。鄭公曰。夫事君者。不為外內行。不為外。內易行。不為豐約舉。豐感也。約衰也。舉動也。苟君之

卑尊一也。且夫自敵以下。則有讎。讎體也。非是不讎。下虐上為弑。上虐下為討。

而況君乎。君而討臣。何讎之為。若皆讎君。則何上下之有乎。吾先人以善

事君。成名於諸侯。自鬪伯比以來。未之失也。今爾以是殃之。不可。殃病也。懷弗

聽。曰。吾思父不能顧矣。鄭公以王奔隨。避懷也。王歸而賞及鄭懷。子西諫曰。君

有二臣。或可賞也。或可戮也。君王均之。羣臣懼矣。均同也。言賞罰無別故懼。王曰。夫子期之

二子耶。吾知之矣。子期成。然字。或禮於君。或禮於父。均之不亦可乎。

子西歎於朝。藍尹廛曰。吾聞君子唯獨居。思念前世之崇替者。崇終也。替廢也。詩云。會不崇朝。

與哀殯喪。塗木。日殯。於是有歎。其餘則否。君子臨政思義。思公。義也。飲食思禮。同宴思

樂。在樂思舊。無有歎焉。今吾子臨政而歎。何也。子西曰。闔廬能敗吾師。柏舉戰也。

闔廬即世。吾聞其嗣又甚焉。嗣嗣子。夫差也。甚謂政德過於父。吾是以歎。對曰。子患政德之不

修。無患吳矣。闔廬口不貪嘉味。耳不樂逸聲。逸聲。逸聲也。目不淫於色。身不懷於安。

朝夕勤志。卹民之贏。贏病也。聞一善若驚。得一士若賞。若受賞也。有過必悛。悛改也。有不

善必懼。是故得民以濟其志。濟成也。志戰克。今吾聞夫差好罷民力。以成私好。縱過

而警諫。警。警也。一夕之宿。臺榭陂池必成。六畜玩好必從。夫差先自敗也已焉。

能敗人子修德以待吳。吳將斃矣。

王孫圉聘於晉。

王孫圉楚大夫

定公饗之。趙簡子鳴玉以相。

定公晉頃公之子午也。簡子趙襄也。鳴玉鳴其佩玉以相禮也。

於王孫圉曰：楚之白珩猶在乎乎？

珩珩上之橫者

對曰：然。簡子曰：其為寶也幾何矣？

曰：未嘗為寶。楚之所寶者，曰觀射父。

言以寶為寶

能作訓辭，以行事於諸侯。

言以訓辭交結

使無以寡君為口實。

口實毀弄

又有左史倚相，能道訓典，以敘百物。

敘次也

以朝夕獻善敗于寡君，使寡君無忘先王之業，又能上下說于鬼神，順道其欲

物事也

惡。

說媚也

使神無有怨痛于楚國。

痛疾也

又有藪曰雲連徒洲，金木竹箭之所生也。

楚有雲夢藪，釋名也。連屬也。水中可居者曰洲，徒其名也。

龜珠角齒皮革羽毛，所以備賦，以戒不虞者也。

龜所以備賦，所以戒不虞者也。

所以共幣帛，以賓享於諸侯者也。

享獻也

若諸侯之好幣具，而導之以訓辭，有不虞之備，而皇神相之。

能媚於神，故皇神相之。皇大也，相助也。

寡君其可以免罪於諸侯，而國民保焉。

保安也

此楚國之寶也。若夫白珩，先王之玩也，何寶之焉？

玩，玩弄之物。

圍聞國之寶，六而已。明王聖人，能制議百物，以輔相國家，則寶之。玉足以庇廕嘉穀，使無水旱之災，則寶之。

憲法也，取善惡之法。

珠足以禦火災，則寶之。

珠水精，故以禦火災。

金足以禦兵亂，則寶之。

金所以為兵也。

山林藪澤，足以備財用，則寶之。若夫譁讒之美，

譁讒，離間也。

楚雖蠻夷，不能寶也。

微刺簡子

按鳴玉以相

楚雖蠻夷，不能寶也。

微刺簡子

楚雖蠻夷，不能寶也。

按鳴玉以相

楚雖蠻夷，不能寶也。

微刺簡子

楚雖蠻夷，不能寶也。

按鳴玉以相

楚雖蠻夷，不能寶也。

微刺簡子

楚雖蠻夷，不能寶也。

按鳴玉以相

楚雖蠻夷，不能寶也。

微刺簡子

楚雖蠻夷，不能寶也。

按鳴玉以相

楚雖蠻夷，不能寶也。

微刺簡子

楚雖蠻夷，不能寶也。

惠王以梁與魯陽文子。

惠王昭王子越女之子章梁楚北境也。文子平王之孫司馬子期子魯陽公也。

文子辭曰：梁險而在境。

懼子孫之有貳者也。

貳二心也。夫事君無憾，憾則懼偏。憾恨也，無恨謂得志也，偏偏上也。

偏則懼貳。

故貳也。

夫盈而不偪。

盈志滿也。憾而不貳者，臣能自壽。

壽保也。不知其他。

他子孫也。縱臣而得以

其首領以沒，懼子孫之以梁之險，乏臣之祀也。

特險而貳，將見誅絕。

王曰：子之仁人，不

忘子孫，施及楚國，敢不從子，與之魯陽。

子西使人召王孫勝。

王孫勝故平王太子建之子白公勝也。初費無極為太子少師，無極太子娶於秦，而美勸王納之，遂遷太子曰建，將叛太子奔鄭，又與晉謀鄭人殺之。勝奔

吳在魯哀十六年。

沈諸梁聞之，尹戌之子葉公子高

見子西曰：聞子召王孫勝，信乎？曰：然。子

高曰：將焉用之？曰：吾聞之，勝直而剛，欲寘之境。

寘置也，傳曰召之，使與吳境為白公。

子高曰：不可。

其為人也，展而不信。

展誠也，誠謂復言而非信之道。

愛而不仁，詐而不智。

而不勇。

毅果也。直而不衷，衷中也。君子惡許以為直。

周而不淑。

周審也。復言而不謀身，展也。復言言可復不欺人。

也不謀身，不計身害也。

愛而不謀長，不仁也。

外愛人不計終身也。

以謀蓋人，詐也。

蓋掩也。彊忍犯義，毅也。

力忍忍犯義也。

直而不顧，不衷也。

不顧隱諱。

周言棄德，不淑也。

取周其言而不以德。

是六德者，皆有其華

而不實者也。將焉用之？彼其父為戮於楚，其心又猜而不絜。

若其猜也，不忘舊怨，而不以絜悛德。

悛改也。

思報怨而已，則其愛也，足以得人。

其展也，足以復之。

復復其前言。

其詐也，足以謀之。其直也，足以帥之。

以蓋之。

言其周密足以覆蓋其惡。

其不絜也，足以行之。而加之以不仁，奉之以不義，蔑不克

矣。夫造勝之怨者，皆不在矣。怨謂譏太子者，費無極之徒。若來而無寵，速其怒也。健疾也。若其寵

之，殺貪無厭，既能得入，而耀之以大利。耀示也。不仁以長之。長其利用也。思舊怨以修

其心。修其報讎之心。苟國有費，必不居矣。費陳也。非子職之，其誰乎？職主也，言子西將主此禍。彼將思舊

怨而欲大寵。大寵，令尹司馬也。動而得人。愛故人也。怨而有術。父死而怨，故有術也。若果用之，害可待也。

余愛子與司馬，故不敢不言。司馬，子西之弟子期也。子西曰：德其亡忘怨。言誨之以德，必忘怨也。余善之，夫

乃其寧。寧安也。子高曰：不然。吾聞之，唯仁者可好也，可惡也可高也，可下也。好

之不偏，惡之不怨，高之不驕，下之不懼，不仁者則不然。人好之則偏，惡之

則怨，高之則驕，下之則懼，驕有欲焉。欲專寵也。懼有惡焉。惡其上。欲惡怨偏，所以生

詐謀也。子將若何？若召而下之，將威而懼，為之上者，將怒而怨，詐謀之心

無所靖矣。靖安也。有一不義，猶敗國家。今壹五六，而必欲用之，不亦難乎？吾聞

國家將敗，必用姦人，而嗜其疾味。其子之謂乎？嗜貪也，疾味為己生疾，害喻好不善也。夫誰無疾，肯

能者早除之。舊怨滅宗，國之疾膏也。為之關籥，蕃籬而遠備，閉之猶恐

其至也。蕃籬，壁落也。是之為日惕。惕懼也。若召而近之，死無日矣。人有言曰：狼子野

心，怨賊之人也。其又何善乎？若子不我信，盍求若敖氏與子子皙之族

而近之。若敖氏，莊王所滅，鬬也。子子皙，恭王庶子公子比，公子黑肱也。平王所殺而代之，何獨不召而近也。安用勝也？其能幾何？言危不久。昔齊

驪馬繻，以胡公入於貝水。驪馬，繻齊大夫也。胡公，齊太公玄孫之子。胡公靖也。貝水，名胡公處馬繻，繻胡公內之貝水。邠歌閭職，狀

懿公於園竹。我殘也。歌職皆齊臣懿公齊桓公之子。兩人也。為公子時與那歌之父。奪田弗勝。及即位乃掘而用之。而使歌僕納園職之妻。而使職聘乘魯文十八年懿公遊於申池。二子弑公而納

諸竹。晉長魚矯殺二郤於榭。長魚矯晉大夫。二郤錡至孿也。孿與矯爭田。執而推之。與魯國人

擊殺子般於次。國人養馬者子般。魯藏公太子次舍也。零講於梁氏。女公子觀之。擊自牆外。與之戲。子般鞭之。莊公薨。子般即位。次於黨氏。公子慶父通於夫人。夫人欲立之。慶父使擊賊子

般於黨氏在魯莊三十二年。夫是誰之故也。非唯舊怨乎。故事。是皆子之所聞也。人求多聞善

敗。以監戒也。今子聞而棄之。猶蒙耳也。蒙覆也。吾語子何益。吾知逃也已。逃逃勝難

子西笑曰。子之尙勝也。言子論議好尙勝也。不從。遂使為白公。子高以疾閒居于蔡。蔡故

楚滅之。葉公兼而治焉。及白公之亂。子西子期死。白公請伐鄭以報父讎。子西既許之。未起師。晉伐鄭。楚

年十六。葉公聞之曰。吾怨其棄吾言。而德其治楚國。楚國之能平均。以復先王

之業者。夫子也。夫子子西。以小怨實大德。吾不義也。將入殺之。殺白公也。帥方城之外

以入。殺白公而定王室。定王室謂兼令尹司馬。以平楚國。既定而使子西葬二子之族。子西

之族多見害。故皆為葬之。

卷第十九 吳語

吳王夫差起師伐越。越王勾踐起師逆之。夫差太伯之後。闔廬之子。姬姓也。勾踐。祝融之

云。越。半姓也。魯定十四年。吳伐越。越敗之于檣。李闔廬傷而死。後三年。夫差伐越。報檣李也。越

逆之。自江至于五湖。吳人大敗之。於夫椒。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在魯哀元年。大夫種乃

獻謀。種。越大夫。激進也。曰。夫吳之與越。唯天所授。王其無庸戰也。庸用也。夫申胥華登簡報

吳國之士於甲兵而未嘗有所挫也。

申胥楚大夫伍奢之子子胥也名員魯昭二十年奢諫于楚員奔吳與之申地故曰申胥華登宋司馬華費

之奔吳為大夫簡習也挫毀折也

夫一人善射百夫決拾。

決鉤弦拾拾捍言申胥華登善用兵衆必化之猶一人善射百夫競著決拾而效之

勝未可成也。

成猶必也

夫謀必素見成事焉而後履之。

素猶豫也履行也

不可以授命。

授命猶願命

王不如設戒約辭行成以喜其民。

戒兵也約卑也成平也言不如設兵自守卑約其辭以求平於吳吳民必喜

以廣侈吳王之

之心。

修大也

吾以下之於天。天若棄吳必許吾成而不吾足也。

言趨不足畏

將必寬然

有伯諸侯之心焉。

寬緩也

既罷弊其民而天奪之食安受其燼。

奪食稱燼之屬燼餘也

乃無

有命矣。

吳無復有天命矣

越王許諾乃命諸稽郢行成於吳。

諸稽郢越大夫

曰寡君勾踐使下

臣郢不敢顯然布幣行禮。

布陳也幣玉帛也顯猶公露也

敢私告於下執事曰昔者越國見禍

得罪於天王。

見禍於天也得罪謂傷也顯猶公露也

天王親趨玉趾以心孤勾踐。

趾足也孤棄也

而又宥赦

之君王之於越也。繫起死人而肉白骨也。

繫是也是使白骨生肉德至厚也

孤不敢忘天災其

敢忘君王之大賜乎。今勾踐申禱無良。

申重也良善也

草鄙之人敢忘天王之大德

而思邊垂之小怨。

遠邑稱鄙言吳侵越之邊垂心懷怨恨

以重得罪於下執事。

重得罪謂其見侵也

勾踐用帥二

三之老。

家臣稱老

親委重罪頓顙於邊。

委猶歸也邊邊境也

今君王不察盛怒屬兵將殘伐

越國。

察理也屬會也殘伐謂隨會稽

越國固貢獻之邑也。君王不以鞭箠使之而辱軍士使寇

令焉。

若禦寇之號令

一介嫡女執箕箒以眩姓於王宮。

一介一人嫁備也姓庶姓曲禮曰納女於天子曰備百姓

一介嫡男奉槃匱以隨諸御。

槃盛盥器晉語曰奉匱沃盥御近臣宦豎之屬

春秋貢獻不解於王府。天王

豈能辱意豈能辱意亦征諸侯之禮也征稅也此亦天子夫諺曰狐狸之而狐捐之

是以無成功埋藏也今天王既封植越國以明聞於天下封植以草木自喻盡本而

又刈亡之是天王之無成勞也艾草曰刈雖四方之諸侯則何實以事吳實實

敢使下臣盡辭唯天王秉利度義焉秉執也

吳王夫差乃告諸大夫曰孤將有大志於齊言欲吾將許越成而無拂吾慮

拂絕也若越既改吾又何求若其不改反行吾振旅焉伐齊反振申胥諫曰不可

許也夫越非實忠心好吳也又非懼畏吾兵甲之彊也大夫種勇而善謀

將還玩吾國於股掌之上以得其志覆轉也玩弄夫固知君王之蓋威以好勝

也蓋猶故婉約其辭以從逸王志婉順也約卑使淫樂於諸夏之國以自傷也

使吾甲兵鈍弊民人離落而日以憔悴離叛也落頹也然後安受吾燼夫越王

好信以愛民四方歸之年穀時熟日長炎炎炎炎及吾猶可以戰也焉虺弗

摧焉蛇將若何虺小蛇大傳吳王曰大夫奚隆於越奚何也越會足以為大虞乎

虞度若無越則吾何以春秋曜吾軍士乃許之成將盟越王又使諸稽郢辭

曰以盟為有益乎前盟口血未乾未乾足以結信矣以盟為無益乎君王

舍甲兵之威以臨使之而胡重於鬼神而自輕也吳王乃許之荒成不盟

荒空

也

吳王夫差既許越成乃大戒師徒將以伐齊申胥進諫曰昔天以越賜吳

而王弗受夫天命有反反謂越者更今越王勾踐恐懼而改其謀舍其愆令舍

也愆也輕其征賦施民所善去民所惡身自約也裕其衆庶裕饒也其民殷衆殷盛也

以多甲兵越之在吳猶人之有腹心之疾也夫越王之不忘敗吳於其心

也感然服士以伺吾閒閒猶揚也今王非越是圖而齊魯以為憂夫齊魯譬

諸疾疥癬也疥癬在外為疾微也豈能涉江淮而與我爭此地哉將必越實有吳土壤地

越修德也王其盍亦鑑於人無鑑於水鑑鏡也以人為鏡見成敗以水為鏡見昔楚靈王不君

不得君道其臣箴諫以不入入受也乃築臺於章華之上章華地名闕為石郭闕陂漢以象帝

舜闕穿也陂壑也舜葬九疑其山體水旋罷弊楚國以閒陳蔡閒候也候其隙而取之魯昭八年楚滅陳十一年滅蔡不修

方城之內方城楚北山踰諸夏而圖東國諸夏陳蔡東國徐夷吳越三歲於沮汾以服吳越沮汾水名楚東

鄒沮汾之閒乾谿也魯昭六年楚令手鄒師師伐吳師于豫章次于乾谿其民不忍饑勞之殃三軍叛王於乾谿殃害也民罷

昭十三年曠事在魯王親獨行屏營仿徨於山林之中三日乃見其涓人疇涓人今中涓也疇名也王

呼之曰余不食二日矣疇趨而進王枕其股以寢於地王寐疇枕王以撲

而去之撲塊也王覺而無見也乃匍匐將入於棘闥棘闥不納棘楚邑闥門也乃入芋尹

申亥氏焉申亥楚大夫芋尹無字之子傳曰王泓夏將入鄢芋尹無字之子申亥曰吾父再奸王命王弗諫惠執大焉乃求王遇諸棘闥王綏申亥負王以歸

而土埋之其室傳曰王綏申亥以其二女殉而葬之此志也豈遽忘於諸侯之耳乎志記也言此事皆見記於諸侯之耳而未

也。今王既變，敵禹之功。王夫差變易也。魯語曰：禹能以德修敵之功。而高高下下，以罷民於姑蘇。高高起臺，樹下下深。

汚池姑蘇臺名。在吳西近湖。天奪吾食，都鄙荐饑。天奪吾食，稻蟹也都。鄙國邊邑，荐重也。今王將很天而伐齊。很，違也。夫

吳民離矣。有離也。體有所傾，譬如羣獸然。一个負矢，將百羣皆奔。傾傷也。言衆獸羣聚其中，一个被矢。

則百羣皆走，以言吳民臨陳。就戰小有很傷亦復然也。王其無方收也。方，猶也。收，還也。越人必來襲我，王雖悔之，其猶有

及乎。王弗聽。十二年，遂伐齊。夫差十二年，魯哀十一年。齊人與戰於艾陵。艾陵，齊地。齊師敗績，吳

人有功。傳曰：獲齊國書革車八百乘，甲盾三千。

吳王夫差既勝齊人於艾陵，乃使行人奚斯釋言於齊。奚斯，吳大夫，釋辭也。以言辭自解，歸非於齊。曰：

寡人帥師不腆吳國之役，逾汶之上。汶，水名。不敢左右，唯好之故。不敢左右，暴掠齊民，惟有私好之故。今大夫國子與其衆庶，以犯獵吳國之師徒。國子，齊卿，國書也。犯，陵也。獵，震也。天若不知有

罪，則何以使下國勝。下國，吳自謂。言天若不

吳王還自伐齊，乃訊申胥。訊，告也。曰：昔吾先王體德明聖，達於上帝。先王，闔廬也。上帝，天也。譬

如農夫作耦，以刈殺四方之蓬蒿。一耦，為耦。言子胥佐先王。猶耦者之有耦，以成其事。以立名於荆，此則大

夫之力也。立名於荆，謂敗楚於柏舉，昭王奔隨時。今大夫老而又不自安恬逸。恬，猶靜也。逸，樂也。而處以念惡。

處居也。居，則念為惡於吳國。出則罪吾衆。罪吾衆，謂吳民離矣。體有所傾之屬。撓亂百度。撓，擾也。度，法度也。以妖孽吳國。安為妖言，越當襲吳。

今天降衷于吳。衷，衾也。齊師受服，孤豈敢自多。先王之鍾鼓，寔式靈之。式，用也。靈，神也。敢

告于大夫，申胥釋劍而對曰：昔吾先王世有輔弼之臣。言闔廬以前。以能遂疑計

惡計慮也以不陷於大難。今王播棄黎老餘背之者稱黎老播放也而近孩童焉比謀孩幼也曰

余令而不違不違言莫違也夫不違乃違也乃違也夫不違亡之階也。夫天之所棄必驟

近其小喜小喜勝敵之喜而遠其大憂大憂在後王若不得志於齊而以覺寤王

心而吳國猶世世世也吾先君得之也必有以取之得謂克楚傳曰闔廬不食二味勤恤其民取之謂此也其亡

之也亦有以棄之亡之謂不正其師以班處宮復為楚所敗用能援持盈以沒盈滿也而驟救傾以時言

時言無政德今王無以取之言無政德而天祿亟至亟數也是吳命之短也。員不忍稱疾辟易以

見王之親為越之擒也。員請先死遂自殺辟易將死曰以懸吾目於東門以

見越之入吳國之亡也。王懼曰孤不使大夫得有見也。乃使取申胥之尸

盛以鴟鵂而投之於江鴟鵂草毒

吳王夫差既殺申胥不稔於歲稔熟也謂後年不至於熟而北征也夫差以哀十一年殺子胥十二年會魯於蒙泉乃起師北征

闕為深溝通於商魯之間闕穿也北屬之沂沂水名出泰山蓋南至下邳入泗西屬之濟濟水以會

晉公午於黃池黃池地名晉公定公午也黃池會在魯哀十三年於是越王勾踐乃命范蠡后庸后庸越大夫率

師沿海沂淮以絕吳路沿順也逆流而上曰沂循海而逆入於淮以絕吳王之歸路敗王子友於姑熊夷姑熊夷吳郊也王子友夫

越王勾踐乃率中軍沂江紅吳江或有淮字者誤以襲吳入其郛郛郭也焚

其姑蘇徙其大舟大舟王舟徙取也吳晉爭長未成長先也邊遽乃至以越亂告邊傳也吳

王懼乃合大夫而謀曰越為不道背其齊盟齊同盟也今吾道路脩遠無會而歸

惡計慮也以不陷於大難。今王播棄黎老餘背之者稱黎老播放也而近孩童焉比謀孩幼也曰

與會而先晉。孰利。先晉令晉先敵王孫維曰：夫危事不齒。王孫維吳大夫齒年也不以年次對也維敢先對。二

者莫利。無會而歸。越聞章矣。民懼而走。遠無正就。正就也齊宋徐夷曰：吳既敗

矣。宋今睢陽徐今大徐夷維夷將夾溝而廢我。日勝我無生命矣。會而先晉。晉既執諸侯之柄

以臨我。將成其志。以見天子。以侯伯之禮見天子吾須之不能。不能待見天子去之不忍。若越聞

愈章。愈益也吾民恐叛。必會而先之。先吳先敵王乃步就王孫維曰：先之圖之。將若

之何。王孫維曰：王其無疑。吾道路悠遠。必無有二命焉。可以濟事。欲快一計求先晉濟成也

王孫維進。顧揖諸大夫曰：危事不可以為安。死事不可以為生。則無為貴

智矣。言人之不能以危易安以死易生則何貴於智民以惡死而欲貴富以長沒也。與我同。長老也沒終也雖然。彼

近其國。有遷。我絕慮。無遷。遷轉退也絕慮道遠彼豈能與我行此危事也哉。言晉不能以事死與我爭

君勇謀。於此用之。勇而有謀正謂今時今夕必挑戰。以廣民心。挑晉求戰以廣大民心示不懼也請王勵士。以

奮其朋勢。朋羣也勉勵士卒以奮激其羣黨之勢使有關心勸之以高位重畜。重畜實財備刑戮。以辱其不勵者。

備具也令各輕其死。彼將不戰而先我。推先我也我既執諸侯之柄。為盟主故執柄以歲之不

獲也。無有誅焉。獲收也誅責也不實諸侯之貢賦而先罷之。罷遣諸侯令先歸諸侯必說。說喜也既而皆入其

地。入其國境王安挺志。挺寬也一日惕。一日留。惕疾也留徐也以安步王志。步行也必設以此民也。

封於江淮之間。乃能至於吳。設許其勸勉者以此民封之於江淮之間以恐之必筮至也吳王許諾。

吳王昏乃戒。令秣馬食士。秣粟也夜中。乃令服兵擐甲。夜中夜半也服執也擐具也甲鎧也係馬舌。出

火竈。係縛也。縛馬舌恐有聲也。

陳士卒百人。以為徹行百行。

徹通也。以百人通為一行。百行為萬人謂之方陣。行頭

皆官師。擁鐸拱稽。

三君皆云官師大夫也。昭謂下言十行一變大夫。此一行宜為士。周禮百人為卒。卒長皆上士。擁鎗抱也。挾執也。抱鐸者亦恐有聲也。唐尚書云。稽樂執也。鄭司農以為稽計兵名籍也。周禮樂師田以簡稽。

建肥胡。奉文犀之渠。

肥胡。胡也。文犀。犀也。渠。謂楯也。也。文犀。犀之有文理者。

十行一變大夫。十行。千人。變。下大夫。

也。子產謂子南曰。子

建旌提鼓。

折羽為旌。提。挈也。

挾經秉袍。

在披曰挾。挾經。兵書也。秉。執也。

十旌一將軍。十旌。萬人。將軍。命卿。

載常建鼓。挾經秉袍。

日月為常。鼓。晉鼓也。周禮。將軍執晉鼓。晉鼓。建謂為楹而樹之。

萬人以為為方陣。

百行。故萬人。正四方也。皆白裳

白旂素甲。白羽之矰。望之如荼。

交龍為旂。素甲。白甲。矰。矢名。白羽。為箭。衛。茶。茅秀也。

王親秉鉞。載白旗。以中

陳而立。熊虎為旗。此王所帥中軍。

左軍亦如之。

亦。中軍。載常建。鼓。挾經。秉袍之屬。

皆赤裳。赤旛。丹甲。朱羽之矰。望之

之如火。

鳥隼為旛。赤。左為陽也。丹形也。朱羽。染為朱也。

右軍亦如之。皆玄裳。玄旗。黑甲。烏羽之矰。望之

如墨。

墨。漆甲。尚黑。右陰也。

為帶甲三萬。

帶甲。旌。鎧。

以勢攻。雞鳴乃定。既陳。去晉軍一里。昧明。王

乃秉袍。親就鳴鐘。鼓丁寧。鐸于振鐸。

丁。寧。鉦也。唐尚書云。鐸于。鐸非也。鐸。于。與。鐸。各異物。軍行鳴之。與鼓相應。

勇怯盡應。三

軍皆譁。鉦以振旅。

譁。釁。釁。呼。

其聲動天地。晉師大駭不出。周軍飾壘。乃令董

褐請事。董。褐。晉大夫司馬。馮。憤。請問也。

曰。兩君偃兵。接好。日中為期。

偃。匿也。接。合也。

今大國越。錄。第。而造

於弊邑之軍壘。敢請亂故。

敢。問。失。期。亂。次。之。故。

吳王親對之曰。天子有命。周室卑約。貢

獻莫入。上帝鬼神而不可以告。

無以告祭於天神人鬼。

無姬姓之振也。徒遽來告。孤

日夜相繼。

徒步也。遽。傳車也。

匍匐就君。今非王室不平安。是憂。億負晉眾庶。不式諸

戎狄楚秦。

億。安也。負。恃也。安。恃其眾而不。用。征。伐。戎。狄。楚。秦。卑。周。故。也。

將不長弟。以力征。一一兄弟之國。弟。猶幼也。言晉不帥長幼。

之節而在伐同姓兄弟之國謂曹衛之屬或云謂晉滅虞
魏韓魏然滅虞魏韓魏皆在春秋之始非所以責定公
孤欲守吾先君之班爵。爵次當進則

不敢。不敢過退則不可。亦不可今會日薄矣。薄迫也恐事之不集。以為諸侯笑。集成也

孤之事君在今日。不得事君亦在今日。言欲戰以決之也不勝則為使者之無遠

也。孤用親聽命於藩籬之外。藩籬董褐將還。王稱左畸曰。攝少司馬茲。與王

士五人。坐於王前。賈唐二君云稱呼也左畸軍左部也攝執也少司馬茲與王士五人皆罪人死士也乃皆進曰。剽於客前以剛

客。賈唐二君云剽到也剛報也將報客使死士自剽以示王成行軍士用命也昭謂魯定十四年吳伐趙趙王使罪人自剽以設謀吳故夫釜傲之董褐既致命。致命於乃

告趙鞅。趙鞅晉正卿趙簡子也曰。臣觀吳王之色。類有大憂。類似也傳曰肉食者無墨今吳王有墨墨氣也小則嬖妾

嬖子死。不則國有大難。大難反叛大則越入吳。將毒不可與戰。毒猶暴也言若猛獸被毒特逆主其許

之先。無以待危。主趙然而不可徒許也。徒空也言不可空許宜有辭義趙鞅許諾。晉乃令董褐復

命曰。寡君未敢觀兵身見。觀示也使褐復命曰。曩君之言。曩向也周室既卑。諸侯

大夫失禮於天子。謂不朝貢請貞於陽卜。收文武之諸侯。貞玉也龜曰卜以火發兆故曰陽言吳欲正陽卜收復文王武

王之諸侯。以奉天子孤以下密邇以天子。無所逃罪。孤以下晉辭也密比也邇近也訊讓日至。訊告也昔吳伯

父不失春秋。必率諸侯以顧在余一人。此晉述天子告讓之辭同姓元侯曰伯父吳伯父吳先君不失四時必率諸侯備朝聘之禮今

伯父有蠻荆之虞。禮世不續。今謂夫釜虞度也言夫釜有蠻荆之備用命孤禮佐周公。

以見我一二兄弟之國。以休君憂。休處也周公周之太宰諸侯之師言君有蠻荆之虞故命晉侯以禮佐助周公與兄弟之國相見命朝聘天子息君憂周

也。今君掩王東海。以淫名聞於天子。掩蓋也淫僭也名號也君有短垣而自踰之。垣者喻禮防雖

殷不可喻也言王室雖卑不可僭也況蠻荆則何有於周室。言吳楚雖而自僭號况於蠻荆有何義於周室而不為乎夫命圭有命。國曰

吳伯。不曰吳王。命圭受錫圭之策命周禮伯執躬圭吳本稱伯故曰吳太伯諸侯是以敢辭。辭不事吳夫諸侯無二君。

而周無二王。君若無卑天子以干其不祥。干犯也而曰吳公。孤敢不順從君命。

長弟許諾。長先也弟後也吳王許諾。乃退就幕而會。幕也吳公先敵。晉侯亞之。吳王既

會。越聞愈章。恐齊宋之為己害也。乃命王孫雒先與勇獲。帥徒師以為過

賓於宋。以焚其北郭焉而過之。勇獲吳大夫徒師步卒也郭郭也託焉過賓而焚其郭去其守備使不敢出

吳王夫差既退于黃池。乃使王孫苟告勞于周。王孫苟吳大夫勞功也曰。昔者楚人為不

道。不共承王事。以遠我一二兄弟之國。遠疏也吾先君闔廬不貫不忍。貫赦也被

甲帶劍。挺鉞搢鐔。挺拔也搢振也以與楚昭王毒逐於中原柏舉。柏舉之戰在魯定四年毒暴也中原原也天舍

其衷。衷衾也言天舍衾於吳楚師敗績。王去其國。昭王奔隨遂至于郢。郢楚都王總其百執事。賈侍中云王往

也百執事百官昭謂王闔廬也賈君以為告天子不宜稱王故云往也下言夫概稱王不避天子故知上王為闔廬

弟不相能。夫槩王作亂。是以復歸于吳。昆兄也夫槩王闔廬之弟傳曰夫槩王先歸自立故不能定楚而歸今齊侯王

不鑿于楚。王齊景公孫悼公之子簡公也不鑿楚不以楚敗為鑿戒又不承共王命。以遠我一二兄弟之國。說云謂齊納鑿

盈以伐晉昭謂兄弟魯也哀十一年春齊伐魯故其年吳會魯以伐齊

夫差不貫不忍。被甲帶劍。挺鉞搢鐔。逾汶伐博。博齊

別鑿笠相望於艾陵。唐尚書云鑿笠夫須也昭謂鑿笠備用器相望言不避暑用艾陵之戰在上傳曰五月克博至於贏天舍其衷。齊師還。

有微夫差豈敢自多。文武寔舍其衷。文武歸不稔於歲言伐齊之明年不至於穀熟而復出師余沿江

沂淮關溝深水出於爾魯之間以徵於兄弟之國兄弟夫差克有成事敢使

苟告於下執事克能也成周王答曰苟伯父令女來明紹享余一人若余嘉

之周王周景王子敬王巧紹繼也享獻也昔周室逢天之降禍遭民之不祥說云謂民流厲王於纘昭謂禍

謂子朝篡立敬王出奔民成周之民助子朝者也余心豈忘憂恤不唯下士之不康靖不但憂四方及憂王室今伯父曰

戮力同德戮并也伯父若能然余一人兼受而介福而後也介大也伯父多歷年以沒元

身元身也伯父秉德已侈大哉侈猶廣也

吳王夫差還自黃池息民不戒戒微也越大夫種乃唱謀發始焉唱曰吾謂吳王將

遂涉吾地今罷師而不戒以忘我我不可以怠日臣嘗卜於天日昔日卜於天若棄吳必許

吾成既罷弊其民天奪之食安受其禮之言今吳民既罷罷勞也而大荒荐饑市無赤米赤米米之盡者今尙無有而困鹿

空虛員曰困方曰鹿其民必移就蒲贏於東海之濱蒲深蒲也贏蚌蛤之屬濱涯也天占既兆兆見也人事又

見謂怨我蔑卜筮矣王若今起師以會奪之利無使夫悛悛改也夫吳之邊鄙

遠者罷而未至罷歸也吳王將恥不戰必不須至之會也不待遠兵而以中國之師

與我戰中國國都若事夸而從我言從我而戰我遂踐其地其至者亦將不能之會也已

言吳邊鄙雖來將不能會戰吾用禦兒臨之禦兒越北鄙在今嘉興言吳邊兵若至吾以禦兒之民臨敵吳王若慍而又戰慍怒也奔途

可出使出也若不戰而結成成平也王安厚取名而去之越王曰善哉乃大戒師

將伐吳

楚申包胥使於越。申包胥楚大夫王孫包胥也越王勾踐問焉。曰：吳國為不道，求殘我社稷。

宗廟以為平原，弗使血食。吾欲與之徹天之衷。徹要也唯是車馬兵甲卒伍既

具，無以行之。行用也請問戰奚以而可？以用也包胥辭曰：不知。謙也王固問焉。乃對曰：

夫吳良國也。良善也能博取於諸侯。取貢賦也敢問君王之所以與之戰者。問政惠所行也王

曰：在孤之側者，觴酒豆肉，簞食未嘗敢不分也。觴爵名，豆肉器，簞飯器也飲食不致味。致極也，不極也

味之聽樂不盡聲。不盡五聲之變也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

王曰：越國之中，疾者吾問之，死者吾葬之，老其老。敬長老慈其幼，長其孤，問其

病，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此小惠未備，故未可用也王曰：越國

之中，吾寬民以子之，忠惠以善之，吾修令寬刑，施民所欲，去民所惡，稱其

善，掩其惡，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

之中，富者吾安之。不專取也貧者吾與之，救其不足，裁其有餘。裁謂有餘則稅之使貧富皆

利之，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南則

楚，西則晉，北則齊。西南北皆以中國言之春秋皮幣玉帛子女以賓服焉，未嘗敢絕。求以

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哉，蔑以加焉。然猶未可以戰也。夫戰，智為始，仁

次之，勇次之，不智則不知民之極。極中無以銓度天下之衆寡。銓稱也不仁則

不能與三軍共饑勞之殃，不勇則不能斷疑以發大計。越王曰：諾。越王勾

踐乃召五大夫

五大夫后庸苦成大夫種范蠡臬如之屬

曰美為不道求殘吾社稷宗廟以為平原不

使血食吾欲與之徵天之衷唯是車馬兵甲卒伍既具無以行之吾聞於

王孫包胥既命孤矣

命告也

敢訪諸大夫問戰奚以而可勾踐願諸大夫言之

皆以情告無阿孤孤將以舉大事

阿曲從

大夫后庸乃進對曰審賞則可以戰

乎王曰聖

審賞賞不失勞聖通也

大夫苦成進對曰審罰則可以戰乎王曰猛

能罰則嚴嚴猛也

大夫種進對曰審物則可以戰乎王曰辯

說云別物善惡昭謂物旌旗物色徽幟之屬辨別也

大夫蠡進對

曰審備則可以戰乎王曰巧

備守禦之備巧巧審故不可攻入也

大夫皋如進對曰審聲則可以

戰乎王曰可矣

聲謂鉦鼓進退之聲不審則眾惑

王乃命有司大令於國曰苟在戎者皆造於

國門之外

國門城門

王乃命於國曰國人欲告者來告

三君云告不任兵事也昭謂告者謂有善計策及職事所當陳白者也不任兵

事則下所謂眩醫之疾筋力不足以勝甲兵者是也

告孤不審將為戮不利

不審謂欺詐非實也

及五日必審之

使熟思計之也

五日道將不行

道衛也過五日則晚矣軍當出也故衛將不行

王乃入命夫人王背屏而立夫人向屏

屏蔽門內

屏王北向夫人南向

王曰自今日以後內政無出外政無入

內政婦職外政國事

內有辱是子也外有

辱是我也吾見子於此止矣

王遂出夫人送王不出屏

禮婦人送迎不出門

乃闔左闔

填之以土

闕陽開陰示諭也

去筵側席而坐

筵筵也去筵去飾也側猶特也禮愛者側席而坐

王背檐而立大夫

向檐

說云檐屋水邊壇也唐尚書云屋名也昭謂之檐檐門戶掩陽也

王命大夫曰食土不均土地之不修內有辱

於國是子也

均平也修壘也

軍士不死外有辱是我也自今日以後內政無出外政

無入。內圖政外軍政吾見子於此止矣。王遂出。大夫送王不出櫓。示當守備乃闔左闔。填之。

以土側席而坐。不掃。示憂戚無飾也王乃之壇列。壇在野所以講列士衆誓告之處鼓而行之。至於軍。軍所

地也。斬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以環瑱通相問也。環金玉之環瑱塞耳也。問遣也。通行賂以亂軍。明日徙舍。

斬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不從其伍之令。明日徙舍。斬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不用王命。明日徙舍。至於禦兒。斬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淫逸不可

禁也。王乃命有司大徇於軍。曰。有父母者老而無昆弟者。以告。六十曰耆七十曰老王

親命之曰。我有大事。子有父母者老。而子為我死。子之父母將轉於溝壑。

轉入也子為我禮已重矣。重矣去父母而來也子歸歿而父母之世也。歿終也後若有事。吾與子

圖之。明日徇於軍。曰。有兄弟四五人皆在此者。以告。王親命之曰。我有大

事。子有昆弟四五人皆在此。事若不捷。則是盡也。捷勝也擇子之所欲歸者一

人。明日徇於軍。曰。有眩瞽之疾者。以告。王親命之曰。我有大事。子有眩瞽

之疾。其歸若已。若快也後若有事。吾與子圖之。明日徇於軍。曰。筋力不足。以

勝甲兵。志行不足以聽命者。歸。莫告。明日。遷軍接餼。上下皆餼斬有罪者以徇。曰。

莫如此。志行不果。果勇也於是人有致死之心。王乃命有司大徇於軍。曰。謂二

三子歸而不歸。處而不處。處止也進而不進。退而不退。左而不在。右而不在。

在身。斬。妻子鬻。鬻賣也於是吳王起師。軍于江北。紅松紅去吳五十里越王軍于江南。越

王乃中分其師以為左右軍。傳曰越子伐吳吳子禦之笠澤夾水而陳在魯哀十七年以其私卒君子六千人為

中軍。私卒君子王所親近有志行者猶吳所謂賢良齊所謂士明日將舟戰於江。及昏乃令左軍銜枚泝江五里

以須。須須後命亦令右軍銜枚踰江五里以須。踰度夜中乃命左軍右軍涉江。鳴

鼓中水以須。夜中夜半也中水水中央也吳師聞之大駭曰。越人分為二師。將以夾攻我師。

乃不待旦。且亦中分其師。將以禦越。不知越復有中軍故越王乃令其中軍銜枚

潛涉。潛涉。潛也。涉沒也。不鼓不譟。以襲攻之。吳師大北。軍敗奔走曰北。北古之背字。越之左軍右軍。乃

遂涉而從之。又大敗之於沒。沒地名。沒地又郊敗之。郊郭外。三戰三北。三戰笠澤沒郊。乃至子吳

越師。遂入吳國。圍王臺。王臺。姑蘇。吳王懼。使人行成曰。昔不穀先委制於越君。不

不敢絕祀。許君成以至於今。今孤不道。得罪於君王。君王以親辱於弊邑。言越先君與吳有好畏天之不祥。

孤敢請成。男女服為臣御。越王曰。昔天以越賜吳。而吳不受。今天以吳賜

越。孤敢不聽天之命。而聽君之令乎。乃不許成。因使人告于吳王曰。天以

吳賜越。孤不敢不受。以民生之長。長久王其無死。民生於地上。寓也。寓寄也。

其與幾何。言幾何時寡人其達王於甬句東。達致也甬句東今句章東海口外洲也夫婦三百。唯王所安。

以沒王年。夫婦各三百人以奉之在所安可與俱者夫差辭曰。天既降禍於吳國。不在前後。當孤之身。

寔失宗廟社稷。凡吳土地人民。越既有之矣。孤何以視於天下。夫差將死。

使人說於子胥說告也曰。使死者無知則已矣。若其有知。吾何面目以見員也。

遂自殺。越滅吳。在魯哀二十二年冬十二月上征上國。上國中宋鄭魯衛陳蔡執玉之君皆入

朝。玉圭也夫唯能下其羣臣。以集其謀故也。集成也。言下其臣以明吳不用子胥也。

卷第二十一 越語上

越王勾踐棲於會稽之上。山虞曰棲會稽山名。在今山陰南七里。吳敗越於夫椒。遂入越。子保於會稽。在魯哀元年。乃號令於三軍

曰。凡我父兄昆弟及國子姓。號令三軍而言父兄昆弟者。方在危厄。親而呼之。國子姓年在衆子同姓之列者。有能助寡人

謀而退吳者。吾與之共知越國之政。知政謂為卿大夫種進對曰。臣聞之。賈人賈人買賤者夏則資皮。資取也冬則資絺。絺葛也。精曰絺。蠶曰給。旱則資舟。水則資車。以待乏也。夫雖

無四方之憂。然謀臣與爪牙之士。不可不養而擇也。譬如蓑笠。時雨既至。必求之。今君王既棲於會稽之上。然後乃求謀臣。無乃後乎。後晚也勾踐曰。苟

得聞子大夫之言。何後之有。執其手而與之謀。遂使之行成於吳。傳曰使種因吳太宰嚭以私於下

也。行成也曰。寡君勾踐之無所使。使其下臣種。不敢微聲聞於天王。微聲也私於下

執事。曰。寡君之師徒。不足以辱君矣。不足以屈辱君。親來討也願以金玉子女。賂君之辱。請

勾踐女女於王。進女為女大夫女女於大夫。士女女於士。越國之寶器畢從。寡君

節越國之衆。以從君之師徒。唯君左右之。左右在君所用之若以越國之罪為不可

節越國之衆。以從君之師徒。唯君左右之。若以越國之罪為不可

敵也將焚宗廟。為將不血食也。係妻孥。係繫也。死生同命。不為吳所擒虜。沈金玉於江。不微吳得之。有帶甲五千

人。將以致死。乃必有偶。偶對也。是以帶甲萬人事君也。言赦越罪是得帶甲萬人事君。無乃即傷

君王之所愛乎。與其殺是人也。寧其得此國也。其孰利乎。寧安也。言戰而殺是萬人與安而得越國二者誰為利乎。夫差將欲聽與之成。子胥諫曰。不可。夫吳之與越也。仇讎敵戰之國也。

二三江環之。民無所移。環繞也。三江吳紅錢。唐紅繡。陽江此言二國之民。三江繞之。遷徙非吳則越也。有吳則無越。有越則無吳

矣。言勢不兩立。將不可改於是矣。言滅吳之計不可改易。貞聞之。陸人居陸。水人居水。夫上黨之

國。黨所也。上所之國謂中國。我攻而勝之。吾不能居其地。不能乘其車。言習俗之異。說云吳是時未知以車戰。申公巫臣使其子

狐庸教之。昭謂狐庸教吳魯成公時也。至此哀元年。歷五公矣。非未知也。吳地勢自習水耳。夫越國。吾攻而勝之。吾能居其地。吾能乘

其舟。此其利也。不可失也已。君必滅之。失此利也。雖悔之必無及已。越人

飾美女八人。納之太宰嚭。上言請大夫女。女於大夫故因此而納美女於宰嚭以求免也。詔吳正卿故楚大夫治州黎之子魯昭元年州黎為楚靈王所殺。嚭奔吳。唐尙書云。平王殺之。非也。曰。子苟赦越國之罪。又有美於此者。將進之。太宰嚭諫曰。嚭聞古

之伐國者。服之而已。今已服矣。又何求焉。夫差與之成而去之。成平也。勾踐說

於國人。說解也。曰。寡人不知其力之不足也。而又與大國執讎。執讎結也。以暴露百

姓之骨於中原。此則寡人之罪也。寡人請更。更改也。於是葬死者。問傷者。養生

者。弔有憂。賀有喜。送往者。迎來者。去民之所惡。補民之不足。然後卑事夫

差。宦士三百人於吳。將三百人以入事吳若宦豎然。其身親為夫差前馬。前馬前驅在馬前也。勾踐之地。南

至於句無。今諸暨有句無亭是也。北至於禦兒。今嘉興禦兒鄉是也。東至於鄆。今鄆縣是也。西至於姑蔑。今太

關是也。廣運百里。言取境內近者百里之中東西為廣南北為運。乃致其父母昆弟而誓之曰。寡人聞古之賢

君。四方之民歸之。若水之歸下也。今寡人不能將帥二三子夫婦以蕃。蕃也。

令壯者無取老婦。令老者無取壯妻。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

十不娶。其父母有罪。禮三十而娶二十而嫁。今不待禮者務育民也。將免者以告。免免乳也。公壘守之。壘乳也。生文

夫。二壘酒。一犬。生女子。二壘酒。一豚。犬陽音知擇人。豚主內陰類也。生三二人。公與之母。母乳母也。人生三者

亦希耳。生二一人。公與之餼。餼食也。當室者死。三年釋其政。當室適子也。禮父為適子喪三年。支子死。二

月釋其政。支子庶子也。必哭泣葬埋之如其子。令孤子寡婦疾涼貧病者。納官其子。

官仕也仕其子而教以廩食之也。其達士。絮其居。絮其館舍也。美其服。賜衣服也。飽其食。廩餼多也。而摩厲之於義。四

方之士來者。必廟禮之。禮之於廟告先君也。勾踐載稻與脂於舟以行。稻脂膏也。國之孺子

之遊者。無不鋪也。無不歡也。必問其名。為後將用也。非其身之所種則不食。非其

夫人之所織則不衣。十年不收於國。民俱有三年之食。古者三年耕必餘一年之食。國之父

兄請曰。昔者夫差取吾君於諸侯之國。今越國亦節矣。有節度也。請報之。勾踐辭

曰。昔者之戰也。非二三子之罪也。寡人之罪也。如寡人者。安與知恥。請姑

無庸戰。姑且也。庸用也。父兄又請曰。越四封之內。親吾君也。猶父母也。子而思報父

母之仇。臣而思報君之讎。其有敢不盡力者乎。請復戰。勾踐既許之。乃致

其衆而誓之曰。寡人聞古之賢君。不患其衆之不足也。而患其志行之少

取也。少恥謂進不念功臨難苟免今夫差衣水犀之甲者億有三千。言多也犀形似象而大今微外所送有山犀水犀水犀之皮有珠甲

山犀則無億有三千所謂賢良也若今備衛士矣不患其志行之少取也。而患其衆之不足也。今寡人將

助天威之。言夫差天所不與故曰助天吾不欲匹夫之勇也。匹夫輕儻要功微利者欲其旅進旅退。旅俱進

則思賞。退則思刑。如此則有常賞。進不用命。難伍獨退則無恥。不畏如此則有

常刑。果行。國人皆勸。父勉其子。兄勉其弟。婦勉其夫。言得一國之歡心曰。孰是吾君

也。而可無死乎。孰誰也誰有恩惠如是君者可不為之死乎是故敗吳於圍。圍笠澤也在魯哀十七年又敗之於沒。沒地名

又郊敗之。在哀二十年十一月越圍吳夫差行成。曰。寡人之師徒不足以辱君矣。請以金玉

子女賂君之辱。勾踐對曰。昔天以越予吳。而吳不受命。今天以吳予越。越

可以無聽天之命。而聽君之令乎。吾請達王甬句東。甬句東在越王出之東境也吾與君

爲二君乎。待之若二君夫差對曰。寡人禮先壹飯矣。言己年長於越王覺差一飯之閒欲以少長求免也君若不忘

周室。而爲弊邑宸宇。宸屋霽宇邊也言越君若以周室之故以屋宇之餘庇覆吳亦寡人之願也。君若曰。吾將殘

汝社稷。滅汝宗廟。寡人請死。余何面目以視於天下乎。越君其大也。次舍遂

滅吳。

卷第二十一 越語下

越王勾踐即位三年而欲伐吳。勾踐三年魯哀元年也范蠡進諫曰：夫國家之事，有持盈

持守也，有定傾。定安也，有節事。節制也。王曰：為二者奈何？對曰：持盈者與天。與天法天也

盈滿也，而不溢。傾危也。定傾者與人。與人取人之心也。人道好謙，傾危之節事者與地。與地法地也

時不至而不，王不問。蠡不敢言。天道盈而不溢。日滿則虧，盛而不驕。威元氣廣大時不驕不自縱弛

矜其功。勞動而不已也，矜大也不夫。聖人隨時以行，是謂守時。隨時時行則行，時止則止。天時不作，弗為人客。

天時利害災變之應。人事不起，弗為之始。人事謂怨叛逆亂之萌也。先動為始，今君王未盈而盜。

未盈國未富，未盛而驕。道化未成，不勞而矜其功。未有勤勞而自大其功。天時不作，而先為人客。

吳未有天災而欲伐之。人事不起，而創為之始。此逆於天而不和於人。天應未至，人事不起，故逆於天而失人和也

王若行之，將妨於國家。靡王躬身。妨害也。王弗聽。范蠡進諫曰：夫勇者逆德也。德尚禮讓

兵者凶器也。言害人也。爭者事之末也。言賢者修其政德而遠方附事之德不行，然後用武，故曰爭者事之末也

陰謀逆德，好用凶器。陰謀兵謀也。始於人者，人之所卒也。始以伐人，人終害之

淫佚之事，上帝之禁也。淫佚放盪也。先行此者不利。王曰：無是貳言也。吾已斷之矣。貳言陰謀也

果與師而伐吳，戰於五湖。五湖今太湖。不勝，棲於會稽。王召范蠡而問焉。曰：吾不用子之言，以至於此，為之奈何？

范蠡對曰：君王其忘之乎？持盈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與地。王曰：與人奈何？

已在傾危故先問與人。對曰：卑辭尊禮。言當卑約其辭，尊重其禮以求平。玩好女樂。

玩好珍寶也。女樂謂士女，女於士大夫，女於大夫。尊之以名。謂之天王。如此不已。不已謂吳不釋也。又身與之市。市利也，謂委管籥屬

國家以身隨之。王曰。諾。乃令大夫種行成於吳。曰。請士女於士。大夫女女於大夫。

隨之以國家之重器。重器寶器也。吳人不許。大夫種來而復往。曰。請委管籥。屬國

家。以身隨之。君王制之。委歸也。屬付也。管籥。取鑰器也。月令曰。修鑰。閉慎管籥。吳人許諾。王曰。蠡為我守於國。

對曰。四封之內。百姓之事。蠡不如種也。四封之外。敵國之制。立斷之事。種

亦不如蠡也。王曰。諾。令大夫種守於國。與范蠡入官於吳。官為臣。三年而吳

人遣之。勾踐以魯哀元年。禮會稽。吳與之平而去之。勾踐改修國政。然後卑事夫差。在吳三年。而吳人遣之。此則魯哀五年也。歸及至於國。王問於范蠡

曰。節事奈何。欲更修政。故問節事。對曰。節事者。與地。唯地能包萬物。以為一。其事不失。

為一不偏也不失。不失時也。生萬物。容畜禽獸。然後受其名而兼其利。受其名受其功名也。利謂萬物終歸于地。美惡

皆成。以養其生。物之美惡各有所宜。皆成之以養人也。時不至。不可彊生。物生各有時。事不究。不可彊成。

究窮也。窮則變。生可因而成之。若如也。自如。無妄動也。以度天下。待其來者而正之。不先唱待其來而就正之。因時

之所宜而定之。同男女之功。功農穡。泉之功。除民之害。以避天殃。田野開闢。府倉

實。貨財曰府。米粟曰倉。民衆殷。殷盛。無曠其衆。以為亂梯。曠空也。梯階也。無令空田廢業。使人困乏。以生怨亂。為禍階也。時將有反。

事將有閒。時天時事。人事反。還也。閒。隙也。時還。則祚在。越而吳事有覺。隙之過也。必有以知天地之恒制。乃可以有天下

之成利。恒。常也。制。度也。事無閒。時無反。吳事無覺。隙。天時未。在。越。則撫民保教。以須之。保守也。王曰。不穀

之國家。蠡之國家也。蠡其圖之。對曰。四封之內。百姓之事。時節三樂。三樂。三時之務。

使人勸事樂業。不亂民功。不逆天時。從事有業。故功不亂。因時順氣。故不逆。五穀睦熟。民乃蕃滋。睦和也。蕃息也。益也。君

臣上下。交得其志。蠹不如種也。也。交俱四封之外。敵國之制。立斷之事。因陰陽

之恒。順天地之常。陰陽謂剛柔晦朔三光盈縮用兵利鈍之常數柔而不屈。外雖柔順內雖強威彊而不剛。行不以剛德

虐之行。因以為常。唐尚書云言無德行虛習以為常昭謂德有所擾柔及死生因天地之刑。

死殺也刑法也殺生必因天地四時之法推亡固存亦是也天因人。因人善惡聖人因天。天垂象聖人則之人自生之。天地形之。

形見也見其吉凶之象聖人因而成之。因吉凶以誅賞也是故戰勝而不報。敵家不能報也取地而不反。不復反敵

也兵勝於外。福生於內。用力甚少。而名聲章明。種亦不如蠹也。王曰。諾。令

大夫種為之。為治國也四年。王召范蠡而問焉。說云魯哀三年昭謂四年反國四年魯哀九年曰。先人就世。不穀即位。先人允常就世終也吾

年既少。未有恒常。出則禽荒。入則酒荒。吾百姓之不圖。唯舟與車。好遊田故唯舟與車

上天降禍於越。委制於吳。委歸也吳人之那不穀。亦又甚焉。那於也甚焉言見困苦吾欲與

子謀之。其可乎。對曰。未可也。蠹聞之。上帝不考。時反是守。考成也言天未成越當守天時天時反乃可以

動疆索者不祥。索求也得時不成。反受其殃。言得天時而人弗能成則反受其殃夫差克越而可取不取後反見滅也失德滅名。

流走死亡。有奪有予。有不予。有奪予而復奪也有予天所授也不予天所去也王無蚤圖。夫吳。君王之吳

也。王若蚤圖之。其事又將未可知也。未可知或時不得也王曰。諾。

又一年。反國五年魯哀十年王召范蠡而問焉。曰。吾與子謀吳。子曰。未可也。今吳王淫

於樂而忘其百姓。樂聲色也亂民功。逆天時。信讒喜優。優謂佞憎輔遠弼。相尊為輔矯過為弼聖人

不出。聖通也。通智之人隱遁也。忠臣解骨。賈唐二君云解骨子胥伏屬鑊也。昭謂是時子胥未死解骨謂忠良之臣見其如此皆骨體解倦不復念忠。皆曲相御。莫

適相非。上下相偷。其可乎。御猶將也。言皆曲意取容轉相將望無復相非以不忠正者也。偷苟且也。對曰。人事至矣。天應未

也。王姑待之。王曰。諾。

又一年。反國六年魯哀十一年。王召范蠡而問焉。曰。吾與子謀吳。子曰。未可也。今申胥驟

諫其王。王怒而殺之。其可乎。子胥數諫王不聽。知吳必亡。使於齊屬其子於鮑氏。王聞之。賜之屬鑊以死。在魯哀十一年。對曰。逆節萌

生。害殺忠正故為逆節萌也。天地未形。而先為之征。形見也。天地之占。未見征征伐也。其事是以不成。雜受其刑。

雜猶俱也。王姑待之。王曰。諾。

又一年。反國七年魯哀十二年。王召范蠡而問焉。曰。吾與子謀吳。子曰。未可也。今其稻蟹

不遺種。其可乎。蟹食稻。對曰。天應至矣。人事未盡也。謂飢困愁怨之事未盡極也。王姑待之。王怒

曰。道固然乎。固故也。妄其欺不殺邪。吾與子言人事。子應我以天時。今天應至

矣。子應我以人事。何也。范蠡對曰。王姑勿怪。夫人事必將與天地相參。然

後乃可以成功。參三也。天地人事三合乃可以成大功。今其禍新民恐。新也。其君臣上下。皆知其資

財之不足以支長久也。支猶推也。彼將同其力。致其死。猶尙殆。殆危也。言伐吳於事尙危。王其且

馳騁弋獵。無至禽荒。使越王為此者示不以吳為念。宮中之樂。無至酒荒。肆與大夫觴飲。無忘

國常。肆放也。常舊法。彼其上將薄其德。民將盡其力。言吳王見越修馳騁射獵不以為意。必不修德而樂私好以盡民力。又使之

望而不得食。怨望於上而天又奪之食。乃可以致天地之殛。殛誅也。王姑待之。且待時也。自此後四年乃遷伐吳。

至於玄月。爾雅曰九月為玄為魯哀十六年九月也至十七年三月越伐吳

王召范蠡而問焉。曰：諺有之。善俗之曰：餽

飲不及壺殮。餽大也。大飲謂盛饌。感饌未具不能以虛待之不及壺殮之救飢疾言己欲滅吳取快意得之而已不能待有餘力今歲晚矣。子將奈何。

對曰：微君王之言。微無也臣故將謁之。謁請也請臣聞從時者猶救火追亡人也。

蹶而趨之。唯恐弗及。蹶走也王曰：諾。遂與師伐吳。至於五湖。吳人聞之出而挑

戰。一日五反。王弗忍欲許之。不忍其忿范蠡進諫曰：夫謀之廊廟失之中原其可

乎。王姑勿許也。臣聞之得時無怠時不再來。天予不取反為之災。嬴縮轉

化。後將悔之。嬴縮進退也轉化變易也天節固然。然有轉化唯謀不遷。謀必素定不可遷移王曰：諾。弗許。范蠡曰：

臣聞古之善用兵者。謂若黃帝湯武嬴縮以為常。四時以為紀。以為常隨其嬴縮也紀猶法也四時有轉運用兵有利鈍也周

語曰王欲合是五位三所而用之是也無過天極。究數而止。極主也究窮也無過天極之所至窮其數而止也天道皇皇。日月以為

常。皇皇明也明者以為法。微者則是行。明謂日月盛滿時微謂虧損薄蝕時法其明者以進取行其微時以隱遁陽至而陰。陰

至而陽。至謂極也日因而還。月盈而匡。匡窮也古之善用兵者。因天地之常。與之俱

行。隨其轉運虧盈晦明之常後則用陰。先則用陽。後後動先先動用陰為沈重固密用陽謂輕疾猛厲近則用柔。遠則用剛。近

則用柔順示之以弱遠則抗威厲辭以充禦後無陰蔽。先無陽察。後動者太舒靜為陰蔽也先動者大顯露為陽察也用人無藝。往從其

所。藝射的也無藝無常所也行軍用人之道道因敵為制。不豫設也。故曰從其所也。剛柔以禦。陽節不盡。不死其野。言敵以剛柔來禦己其陽節未盡尚未可

克故曰不死其野彼來從我。固守勿與。勿與戰也若將與之。必因天地之災。彼有災變則可又觀其民

之饑飽勞逸以參之。言雖有災民尚逸飽則未也盡其陽節。盈吾陰節。而奪之利。彼陽勢已盡而吾陰節感精則

吾陰節感精則

能奪之。宜爲人客。剛疆而力疾。陽節不盡。輕而不可取。先動爲客於時宜。發人客剛疆力疾。陽節不盡。雖輕易人客不可得。

取也。宜爲人主。安徐而重固。陰節不盡。柔而不可迫。時宜爲主人安徐重固。陰節不盡。雖柔不可困迫之。凡陳

之道。設右以爲牝。益左以爲牡。陳其牝牡使相受之。在陰爲牝在陽爲牡。蚤晏無失。必順天道。也。晏晚也。周

旋無究。究窮也。無窮也。若日月然也。今其來也。剛疆而力疾。言吳陽勢未盡。未可擊也。王姑待之。王曰。諾。弗

與戰。

居軍三年。吳師自潰。魯哀二十一年冬十一月。越圍吳。二十二年冬十一月丁卯。滅吳。吳王帥其賢良。與其重祿。以上

姑蘇。姑蘇宮之臺也。在吳閶門外。近湖。或云賢賢妃。良貨。唐尚書云。重祿。實壁也。昭謂賢良親近之士。猶越言君子齊言士。吳語曰。越王以其私卒。君子六千人爲中軍。賈侍中云。重祿大臣也。使王

孫維行成於越。維吳大夫。王孫姓也。曰。昔者上天降禍於吳。得罪於會稽。使越樓於會稽時也。今王君

其圖不穀。不穀請復會稽之和。王弗忍。欲許之。范蠡進諫曰。臣聞之。聖人

之功。時爲之庸。庸用也。因天時以用功也。得時不成。天有還形。還反也。形體也。天節不遠。五年復反。節期

也。五年再闔天數。一終故復反也。小凶則近。大凶則遠。小凶謂危敗。大凶謂死滅。近五年遠十年或二十年。先人有言曰。伐柯者

其則不遠。先人詩人也。執柯伐柯。其則不遠。以言吳昔不滅越。故有此敗。此滅亦不遠也。今君王不斷。其忘會稽之事乎。王曰。

諾。不許。使者往而復來。辭愈卑。禮愈尊。愈益也。王又欲許之。范蠡諫曰。孰使我

蚤朝而晏罷者。非吳乎。與我爭三江五湖之利者。非吳耶。夫十年謀之一

朝而棄之。其可乎。十年不收於國。勤身以謀吳也。王姑勿許。其事將易冀已。冀望也。易望已謂不動難也。王曰。吾

欲勿許。而難對其使者。子其對之。范蠡乃左提鼓。右援枹。以應使者。提擊也。曰。

昔者上天降禍於越。委制於吳。而吳不受。今將反此義以報此禍。吾王敢無聽天之命。而聽君王之命乎。王孫雒曰。子范子。先人有言曰。無助天為虐。助天為虐者不祥。今吳稻蟹不遺種。子將助天為虐。不忌其不祥乎。忌惡也

范蠡曰。王孫子。昔吾先君固周室之不成子也。子喬也。言越本蠻夷小國於周室爵列不能成子也。周禮諸子之國封疆方二百里。故濱於東海之陂。

濱近也。陂涯也。龜魚鼈之與處。而鼈龜之與同渚。龜語蝦蟆也。水邊亦曰渚。余雖覲然而人面哉。吾猶禽獸也。又安知是譏譏者乎。

禮。王孫雒曰。子范子。將助天為虐。助天為虐不祥。雒請反辭於王。請以辭告越王。

蠡曰。若王已委制於執事之人矣。執事蠡自謂也。子往矣。無使執事之人得罪於子。

無使我為子得罪。使者辭反。反報吳也。范蠡不報於王。擊鼓與師以隨使者。至於姑蘇之宮。不傷越民。徐滅吳。事將易莫是也。

反至五湖。范蠡辭於王曰。君王勉之。臣不復入越國矣。勉王以德。欲隱遁也。王曰。不穀

疑子之所謂者何也。對曰。臣聞之。為人臣者。君憂臣勞。君辱臣死。昔者君

王辱於會稽。臣所以不死者。為此事也。今事已濟矣。蠡請從會稽之罰。王

曰。所不掩子之惡。揚子之美者。使其身無終沒於越國。子聽吾言。吾與子

分國。不聽吾言。身死。妻子為戮。范蠡對曰。臣聞命矣。君行制。臣行意。制法也。意志也。

遂乘輕舟以浮於五湖。莫知其所終極。王命金工以良金寫范蠡之狀而

鑄之。以像范蠡。其狀如蠡。其心如石。其目如鏡。其口如劍。其舌如刺。其

朝禮之。

以金鑄其形狀而自朝禮也。

狹日而令大夫朝之。

從甲至甲曰狹狹而也。

環會稽二百里者。以為范

蠡地。

環周也。

曰。後世子孫有敢侵蠡之地者。使無終沒於越國。

此誓告也。

皇天后土

四鄉地主正之。

鄉方也。天神地祇四方神主當征討之。正其封疆也。

校刊明道本韋氏解國語札記

國語。自宋公序取官私十五大本校定爲補音。世盛行之後。來重刻。無不用以爲祖。有未經其手。如此明道二年本者。乃不絕如線而已。前輩取勘公序本。皆謂爲勝。然省覽每病不盡。傳臨又屢失真。終未有得其要領者。不烈深懼此本之遂亡。用所收影鈔者。開雕以餉世。其中字體。前後有歧。不改畫一。闕文壞字。亦均仍舊。無所添足。以懲妄也。讎字之餘。頗涉補音。及重刻公序本。綜其得失之凡。而札記之。金壇段先生玉裁。嘗謂國語善本無逾此。其知此爲最深。今載其校語。惠氏棟閣本。借之同郡周明經錫瓚家。亦載之以表微。參管窺者。以某案別之。旁述見聞。則標姓名。諸往疏及類書援引。殊未可全據。故多從略。總如干條爲一卷。至於勝公序本者。文句煩簡。偏旁增省。隨在皆是。既有此本。自當尋按而得。苟非難療。不復悉數矣。嘉慶四年十月二十七日吳縣黃丕烈書。

療口矣。

別本楮下不空丕烈案此本間附舊音疑此亦是音印本模糊影寫途關後準比別本者重刻宋公序本

耀德。惠云史記耀不烈。案依毛本集解也。**解楯也**。補音。懋正。補音作茂解同。不烈案以古字改。解障壅。補音作音。今字宋公序之失在此。餘字悉然。

我先王世后稷。錢會讀書敏求記云考之史記周本紀亦然。而公序本直云昔我先。戎狄。補音作。世后稷諱戴氏。靈云世后稷者世其後稷之官也。詳見東原文集。翟後同纂。

惠云史記耀不烈。案徐敦篤。補音。解除旬內。別本作彘內段。亦而例不改字。別本非也。例見後。至于武。補音。

王。惠云史記至欣戴。補音。解除旬內。別本作彘內段。亦而例不改字。別本非也。例見後。至于武。補音。

而。又。惠云史則增修。本則下有又字。伯士。惠引史記同。帥。補音作能帥不烈案。史記作率亦無能字。解猶拒也。別本。

祭。惠云說文曰三女為焮焮笑从女奴。下衆。惠引史記不下衆不烈。解異姓。別本作姪媻補音出姪。省聲依此則焮焮从女呂悅字林作姪。案依解章無不字也。媻。惠云史記注引同。

邵公。補音。告日。別本作告王日。防川。惠云史。獻曲。別本作典解同補音云本或作曲非惠云史記作曲。後人據公序所說改之。如今表記正義亦改作曲。典盧學士文昭云南宋本禮記表記正義引作曲。

榮夷公。惠云呂覽曰榮夷終不烈案墨子。或專。惠云或史記作有不猶日。補音作日惠。亦作終史記作公終公聲相近。烈案古或有音義同。猶日。補音作日惠。

供給。補音。稷為大官。段云尙書舜典正義引稷為天官。正底。段云底不烈。俱蒸。補音。協風。惠云許叔重曰協同力也。若為郭本山海經作曠即。王耕一發。別本下有解云一穰一穰也。王無耦以一耕耕十三字無下節。

引與宋同不烈案此一穰者對下三之而言也。非言耕數月令天子三推高誘注呂覽云謂一發也。引此王耕一發是以王耕為廣尺深尺耳。補音。載賈注亦然。正章所本無耦一耕之說。於公三發。脚九發。大夫二十七發。不可。通矣。王海所載夏小正王會解等均。警師。補音作帥不烈案師見釋釋唐扶頌漢隸字原五質又五經文字。非善本難以為據者也。發發字同。謂帥或从市者說。此本後屢用皆同。段云俗帥字原五質又五經文字。

解。彘盛。補音。偏誠。補音。掌達。嘗依別。乏祀。補音作之本不烈案內傳襄十四年帥字原五質又五經文字。不殊之類。宋公序一跋一從何敏魯語曰大懼。舊音。屢是乏義無宜重也。此正謂樹教與守繩固義。

乏。周公太公之命祀楚語乏臣之祀也。皆可證。舊音。屢是乏義無宜重也。此正謂樹教與守繩固義。

不殊之類。宋公序一跋一從何敏魯語曰大懼。舊音。屢是乏義無宜重也。此正謂樹教與守繩固義。

乏。周公太公之命祀楚語乏臣之祀也。皆可證。舊音。屢是乏義無宜重也。此正謂樹教與守繩固義。

乏。周公太公之命祀楚語乏臣之祀也。皆可證。舊音。屢是乏義無宜重也。此正謂樹教與守繩固義。

乏。周公太公之命祀楚語乏臣之祀也。皆可證。舊音。屢是乏義無宜重也。此正謂樹教與守繩固義。

故。盧學士云史記魯世家實。段云實當作寔寔是也。作固徐廣曰一作故。故章云故事之是者。

解。蒐狩。補音作。懷姓。補音。解。閑也。當依別本作閑也。

幽王二年。惠云史記同不烈案謂周本紀也又十二諸侯年表亦在二年漢書五行志亦云二年則本作三年誤。

阻詩瞻彼洛矣傳曰宗周之侵古西周之洛水東周之雒水。民亂之。惠云史記同不烈案五行志亦同別本亂之二字倒誤。陰迫。

惠云史記同南史明僧紹傳引亦作迫不烈案五行志亦同別本作道誤。鎮陰。惠云史記填老子銘陰不填陽當作填。川竭山必崩。不烈案此竭下疑班氏移之。

速。補音。解。蕭韶。補音作。大護。補音。蓋納。補音作。於莘。補音。降之。惠云說苑焉。辟邪。惠云說苑淫佚。惠云說苑不蠲。惠引說苑同。以興。惠云說苑而。解。崇高。

山也。夏居陽城。崇高所近。引段云太平御覽引此解云崇嵩古通用夏都陽城嵩山在焉徐鉉說文崇通用。聆。惠云說苑亭不烈案說文作聆。惠云說苑。除。惠云說苑。于鄰。不烈案說苑是實。實有。惠引說苑是實。憑身。補音。是實。

崇通用。之語。聆。後漢書楊賜傳注引作聆。文。除。惠云說苑。于鄰。不烈案說苑是實。實有。惠引說苑是實。憑身。補音。是實。

惠引說苑。臨照。惠云說苑。神壹。惠云說苑。逢福。惠引說苑。忌父。惠云說苑已不烈案古忌已同字。玉鬯。惠云說苑。以逞。惠云說苑。

說苑盈不烈案古盈逞字同。鄰茂。補音。盤庚。補音。濟衆。補音。解。省己。補音。省上。解。不與。補音。中庭。補音。解。

躬圭六寸。當依別本作七寸不烈。懈慢。補音。解。其額。補音。解。涅之。補音。解。中庭。補音。解。

又作。程。以導。補音。解。殺子帶。在魯信二十四年。當依別本作二十五年。朝王子。補音。無。

以導。補音。解。殺子帶。在魯信二十四年。當依別本作二十五年。朝王子。補音。無。

以導。補音。解。殺子帶。在魯信二十四年。當依別本作二十五年。朝王子。補音。無。

以導。補音。解。殺子帶。在魯信二十四年。當依別本作二十五年。朝王子。補音。無。

以導。補音。解。殺子帶。在魯信二十四年。當依別本作二十五年。朝王子。補音。無。

卷第二

解。堵寇。

補音作堵俞彌不烈案內傳傳廿年公子士泄堵寇帥師伐得又廿四年公子士泄堵俞彌帥師伐內傳舊說如此也杜以為二人與韋不同其讀廿年泄字下屬則誤甚有泄氏有堵氏云不聞有泄堵氏也杜知其不可通故廿四年仍讀泄字上屬若曰廿年者乃泄氏而堵寇名也曲為遷就其失自不能掩後有撰名號歸一圖者且并廿四年而謂之**解。棠棣。**補音作棠。解。宴兄弟。別本下有之樂絕。解。先之。當依別。文太

子。

別本作太子泄父補音出泄父。解。篡惠王。補音無。和寧。補音作。隔。補音作。解。滅之。補音作威不

或作滅。

見釋文。解。續。補音。荆嬌。別本多作川旁華嬌也補音。獸也。補音作。解。原伯毛也。別本無此四字惠

左傳文讀諱為原不烈案韋本唐義蓋以毛為原伯名疑所據內傳文如此也今史記集解載唐注作

諱伯周大夫原伯毛伯也衍下伯字與小司馬所說既異文亦不同乃不知者用杜氏內傳文改之

解。開地。補音。寧字。段云書禹貢詩殿武。正義引皆作寧字。解。利也。補音。解。縮引也。此依別本不烈案說文縮縮引

巷伯傳縮屋武梁左右室畫像作縮卒。載嘉定錢先生大昕齋研堂金石跋尾

皆免胄而下拜。

別本無皆字拜字有解兵車云云下節解止超乘云云九字無解拜矣以上及無威以音章解有兜鍪字乃與此異本當是較多胄兜鍪也一句公序因內傳無拜字而益刪外傳則解。靖。補音作

非矣錢曾讀書敏求記曰蓋介胄之士不拜秦師反是其說章解則不解甲而拜矣之意得之解。靖。補音作

解。榆也。補音。冒。段云衆經音義引作見音墨不烈案說文冒字。解。免醢。補音。解。旬十日之內。

段云此本作旬十日也脩十日之內所成焉也因十日字複而誤脫。繪繡。補音。而退。補音作

退後同

解。縣方十六里。

別本作六十補音施舍下亦作六十皆誤倒不烈案此說周禮地官鄭注云方二里者甸方八里旁加一里而數之也韋云方十六里者不數旁加也非有異義

施舍賓客。當依別本作施舍。解。恭王。當依別本。待。補音作待不烈案說文待。桐。補音作桐不烈案傳

裏九年陳舍榭字亦从木惠氏左傳補。疆有。補音。懸耗。補音作。解。萬求也。當依別本。致養。補音作

注云正義曰从手此臆說也詳見本書

縣後同

致養。補音作

致養。補音作

致養。補音作

致養。補音作

致養。補音作

致養。補音作

致養。補音作

致養。補音作

不烈案此與下句獻鎮對文聘禮之變鎮也故章分生熟為解餐字非此之用也

王吏補音作王使

嬪補音作嬪

解補音作解

殞補音作殞

解孟文伯歌惠云當作歌不烈案此涉公文伯歌而誤攷舊音

居當依別本作離居之子疏也

解智罃補音作知後同

解莩補音作莩

解侏天惠云說文引作挑段云今說文云挑

解宣王當依別本作宣公

解離之子

挑天之功謂扶補音作扶

解救之補音作會

解救亡當依別本作救

解

解

解

解

解

取天之功也

解救之

解救亡

解

解

解

解

解

卷第三

犖補音作犖後同不烈案

民之惠云漢書同

日絕惠云漢書

日離補音作日

疾顛惠云漢書同補音作債不烈

案高誘注臣覽李翁注文選

皆引作頤公序定為債音方問反非也

錢先生曰債蓋債之譌顛債古通用字

解廣昔酒別本作廟昔酒夏文肅曰案廣當作會鄭語毒之會

掩人補音作掩

招口此所空乃舊音音翻二字也不烈案

宋公序謂他書未獲為翹之意是未

以會膳為酒之名也此又以會膳酒解膳毒耳別本

致李翁往吳都賦翹翹與同耳公序類此者多茲不悉出

解驕淫之事自流放也當依別本改

解放之者若何也當依

別本刪者

侯弒補音作侯

匠鄦補音作匠

解

義當依別本作循義

解後二年當依別本作二年

單襄公曰驪當依別本刪去單字

解

解

解

解

解

解水激補音作格

壅之惠云漢書攙

陂塘補音作唐

解塘也當依別本塘

淫失惠云失讀曰佚不烈案佚失

古同字詳惠所撰九經古義

解

解

有崇補音作崇

災燁惠云景福殿賦夏無災燁李翁注引此火無災燁韋昭曰燁炎起貌不烈案韋解曰天

焱起補音作焱

解

解

解

解

解

有所避惠云漢書辟服虔音邪辟之辟不烈案據韋解避達也正讀為辟與服同辟避古同字也臣覽高義

荆之為荆四十二世矣嘗有乾谿白公之亂矣嘗有鄭襄州侯之避矣元和顧廣圻校曰襄是襄字

解

解

解

解

解

解

有崇

災燁

焱起

解

解

解

解

解

有所避

荆之為荆

解

解

解

解

解

解

有崇

災燁

焱起

解

解

解

解

解

有所避

荆之為荆

解

解

解

解

解

解

有崇

災燁

焱起

解

解

解

解

解

之誤鄭夔州侯事皆見國策避讀為怪辟之辟與此文可互
證也舊本呂覽闕注今所有後人足之誤認為逃避字矣

猶不可遏補音作可遏盧學士云見上無遺補音也解而流補音作流解鞠別本作鞠陶

序依洛諸釋別本無叔字及類字不烈案宋公序云周本紀古今人表皆作公祖致今解

少暎補音作暎解公叔祖類集解索隱皆作公祖叔類是章正用周本紀文公序誤也唯人表作公祖

解夙早補音作蚤解鄭司農云廣當為光當依別本作鄭後司農云不烈案謂毛詩箋故曰成解成成其王命

也段云周頌正義故曰成王疑今本正文少王注文衍成

解鄭司農說周禮當依別本作鄭後司農解徑寸二分當依別本於徑寸上添大泉二字不烈案周禮注如此解文曰

大泉不烈案周禮注作直十五疑此脫誤解度也補音作度旱麓補音作麓汗也惠云漢書陸

解衡有斤兩別本上有衡稱上衡解祝敵補音作圍解中庸之德聲也段云聲字亦衍也

解姑潔也段云此與正文修潔無涉正文修潔乃壽洗字耳不烈案章下云解姑穢疑當作故解委

柔貌也別本委下有穢字補音出委穢解至張十六度當依別本作十七度不烈案此漢書志文也解農以舊本如此見補音當依宋公序作辰

是祖舊本如此見補音當依公序作相解張十六度當依別本作十三度解贏亂當依別本作贏舊音音嬌是也

欲城周不烈案李善東京賦注引同別本作城成周因內傳文多云解檐扁補音作檐解袁劉其不此

也別本解支柱也補音作柱不烈案爾雅柱也補支聲相近說文木部作檣柱也然則用从木柱者正字也少典補音作典解帝甲湯後五世依

別本作二十五世段云二十當有不烈案見殷本紀也

當有不烈案見殷本紀也

卷第四

莊公補音作粟補音幣補音幣補音

來伐魯去魯字懸磬補音作磬不烈案內傳作磬釋文本作磬磬古通用也解如懸磬也則本上多有榘梁四字不烈案欽程先生瑤田通藝錄有室

如懸磬之圖謂室上之字北出斜下以交於北牆墻直如磬鼓字斜如磬鼓也鄭意以為此室如懸磬猶言徒四壁立意重墻直如磬鼓然則不得云但有榘梁比本無之是也

鑽竿惠云竿買徒為擊李善曰音義二十鼓舊音作廿鼓

解駢補音固班別本作故班不烈案此後人改之也固本與

解冥舊音名戲弘農之閒當依別本作在戲農有城當依別本作有城也不烈案漢書志

九有李善注冊魏公九錫解死於黑水之山毛詩傳云見毛傳補音於圓補音

欲弛補音

卻敬子當依別

解季他補音之境補音為藏補音

解泗在魯城北也又曰南門段云水經泗水西南過魯縣北往云魯縣城北洙泗二水之中即夫

生言泗水在城南非也又引韋昭泗在魯城子領徒之所也引從征記曰洙泗二水交於魯城東北十七里郭緣

之語然則又曰南門四字雖廣異聞而不可從講罍罍段云說文罍或作罍春秋國語

不烈案舊音藉或作籍即徐所夏稿補音作稿不烈案稿師字亦當作稿詩禁置罍麗補音無罍字不

引也惠氏禮說論籍字詳矣京賦引有罍字又荀子成相篇楊倞注引亦作禁置罍麗賈逵曰罍麗小罍也韋與買同解置當作罍不

唐入舊音云上音瀾下音鹿公序乃於正文刪罍於注文置當為罍改云置當為罍字大德解罍補音

案宋公序解麗小網也當依別本麗上添罍字不烈案西京鄂段云鄂當从卍字解罍補音

聖之無藝。補音作譏。藝後同。

于京。惠云京變作毫。丕烈案此惠據白虎通。夏日夏邑。商曰商邑。周曰京師。而言也。嘗攷毛詩商邑。翼後漢書樊準傳引作京師。翼注云韓詩之文是爾。得稱京師。故韋曰殷京師也。京字非譏。

卷第五

貺使。補音作況。後同。段云毛詩傳曰兄茲也。亦作滋。茲。滋皆訓。樊。補音。鄭司農云。別本作鄭後司。益貺使臣。守古祇作兄。今作況者。假借也。作貺者。俗字也。

不當去。丕烈案此。周禮春官注也。

叔向。補音。解。鄩風。別本作鄩。丕烈案作。作鶴。解。鄩風。邶者從詩。改見補音。

解。仲惠伯之孫。叔孫仲帶也。當依別本作叔仲惠伯。之孫。叔仲帶也。見內傳。自號。補音作。自手。

解。子辰之子。當依別本。作子辰。解。夾車。舊音。作依。陪乘。補音。作乘。

雍渝。補音作。離俞。解。須子。惠云據補。音當作頃。晏萊。惠云。韓泰古字。通丕。烈案謂內傳作蘆也。

解。中有土羊也。當依別本。添昭謂。羊生羊也。故謂。之怪。十一字。於下段云。史記有。解。或作猴。富陽有之人。面猴身。能

言。丕烈案。宋公序謂。史記備載。章注。無此語。今俗本。輒添。安也。攷舊音。曰。祖冲之。述異記。作猴。富陽有之人。面。獲身。一手一足。俗云。能知人姓名。必中傷之。蓋此十三字。乃因此本。節載舊音。而誤入。章解也。別本亦有之。

又非公序所定之舊矣。鑿羊。補音。作墳。解。休腫。補音。作休。腫。段云。史記索隱曰。休腫。音木。腫。集韻曰。應澄。延切。休腫。罔象。別名。未詳。所本。

露睹父。惠云。露。鄭注。儀禮。引作。路。丕烈案。露。路。古。通。用。字。也。解。猶何禮有。籠也。段云。當為。猶。何有。於。籠。也。

懼。忤。別本作干。丕烈案。補音。不出。忤。是。宋公序。本作。干。字。也。劉向。列女傳。儀傳。亦作。干。然。古。書。多。假。借。當。存。此。忤。字。

詐。補音。作詐。

招膺。舊音作。插音。切。丕烈案。與。此。異。本。也。李善。注。長笛賦。引。國語。無。招。膺。韋。昭。曰。招。叩。也。苦。洽。切。正。同。此。本。段。云。李。善。誤。國。語。馬。賦。韋。注。皆。本。是。招。字。

防風氏後至 不烈案韋解防風是任芒氏君之名此氏字衍也史記亦衍

社稷之守者為公侯 惠云說苑引此云社稷為公侯出川之祀為諸侯

防風何守也 別本有氏字不烈案

為漆姓 惠云史記董說苑亦作董段云索隱曰家語作漆恐誤世本無漆姓不烈案家語即取此文改漆當為漆之譌兼體

在虞夏商為任芒氏 當依別本作任芒氏之姓也

絕類其相亂者襄廿一年內傳釋文可證漆聲相近於古為同字也

解任芒之氏姓也 當依別本作任芒氏之姓也

在虞夏商為任芒氏 當依別本作任芒氏之姓也

經樹玉曰案說文駢下云在夏為防風氏在殷為任芒氏左文十一年傳釋文引殷上無在說苑在虞夏為防風氏在商為任芒氏擬比疑國語脫為防風氏不烈案孔子世家亦無為防風氏據國語正文及韋解詳此句不當有出宜各依本書

有說文及說苑蓋別

焦僂氏 段云民不烈案見海

其長尺有咫 惠云說苑失長尺而咫

解鷲鳥也 別本作鷲鳥今之鷲也補音出之

大也 別本作大滿也

解謂驕滿也 別本作滿驕滿也不烈案宋公序本正文有滿字故改解謂字作滿

以就之許章意乃讀大為汰公序本非是韋解之例訓繫於讀而不改字如周語艾人必豐艾訓報也是讀艾為刈而不改為刈晉語吾請為子鉉鉉訓道也是讀鉉為諄而不改為諄此類皆例之可見者段先生說毛詩傳例如此然則韋同毛例也夏文彙曰案下正文其滿之甚也韋解云驕為滿則上正文無解為謙補音滿字又一證也

解無過 當依別本係十二二字於下不烈案此周禮地官文

解復口口口除 補音不空

解乘二百四十斗也 別本作一百六十斗也盧學士

云聘禮二百四十斗乃待使客一車之米穀數一乘又五簋也此自當依十庾為一乘之常數作一百六十斗為是

卷第六

凍餒 補音作餒後同

解敬仲也 當依別本添管嚴仲之子五字於上不烈案韋蓋據世本見管晏列傳索隱

之襲 補音公私本正文皆曰襲舊音作襲云諸本為襲誤不烈案舊

顛毛 惠云管子作旄

音非也韋解變殘也莫當讀朝子原

肇 惠云管子竊不烈案舊音云字統為屨謂此宋

顛毛 惠云管子作旄

顛毛 惠云管子作旄

解疑釋 當依別本

日暮 補音作暮

擔荷 補音作擔何不烈案

解日檐 不烈案此从木是也羣書

多用此為檐字賈氏羣經

音辨本都可證也。舊音作柳。丕烈案柳。艾。惠云柳艾管。解。拂也。舊音作拂。丕烈案漢書王莽傳必躬載。正文擔亦擔之譌。或作柳。載集韻九麻。子作藪。艾。拂。舊名拂。拂也。亦用從手。古書多假借。不必盡同。藪。惠云管。藪。丕烈案管子小匡同。玉篇引此文。作梅。五經文字謂經。說文正字。藪。子藪。藪。與相承從未者也。詩臣工毛傳以梅。藪為一物。與此異。解。鐵。補音作戴。其。戴。茅。惠云管子學段云。學字是。今俗云馬。學。可以為。藪。並。解。裴衣。舊音作薛。云。諸本或作裴。誤。丕烈案依說文。不。暱。子。惠云管。已。於。事。引云。已。事。解。百。王。補音作伯。王。丕烈。而。業。惠云管。遂。滋。子。惠云管。守。禦。惠云管子。通。解。卿。士。也。別本。段。云。此。當。定。作。卿。周。禮。鄉。老。公。也。鄉。大。夫。卿。也。草。申。買。非。別。方。行。惠云管子。橫。丕烈案。韋。解。說。也。下。文。鄉。長。復。事。即。此。秋。官。有。鄉。士。主。察。獄。訟。之。事。而。已。云。方。當。作。橫。蓋。依。管子。

蔽明。惠云管。有。拳。勇。丕烈案說文引國語有捲勇集韻類篇同。捲。拳。子。才。解。不。能。也。補音。也。不。烈。案。宋。陵。阜。陸。瑾。別。本。作。陸。阜。陵。臺。補音。出。陵。瑾。公。序。誤。也。

聘眺。補音作類。解。同。丕烈案管子作類。類。眺。古。同。解。州。口。十。人。丕烈案。疑。所。字。周。禮。大。行。人。股。類。大。戴。禮。朝。事。作。股。眺。也。解。州。口。十。人。缺。是。遊。字。

解。荆。之。補音。斤。斲。補音作斲。丕烈。案。管子。子。作。斲。斲。有。堵。惠云管。環。惠云本作。環。讀。為。緡。廣。成。頌。纒。臺。四。野。之。飛。征。往。引。此。并。買。往。云。纒。環。也。丕烈案。補音。以。為。衆。本。皆。作。環。是。韋。解。不。作。纒。審。矣。管子。小。匡。作。纒。買。所。本。也。今。管子。子。作。纒。即。纒。字。之。壞。而。或。且。誤。改。為。纒。山。於。有。牢。段。云。後。漢。書。馬。融。傳。注。作。於。山。有。牢。夏。又。與。上。海。於。有。被。渠。珥。於。有。堵。同。一。句。法。則。解。今。廣。陽。別。本。作。儻。陽。夏。文。意。別。本。誤。也。兩。漢。志。荊。縣。並。嘗。以。本。文。為。長。又。章。懷。注。引。牢。作。罕。亦。誤。其。時。郡。如。故。矣。儻。陽。時。已。并。省。詩。餉。惠云管。鄺。子。隨。汶。山。丕烈案。管子。小。匡。作。文。山。霸。形。作。汶。山。戰。陽。湖。洪。編。修。亮。吉。補。三。國。疆。域。志。子。岱。鄺。子。隨。汶。山。國。策。言。三。苗。之。居。文。山。在。其。南。者。蓋。卽。此。石。枕。補音。辟。耳。惠云管。之。谿。惠云管。解。懸。鉤。補音作懸。鈞。丕烈。案。宋。公。序。誤。也。反。昨。於。絳。惠云管子。日。成。周。反。解。南。城。於。周。別。為。句。嶽。濱。屬。下。讀。賢。引。作。醫。九。旒。惠云管子。游。丕烈案。說。文。辨。解。大。輅。非。也。別。本。云。章。謂。金。是。玉。非。解。高。奚。補音。作。奚。

解。南。城。於。周。別。為。句。嶽。濱。屬。下。讀。賢。引。作。醫。九。旒。惠云管子。游。丕烈案。說。文。辨。解。大。輅。非。也。別。本。云。章。謂。金。是。玉。非。解。高。奚。補音。作。奚。

解。南。城。於。周。別。為。句。嶽。濱。屬。下。讀。賢。引。作。醫。九。旒。惠云管子。游。丕烈案。說。文。辨。解。大。輅。非。也。別。本。云。章。謂。金。是。玉。非。解。高。奚。補音。作。奚。

解。南。城。於。周。別。為。句。嶽。濱。屬。下。讀。賢。引。作。醫。九。旒。惠云管子。游。丕烈案。說。文。辨。解。大。輅。非。也。別。本。云。章。謂。金。是。玉。非。解。高。奚。補音。作。奚。

解。南。城。於。周。別。為。句。嶽。濱。屬。下。讀。賢。引。作。醫。九。旒。惠云管子。游。丕烈案。說。文。辨。解。大。輅。非。也。別。本。云。章。謂。金。是。玉。非。解。高。奚。補音。作。奚。

解。南。城。於。周。別。為。句。嶽。濱。屬。下。讀。賢。引。作。醫。九。旒。惠云管子。游。丕烈案。說。文。辨。解。大。輅。非。也。別。本。云。章。謂。金。是。玉。非。解。高。奚。補音。作。奚。

解。南。城。於。周。別。為。句。嶽。濱。屬。下。讀。賢。引。作。醫。九。旒。惠云管子。游。丕烈案。說。文。辨。解。大。輅。非。也。別。本。云。章。謂。金。是。玉。非。解。高。奚。補音。作。奚。

解。南。城。於。周。別。為。句。嶽。濱。屬。下。讀。賢。引。作。醫。九。旒。惠云管子。游。丕烈案。說。文。辨。解。大。輅。非。也。別。本。云。章。謂。金。是。玉。非。解。高。奚。補音。作。奚。

解。南。城。於。周。別。為。句。嶽。濱。屬。下。讀。賢。引。作。醫。九。旒。惠云管子。游。丕烈案。說。文。辨。解。大。輅。非。也。別。本。云。章。謂。金。是。玉。非。解。高。奚。補音。作。奚。

解。南。城。於。周。別。為。句。嶽。濱。屬。下。讀。賢。引。作。醫。九。旒。惠云管子。游。丕烈案。說。文。辨。解。大。輅。非。也。別。本。云。章。謂。金。是。玉。非。解。高。奚。補音。作。奚。

解。南。城。於。周。別。為。句。嶽。濱。屬。下。讀。賢。引。作。醫。九。旒。惠云管子。游。丕烈案。說。文。辨。解。大。輅。非。也。別。本。云。章。謂。金。是。玉。非。解。高。奚。補音。作。奚。

解。南。城。於。周。別。為。句。嶽。濱。屬。下。讀。賢。引。作。醫。九。旒。惠云管子。游。丕烈案。說。文。辨。解。大。輅。非。也。別。本。云。章。謂。金。是。玉。非。解。高。奚。補音。作。奚。

解。南。城。於。周。別。為。句。嶽。濱。屬。下。讀。賢。引。作。醫。九。旒。惠云管子。游。丕烈案。說。文。辨。解。大。輅。非。也。別。本。云。章。謂。金。是。玉。非。解。高。奚。補音。作。奚。

解。南。城。於。周。別。為。句。嶽。濱。屬。下。讀。賢。引。作。醫。九。旒。惠云管子。游。丕烈案。說。文。辨。解。大。輅。非。也。別。本。云。章。謂。金。是。玉。非。解。高。奚。補音。作。奚。

解。南。城。於。周。別。為。句。嶽。濱。屬。下。讀。賢。引。作。醫。九。旒。惠云管子。游。丕烈案。說。文。辨。解。大。輅。非。也。別。本。云。章。謂。金。是。玉。非。解。高。奚。補音。作。奚。

解。南。城。於。周。別。為。句。嶽。濱。屬。下。讀。賢。引。作。醫。九。旒。惠云管子。游。丕烈案。說。文。辨。解。大。輅。非。也。別。本。云。章。謂。金。是。玉。非。解。高。奚。補音。作。奚。

解。南。城。於。周。別。為。句。嶽。濱。屬。下。讀。賢。引。作。醫。九。旒。惠云管子。游。丕烈案。說。文。辨。解。大。輅。非。也。別。本。云。章。謂。金。是。玉。非。解。高。奚。補音。作。奚。

解。南。城。於。周。別。為。句。嶽。濱。屬。下。讀。賢。引。作。醫。九。旒。惠云管子。游。丕烈案。說。文。辨。解。大。輅。非。也。別。本。云。章。謂。金。是。玉。非。解。高。奚。補音。作。奚。

解。南。城。於。周。別。為。句。嶽。濱。屬。下。讀。賢。引。作。醫。九。旒。惠云管子。游。丕烈案。說。文。辨。解。大。輅。非。也。別。本。云。章。謂。金。是。玉。非。解。高。奚。補音。作。奚。

解。南。城。於。周。別。為。句。嶽。濱。屬。下。讀。賢。引。作。醫。九。旒。惠云管子。游。丕烈案。說。文。辨。解。大。輅。非。也。別。本。云。章。謂。金。是。玉。非。解。高。奚。補音。作。奚。

是故諸侯歸之。

別本下多管若市人四字不蒸。烈案管子小匡有此四字也。蒸補音作纂不烈案宋公序誤也。蒸者言繼繼為蒸文。

四分。解。分散也。管子

作四分別本作四个解个枚也不烈案作个者蓋宋公序改段云四个解者謂於脚大夫皆用皮。

管子作擯。舊音作擯。

解。遠又不至。

管子不至。

葵。管子

茲晏。管子

負。管子

領。管子

金。管子

中牟。管子

牲。管子

示勸。管子

隱五刃。管子

管子

卷第七

攜民。管子

解。巧佞。不烈案依鄭語當作巧從。

宜白。管子

節人。管子

解。一子為里克所殺。別本作二子殺死身為里克所

殺多解。子與。管子

曰君。別本作日君。解。疾其君也。別本作日昔日也疾疾其君也多五字。

各饜。管子

解。官住。管子善否。管子

解。闕境。管子

甚好仁。不烈案後第八卷作甚好信韋解云信言必行之此蓋與下為仁相涉而誤。

裂。不烈案此許叔重所謂一曰背縫者字亦借用督詳左傳補注。非也。別本作非故也段云故字當有

以鹿。管子解。銑猶灑灑寒也。段云當依別本作銑猶灑也。灑灑寒貌。銑音銑蓋辟字之假借。素問本草皆作洗洗訓寒不當讀先禮反。

卷第八

曰吾。管子日得。管子餐。管子解。毒也。管子怨君。管子解。槍。管子

闔楚。管子

管子

賀大說苑嘉國傲惠云說苑同遂於說苑由

解。行歌曰謠別本作徒歌不烈案徒歌曰謠爾雅釋樂文也毛詩傳同章解後卷第十二亦作行歌疑別有所本均服舊音作均不烈案均均字一耳詳左傳補注

解。今在河東別本作今在河東處補音出處段云地理志河東郡處郡國志河東郡永安故處晉永安屬平陽郡是章時不名處也周語流王於處解云漢為縣屬河東今日永安然則此無處

字是矣

洒掃補音且鎮補音負蔡補音解望國土別本作土不烈案土即土字上畫長隸法也故古書二字多相亂纓鑲補音作嬰纓不烈案廣韻

十陽引作纓鑲與此本正同宋公序以爲非而定爲嬰纓云纓若从糸無馬帶之訓誤也訓馬腹帶者自腹帶也不烈案宋公序無腹字誤不役別本作解馬後同

解。喪亡也別本比下有解凡九字不烈案有者宋公序本也卷內盡同後不悉出

卷第九

儉居補音其靡有徵兮當依別本作微不烈案此以威懷歸倚違哀微依妃爲韻章解無有徵者亦亡謂子圍也是讀微爲尾而解之也微尾古同字華尾爲字微微生爲尾生皆其

證也劉向列女辨通傳云有龍無尾者無天子也亦以尾爲子義與此同矣章讀爲例見前

解。申生下軍七輿大夫也不烈案前第八卷解無七輿二字疑此解衍也安能殺人別本比下有解云云補音出焉能昭之補音

薦補音作不遜補音親見補音若無天乎別本下有君揖舊本作揖云或作

衆皆突惠云焉作曠田惠云焉猶於此言於是作愛田也訓焉爲於此見高誘注臣覽季春紀焉始乘舟曠與愛古文通不烈案下焉作州兵句讀同史記漢書匈奴列傳焉作周司

馬貞顏師古曰始作周國也亦其證曠字詳左傳補注

札記

一二四三

蛾析補音作哲後同

卷第十

將底補音作底解豎貂補音作刁塊惠云儀書出

解聳又補音作墻不烈案聳俗墻字耳見集韻他書亦多有之

柔嘉惠云說文厥嘉魯肉也不烈案前周語中云無亦擇其柔嘉字亦不从月

解甯遠當依別本作速

解微蔽也薄迫也不烈案宋公序曰內傳釋文引薄廉也恐是賈唐所注惠云微薄若今之廉章似誤賈誼曰惟薄不修負羈補音作羈後同

饋舊音作餽毀五常當依別本作二常

趙夙之弟也惠氏左傳補注云趙夙注趙衰兄案世本公明生孟及夙夙生成季衰史記以衰為夙之孫晉語以為夙之弟無緣繆戾至此且夙與衰世次相縣不應為弟兄必傳寫之誤史記傳聞異詞當以世本為正不烈案自此闕元年至晉文反國為傳廿四年世次不為相縣章解趙衰晉卿公明之少子是章正文作弟非傳寫之誤惠所說殊未然也所引世本載趙世家索隱章解序云以世本考其流則章不當與世本繆戾疑小司馬所見世本乃有錯誤耳射姑別本作狐射姑解賈季也惠云賈佗別是一人章說非也不烈案全祖望經史問答與惠同

解開也補音作開解別在補音作別治以微補音作微解禾十車不烈案此見周禮秋官掌客當云卅車別本作二十車亦誤二十車者非上公解

司馬法曰進退補音於此出捷遁字當是其本進退作捷遁也別本亦作進退非公序之舊不諂補音作諂

解辭不取也別本此節注云云凡十四字解嫫補音作嫫其得姓者十四人惠云徐廣曰虞翻云以德為氏姓又虞說

以凡有二十五人其二人同姓姬又十一人為一姓西祁己騰藏任荀董姑嫫衣是也餘十二姓德薄不紀錄不烈案此小司馬所謂舊解破四為三者也其解當讀上文皆為己姓作皆為姬姓下文故皆為姬姓乃申說上文夷鼓與蒼林為一人皇甫

箴補音作箴荀段云廣韻荀字下曰姓出河內河南河西三望國語云本自黃帝之

籛曰夷鼓一名蒼林以此

子古厚切十一真荀字下曰本姓郁後去邑為荀然則國語各本作

子古厚切十一真荀字下曰本姓郁後去邑為荀然則國語各本作

荀皆荀之誤也。惠云虞本衣不烈案猶 唯青陽與蒼林。不烈案五帝本紀索隱曰唯姬姓再緝青陽

潘夫論作拘。 依。夫論志氏姓亦作衣。 與蒼林蓋國語上文青陽即是少昊金天氏為己

姬姓青陽當為元囂是帝嚳祖本與黃帝同姬姓其國語上文青陽即是少昊金天氏為己

姓者耳小司馬言文誤者謂此青陽二字乃元囂之誤也章意不爾其所稱前儒未詳也

解。復宴。補音作 何賜。補音作 仰君。補音作 作沔。補音出

解。史記。當依別本。 解。過泰無動爻。過當依別 解。無為侯。無當依別 解。甲午魯僖公二

十四年二月六日。不烈案李鏡為予推之曰六當作四於三統術是歲正月庚寅朔五日甲午時失一闕而朔後三統一日故云二月四日 解。鄭地。別本作晉

日案晉字是也水經涑水注引服虔曰鄭國在解縣

東鄭瑕氏之墟也道元謂其說賢於杜氏即此地矣

解。己丑魯僖二十四年三月朔時以為

三月晦。不烈案李鏡曰於三統術是歲三月 遽出見。補音無

柏。惠云柏與伯同不烈案經 解。大夫之加田。惠云周禮所謂加田禮記有宰食力力為加壞字

史問答曰伯宗之先也 不烈案別本作家田講之甚者也周禮者司勳文

家邑宰。不烈案與今 解。為

解。左鄆。補音 是君子之言也。補音作

組。補音 是君子之言也。補音作

其脾。補音 叔詹伯。不烈案此伯字衍內 烹之。補音 以詹伯。不烈案此伯字亦

解。猶業次也。別本作業渝次 也。也段云別本長

彌惇。不烈案宋公序謂舊音作彌致韋訓為益其

為彌審矣或公序據誤本舊音而駁之耳

蘧蔭。補音作 解。感施瘁者。惠云瘁疑作病別本作僕不烈 侏。惠云說文作朱 儒扶盧。惠云說文

引作盧云

卷第十一

蕩補音作蕩不烈案此宋公序依今內傳改也解耘也補音作蕩

讓舊音作讓解辨音作辨射姑補音出孤射解鞫補音作鞫

解丁寧者補音出令丁不烈案段据之

喙惠云方言喙傍也郭璞曰今紅東呼極爲喙外傳曰予病喙矣又作喙不烈案喙喙字一耳毛詩縣維其喙矣廣韻廿廢引作喙解脈器當依別本作脈器解苗賁補音作勞後同

以整別本作整補音出解整頓也別本作整頓也段云別本是下文云願以此報君御人可證

解告天也別本作告於上帝補音出告於

整庇別本作整解整頓也別本作整頓也段云別本是整者字之誤也

卷第十二

解遂以費見卿大夫別本下有先生二字段云此當作卿大夫先生卿大夫謂每卿卿一人之卿大夫及同一鄉中仕至卿大夫者卿飲酒禮鄉射禮所謂違者也鄉先生同一鄉

中嘗仕爲卿大夫而致仕者也皆見儀禮鄭注必皆云鄉者謂同一鄉周禮重鄉飲鄉射以鄉三物賓興之意也唐賈孔儀禮禮記正義作卿大夫譚陸氏禮記釋文音香不誤章云鄉大夫先生省下鄉字正可見章所據

作卿大夫也下文禮舉若而人安知不有致仕者乎解將下軍別本將上有嘗字補音出常將秩舊音作天不烈案秩者秩之省秩妖古今字解行歌段云徒不烈案詳前

第八

半陣補音作陳後同

楚平惠云平解蘇聲也段云蘇聲也之上有茅蒐二字不烈案此瞻彼洛矣箋

解魚矯補音作矯

解。用知天先授晉。別本作焉用知天不先授晉補音出焉用段云別本用字衍焉即用

奔狄。補音作彝

卷第十三

逮鰓。當依別本作鏢親射。補音作駮解。及維。別本作落段云左傳亦作維杜注輔氏維稷皆晉地非秦地則本誤也元司空。別本無元字解。弁糾。

補音作下丕烈。荀會。舊音作禮膏梁之性。段云郭氏山海經注引外傳膏梁之子難正。盧學士云顏氏家訓正作整籍偃。補音作恭藉後同

給。補音作共爲司徒。當依別本作爲司馬復霸。補音作伯

八年之中七合。補音無之中二字

卷第十四

解。叔祁。補音作樂祁丕烈案後卷云樂有叔祁之題章解所出也補音乃臆已耳解。舌彪。補音作虎丕烈案此本與舊音同不厭。補音作無解。藩。別本上有以字補音

作以

是墮。補音作墮

解。脅脹。補音作張

林甫。補音作父後同且增也。丕烈案增即僧字也墨子非命帝式是增道藏本韓子論其所增易林渙之蠱獨宿增夜皆用此从土增字爲理。惠云王符引李丕烈案李理聲同

解。生成伯。成伯生缺。缺生武子。當依別本作生成伯缺成伯缺生武子丕烈案世本文也見史記趙世家索隱章周語解同緝訓。補音作輯

循詩。當依別本作脩循禮。當依別本作脩

解。屬。補音作屬

損也。解。損。動也。

當依別本作損段云損乃損之異者。折也。損動也。說文兼有二字。

必斃。補音作斃。

解。敵。血。

別本作敵血。補音出敵。

置。萌。莖。設。望。表。

補音作茅。惠云說文引曰致茅莖表坐。云朝會東帛表位曰莖。不烈案章與許不同。

鮮卑。補音作卑。不烈案卑字是。

章解云東夷國。然則即宜九年之根牟也。杜注云東夷國也。今瓊邪陽都縣東有牟鄉。

解。樂。國。子。

當依別本作樂桓子。

善。人。在。位。患。

當依別本去位字。

文。子。曰。取。

別本作止段。云止字勝。

九。原。解。原。當。作。京。也。

不烈案檀弓載此事。作原。又以從先大夫於九京也。鄭注晉卿大夫之墓地在九原。京。蓋字之誤。當作原。即依本書為說也。韋解此云當作京者。致水經汾水在云京。陵。縣。故。城。於。春。秋。為。九。原。之。地。其。京。向。存。漢。興。增。陵。於。其。下。故。曰。京。陵。地。理。郡。國。二。志。皆。曰。京。陵。是。韋。正。依。當。日。地。名。傳。合。趙。文。子。從。先。大。夫。於。九。京。為。說。與。鄭。不。同。鄭。易。京。為。原。此。則。易。原。為。京。耳。可。馬。彪。曰。京。陵。春。秋。時。九。京。是。亦。不。從。原。也。別。本。京。原。互。易。乃。宋。公。序。誤。用。鄭。改。章。

解。必。待。別本作待段。云待字勝。

棋。木。

補音作樞。段云西山經其陰多樞。木郭云樞木。大本也。引國語樞木不生危。然則樞為古本。

壘。莫。嘉。當依別本。刪去壘字。

黃。熊。不烈案此正舊音所。謂能。或作熊者也。

解。熊。似。羆。不烈案爾雅云羆似熊。此蓋轉相釋。

人。殺。惠云說苑作人鬼。段云此俗言人死自殺之始。

寔。為。寔。為。寔。惠云說苑是。

百。辟。辟。惠云說苑神。其感者。不烈案此用。感為或字。

一。卒。之。田。別本作無一卒之。田。惠云此本脫。

卷第十五

及。斷。補音作斷。

憾。者。舊音作憾。不烈案宋公序疑舊音傳寫之誤。不然也。憾。即感字。感憾正俗字也。左傳多用感。後人每改為憾。

苑。支。補音。言。於。公。別本作言於公。公補音出頃公。

解范姓祁名也

姓不烈案此嘗讀范姓祁三字為句名也二字後人添之耳祁姓也范氏也婦人之例舉姓不舉氏范之先為陶唐氏陶唐氏即伊祁氏即十二姓之祁姓也帝王世紀曰帝堯

姓祁

解掉補音作打後同

郵無正惠云呂覽作孫明高誘曰孫明簡子臣孫無政郵良也解晉景公之女不烈案女是師之壞字

略不烈案舊音作舉从谷故云左傳作啞並一見反宋公序依孔晁作啞音客而誤認舊音字以為从各乃云諸韻無為啞音者是其未審也啞字見集韻四十五厚內傳釋文作啞略集韻二十陌作啞

壯馳惠云壯古莊字不烈案莊壯說詳禮記古義為愈不烈案補音以為舊音章作適買孔作愈疑宋公序誤互舊音之字

寶犖不烈案史記孔子世家索隱引國語云鳴鑼寶犖此無鳴二字疑小司馬所據非章解或所見章解與此不同

解蹶舊音作很後同

亟治嘗依別本作函治補音函胡濕反又胡南蟻舊音作蜂補音反不烈案說苑貴德篇載此文亦作函治作蟻蜂補音作蟻

民罷補音作罷民

卷第十六

孥惠云漢書引作都鄔舊音作鄔音偃不烈案鄭詩鄔弊舊音作蔽詩鄔別本作丹與史記注同鄭詩鄔作舟驟舊音作驟與史記注同詩

華別本作華困學紀聞史記鄭世家注華作華水經注黃水逕華城西史伯曰華君之土也韋昭曰華國名秦白起攻魏拔華陽司馬彪曰華陽在密縣括地志華陽城在鄭州管城縣南可以證今本之誤不

前華困學紀聞引亦作華補音作華解同夏文彙曰案華字是也此即上文八邑之華上解云八邑下解云華國其實一也詩鄭贈正義云國邑相對為異散則國亦為邑華

雪補音作中是天啓之心也段云心嘗刪解云有心字誤是也卷十以淳段云說解能理補音作火

九派江解云或有淮字者誤正同此

札記

功。當依別本成樂物生。

段云玩章解當

解。草菜。

當依別本

妖姓。鄔。

惠云詹夫

路。惠云即路子

解。求言。段云大戴禮來言

解。鄒。

補音

蠻。半蠻矣。

段云周禮注

伯賢。

惠云漢

解。漢為太宰。書作益

當依別本

能識。

惠云漢書作儀段云

若更君而周訓之。

段云玩章解疑當

泰誓。

補音

解。大角犀。

不烈

音以為蓄音

能識。

玩章解當本是本儀

若更君而周訓之。

當依別本

解。勝。

補音

解。萬億曰

不烈

兆。別本作十億李氏治

萬萬兆曰咳。

古今疑同別本

解。頂角。

當依別本

解。勝。

補音

經注皆云萬億曰兆此亦是古數

萬兆曰京萬京曰咳亦古數也若漢時今數則如駭驚所謂中數萬萬億曰兆上數億億曰兆大於古數遠矣別

本刪改非是李仁卿

所據本及所駁皆非九咳。惠云說文引作

箕。

惠云漢書五

服。段云考工記

有囊人有獄而以爲入一節并解十四字補音出注君卿惠云宋庠有

音是庠本按此文及注也不烈案果有比及解則下文不更作解矣

同于。

惠云同史

續而藏之。

惠云

謂藏爲去。

解。腊極也。不烈案前周

記作去古皆

解。驪山。

補音

解。購。

補音作

解。驪山。補音

解。購。補音作

購也。

解。審恭王名也。不烈案此當是儀或作審恭王名也與前第十二卷

解。爲其稱。補音無

解。班號。補音

王弗是解。是理也。

段云說文

猶食也。

當依別

椒舉。舊音作椒後同不烈案蓋與此異

如廬戢黎。當依別本

解。輕窳。

舊音作挑不烈

解。猶食也。

當依別

又何不來

爲。補音本或曰又何來爲無不字不烈案下文云

不餘不來矣或本是也宋公序謂恐非是者識

案此詩字之

如廬戢黎。

當依別本

解。輕窳。

舊音作挑不烈

爲。補音本或曰又何來爲無不字不烈案下文云

不餘不來矣或本是也宋公序謂恐非是者識

案此詩字之

如廬戢黎。

當依別本

解。輕窳。

舊音作挑不烈

爲。補音本或曰又何來爲無不字不烈案下文云

不餘不來矣或本是也宋公序謂恐非是者識

案此詩字之

如廬戢黎。

當依別本

解。輕窳。

舊音作挑不烈

爲。補音本或曰又何來爲無不字不烈案下文云

不餘不來矣或本是也宋公序謂恐非是者識

案此詩字之

如廬戢黎。

當依別本

解。輕窳。

舊音作挑不烈

爲。補音本或曰又何來爲無不字不烈案下文云

不餘不來矣或本是也宋公序謂恐非是者識

案此詩字之

如廬戢黎。

當依別本

解。輕窳。

舊音作挑不烈

爲。補音本或曰又何來爲無不字不烈案下文云

不餘不來矣或本是也宋公序謂恐非是者識

案此詩字之

如廬戢黎。

當依別本

解。輕窳。

舊音作挑不烈

匏居。惠云匏一作抱。見吳越春秋。解。獲。補音作。獲子。樹。惠云劉逵引外傳射不遺譚軍實射古文樹劉得。其實丕烈案說辭九經古義劉引在吳都賦注。燒。補音作。燒。解。解。

也。補音作。城守之木。不烈案依解云城守之有弁。惠云弁與十通丕烈案魯誥作。十十者弁之俗體。漢碑下是也。脉。舊音作。脈。丕烈案。比舊音誤。脈。大。

腹與此無涉。

褻御。舊音作。替。丕烈案。毛詩作。替。字當從。執。解。大雅。補音作。正。丕烈案。以正作雅。見說文。又爾雅釋文云。字亦作。正。而宋公序謂諸書所引爾雅皆作。比。殊。不。然。惠于小民。

段云。漢石經尚書。惠于矜口。丕烈案。漢書谷永傳。引尚書作。惠于。饒。寡。

解。頓。瞽。惠云。卽頓牟。丕烈案。牟音聲相近。

解。棘。圍。丕烈案。圍卽。圍之借字。

卷第十八

不攜。補音作。攜。之儀。周氏云。丕烈案。左傳補注云。漢儒說春秋者。周仲文也。解。明尊卑。別本作。分別尊卑。補音出。分別。上下之

神。補音作。神。下惠從。鄭。兼引。增。註。氏姓之出。出上惠從。鄭。兼引。增。所。物享。惠云。享。漢書作。序。孟。康曰。各有分序也。粢。惠云。史記。擾。擾有柔音。故亦作。粢。錢先生曰。說文。玉。部。要。

讀若柔。方物。惠云。史記。放。南正重。段云。左傳正義引。本正重。蓋非。章本。解。火當爲北。惠云。詩正義引。鄭志。荅。趙。商。云。火。當。爲。北。漢書。臣。瓌。曰。古。文。火。字。與。北。相。似。故。

致。喬。耳。師。古。曰。此。說。非。也。云。云。丕烈案。小司馬。麻。書。與。太。史。公。自。序。論。比。字。詳。矣。二苗復。惠云。史記。服。

解。郊神。當依。別本。作。郊。神。芻象。惠云。說文。引。作。芻。則底。丕烈案。此字。當。作。底。解。至父。當依。別本。作。王。父。珍其。補音作。珍。丕烈案。此。字。乃。宋。公。序。誤。讀。

舊音所改。解。苛虐也。丕烈案。舊音。出。苛。妒。城。系。二音。蓋。舊音。本。章。解。作。苛。妒。也。與。此。本。異。耳。宋。公。序。據。之。以。改。正。文。失。之。矣。

解。楚文王之子頽。舊音。出。王。頽。丕烈案。與。此。異。本。也。解。使齊。別本作。使。於。齊。補音。出。使。於。解。囊費也。別本作。子。囊。也。丕烈案。費。是。貞。字。之。誤。章。

上卷子囊論。說解云。公子貞。解。驕。補音作。驕。丕烈案。驕。字。是。也。內。傳。正。義。引。賈。逵。曰。色。如。霜。純。蓋。買。本。內。傳。字。从。驕。故。義。如。此。

可證。囊。貞。不。詞。蓋。有。脫。文。

王孫圍別本作圍後同丕烈案作圍者疑宋公序本也困學紀聞六引亦作圍與此本同

說于補音為珥當依別本作珥丕烈案象珥見詩采薇解解鼂牛

強忍犯義段云犯義二字當是注誤為正文

貝水丕烈案史記齊世家索隱引宋衷同夏文彙曰案水經巨泮水篇注云卽國語所謂具水矣袁宏謂之巨味王韶之以為巨蔑亦或曰胸

解于構舊音解補音隨會稽補音封植補音

卷第十九

解補音于構舊音解補音隨會稽補音封植補音

憔悴補音

戚然段云戚說

以伺補音仿補音解補音很傷當依別本作傾傷

解甲盾別本作甲首丕烈案此與內傳哀元年云趙子以甲楯五千者同今哀十

一年內傳文亦作甲首誤字耳

解釋辭也當依別本作釋解

乃訊惠云說文解補音船背之耆稱黎老

別本作黎棟黎壽徵也在播放也之下補音出棟黎丕烈案

者不同宋公

以懸吾目於東門

段云史記吳世家扶吾眼置之吳東門索隱曰國語

鳩胡字或从弟然則鷓為正字也揚雄曰鷓夷聲稽腹大如壺盡日感酒應劭曰取馬革為鷓夷鷓夷醴形今案

盡乃

深溝惠云吳越春秋

晉公午段云依此本注

后庸補音作舌惠云吳越春秋作後庸丕烈案左傳補注云

近此本

焚其姑蘇惠云吳越春秋曰燒

先晉惠云吳越春秋

王孫雒補音作雒丕烈案宋公序誤也盧

學士鍾山札記曰吳越春秋絕

書皆作駮以駮證之則
愈章補音作愈俞後同解以恐段云此恐字必誤當作誘

出火竈惠云吳越春秋作出火於造官師補音作帥不烈案此當為帥即帥字也宋公序不識此故有駁論耳解鄭司農不烈案此小字注文則本

作鄭後司農後字誤添之也肥胡惠云左思賦作祀姑劉逵引外傳同解旌鎧當依別本作衿鎧補音出衿解丁寧鉦也補音當

也丁寧令丁謂鉦秋作越次請亂惠云吳越春秋作辭到補音解墨暴氣也不烈案章解下文將毒云毒猶暴也故解

此云暴氣也則本當依別本作暴訊讓段云此訊亦詐之讓以為過賓段云為者今之偽字

解原也別本作原中也侯王補音鑿立補音作

唱謀補音在戎當依別本作戎解屋水當依別本作屋外解昭謂之摘當依別本作昭謂摘謂之摘不烈案見爾雅此本因謂字搜出而誤

海口段云王伯厚曰當作缺口通典元和郡縣圖志引韋皆正作缺不烈案段解洲也補音解冬十

二月當依別本作十一月不烈案內傳文

卷第二十一

蓑補音解錢唐江補音出浙江不烈案蓋宋公序本錢唐江作浙江也攷俞書釋文夏本紀索隱引作錢

備陽江為三江則與公序本同句無惠注吳解太湖段云王伯厚曰當作太蓆補音作蓆不烈案內傳哀公鑿別本

令鑿補音不烈案此即吹字解以廩補音解要功微利補音作微

卷第二十一

入官別本作解隙也補音作睦熟舊音作菴段云作菴非左傳云國無道解盈縮補音

觥飲補音作統飯惠云說文引作備飯不及一餐亦誤也當依廣韻引作備飯不及壹泔玉篇同剛柔以禦當

別本作剛彊以繫丕烈案
卽下文剛彊而力疾也

龜補音渚舊音章作賭唐賈孔作賭丕烈
作龜案疑宋公序誤易舊音之字

國語明道本攷異序

舊題天聖明道本國語。天聖。宋仁宗年號。明道。乃仁宗改元。卷末署云。天聖七年七月二十日開印。明道二年四月初五日得真本。凡刊正增減。是明道二年以天聖印本重刊也。近代盛行宋公序補音。明人許宗魯。金李皆從公序本重刊。兩本各有優劣。而後是非異同判焉。今刻以明道本出大字。公序本輔行小字於下。它書所引之異文。及諸家所辨之異字。亦皆慎擇而采取之。讀國語者。庶乎知其異。而是非可識也。錢唐汪遠孫撰。

國語明道本攷異

汪遠孫

國語卷第一

周語上

宋公序補音題卷周語上第一後放此公序言天聖初宗人同年生錄本如此案補音題卷最近古

解在荒服之

中。嘉靖重刊宋公序本無之中二字許宗魯金李皆嘉靖重刻本也許金兩本開有異同不復悉載

解周公之胤矣。史記周本紀後漢書蓋勳傳耀作耀說文無耀字

解楯。補音作盾盾楯古今字

而宋公序往往改就內傳非韋氏原本也凡耀德。史記周本紀後漢書蓋勳傳耀作耀說文無耀字

解楯。補音作盾盾楯古今字

解故陳

其功德。公序本無德字是也史記集解及詩箋皆無德字

解信武王。

信下公序本有哉字是也史記集解及詩箋皆有哉字

解懋。補音作茂懋通作懋

序本作鞞舊音同鞞非此昔我先王世后稷。公序本無王字非也內傳成十六年疏引國語有王字

史記同索隱曰誰周鞞國語云世后稷以服事虞夏言

世稷官是失其代數也允南以世字屬下讀所據本有王字可知且玩章解自當有王字此是傳寫誤脫亦非公序之舊書武城疏詩幽讚縣長發疏內傳昭九年疏無王字蓋據誤本國語刪之太平御覽兵部二十四昔我先王后稷有王字而不務。公序本不作弗史記及索隱詩縣疏引國語皆作不

又刪去世字耳。須於洛納。公序本下有是也二字

而自竄于戎狄之間。公序本作翟舊音同翟明道本除晉語翟外皆作狄後放此

敦篤。公序本作惇舊音同

史記奔世。奔當作亦漢碑中常侍樊安碑綴民校尉熊君碑執金吾丞武榮碑亦世載德正用國語之文

解奔奔前人。下奔字公序本作亦案注皆當作亦詩有客亦白其

莫

馬傳亦亦周也書大誥劄亦惟至于武王。史記作至于文王武王案國語疑本作文文武涉于文武可證

解奔奔前人。下奔字公序本作亦案注皆當作亦詩有客亦白其

莫

弗欣喜。文選注作不

解帝辛紂名。公序本無帝字

不忍。公序本不作弗文選東京賦劉越石勸進表注引國語皆作不

新案羣籍多有以于商牧。公序本于作於凡于於錯出後不載

解除甸內。甸公序本作畿元和陳氏樹華攷正云按上有并畿內之句作畿為是

夷蠻。

要服。公序本作蠻夷案蠻夷是也注中先蠻後夷依周禮九畿之次弟為說

解夷蠻。

解必

以所貢。必公序本作皆

解各以其職來祭者也。公序本無者也二字

解貴寶為贄。寶作瑋贄作贄補音云通作寶本或作贄同

解。故勢云。公序本作詩。解。終謂終世也。終世公序本作世終是也。解。謂邦國之內。邦國公

邦甸改正云傳有句。解。先修志意。公序本無志字案有志。解。次序已成。序下公序本

服者之文作句為是。解。先修志意。是也。史記集解與此同。解。次序已成。有也。字當衍。解。地遠

者罪輕。公序本作舉見補音云說文秦以舉似皇字改爲。有威讓之令。史記命。而又不

又作。則增修於德而無勤民於遠。公序本則下有又字無而。伯士。公序本作仕任同史記作

引國語亦作士。解。而示之兵法也。法公序本作非御。犬戎樹惇。史記及御。解。帥舊德。公序本帥

古士仕通用。解。而示之兵法也。見補音史記帥作率無能字太平御。解。責其不享。公序本

覽兵部三十四三十六竝無能字。解。責其不享。無不字。解。禦猶距也。距也。上公序本有

遇衆則式禮也。禮下公序本。解。一族父子也。故取異姓以備二。不參一族也。子

上公序本有一字異姓作姪媵一族下有之。女。沉爾小醜乎。公序本無乎字脫史記

二字補音出姪媵是宋氏所見本異也詳發正。解。公告曰。公序本邵作召下同告下有王字並見補音

解。今安定陰密縣是也。公序本無。解。巫人有神靈。巫人公序本作以巫是也。

後同解。邵康公之孫。孫公序本作後史記集。解。巫人有神靈。御覽方術十六引無入字。障之。

舊音障作鄭。爲川者決之使導。公序本無。警獻曲。公序本曲作典見補音云本或作曲非案內傳

辨已見前。爲川者決之使導。者字脫。警獻曲。襄十四年疏引國語警陳曲並引韋昭云警陳

樂曲獻之於王與今傳注文異者或出於意改然可證古本皆作曲矣公序。解。少師。公序本作小師吳黃氏

禮春。解。賦公卿列士所獻詩也。公序本重。解。謂箴諫之語也。謂上公序本。解。師傳

修理。師傳二字公序本。民之有口。公序本口下有也字。猶有原隰之有衍沃也。公序本原

字無之有二字案韋注原隰衍沃四字平列玩文義上句土字貫此句言之。解。民所敗者備之。民公序

原隰衍沃與山川對文史記亦云猶其有原隰衍沃也與公序本同可證。解。民所敗者備之。本其

所敗作所惡見補音案據韋。其所以。公序本無其。王不聽。公序本不作。國莫敢出言。公序本國

攷異

案史記與明錯本同上國人莫敢言內傳昭二十六年論引國下亦無人字解。漢為縣。縣上公序本有歲字衍夫榮夷公。公序本無

文兩言榮公此涉上文而衍史記無夷可證猶日怵惕。補音作日云或本作日重刻本日依或本改也史懼怨之來也。史記集解引注無歲字

公序本無也字蒸民。重刻許金本皆作蒸解。頌。周頌思文也。也字公序本解。鮮矣。公序本作斃之。寡也是也

亂。公序本別是以及此難。公序本為懟。下有音墜二字此據解。在險之中。險上公序本解。公。有危字此脫

卿相與和。和上公序本有共不籍千畝。補音籍作籍案籍籍錯出解。不復古。古上公序

解。及宣王都鎬。公序本無及字史供給。補音供大官。各本作大誤唯書堯典疏覲土。公序本下

三字此本移三字於土氣震發句下而於顯下据舊音增入音脈二字非也底。補音作底案底底不解。春土長冒振。長字公序本無脫振

疫。疫作穰以告王。絕句今讀以韋解解。主農事也。事下公序解。立春日融風。日字誤公

齋宮。補音齋作齊案古多作解。濯。溉也。金本作洗許本作洒案公序本當解。司樽。樽作尊解。監。

察也。下空格公王耕一墾。詩載艾疏呂覽孟春紀上農篇高誘解。王耕一墾。一耦之發也。

耜廣五寸。一耜為耦。一耦之發。廣尺深尺。王無耦以一耜耕十四字在王耕一墾句下

解見補音案此本誤也詳發正解。三之下。之作庶民。公序本民作人案唐韓民改以風土。公序本以下有省字

誠。公序本古戒舊音解。陰陽分布。公序本無解。始震雷。公序本作始雷二字案韋注或依解。啓

戶而出。始解。農官之君。農官上公序本有解。不特掌事。特作解。達官府。達字誤公

序本此脫

劬屬。補音作鉏劬乃鉏之俗

解使役。公序本作役使

而一時講武。

攷正文選張平子東京賦潘安仁藉田賦及謝玄暉和伏武昌登孫權故城詩孫子荆為石仲容

與孫皓書注引此並無而字疑而字衍

匱神乏祀。

公序本乏作之舊音云讀者以之為乏然匱是乏義無宜重也是宋公序作之矣內傳襄十四年困民之主匱神乏祀本或作之祀句正與此同

王不聽。公序本不作弗史記作弗

效之。補音效作倣

解誅之。誅王命不誅則廢命。

誅之下公序本有則字廢命作王命廢

三十二年春。公序本接上不別行無春字

解從是而不相親睦於王也。

公序本作不睦不親睦於王案義俱通此類甚多兩存之

宣王欲得國子。公序本此下別行是也

導訓。依注作訓導北堂書鈔設官二十四引國語作訓導

故實。依注實當作寔

協民姓。公序

本民解。謂人姓吹律合定其姓名也。

人姓公序本作人始生合下有之字案人字即傳中民字疑公序本傳文亦不字名也

解掌養

犧牲。養上公序解懷姓。補音作任案任姓古今本有枚字

解搜而取之。搜下公序本有擲字

解乃升穀。乃上公序本有農字

解敗為。敗公序本作賊紅都任氏中校講云據正文以賊為是

乃廢滅。太平御覽人事部九十七引國語無廢字疑廢衍

一年。公序本作三年非也

岐。邢公序本作蓋解涇渭洛。洛公序本作納非也內傳昭二十三年疏引韋注作洛

解地震故三川亦動也。川竭也。攷正文云史

記集解引震下有動字當校增動民亂之也。公序本亂之解筴莊百反。舊音鎮筴下云莊百反案此

據以增入重刻公序本亦誤

下也字似衍下川字疑而字之譌川源必塞。

內傳昭二十三年疏引國語無川字史記周本紀橫書五行志說苑辨物篇同疑川字涉上下文誤衍

解地動則泉源塞

莊百為莊陌非源塞國必亡。公序本無五字脫

水土無所演。

公序本無所字脫內傳疏及史記漢書說苑並有所字無水字引此正作土無所演四字述聞云今

本無脫源塞國必亡。公序本無五字脫

解竭盡也。公序本作伊洛竭涸也五字

其川源又塞。漢書無川字

於洛納。納公序本作邑是也

惠王二年。

三當作二各本皆誤述聞從史記周本紀十二諸侯年表校正義下注云惠王十五年魯莊公三十二年也作二年為是

王涼。公序本作毋涼卷二同舊音賈注無毋字補音云世本及古今人表並作毋涼案史記周本紀索隱引世本有毋字內傳昭二十六年疏引世本無毋字史記字闕闕旋聲近亦無毋字未知孰是

速。公序本速作邀舊音同內傳作速說文速籀文作邀

而立子頽。

公序本子上有王字頽者積之俗凡字形太俗者不悉筆辨後放此王子頽飲。公序本無王字解簫

韶。公序本作大解。大護。護音解。諸侯大夫。公序本無侯字解。不舉樂也。公序本重不舉二字歌舞不

息樂禍也。公序本作歌解。公序本無思憂五字解。諸侯大夫。公序本無侯字解。不舉樂也。公序本重不舉二字歌舞不

而改國語不顧文義重複。公序本作蓋解。圍門。南門也。五字公序本無脫王乃入也。公序本無也字

解。降。謂下也。公序本無謂字也是。何故。固有之乎。說苑辨物篇無固字疑解。芳馨。馨公序本同案香字是也毛傳說解。扞冒。補音作抵扞俗淫佚。公序本佚作解。臧惡。臧音作臭案臧俗或云說文解。

同案香字是也毛傳說。文並云馨香之遠聞。公序本無謂字也是。何故。固有之乎。說苑辨物篇無固字疑解。芳馨。馨公序本同案香字是也毛傳說解。扞冒。補音作抵扞俗淫佚。公序本佚作解。臧惡。臧音作臭案臧俗或云說文解。

加謀無罪。謀公序本作謀不蠲。公序本不作弗見或見神以與。說文見當為尋形近而誤說文

神作得字內傳莊三十二年。融。祝融也。公序本無謂字也是。何故。固有之乎。說苑辨物篇無固字疑解。芳馨。馨公序本同案香字是也毛傳說解。扞冒。補音作抵扞俗淫佚。公序本佚作解。臧惡。臧音作臭案臧俗或云說文解。

字古通用夏都陽城嵩高在焉說文新附嵩字徐鉉。聆隄。說文耳部引國語作聆途內傳莊三十二年昭十八

引拿注。古通用崇字宋初所撰注與今本不同。解。後二年。三公序本作二案二字誤竹書紀年宣王四十二年

後三年矣墨子明鬼。解。田于囿。補音囿音于救反重刻本作解。冠朱冠。公序本無解。爽貳。貳俗

簾亦作三年可證。解。田于囿。補音囿音于救反重刻本作解。冠朱冠。公序本無解。爽貳。貳俗

二故公序本。憑身。公序本作憑音是實臨照。公序本無是字是也實當作寔寔是也說苑作是是即

又誤作亡。夫神壹不遠徙遷。公序本壹作一注同案壹是也內傳神聰明正直而壹者若由是觀之。爾雅

字。其丹朱之神乎。公序本無之神二字逢福。說苑逢狸姓。案狸當作解。太宰。王卿。王字誤公

解。玉幣之事。幣作帛解。物數也。公序本重忌父。說苑忌解。長尺二寸有瓚。二公序本

是也見。以告王曰。公序本無以逞。說苑解。邵武公也。公序本下有焉無與守邦。太平御

考工記。以告王曰。公序本無以逞。說苑解。邵武公也。公序本下有焉無與守邦。太平御

鄧五引國語作無以有罪。補音作畢盤庚。公序本盤作般舊音同。則惟女衆。公序本惟作維下同。在大事。公序本在下有於字。

御覽必以濟衆也。公序本濟衆作衆濟。是也。見補音御覽同。是故。公序本無是字。御覽同。以莅之。補音云莅本或作禮今重刻本傳注皆作禮從或作也。沿者錄

之假借。解。考中。省己之中心。以度人之衷心。省上公序本有考字見補音衷。公序本作忠。案此明道本衍一中字耳。作衷不誤。二句總解傳

考中。度衷四字。解。不與秦地。與補音作予。云下予里同。又崇立於。公序本無於字。是也。御覽同。解。禮。天子搢大圭。執

鎮圭。纁藉五采五就。公序本無搢大圭以下十七字。御覽同。陳氏棧華校補音云。纁藉之異文今本傳寫脫誤。解。秋分夕月。公序本

本有以字。解。在西門之外也。也。公序本作必矣二字。解。中庭。補音作廷。案廷是也。猶恐其有墜失也。公序本無其字。

御覽同。解。章別貴賤。別公序本作明。為贄。公序本作贄。舊音贄音至。或為贄。補音云下文注同。解。躬圭六寸。六公序本作亦七二字。案七是也。考工記信圭

躬圭皆七寸。解。道路以旌節。以公序本作。作用是也。懈慢。補音懈作解。懈懈古今字。解。流之裔土也。裔土公序本作荒裔。解。夷蠻

之國民。夷蠻公序本作蠻夷是也。案此與征犬戎篇不同。解。刻其額。而墨涅之。類作額。程作望。舊音同。解。虐其處也。公序本作

虐虐。替。補音作晉云注同。案替晉者也。皆俗說文晉廢也。入歧部。解。誣民。民亦將誣之。民亦將誣之。五字公序本在傳部。王無民句下。此七字誤。竄在此。解。享

之言食也。公序本無之言二字。十六年。而晉人殺懷公。六當作七。各本皆誤。注同。蓋後人依史記十二年史表以魯僖九年為襄王元年。非也。王氏述聞從上下注文校正。懷公無冑。公序本不重懷公。二字御覽同。疑脫。解。潛會秦伯。潛上公序本有公字。解。周

內史叔與也。也。公序本作父。補音云下注同。案今下注與父上脫叔字。解。即位。受命服。即位上公序本重世子二字是也。解。三以王命

公序本上有贊。解。致贈之禮。贈下有。賄字。以導諸侯。舊音作道。凡導公序本作。道。道導古今字。後放此。解。心忠。忠公序本作中。解。

有恩。恩作報。解。制義之節。義作專。守節不淫。公序本節作禮。疑禮誤。平御覽封建部五作守法。解。復之。復下公序本有王字。此脫。解。

奉子帶。公序本無子字脫。解。在魯僖二十四年。四步上下注文而誤。襄王十六年。立晉文公。

六嘗作七嘗 朝王于衡雍。公序本無王字補音出朝于 解。敗楚於城濮。城濮，衛也。楚下公序本有

師字衛下 解。內史與父。與上有叔字已見前 解。策命晉侯為伯。賜晉侯大輅。伯上公序本有侯字賜晉侯大輅作賜之大輅

之服案章注不必全同內傳擬此 於是乎始霸也。公序本無也字

國語卷第一 周語中 解。師還。又叛即衛。師上公序本有鄭字無叛字 解。故鄭公子士。泄

堵寇。公序本作泄堵俞彌見補音余友仁和諸氏嘉樂曰韋引左氏傳二十四年傳而誤涉二十年傳二十年

土堵俞彌堵其氏俞彌其名今內傳堵上有洩字涉上傳而衍鄭有洩氏有 解。游孫伯。周大夫。伯爵

也。公序本無伯爵也二字是也伯是五十 古人有言曰。公序本無古字 解。恨也。恨補音作恨說文从彳 解。猶以禁

禦他人。公序本無以字 解。棠棣之詩。棠公序本作常舊音同案常是也詩公序本作篇 解。猶能外禦異族。猶作然 解。周衰

公序本作 解。親禮廢。公序本重親字是也 解。宴兄弟。補音出樂絕當從公序本弟下補之樂絕三字 解。復循棠棣之歌。備公序本

作楮作 解。先之。先公序本作失之下有矣字是也 解。邵康公之後也。後下公序本有穆公虎三字 解。至周公。至字誤公序本作去

解。雖內相恨。內作已恨作恨 平桓。唐云桓當為惠 解。武乃鄭桓公之子。公序本無乃字此衍 解。平王宜咎。咎作

末有 解。文太子之子。補音出泄父當從公序本刪文字太子下補泄父二字史記周本紀作泄父 解。鄭武公之子莊公。寤生。之

也字 解。夾輔周室。舊音作挾古字通公序本無周室二字 解。伐宋。公序本下有入鄭二字 解。奪鄭伯政。

伯不朝。奪上有王字伯上有鄭字 解。明桓之非也。桓下有王字 我周之東遷。公序本我上有凡字衍 解。晉文公。公

作侯是也晉 解。戮力同心。同作一晉語同補音云戮力一心據字書及經 解。輔平王也。公序本作來輔平王

是也 解。定。公序本錄定。作由古通 解。篡惠王。補音出篡王無惠字 解。鄭厲公。公序本無鄭字脫 解。廢也。廢上有論字 不徵於

本字

他公序本作它解他謂翟人伐鄭也公序本無伐解三仁義祥也三下公序本和寧百

姓舊音作解案公序本多作由之利內則福公序本由之解利內娶得偶而有福也九字

本無解解為禍階也四字公序解奚仲仲虺之後公序本下有大任之家也

氏任公序本下有又曰思齊解周武王之元女公序本無元字解取仲任氏之女公序本

解滅之滅舊音作解傳曰密須之鼓闕鞶之甲此則文王所滅而獲鼓甲也

大雅云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不由嫁女而亡補音云伯姑注一本但言姓氏所出無他語

難唐尚書言鄭亡非由仲任鄭滅自因解鄭女為聃夫人鄭女上公序本解嬪姓嬪補音解為

息夫人息下公序解因稱息嬀之美於楚楚遂滅息楚下公序本解曼鄧女公序

有鄧曼姓解文王過鄧文王二字公解而亡其國也五字公序盧金本作盧漢書地理志盧

解大親也新來過賓也公序本注并在新舊句解以利利其身而去也去下公序本有

鄭伯南也內傳昭十三年疏引國語南作解卑而貢重者卑上公序解鄭在南服南作

解明侯也公序本作明矣矣形解車服改易車服作解侯伯也世謂公序本無也豺狼

公序本材作豺下同說文从豸解鄭莊佐之莊下公序解莊王他他舊音解惠王涼涼上公序本有解為

頽所冀頽上有鄭伯捷公序春秋作捷捷接古解宣王之母弟公序本無母字鄭語注亦無母

弟徐廣曰年表云母弟史公一人記載已自違異水經渭水注引世不可厭也舊音作厭大平御覽四夷

本作庶弟漢書地理志詩鄭風鄭發墨守厥處注內傳並作母弟解譚伯周大夫原伯毛也

字後王不聽公序本不作十八年公序本不別行入當為解譚伯周大夫原伯毛也

公序本無原伯毛也四字案毛字衍唐固以譚伯為原伯
章注本唐後人不解其義而妄刪之說詳三君注轉存
解以死狄師師作難初惠后公序本不別行解

開狄人開公序本作啓解攢茅攢作攢內傳釋文從木解開地開音韻解遠郊之地地公序本作內解六軍之

士士作專王不許公序本不作弗解不意度意公序本作儘古通解男一百里公序本無一字此衍寧宇書禹貢詩殷武疏引國語解造制度

皆作解賴利利音音作贏音盈耳目心腹腹下空格公序本不空余一人豈敢有愛公序本下有也字解造制度

造下公序其流辟旅於裔土辟下空格公序本不空無旅字何辭之有與公序本有與作與有晉語亡人何國之與有句法一例解辟

於荒裔辟上公序本有放字解何復公序本懋作復何懋昭公序本懋作茂注同余何敢以私勞公序本無何字解魯僖

二十五年大字公序本無案已見上篇注此疑衍王以晉君為能德公序本無能字解為能布德行公序本作為能行德四字

解宗猶宗廟也上宗下公序本有衍字解將見慢驥頓弊也驥下有而字弊作變也作之陽不承獲甸述聞云據

章注言陽人既不得承王室為甸服正文本注陽不獲承甸今本獲承二字誤倒豈有裔民哉公序本無哉字解謂凶惡之列列公序本作民是也解

奉叔武以守國公序本無國字解庸和用也公序本無和字太平御覽刑法部九引國語注同此衍余懼其無後公序本下有也字御覽

解鑿衍鑿補音作醫案鑿正俗字世本巫彭初作醫故隸變作鑿與二十四年解襄王二十四年魯僖之二

十二年也案傳注四字皆當為六襄王以魯僖八年正月定位即為元年至僖三十三年為襄王二十六年

章注襄王三年魯僖之十年也八年而限於韓章注八年魯僖之十五年也賜晉文公命章二十一年以諸侯朝

王于衛韓章注襄王二十一年魯僖二十八年也上八章注十二年章注十二年魯僖之二十年也以此推之其

為二十六年無疑古文四字作𠄎與篆文𠄎形近易譌公序本注作三十二年因傳文譌左右皆免胄

而下拜公序本無皆字拜字句下有注文兵車參乘御在中央故左右下也免胄免脫也脫胄而下敬

字是也舊音出注免字是也舊音出注免左車左也右車右也言免胄則不解甲而拜矣超乘跳躍

上車無威儀所以敗也。公序本止作超乘者 秦師必有隨。補音云本亦作 解。靖也。公序本

殺地舊音或作靖。解。晉地名。名公序本 解。景公獯。補音 享之。公序本享作饗太平御覽四

銷烝。舊音殺或為 解。襄王之孫。襄王上公序 解。定王榆。舊音榆本或為倫補音 解。范

會也。公序本上有 王見其語。公序本下 解。以土季之言告王也。八字公序 解。范武子

字。公序本無武 解。郊禘。公序本本 且唯戎狄。公序本唯下有夫字 冒沒。案冒當作冕說 解。犧樽。

重刻本重樽字補音述注與此本同樽字尊下同 解。象樽。重刻本 巾冪。冪字俗周禮作 解。猶婦除也。猶上公序本 解。

免醢。補音出菟醢周禮醢人 解。大器。大公序 解。烝升也。三字公序本無 合好。公序本合 故歲

飲不倦。公序本 解。旬十日之內所成爲也。旬公序本作修內作中札記云段氏玉裁曰此本

而謀。無故字 解。五采。公序本 解。繪繡。繪音 解。和同之道行。道公序 德建。公序

建德。謀倒 解。武子隨會也。五字公序 解。以爲常也。也公序本作 解。若過國。國儀禮作邦章

莊多作嚴亦是顧氏炎武日知錄常言之 解。使以次介假道。公序本無 解。于廟。廟儀禮 道弗不可行。公序本下

候不在疆。周禮候人注引 解。司空掌道路者。司空下公序本 解。渠之。渠作 解。列樹以

表道。公序本上有 饑宰。公序本作饑 解。可以寄寓羈旅之客也。攷正云可字疑衍 解。縣

方十六里。十六公序本作六十誤倒里下有 留實不見。補音不 解。恭王之子。王字誤公 解。如

往。往作 解。往徵舒之家。公序本作往 解。殺氣日至而雨氣盡也。至公序本作威無而字

待。舊音作待案 畚梏。舊音出畚梏案內傳襄九年陳畚揭 解。舉土。舉公序本 解。具爾畚梏。爾作

此先王所以不用財賄。公序本王解。制法也。表識也。大字公序疆有寓望。公序本作

往同說文置或作疆風俗通義引國語作置解。以財用之也。公序本作以懸耗。補音作懸耗懸古今字奧草。舊音云奧解。蔑

求。求公序本作棄棄解。作逸樂之事。作上公序是棄先王之法制也。公序本也上解。敵

國位敵也。公序本無解。叩關。叩周禮解。遂以入境告也。公序本無告也二字案此据聘禮

二字也聘禮入下境字當行理。孔晁本解。理吏也。逆迎也。執瑞節為信而迎之。行理

小行人也。周禮司關疏引注理吏也行理小行人掌國賓客禮以待四解。司里授客之館所當

館。公序本無之解。視塗險易。公序本也解。供其材。供上各字膳宰致饗。公序本作餐注同補

其字當作殽詩魏風傳執食曰殽小雅傳執食曰饗殽皆謂執食今致周禮掌客上公殽五牢饗饋九牢

侯伯殽四牢饗饋七牢子男殽三牢饗饋五牢司儀注云小禮曰殽大禮曰饗饋傳下文獻饋此致饗則其字作

饗矣饗誤作餐作音者又誤讀餐為殽陸德明釋文餐殽不分宋公序亦仍其誤矣。百官以物至。公序本重解。物事也。三字公序至於王

吏。補音吏解。族親。公序本解。嬖嬖。補音作嬖重刻作嬖解。衮衮龍之衣。下衮公序懋帥。補音懋殞越。補音作隕

公序本作解。楚莊王。公序本作楚子解。孟文伯歎。案歎當為穀補解。言儉也。三字公序解。言其

侈也。四字公序解。本謂寬則得衆故可以守也。謂字公序本作位解。瑕蠶。豐補音作

作事而徹。公序本作作任案依解。使如晉未及。及公序本作反此解。宣王夫人。王公序本

王孫說。漢書古今人表作是不賞善也。內傳成十三年疏引國語作賞不善解。會不予。公序

有也。其喜怒取與。公序本與作予解。如使人之私。私公序本解。佐儀。公序本作解。誰

字有也。其喜怒取與。公序本與作予解。如使人之私。私公序本解。佐儀。公序本作解。誰

之子居。居公序本在離下解。簡公。周大夫。簡公上公序本有王叔二字此脫解。乘。陵。陵作勝解。楚。晉。背。盟。

晉公序本德薄。公序本作薄德解。司馬子反。公序本上有謂字解。智。瑩。智補音作知云經典相承作此智或借知為之案智公序本作知後

放強禦。公序本強作疆楚軍之卒。公序本軍作君太平御覽兵部七引國語同解。蒯。韓。胡。蒯音作弗補音云內傳弗作蒯古字通解。政。

未及。政公序本作交解。彼。四。人。四公序本作三是也佻。天。之。功。以。為。己。力。公序本無之。功二字案此疑依內傳有貪天之功以為己力之文章在據

內傳作解因讓增耳說文手部挑揀也引國語御至挑天許所据與章本異亦無之。功二字則民叛之。公序本叛作畔下同二字古通解。赦。之。赦補音作舍解。替。慶。

慶字誤公序本作慶解。敬。亡。敬字誤公序本作敬使。訟。使字誤公序本作訟

國語卷第三 周語下 柯陵之會。補音云柯陵今本或作加陵案風俗通義山澤篇引國語作加陵又淮南子人閒訓晉厲公合諸侯於嘉陵古

柯加嘉聲同也。解。經。書。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六。月。乙

酉。同。盟。于。柯。陵。公序本作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于柯陵以伐鄭案公序本是也單子係後人謀增下注云單襄公時命事而不與會故不書是注無此二字矣章宏嗣所据之經

在魯成公十六年經書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伐鄭內傳云公會尹武公及諸侯伐鄭諸侯之師次于鄭西杜預云柯陵鄭西地然則鄭西即柯陵內傳鄭西之師即外傳柯陵之會下文傳云十一年諸侯會于柯陵鄭王十一年正魯成公十六年會柯陵在前而盟柯陵在後本屬兩時兩事故章注云于柯陵以伐鄭此通內外傳以釋之其說當矣明道本乃据十七年經書同盟于柯陵遂誤合國語改竄章注不知傳注皆不可通也解。在

魯成十七年。案七當作六解。厲。厲。公。州。蒲。內傳成十年疏引應劭諱譚作州蒲史記晉世家作壽曼滿曼聲相近歸安董氏增齡說晉。卻。錡

見。公。序。本。見。下。有。單。子。二。字。是。也。上。二。單。襄。公。見。晉。厲。王。賈子禮容語篇作許解。孿。之。弟。溫。季。昭。子。也。公序本見下

本有卻字弟下有子字是也內傳杜注云卻孿卻克從父兄弟卻至卻克族子服虔以為從祖昆弟疏從服說解。成。公。魯。宣。公。之。子。魯公序本在成公之上是也解。欲

去。季。氏。季下公序本有孟字解。大。史。大上公序本有史字此脫解。皆。知。天。道。也。也作著民。之。大。事。公序本民作國漢書五行志中

上作解。謫。謹。也。此三字公序本在則解。失。宜。宜作解。名。聲。所。名。也。公序本作名聲也失所名爽。一。往爽為一。爽之誤

民。上。作。解。謫。謹。也。此三字公序本在則解。失。宜。宜作解。名。聲。所。名。也。公序本作名聲也失所名爽。一。往爽為一。爽之誤

高位寔疾顛。

公序本顛作債往同補音云善本多作債宜從債則宋公序改從債矣案作債非也漢書五行志禮記郊特牲疏呂覽本生必已知分注引國語作類可證

解。廣昔

酒。

廣公序本作廟案皆非也此必會字之誤會昔俱有久義

掩人。

舊音作揜補音云通作掩

解。犯誣掩。

犯公序本作誣是也

以招人過。

招古字通也此本招下空格

長翟之人。

翟當作狄此疑由後改非明道原本也注同見卷一

解。利而不義者。

公序本無而不義三字疑衍

解。言其

所利驕淫之事自。

自字誤公序本作耳

解。簡王十一年。魯成十七年。

案七嘗作六字之誤也簡王十二年晉殺三郤在魯成十七年十三年晉侯

七年十三年晉殺厲公在魯成十八年然則簡王十一年為魯成十六年無疑矣劉康公聘魯籥往作十六年不誤此本殺宣宋公序本不誤今重刻亦作七者又遲後人改作也

解。匠鬻氏。

鬻舊音作鬻補音云字書有鬻姓而加邑音蘇案麗

弑。

補音作殺凡弑公序本多作殺傳文著之在注中者不悉備載後放此史記周本紀簡王十二年晉殺其君厲公字亦作殺

解。匠鬻氏。

鬻舊音作鬻補音云字書有鬻姓而加邑音蘇案麗

內傳作麗。解。齊慶剋。

公序本作克剋剋正俗字

解。驪姬。

驪補音作麗內傳作麗

解。故周適周。

及事。

公序本智作知下同已見卷一

解。孝者。

孝公序本作存是也

解。乃為親愛。

為作能公序本作肸注同案說文有肸無肸肉部

云肸祭福肉也因之凡福皆曰肸

解。故為文之。

公序本無之字此衍

解。循己之意。

本公序解修義修循通用

道化而行。

公序本無而行二字

夫子被文矣。

公序本文作之案之是也注云晉周則被服之比傳作之字之證

解。故能得天下。

公序本無

能解。歸者。自周歸晉也。

趙穿弑靈公。

晉上有于字也作晉殺作殺

解。乾天子也。

公序本下有五亦天子四字

吾聞成公之生也。

公序本聞下有之字太平御覽方術部九引國語同內傳桓六年宣二年疏與明道本合

規其臂以墨。

內傳疏及禮記曲禮疏太平御覽人

事十三方術九引國語墨並作黑

解。三世為晉君。

無晉字

解。晉厲公即黑臀之孫。

公序本下有也黑臀之後五字

解。魯

成十七年。

案七嘗作六辨見前篇

解。後二年。

公序本作二年誤也

單襄公曰。驪。

公序本無單字御覽方術九同此衍

卜。

公序本協下有于字御覽同內傳昭七年杜注引國語無于字

解。協。合也。

合上公序本有亦字

解。祥。福之先者也。

先下公序本有見字是也

克之也。

公序本作必早善晉子

公序本早作蚤蚤早古今字

解。魯襄公二十四年也。

案四嘗作

詳發 穀洛鬪。案洛當爲維太平御覽皇王部十人解鬪者。雨水激有似於鬪也。激公序本作正 格無也字補

音云格俗本作激非是此九字公序本在穀洛二水名也句下水經注穀水篇引在格上有相字而又在合於格水句下云格水在王城南穀水在王城北東入于灇至靈王時穀水咸出于王城西而南流合于灇兩水相格有似于鬪而毀王城西 壅之。補音土者俗 雍加土者俗 解。爲反天性。爲下公序 本有其字 陂塘。公序本作唐補音云今俗本南也與今本俱異

解。塘也。塘下公序本 有隄字此脫 崇伯鮌。公序本崇作崇音同密即崇之異體鮌作鮌金壇段氏王裁論文注云鮌从魚系聲讀古本切未詳禹父之字古多作鮌作鮌案鮌即鮌之異體

今禹父字通 解。在今東海祝其南。在今公序本作今在 南上有縣字此脫 四嶽。公序本嶽作岳下 同說文嶽岳一字 解。昆季之孫。

季公序 解。凡此諸侯言九者。公序本無 侯字此衍 汨越。賈本汨 作溫 火無災燁。注引國語災作災案是 注天曰災致誤 解。燁。焱起貌。焱補音作森文選注引作炎案 焱是也炎讀作焱焱又誤作森 解。之類。類公序 本作屬 命以侯伯。公序本 以作爲

心膺。說文呂贊骨也昔大嶽爲禹心呂之臣故封呂侯 篆文作膺呂膺一字許氏所据國語作心呂也 皆亡王之後也。公序本 無也字 解。一王謂禹。

公序本無 解。緊之也。公脫本作豈辭 也緊是也六字 解。侵諸侯。侵下公序本 有隄字此脫 節。補音云或作節案內傳釋文云節 亦作節公序作節案梁作節節本

借字 解。申呂。四嶽之後。申字 當衍 解。亦其族也。公序本 無亦字 命姓受祀。注祀或爲氏述 聞云作氏是也 陪斃。

公序本嶽作奠 解。拔。救。拔字誤公 序本作振 煙。補音 作煙 實有所避。文選西征賦注引國語避作辟五行志同 服虔音邪辟之辟藝文類聚水部上作僻 佐

籛者。公序本籛作籛籛變作籛補音云 籛本或作籛案籛即籛字注同 解。以壅飾之。以公序 本作而 猶不可遏。補音遏音下 無遏補音下 解。而

流。舊音 注引章注同案靖靜古字通用 解。鞠。公序本作鞠陶諺補音文選注同 史記周本紀三代世表漢書古今

人表皆 解。完弗。完補音作差是也 文選注亦誤作完 解。毀隄。舊音或作楡補音 云世本作楡楡 解。公叔祖類。公序本作公祖文選 注祖作祖補音云公

祖本或作公組或作叔類史記索隱引世本太公組紺諸盡三代世表作叔類據此則作組字者從世本作叔類者從三代世表皆通案補音作組字當是作公組之譌蓋章注一本作公組一本作叔類今明道本誤併而又誤

矣 解。加武王成康。成康之下公序本 皆有王字是也 解。至今靈王。公序本無 靈字脫 解。至景王十五也。也作 世

不夷於民。公序本不在夏后之世。公序本在上有近字疑衍其以微亂也。公序本無其字則皆亡

王之為也。公序本無則字議之。公序本無其字解。周靈之。公序本作周靈解。籠人子朝。及其臣賓孟

之屬也。寵人上有其字及定王。注以定解。定王當為貞王。定下公序本無王解。名分。

敬王子也。分字誤公序本解。次及靖公。靖上公序解。饗禮薄。案饗當解。史佚。周文

武時大史尹佚也。文武公序本作武王解。饗禮記會子闕鄭注亦云武王時賈史然致晉語文王勸於

覲我禮。公序本覲作況後彤鏤。買子禮容語篇作蟲解。不褻。褻上公序能避怨矣。公序本避作

於字。解。熙光大也。公序本無能定武烈者也。詩疏引解。寧靜之。之公序本作於緝熙。公序

農二云。鄭下公序故曰成。詩疏成下解。類族也。族下公序解。古能以孝道。古字誤公

者。公序本胤上有祚字余友長州陳氏與解。買買物。補音云買或嘗為貨不然衍字解。價重。

價補音作買。解。鄭司農說。鄭下公序本解。五銖文行。文作久周禮解。徑寸二分。徑上公序

云或作價。解。唐所謂。唐下公序解。越王。公序本作報舊音同案報即報解。先時。

此脫解。五十。周禮注作直解。天災降戾。漢書食貨志作天降災戾通典食貨八太平御覽資產部十五同解。蝗螟之屬。

時字誤公。序本作師。天災降戾。又通典引注云戾惡氣也與韋注本異解。則多作輕而行之。文選注輕解。未寬也。寬公序本作

蠶公序本作。解。量度也。度上公序本有猶則多作輕而行之。治要並同文選王融永明九年

引國語亦同。解。以質物。以下公序本有則多作輕而行之。治要並同文選王融永明九年

解。謂若救火療疫。謂上公序本有至而後救之召災。補音災作災

解。謂若救火療疫。謂上公序本有至而後救之召災。補音災作災

解周固已。固公序本作聖早麓。補音作鹿案鹿麓古今字詩壽文云麓本亦作鹿易樂干祿。詩大雅疏引國語易樂作樂易

下易樂之有同藪澤肆既。詩疏既作逸解而鑄大錢也。而上公序本有斂字無錢字治要同耳弗及也。公序本弗作不解施

以。公序本民敵而德之。賈本德解者弦繫之。者公序本作有是也解衡有斤兩之數。衡上公序本有衡稱上衡四字

補音云稱通作稱。民敵而德之。作得解。名號也。號下公序本解氣失。失補音解弗及知也。公序本

公序本作殖立也方道也。從之不倦。治要從解。第次第也。次下公序本解議。公序本解。祝敵

弗及也大不踰宮。宋本禮記月令注疏引國語論作過與下句一例解。發動。公序本解。絃管。絃公序本作弦

補音作國云經與作積古字通。解。樂和則諧。政和則平。則公序本解。發聲會也。聲字誤公序本有林。林上公序本

解。道己志也。公序本下有補解。詠詩也。重詠字解。聲會也。聲字誤公序本有林。林上公序本

解。大小。公序本解。遂順也。順上公序本解。為閭闔風。公序本無解。李梅實之類是也。風字比衍

公序本無是也二字。解。不能容別也。不上公序本解。樂官屬也。也作解。中德中庸之德聲也。重耳字是也

聲公序本作舞致正云舞字疑衍曲阜孔氏繼通曰聲字亦衍。民是以聽。公序本比下有注解。鏗銷。鏗公序本作三年之中。公序

上有今字治要同。解。林鍾仲呂。仲補音作中成於十二。太平御覽時序部解。相扶。扶下公序

上下生。生上有解。十一月黃鍾。月下公序本解。六月律之始也。律上有之字解。聚

鍾。公序本解。次奇月也。奇月各本皆誤解。姑潔也。潔疑解。洗濯姑穢。姑字誤公序本解。用之

鄉宴。案鄉即饗之字解。委柔貌。委下公序本有義解。委柔於下。柔作平民無貳。貳字貸

記月令注引國語亦誤作貳而疏作貸儀禮大射儀注引作貳案貸貳實通用章注非。解。成民使無疑貳也。民下公序本宣布哲人。禮記

作解。陽氣上升。陰氣收藏。萬物無射見者。公序本無上升陰氣四字脫禮記疏引舊注與明道本同見字疑衍所以倍

閔陽。陽下公序本下有律字大岳助宣物。各本助下脫陽禮記注引此有陽字解。不名其物。物公序本初除作陳解鍾聚也。

公序本下有細微也三字仲呂。公序本仲作中禮記注作中解。越於中。越公序本作起是也解。正陽之月。正上公序本有正月二字此脫百事

禮記注作百物解。林衆盛也。林下公序本有衆也言萬物五字此脫南呂贊陽秀。禮記注秀下有物察此本有空似剗改刪去物字器百器。器公序本

作嘉。解。毋作淫巧。毋作二字公序本作無或詐偽四字案月令毋或作爲淫巧鄭注今月令作爲爲詐僞韋氏多引明堂月令蓋即康成所云今月令也解。易其正

常。解。故以鍾爲之節。公序本節字非節下重節字非解。大調宮商。調字誤公序本作謂解。故云去鍾。公序本無云字此衍

則下公序本有復字是也。解。應鍾變宮。裝實變徵。變上公序本俱有爲字解。至張十大度。六公序本作七札記云當作七此漢書志文也

解。至南斗十一度。公序本無南字脫解。謂戊子日。公序本重日字非解。拒戊子。拒公序本作距依說文作距無拒字解。辰

星與須女伏。與公序本作在漢詩大明曉云辰星與發女伏解。周亦水德。水公序本作本是也解。猶鑿。鑿上公序本有帝昭二十年疏及詩折木之

分。折上有至字解。木水相承。木水作水木則我有周之分野。公序本下有也字內傳昭二十年疏及詩大明曉引國語同文選曲通賦注亦脫解。利以伐之。之公序本本作人解。辰馬。謂房心星也。馬字衍詳發正公序本也下有火星二字解。晉語。農以成善。

后稷是祖。農作辰祖作相見補音云案晉語作農祖者非自鵠及駟七列。公序本下有也字內傳疏同解。鶉火之分。張十大

度。公序本重鵠字六作三札記云當作二亦漢書志文解。亢互房也。互公序本作氏見補音也作之位二字南北之揆七同。公序本下有也字內傳疏同

人神。內傳疏作神解。謂七列七律也。七列下公序本有七同二字解。陳師未畢而雨。陳上公序本有師字雨下重雨字皆是也案書

武成篇疏引注。解。協同。協作叶以夷則之上宮畢。公序本下有之字解。以其能藩蔽民。以其二字公序本作

取字 **所以厲六師**。公序本下有 **贏內**。舊音上音媯下音納補音云今按本或作贏非是古文尙書作贏並通 **所以厲六師**。也字是也。 **贏內**。與媯同注及贏亂同案贏贏二字互譌傳文作贏或作贏者非也。贏力爲切與媯聲同假借贏以成切韻會云贏省聲則聲與媯爲不諧矣。 **故謂之贏亂**。公序本贏作贏非也。 **解。又立王子朝**。又下公序本有欲字是也。

解。己子朝。己下有 **解。用人猶治也**。自作犧則能治也。自上能治下公序本俱有人字案自章往用人爲治人 **解。曉意**。曉下公序本有其字是也。 **單子未克而崩**。公序本下有注單子單穆公也克能也九字此脫。 **解。故未能**。此本脫兩人字也。 **能下公序**。 **欲城周**。公序本周上有成字案此或依內傳增。 **解。景王子悼王弟勾也**。公序本作敬王景王之子悼王之弟敬王巧也。 **解。欲城成周也**。公序本作欲城成周者欲城成周之城也疑意增。 **解。子朝奔**。案巧字誤舊音亦作勾。

楚。公序本下有 **子**。 **解。檐檐扁**。檐字誤公序本作檐見補音云扁或作翻案內傳定六年正作檐。 **解。富辛**。辛作新內傳昭朝既奔四字。 **解。合諸侯以城成周**。公序本無成字案上文注既解周爲成周故下 **解。侯衛大夫**。係上公序本 **有彭字此脫**。 **衰弘其不殛乎**。公序本衰弘作衰劉案下文傳云今衰劉欲支又其咎 **解。言將殛也**。公序本作 **殛終也**。 **解。支柱**。柱舊音作柱案柱字誤也爾雅樁柱也俗本作樁柱從手。 **少典與焉**。公序本典作曲補音云本或作曲非。 **解。典章**。公序本作 **作章曲**。 **解。教民敬式**。式字誤公序本作 **皆比類**。公序本無 **解。以是**。公序本作 **以恇淫**。案偁當作 **帝**。序本無矣。 **故能生是良材**。公序本是作之 **解。猶毀高山**。毀上公序本有壞字此脫。 **將天以道補者也**。公序本將上有夫字無天字致正云疑當作天將 **解。叔弘字**。公序本作 **導可而省否**。公序本導作道已見卷一否 **解**。咎及也。及下公序本 **解。城成周也**。城上公序本 **解。見周城於西都**。城字誤公序本 **及定王**。重欲字此脫。

注定亦 **嘗爲真**。 **及定王**。重欲字此脫。

注定亦 **嘗爲真**。 **及定王**。重欲字此脫。

注定亦 **嘗爲真**。 **及定王**。重欲字此脫。

注定亦 **嘗爲真**。 **及定王**。重欲字此脫。

注定亦 **嘗爲真**。 **及定王**。重欲字此脫。

國語卷第四 魯語上

莊公

公序本莊作嚴補音云按本莊公後避漢明帝諱改曰嚴先儒因而不改終篇同然則宋公序本作嚴字今本又莊嚴互見

解曹劌魯人

內傳莊十年作人

解來奔魯

齊下公序本有典師二字

解珪璧

珪圭圭圭

今字解歸於上

歸上公序本重志字此脫

財不過用

公序本財作器疑財字涉下句而誤莫不能使共祀

不歸

公序本不作弗太平御覽神鬼部一引國語作弗

知夫苟中心圖民

公序本無知字此衍智雖弗及

弗作不依

解以示客

史記魯世家集解引注

四王一相朝

公序本下有也字

解相朝者

公序本無相朝

二字

解禮中國

禮上公序本有周字

解亦取於此也

斑爵

班字誤公序本作班注同

解貢職

而蒸

賈本蠲作擺補音蒸作烝賈本作承

臣不聞諸侯相會祀也

公序本相上有之字

而君侈

公序本侈下有之字庶可已

矣

公序本作庶可以已乎

解覲見夫人也

覲下公序本有見也二字

君作而順則故之

公序本下有注文順於禮則書以為故事十

解違恨

恨補音作很案很是也違很同義韓詩中心有違云違很也

不卹

公序本卹作恤案恤是也後同

解以禮廟

禮公序本作祀是也考工記正作祀

公序本作

敝弊字俗

大懼乏

公序本無命

解職貢如此

公序本無職貢二字

此幣器

公序本作敝今補音作弊敝之誤也內傳文十三年亦云不厭先君之敝器

齊孝公來伐魯

公序本無魯字

解字展禽

案展禽重刻本一

皆衍文也

其可賂乎

公序本無賂字疑此衍

解明不以賂免之也

公序本無之也二字

解主疆場吏也

場字誤公序本作場此下尙有不能事故據我也七字

則否

公序本否作不

解如懸磬也

如上公序本有但有樓梁四字

薄其鳩而不死

薄上公序本有使字無而字案此疑宋公序從內傳改之也

解諱以行毒也

行上有私字

解謂諸夏不式

王命以六師移之。夏作侯以上有則字解。鑽牘別。別字誤公序本作刑案漢書刑法志注引章注屍

諸朝。屍古尸尸解。鑽鑿。鑿公序本作案案章作案買作鑿詳發正據此則作鑿字非章氏之舊亦不討其使者。太平御覽地部二十

行玉二十鼓。補音云諸本二十字無作廿者舊音作廿爵同。厚其好貨。公序本厚上有則字固班。公序本固作故二字通解。章。

明。明公序本作著解。費。兆。兆作孔三日。公序本作二日非也內傳文二年疏爾雅釋鳥疏文選吳都賦劉注郭璞仙詩李注及水經注泗水篇引國語並作三日莊子至樂篇亦云

海鳥止魯郊。解。殷冥。禮祭法。公序本無禮字解。名戲。弘農之間。名公序本作在無弘字是也戲伏戲農神農言在伏

戲神農。解。有城。能修黃帝之功。公序本重修字解。根園之子。根園禮記祭法疏引世本作根園

解。郊禘。公序本作禘郊解。圓丘。舊音作圓云古圓字解。虞以上尚德。尙公序本作上尙上通商人禘舜。注舜當爲嚳字之誤也

凡禘郊祖宗報。公序本祖宗作宗祖所以爲明質。公序本下有也字不知而不能問。公序本無能字案疑此衍內傳爾雅疏引並無

能恒知避其災也。公序本避上有而字冬煖。舊音煖作煖煖古通用解。煖爰居之所避也。公序本無煖字脫文公

欲施。施字俗補音作弛云下弛邸及注同伯穀。伯上公序本有文字太平御覽居處部八引國語注同此脫解。位。謂爵也。位上公序本有此字此脫解。居

次舍之所食也。舍下公序本有者字此脫爲寬利。公序本下有也字御覽同此脫解。下而女也。公序本重而字補音云而女音佞唯里

人所命次。公序本所上之字御覽同公欲施卻敬子之宅。公序本不別行卻作祿是也注同解。卻敬伯之後

玄孫。卻敬伯公序本作祿惠伯案之後玄孫四字不辭御覽引注作祿惠伯玄孫之孫解。欲利子於外之寬也。也公序本作地御覽也上有者字解。非

所宜以爲辭也。公序本無宜字解。致君之作者。公序本無之字解。有世數也。公序本無有字脫不取。公序本不作弗

御覽。解。凡祭祀。公序本無祀字此疑衍解。非昭穆之次也。公序本上有非昭穆謂四字此脫解。臣子之一例。公序本無不字案

本無之解。胃。後。後作裔解。世次先後也。公序本重世字玉海藝文同爲不諭也。公序本無不字案此疑涉注而衍解。必以

字此衍

殃終之也。公序本無之也二字

弑紀公。補音殺作殺云下及注同

季佗。舊音作它內傳作佗他即佗之俗

來奔。注或有魯字非也

解。不

當言其魯也。公序本無其也二字

疾之之言

解。出之境。補音作竟云通作境案古作竟

解。而更公命書者。公序本無書字疑脫

為藏。公序本作藏見補音藏古字

解。月令

孟春蟄始震。疊下公序本有蟲字

講罟罟。說文引國語罟罟作罟

而嘗之寢廟。詩經疏後漢書馬融傳注引國語無寢字案各本皆有寢字當涉注寢廟而衍

國相對為文

行諸國。公序本國下有人字非也後漢書注及鈔

解。罟。漁網。儵公序本魚解。唐云孟春

誤矣。唐詩詩經疏說文引國語作罟

夏犒。見補音注同

解。犒儲。補公序本作夏

於是禁罟

罟麗。公序本是有乎字無罟字補音無罟字

注引亦作禁罟罟麗賈連曰罟麗小罟也

罟麗同唐人舊音云上音獨下音鹿

往文置當為罟改

罟罟。案鄂從下

解。罟。當作罟。罟作罟

罟罟。罟作罟

罟罟。罟作罟

罟罟。罟作罟

罟罟。罟作罟

罟罟。罟作罟

罟罟。罟作罟

罟罟。罟作罟

作罟麗

解。禁取魚之網。取魚公序本魚罟

罟罟。罟作罟

罟罟。罟作罟

罟罟。罟作罟

罟罟。罟作罟

罟罟。罟作罟

罟罟。罟作罟

罟罟。罟作罟

罟罟。罟作罟

無藝。補音作藝以今藝字為俗

卻攀欲予之邑。重刻公序本予作與非也補音作予下文云焉能予人邑

解。以予也。也公序本作之

解。怨

之所聚也。故曰府。公序本無也字是也

解。肯僮。公序本作胥童

焉能予人之邑。公序本無之字

解。預圖。預公序本作豫

解。楊州地。揚作揚古地名作木旁非

解。今廬江巢縣。公序本作居巢縣是也案漢書地理志廬江郡居巢今安徽廬州府巢縣東北五里有居巢城是其地此據今縣名刪居字

流字案杯字俗已見卷二

無乃非相人乎。公序本乎上有者字是也太平御覽職官部二引國語無者字與此同

解。似稷。無實也。公序本作似稷

解。似稷。無實也。公序本作似稷

解。似稷。無實也。公序本作似稷

解。似稷。無實也。公序本作似稷

解。似稷。無實也。公序本作似稷

解。似稷。無實也。公序本作似稷

解。似稷。無實也。公序本作似稷

解。似稷。無實也。公序本作似稷

而無實
五字

國語卷第五

魯語下

解。至鹿鳴之二篇。至下公序解。以樂節之也。之作賦

使臣。補音賦作况樊。補音解。以金奏樂也。金公序本作鐘是也周禮鐘師凡樂事以鐘鼓奏九夏解。鄭司農云。鄭下公序本有

後字是也。臣以為肄業及之。肄下空格公序本不空伶簫。補音伶或作冷案冷是也張參五經文字云冷樂官或作伶解。伶人。公序本重伶字解。

賦。賜也。公序本無三字案注解。榮顯於君。於作解。無懷其私。無字公序本作解。常諸。常公序本

作當是也。諸作吝案。咨諸古今字下注同。和為每懷。公序本和上有懷字案此脫也詩皇皇者華箋疏引國語有懷字咨才

為諷。注才當為事內傳襄咨事為謀。注事當解。二軍各征其一。軍公序本作家是也史記魯世家集解及御覽兵二

十九引注。解。在魯襄十一年。二字誤公序本作一解。將軍皆命卿。將軍公序本作解。令卿帥。令各本誤

御覽。解。削弱之日久也。也公序本作矣晉叔向。補音作衛云通解。何益於伐秦之事。公序

何益。豹之業。及匏有苦葉矣。內傳襄十四年疏引國語及作在詩匏有苦葉疏太平御覽兵解。詩

鄆風。舊音作鄆補音云或作鄆從詩解。材若裁也。若上公序本解。不可食也。不上公序本有言字是也詩疏御覽

並有。解。仲惠伯之孫。叔孫仲帶也。公序本作叔仲惠伯之孫叔解。田衆。田字誤公序本解。

自謂我德不如先君者也。公序本無我字解。言楚君臣求除其輕侮己者。公序本

難。補音避作辟而有守國之備。公序本下解。以自號也。公序本作以自予二字補音不與

君也。與作解。今止者。醒而喜。者作若喜解。印封書。印公序本作璽改正云補音云注五璽字依字數之則此璽字宋本作印是也

長矣。執政未改注云後嗣臣子。以憚小國。說苑正諫篇憚作戰其誰云待之。說苑待作止爾以避

難。已見卷三而有守國之備。有平字解。以自號也。公序本作以自予二字補音不與

否則成 **將畔**。公序本畔作叛周語中又叛畔互見

解子辰之子。辰字誤公序本作辰

解而趨以卒伍。公序本無以卒伍三字脫

夾車。夾舊音作俠

解諸侯謂之郊敖。公序本無諸侯二字此衍

解即當復以財貨。即公序本作則財作私

得衷。衷作中

解早至日中。早字誤公序本作且

解武子政卿。政公序本作正下注並同案古政正通用

貳心必失諸侯

公序本無 **發帥**。公序本

解發。發作悉 **踦踦**。舊音云踦賈本作跛

解躄蹇。躄補首同重刻公序本作躄

雍淪。公序本作雍淪音同云左傳作檢 **解須子**

勝

各本作頌唯補音作頌

解謂得晉之力助也。公序本無力字

獲如土缶

案如字疑涉注文而衍淮南記論篇注後漢書張衡傳注引國

語並作獲土缶史記孔子世家漢書五行志說苑辨物篇皆無如字可證

解得土如瓦缶。缶下公序本有狀字

解中有土缶也。公序本無也字罕下有昭謂字

生字也故謂之怪十字案此本脫

夔蝟蝟

公序本作罔兩案內傳宣三年疏及周禮方相氏注文選思玄賦注續漢書禮儀志注引國語並作罔兩說文引作蝟蝟

音騷。或作猱。富陽有之。人面猴身。能言。我云獨足。

案此十九字皆非章注公序本無音騷二字此本衍也補音云述異記神

異經或作猱唯章注作猱則宋公序所見本又無或作猱三字矣補音又云今俗聞印本輒添章注富陽有之皆妄也史記備引章注無此語然則富陽有之以下宋公序依史記集解無十字今案續漢志注及御覽妖異部亦無之又無或

解傲人聲

傲字公序本作好數二字見補音御覽同史記集解續漢志注並作好舉

續羊。公序本作續見補音云本或作續非也說文無此字案史記家語辨物文

選思玄賦 **解龍神獸**

獸續漢志注皆作填

解非常見。非下公序本有

解休腫。休字誤公序本作休見補音案御覽史記集解續漢志注

並作

解雌雄不成者。不史記集解文選注作未

解季悼子之孫

之公序本作會是也詳發正

教誠也 **解歿日先**

先下公序本有姑字此脫爾雅釋親云姑舅在則曰君舅君姑歿則曰先舅先姑

夫婦學於舅姑者禮也。公序本無禮字是也

爾雅疏引

露睹父

補音作睹云睹字或從目俱音觀善本多從日未知孰是案儀禮燕禮注及內傳襄二十七年疏引國語作路堵父

解自其外朝也

案外營內字之

解得無有罪也

也公序本作乎

懼汗季孫之怨也。公序本

作于怨作怒是也太平御覽資

解穉穉

舊音作穉增重刻公序本作穉穉文選西京賦注作穉穉並通用

沃土之民不材淫也

產都六引國語作怒列女傳同

解穉穉

舊音作穉增重刻公序本作穉穉文選西京賦注作穉穉並通用

沃土之民不材淫也

內傳成六年襄二十五年疏及白帖八十並引國語作逸是也詳發正

解 袞職職公序本作織下同**解** 冕服之下冕上公序本有 **解** 王者摺玄冕二字此脫

大圭 公序本 **解** 以理陰教而糾天刑理作治 **維旅** 公序本 **解** 美制王制字諫公 **解** 糾糾作紀 **馮相** 相下公序本 **諸侯朝修** 公序本古通 **土朝**

受業 公序本朝下有而字補音於朝格下云下期考朝受並 **夜而計過** 列女傳計作討案討是 **解** 凡

此皆 皆公序 **解** 復加之絃綖復作又之 **解** 冕上覆之者也上下有之字 **解** 獻五穀布

帛之屬 屬公序本 **解** 下位大夫也大上公序本 **絕嗣** 公序本 **闕門與之言** 說文門部

解 不踰闕而入衍一而字公 **解** 見兄弟不踰闕公序本下有 **胙不受** 公序本胙

解 不與康子宴飲也不上公序本有 **解** 立日飲飲字諫公序本 **解** 上章所

云 上上公序本有 **解** 不與他姓議親親也不上有則 **解** 正宗臣正公序本 **共先者**

祀 公序本祀在先下是也据注 **招膺** 招字諫公序本作播補音云土 **女知莫若婦** 男知莫若

夫 公序本兩若字作 **解** 不如夫也公序本作不 **智也夫** 補音智 **欲明其子之令德** 公序本

暮哭文伯 補音作莫莫暮 **解** 此父子之喪不相及練父公序本作夫非也不

何爲大 許本何下 **防風氏後至** 札記云韋解此氏字衍也史記亦衍 **解** 防風 汪芒氏君之

名也 君之公序本作之君案此是也下文云防風汪芒氏之君故韋解防 **社稷之守者爲公侯** 公

防風何守也 公序本風下下有氏字札記云有者衍也惟此 **汪芒氏** 史記芒 **封嶠** 公序本

漆姓 史記漆作釐 **解** 漆 汪芒之氏姓也漆下公序本有姓字 **焦僥氏** 案僥當作

致異

西南蠻之別也。也公序本作名御覽同長者不過十。公序本十下有之字是也御覽同史記孔子世家及內傳文十一年疏引國語並有之字解。計

之。三丈。計公序本作十御覽同史記集解王肅語並同解。隳。鶯鳥也。也上公序本有今之

隳三字補音出之鸚鵡史記集解同御覽摩六引無三字陳惠公。史記惠作潛索隱云按世家潛公六年孔子適陳十三年亦在陳則此潛公為是案漢書五行志作閔公潛閔古通解。肅愼。

北夷之國。內傳昭九年疏引韋昭云肅愼東北夷之國去扶餘千里今注脫六字又書旅裝疏引韋昭云通道譯使懷柔之今注無此文百蠻。太平御覽摩都六兵部八十作八蠻僞古文襲

外傳作八蠻御覽因之而誤銘其栝。補音栝作栝解。胡公滿。公序本無公字解。積。匱。匱字俗解。來盟。盟下公序本有公字疑衍

解。猶過失也。如有過失。過失公序本皆作失過笑吾子之大也。公序本大有滿字見補音案此本是大謂為沈禮記檀弓沈我叔氏鞶樂傳

哀十三年大矣哉夫釜未能言冠而欲冠也大與沈同。解。謂驕滿也。謂公序本作滿非也下文注云驕為滿解。序云。公序本作彼曰解。篇義既成。

撮其大要為亂辭。公序本無篇字為上有以字解。有作。有公序本作所是也解。恭為謙。舊音作噉補音云作謙非案今重刻本改作謙解。

覆楚國之師。覆下公序本有七字官僚。公序本作案案僚寮字通住同解。同僚。僚公序本作官解。將何為事也。事也二字公序本作

乎字是也解。牛二頭。三公序本作二頭女不聞乎。公序本女作份案古作女後同籍田。補音籍作藉已見卷一解。二十者五十

畝。五上公序本有受字解。平遠邇所差也。公序本作平遠近遠近有差也八字解。皆無過。公序本下有十也三字此脫解。里。遷。補音作遷

案遷當作遷也解。漆林之征。二十而五也。公序本無之征也三字解。繇役。繇作繇解。以夫家為數。

公序本重以夫二字數下有也字此脫故下文注云則有復除也復下有空格耳解。云。云公序本作徵是也解。秉。二百四十斗也。二公序本作一四作六說詳發正

解。苟。且也。公序本重苟字

國語卷第六 齊語 解。逆子糾于魯莊公。公字本重魯字是也莊作嚴下同已詳見卷四凍餒。公序本餒作餓音云如

釋反下同案奴罪正與妥聲切音相近論語爾雅音義餒奴罪反引說文作餒詳段氏說文注則其管夷吾乎。公序本無其字鈔本北堂書鈔政術部七引國語同陳萬謀改則字為其字

解。敬仲也。

敬仲上公序本有管嚴仲之子五字案此本脫也內傳傳十二年疏引杜世族譜管氏出自周穆王史記管晏列傳索隱引世本云莊仲山產敬仲夷吾單行本無山字章注本世本也史記正義亦

有五字解。柄。謂本也。

公序本無謂字此衍使百姓皆加勇焉。公序本無皆字案有皆是也史記正義及太平御覽人事部六十四引國語並有皆字與管子小

解。立於為軍門。

公序本作旌無軍字皆是也夫為其君動也。臨海洪氏頤煊曰動當為勤字之誤也左氏莊九年正義引管子正作動今本

亦誤欲以戮之於羣臣。

公序本無之字欲以親為戮。公序本以親作親以是也受之而退。公序本非受二豐。

公序本作豐注同

解。亦或為薰。亦公序本作豐薰作熏案豐從分聲故通作熏也而問焉。公序本無而字太平御覽治道部六引國語與公序合

見補音豐字俗

畢。公序本無而字太平御覽治道部六引國語與公序合

七。畢俗

解。姪娣之屬。姪娣上公序本有禮字案禮字涉上文禮制而衍御覽與明道本合待遊車之襲。公序本遊作游游遊古今音例云諸本為襲者誤案宋公序從舊音作襲是也御覽作裂裂乃形

近作襲耳內傳昭元年云裂裳帛而與之與此襲字義同管子作襲

羣叟。補音作叟。解。謂設教象

之法。公序本無

解。懸法於象魏。法公序本作象魏二字。解。紀綱。公序本

解。糾。牧。序本無

解。以為葬也。也字各本誤御覽作地可据正。解。易變也。變下公序本

作州案州是也

解。言四時各有其宜也。公序本無其字也字此衍。解。疑釋。疑字誤公

解。服。謂牛服車也。公序本作服

解。疑釋。序本作疑。擔荷。公序本作擔何舊音

解。大鎌。舊音作鎌云俗作鎌補音以

解。拂也。拂音公序本

鐵鏡。補音作茲其二云它書多作鐵鏡

疾擾。說文作擾擾乃後出之字

見六韜農器篇

是故農之子。公序本是有夫字是也。解。罪在五刑也。罪上公序

同。解。退伏。公序本

而竣。爾雅釋言郭注引國語作竣文選東京賦李注作竣竣竣

有者。有公序本

解。百王之法。百補音。解。因國政。國字涉上文而誤公序本作

卿公序本作卿是也御覽同解。每一軍有五鄉。有公序本作爲案爲是也御覽亦作有以蒐。舊音作獲案獲字俗經典多作蒐或假借作淺目相見。公序

本見作視案御覽行同和。御覽作解并引注文有與和同三字非也解。方當作橫。公序本作方猶橫也四字案公序見管子亦作見解。猶藩。藩公序本作藩案藩是也莫之能禦。公序本下有也字御覽無有居處。述聞於居處下据下文及管子小匡篇補爲義二字聰惠。公序本惠作慧注同案慧

是也此本下拳勇。說文引國語拳作捲長悌。公序本悌作弟下篇同而復用之。述聞云用字衍管子無用字解。言可立以爲大官。立以公序本解。不病不能也。能舊音作罷金本作罷退問之其鄉。公序本無之字解。無作日病。作字誤

作行是也病作罷荀子成相篇注引章注作無行日病解。求其事行也。求公序本作本是也陵阜陸瑾井田疇均。公序本陸陵五倒與章注似合今改玉篇作陵陸瑾井管子云陵陸丘井疑傳文章字衍當刪不憾。管子憾作感解。郊內之制。制公序本作政三鄉爲縣。許本縣作襄下並同案穀梁傳隱元年釋文云襄古縣字

政既成矣。公序本無矣字君欲從事。公序本欲上有若字解。侵齊取鄰國之地。侵上公序本有所字聘眺。補音作親案此脫眺。穎眺古字通解。州口十人。此本州下空一格疑是八字注有誤脫也使民鬻之。公序本民作人解。監視。視公序本作觀

下文注云觀其所好仍作觀字恒公問曰。公序本不別行解。謂輕其過。輕字誤公序本作輕案章本賈注解。剽荆。荆字誤公序本作剽解。訟者坐成。訟上公序本有謂字此脫解。曲則服。服公序本作伏案伏服古字通周禮秋官注作服解。難爲利也。也公序本作者案太平御覽珍

寶部十二斷。補音作擲案斷乃擲之異體御覽作擲解。夷所以創草平地。公序本無夷字御覽同此衍恒公曰。不別行解。主人共用軍也。用軍公序本作軍用棠。公序本作堂注同管子作常解。有此。有上公序本有言字環山於有牢。舊音作纒補音云宜私衆本皆

作環從環爲九案後漢書馬融傳注引國語環於山有牢與舊音正合今本山於誤倒疆。公序本無共字脫鈞陰。舊音鈞音陶云賈作陶解。已入於齊也。也公序本作者有革車八百乘。注或云八當爲六解。一

國之賦。一上公序本有謂字解。乘七十一人。二字誤公序本作五解。當有四萬人。公序本無當字解。又曰。又上有下字

解其副貳陪從之車也。也作解。或云。云作解。濟。渡。渡公序本作解。汝。水也。也作諸侯

莫敢不來服。公序本無敢解。海。北。涯。北字誤公解。牲。公序本鈎作飾注解。書。加。于。牲。姓下

本有解。赤。狄。之。別。也。也作石。枕。公序本作抗注同補音云作抗解。懸。鉤。補音作解。以。渡。公序

上字而。以。度。無於字解。魯。僖。九。年。九公序本解。在。僖。二。年。三。年。公序本不解。九

會也。九會公序解。矢。衣。衣公序解。無。所。用。也。所解。宰。孔。周。之。公。也。其非

周上公序本作有字余。一。人。之。命。有。事。於。文。武。述聞云之命二字蓋因大。輅。龍。旗。公序本轉

字無之字是也同。解。大。輅。非。也。大輅公序本作大解。赤。旂。火。旗。火作解。五。采。芻。芻俗諸。侯。稱。順。矣。

公序本矣一。二。君。弑。死。公序本解。高。奚。敬。仲。奚公序本作狄。人。攻。邢。公序本解。衛。之

遺。民。遺公序知。桓。公。之。非。為。己。動。也。公序本無非字案疑從管子刪去後漢書漏諸。侯。歸。之。

公序本下有警若市人縷。綦。公序本綦作纂注同補音云解。綺。文。綺公序鹿。皮。四。分。分字誤公序

四字疑從管子增入引。之。曰。古。介。介。同。字。廣。韻。介。俗。作。分。與。解。分。散。公序本作介射鞫。載。鞫字俗公序本作鞫音同

分相似故誤為分詳見經義述聞通說解。聽。其。盟。也。也公序本作約解。無。不。從。也。四字公序諸。侯。稱。寬。公序本下有解。遠。又。不

至。遠又公序本解。東。萊。齊。東。夷。也。夷上公序本有萊字是解。厄。塞。厄作慙。媿。公序本媿作媿案

媿慙也媿或。从。取。省。解。齊。大。夫。齊下公序解。厄。塞。厄作慙。媿。公序本媿作媿案

國。語。卷。第。七。晉。語。一。殺。哀。侯。羣書治要解。沃。盛。疆。沃上公序解。後。六。年。公序

後字解。於。翼。更。為。翼。侯。後。十。五。年。桓。叔。之。子。十四字公解。嚴。伯。伐。翼。殺。孝。侯。公序

脫解。於。翼。更。為。翼。侯。後。十。五。年。桓。叔。之。子。十四字公解。嚴。伯。伐。翼。殺。孝。侯。公序

伐冀二字脫殺補音述往作殺解。遂為晉祖考。公序本無考字故壹事之。公序本壹作一注同文選王儉褚淵碑文注引國語作一廢人之道治

作廢人解。為二也。二公序本作貳解。漢高帝徙豐民。民下公序本有於解。豐圻。圻作拆非解。故曰

銜骨。骨在口中。公序本無曰字解。卜師作龜。公序本重卜字非也卜解。大夫占兆。史占

墨。兆公序本作色是也補音述往作色太平御覽方攬民。公序本攬作攬下同舊音同云解。逞。快也。

衛都七引往同大夫占色史注墨周官卜師文致正云三字當在胡何也之上。公弗聽。公序本弗作不有罪一焉。公序本罪二作二舉是若其有凶。公序本凶作

戎。公序本有上有夫字解。女兵。言其禍由姬也。由姬公序本作猶兵解。里季子也。公序本無字疑此衍妹喜。內傳昭

年釋文荀子解被篇注引國語妹末。解。王臯之孫。王發之子。王公序本作后王發作惠王案惠王當作后惠或作后

惠又路史帝敬發。殷辛。荀子注作殷紂解。湯二十世。世上公序本有一字案韋氏原本當有一字晉語四商之

一曰惠是為后敬。世史記殷本紀三十世三代世表二十九世文選六代論注引紀年同据紀。襄人以襄姒女焉。公序本

年湯至紂共三十三王則為三十世所見本異作二十九世者非也詳發正。有有字引國語同。解。有褒。姒姓之國。公序本無有字脫解。鄭語曰。號石甫。公序本無號字脫太子宜

白。補音作咎云本或作白解。節人。公序本節作節補音云節本或作節案二字古通公牟作節解。立以為夫人

也。六字公序本無脫亦不可乎。公序本亦不作不亦解。令人告龜。公序本無假字是也此衍解。賊敗國家之兆也。公序本重

賊字。誰云不從。公序本作其誰云弗從五字解。惑亂亡。亡上公序本有取字此脫解。泰侈。泰公序本作汰汰泰古今字作法者俗也解。不以

為疾。疾作病追鑿。公序本作鑿注同鑿鑿古通解。傳曰。今晉甸侯。侯下公序本有是字解。小於三季王也。公序本重小字

無也。解。大國。齊秦也。齊秦公序本作秦齊秦上又有謂字解。言不久害也。公序本無害字解。不足

就。公序本無足字脫懼咎。公序本懼作懼下同說文無懼字解。其後二子為里克所殺。為上公序本有殺死身三字案此疑脫身字身謂驪姬身也

解。三月爲一時。公序本無解。不能終其十年。公序本無不終其年。終上有能字解。歷世。

世作迂求。補音迂作解。助。公序本作贊將不克饗。公序本解。爲他人耳。公序本作爲它誠。

戒誠古通用解。子與。與公序本夫子誠之。公序本誠之作解。其言皆誠也。公序本無解。爲

秦所輔正。爲作使申生主曲沃以速懸。公序本主作處與處蒲城曰。君以驪姬。公序

作日是也補。疾其君也。公序本上有日者與百姓。公序本解。古明君。君公序解。云爲百

音出日君姓除害也。公序本無故莫不盡忠極勞以致死也。公序本解。皆非其所有也。公序

有字報父之耻。公序本作恥案解。謂許其子立也。公序本作謂許解。謂重耳奔狄。謂上

本有二公子不阿其惑。公序本下解。有義故生利也。公序本作有義蒸于武公。補音蒸

見卷一述聞云據章解。稱疾不自祭。公序本解。欲風羣臣使知意也。風公序本作謂意曰。

伯氏不出。公序本日字屬解。敬順父之所安。公序本重見翟祖之氣。翟祖下空一格

解。侵氛凶象。公序本作君寢不寐。公序本無各饜。公序本而無所據依。

公序本公悅。公序本作說補先升。太平御覽兵部四十而難三公子之徒。述聞云之徒二

無而字克告荀息曰三公子之徒將殺穉子章。注云徒夫人知極。公序本極上有有字蓋解。官住。住字誤公

黨也此不釋徒字則所據本無之徒二字明甚善否。補音否作殫善。公序本殫作單注解。外盡以善意。公序本驪姬賂二五。驪姬以下公

解。二屈有南北。公序本重。疆場無主。場字誤公序本作場內傳解。二五同聲也。二五上公

字是解。北狄沙漠。漢作解。闕境。補音出解。軍之有上下也。公序本無太子申生

將下軍。公序本無申生二字脫周旋不動。公序本闕而變難以征國。公序本國作大太

子國之棟也。公序本太子解。太子所任。所公序無以避罪。公序本以解。追封為吳伯。案注作大是也

為公序本作曰古通用優施教驪姬。公序本不別行無乃以國故。公序本無外人言曰。公序本言上苟

利衆。公序本利衆作衆利解。衆公益以為厚。公序本無以字晚蓋。公序本蓋作蓋注同案蓋是也蓋蓋正解。

欲。太子也。公序本重君懼曰。公序本君弗勝。公序本弗勝作弗勝倉廩。公序本倉廩作倉廩濟渡。公序本濟渡作濟渡佩之以

金玦。公序本無以字解。髮在中。左右異。故曰偏。文選魏都賦注引章注異下有有色字偏下有髮無常

生不立。公序本無生字是也此涉上文而衍解。玦亦離。公序本作玦以阻之。注阻古解。揚楯以毆疫。楯作盾

楯已見卷一案周禮毆疫唐石經作毆說文毆擣擊物也毆古文臆字作毆為正字說詳段氏說文注里克對曰。非也。公序本無里克二字非下有

行太子居以監國君行太子從以撫軍皆所謂故也君賜我以偏衣金玦。公序本無以字解。孺子。少子也。公序本無解。君

今於太子。今作解。不得立也。公序本重不得二字此脫且吾聞之曰。公序本無解。狐突伯行也。狐突

本作大戎是也案內傳莊二十八年大戎狐姬生重耳杜注云大戎唐叔子孫別在戎狄者通志氏族略四引世本晉大夫狐伯生突衣偏之衣。公序本無之字孺子勉之乎。公序

無乎字龐衣。補音龐作龐內寒之甚矣。公序本無之字是也太平解。玦猶離也。難公序銑

猶灑灑。寒也。公序本作銑猶灑也灑狄可盡乎。公序本傳作狄與此同好艾。注艾當為解。好

於。於字誤公序本作外解。慰撫。公序本慰撫作撫慰我戰死。公序本死果敗狄。公序本果善深謀也。公序本

序本本外解。慰撫。公序本慰撫作撫慰我戰死。公序本死果敗狄。公序本果善深謀也。公序本

於。於字誤公序本作外解。慰撫。公序本慰撫作撫慰我戰死。公序本死果敗狄。公序本果善深謀也。公序本

國語卷第八 晉語二 曰吾國告君曰。公序本曰作日日作日不利。公序本解。退

謂改悔也。公序本無解。一日。言其易也。一日下公序本有主孟。注孟或作盍案郭注方言引國

十作盍與解。蓋。補音作盍解。茲。此。里。克。也。公序本重吾。吾。御覽引人。皆。集。於。苑。文選曹穎遠

國語人作鳥不。餐。補音餐作殮詩伐檀大東傳並謂殮為熟食曩。而。言。戲。乎。爾雅釋言注引國語

御覽苑作蔚解。秉。執。君。志。乘下公序本解。不。忍。為。也。公序本重解。謂。對。優。施。言。也。公序本無對字解。

拒。優。施。拒作沉。固。其。謀。也。公序本不。可。及。也。公序本唯。無。忌。之。述聞云如韋注正文解。

已。忌。難。難公序弑。君。補音弑作解。吾。不。敢。為。也。公序本重撓。志。公序本作撓是君。夢。齊。姜。

公序本夢解。鳩。毒。也。毒公序本作運日二字案魯語解。陰。命。命當解。新。城。曲。沃。也。新。為。太

子。城。也。下也字公序本作之攷正云史記晉世家正義引城而。無。所。訟。之。也。公序本鈞。是。惡。

本鈞作均注解。謂。覆。申。理。也。覆下公序本是。怨。君。也。公序本怨作惡是也補音云下之惡不惡惡

同鈞均古通取。笑。諸。侯。公序本取。笑。諸。侯。公序本解。當。趣。誰。鄉。公序本作當趨鄉誰案疑解。

頭。槍。槍音申。生。受。賜。以。至。于。死。述聞云至于二字因上文驪。姬。既。殺。太。子。申。生。

公序本不。別。行。解。言。與。其。逆。謀。也。與下公序闞。楚。公序本闞作奄補解。於。懷。公。時。懷公公序本作文

世家正解。庶。孽。孽許本可。與。共。憂。公序本與作解。諸。侯。所。為。故。無。不。成。諸上公序本

義同且。必。告。悔。佳悔二字解。廟。官。廟。宮公序立。於。西。阿。太平御覽神鬼部一引圖解。有

子。該。該上公序本有日解。欲。轉。告。之。告公序本告。諸。其。族。公序本諸衆。謂。號。不。久。公序本

亡字御賀。大。國。之。襲。說苑辨物蕭實作嘉案賀嘉皆從加聲古讀於。己。也。何。廖。公序本無也解。

而今賀之。今公序本作令是也。小國傲。

公序本作傲音同補音擬注亦作敖敖傲古今字。

解。展。申。

舊音作伸補音云今按善本伯作申古通。

而益其

疾也。公序本無也。字說苑有。

定身以行。

公序本下有。事字此脫。

解。求。安。

公序本作安定。

解。假。道。

道上有公序本有晉字是也。

解。國。西

界。國下有之字。

解。行。歌。曰。謠。

行歌公序本作徒歌札記云徒歌曰謠爾雅解樂文也。毛詩傳同章解後卷第十二亦作行歌疑別有所本。

解。伏。辰。在。龍。尾。

公序本重辰字是也。均。服。

年冬。無謂字。解。夏。之。十。月。丙。子。朔。朝。

公序本無之字。

解。伏。辰。在。龍。尾。

公序本無之字。

解。伏。辰。在。龍。尾。

公序本重辰字是也。均。服。

舊音作拘或為均補音云內傳亦作均案內傳本作均服履注云均服履也國語亦當作均。章注釋均為同從杜不從服耳舊音不誤宋公序依或作本均而明道本亦因而誤改之。

解。鵠。貌。

鵠下本有火。解。中。居。中。居字誤公序本作晨星二字。晨中猶云旦中也。

叛者。公序本叛作睥已見卷二。解。馬。皮。

公序本作皮馬。

鎖。其。費。

舊音鎖音田或為填。

出。責。

公序本出上。

解。奉。行。以。歸。

暇。謂。不。暇。公序本無謂字。重不暇二字。

君。無。懼。矣。

公序本安作焉。述聞云作焉非。

解。有。勤。自。勤。勞。也。

自公序本作有。述聞云有涉正文而誤。

宰。孔。謂。其。御。

公序本不別行。

解。霍。晉。山。名。

霍上公序本有大字。

解。今。在。河。東。

河東下公序本有歲字見補音札記云段氏玉裁曰韋時音否當作不。

不名歲此無歲字是。

以為渠。

公序本渠作渠注同案。韋解訓池則作渠是也。

解。上。違。

上字誤公序本有違。

解。否。不。也。

改正云上。

當作不下。

解。天。天。折。也。

公序本少一天字。

桓。公。在。殯。宋。人。伐。之。

述聞云桓公在殯上當有九年二。字寫者脫去二字耳說詳述聞。

解。焉。用。死。

公序本死下有哉字此脫。

五。公。子。爭。立。

公序本無公字脫。

不。亦。可。乎。

公序本不上有死字疑此脫。

焉。用。死。

公序本死下有哉字此脫。

言。公序本無有字。

荀。息。曰。

公序本上有對日二字此脫。

解。故。告。狄。人。結。援。於。秦。

告上公序本有欲字人作又是也。

解。恩。薄。者。

尚。可。以。得。重。賂。

公序本無尚字。賂下有也字。

解。令。皆。奔。去。

令作使。去作亡。

而。立。子。之。在。外。者。

公序本子。上有公字。

以為授。

授字誤公序本本作授。

解。銑。道。

道作導非。

解。長。長。民。

長民二字公序本本作君字。

解。長。君。也。

君下有之字。

鄰。國。所。立。

公序本所。上有之字。

解。卻。芮。也。從。夷。吾。者。

芮也公序本作約子二字者作故告也三字改正云韋氏於前篇注冀芮晉大夫冀缺之父不云御約子又上文重耳告舅犯告字韋氏

無解顯獨解此告字亦失其
次陳氏樹華以明道本為得
子惟其索之也公序本無也字解故欲之秦請所立也公序本無之秦也三字

延及寡君公序本下有使寡君三字鎮撫公序本鎮作填舊音解終君公序本無終字此衍反報反也公序本無下反字

墜命公序本作除注解密微公序本同補音云本或作鎮作微密公序本傳作幸下同解非獨己有也公序本無有字誰謂我

信誰上公序本解勤我助我也公序本勤下無我字脫中大夫里克與我矣公序本不鄭上有發大夫三字內傳大夫三字傳十五年內傳

疏有三字案有者是也公序本比下有注文與我助我也五字不鄭與我矣公序本不鄭上有發大夫三字內傳負蔡之田公序本

蔡注同補音云一本蔡作蔡案內傳疏禮記疏反史記晉世家索隱引國語皆作蔡與此合解地名地上公序本有晉字此脫亡人苟入公序本句上有有吾必途矣并注文途成也

七字此脫掃宗廟掃俗掃字公序本掃下有除郡縣許本縣作襄注解欲君東游欲下公序本有使字挾纓纓

公序本作嬰纓注同補音云或作纓纓者皆非陳氏矣曰宋公序說誤也纓即纓纓之纓纓異材韋解纓馬纓謂但有纓而不下垂者解纓馬腹帶帶以革為之故其字作糸旁襄廣韻十陽引國語作纓纓與明道本正同

解纓馬腹帶公序本無腹字見補音陳氏矣曰有腹字是也廣韻云纓馬腹帶馬帶與馬腹帶不同馬腹帶亦謂之馬大帶在腹下馬帶在卸前毛詩秦風傳云膺馬帶也小雅傳云鈞膺樊纓也樊

與纓通然則纓即馬帶纓非馬帶明矣廣韻引有腹字不役為後利於前而易患於後高誘注役貪也與韋注合愛其父孝也

公序本無孝字是也禮記檀弓篤哭而起則愛父也起而不私則遠利也與此文法正同則愛父下不當增孝字以猾公序本作滑注同周語下滑夫二川之神臣

聞之曰公序本無曰字寔為惠公公序本作是案古寔是同聲通用故出亡公序本故上有是字無怨於國公序本怨作惡見補音

善以微勸也公序本無也字

國語卷第九 晉語二 背外內之賂公序本外內作內外案解不與與公序本作

喪亡也公序本下有喪田里不不得其賂田九字明道本多脫文解而背之也公序本無也字有喪賂秦不得其賂地八字得之而狂公序本之

解與謂不鄭公序本無與字既里不死禍公隕於韓改正云當以稱字絕句轉寫誤解禍

致異

貪狀之禍。貪上公序本有謂字禍下有也字快作淋禍福之門。公序本下有也字

臭達於外。尚書盤庚篇疏內傳傳十年疏引國語達作微

居倖生。公序本偷作輸補音云通作偷注同倖作幸

徵令。公序本微作徵注同案徵是也微讀為尾諱發正

解當伯諸侯。伯公序本作霸解戴欣

戴也。公序本下有言有善於中心必播於外揚於民也十四字

必或知之。公序本下有注文或知下民必知其善否也十字補音出善不解猶昭。昭補音作昭云通作照

解而民志隨。隨下公序本有之字

之曜。公序本作耀下同曜耀字通

以昭之。公序本昭作昭

解為重耳。為公序本作謂冀芮

也。公序本下有注文不先為君謀而諫使君殺里克者冀芮也十六字

君也。公序本下有注文言不與人謀而殺里克者君之過也十四字

受君之罰。公序本下有注文言君當加罰

也。公序本下有言解及至也。占言禍將至也勿忘此

惠公既即位。公序本無既字脫

解。

止留也。問聘也。謂報不鄭之聘。公序本作問遺也以厚禮問遺此三人皆晉大夫來因留止也二十字

將行事。公序本無行字注同此衍

必作難。公序本下有注

文不殺鄭必作難於我八字

解申生下軍七輿大夫也。七輿公序本作之衆案史記晉世家集解引韋注同

聞里克死。公序本聞上有而字

一三子皆在外。公序本無外字是也此衍

解罪不及。公序本作謂罪不及也五字

解其將見及。公序本作其及將見及也六字將待

也。公序本也作及將待禍也。禍下公序本有及字

解人謂里平。四字公序本作言晉君失衆焉能使衆殺爾父十二字補音出注焉能云於慶反

晉饑。公序本下有注文難不熟日饑五字

其有殃也多矣。公序本無有字非也下有注文失人里克也失天荐饑也十字薦饑。公序本薦作慶注同舊音云慶古薦字

不若予之。公序本若作如

必咎於其君。公序本無於字犯舟。公序本作汎注同舊音汎古汎字補音云本多作汎案內傳亦作汎弗與賂地

公序本與作予是也

解我當處秦。我亦將擊晉。處秦公序本作秦處見補音無下我字亦將作亦當

六年。

公序本不別行

解曰鼻。鼻下空六字

鄭也不遜。公序本遜作孫舊音同案孫遜古今字公序本下有注文言不順不可以為車右九字

公戎車。公序本無上戎字

解承次公車。承下公序本有次也二字小爾雅廣詁云承次也

解受其施也。怠墮也。公序

本作受其無而字而況國乎。公序本無也字北堂書鈔彫戈。公序本彫寡

人將親見。公序本親作身舊音同吳是吾不置德。公序本無背其外賂。向上空格公若無

天乎。公序本乎下有云字此本脫述聞云韋斷云字上屬為句文不成義云字當在下文若解。云晉所

行。字下魏志公孫淵傳若無天皆用晉語文蓋所見本云字在若字下也亦不克救君。

公序本無君以歸之。公序本無之孰弗患。公序本無戰而取笑諸侯。公序本無若弗忘。公序本無

是再施不遂也。公序本不解。故云知河東之政。公序本無解。公以九月獲。公上公

解。欲今更命。今字誤公解。以感羣下。感下有轅田。補音云內解。易者。易疆界也。

公序本無易者二字解。或云。轅田。田公序本作解。唐曰。讓肥取磽也。曰作云磽不卹。公序本

交。夾公序解。征稅。稅公序解。謂韓之戰。戰下公序本必報讎。吾寧事齊楚。公序本吾在讎解。

未至。公序本蛾析。公序本折作替舊音同案內又重之以諷人。而喪其君。公序本下有注文

君見獲也解。獨師。師字誤公此所以待也。公序本無以字解。不用良。夏下公序蛾析曰。公序本曰上

臣聞奔刑之臣。下有之字以報讎。公序本下有有注解。若伐秦。必殺之。公序本重解。擅退。

退上公序本快意而喪君。公序本無而字君令司馬說。公序本解。言我坐待死。坐上公序

解。不用忠信。忌善背德。信作言

國語卷第十 晉語四 文公在狄。補音作翟云或將底。案底當作底職雖切著。公序本

音同箸著
古今字
解。豎。犯。紹補音作刁云內傳作

也。公序本下有勸使文公衛齊會
桓公季末之年可也十五字

也。議上公序本有
故字無也字

解。歲。星。復。在。壽。星。
無星字此衍

不別行解。四匹為乘。匹公序
本作馬

明傳亦
解。女。武。王。也。
公序本重女字案此脫詩

子。公序本下
有矣字

日月近
也。大。字。解。敗。齊。也。
齊上公序本

謀。公序本
不別行

遠字誤公
序本作速

同補音云內傳作羈古
字通案史記亦作羈

幹即餘
之俗

以國為親。公序本以
國作國

公子過宋。公序本
不別行

佗。季下公序本無
佗字是也此衍

解。啓。開。開公序本作闔舊
音云闔古開字

同祖唐叔之
後十二字

序本
作秩

解。衷。公序本下有中
也二字此脫

解。後。十。二。年。
二公序

解。王。册。命。之。
册作策

解。外。內。惡。之。
公序本作內外案內傳

解。敬。仲。夷。吾。字。
校補云字

解。時。日。近。
公序本

解。商。之。凶。吉。
凶吉公序

解。文。公。
公序本

解。莊。子。言。於。公。曰。
公序本注入公字

解。不。亦。禮。焉。
公序本

解。賈。佗。
佗作它補音

解。狐。偃。之。子。射。姑。
射姑上公序本

解。故。聖。敬。之。道。
故下公序

解。與。晉。俱。唐。叔。之。後。
公序本

解。同。出。同。生。
父生作

解。使。相。起。
使上公序

解。岐。山。
岐作岐

解。以。徵。
補音作徵

解。齊。侯。妻。之。
古通用

解。我。以。除。之。矣。
公序本以作

解。我。以。除。之。矣。
已案列女賢

解。我。以。除。之。矣。
已案列女賢

解。我。以。除。之。矣。
已案列女賢

解。我。以。除。之。矣。
已案列女賢

解。我。以。除。之。矣。
已案列女賢

解。我。以。除。之。矣。
已案列女賢

解。我。以。除。之。矣。
已案列女賢

解。我。以。除。之。矣。
已案列女賢

解。我。以。除。之。矣。
已案列女賢

解。我。以。除。之。矣。
已案列女賢

解。我。以。除。之。矣。
已案列女賢

解。我。以。除。之。矣。
已案列女賢

解。我。以。除。之。矣。
已案列女賢

解。我。以。除。之。矣。
已案列女賢

解。我。以。除。之。矣。
已案列女賢

解。我。以。除。之。矣。
已案列女賢

解。我。以。除。之。矣。
已案列女賢

解。我。以。除。之。矣。
已案列女賢

解。我。以。除。之。矣。
已案列女賢

解。我。以。除。之。矣。
已案列女賢

解。我。以。除。之。矣。
已案列女賢

解。我。以。除。之。矣。
已案列女賢

解。我。以。除。之。矣。
已案列女賢

解。我。以。除。之。矣。
已案列女賢

解。我。以。除。之。矣。
已案列女賢

解。我。以。除。之。矣。
已案列女賢

解。我。以。除。之。矣。
已案列女賢

解。我。以。除。之。矣。
已案列女賢

解。我。以。除。之。矣。
已案列女賢

解。我。以。除。之。矣。
已案列女賢

解。我。以。除。之。矣。
已案列女賢

解。我。以。除。之。矣。
已案列女賢

解。我。以。除。之。矣。
已案列女賢

解。我。以。除。之。矣。
已案列女賢

窮。因窮公序本
所在公序
解之禍福亦由是也。
案公序本作梁案說文稷稷也或从次作梁此案字乃解唯所在樹

無變。解禾十車。重刻一本十上有二字一本十上有五字
改正云皆非依周禮鄭注當作禾三十車
解不敢當。當下公序本
解有之。楚

自多子女美女。
注當先解子女後解有之此疑誤倒
解波。滋。公序本
作流是也
解進退不過三舍。

舊音出注遂道案韋注引司馬法進退舊音本蓋作遂
解不得楚還師之命。
得公序
解不還。

還下注進退此女補音始出進退字可證又見發正
解有文辭。
辭公序本作章案
不諂。音作語諂
解不諂偽。

旋作解右屬矢。
矢字誤公序
本作手是也
解有文辭。
辭疑涉下注而誤
不諂。音作語諂
解不諂偽。

也二字是也。二材侍之。
侍作傳
解三材。卿材三人。
公序本作謂狐趙
買三人也七字
誰能廢之。
公序本

解以為質。
公序本作正謂
留為質也
解俟人之三章。
俟人公序本
作尋辨誤
解媻厚也。遂終也。
金本作媻厚於
其寵也六字誤

非禮也。
公序本
禮作義
解質於秦。
質上公序
本有為字
秦伯歸女。
公序本
不別行
解故曰懷嬴。
公序本下有與焉
與為慶也六字

辭不取也。
公序本作嫌於骨肉相取已欲辭
讓不敢當也十四字補音出相取
解昭謂同父而生德姓同者乃為兄弟。
公序本無
也字脫
解

昭下公序本有謂同姓為
兄弟六字德作得非是
解言惠公重耳。
言上有
解可以妻其妻。
上妻
作取
解少皞。韓作
吳通
彤魚

氏。漢書人表
解嫫祖。
嫫公序本作嫫下同舊音作景云或為
嫫史記五帝紀作嫫正義云一作嫫
解而初賜之姓。
公序本無初字
姓下有也字
解

而內二人為姬。
公序本無內字攷
正云疑而當作內
箴。補音作箴史記索隱引國語同攷正
荀。廣韻四十五厚引國
語作荀潛夫論王氏

姓篤信。舊音或
作拘。儂。索隱
依。索隱作衣史
記注仍作依
唯青陽。
索隱云姬姓青陽當
為玄囂國語文誤
蒼林氏。公序本著
作倉注同
解黃帝

之先。
黃帝下公序本有
解黃帝滅其子孫耳。
滅下公序本有炎
帝滅三字此脫
解高陽高辛。
辛下公序
本有氏字

炎帝下公序本有
解黃帝滅其子孫耳。
滅下公序本有炎
帝滅三字此脫
解高陽高辛。
辛下公序
本有氏字

以相濟也。往濟營為濟說見發正解。黃帝戰於阪泉。公序本下有是也二字解。懷嬴之異。異字誤公序本作舅解。近

謂有屬名。相及。嫁娶也。名下公序本有也字畏黷敬也。史傳云敬當為故字之誤也引文選女解。突不

言召。公序本無言字此衍他日。公序本不別行秦伯將享公子。公序本享作饗下同案文選王仲宣詩注引國語作饗內傳作享使子餘

公序本使上有乃字解。明日將復宴。宴補音作燕云下明日燕同中不勝貌。往勝當為稱解。有華色而無實。實下公序本有事字

解。封國也。公序本作五取之門不閉塞者不可以封國為諸侯也十七字補音出閉塞明日宴。公序本晏作燕采菽。公序本菽作叔案古豆名作未假借作叔菽字解。其詩曰。公序本作其首章曰四字

亦非解。何賜予之。賜補音作錫敢有安志。敢不降拜。公序本敢有上有重耳二字是也內傳云重耳敢不拜解。邵伯出

職。出公序本解。陰雨膏之。公序本下有悠悠南行召伯勞之八字仰君。公序本仰作印下同舊音作印案印古仰字解。榮耀。耀公序本作耀

從命。公序本命上有君字解。小宛之首章曰。曰上公序本有也字詩字此脫解。驪姬。驪音作麗解。所以念傷亡人。

所以公序本作言已河水。注以河為河字之誤解。當作。補音作嘗為解。六月。道尹吉甫。六月下公序本有小雅二字疑本作小雅六月轉寫誤倒也解。

小雅。其詩云。公序本無小雅二字此衍第二章曰。二上有其字解。三章曰。三上有其字解。公子親筮之。公序本不別行

是在周易。公序本無周易字脫太平御覽方術部九引國語與此同解。利建侯行師。師下公序本有吉字衍解。震為雷。為雷上公序本有為動二

字案下云車亦動聲象雷申明為雷之義則為動當是衍文解。其為小車也。也作乎解。徧外內。內下有者字解。三至五。有坎象。

三上公序本有謙字此脫解。水在山為泉。山下公序本有上字此脫解。水亦衆之類。公序本下有故云二字解。故上水與衆

上作車有震武。公序本下有也字此脫解。車聲隆。隆上公序本有軒字衆順。公序本順上有而序此脫解。元者善之長。公序

向

上作

本無者字長
下有也字
解。過坎。通字誤公解。為作足。為字誤公解。二。謂屯豫。謂公序本作十月。公序本解。魯

史閏為正月。史公序本作失閏解。載。祀也。授。還也。依傳文怨其多矣。作惡是也董因迎

公於河。述聞云迎本作逆太平御解。晉。故晉有董史。攷正云下晉解。在大梁。有歲字此脫解。

而參入。有以字此脫解。歲去大梁。歲下有實沈之墟。公序本墟作虛注同舊音云虛或解。居

其年次。年公序本作解。高辛氏有季子。曰實沈。季子公序解。當星在實沈之墟。星

公序本有
歲字此脫
歲在大火。公序本重大火二解。以成農事。成公序解。史記曰。字此脫曰作云解。

今有嗣續。有作解。言子孫。言下有解。過泰。通公序本作解。無為侯。無公序本作空御覽同

配亨。御覽亨作享依必霸諸侯。御覽霸作伯文選幽解。三皆晉邑。三下公序解。二月六日。

札記云李銳推
之六當作四
解。郇。鄭地。鄭公序本解。退聽命。聽命公序本作解。送公子于河。河下有入

絳。公序本入下解。勃觀。寺人披。文選張衡思玄賦注引韋注寺人掌內人又爾射余於房

內。公序本余作予見補解。從狄獵。公序本作翟翟下有君字案解。來就殺之。公序本猶未知

之也。公序本作猶未之知解。何義。義即義除君之惡。公序本惡上有所而卒為明王。公序本

以字是也下文云卒
以爲侯伯下法相同
海納文公。公序本無解。二月晦。二公序本弑之。公序本公懼。遽出見

之。懼字涉下公懼而衍補音出遽見則宋公序本無出字也文選張
衡賦鄭陽上書注引國語作公遽見之四字與內傳文同可訂正

解。惡心。心怨。怨公序本解。駟。傳。

解。是月閏。閏上公序本有失解。

解。遁行潛走。逃之。言去。公序本無走字去作也是也

紀綱為之備衛。綱下公序本解。僕使也。公序本無也字脫解。賦役。役字誤公序本作授太平御覽治道部六引國語注同解。振

滯。振淹滯之士。公序本作振拯也拯掩滯之士懋穡。公序本懋作茂同御覽亦作茂注解。勸有分無。勸上公序本有勸分二字此脫解。省

減國用。公序本重減字是也御覽同解。常宮。宮字誤公序本作官柏。御覽作伯全氏祖望經史問答云柏與伯通蓋伯宗之先也解。以知物價。價公序本有

作解。食官稟之。公序本重官字補音述注解。加田。加公序本作家御覽同解。襄王。惠王之子。上王序本有

周字。解。襄王之后狄隗。隗作懼誤解。故襄王避之。之下公序本有于紀二字解。左鄆父。舊音作偃或作鄆補音云內傳

亦作解。文者。文侯仇。者字誤公序本作晉麗土。舊音麗音歷孔晁為麗以啓東道。金本啓作求案啓字是也一二年春。公序本不

別行。解。一君云。二公序本作三解。昭謂六陸之。謂下公序本有陸字之下有地字皆是也解。以表明天子與諸侯

異。以上公序本有所字異下有物字皆是也絺組。公序本組作組舊音同組音錡攢芽。公序本攢作攢補音云字从木案內傳亦从木陽人有夏商之嗣典。

公序本無人字疑此涉上文陽人而衍水經濟水注引國語無人字。敢私布於吏。公序本於上之字是君子之言也。公序本作君子也三字補音云今據本或然君

序中下之言二字此本但曰君子也義無所闕故志之致正云此本即補音。酒出陽人。公序本酒作乃古酒乃通爾雅釋詁

也。文公伐原。公序本不別行不可失。公序本下有也字此脫孟門。公序本孟作盟注同古字通解。傳曰。退一舍而

原降。傳曰公序本作請降原作請解。告謂。謂各本皆誤御覽兵部三十六引注作請解。使怨楚。怨字公序本作之惡二字解。借與。借作藉解。

一十八年春。五字公序本無解。公執曹伯。公作晉侯案此宋公序依內傳改革注也君取一。臣取二。公序本君取一在臣取二句之下

非也案此與內傳傳。解。臣。子玉也。君。文公也。二。謂復曹衛。一。謂釋宋圍。史記晉世家正義引韋注云君

後臣則注當據史記正義訂正此或依宋公序本改之耳。解。與。許之。之字誤公序本作也解。怒楚。令大戰。

大公序本作必是。解。還居申。還作入解。其師罷病。其作與非反其陣。公序本作陣注同補音云內傳及請本多作陣此作陣古字通

也史記正義作必。解。還居申。還作入解。其師罷病。其作與非反其陣。公序本作陣注同補音云內傳及請本多作陣此作陣古字通

案呂氏春秋簡選篇晉文公反鄭之埠高誘注云反覆覆鄭城埠而取之其所據國語文作埠埠者陣之古文假借字

解。鄭復効曹觀公駢脅之狀。効公序本作效

解。故伐之。御覽人事部五十八引國語。語。抄作故見伐也四字。解。城上女垣。公序本下有傳三十年秋。秦伯晉侯圍鄭十一字。解。詹。鄭卿。

解。叔詹伯。札記云此伯字衍內。傳同晉世家作叔瞻。解。文公過鄭。鄭下公序本。有時字比脫。鄭人以詹予晉。公序本。晉下有。

猶業次也。猶業公序本作。業。猶。此。誤。倒。解。如入家。家上公序本。有於字比脫。解。在魯僖二十一年。年下有。秋字。文公

問元帥。公序本。無文字。彌惇。舊音作彌。或作彌。補音云。諸本無作彌者。判知謬誤。皆可以為輔佐。公序本。無佐字。公使原季為卿。

解。納襄王以示臣義。伐原以示信。臣御覽兵三引注作民信。上有民字各本有誤奪。解。二德紀人。人。公序本。

善君有賞。能其官有賞。公序本下有注文以道事其君。賴其功。賞有賞。能領治其官。職使不繆。誤君得以尊民。得以寧。當有賞也。三十三字。且居有二

賞。不可廢也。公序本下有注文。且居有是。三德。得此。三賞。不可廢。而不用。十七字。解。晉本三軍。有中軍上下。公序本作晉。本有上軍有。

患矣。公序本。又作有。佐新上軍。注。此有。新字。誤。解。趙衰從新上軍之將。從公序。本作佐。解。此章或在狐毛

本上。章上公序本。有二字衍。不猶愈也。公序本也。作乎。太平御覽。學部。七。引國語同。解。猶愈於不學。公序本作不猶愈於。不學乎。案御覽無不。

文公問於郭偃。公序本下有注文。郭偃。偃也。五字。明。道本。移併在始也。吾以治國為易。句下。治國為易。公序本無治字。是也。羣。費治要。同。玩。章。注。不。當。

謂疾。公序本作偃。人不可使俛。解。瘁者。公序本作僕。人不可使仰。詳發正。解。不能舉動。公序本作不。可使舉重。解。不能抗援。公序本。作不可。

其易也將至焉。公序本焉作矣。是也。治要同。蘧蔭不司使俯。公序本蘧蔭從竹下。皆同。見補音。俯作俛。皆是也。解。直者

改異

便抗 蒙瞶。補音 瞶解。有眸而無見曰蒙。無眸子而不見曰瞶。眸下公序本有子字無而

臺毛傳云有眸子而無見曰蒙。無眸子曰瞶。此章注所本。下同古字通解。無智。智公序本作知則濟可竣。公序本下

解。贊導也。此三字公序本作言賈注將自奪而賢良之少洩。補音 洩解。少小也。豕牢。廁也。洩。

便也。公序本此注移併不加疾焉。公序本疾作病詩解。言易也。公序本作少小也。凌便也。豕牢廁

廟而得文王不加病痛。言其易也。二十五字解。體不變。故不憂。體上公序本有解。王謂王季。公序本作奉事父王

孝友一。一。碗。公序本孝作敬。內傳。歷元年。僖五年。兩疏引國語。並同。王氏引之曰解。蔡文王子。蔡上公

此脫。解。寡有之妻。有公序本本作德。案詩鄭解。伯括。括補音作廷諸子。公序本誌故詩曰。公序本

若是。公序本直鋪。禮記王制疏。周禮考工解。直擊鋪。直公序本扶盧。禮記疏。周禮注。盧作修聲。

禮記疏。無若字司火。司公序官司司之所不材也。公序本無之解。能質。性能。公序本作能才也。因其

而通利之。十八字叩浦。案叩當為御詳解。述初也。公序本作終。述善解。時天子。公序本無解。去新。

軍之上下。去公序本解。述文公之初。述作解。大學國政。大公序本作謂解。或云至。

至上公序本有。據即二字此脫解。可用也。可上公序本有即字乃解。楚子使申叔。公序本解。避晉。公序本下

字也四。

國語卷第十一 晉語五 冀缺燕。

四十三引國語。鑪之。公序本鑪解。耘也。耘公序本作祿。舊音作鑪。音蒿。補音云。此本作祿。案此本者蓋指

也从。善好省聲。或作祿。然則傳文作轉。作轉者。轉之變。注文以。解。與呂甥謀弑公。甥公序本作卻。誤

也。從。善好省聲。或作祿。然則傳文作轉。作轉者。轉之變。注文以。解。與呂甥謀弑公。甥公序本作卻。誤也。執作殺。見補音。

解。是也。是作齊桓公親舉。公序本無復與。與補音作予今乃得之。公序本今吾見

其貌。公序本作兒下並解。言容貌者。公序本無謂情言貌也。公序本作謂情二者合

而後行之。公序本無中以外易矣。公序本無若內外類。公序本內諷矣。公序本諷作謹注同舊

案疑唐解。辯察。舊音作辯主上也。上公序本作解。食邑於賈。邑公序

解。晉作五軍。五公序本解。掌軍大夫。掌公序本作爲大夫作吏矣解。主主人。上主字公

字解。車僕也。公序本重車字是也解。喻速。速作夫軍事無犯。羣書治要無犯解。在公

爲義。在公序本作任解。令所行也。令作今解。長師也。師字誤公序本宋人弒昭公。補音

殺云下注解。以明教訓。公序本作所以鍾鼓必備。公序本鍾作解。以聲張其罪。張公序

與鼓角相和。公序本無角字解。丁寧者。謂鉦也。公序本無者字解。觸庭之槐。公序本庭作廷注

古謂之丁寧解。斃其無備。公序本不如死。公序本解。襄公弟。成

解。飲盾酒。盾上公序解。從父昆弟。武子穿。錢唐汪氏繩祖曰穿證武子未解。襄公弟。成

公也。成公下公序本有解。與爲隱耳。公序本作乃與爲爾童子。公序本下有解。襄公弟。成

二折委筭。御覽折下解。戰於鞏。鞏公序本作解。以爲戮。罪在可赦。公序本無爲字

此注似當在下解。言能知此。知字誤公余病喙。各本喙下脫矣解。受以

之之下否則字句必小有脫誤解。旂旗。旂公序軍事集焉。公序本解。受以

余病矣解。受公序本作感。祇以解志。舊音祇作祇音支解。受以

脈器。脈作蠶皆是也祇以解志。祇疑唐以前本無從衣之祇字師勝而返。公序本解。故

憂望公序本作放武子憂望也六字

解齊侯以靡笄之役故服而朝晉

齊侯下而下重刻本皆有來殞字補音出而朝與明道本同殞

命重刻本作限注同補音作殞案卷二補音作限致正云說文有殞無殞作限為正

解苗賁皇

黃公序本作楚音楚音楚音墳補音云下同今下傳注皆仍作楚

以整御人

本序楚後同解整頓公序本作楚顧此誤

解楚鬬椒之子

公序本作楚鬬伯楚之子也七字

遇大車當道而覆公序本下有

有注文大車牛車也五字此并入避傳句之下

日避傳公序本避作辟下同

解使下道避車也

車上公序本有傳字

若俟吾避公序本下有

乃將若何公序本無乃字脫

而崩公序本崩上有自字衍

解為山川主

公序本作主為山川主也六字

川竭山崩君降

服編素出次於郊公序本作川竭則山崩降服編素也出次於郊也十六字

解告天也

公序本作告於上帝四字補音出告於

亦如是

而已公序本亦下有其字衍

不許公序本不作弗

解智辯如陽子處父

公序本作知辨智也陽子處父也九字此誤

難必及子

乎公序本乎作子屬下讀

解整整頓也公序本作索求也楚顧也六字此誤

國語卷第十二 晉語六

解遂以費見卿大夫

卿上公序本有於字大夫下有先生字案卿大夫今本土冠禮作卿大夫

儻禮賈疏禮記孔疏竝作脚據章注引禮之意脚字是也初學記禮部下亦作脚

解美哉美成人也

公序本無哉字脫

嘗字補音 古之言王者公序本無言字是也此衍

解使勿兜

述聞云兜當為兜說文兜應敝也讀若誓勿兜勿離敝也說文段氏注亦以兜為兜之誤故章注云或也

以調風調古今字

祿祥

公序本祿作祿注同舊音作天云或為妖案說文地反物為祿今內傳作祿當以祿為正字

解成人在始與善文選張茂先屬

志詩注引國語此下有敬之哉三字

又何加焉公序本作何又加焉案太平御覽禮儀部十九引國語與此同

不憚死進

公序本下有也字疑當衍

公序本之作乎

焉用鄭公序本焉作安

解楚莊王之子箴也或作審

公序本無楚字箴作箴補音作箴案內傳史記作審周禮羽人

十羽為審鄭注引爾雅一羽謂之箴其名音相近也

楚半陣公序本陣作陣下同陣俗字

公使擊之

公序本擊故可勝

而不與陣公序本不作弗

楚平王

札記云惠氏棟曰平當作共

下車奔走公序本作下下車奔走也六字

方事之殷也

公序本無也。解。免。脫也。公序本下有脫字內傳有。鄢之役。公序本鄢下有陵字。晉人欲爭鄭。公序本晉人作大夫。吾聞

之。爲人臣者。公序本無之。爲障耳五字。不睦而圖外。必內爭。公序本睦下有內字。解。言內直謀相

親愛。直公序本。鄢之役。公序本鄢下有陵字。吾聞之。君人者。公序本無之字。刑其民成。政正云成字絕句

以成屬。作且是也。今吾外刑乎大人。公序本外刑作刑外是也。解。忍行之於小民。之公序本。詎非聖人。公序本詎

鄢之役。公序本鄢下有陵字。凡諸侯。難之本也。政正云凡諸侯三字疑衍。解。幾人言必多。案必當作不。解。韓之

戰。戰公序本作。師敗軍散。軍作。晉國之政。固有大恥。公序本無之政二字。不毀晉取。

公序本。又以違蠻夷重之。公序本重上有以字疑衍。解。擇就其輕。就公序。晉國故大恥。公序本故作

通用而固下又解。妻妾貨財。財公序本。不蠲。補音不。遂弑諸翼。補音弑作殺云。葬於翼東門

之外。公序本。反自鄢。鄢下公序本有陵字疑依內傳增。解。夷牟五。五作。解。長魚矯。矯作矯音。解。使復

其位。使公序。奔會伐鄭。公序本作會于柯陵伐鄭六字是也案會于柯陵此即內傳次于鄭西之師也杜預注云柯陵鄭西地明道本以春秋十六年無會柯陵之事故改易之

非韋氏舊也。說詳周語下。鄢之役。公序本鄢下有陵字。解。楚壓晉軍。歷上公序本有晨字此依內傳增也。解。句。范文子之子。公序

有宣子也。三字此脫。解。塞井夷竈。公序本作。解。言議不及句。議公序本。苗賁皇。公序本賁作。解。文子

欲興。興字誤公。不掩蓋人。掩蓋公序。既退荆師於鄢。公序本鄢下有陵字案內傳作鄢陵而

改勸楚。公序本楚作荆是也案內。解。用知天先授晉。用上公序本有焉字先上。解。而以勸楚

公序本無。解。祝家祝。公序本作祝。既戰。公序本。解。楚公子枝。案枝當作。解。乞師於

齊魯。乞上公序。解。故得免。得上公序本。發鉤告君。君告欒書。公序本兩君。己勸君戰。

有王字此脫。發鉤告君。君告欒書。字皆作公字。

公序本下有注文 解。悼公也。公下公序擅捨。公序本作舍見補。音案舍捨古今字。君曰諾。公序本君

己谿至也四字 公解。覘微視也。也公序本作之。夷羊五。公序本五作午。往同內傳作五。夷羊五。有及字此脫。雖死必敗。公序本下有圖

國敗三字此脫 鈞之死也。公序本無也字。欒書弑厲公。公序本寔為悼公。寔作是。長魚矯。公序本矯作矯。內傳作矯。

在內為宄。公序本宄作軌下同案內傳作軌釋文云本又作宄。御宄。公序本御當作禦也。內傳作御。避疆。公序本疆作疆。不能。公序本不

弗乃奔狄。補音作奔云古奔字致正云奔字不見說。厲公弑。補音弑作殺云注。并後章殺君同。解。嬖大夫家。

公序本作晉嬖 弑君。公序本弑作殺。趙子孟姬之讒。公序本無趙字案此涉上文趙氏而誤衍。解。晉景公之姊。之姊公序本作姊也。解。

大夫也五字 卒存趙武。武作解。在魯成八年。八上公序本有十字誤衍。夫以果戾。公序本下有順行二字此脫。

國語卷第十三 晉語七 既弑厲公。公序本弑作殺。舊音同。其稟而不材。公序本無而字脫。解。大

夫之令。令公序本作命。解。謂下不事上。公序本無謂字上下有也字。解。嫌臣不從。故以此約厲。厲下有焉字

辛巳。案巳當作未詳發正。解。大夫之適子。公序本無之字。解。謂惠及也。公序本作惠及之也四字。年過七十。公序本下有者字。

敢不承。公序本敢上有王父不三字衍當刪。解。故不敢不承命。故下公序本有王父二字當刪。二月乙酉。公序本不別行孔。晁本二月作正月。

使呂宣子將下軍。公序本將作佐是也。內傳成十八年疏引國語作佐。呂錡佐智莊子於上軍。注上當為下字之誤也。解。荀

首將上軍。誤也。將上公序本有時字也作矣。解。智罈之字。公序本作罈之字也四字。親射。補音作射云即射字。案說文射篆文作射。其子

孫不可不崇也。內傳疏子下無孫字與下文其子不。解。賴之子。賴上公序本有魏字見補音。昔克潞之役。

文選李善注曹子建求自試表揚德祖答臨淄侯牋謝希逸宣 却退。補音作卻退云即退字案却字俗。解。欲敗晉兵。

貴妃諫王仲寶褚淵碑文引國語銘作路致正云二字古通 兵公序本 解。及雒。公序本作洛案雒是也。內傳作雒。解。景公鍾。鍾上公序本有之字文選注引注文作景公鍾也四字。使為元司空。公序本無

元字案有元字是也內傳云右行辛為司空使修士蔣之法右行辛修士蔣之法即居士蔣之官莊二十六年傳
晉士蔣為大司空元者大也大傳元司空皆居卿官而實非卿也今內傳疏引外傳無元字蓋依內傳改外傳而
以明道本誤正

故可親近。公序本無知字荀會。公序本作論注同音作論補音云內傳鎮靜。公序本靜作靖注同
案內傳宣二年疏引

國語鎮作慎下同成十
八年疏仍作鎮靜作靖
解。鑾之子。鑾上公序籍偃。補音籍作籍案內傳昭十五年孫伯鸞恭給。補音

恭作
解。籍遊。遊公序知程鄭端而不淫。內傳疏引程解。荀驩。案驩當作始合諸侯。驩見發正

公序本
不別行
解。新中軍。新下公序解。無中軍。公序本作新軍解。此傳言始合者。傳公序本解。於

此始命。命下有之布命。公序本命公以魏絳為不犯。公序本以上解。不可犯以罪。罪字

序本作不犯不可
犯以非法也九字
使張老為司徒。公序本徒作馬案馬字是也上文傳始復霸。補音霸作伯云

揚干。金本揚作揚斬其僕。公序本斬作戮疑依內傳改之也章於戮寡解。絳聞公怒。公序本無

游有鄉處有所好學而不戲。致正讀鄉字絕解。智思。公序本其可以賢於臣。公序本

字此
脫
予之貨。公序本解。獻子。韓厥。獻子上公序解。厥之長子。公序本無解。初悼公

元年。公序本解。是為賞。是上公序本解。能斷決。公序本作勇能解。賂晉侯。公序本無

解。女工妾。公序本無解。女工有伎者也。伎下公序本解。歌時通奏。通作解。輅廣車

輅車也。廣下公序本有公錫魏絳。公序本和諸戎狄而正諸華。公序本無上諸字案內傳

正諸華此或依內傳增諸字也文選魏
都賦張載注引國語無諸字正作政
請與子共樂之。文選注引無樂字非解。七謂今會于蕭

魚。公序本無八年之中。七合諸侯。公序本無之中二字補音云本或作八年之中七合諸侯此依內

傳有之中二字然內外傳文辭自有詳略不必同也案補音說見

於上文八年七合之下本不盡有之中二字疑有誤悼公與司馬侯公序本別行羊舌肸對或作肸注同字形皆誤說文十部肸響布也从十从尙叔向公序本向

國語卷第十四 晉語八

解盈父欒黶娶范宣子之女曰叔祁公序本無盈序依內傳改之也晉語九欒有叔祁之題注叔祁范宣子之女與此同解士歸之歸上公序本有解城

著著舊音解司空靖祁豫董叔祁師申書羊舌彪叔熊司空上公序本有及字是也靖

作羊舌虎等十人案比重刻本脫改非宋公序原本也舊音出往舌彪補音云今據有羊舌虎無彪字舊音誤出或傳寫之謬解中行喜喜公序本作解刑刑刑

承俗作劇不厭公序本不作無舊音同對曰圖在明訓公序本對曰作陽畢曰案下文解在威權公序

本作當是遂威而遠權案權下當有也字各本脫內傳疏引國語有人孰偷生公序本人作民欒氏之誣晉國久也

案內傳疏作矣久上無也字解弒厲公公序本作解民被其德下在民作在人弒厲公補音弒

傳疏亦君曰改正云君疑當作公解不可訓導公序本作不可亦無君也公序本也作矣復害矣且勤身

公序本書上有產字身上有君字梁依注二字當衍而知國公序本知作以厚箴戒圖以待之公序本箴戒作箴解箴猶勅

勅公序本作救案說文云救誅也解滅之恐少公序本下有耳字子孫不立公序本立作育解授以爵位以公序本作

載盈案上公序本有以字見補音慈作蕃云案內傳作藩同欒懷子之出公序本不別行解范宣子也公序本作即范

施公序本大上吏執之獻諸公公序本之作而諱作之三世專家公序本專作仕世隸於欒氏公序

本無不可公序本下有注是墮其前言補音作隋案君聞之陳辭公序本解視相察

也相上公序本有徐字案補音出視相則猶為衍也解脅脹張補音作張脹字俗遂不視公序本不作弗揚食我公序本揚作揚見補音案古著人姓多作木獨揚不

作手刃揚如
楊雄之例
在上公序
本有聘字
其此之謂也
解言其立言可法者
音云今按
終篇同
有中
孫上公序
本有公字
本籍作藉下同
說見晉語七
殺之
子士會
景字誤耳
年曉引國語
乎
山川之風也
而邇不遷
公序同又獸二
字疑是注而誤入正文

豺狼之聲
賜氏曰御龍氏
十九年無氏或依內傳改也
解豕韋二國
大彭二字此脫

解晉殺殺盈
食我三字此脫

解在襄二十四年

解和晉和邑之大夫也
公序本無下和字案當作和大夫晉
和邑之大夫也十字今各本誤奪

解非其官而與之
公序本無而字

解以軍族出
族字誤公序本增作增是也往同案周語云其叔父實應且增句義正合

解以君官
君作軍應且增

解日聽命焉
公序本日非

解是反吾子之前令
公序本無吾字脫

解士蔣生成伯成伯缺生武子
公序本重和字

解諸侯無二一心
公序本下有者字是也

解盜賊奔秦
賊公序本作逃

解將何為治
將何為治

謀則無與也
公序本無也字

君之明兆於衰矣
太平御覽樂部七引國語明作萌無於字

夫樂以開
夫樂以開

耀德
公序本耀

解護武
護公序本作護

解豕韋二國
豕韋上公序本重

解為范氏
為上有是字

解和晉和邑之大夫也
公序本無下和字案當作和大夫晉

改異

三〇五

解。謂其所建。其公序本作有治要同

子孫饗之。注饗或為賴

解。不復戰鬪。不公序本作必

解。晉楚始

同盟。公序本無同字

其為本也。公序本為作置

不可損。公序本損作損注同舊音作損音月又五括反本或作損案損字是也小雅毛詩傳云損動也損與抗通

必斃。補音斃為此行也。公序本無為字以藩為軍。補音藩作藩夜則扞衛。公序本重扞或視前

後左右。左右上公序本無為字

無楚患。公序本下有矣字

解。敵血。補音作敵血說文敵敵也

霸王。公序本霸作伯

敵雖在後。

公序本無在字

將載之。公序本載作戴古載戴通

歧陽。公序本作岐注同歧字俗

置茆蒞。公序本蒞作蒞是也注同舊音

設望表。公序本望作望是也注同舊音

解。欲得楚國。公序本作欲欲得楚國也大字

不避。公序本不作避

必不免。公序本必上有魯字是也案內傳昭元年疏引國語有魯字

解。樂國之。國字誤公序本作桓

是吾出而

危之也。內傳疏危作絕

難居也。公序本重難字

美惡一心也。公序本無心字

善人在位患。公序本無位字是也札記云當依別

文子曰。

耻。公序本耻作止是也

遊於九原。公序本作遊于九京案風俗通義山澤篇引傳正作九京與公序合文選謝宜遠張子房詩注引作趙文子與叔譽進於九原又在秀昇齊竟陵文宣王

解。原。當作京也。公序本作京當作原九原晉墓地案此用禮記檀弓注文也

解。剛

不足稱也。其上有故字

解。鍼來。來下公序本有奔字

解。必待而驕。待字誤公序本作特

今忼

日而激歲。孔晁本激作揭日歲疑誤倒內傳昭元年作詭歲

解。忼愉。輪公序本本作愉

解。以言

不可為也。公序本不上有疾字或依內傳增

文子不久存。言公序本作喻不下有能字

解。官。猶職官。公序本下官字作也是也

盡莫嘉於敷。公序本無盡字此衍

解。選擇

行狀注作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原改正云誤据禮記之文

解。原。當作京也。公序本作京當作原九原晉墓地案此用禮記檀弓注文也

解。授壁。壁字誤公序本作壁

解。其仁

而無計。計作

夫舅犯。公序本無夫字脫

見利而不顧其君。公序本無而字

解。其仁

不足稱也。其上有故字

解。鍼來。來下公序本有奔字

解。必待而驕。待字誤公序本作特

今忼

日而激歲。孔晁本激作揭日歲疑誤倒內傳昭元年作詭歲

解。忼愉。輪公序本本作愉

解。以言

不可為也。公序本不上有疾字或依內傳增

文子不久存。言公序本作喻不下有能字

解。官。猶職官。公序本下官字作也是也

盡莫嘉於敷。公序本無盡字此衍

解。選擇

有德者。擲下公序本解。一晝夜。二公序本作解。蠱喻也。喻下公序本解。為蠱作器而受

也。為上有言是歲也。公序本解。後十年。年下公序本若之何其鈞之。公序本下解。職

事也。職上公序解。隨祿尊卑。祿作若之何以富賦祿也。公序本無之字何下有其字案上

解。蔽前後。蔽上公序本有章字案御解。不得服尊服。過于朝。尊上公序本有其字朝下有無位

解。以無爵位。以下有解。則上韋藩榷木。上下公序本有為字秦楚。公序本無不徧諭。

公序本下有也字案黃熊。公序本熊作能舊音作熊或作熊案熊字是也說苑及內傳昭七年並作解。公

與說苑辨物篇合。熊賈達解詁云熊獸也則舊本皆作熊不作熊可證說詳王氏左傳述聞。解。公

夢。公序本作夢解。熊似熊。公序本作熊人殺。說苑殺鮫。補音解。殛放而殺也。放下公序本有

實為夏郊。案實當作寔解。不廢其禮。禮公序祀百辟。說苑辟解。功及民者。及字公序本

解。族親也。親下有解。少微也。少公序本其惑者。公序本惑作或是也說苑作五日。說苑日下

解。方鼎方上也。公序本解。從隨。公序本下有一卒之田。公序本一上有無字是也案藝文

部一百二十五引國語皆有無字可證。其宮。公序本宮作解。宮室宗器祭器。公序本作宗宗順其憲則。御覽順

貪慾無藝。公序本慾作欲藝作藝解。卻至也。公序本上有解。卻錡。鑿至。公序本作卻錡卻

國語卷第十五。晉語九。雍子。補音作雍案雍斷獄。公序本斷作蔽邢侯聞之逃。

內傳昭十四年疏引。解。施劫捕。公序本重帥師。公序本解。事在魯昭十五年。公序本無

狄之憾者。舊音作憾或為憾補音云疑舊音傳寫之誤解。豈無恨者。者公序本解。進取也。公序

中行伯既克。

公序本下有

苑支。

補音苑

解。魯昭二十三年。

三字誤公

爾心事君。

公序本心解而女也定安也。公序本作定安也而女也。案依傳文倒轉為是。解書名於册。册作策。下注同。解既獻功也。也作

既作言於公。公序本公上有頃字。補音出頃公。解言釐之賢於公公。公上公序本有頃字。無下公字。解使君而田也。也作

解聘在魯昭二十一年。一公序本作二。案一字是也。解范姓祁名。政正云名字疑衍校譌。云帝堯祁姓范氏所出。解

捍難之士。捍補音作打。打捍古今字。問誰於庭。公序本於作在。主之既已食。公序本無已字。此疑衍既即已也。屬饜。公序本饜作厭。

舊音解多。多功也。公序本少。一多字。解范吉射。范作士。立義於諸侯。公序本無立字。疑脫。與余以狂疾

賞也。公序本與余。二字作是字。保鄣。公序本鄣作障。往同。解蔽捍。捍補音作打。解無恤。恤補音作岫。解壘壁。公序本作壘。壁誤倒。

解壘壁曰培。此四字當在往。壘壁也之下。少豐於難。補音豐作豐。已辨見卷六。解晉景公之女。女公序本作婦。婦下有也字。案景當作成。成傳

成八年杜注云晉成公女疏云賈服先儒皆以為成公之女。成誤作景。故宋公序改婦字。也字案景當作成。成傳

恐非韋氏之舊史記趙世家晉成公之婦成公乃景公之誤。宋公序或依史記改之也。有姬解嬰之二兄趙同趙括。公序本無之二二字。案內傳成五年云嬰曰我亡吾二昆其憂哉。此韋氏所本也。以克復其所。公序本克作更。

略血。札記云舊音作略。从谷故云。左傳作嘔。嘔字一口反。宋公序依孔晁作啞。音客而誤認舊音字以為从各。乃云諸韻無為嘔音者。是其未審也。略字見集韻四十五厚內。傳釋文作啞。略集韻二十陌作啞。

解面汗血曰略血。略下公序本無血字。疑此衍舊音引買往內傳云面汗血曰啞。解御為簡子御。公序本作御。御簡子也。衛莊公

將禱。公序本無將字。此衍。以醇趙鞅之故。述聞云諱當為諒。大雅大明篇涼彼武王毛傳曰涼佐也。釋文涼本亦作諒。同力尙反。佐也是。韋注所本也。諒與諱相似。因誤為諱。解

文言有文德也。文字公序本在言字下。誤倒。解隕越也。公序本重隕字。解簡子後名。公序本作簡子。之後名也。大字。解趙鞅

入晉陽。入下有于字。解寄請。請作禱。解蠖。舊音云賈孔。本竝作糞。解晉大夫史墨。公序本作晉。大史墨也。趙簡子

之右。公序本無之字。解簡子之臣。公序本作趙簡子。臣之姓名也。八字。解家宰。家作家謀。趙簡子曰。公序本曰替否。音

出替不文。選三國名臣。序贊注引國語作不。擇材。公序本材作才。解見逐伐君而敗。公序本下有見。討伐也。四字。解哀公時。三字公序本。作十三年。

復使立於外。公序本復

壯馳茲。

舊音賈孔本同唯唐固作壯案壯當作莊唯唐固本作莊字也莊壯古字通禮弓衛有大史曰柳莊古今人表作柳壯師古曰壯讀

日孰為愈。

公序本愈作渝注同舊音瘡音庚賈孔並作愈案太平御覽禮儀部二十三引作愈與賈孔同

君子自以為不足。

御覽君子作其君

范中行氏。

公序本作中行范氏疑誤倒

欲擅晉國。

公序本欲上有而字

令其子孫。

公序本令作今是也

解亦是人之化也。

亦是公序本作是亦

新稚。

公序本稚作穉注同案穉今通作稚

解穆子晉大夫。

穆子上公序本有新穉二字

而主之色。

公序本無之字

解故曰非福。

公序本四非福也四字

解當猶任也。

補音出當任無猶字

解荀躒之子

甲。

陳舊音作機補音云本亦作機字通案史記趙世家索隱引世本云文字機生宣子申申生智伯瑤機機古字通申甲形近必有一誤

解不如宵也。

太平御覽人事部四十三引國語宵作霄蜀志

劉封傳裴松之注引亦作霄。

宵也恨。

補音恨作恨說文云恨不聽從也

解其不逮者一也。

公序本無也字案蜀志注有也字與明道合

魚矯。

矯作矯

解趙趙同括也。

括上有趙字

解莊姬通於趙嬰。嬰兄同括。

與老州賓通。

與下有其字

亟治。

公序本作亟治見補音孔記云說苑貴德篇載此文亦作亟治案通志氏族略三兩與氏晉大夫范臬夷食采兩與因氏焉兩與即亟治一聲之轉楚辭

九歌聊逍遙兮

容與與一作洽

解或起於小怨。

公序本無於字

解蟻。

公序本作蟻蟻舊音同

解耻趙襄子。

家之難也。

公序本無也字

解地襄子之臣。

襄子上公序本有趙字衍

解民罷力。

公序本作罷民力補音出罷民

又斃死以守

之。

公序本無死字

解讀若醮。

醮公序本作醮補音出醮案峻齋同音何云讀若乎此重刻之誤

解乃走晉陽。

金本走作之

解晉帥三卿之

國語卷第十六

鄭語

激

公序本作路注同

徐蒲

通鑑漢紀二十六胡三省注引國語徐作余蒲作繡蠻荆戎狄

太平御覽州郡

部五引國語蠻荆作蠻夷其也蠻夷戎狄皆統舉之詞不應獨稱蠻荆戎或為夷案戎字荆之誤御覽所引即韋所見或本也

號鄭為大

漢書地理志鄭作會顏師古注云會讀曰節字或作檜

解勢阻國也險阨也

公序本作勢地勢阻固也險有險阨十字

鄔

音鄔音偃案鄭氏詩譜史記集解引虞翻小司馬索隱皆作鄔內弊公序本作敝音同案詩舟公序本作舟案詩譜小司馬亦作敝

馬皆露公序本作露音柔或為露者誤案說文華公序本作華案詩譜及御覽皆作華水經注引此亦作華前華公序本作華作華注同

補音出前華案水經注引國語作華詩譜又作華政正云前華疑當作前穎據上文注謂左濟右洛前穎後河為此注華案華國也四字係上句八邑釋文八邑不應止存四字傳寫逸之又据水經注引注華國名在華君之土也句下以右洛左濟地理志作右維左涉案維涉是也

固公序本是有上仲雪補音仲叔熊史記楚世家作季劍史記年表世家並作解十世公序本作十四唯字詩譜作惟叔熊家作叔堪季劍狗訓狗音近韻借

當解叔在濮濮下公序本有耳字術叔熊逃難於濮無熊字解濮蠻邑公序本上有解先熊霜之術

世公序本無先字而解叔熊逃難奔濮無難字解而立之公序本無而字解而熊不立公序本有克能也三字

能立也是天啟之心也注有心字誤政正云晉語有非天誰啓之心句法與此相類未必誤也解黎顛頊之後也後下公序本有吳回二字誤術

解老童產重黎及吳回吳回產陸終兩產字公序本作生是也解陸終生六子生作產

日連連上有解楚之先祖也公序本無先字脫解季連之後曰鬻熊日作為古通解封為楚子

封下公序本有解黎當高辛氏為火正公序本下有傳曰吳回為淳耀敦大案傳當為淳內傳於荆蠻三字黎黎火正也十字誤術

說文火部引國語並作燔崔瑗河間相張平子碑實掌重黎歷光昭公序本照解耀明耀是解能紀之度亦能燔耀敦大天明地德皆其證公序本散作注同

理其職理作治補音出能治夫成天地之火功者公序本火作大是也文選安解使之樂生公序本下有者

也一解。人物高下。人作萬百穀蔬。公序本作疏注解。葷菜之屬。可食者。葷字誤公序本解。

稷棄在子孫。棄公序本作契疑稷乃契之解。祀宋。祀字誤公序本解。前代夏殷周。周公序本解。

陸終第一子。一作解。颺叔安。內傳昭二十九年亦作颺解。或六姓之後。公序本作或或大解。今新

鄭也。今上公序解。封於鄒。氏與曰韋不為甚解或是缺誤解。或六姓之後。公序本作或或大解。今新

解。斟鄩。斟補音作尋云本或作鄒解。辛姓。公序本辛作羊是也補音於上解。蠻辛蠻。周官職方氏鄭注引解。

解。堯秩宗。案秩當伯翳。漢書地理志作伯益解。漢為太宰。太宰公序本解。能議百物。漢書論解。二千

五伯家。二公序本作若更君而周訓之。案韋氏不為周字作解周解。更以君道。以公序解。

長用。久處之。之作解。熒乎。公序本熒解。殆於必熒者也。公序本解。泰誓。公序本泰作太解。幽

冥。冥補音作瞑解。光明之德。德公序解。角犀。舊音作理補音云今諸解。頂角。頂公序本作顏是也札解。

傳老。解。昧暗。公序本解。不識德義。公序本下解。可否相濟。否下公序本有以解。同。謂同

欲。公序本作而物歸之。公序本歸作生案歸字解。水盡乃棄之。公序本無解。謂目為心視。

公序本無解。入體以應八卦。公序本作謂八體解。純一不駁。駁上公序解。膀胱。勝補音作解。

同解。十數之位。位公序本解。十於王位。公序本無解。賈虞說。唐解。萬億曰兆。萬解。

公序本作十億解。萬萬兆曰核。公序本無兆字案算經黃帝為法數有十等謂億兆京核壤穠溝澗正載及其解。

數為古數十萬曰億十億曰兆十兆曰京十京曰核十核則萬萬也此以十起數也十萬曰億萬億曰兆萬

萬兆曰核此以萬起數也札記引即說古數億以下以十相乘億以上以萬相乘從明道本不從公序本

咳之田。補音云咳本或作垓解。講猶校也。公序本無物一無文。改正云物王將棄是

類也。公序本無也字。舊音云買。唐孔作專。解。謂和也。謂公序本作逾誤。解。傲倖之人。傲作箕服。漢書五行志下

向以為其服蓋以其草。補音出注云。鳩况。字反疑此本脫。天之命此久矣。公序本此句上有喪人有獄而以為入八字。并注文。喪人。喪君。期也。獄罪也。入。進之。於。王。十四字。案。詩。白。華。疏。引。傳。文。有。八。字。

其又何可為乎。公序本無何。字。詩。疏。同。解。傳祭之郊。之。公。序。本。作。於。及。殷。周。內。傳。昭。二。十。六。年。疏。引。國。語。及。

歷字解。謂取而發也。發。下。公。序。本。有。之。字。玄龍。注。龍。或。為。蛇。案。列。女。傳。作。玩。當宣王時而生。公。序。本。無。時。字。詩。疏。同。解。厲王

在菟。在。公。序。本。作。在。公。序。本。入。將。使。侯。淫。德。公。序。本。無。使。字。侯。作。侯。解。加遺以喪女。公。序。本。無。使。字。侯。作。侯。

而以為入於王。公。序。本。入。將。使。侯。淫。德。公。序。本。無。使。字。侯。作。侯。將使侯淫德。公。序。本。無。使。字。侯。作。侯。解。無以共守。公。序。本。無。使。字。侯。作。侯。

解。宜曰。曰。作。谷。解。太子將奔申。詩。王。風。鶉。疏。引。注。將。字。誤。宜。正。解。無以共守。公。序。本。無。使。字。侯。作。侯。

解。在於申。公。序。本。在。申。也。四。字。在。申。也。四。字。解。言石父。公。序。本。下。有。在。字。當。衍。其速規所矣。公。序。本。無。其。字。解。無宜說。宜。公。序。本。無。其。字。

解。則其亡非平王時也。非。字。誤。詩。韓。奕。疏。引。注。在。字。是。也。公。序。本。脫。在。字。解。應則在焉。在。公。序。本。無。其。字。解。號節節

蔽補舟依柔歷華。鄒。舟。柔。華。公。序。本。作。鄒。丹。驟。華。案。史。記。秦。紀。集。解。引。虞。翻。同。唯。作。華。與。公。序。本。異。解。意取十邑。意。字。誤。公。序。本。作。竟。解。寄。止。

公序本作猶。寄止也四字。幽王八年。公。序。本。不。別。行。解。驪。山。戲。下。疑。誤。魯。語。注。云。戲。戲。山。及平王之末。公。序。本。不。別。行。解。驪。山。戲。下。疑。誤。魯。語。注。云。戲。戲。山。

本無之。秦景襄。注。景。當。為。莊。解。秦襄公征伐之。在。上。公。序。本。有。猶。解。遂。取。其。地。有。取。作。解。文侯仇。公。序。本。有。猶。解。遂。取。其。地。有。取。作。

本重文。楚釜冒。補。音。釜。候。二。字。作。妨。國語卷第十七。楚語上。太子箴。補。音。作。箴。晉。語。六。又。作。箴。藏。箴。形。近。易。淆。未。知。孰。是。解。審。公。序。本。作。箴。案。此。作。審。者。晉。語。六。注。所。謂。

或作。臣不才。公。序。本。才。作。材。解。文王之。周公之兄。公。序。本。作。文。王。子。周。公。兄。也。皆有元德也。公。序。本。無。有。字。解。

世。謂先王之世繫也。公。序。本。無。謂。字。補。音。云。繫。通。作。系。以休懼其動。周。禮。誓。賤。注。引。此。文。釋。文。云。休。勅。律。反。北。本。作。休。是。鄭。注。本。作。休。字。矣。買。公。志。疏。引。

國語亦。諸詩所美者也。公。序。本。無。諸。也。二。字。使知上下之則。公。序。本。下。有。注。文。則。法。也。三。字。解。蕩滌。蕩。公。序。本。作。盪。解。

作悅懼。諸詩所美者也。公。序。本。無。諸。也。二。字。使知上下之則。公。序。本。下。有。注。文。則。法。也。三。字。解。蕩滌。蕩。公。序。本。作。盪。解。

國語亦。諸詩所美者也。公。序。本。無。諸。也。二。字。使知上下之則。公。序。本。下。有。注。文。則。法。也。三。字。解。蕩滌。蕩。公。序。本。作。盪。解。

國語亦。諸詩所美者也。公。序。本。無。諸。也。二。字。使知上下之則。公。序。本。下。有。注。文。則。法。也。三。字。解。蕩滌。蕩。公。序。本。作。盪。解。

國語亦。諸詩所美者也。公。序。本。無。諸。也。二。字。使知上下之則。公。序。本。下。有。注。文。則。法。也。三。字。解。蕩滌。蕩。公。序。本。作。盪。解。

國語亦。諸詩所美者也。公。序。本。無。諸。也。二。字。使知上下之則。公。序。本。下。有。注。文。則。法。也。三。字。解。蕩滌。蕩。公。序。本。作。盪。解。

會謂先王公序本無謂字若是而不從公序本下有注文解文辭辭作詞非也語詞解以動行也

也公序本作之非解可以長久公序本無以字解謂不私於所愛公序本無於字否則被公序本否作不

則報案報字是也解常憂懼常公序本作恒解審公序本作錄解立盜立補音王有命矣公序本王解以為

其稱公序本無其字撫征南海後漢書文苑劉梁傳引國語征作正解班號令班補音解屈蕩之子公序

之字補音出為稱解菱公序本作菱是也說文云菱菱也補音解謂宗人也謂作為老日公序本老上有宗字

部四引國引字林云楚人名菱曰菱菱當作菱解楚申公王子牟公序本無康王

語有宗字及唐孔本並作椒案漢書古今人表作嫩解楚申公王子牟楚字脫康王

以為椒舉遣之公序本為在遇之於鄭公序本下有郊字疑據解順說之辭言時趙武

言公序本卿材公序本材作才豫於軍事公序本豫作與案與字是也寔來公序本寔作實施一二師公

本師作帥是也往同內傳文十四年疏引國語作帥解子孔潘崇公序本作潘崇如盧戢黎公序本無戢黎二字案此

子孔賦下公序寔讒寔作實解沈蔡補音作蔡解輕寔寔音作挑解晉人遂侵蔡公

本無解鄢陵役也人字解中軍之下內傳襄二十六年疏解飲猶食也食公序本作貪案貪字

解易易變范之行公序本少一易字案內傳疏以誘楚誘內傳解與上下軍內傳疏無

皆解故易也也公序函吾中述聞云函訓為容不訓為入白字之譌也說文白小三萃案三當作

解乃二集以攻也也公序娶於作取注同卒於襄老致正云於疑解昇與與公序解巫

臣諫日白上公序解子反欲取取下有解卒與襄老卒下有襄老死于鄰公序本死于

注獲字是也補音出於鄰解成猶定也公序本無解聘諸鄭伯公序本無解遂以夏姬行焉公序本

通吳晉。公序本寔作實娶於子牟。公序本寔作取子牟上有王字不圖。公序本不作弗又何不來為。補音云本或曰又何來為無不字文似相

反疑非是。札記云案下文云不然不來矣或本是也。臺美夫。羣書治要引國語無臺字解。以是為美。公序本作是為美也解。隴。譁。公序本作譁華案與譁同

同華。而以察清濁為聰。公序本下有也字解。華鄉之子。華鄉公序本作華御事案鄉乃御之誤又脫事字耳解。子駢。駢字誤公序本作駢

以是除亂。公序本以是作是以留治之也。公序本無也字太宰啓彊。公序本彊作疆注同內傳作疆解。楚。卿。蕩。蕩下公序本有

子也二字補音。出。遠。子。比。脫。解。魯人懼之。公序本無之字解。在成二年。成上有魯字解。美。賢。髯。公序本作須髯字俗內。外。公序本有

外。內。治。遠。近。公序本近作邇治要同若於目觀。文選西京賦李注引國語於上有周字解。於德則不美。公序本作德則不也四字補音出則

不方。解。縮。言。取。也。公序本無言字胡美之焉。公序本焉作焉案依注焉字是也治要作焉為官正也。公序本無也字此衍解。帥師

旅也。四字上嘗有師旅二字各本脫解。遠。心。叛。離。公序本下有也字此脫解。積。土。為。臺。為作樹。不。過。講。軍。實。詩抑疏文

選吳都賦劉逵注引國語樹並作射案射古文借字樹古作謝謝與射古通用鄭敦銘王格于宣射即宣十六年春秋之成周宣謝也。解。戎。事。事公序本作士非治要亦誤解。謂。足。以

臨見也。也作解。明。使。屋。樹。公序本無明字此衍瘠。瘠。補音瘠作境解。確。補音作塊城。守。之。木。札記云依解云城守之餘木當

是末字之誤也案周禮掌固鄭司農注引國語作木疑章解有譌脫。解。基。址。址公序本作址址字俗解。以。期。日。公序本作以時日也解。如。子。為。父。母。

母公序本。解。臺。臺。公序本作臺臺治要同此誤倒解。皆。所。以。利。民。者。者公序本作也治要同解。定。陵。西。北。有。不。羹。亭。

亭。襄。城。西。北。有。不。羹。城。內傳昭十一年杜注同惟襄城下西北杜注作東南耳公序本作定陵有東不羹城襄城有西不羹亭此與漢書地理志合無城亭二字為異史記集解引注同亦無城亭二字案韋注多從杜注當依明道本為韋氏之舊宋公序依漢志改之集解或又從公序本而改之也解。其。地。三。千。成。公序本下有也字解。未。有。利

也。也作解。遂。居。櫟。遂上公序本有而字解。桓。公。之。子。鄭。幾。不。克。公序本不克作封解。圖。纂。案纂當作纂解。在。魯。隱。元。年。公序本下有封國也三字寔。使。公序本寔作寔下同寔寔寔難補音皆作寔寔。弒。公序本寔作寔往同見補音解。襄。公。十。一

年。公序本無一字脫解。侵偪。偪作毛脉。舊音脉作腹札記云舊音誤脈肺大腹與此無涉補音云本或作脈案脈即脈之隸變也解。鬚髮。髮公序本作須施

之以服。公序本施作旌疑施字誤解。及所掌主。及下公序本有其字疑衍解。此言少知天道耳。公序本無此字此衍解。楚大

夫故鄭國。夫下公序本有字字無國字而弑。公序本弑作殺注同見補音廷見。述聞云廷當為廷廷與往同謂往至子靈之家而請見故下文曰子靈不出也說文解。不諫誠。誠公序本作戒解。戈盾。盾

也。廷往解。見於廷也。於廷見之左史倚相曰。公序本無倚相二字疑此衍解。箴諫時世。公序本無時世二字懲戒。述聞云戒字飾注文戒書而衍說命正義小大雅譜正義大雅睿聖武公。公序本

皆同案審。音作解。論法曰。公序本無曰字猶不敢驕。補音驕數戒者。公序本無戒字案注及補音不當有戒此衍楚其難哉。

文難以為治四字。此下空公序本有注子臆曰。公序本曰上有懼字此脫寔難。補音寔解。禮記曰。公序本無記字解。能使殤矣。

也。安作解。往亳都。公序本作往都亳也四字是也解。稟受也。公序本上有命也三字此脫解。作書。作象夢。述聞云當為夢象旁求

四方之賢。公序本無旁字脫賢下有聖字案注不當有聖也解。使磨礪也。磨礪下公序本有已字解。用二日。公序本無用字脫解。攻

己之急。公序本無之字脫不疾。公序本疾作疾案疾即次之異體與疾相似因誤疾也解。言非嫡嗣也。公序本作非嫡嗣也以德有國。公序本德

得而至於是有畿田。公序本無是字此衍何急以其言取罪也。公序本以其作其以此疑謀倒慤。舊音作慤解。慤。猶

願也。公序本下有寔置也三字賴君用之也。公序本用之作之用案此疑誤倒詩箴篇疏引國語與公序同解。楚之東地。公序本作楚東地也欲以

妾為內子。公序本以下有其字解。首飾。飾公序本以斃。公序本斃作斃解。斃。踣。補音出解。戰於郟。楚恭王

鄒下公序本有斃字。楚下有師敗二字解。獻飲於子反。公序本重子反二字解。再干王命。干公序本作奸內傳昭十三年作奸解。遇諸棘

圍。被下空公序本不空圍作圍內傳作圍解。以歸。以下公序本有王字解。申亥以二女殉葬之。以下有其字殉下有而字或依內傳文增改

攻 異

解。從其欲。公序本作從欲也

唯道是從。公序本

是作之。經營楚國。公序本無營字案注無營是也

解。言以妾為妻。公序

本無言字脫

國語卷第十八

楚語下

寔使。

公序本寔作實

解。周穆王之相。

周上公序本有謂字

解。是謂絕

地。公序本無是字

民之精爽。

太平御覽方術部十六引國語民上有擇字

攜貳。

公序本作攜注同舊音作攜云或為攜

衷正。

御覽衷作忠周禮家宗人鄭注引國語作中

其智。公序本智作知周禮注同

明神。御覽周禮注皆作神明

解。覲見鬼者也。

覲上公序本有巫字無也字疑此誤

是使。周禮注使上有以字

之毛色。公序本重姓字此脫

解。屏弁也。

屏下公序本有者字無也字非

要扇。

扇公序本作扇要扇見淮南記論注

解。皆所以明尊卑。

明字公序本作分別二字補音出分別

上下之神。

周禮春官序官注引國語神下有祗字

而心牽舊典者。

周禮注無心字

於是乎有天

地神民類物之官。

史記歷書神民作神祗類物作物類

是謂五官。

公序本作謂之史記作是謂與此同

不續。

作續

解。黎氏九

書臣刑疏引注文比下有豨尤之徒也五字詳發正

雜糅。

史記歷書漢書郊祀志後漢書張衡傳注及內傳昭二十九年疏書堯典疏引國語作糅糅音近通用

方物。

漢書方物放方放

古字通

齊盟。

漢書盟作明

解。壽命之氣。

壽公序本作火當為

解。受承服也。

公序本無服字案注以承解受故李賢注後漢書張衡傳引國語傳文作承或依訓

解。紹育。

也。解。司主司。

下司字公序本作也

火正。

唐云火當為北詳發正

解。掌土地民人者也。

民人公序本作

解。紹育。

民人無者字

紹作

義氏。

義字誤公序本作義

解。令相遠。

令作

解。天地體成。不復變改。

公序本作言天地能成不復改變也十字

民則不慢。

御覽作則

郊

解。性用所及。

用公序本作何

解。四方之奠。

奠公序本作貢案貢字是也太平御覽禮儀四引國語注亦作貢

民則不慢。

御覽作則

郊

禘。御覽作禘郊禮典禮九引國語同

解。郊神祭天。

神公序本作禘是也

解。把握長不出把。

公序本作握長不出把者六字恐有誤禮記王制注云握謂長

解。以養兆民。

養公序本作食御覽同

解。昭孝敬。

不出

解。以養兆民。

養公序本作食御覽同

解。昭孝敬。

敬作

解。至神至。

神作

解。放縱則遂發滯。

放上公序本作食

日芻。穀養日豢。

兩養字公序本作食

滯久而不振。

公序本久而二字作則字振作震注同

解。放縱則遂發滯。

放上公序本作食

日芻。穀養日豢。

兩養字公序本作食

日芻。穀養日豢。

兩養字公序本作食

日芻。穀養日豢。

志字移作
應皆是也。解。生。生。人物也。公序本少一生字案當作生生物也人解。生物不長。公序本無生字其

用不從。公序本解。封。封國也。公序本少解。告以事類日類。公序本無告字解。謂一二王

之後。非一二王之後。公序本無解。祖至父。至字誤公序解。月令。令下公序解。舍藏。舍作解。

言竝行。公序本無蒸嘗。補音作案盛。補音作解。子姓衆同姓也。子下公序本有衆字祝

宗。公序本作宗祝見補音此誤倒。珍其。公序本珍作姪往同音作姪札記解。苛。虐也。札記云案舊音出苛姪械系二

此本異耳宋公序據之。以改正文失之矣。解。珍。覆。珍公序本解。謂解怨除恨。公序本下有解。更申固也。也作解。

案。器實也。公序本作必自射牛。公序本射下有解。此言盛。此公序解。則王后一盆典。

一上公序解。服則端正。正作解。若太史司馬之屬。公序本作司馬太史之解。今以萬萬

爲億。今下公序本九咳。說文引國解。民稱耕而食其中也。公序本無民廷見。述聞云廷

國馬足以行軍。孟之盡心篇注引國語行軍解。賦。兵也。兵下公序解。寶饗。公序本下有禮

二三舍令尹。後漢書何敞傳注解。成王。楚文王之子。頽也。舊音出王頽疑解。筐。器也。器下

本有。至于今令尹秩之。令尹二字疑涉上文而衍周禮酒正先解。祿。俸。俸公序本民多曠也。

公序本也。作者是也。後漢書何敞傳方術傳注北。堂書鈔政術部十二羣書治要引國語並作者字。解。曠。猶空也。公序本是勤民以自封。公序本下

也。後漢書注北堂書鈔羣書治要及太平。御覽人事部一百十二引國語皆有也字。非逃富也。治要述解。箴。尹。箴補音解。使齊而還。使

公序本有於字補音出使於。解。囊。費。公序本作解。道。塚。公序本作冢靈不顧於民。公序本靈下有王字

而還作還而疑据內傳文改。解。盈。滿。公序本解。道。塚。公序本作冢靈不顧於民。公序本靈下有王字

也。公序本上有盈滿。解。盈。滿。公序本解。道。塚。公序本作冢靈不顧於民。公序本靈下有王字

諫已解待禦擊上公序解漢東之國公序本作解驢驪驢公序本作諫音作諫案內傳定三年作蕭爽疏云爽或作蕭然則蕭爽一

後加馬旁耳解自郎之隨之有解藍尹公序本下有莫墜公序本作墜音作當君而亡此下有

之公序本君下欲執之公序本欲上昔瓦公序本曰上庶憶懼公序本無何有於死此下

序本有注文何惟君公序本使復在其位無在字吳人入楚公序本入上昭王奔鄭公序本重

公序本昭王上將弑王補音殺解成然立王王上公序本卑尊公序本敵體也公序本重

有楚字當衍為弑公序本吾思父公序本父解言賞罰公序本一子耶公序本作耶解成然字成然

序本有前世之崇替者公序本無者字是也文選陸士衡皇太子宴玄圃詩客賈長淵詩門有車馬

可在樂思舊公序本舊闔廬下同內傳作廬解柏舉戰也柏舉之戰闔廬口不公序本闔

字疑聞一善後漢書文苑傳注文選孔文舉薦禰衡表夫差先自敗也已公序本無差字與

王孫圉公序本圖作圍下同案羣書治要後漢書李固傳注太平御覽服解言以賢為寶公序本下

為寶說于鬼神公序本于作乎見解藪澤名也公序本無解水中可居者可居上公序本

角齒公序本作齒角治要同所以備賦公序本賦下有解齒所以為珥齒下公序本有解為

於滌作解齧牛尾齧補音作何寶之焉公序本無之明王聖人能制讖公序本無明解

玉王祭祀之玉公序本無王字此衍案書典寶序疏謹蹕補音蹕解謹讖讖公序本作謹音

文謹讖也而在境公序本境上有北字案上文注云梁楚北境也北字即涉上臣能自壽公序

有也以其首領文選注乏臣之祀也公序本乏子之仁人公序本無解使與吳境本下

為白公。與公序本作處案內傳哀十六年作處吳字後人依諫本內傳增之周禮調人疏引內傳使處境為白公無吳字說見左述聞解而非信之道。公序本無而字信上

有忠。解。君子惡訐以為直。公序本下有者字解。周。審。密。彊忍犯義。禮記云段氏曰犯義二字當是注誤為正文

而不實者也。公序本無也字脫不潔。公序本作下解。謂譖太子者。公序本無者字毅貪無厭。公序本無上而有字

厭作。既能得入。公序本能作而述聞云入嘗為人能得人即上文所謂其愛也足以而耀之。公序本耀作耀注同

解。利用。用公序本作欲是德其忘怨。公序本下有平字疑此脫誨之。誨公序本作綏是吾聞之。公序本下有日字當衍閉之。公序本閉字是也

怨賊之人也。公序本無也字其又何善乎。公序本無何作可貝水。案貝當作貝水經巨解貝水注引國語作貝水解。貝

水名。公序本重水本長魚矯。舊音作矯云或為矯解。三卻。鋪至擘也。三卻上公序本有殺字是皆子之所

聞也。公序本無之字人求多聞。公序本人下有之字監戒。公序本監作鑑通吾知逃也已。公序本也作而解。逃。逃勝

難。公序本作逃勝之難也五字補音出之難解。好尚勝也。勝下公序本有人字案解。楚人又救之。公序本無人字解。既定

而使。乃作國語卷第十九 吳語 勾踐。公序本作句下同勾踐變起師逆之。公序本下有紅字或涉注而衍解。太伯。太公序本作泰

解。馮李。馮即馮字舊音作鄭云或作構音醉補音云將途反作構與內解。越逆之。自江。公序本無自字簡

報。公序本報作服案服字是也服亦訓習禮記孔子問居鄭注云服猶習也解。吳興之申地。吳下公序本有子字衍決。補音云又或作夫解。拾。拾捍。公序本

本少一拾。解。百夫競著。百夫上有而解。效之。效字誤公序本本作放勝未可成也。公序本無也字脫解。奪食。公序本

本作奪。諸稽郢。史記越世家作柘稽郢解。見禍於天也。公序本無也字而又宥赦之。公序本下有注解。是使

白骨。公序本無是字解。謂其見侵。其公序本作報是也解。隨會稽。隨字誤公序本作隨見補音魯語作墜一介。公序本介作介下同舊音作豕述聞通說

云錄書作不千殺字書並列不介
二體云上通下正是也或當作个
解。盛盥盥器。感補音
狐狸之。而狐搨之。吳志吳主傳注引國封語作狸埋之狸搨之

植。補音植解。自喻。公序本明顯也。公序本下有聞於天下而又刈亡之。太平御覽人事部九十七引國語無亡字

解。言欲伐齊。公序本忠心。許本忠兵甲。公序本玩吾國。公序本時熟。公序本越之在吳。

語並作吳字。解。膝本。膝字誤解。從順隨也。公序本憔悴。補音作時熟。公序本越之在吳。

公序本作譬越之在吳也六字太平御覽疾病部五引國語亦有此字

以伺吾聞。舊音伺作司音疾微。疾公序王其益。公序本無其字益解。不得君

道。公序本作不得其臣箴諫以不入。致正云以字衍文內傳昭十三解。九疑。疑公序本作樂

水旋其丘。丘下有仿惶。補音仿涓人。家作涓人解。今中涓也。史記集解引韋將入於棘

闡。公序本無於字解。王弗誅。王公序本作都鄙國邊邑。公序本作都國也解。小有很傷

解。私好。私公序解。獵震。述聞云震當為解。何以使吳勝齊。吳下公序本有國訊申胥。察訊

解。釋劍而對。公序本下有注文釋解也解。船背之耆稱黎老播放也。公序本作

紂之百克是也。公序本作謂有所克定也案疑宋公序所而吳國猶世。公序本吾先君得

之也。公序本君解。言不失時。公序本作以時越之擒。公序本作禽禽擒古遂自殺。公序本

字在吳國

字在吳國

之亡也句 以懸吾目於東門。補音以懸作而懸案史記吳世家子胥將死曰抉吾眼置之吳東門索隱云國語以抉為辟又云以手扶之與今本國語異也 得有

見。許本見上 鳴鵲。舊音鵲作夷 吳王夫差。公序本不別行 解。晉公定公午也。公序本作晉公午晉定公也禮記云段氏曰依此本

注則正文。后庸。補音作舌庸案舌字是也詳發正 解。后庸。公序本作二子是也 解。之歸路。公序本作還歸之路 解。未及反。越伐

吳。公序本無及字 乃率中軍。泝江。注江吳江或有淮字者誤蓋或本 解。或有淮字者。誤。公序本無

者字誤下。乃至。內傳哀十三年疏引國語乃作仍古乃音仍通用 道路脩遠。公序本脩遠作悠遠下有注文悠長也三字案下文云吾道路悠遠則悠字是也舊音作脩云

或為。王孫雒。公序本雒作雄下同案雒字是也墨子所染說苑襟言竝作雒越絕書吳越春秋作駱韓非子說疑篇作頌皆從各聲可證補音作雄非內傳裏十三年定十三年疏引國語亦誤作雒

夾溝。說文廊下引國語夾作俠 愈章。補音作俞云或為愈通 恐叛。補音作畔云或為叛 解。先吳先敵。公序本作先使吳先敵也六字

將若之何。無之字 解。言人之不能。無之字 解。則何貴於智。智公序本作知下有矣字 民以惡死。

公序本勵士。公序本勵以之作之勵士作厲注同 解。封之於江淮之間。以恐之。公序本作江淮間無之字禮記云段氏曰此恐字當作誘 解。擐

具。具公序本作貫案貫字是也內傳注同 解。以自燭之。公序本無之字 官師。公序本師作帥注同補音以作帥為是案師字是也周禮小宰鄭司農注及賈疏引國語竝作官師

內傳裏十四年官師相規杜。解。三君。三作二誤 解。擁猶抱也。公序本無猶字脫 解。鄭司農。司農上公序本有後字衍此先

鄭周禮。肥胡。北堂書鈔武功部六引國語作服姑又文選吳都賦劉注作祀姑蓋傳寫之誤 解。挾經兵書也。公序本無挾字此衍 解。晉鼓建。公序

晉鼓二。解。謂為楹。為下有之字 萬人以為方陣。公序本萬人上有為字當衍陣作陳陣字俗已見卷十二 解。故萬人。故下公序本有

日字。白裳。公序本裳作常下赤裳玄裳同說文常或从衣作裳 解。墨漆甲。公序本作黑漆甲也四字 解。旌鎧。旌公序本作袷是也見補音 解。丁寧。鉦

也。鉦上公序本有謂字補音鐔于下出令丁禮記云段氏曰擬補音當作丁寧令丁謂鉦也不烈案晉語同 誹鉦。一切經音義十九引國語鉦作鉦 解。司馬

演。內傳哀十三年疏文選王仲宣贈文叔夏詩注引國語注竝作寅演字誤 解。失期亂次。失公序本作先是也 解。無以告祭。無上有言字 今非王

室。公序本今上平安。公序本解。卑周故也。故也二字公序本解。猶幼。幼作解。曹衛。曹字誤公序本解。

然滅虞虢。公序本無藩籬。公序本籬作難注曰。到。公序本日作自是解。以示王成行。王成字

序本作解。自到。以設誤吳。到公序本作到解。傲之。傲作乃告趙鞅。公序本告下有諸字當衍

解。墨。暴氣。暴公序解。悖逆。逆補音解。言不可空許。言可二字諸侯大夫失禮於天

子。公序本無大夫二訊讓。札記云段氏曰解。告讓之辭。辭公序本作言解。備朝聘之禮。備

序本修此下有以解。度朝聘之禮。度字誤公解。言君有。公序本無解。故命晉侯。公序本無

解。命朝聘。命掩王東海。內傳疏文選聞於天子。案字字誤內傳疏文選解。淫。僭。僭上公序

解。言王室。公序本無解。錫圭。錫作解。吳太伯。公序本無大順從君命長弟許諾。案許

下文而衍文選注引國語無此二不共承王事。公序本共承作承共是也解。原也。原下公序本

解。夫槩稱王。槩公序本作概無齊侯王。公序本王作任注解。簡公也。簡公下公序解。不鑿

楚。公序本無簞笠。補音簞作解。簞笠夫須也。公序本無笠字是也詩小雅箋云蓋夫須也以臺皮

孫臺笠為簞解。至于贏。公序本下有解。言敗師還。師公序本作而御覽寔舍。公序本令女來。

公序本令作命解。周景王。公序本無解。敬王巧。公序本作巧解。禍。謂子朝。公序本無禍謂二

是也舊音作令解。及憂王室。公序本作乃憂王戮力。依注戮當作伯父秉德。許本下有也乃唱謀。公序本

注同見我不可以息。公序本下解。之言。公序本下無使夫悛。公序本夫事夸。公序本夸解。

補音臨敵。敵下公序本奔途可出。公序本奔解。行。用之。公序本作行猶用貧者吾與之。公序本

有之字此脫有之字此脫。有也字。有者字。作幸是也。也四字此有誤脫。與作乎。

解后庸。后公序本作舌解命告也。也作之非敢訪諸大夫問戰奚以而可。文選陸士衡從軍行注引國語訪作問無下問字

大夫后庸。公序本后作舌已見上文解嚴嚴猛。公序本少一嚴字此衍解巧審故不可攻入。巧審公序本作審無故字是也

解鉦鼓。鉦作鍾解不審則衆惑。不審上公序本有聲字惑下有也字是也在戎。補音在作任命於國。公序本命作命解不足

以勝甲兵者。公序本下有告字當衍及五日。公序本及上有過字補音出過及攻正云或轉寫涉下文輒衍過字耳解禮婦人。公序本禮字在婦人下非

解屋水邊壇。水字誤公序本作外字解屋名。案名當作程詳發正解之橘。之上公序本有穉謂二字據謂之橘爾雅釋宮文此脫土地

之不修。公序本無土字此疑涉上文食土而衍有眩瞽之疾者。一切經音義卷十二引國語瞽作瞶以告。公序本無以字脫左而不在

左。右而不在右。公序本無兩在字夜中乃命。公序本命作命且亦中分。無且字解潛默。默公序本作嘿解涉

沒。案沒當作渡公序本作度解笠澤沒郊。笠澤下沒下郊下公序本俱有也字圍王臺。公序本臺作宮注同內傳哀二十二年疏引國語作宮以親辱於

弊邑。有孤之二字聽君之令。內傳疏令作命解海口外洲。海補音作狹即協反札記云段氏曰王伯厚曰海口當作狹口通典元和郡縣圖志引韋注皆

正作狹案史記吳世家集解作海口。彌補音作州史記集解引正作州解可與俱者。俱公序本作居寔失。公序本寔作實內傳疏同解冬十一月。二字誤公序本

作一解。言下其臣以明吳不用子胥也。臣上公序本有羣字也作之稱二字國語卷第二十一 越語上 解號稱呼也。公序本無稱字衍毛詩魏風傳云號呼也解危厄。厄作甌解年

在衆子。年作言而釋。釋字誤公序本本作擇蓑笠。公序本蓑作蓑補音云本或作蓑非是解以行成也。行公序本作求之無所使。公序本

本之作乏。字是也解在君所用之。公序本無之字帶甲萬人。事君也。公序本事上有以字衍解吳江。公序本作松江解錢

唐江。唐公序本作塘無紅字補音出浙江札記云蓋宋公序本錢唐江作浙江也攷尚書釋文夏本紀索隱引作錢唐陸德明小司馬所據與此本同矣夏文彙曰案水經漸江水注云韋昭以松江浙江猶陽江為二

紅則與公序本同。解此言。言此誤倒有越則無吳矣。公序本無矣字疑此衍解言滅吳之計。吳公序本作之此其

利也。公序本無其字必無及已。公序本必作亦美女入人。史記越世家索隱引國語八作二解。納美女於宰嚭。宰上公序本有太字

比解。泊州黎。泊字誤公序本作脫前馬。漢書百官公卿表如淳注引國語作先馬云先或作洗也太平御覽人事部一百二十三作洗馬韓非子喻老篇身執戈為吳王洗

馬字亦作洗。解。禦兒鄉。禦公序本作語解。姑蔑。今太湖。致正云因事紀聞云太湖當作太末解。百里之中。公序本下有耳字父母

昆弟。公序本母作兄致正云昆即兄作母為是令壯者。公序本令作命解。免。免乳。公序本少一免字公盛守之。公序本整作醫注同公下有令字補

音出。公令解。父為適子喪三年。公序本無喪字脫疾涼。公序本亦作疹案涼是疹之變體廣雅音疾疹與疾同納官。官字誤公序本作宦注同解。為

教以廩食之。教下公序本有之字以廩作粟以舊音作粟下注同已見卷七解。稻脂膏糜。公序本作稻糜脂膏瑯子。公序本瑯作穰穰古穰字解。為

後將用也。也公序本作之御覽飲食十七引注作之字俱有。公序本俱作居解。犀形似象。象公序本作豕案爾雅說文皆云似豕豕字是也解。有

山犀水犀。水犀上有字解。億有二千。公序本無有字脫解。若今備衛士矣。公序本無矣字脫威之。公序本威作威是也

解。要功微利。公序本作微功要利見補音欲其旅進旅退。公序本下有有也字孰是吾君也。公序本無吾字案玩注無吾是也

解。沒地名。公序本此下有在哀十九年五字案內傳哀十九年無敗沒之事當是衍文予吳。公序本予作與而吳不受命。公序本無命字與吳語及越語下句同

解。一飯。一公序本作壹

國語卷第二十一 越語下 對曰。公序本上有范蠡二字字下十對曰並同解。故曰。事者。事字誤公序本作爭解。

放盪。盪非盪作解。貳言。貳下公序本有二也二三字解。五湖。今太湖。史記河渠書集解韋昭曰五湖湖名耳實一湖今太湖是也在吳西南案較此注為詳

玩好。公序本好作如誤入官於吳。官字誤公序本作宦注同及至於國。公序本及作反以養其生。公序本無其字此疑衍解。可因

而成也。也公序本作之解。空田。田公序本作日人是也解。使人困乏。人作解。聞隙。隙補音作隙下同解。有罅隙之

罅也。公序本無之罅二字解。使人勸事。人作睦熟。公序本睦作種注同舊音作種札記云段氏曰作種非左傳云國無道而年穀和熟天贊之也和熟睦熟一也解。

晦朔。朔字誤公序本

解。就世終也。終下公序本有世字

解。有所斬伐。有上公序本有謂字此本脫

解。而禍福之。禍福公序本作禍福此誤倒

解。見滅也。也。上有焉。而問焉。公序本無焉字脫

解。隱遁。公序本上

公序本作稻蟹食稻也五字義不可通禮記月令疏引章注稻蟹謂蟹食稻也疑此為章注完本

解。盛饌未具。公序本少盛饌二字脫

故將。公序本

出而挑戰。公序本無而字脫

夫謀之

解。遷移。移作

解。極主也。

解。極主也。

主字誤公序本無

解。然有轉化。公序本轉化也大字此脫

解。至謂極也。公序本無謂字

解。轉運。公序本

解。剛柔以禦。公序本柔

解。陽

解。陽

解。陽

解。太舒靜。太公序本作素

解。無藝。公序本藝作藝

解。從其所也。公序本作往從其所

解。剛柔以禦。公序本柔

解。陽

解。陽

解。陽

解。陽

解。數不盡。本公序未

解。不可因迫之。也。之作

解。陳其牝牡。使相受之。其公序本作有之作也

居軍

居軍

居軍

居軍

居軍

三年。公序本

解。閻門。閻公序本作昌

王孫雒。公序本雒作雒下同史記越世家作公孫雒禮記月

令疏及太平御覽百穀部三並作雒已見卷十九

今

今

今

今

王君其圖。公序本王君作

解。以用功也。公序本作以為

不成。公序本

解。執柯伐柯。其則

不遠。伐上公序本有

解。此滅。滅公序本

解。謂不勤難也。公序本無謂字脫

今吳

稻蟹。公序本吳作吾御覽

同禮記月令疏作吳

解。陂。涯。涯公序本作崖

龍龜。公序本龜作龜舊音同案羅是

也晉語云龍龜魚龍莫不能化

同。渚。公序本

同。渚。公序本

同。渚。公序本

作渚注同舊音

云唐賈孔作渚

解。蝦蟇。蟪公序本作

蟪蟪字俗

反至五湖。公序本

不別行

臣不復入越國矣。公序本入下有於字太平

御覽人事部一百

今事已濟矣。公序本今

吾與子分國。公序本無

王命金工。公序本無金字

案此涉下良金

十五引國語同

御覽人事部一百

今事已濟矣。公序本今

吾與子分國。公序本無

王命金工。公序本無金字

案此涉下良金

十五引國語同

御覽人事部一百

今事已濟矣。公序本今

吾與子分國。公序本無

王命金工。公序本無金字

案此涉下良金

御覽人事部一百

今事已濟矣。公序本今

吾與子分國。公序本無

王命金工。公序本無金字

案此涉下良金

十五引國語同

御覽人事部一百

今事已濟矣。公序本今

今事已濟矣。公序本今

吾與子分國。公序本無

王命金工。公序本無金字

案此涉下良金

十五引國語同

御覽人事部一百

今事已濟矣。公序本今

吾與子分國。公序本無

王命金工。公序本無金字

案此涉下良金

十五引國語同

御覽人事部一百

今事已濟矣。公序本今

吾與子分國。公序本無

王命金工。公序本無金字

案此涉下良金

今事已濟矣。公序本今

吾與子分國。公序本無

王命金工。公序本無金字

案此涉下良金

十五引國語同

御覽人事部一百

今事已濟矣。公序本今

吾與子分國。公序本無

王命金工。公序本無金字

案此涉下良金

十五引國語同

御覽人事部一百

今事已濟矣。公序本今

吾與子分國。公序本無

王命金工。公序本無金字

案此涉下良金

誤衍太平御覽人事三十七一百十五珍寶十引國語皆無金字

解。而自朝禮也。

也公序本作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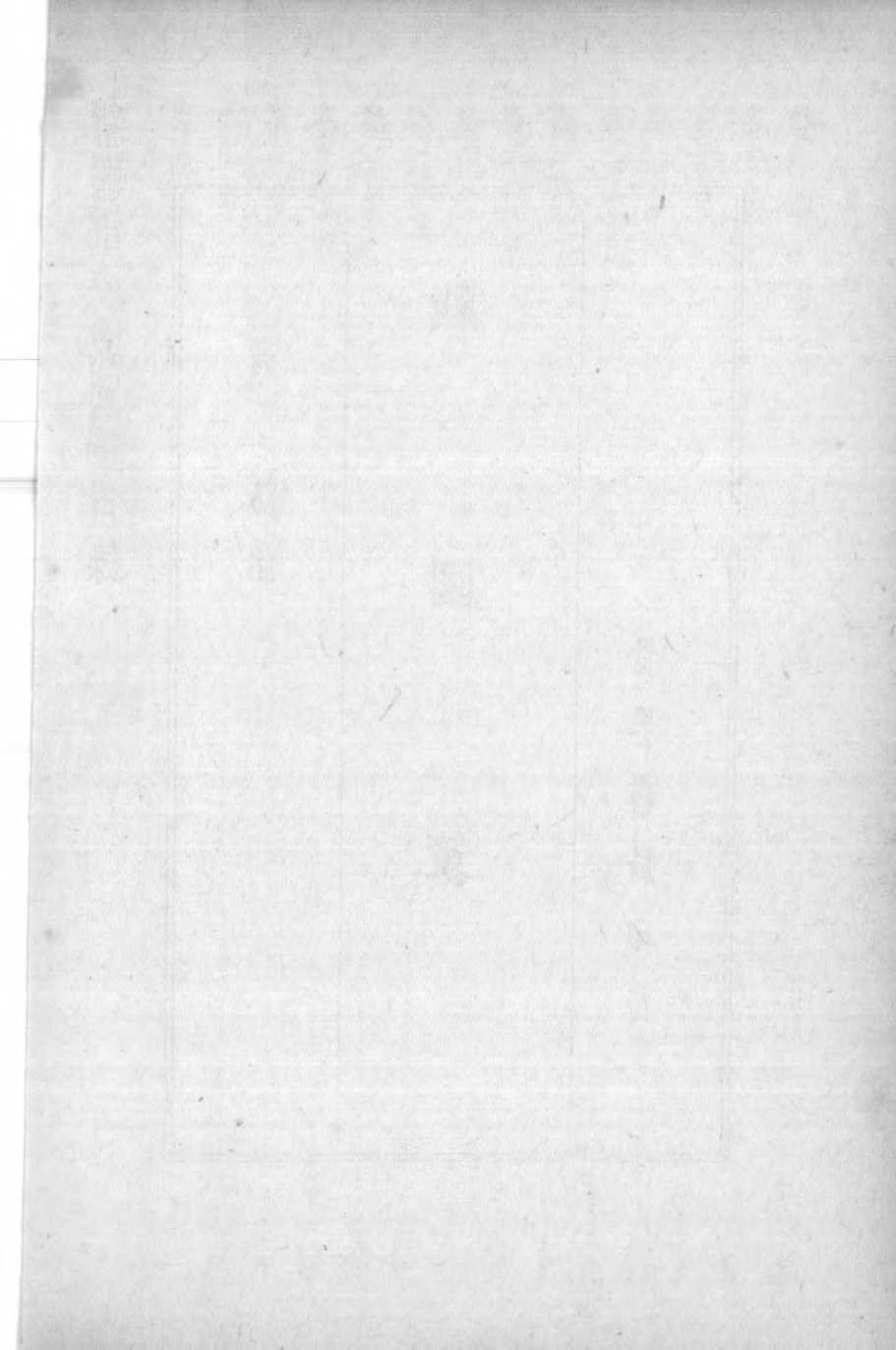
解。此誓告也。

公序本無此字

高誘注

戰國策

世界書局印行



新雕重校戰國策目錄

東周第一	一
西周第二	八
秦一第三	一五
秦二第四	二七
秦三第五	三六
秦四第六	五一
秦五第七	六〇
齊一第八	六九
齊二第九	七九
齊三第十	八三
齊四第十一	九一
齊五第十二	九九
齊六第十三	一〇五
楚一第十四	一一三

楚二第十五.....一二五

楚三第十六.....一二九

楚四第十七.....一三三

趙一第十八.....一四三

趙二第十九.....一五六

趙三第二十.....一六八

趙四第二十一.....一八三

魏一第二十二.....一九五

魏二第二十三.....二〇六

魏三第二十四.....二一五

魏四第二十五.....二二五

韓一第二十六.....二三五

韓二第二十七.....二四五

韓三第二十八.....二五三

燕一第二十九.....二六一

燕二第三十.....二七五

燕三第三十一……………二八七

宋衛第三十二……………二九五

中山第三十三……………三〇一

右定著三十三篇

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中戰國策書。中書餘卷。錯亂相糅。甚。又有國別者八篇。少不足。臣向因國別者略以時次之。分別不以序者。以相補。除復重。得三十三篇。本字多誤脫為半字。以趙為肖。以齊為立。如此字字一本作類字者多。中書本號。或曰國策。或曰國事。或曰短長。或曰事語。或曰

長書。或曰脩書。臣向以為戰國時游士。輔所用之國。為之策謀。宜為戰國策。其事繼春秋以後。訖楚漢之起。二百四十五年間之事。皆定以殺青。書可繕寫。敘曰。集曰下有夫字周室自文武始興。崇道德。隆禮義。設辟雍泮宮庠序之

教。陳禮樂。弦歌移風之化。敘人倫。正夫婦。天下莫不曉然。論孝悌之義。惇篤之行。故仁義之道。滿乎天下。卒致之刑錯四十餘年。遠方慕義。莫不實服。雅頌歌詠。以思其德。下及劉作其德下及會作德下及錢作以思其德下及集作其恩德下及康昭之後。雖有衰德。

其綱紀尚明。及春秋時。已四五百載矣。然其餘業遺烈。流而未滅。五伯之起。尊事周室。五伯之後。時君雖无德。人臣輔其君者。若鄭之子產。晉之叔

向齊之晏嬰。挾君輔政。以並立於中國。猶以義相支持。歌說以相感。聘覲以相交。期會集作朝會以相一。盟誓以相救。天子之命。猶有所行。會享之國。猶有所恥。小國得有所依。百姓得有所息。故孔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周之流化。豈不大哉。及春秋之後。眾賢輔國者既沒。而禮義衰矣。孔子雖論詩書。定禮樂。王道粲然分明。以匹夫無勢。化之者七十二人而已。皆天下

之後也。時君莫尚之。是以王道遂用不興。故曰。非威不立。非勢不行。仲尼既沒之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道德大廢。上下失序。至秦孝公。捐禮讓而

貴戰爭。弃仁義而用詐譎。苟以取強而已矣。夫篡盜之人。列錢劉同會作例為侯王。詐譎之國。興立錢集作立會作兵為強。是以傳一作轉相放效。後生師之。遂相吞滅。并

大兼小。暴師經歲。流血滿野。父子不相親。兄弟不相安。夫婦離散。莫保其命。僭然道德絕矣。晚世益甚。萬乘之國七。千乘之國五。敵侔爭權。蓋為戰

國。貪饜无恥。競進無厭。國異政教。各自制斷。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力功會集作巧爭強。勝者為右。兵革不休。詐僞並起。當此之時。雖有道德。不得施謀。有

設之強。負阻而恃固。連與交質。重約結誓。以守其國。故孟子。孫卿。儒術之

士。弃捐於世。而游悅權謀之徒。見貴於俗。是以蘇秦。張儀。公孫衍。陳軫。代

厲之屬。生從橫短長之說。左右傾側。蘇秦為從。張儀為橫。橫則秦帝。從則

齊王。天下皆叛。蘇秦說秦。秦天下皆叛。張儀說秦。秦天下皆叛。蘇秦說秦。秦天下皆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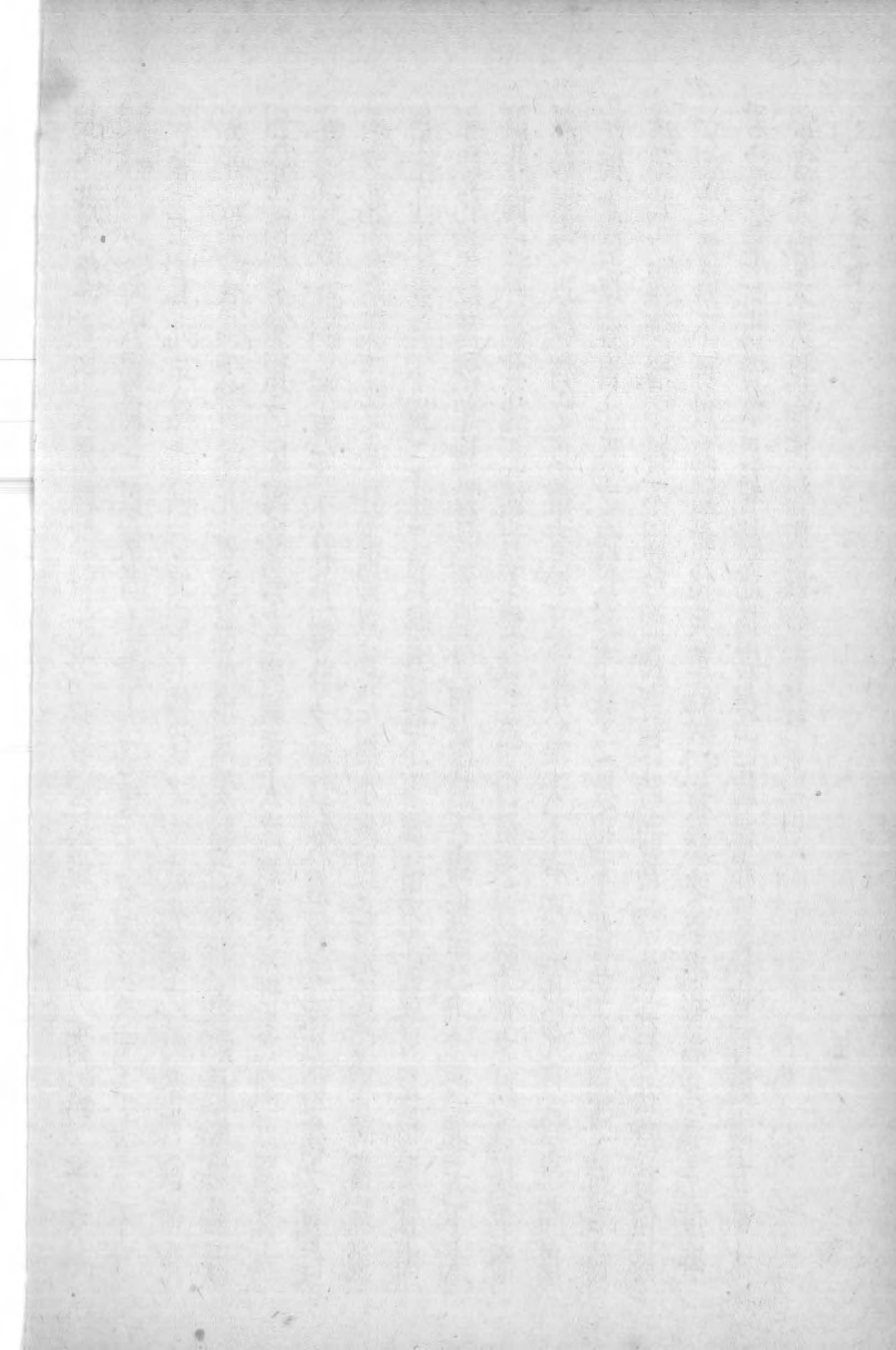
楚王所在國重。所去國輕。然當此之時。秦國最雄。諸侯方弱。集會無弱字蘇秦結

錢劉結下
有從字

之時。六國爲一。以償背秦。秦人恐懼。不敢闕兵於關中。天下不交

兵者二十有九年。然秦國勢便形利。權謀之士。咸先馳之。蘇秦初欲橫。秦弗用。故東合從。及蘇秦死後。張儀連橫。諸侯聽之。西向事秦。是故始皇因四塞之固。據崤函之阻。跨隴蜀之饒。聽衆人之策。乘六世之烈。以蠶食六國。兼諸侯。一本下有而字并有天下。杖於謀詐之弊。終於信篤之誠。無道德之教。仁

義之化。以綴天下之心。任刑罰以爲治。信小術以爲道。遂燔燒詩書。坑殺儒士。上小堯舜。下觀三王。二世愈甚。惠不下施。情不上達。君臣相疑。骨肉相疎。化道淺薄。綱紀壞敗。民不見義。而懸於不寧。撫天下十四歲。天下大潰。詐僞之弊也。其比王德。豈不遠哉。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夫使天下有所恥。故化可致也。苟以詐僞偷活取容。自上爲之。何以率下。秦之敗也。不亦宜乎。戰國之時。君德淺薄。爲之謀策者。不得不因勢而爲資。據時而爲脫。故其謀扶急持傾。爲一切之權。雖不可以臨國教化。兵革錢革下
有亦字救急之勢也。皆高才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出奇策異智。轉危爲安。運亡爲存。亦可喜。皆可觀。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所校戰國策書錄。



戰國策

高誘注

東周第一

秦與師臨周

續周顯王後語

而求九鼎。周君患之。以告顏率。

續率名也。當如字。或云力出切。後語注。

顏率曰：大

王勿憂。臣請東借救於齊。顏率至齊。謂齊王

續齊宣王後語

曰：夫秦之為無道也。欲

與兵臨周而求九鼎。周之君臣內自盡

劉會集一作畫錢作盡

計。與秦不若歸之大國。夫

存危國。美名也。得九鼎。厚寶也。願大王圖之。齊王大悅。發師五萬人。使陳

臣思將以救周。而秦兵罷。齊將求九鼎。周君又患之。顏率曰：大王勿憂。臣

請東解之。顏率至齊。謂齊王曰：周賴大國之義。得君臣父子相保也。願獻

九鼎。不識大國何塗之從而致之齊。齊王曰：寡人將寄徑於梁。顏率曰：不

可。夫梁之君臣欲得九鼎。謀之暉臺之下。少海之上。其日久矣。鼎入梁。必

不出。齊王曰：寡人將寄徑於楚。對曰：不可。楚之君臣欲得九鼎。謀之於葉

庭之中。

續後語作章華之庭。注云：徐廣曰：華容有章華亭。

其日久矣。若入楚。鼎必不出。王曰：寡人終何塗

之從而致之齊。顏率曰：弊邑固竊為大王患之。夫鼎者。非效隘壺醬甄

耳。可懷挾提挈。以至齊者。非效鳥集鳥飛。兔興馬逝

會集作晷逝

。離然止。止一作可。至。於

齊者。昔周之伐殷。得九鼎。

一本得上有凡字

凡一鼎而

一本无凡一二字。鼎而作而鼎。

九萬人輓之。九九

八十一萬人。士卒師徒器械被具。所以備者稱此。今大王縱有其人。何塗之從而出。臣竊爲大王私憂之。齊王曰。子之數來者。猶無與耳。顏率曰。不敢欺大國。疾定所從出。弊邑遷鼎以待命。齊王乃止。

秦攻宜陽。周君謂趙累曰。子以爲何如。對曰。宜陽必拔也。君曰。宜陽城方八里。材士十萬。粟支數年。公仲之軍二十萬。景翠以楚之衆臨山而救之。秦必無功。對曰。甘茂羈旅也。攻宜陽而有功。則周公旦也。無功。則創迹於秦。秦王不聽羣臣父兄之義。而攻宜陽。宜陽不拔。秦王恥之。臣故曰拔。君曰。子爲寡人謀。且奈何。對曰。君謂景翠曰。公爵爲執圭。官爲柱國。戰而勝。則無加焉矣。集會作耳。劉錢作矣。不勝。則死。不如背秦。援宜陽。公進兵。秦恐公之乘其弊也。必以寶事公。公中慕公之爲己乘秦也。亦必盡其寶。秦拔宜陽。景翠果進兵。秦懼。遽效煮棗。韓氏果亦效重寶。景翠得城於秦。受寶於韓。而德東周。

東周與西周戰。韓救西周。爲東周謂。集本改作。韓一作謂。韓王曰。西周者。故天子之國也。多名器重寶。案兵而勿出。可以德東周。西周之寶可盡矣。東周與西周爭。西周欲和於楚韓。齊明謂東周君曰。臣恐西周之與楚韓寶。令之爲己求地於東周也。不如謂楚韓曰。西周之欲入寶持二端。今東周之兵不急。

西周。西周之寶。不入楚韓。楚韓欲得寶。卽且趣我攻西周。西周寶出。是我爲楚韓取寶以德之也。西周弱矣。

東周欲爲稻。西周不下水。東周患之。蘇子謂東周君曰。臣請使西周下水。可乎。乃往見西周之君曰。君之謀過矣。今不下水。所以富東周也。今其民皆種麥。無他種矣。君若欲害之。不若一爲下水。以病其所種。下水。東周必復種稻。種稻而復奪之。若是。則東周之民。可令一仰西周。而受命於君矣。西周君曰。善。遂下水。蘇子亦得兩國之金也。

昭獻在陽翟。周君將令相國往。相國將不欲。蘇厲爲之謂周君曰。楚王與魏王遇也。主君令陳封之楚。令向公之魏。楚韓之遇也。主君令許公之楚。令向公之韓。今昭獻非人主也。而主君令相國往。若其王在陽翟。主君將令誰往。會作誰往周集 劉錢无周字周君曰。善。乃止其行。秦假道於周以伐韓。周恐假之而

惡於韓。不假而惡。續史記兩 史斷 一作 於秦。史繫 謂周君曰。君何不令人謂韓公叔

曰。秦取絕塞而伐韓者。信東周也。公何不與周地。發重使。使之楚。秦必疑不信周。是韓不伐也。又謂秦王曰。韓強與周地。將以疑周於秦。寡人不敢弗集一去 弗字受。秦必無辭而令周弗受。是得地於韓。而聽於秦也。

楚攻雍氏。周裒秦韓。楚王怒周。周之君患之。爲周謂楚王曰。以王之強而

怒周。周恐，必以國合於所與粟之國，則是勁王之敵也。故王不如速解周恐，彼前得罪，而後得解，必厚事王矣。

周最謂石禮曰：子何不以秦攻齊？臣請令齊相子。子以齊事秦，必無處矣。子因令周最居魏以共之，是天下制於子也。子東重於齊，西貴於秦，秦齊合，則子常重矣。

周相呂倉見客於周君，前相工師藉恐客之傷己也，因令人謂周君曰：客者，辯士也，然而所以不可者，好毀人。周文君免士集會一去士字，工師藉相呂倉，國

人不說也。君有閔閔之心，謂周文君曰：國必有誹譽，忠臣令誹在己，譽在上。宋君奪民時以爲臺，而民非之，無忠臣以掩蓋之也。子罕釋相爲司空，民非子罕，而善其君。齊桓公宮中七市，女閭七百，國人非之，管仲故爲三鬪之家，以掩桓公，非自傷於民也。春秋記臣弑君者以百數，皆大臣見譽者也。故大臣得譽，非國家之美也。故衆庶成疆，增積成山，周君遂不免。

溫人之周，周不納，客即對曰：

一本周不內問曰客耶對曰續韓非子文與一本同

主人也。問其巷而不知也。

吏因囚之。君使人問之曰：子非周人，而自謂非客，何也？對曰：臣少而誦詩。詩曰：曾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今周君天下，則我天子之臣，而又爲客哉？故曰：主人君乃使吏出之。

或爲周最謂金投曰。秦以周最之齊疑天下。而又知趙之難子。會本作子集本改作子劉作子

齊人戰。恐齊韓之合。必先合於秦。秦齊合。則公之國虛矣。公不如救齊。因

佐秦而伐韓魏。上黨。長子。趙之有已。公東收寶於秦。南取地於韓魏。因以

因徐爲之東。則有合矣。周最謂金投曰。公負令。錢劉作全秦與強齊戰。戰勝。秦且

收齊而封之。使無多割。而聽天下之戰。不勝。國大傷。不得不聽秦。秦盡韓

魏之上黨大原。西會錢集作西錢一作而止秦之有已。秦地天下之半也。制齊楚三晉之

命。復國且身危。是何計之道也。

石行秦。劉本作右行楚謂大梁造。續商子作大梁造曰。欲決霸王之名。不如備兩周辯知之士。

謂周君曰。君不如令辯知之士。爲君爭於秦。謂薛公曰。劉本題起謂字周最於齊王

也。而逐之。聽祝弗。續史記作祝弗注云人姓名索隱引戰國策作祝弗蓋祝爲得也相呂禮者。欲取秦。秦齊合。弗與

禮重矣。有周。齊秦必輕君。君弗如急北兵趨趙以秦魏。收周最以爲後行。

且反齊王之信。又禁天下之率。齊無秦。天下果。弗必走。齊王誰與爲其國。

齊聽祝弗。劉本題起齊字外周最謂齊王曰。逐周最。聽祝弗。相呂禮者。欲深取秦也。

秦得天下。則伐齊深矣。夫齊合。則趙恐伐。故急兵以示秦。秦以趙攻。與之

齊伐趙。其實同理。必不處矣。故用祝弗。即天下之理也。

蘇厲爲周最謂蘇秦曰。君不如令王聽最。以地合於魏趙。故。會无故字必怒。怒一作恐

合於齊。是君以合一作全以齊與強楚吏產子。君若欲因最之事。則合齊者君也。割地者最也。

謂周最曰。仇赫

續史記
仇赫

之相宋。將以觀秦之應。趙宋敗三國。三國不敗。將與

趙宋合於東方以孤秦。亦將觀韓魏之於齊也。不固。則將與宋敗三國。則賣趙宋於三國。公何不令人謂韓魏之王曰。欲秦趙之相賣乎。何不合周最兼相。視之不可離。則秦趙必相賣以合於王也。

為周最謂魏王曰。秦知趙之難與齊戰也。將恐齊趙之合也。必陰勁

會集改
勁作助

之。趙不敢戰。恐秦不己收也。先合於齊。秦趙爭齊。而王無人焉。不可。王不

去周最。合與收齊。而以兵之急則伐齊。無因事也。謂周最曰。魏王以國與

先生。貴合於秦以伐齊。薛公故主。輕忘其薛。不顧其先君之丘墓。而公獨

脩虛信。為

會為下有
物字劉无

茂行。明羣臣。據故主。不與伐齊者產。以忿強秦。不可。公

不如謂魏王薛公曰。請為王入齊。天下不能傷齊。而有變。臣請為救之。無

變。王遂伐之。且臣為齊奴也。如累王之交於天下。不可。王為臣賜厚矣。臣

入齊。則王亦無齊之累也。

趙取涓之祭地。周君患之。告於鄭朝。鄭朝曰。君勿患也。臣請以三十金復

取之。周君予之。鄭朝獻之趙太卜。因告以祭地事。及王病。使卜之。太卜謹

之曰。周之祭地爲崇。趙乃還之。

杜赫欲重景翠於周。謂周君曰。君之國小。盡君子重寶珠玉。以事諸侯。不可不察也。譬之如張羅者。張於無鳥之所。則終日無所得矣。張於多鳥處。則又駭鳥矣。必張於有鳥無鳥之際。然後能多得鳥矣。今君將施於大人。大人輕君。施於小人。小人無可以求。又費財焉。君必施於今之窮士。不必且爲大人者。故能得欲矣。

周共太子死。

續史記西周武公之共太子死徐廣云惠王公之長子今乃編在東周

有五庶子。皆愛之。而無適立也。司馬

翦謂楚王曰。

一本無楚字

何不封公子咎。

咎一作右

而爲之請太子。左成。左一作右謂司馬

翦曰。周君不聽。是公之知困。而交絕於周也。不如謂周君曰。孰欲立也。微

告翦。翦今楚王資。

資一作奉

之以地。公若欲爲太子。因令人謂相國御展子廡夫

空曰。王類欲令若爲之。此健士也。居中不便。

便劉作使會云恐作便

於相國。相國令之爲

太子。

三國隘秦。周令其相之秦。以秦之輕也。留其行。有人謂相國曰。秦之輕重。

未可知也。秦欲知三。

會集劉錢作七

國之情。公不如遂見秦王曰。請謂王聽東方之

處。秦必重公。是公重周。重周以取秦也。齊重。故有周而已取齊。是周常不

失重國之交也。

昌他亡西周之東周。盡輸西周之情於東周。東周大喜。西周大怒。馮且曰。臣能殺之。君予金三十斤。馮且使人操金與書。問遺昌他。書曰。告昌他。事可成。勉成之。不可成。亟亡來。亡來。一本止一亡來字事久且泄。自令身死。因使人告東周之候曰。今夕有姦人當入者矣。候得而獻東周。東周立殺昌他。

照翦與東周惡。或謂照翦曰。為公畫陰計。照翦曰。何也。西周甚憎東周。嘗欲東周與楚惡。西周必令賊賊公。因宣言東周也。以西周之於王也。照翦曰。善。吾又恐東周之賊己。而以輕西周惡之於楚。遽和東周。

嚴氏為賊。而陽豎會一作豎與焉。道周。周君留之十四日。載以乘車駟馬而遣之。韓使人讓周。周君患之。客謂周君曰。正語之曰。寡人知嚴氏之為賊。而陽豎與之。故留之十四日。以待命也。小國不足亦以容賊。君之使又不至。是以遣之也。

西周第二

薛公以齊為韓魏攻楚。薛齊邑也。齊公子田嬰也。孟嘗君田文之父也。對於薛號靖郭毛君。今屬魯國也。又與韓魏攻秦。而藉

兵乞食於西周。食糧也。韓慶為西周。續史記蘇代為西周。謂薛公。韓慶西周臣也。曰。君以齊為韓魏

攻楚。九年而取宛葉以北。以強韓魏。今又攻秦以益之。益韓魏之強也。韓魏南無楚

憂西無秦患。則地廣而益重。厚多也。重尊也。齊必輕矣。益韓魏韓魏重而齊輕也。夫本未更盛。虛實

有時。竊為君危之。謂薛公危不安也。君不如令弊邑陰合於秦。而君無攻。陰私也。無攻秦也。又

無藉兵乞食。勿示秦也。兵少糧也。君臨函谷而無攻。臨猶守也。函谷關名也。在弘農城北。今在新安東。無攻秦。令弊邑以君

之情。謂秦王曰。薛公必破秦。以張韓魏。張彌也。所以進兵者。欲王令楚割東國

以與齊也。秦王出楚王以為和。出歸也。是時張儀誘楚懷王令召秦。秦使質之。故曰歸楚王以為和。君令弊邑以此忠

秦。秦得無破。而以楚之東國自免也。必欲之。楚東國近齊南境者也。楚王出。必德齊。齊得

東國而益強。思德齊使得歸楚王必以東國與齊也。而薛世世無患。秦不大弱。而處之三晉之西。三晉

晉三帥韓氏魏氏趙氏分晉而君之。故曰三晉也。二晉必重齊。薛公曰。善。因令韓慶入秦。而使三國無攻

秦。而使不藉兵乞食於西周。

秦攻魏。將犀武軍於伊闕。進兵而攻周。秦攻魏將犀武軍於伊闕。秦遂進攻周。伊闕在洛陽西南六十里。禹所辟也。水所由比流入于洛川也。

為周最謂李兌曰。李兌趙將也。君不如禁秦之攻周。禁止也。趙之上計。莫如令秦魏

復戰。今秦攻周而得之。則眾必多傷矣。秦欲待周之得。必不攻魏。秦若攻

周而不得。前有勝魏之勞。後有攻周之敗。又必不攻魏。今君禁之。而秦未

與魏講也。講和也。一作攻。劉作而。全趙令其止。必不敢不聽。是君却秦而定周也。

秦去周。必復攻魏。魏不能支。支猶拒也。必因君而講。則君重矣。君謂李兌也。若魏不講而

疾支之。是君存周而戰秦魏也。重亦盡在趙。

秦令樗里疾以車百乘入周。周君迎之以卒，甚敬。疾秦公子名也。其里有大樗樹，因號也。

楚王怒，讓周以其重秦客。楚王懷王也。一曰頃襄王之子懷王。之孫也。怒周敬重秦客，故責讓之也。

游騰游騰，後語。謂楚王也。昔智伯欲伐公由。智伯，晉卿智襄子孫也。公由，狄國，或作仇首也。

遺之大鍾，載以廣車，因隨入以兵，公由卒亡，無備故也。廣，大車也。公由貪大鍾之賂，開道至晉，以受鍾，智伯隨入兵伐而取之也。

桓公伐蔡也，號言伐楚，其實襲蔡。桓歸蔡姬，未絕蔡人嫁之故，伐蔡也。不欲令蔡知，故詐言誅楚也。

今秦者，虎狼之國也。秦欲吞滅諸侯，故謂虎狼國也。兼有吞周之意。吞滅也。使樗里疾以車百乘入周，周君懼焉，以蔡公由戒之。戒以二國為戒也。故

使長兵在前，強弩在後，名曰衛疾，而實囚之也。周君豈能無愛國哉？恐一日之亡國。錢劉一，無國字。恐不敬其使一日之中，亡國而為大王憂也。

楚王乃悅。雍氏之役，韓徵甲與粟於周。雍，韓別邑也。楚攻韓，國雍氏，故曰。韓別邑也。楚攻韓，國雍氏，故曰。

周君患之，告蘇代。蘇代曰：何患焉？蘇代，蘇秦兄也。患憂。代能為君令韓不徵甲與粟於周，又能為君得高都。

高都，韓邑。今屬上黨。周君大悅，曰：子苟能，寡人請以國聽。聽從也。蘇代遂往，見韓相國公中。

公中，韓公侈。為相國也。曰：公不聞楚計乎？昭應謂楚王曰：昭應，楚將也。韓氏罷於兵，倉廩空，無

以守城，吾收之以飢，不過一月，必拔之。今圍雍氏，五月不能拔，是楚病也。

病困也。楚王始不信，昭應之計矣。今公乃徵甲及粟於周，此告楚病也。昭應聞

此，必勸楚王益兵守雍氏。雍氏必拔。公中曰：善。然吾使者已行矣。代曰：公

何不以高都與周？公中怒曰：吾無徵甲與粟於周，亦已多矣。何為與高都？

代曰。與之高都。則周必折而入於韓。折屈也。秦聞之。必大怒而焚周之節。不通

其使。節符信也。是公以弊高都得完周也。何不與也。弊破也。公中曰。善。不徵甲與粟

於周而與高都。楚卒不拔雍氏而去。

周君之秦。謂周最曰。謂有人謂周最姓名。不見也。最周公子也。不如譽秦王之孝也。因以應為太后養

地。原周邑也。太后秦昭王母也。秦王太后必喜。是公有秦也。交善。周君必以為公功。公周最也。交惡

勸周君入秦者必有罪矣。

蘇厲謂周君曰。敗韓魏。殺犀武。犀武魏將。攻趙。取蘭。離石。祁者。皆白起。白起秦將也。殺犀武於伊闕關

石本屬西河祁本屬太原也。是攻用兵。又有天命也。是實也。攻巧玄也。白起用兵又有天命之助也。今攻梁。梁必破。破則周

危。君不若止之。謂白起曰。楚有養由基者。善射。養由基名楚善射人也。去柳葉者百步而

射之。百發百中。左右皆曰。善。有一人過曰。善射。可教射也矣。集劉錢無也字。養由基

曰。人皆劉錢下有曰字。善。子乃曰可教射。子何不代我射之也。客曰。我不能教子。支

左屈右。支左屈右。善射法也。夫射柳葉者。百發百中。而已。已錢劉作以。善息少焉。氣力倦。弓

撥矢鉤。一發不中。前功盡矣。今公破韓魏。殺犀武。而北攻趙。取蘭。離石。祁

者。公也。公之功甚多。今公又以秦兵出塞。過會一作週。集劉作過。兩周。踐韓。而以攻梁。

一攻而不得。前功盡滅。滅殺也。公不若稱病不出也。

楚兵在山南。在周之山南也。吾得將為楚王屬。怒於周。吾得楚將也。吾當為五楚五將者也。或謂周君曰。不

如令太子將軍正迎吾得於境。

或猶有人謂周君也使太子與軍正於境迎吾得也

而君自郊迎令天下皆

知君之重吾得也。因泄之楚。

泄猶使楚聞之也

曰。周君所以事吾得者。器必

一無必字

名曰

謀。

會集作謀。錢劉作某。

楚王必求之。而吾得無效也。王必罪之。

效致也

楚請道於二周之間。以臨韓魏。

臨猶伐也

周君患之。蘇秦謂

會一作謂。集劉作謂

周君曰。除道

屬之於河。

屬猶至也。通也。

韓魏必惡之。齊秦恐楚之取九鼎也。必救韓魏而攻楚。楚

不能守方城之外。

方城楚塞也。外北也

安能道二周之間。若四國弗惡。君雖不欲與也。

楚必將自取之矣。

四國韓魏齊秦也

司寇布為周最謂周君曰。

布周臣也

君使人告齊王以周最不肯為太子也。臣為

君不取也。函冶氏為齊太公買良劍。公不知善。歸其劍而賣之金。

齊太公田常孫田和也。始

代呂氏為齊侯。號曰太公。函冶官名也。因為氏。知鑄冶

越人請買之千金。折而不賣。

雖顧千金猶未

盡其本價也。故折其錢。劉

將死。而屬其子曰。必無獨知。

函冶氏屬其子曰必無以語人。獨知其利

今君之使最

為太子。獨知之契也。天下未有信之者也。臣恐齊王之為君實立果。

果周太子也

而讓之於最。以嫁之齊。

讓

也。君為多巧。最為多詐。君何不買信貨哉。奉養

無有愛於最也。使天下見之。

秦召周君。周君難往。或為周君謂魏王。

史記作韓王

曰。秦召周君。將以使攻魏之

南陽。

南陽魏邑也。史記作南陽

王何不出於河南。周君聞之。將以為辭於秦而不往。

以魏兵在河南

為辭不往。周君不入秦。秦必不敢越河而攻南陽。

犀武敗於伊闕。周君之魏求救。秦將白起敗魏將犀武於伊闕。秦進攻周君故求救於魏也。魏王以上黨之急辭

之。故不救周。周君反見梁囿而樂之也。梁魏惠王之都也。畜禽曰苑。園有林地曰園也。秦毋恢謂周君曰。溫囿

不下此而又近。臣能為君取之。秦毋恢周臣也。溫囿今在河內。是時屬魏。下猶城也。此梁囿一作梁也。溫囿近周能為君取。溫囿也。反

見魏王。王曰。周君怨寡人乎。對曰。不怨。且誰怨王。臣為王有患也。患憂也。周君

謀主也。周天子也。故曰謀主也。而設以國為王扞秦。扞禦也。傳曰扞禦北狄也。而王無之扞也。言魏為周無所扞禦也。臣

見其必以國事秦也。秦悉塞外之兵與周之衆以攻南陽。南陽魏邑。而兩上黨絕

矣。魏王曰。然則奈何。秦毋恢曰。周君形不小利事秦。而好小利。形勢也不利。謂溫囿也。今

王許成三萬人與溫囿。戊守也。周君得以為辭於父兄百姓而利。利錢也。溫囿以

為樂。私愛也。必不合於秦。臣嘗聞溫囿之利。歲入十金。周君得溫囿。其以事王

者。歲百二十金。是上黨每患而贏四十金。溫囿貢於魏王八十金耳。周君得之則貢百二十金。故曰是贏四十金也。魏王因

使孟卯致溫囿於周君。而許之成也。韓魏易地。西周弗利。樊餘。會下有為周字。謂楚

王曰。周必亡矣。利便也。樊餘周臣也。為周謂楚王楚王懷王。韓魏之易地。韓得二縣。魏亡二縣。所以為

之者。盡包二周。多於二縣。九鼎存焉。且魏有南陽鄭地三川而包二周。則

楚方城之外危。韓兼兩上黨以臨趙。即趙羊腸以上危。羊腸險塞名也。山形屈壁。原晉陽之西北也。故易成之曰。楚趙皆輕。楚王恐。因趙以止易也。

原晉陽之西北也。故易成之曰。楚趙皆輕。楚王恐。因趙以止易也。

秦欲攻周。周最謂秦王曰。為王之國計者。不攻周。攻周實不足以利國。而聲畏天下。天下以聲畏秦。必東合於齊。兵弊於周。弊罷也而合天下於齊。則秦孤而不王矣。是天下欲罷秦。故勸王攻周。秦與天下俱罷。則令不橫行於周矣。橫行東行

宮他謂周君曰。臣他周

宛恃秦而輕晉。秦飢而宛亡。穀不熟曰飢。亡滅也鄭恃魏而輕韓。

魏攻蔡而鄭亡。韓哀侯滅亡鄭。有臣字莒亡於齊。陳蔡亡於楚。為齊楚所滅亡此皆恃援國。而

輕近敵也。今君恃韓魏而輕秦。國恐傷矣。君不如使周最陰合於趙以備

秦。則不毀。

謂齊王曰。王何不以地齎周最以為太子也。齎進也。周最為周之太子齊王令司馬悍劉一作悍

以賂續一作地進周最於周。左尚謂司馬悍曰。周不聽。是公之知困。而交絕於周也。公不如謂周君曰。何欲置。置立也。欲立誰為太子也令人微告悍。悍請令王進之以地。左

尚以此得事。左尚以教司馬悍勸王齎周最地以此得尊寵之職也。反還也西周恐魏之藉道也。為西周謂魏王曰。楚宋不利秦

之德。三國也。彼且攻王之聚以利秦。魏王懼。令軍設舍速東。

犀武敗周。使周集會錢一無下周字劉有足之秦。或謂周足曰。何不謂周君曰。臣之秦。秦周

之交必惡。主君之臣。又秦重而欲相者。且惡臣於秦。而臣為不能使矣。臣

願免而行。君因相之。彼得相。不惡周於秦矣。君重秦。故使相往。行而免。且輕秦也。公必不免。公言是而行。交善於秦。為秦所善且公之成事也。交惡於秦。不善於公。且誅矣。

秦一第三

衛鞅亡魏入秦。

衛鞅衛公子叔痤之子也。痤仕魏相。惠王湮病。惠王視之曰：「若疾不諱，誰可與為國者？」鞅曰：「臣庶子鞅可也。」王不聽。又曰：「王若不能用，請殺之，無令他國得用也。」鞅由是亡奔秦。秦孝公封之於商，曰商鞅。

孝公以為相。封之於商。號曰商君。商君治秦。法令至

行。公公平無私。罰不諱強大。諱由辟也。詩云：「仲山甫不辟強禦，不侮鰥寡。」此其一剛也。賞不私親近。私猶曲也。法及

太子。太子卒為惠王。太子犯法刑之，不赦。故曰法及太子，并罪其遺物在道，不敢拾也。民不妄取。民非其物，不敢取也。兵革大強。革猶甲也。諸侯畏懼。然刻深寡恩。刻急也。寡少也。深重也。言

辭不受。孝公已死。惠王代後。惠王孝公太子也。莅政有頃。莅臨也。有頃，言未久。商君告歸。懼惠王誅之，欲還照魏也。

君之法。莫言大王之法。也。莫無是商君反為主。大王更為臣也。且夫商君固大王仇讎也。願大王圖之。圖謀也。商君歸還。惠王車裂之。而秦人不憐。商君懼誅，欲之

商君之法，急不得出窮，而還一曰魏以其誦公子邛而殺其軍魏人怨而不納，故會下有還而字。惠王車裂之也。

商君之法，急不得出窮，而還一曰魏以其誦公子邛而殺其軍魏人怨而不納，故會下有還而字。惠王車裂之也。

商君之法，急不得出窮，而還一曰魏以其誦公子邛而殺其軍魏人怨而不納，故會下有還而字。惠王車裂之也。

商君之法，急不得出窮，而還一曰魏以其誦公子邛而殺其軍魏人怨而不納，故會下有還而字。惠王車裂之也。

商君之法，急不得出窮，而還一曰魏以其誦公子邛而殺其軍魏人怨而不納，故會下有還而字。惠王車裂之也。

蘇秦始將連橫。合關東從通之於秦故曰連橫者也說秦惠王曰：大王之國，西有巴蜀漢中之利，

也。利饒也北有胡貉代馬之用。武也南有巫山黔中之限。皆有塞險要也東有肴函之

固。肴在麗池西函關舊在弘農城北門外今在新安東固牢堅難攻易守也田肥美，民殷富，戰車萬乘，奮擊百萬，沃野千里，

蓄積饒多。關中沃野千里故田美民富地勢形便。攻之不可得守之不可壞故曰形便也此所謂天府也。府聚也天下之

雄國也。以大王之賢，士民之衆，車騎之用，兵法之教，教習也可以并諸侯，吞天

下。吞滅也稱帝而治，願大王少留意，臣請奏其效。奏事效驗也秦王曰：寡人聞之，毛

羽不豐滿者，不可以高飛；文章不成者，不可以誅罰。文章旌旗文章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也道

德不厚者，不可以使民。厚猶大也政教不順者，不可以煩大臣。煩勞也今先生儼然

不遠千里而庭教之，願以異日。儼然矜莊貌不以千里之遠為遠而蘇秦曰：臣固疑大

王之不能用也。昔者神農伐補遂，神農炎帝號也少典之子也黃帝伐涿鹿而禽蚩

尤。蚩尤九黎民之君子也堯伐驩兜，舜伐三苗，翼善傳聖曰堯仁聖感明也禹伐共工，共工官名也

火之間，任知訓。一無訓字湯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紂。夏桀為無道故成湯伐之崇侯虎為紂讎

之，齊桓任戰而伯天下。齊桓公小白僖公之子也用兵戰而由此觀之，惡有不戰者乎？

也。魏安古者使車數擊馳，言語相結，天下為一。擊一也兵車之數比相當馳傳

從連橫，兵革不藏。藏戰也文士並飭，一作飭諸侯亂惑，餅巧也萬端俱起，不可勝

理。理治也科條既備，民多僞態，書策稠濁，百姓不足。稠多濁也上下相愁，民無所

也。

聊。上下君臣也。刑罰失中故相慈怨。明言章理。兵甲愈起。愈益也。辯言偉服。戰攻不息。

錢劉作慈怨。則民無所聊賴者也。息繁稱文辭。天下不治。去本事未多。攻文辭以相加誣。故曰天下不治也。舌弊耳聾。不見成功。行義約信。天

下不親。不能使天下相親也。於是乃廢文任武。厚養死士。死士勇戰之士也。綴甲厲兵。效勝於戰

場。綴連也。厲利也。利其兵器。致其勝功於戰鬪之場也。夫徒處而致利。安坐而廣地。徒處安坐不修其兵事。欲以利國廣地不可得者也。雖古

五帝三王五伯。劉錢無五伯字。集有。明主賢君。常欲坐而致之。其勢不能。勢力也。故以戰續

之。續猶備其勢也。寬則兩軍相攻。迫則杖戟相撞。攻擊撞刺。然後可建大功。建是故兵勝

於外。義強於內。故仁義而行。故強於內也。威立於上。民服於下。今欲并天下。凌萬乘。誅敵國。

制海內。子元元。臣諸侯。子愛也。元元尊也。錢劉止一元字。非兵不可。傳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聖人以與亂

人以廢廢與存亡皆兵之由也。故服諸侯非兵不可也。今之嗣主。忽於至道。皆惜於教。亂於治。惜不明也。迷於言。惑

於語。沈於辯。溺於辭。以此論之。王固不能行也。固必也。必不。能行霸事。說秦王書十上。而

說不行。蘇秦之說不見用也。黑貂之裘弊。黃金百斤盡。弊壞也。蘇秦仕趙趙王資紹裘黃金使說秦王破關中之橫使與趙同從則相親也。秦

王不肯從。故蘇秦用金盡而貂裘壞。秦也。資用乏絕。去秦而歸。歸洛陽也。羸滕履躡。負書擔囊。囊囊也。無底曰囊。囊有底曰囊。

形容枯槁。面目犁黑。狀有歸色。歸當作愧。愧慙也。音相近故作歸耳。歸至家。妻不下紵。嫂不為炊。

不炊。飯也。父母不與言。蘇秦喟歎曰。妻不以我為夫。嫂不以我為叔。父母不以我

為子。是皆秦之罪也。乃夜發書。陳篋數十。得太公陰符之謀。伏而誦之。簡

練。以為揣摩。簡伏也。練。羅縹治。劉錢無羅縹二字。集會有一陰符中奇異之謀。以為揣摩。揣摩定也。摩合也。定諸侯使書其術以成六國之從也。讀書欲睡。引錐

自刺其股。血流至足。曰。安有說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錦繡。取卿相之尊者乎。暮年。揣摩成。曰。此真可以說當世之君矣。於是乃摩燕烏集闕。闕。名也。見說

趙王於華屋之下。華。夏華屋。錢劉作華屋。夏屋。山名也。言趙王屋高似山也。抵掌而談。抵。據也。趙王大悅。封為武

安君。武安。趙邑。今屬廣平。受相印。革車百乘。革車。兵車。錦繡千純。純。束也。白璧百雙。黃金萬溢。萬。溢。萬金也。二十兩為一溢也。以隨其後。約從散橫。以抑強秦。約。合關東六國之從使相親也。散。關中之橫使秦賓服也。故曰抑強秦也。故蘇秦

相於趙。而關不通。當此之時。天下之大。萬民之衆。王侯之威。謀臣之權。皆欲決蘇秦之策。不費斗糧。未煩一兵。未戰一士。未絕一絃。未折一矢。諸侯

相親。賢於兄弟。賢。猶厚也。夫賢人在而天下服。一人用而天下從。故曰。式於政。不

式於勇。式於廊廟之內。不式於四境之外。式。皆用也。當秦之隆。隆。盛也。黃金萬溢為用。

經。轉轂連騎。炫燿於道。炫。燿也。猶耀光也。山東之國。從風而服。風化也。使趙大重。重。尊也。使

王也。侯尊趙王也。且夫蘇秦。特窮巷掘門桑戶棖樞之士耳。棖。棖桑條假也。以爲戶樞耳。伏軾搏銜。橫歷天

下。徐。勸也。歷。行也。廷說諸侯之王。杜左右之口。天下莫之能伉。伉。當也。錢劉一作抗。將說楚王。路

過洛陽。父母聞之。清宮除道。張樂設飲。郊迎三十里。張。施也。設置也。施。樂置也。酒。遠迎上郊邑也。妻側

目而視。傾耳而聽。嫂蛇行匍伏。匍。匍匐也。匍。匍匐也。四拜。自跪而謝。謝。前不欺之通也。蘇秦曰。嫂

何前倨而後卑也。嫂曰。以季子之位尊而多金。蘇秦曰。嗟乎。貧窮則父母

不子。不以爲己子也。富貴則親戚畏懼。人生世上。勢位富貴。蓋可忽乎哉。信不可輕忽。故曰乎哉。

秦惠王謂寒泉子曰。秦惠王孝公子也。寒泉子秦處士也。蘇秦欺寡人。欲以一人之智。反覆東山

之君。從以欺秦。東山山東。欺詐也。趙固負其衆。負恃也。故先使蘇秦以幣帛約乎諸侯。諸

侯不可一。猶連雞之不能俱止於棲之明矣。約讎約也。一同也。續李善引作俱上於棲亦明矣。寡人忿然

含怒日久。含懷也。吾欲使武安子起往喻意焉。武安子起。秦將白起。寒泉子曰。不可。夫攻城

墮邑。請使武安子。墮壞也。善我國家。使諸侯。請使客卿張儀。張儀魏人也。仕秦以為客卿。秦惠

王曰。敬受命。受秦惠王之教。冷向謂秦王曰。冷姓向名也。秦臣也。向欲以齊事王。使一作攻宋也。

以猶使也。宋破。晉國危。安邑王之有也。晉國魏都大梁也。宋在其東。若齊攻宋破之。則大梁危不能復。獲其安邑。安邑在海東。近秦。秦可兼取。故安邑王之有也。

燕趙惡齊秦之合。必割地以交於王矣。割猶分也。交齊也。齊必重於王。則向之攻宋

也。且以恐齊而重王。王何惡向之攻宋乎。向以王之明為先知之。故不言。

向言以秦王之聰明為先自知之。故不言也。

張儀說秦王曰。秦惠王也。續韓非子第一。一善初見秦文與此同。臣聞之。弗知而言為不智。知而不言為不

忠。知可言利國安君。而不言故曰不忠。為人臣不忠當死。言不審亦當死。雖然。臣願悉言所聞。大

王裁其罪。裁制也。臣聞天下陰燕陽魏。陰小陽大。連荆固齊。收餘韓成從。將西南以

與秦為難。難猶敵也。臣竊笑之。世有三亡。而天下得之。其此之謂乎。臣聞之曰。以

亂攻治者亡。以邪攻正者亡。以逆攻順者亡。今天下之府庫不盈。困倉空

虛。悉其士民。張軍。會作張。軍聲。數千百萬。白刃在前。斧質在後。而皆去走不能死。

罪一本有也字其百姓不能死也。錢劉本無此七字會集有其上不能殺也。言賞則不與。言罰則

不行。賞罰不行。故民不死也。民不為盡節致死傳曰賞罰無章何以阻勸此之謂也今秦出號令而行賞罰。不

攻無攻。會作有功無功相事也。出其父母懷衽之中。生未嘗見寇也。聞戰。頓足徒裼。

犯白刃。蹈煨炭。斷死於前者。比是也。夫斷死與斷生也。不同。死生異也而民為之

者。是貴奮也。奮勇也一可以勝十。十可以勝百。百可以勝千。千可以勝萬。萬可

以勝天下矣。今秦地形。斷長續短。方數千里。名師數百萬。秦之號令賞罰。

地形利害。天下莫如也。以此與天下。天下不足兼而有也。是知秦戰未嘗

不勝。攻未嘗不取。所當未嘗不破也。當敵開地數千里。此甚大功也。然而甲

兵頓。士民病。病困也蓄積索。索盡也田疇荒。墾不治也困倉虛。四隣諸侯不服。威德不能懷也伯

王之名不成。此無異故。怪異謀臣皆不盡其忠也。臣敢言往昔。昔者齊南破

荆。中破宋。西服秦。北破燕。中使韓魏之君。地廣而兵強。戰勝攻取。詔令天

下。濟清河濁。濟水清河。水濁一作詔。令天下齊。濟濁獨河。足以為限。限難也長城鉅坊。錢劉坊作防足以為塞。齊

五戰之國也。一戰不勝而無齊。故由此觀之。夫戰者。萬乘之存亡也。勝則存敗則亡

也勝敗若此故曰萬乘之存亡也且臣聞之曰。削株掘根。無與禍隣。禍乃不存。秦與荆人戰。大

破荆。襲郢。取洞庭。五都。續史記引戰國策作五都江南。鄧楚都也。洞庭五都。江南皆楚邑也荆王亡奔。會作走。東伏亡命東伏

於陳。當是之時。隨荆以兵。則荆可舉。舉荆。則其民足貪也。地足利也。東以

強齊燕。言「錢」下有秦字以強於齊燕也。中陵二晉。三晉趙韓魏也。然則是一舉而伯王之各可

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可使韓魏而謀臣不為不為此謀也。引軍而退與荆人和。和平也。今

一作荆人收亡國聚散民立社主置宗廟令帥天下西面以與秦為難此固

已無伯王之道一矣。天下有比志而軍華下。華下華山之下也。大王以詐破之兵至

梁郭圍梁數旬。梁大梁魏王所都也。則梁可拔。拔梁則魏可舉。舉魏則荆趙之志絕。荆

趙之志絕則趙危。趙危而荆孤。東以強齊燕中陵三晉。然則是一舉而伯

王之名可成也。四隣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與魏氏和。令魏

氏收亡國聚散民立社主置宗廟。此固已無伯王之道二矣。前者穰侯之

治秦也用一國之兵而欲以成兩國之功。穰國「錢」劉本無國字。侯魏人也。治猶相也。魏侯相秦欲與秦而安魏故曰欲成兩國之功也。

是故兵終身暴靈於外。士民潞病於內。潞病於內。伯王之名不成。此固已無伯王

之道三矣。趙氏中央之國也。雜民之所居也。其民輕而難用。號令不治。賞

罰不信。地形不便。趙王都邯鄲無險固故曰不便。上非能盡其民力。彼固亡國之形也。而不憂

民氓。野民曰氓。悉其士民軍於長平之下。以爭韓之上黨。大王以詐破之。劉下有兵字。

拔武安。趙括封於武安。會更有武安字。君將趙四十萬衆。當是時趙氏上下不相親也。上拒秦秦將白起坑括四十萬衆於長平下故曰武安。

君臣也。貴賤不相信。貴謂卿。賤謂士。然則是邯鄲不守。拔邯鄲完河間引軍而去。西攻脩

武。踰羊腸。脩武趙邑。一本有也字。合屬河內羊腸名也。降代上黨代三十六縣上黨十七縣。代屬趙。上黨屬韓。

不用一領甲。不苦一民。

甲鎧苦勞

皆秦之有也。代上黨。不戰而已。

會下有反字

為秦矣。

為猶屬也

東陽河外。不戰而已。反為齊矣。中呼池。

池猶作池

以北。不戰而已。為燕矣。然

則是舉趙。則韓必亡。韓亡。則荆魏不能獨立。荆魏不能獨立。則是一舉而

壞韓。盡魏也。

盡害也

挾荆。以東弱齊燕。決白馬之口。以流魏氏。

白馬津名魏氏今魏郡縣也流權也

一舉

而三晉亡。從者敗。

從者山東六國從敗不成也

大王拱手以須。天下徧隨而伏。伯王之名可

成也。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與趙氏為和。以大王之明。秦兵之強。伯王之

業地。

劉作伯王業也

尊不可得。乃取欺於亡國。

亡國謂趙也

是謀臣之拙也。且夫趙當亡不

亡。秦當伯不伯。天下固量秦之謀臣一矣。乃復悉卒。乃

也。棄甲兵。怒戰慄而却。

却退也

天下固量秦

錢本有之字

力二矣。軍乃引退。弁於李

下。

李下邑名在河內也

大王又弁軍而致。

一作至

與戰。非能厚勝之也。

厚大也

又交罷却。天下

固量秦

一本有之字

力二矣。內者量吾謀臣。外者極吾兵力。由是觀之。臣以天下

之從。豈其難矣。內者吾甲兵頓。士民病。

頓罷也病困也

蓄積索。田疇荒。困倉虛。

具日困方日倉

虛不實

一本下有也字

外者天下比志甚固。願大王有以慮之也。

慮謀也

且臣聞之。戰戰慄

慄。日慎。日慎。一日。苟慎其道。天下可有也。

苟誠也

何以知其然也。昔者紂為天子。帥

天下將甲百萬。左飲於淇谷。右飲於洹水。淇水竭而洹水不流。以與周武

為難。武王將素甲三千領。戰一日。

一日甲子之日也太公望為號到牧野便紂紂故曰一日

破紂之國。禽其身。據

其地而有其民。天下莫不劉無傷也。智伯帥二國之衆。三國晉會集晉作智韓魏也。以攻

趙襄主於晉陽。襄主趙襄子也大夫稱主晉陽趙氏邑也。決水灌之。三年城且拔矣。且將也。襄主錯龜數

策占兆。策著也兆占龜兆也。以視利害。何國可降。何國可降使為反間。而使張子孟談。張孟談趙襄子臣也。於是潛

行而出。反智伯之約。得兩國之衆。以攻智伯之國。禽其身。以成襄子之功。

潛行私行兩國韓魏也智伯與韓魏攻襄子張孟談辭於韓魏魏與趙同故曰反智伯之約也國猶軍一本有攻字。智伯之軍而破以殺其身故曰以成襄主之功也。今秦地斷長續短

方數千里。名師數百萬。秦國號令賞罰。地形利害。天下莫如也。無如秦國安固者也。以

此與天下。天下可兼而有也。與天下爭可并而有。臣昧死望。劉作臣願望。見大王。言所以舉本

無舉字。破天下之從。舉趙亡韓。臣荆魏親齊燕。以成伯王之名。成立也。朝四隣諸

侯之道。大王試聽其說。一舉而天下之從不破。趙不舉。韓不亡。荆魏不臣。

齊燕不親。伯王之名不成。四隣諸侯不朝。大王斬臣以徇於國。以主為謀

會恐當作主謀。不忠者。

張儀欲假秦兵以救魏。左成謂甘茂曰。子不予之。魏不反秦兵。張子不反

秦。言魏以秦兵戰死亡之而不反則張儀亦懼誅不敢反秦也。魏若反秦兵。張子得志於魏。不敢反於秦矣。魏用秦兵戰得

反之則張儀有功於魏故得志得志於魏亦不反於秦也。張子不去秦。張子必高子。高貴也子謂甘茂也

司馬錯與張儀爭論於秦。惠王前。司馬錯欲伐蜀。張儀曰。不如伐韓。王曰。

請聞其說。錢云聞善作問會劉集亦作問。對曰。親魏善楚。下兵三川。三川宜陽也下兵出兵也。塞轅轅緱氏之

口。塞當屯留之道。屯留今上黨縣魏絕南陽。魏東南陽絕也楚臨南鄭。鄭今河南新鄭也秦攻新城。宜陽

以臨二周之郊。二周東周西周也誅周主之罪。周主周君侵楚魏之地。周自知不救。九鼎寶

器必出。自知不可復故必出其寶器不敢愛惜也據九鼎。按圖籍。挾天子以令天下。令天下莫敢不

聽。此王業也。錢本作此不世之業也今夫蜀。西辟之國。而戎狄之長也。續云新序長字作儉後語作倫字弊兵

勞衆。不足以成名。辟遠不足以成伯王之名得其地。不足以爲利。臣聞爭名者於朝。爭利者

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市朝也。而王不爭焉。顧爭於戎狄。去王業。會錢劉無業字

遠矣。顧反也司馬錯曰。不然。臣聞之。欲富國者。會錢集本富國作國富務廣其地。欲強兵者。

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三資者備。而王隨之矣。續從也今王之地小民貧。

故臣願從事於易。夫蜀。西辟之國也。而戎狄之長也。而有桀紂之亂。以秦

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羣羊也。取其地。足以廣國也。得其財。足以富民繕兵。

不傷衆而彼已服矣。故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爲暴。利盡西海。諸侯不以爲

貪。是我一舉而名實兩附。而又有禁暴正亂之名。今攻韓劫天子。劫天子。

惡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義之名。而攻天下之所不欲危。臣請謁其故。

白謁周。天下之宗室也。齊韓。周之與國也。周自知失九鼎。韓自知亡三川。則

必將二國并力合謀。二國周韓也以因于齊趙。而求解乎楚魏。以鼎與楚。以地與

魏。王不能禁。禁止也此臣所謂危。不如伐蜀之完也。必不傷敗故曰完也惠王曰。善。寡人聽

魏。王不能禁。禁止也此臣所謂危。不如伐蜀之完也。必不傷敗故曰完也惠王曰。善。寡人聽

子司馬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蜀主更號為侯。而使陳莊續新序作陳叔相蜀。

陳莊秦臣也蜀既屬。秦益強富厚。輕諸侯。厚大也

張儀之殘。樗里疾也。殘害也重而使之楚。因令楚王為之請相於秦。請使秦用樗里疾為相也

張子謂秦王曰。重樗里疾而使之者。將以為國交也。今身在楚。楚王因為

請相於秦。臣聞其言曰。王欲窮儀於秦乎。臣請助王。斯言樗里子言也。張儀誣樗里疾以自解說也楚王

以為然。故為請相也。今王誠聽之。彼必以國事楚王。彼謂樗里疾也。錢劉作楚矣秦王大怒。

樗里疾出走。走奔也

張儀欲以漢中與楚。請秦王曰。有漢中蠹。蠹害也種樹不處者。人必害之。家有

不宜之財。則傷。傷亦害也本漢中南邊為楚利。此國累也。累憂也甘茂謂王曰。地大

者固多憂乎。固必也天下有變。王割漢中。以為一本無為字和楚。楚必畔。天下而與王。

與王相親也王今以漢中與楚。即天下有變。王何以市楚也。

楚攻魏。楚威王也張儀謂秦王曰。秦惠王也不如與魏以勁之。與猶助也。勁強也魏戰勝。復聽於秦。

錢劉作魏戰勝德於秦也必入西河之外。西河魏邑之外近秦故必以與秦也不勝。魏不能守。王必取之。取之河西王用儀

言。取皮氏。皮氏魏邑卒萬人。車百乘。以與魏犀首。戰勝威王。犀首公孫衍也魏兵罷弊。恐畏

秦。果獻西河之外。獻致也

田莘之為陳軫說秦惠王曰。陳軫夏人仕齊亦仕楚也臣恐王之如郭君。古文言號也夫晉獻公

欲伐郭。而憚舟之僑存。舟之僑郭大夫也。

荀息曰。荀息晉大夫也。

周書有言。美女破舌。乃遺之。

女樂。以亂其政。舟之僑諫而不聽。遂去。傳曰舟之僑諫而不從以其舉適西山一本有也字。

因而伐郭。遂破之。又欲伐虞。而憚宮之奇存。宮之奇虞大夫也。

荀息曰。周書有言。美男破老。乃遺之。

美男。教之惡宮之奇。宮之奇以諫而不聽。遂亡。亡去適秦。

因而伐虞。遂取之。今秦

自以為王。惠王孝公子也始僭尊號為王故曰自以為王。

能害王者。一本無者字。

之國者。楚也。楚智。

一本作知字。

橫。一本有門字。

君之善用兵。用兵。錢劉只一用兵字。

與陳軫之智。

橫門君秦將陳軫夏人仕秦亦仕楚也。

故驕張儀以五國。

聽。張儀又惡陳軫於秦王曰。軫馳楚秦之間。一本作馳走秦楚之間錢劉作馳楚。

今楚不加善秦

而善軫。然則是軫自為而不為國也。且軫欲去秦而之楚。王何不聽乎。察也。

王謂陳軫曰。吾聞子欲去秦而之楚。信乎。陳軫曰。然。王曰。儀之言果信也。

曰。非獨儀知之也。行道之人皆知之。曰。孝己愛其親。天下欲以為子。孝己殷也。

子胥忠乎。錢劉無乎字集有。

其君。天下欲以為臣。子胥楚王大夫伍奢之子平王殺伍奢子胥奔吳為闔閭夫差臣。

僕妾售乎閭巷者。良僕妾也。出婦嫁鄉曲者。良婦也。吾不忠於君。楚亦何以軫為忠乎。錢劉本無乎字。

忠且見棄。吾不之楚。何適乎。秦王曰。善。乃必之也。

陳軫去楚之秦。張儀謂秦王。秦惠王也。

曰。陳軫為王臣。常以國情輸楚。輸語也。

儀不能與從事。願王逐之。即復之楚。願王殺之。王曰。軫安敢之楚也。王召陳軫

能與從事。願王逐之。即復之楚。願王殺之。王曰。軫安敢之楚也。王召陳軫

能與從事。願王逐之。即復之楚。願王殺之。王曰。軫安敢之楚也。王召陳軫

能與從事。願王逐之。即復之楚。願王殺之。王曰。軫安敢之楚也。王召陳軫

能與從事。願王逐之。即復之楚。願王殺之。王曰。軫安敢之楚也。王召陳軫

能與從事。願王逐之。即復之楚。願王殺之。王曰。軫安敢之楚也。王召陳軫

能與從事。願王逐之。即復之楚。願王殺之。王曰。軫安敢之楚也。王召陳軫

能與從事。願王逐之。即復之楚。願王殺之。王曰。軫安敢之楚也。王召陳軫

能與從事。願王逐之。即復之楚。願王殺之。王曰。軫安敢之楚也。王召陳軫

能與從事。願王逐之。即復之楚。願王殺之。王曰。軫安敢之楚也。王召陳軫

能與從事。願王逐之。即復之楚。願王殺之。王曰。軫安敢之楚也。王召陳軫

能與從事。願王逐之。即復之楚。願王殺之。王曰。軫安敢之楚也。王召陳軫

能與從事。願王逐之。即復之楚。願王殺之。王曰。軫安敢之楚也。王召陳軫

能與從事。願王逐之。即復之楚。願王殺之。王曰。軫安敢之楚也。王召陳軫

能與從事。願王逐之。即復之楚。願王殺之。王曰。軫安敢之楚也。王召陳軫

能與從事。願王逐之。即復之楚。願王殺之。王曰。軫安敢之楚也。王召陳軫

能與從事。願王逐之。即復之楚。願王殺之。王曰。軫安敢之楚也。王召陳軫

能與從事。願王逐之。即復之楚。願王殺之。王曰。軫安敢之楚也。王召陳軫

能與從事。願王逐之。即復之楚。願王殺之。王曰。軫安敢之楚也。王召陳軫

能與從事。願王逐之。即復之楚。願王殺之。王曰。軫安敢之楚也。王召陳軫

能與從事。願王逐之。即復之楚。願王殺之。王曰。軫安敢之楚也。王召陳軫

能與從事。願王逐之。即復之楚。願王殺之。王曰。軫安敢之楚也。王召陳軫

能與從事。願王逐之。即復之楚。願王殺之。王曰。軫安敢之楚也。王召陳軫

能與從事。願王逐之。即復之楚。願王殺之。王曰。軫安敢之楚也。王召陳軫

能與從事。願王逐之。即復之楚。願王殺之。王曰。軫安敢之楚也。王召陳軫

能與從事。願王逐之。即復之楚。願王殺之。王曰。軫安敢之楚也。王召陳軫

能與從事。願王逐之。即復之楚。願王殺之。王曰。軫安敢之楚也。王召陳軫

能與從事。願王逐之。即復之楚。願王殺之。王曰。軫安敢之楚也。王召陳軫

能與從事。願王逐之。即復之楚。願王殺之。王曰。軫安敢之楚也。王召陳軫

能與從事。願王逐之。即復之楚。願王殺之。王曰。軫安敢之楚也。王召陳軫

能與從事。願王逐之。即復之楚。願王殺之。王曰。軫安敢之楚也。王召陳軫

能與從事。願王逐之。即復之楚。願王殺之。王曰。軫安敢之楚也。王召陳軫

能與從事。願王逐之。即復之楚。願王殺之。王曰。軫安敢之楚也。王召陳軫

能與從事。願王逐之。即復之楚。願王殺之。王曰。軫安敢之楚也。王召陳軫

能與從事。願王逐之。即復之楚。願王殺之。王曰。軫安敢之楚也。王召陳軫

能與從事。願王逐之。即復之楚。願王殺之。王曰。軫安敢之楚也。王召陳軫

能與從事。願王逐之。即復之楚。願王殺之。王曰。軫安敢之楚也。王召陳軫

能與從事。願王逐之。即復之楚。願王殺之。王曰。軫安敢之楚也。王召陳軫

能與從事。願王逐之。即復之楚。願王殺之。王曰。軫安敢之楚也。王召陳軫

能與從事。願王逐之。即復之楚。願王殺之。王曰。軫安敢之楚也。王召陳軫

能與從事。願王逐之。即復之楚。願王殺之。王曰。軫安敢之楚也。王召陳軫

能與從事。願王逐之。即復之楚。願王殺之。王曰。軫安敢之楚也。王召陳軫

能與從事。願王逐之。即復之楚。願王殺之。王曰。軫安敢之楚也。王召陳軫

能與從事。願王逐之。即復之楚。願王殺之。王曰。軫安敢之楚也。王召陳軫

能與從事。願王逐之。即復之楚。願王殺之。王曰。軫安敢之楚也。王召陳軫

能與從事。願王逐之。即復之楚。願王殺之。王曰。軫安敢之楚也。王召陳軫

能與從事。願王逐之。即復之楚。願王殺之。王曰。軫安敢之楚也。王召陳軫

能與從事。願王逐之。即復之楚。願王殺之。王曰。軫安敢之楚也。王召陳軫

能與從事。願王逐之。即復之楚。願王殺之。王曰。軫安敢之楚也。王召陳軫

能與從事。願王逐之。即復之楚。願王殺之。王曰。軫安敢之楚也。王召陳軫

能與從事。願王逐之。即復之楚。願王殺之。王曰。軫安敢之楚也。王召陳軫

告之曰。吾能聽子言。子欲何之。言欲何之適也請爲子車約。約具也對曰。臣願之。

楚王曰。儀以子爲之楚。吾又自知子之楚。子非楚且安之也。軫曰。臣出必

故之楚。以順王與儀之策。順從而明臣之楚與不也。楚人有兩妻者。人誅

續後語其長者。一本更有長者二字詈之。誅其少者。少者許之。居無幾何。有兩妻者死。客

謂誅者曰。汝取長者乎。少者乎。一本有取長者。客曰。長者詈汝。少者和汝。汝

何爲取長者。曰。居彼人之所。則欲其許我也。今爲我妻。則欲其爲我詈人

也。今楚王明主也。而昭陽賢相也。昭陽姓名也楚懷王之相也軫爲人臣。而常以國輸楚王。

王劉王必不留臣。昭陽將不與臣從事矣。以此明臣之楚與不。軫出。張儀入

問王曰。陳軫果安之。王曰。夫軫。天下之辯士也。孰視寡人曰。軫必之楚。寡

人遂無奈何也。寡人因問曰。子必之楚也。則儀之言果信矣。軫曰。非獨儀

之言也。行道之人皆知之。昔者子胥忠其君。天下皆欲以爲臣。孝己愛其

親。天下皆欲以爲子。故賣僕妾不出里巷而取者。良僕妾也。出婦嫁於鄉

里者。善婦也。臣不忠於王。楚何以爲臣。欲爲軫爲忠。一本更添一忠字尙見棄軫不之楚而

何之乎。集與此本同會臣不忠於王楚何以爲臣乎軫爲忠見棄軫不之楚而何之乎王以爲然。遂善待之。

秦二第四

齊助楚攻秦。取曲沃。曲沃晉桓叔所封也。在今弘農縣東三十五里。道北。曲沃城是戰國時秦兼有之。故齊助楚攻秦取之也。齊

報曲沃也。齊楚之交善。善猶親也。惠王患之。謂張儀曰。吾欲伐齊。齊楚方懼。子為寡人

慮之。奈何。慮計也。張儀曰。王其為臣約車斧幣。臣請試之。約具也。幣貨。試猶嘗視也。張儀南見

楚王。楚懷王也。曰。弊邑之王所說甚者。無大大王。說敬也大。王楚王也。唯儀之所甚願為臣者。

亦無大大王。唯獨也。願為王臣無有與大王比者也。弊邑之王所甚憎者。亦無先齊王。齊威王也。唯儀之

甚憎者。亦無大齊王。今齊王之罪。其於弊邑之王甚厚。厚重也。弊邑欲伐之。而

大國與之懼。懼猶合也。是以弊邑之王不得事令。令。命也。不得命。事於楚王也。而儀不得為臣也。

大王苟能閉關絕齊。苟誠也。關。楚北方城之塞也。絕齊。權合之交也。臣請使秦王獻商於之地方六百里。

商於秦邑。必弱也。若此。齊必弱。齊弱。則必為王役矣。則是北弱齊。西德於秦。而

私商於之地。以為利也。會一作己利。錢劉一作利也。德恩也。楚與齊絕為施恩。德於秦。私得秦地以為己利也。則此一計而三利俱

至。楚王大說。宣言之於朝廷。宣。偏也。曰。不穀得商於之田方六百里。羣臣聞見

者。畢賀。畢。盡也。陳軫後見。獨不賀。軫仕楚為楚懷王臣。楚王曰。不穀不煩一兵。不傷一人。而

得商於之地六百里。寡人自以為為智矣。諸士大夫皆賀。子獨不賀。何也。陳

軫對曰。臣見商於之地不可得。而患必至也。故不敢妄賀。妄。獨也。空也。王曰。何也。對

曰。夫秦所以重王者。以王有齊也。今地未可得。而齊先絕。是楚孤也。秦又

會錢劉夫秦有何重孤國。且先出地。絕齊。秦計必弗為也。先絕齊。後責地。且必受欺

於張儀

言張儀必欺王也

受欺於張儀。王必惋之。是西生秦患。北絕齊交。則兩國兵

必至矣。

兩國秦與齊也

楚王不聽。曰。吾事善矣。子其弭口無言。以待吾事。

齊王使

人絕齊。使者未來。

來猶還也

又重絕之。張儀反秦。

反還也

使人使齊。齊秦之交陰合。

楚因使一將軍受地於秦。張儀至。稱病不朝。楚王曰。張子以寡人不絕

齊乎。乃使勇士往置齊王。

置罵也

張儀知楚絕齊也。乃出見使者曰。從某至某。

廣從。

錢劉作從。會一作表。

六里。使者曰。臣聞六百里。不聞六里。儀曰。儀固以小人。安得

六百里。使者反報楚王。楚王大怒。欲與師伐秦。陳軫曰。臣可以言乎。

王初使弭口今

可以言。

王曰。可矣。軫曰。伐秦。非計也。王不如因而賂之。一名都。與之伐齊。

名大都

邑與秦俱伐齊也

是我亡於秦。而取償於齊也。

言失邑於秦而大得報償於齊也故曰是我亡於秦也

楚國不向全事。

全空也事

王今已絕齊。而責欺於秦。是吾合齊秦之交也。固

會固

必大傷。

傷病也

楚王不聽。遂舉兵伐秦。秦與齊合。韓氏從之。

韓王見齊秦合為一故復合之也

楚兵大敗於杜

陵。

杜陵楚邑

故楚之土壤。士民非削弱。僅以救亡者。計失於陳軫。

僅猶我得不滅大者坐不從陳軫之計故也

過聽於張儀。

過誤也裏於張儀之欺六百里地

楚絕齊。齊舉兵伐楚。陳軫謂楚王曰。王不如以地東解於齊。西講於秦。楚

王使陳軫之秦。秦王謂軫曰。子秦人也。

軫先仕於秦故言秦人也

寡人與子故也。

故舊

寡人不

佞。不能親國事也。

親猶知也

故子棄寡人。事楚王。

棄去也

今齊楚相伐。或謂救之便。

或謂救之不便。便利也。子獨不可以忠為子主計。以其餘為寡人乎。以餘計為寡人計也。陳

軫曰。王獨不聞吳人之遊楚者乎。遊仕也。楚王甚愛之。病。故使人問之曰。誠病

乎。意亦思乎。思思也。左右曰。臣不知其思與不思。誠思。則將吳吟。吟歌也。今軫將

為王吳吟。王不聞夫管會管也。與之說乎。說言也。有兩虎誨一作爭。人而鬪者。管

莊子將刺之。管與止之曰。虎者。戾蟲也。戾貪也。人者。甘餌也。今兩虎誨人而鬪。小

者必死。大者必傷。子待傷虎而刺之。則是一舉而兼兩虎也。兼得也。無刺一虎

之勞。而有刺兩虎之名。刺殺也。齊楚今戰。戰必敗。敗。錢劉一無下敗字。王起兵救之。有救

齊之利。而無伐楚之害。害危也。計聽知覆逆者。唯王可也。計者。事之本也。聽者。

存亡之機。機要也。計失而聽過。能有國者寡也。寡少也。故曰。計有一二者難悖也。

悖誤也。一本無也字。聽無失本末者難惑。惑亂也。

秦惠王死。公孫衍欲窮張儀。公孫衍魏人也。仕於秦。當六國時。號曰犀首。窮困也。李讎謂公孫衍曰。李讎秦人也。不

如召甘茂於魏。召公孫顯於韓。起樗里子於國。起猶舉也。三人者。皆張儀之讎也。

讎仇也。公用之。則諸侯必見張儀之無秦矣。公謂公孫衍用此三人。則諸侯知張儀無權寵於秦。一一下有也字。

義渠君之魏。義渠西戎之國。名也。之至也。公孫衍謂義渠君曰。道遠。臣不得復過矣。請謁事

情。謁見也。謁告也。情實也。言義渠君道里長遠。不能復得相。相一本作謁。見也。請告事之情實。義渠君曰。願聞之。對曰。中國無事於秦。

無征伐之專於秦也。則秦且燒炳獲君之國。燒炳猶城壞城壞君國也。錢一云城止壞字。中國為有事於秦。則秦且

無征伐之專於秦也。則秦且燒炳獲君之國。中國為有事於秦。則秦且

輕使重幣而事君之國也。將致重幣求援 助於義渠國也 義渠君曰：謹聞令。聞猶受也 令教也 居無幾何。

五國伐秦。五國齊宋 韓魏趙也 陳軫謂秦王曰：義渠君者，蠻夷之賢君。王不如賂之，以

撫其心。撫安也 秦王曰：善。因以文繡千匹，好女百人，遺義渠君。義渠君致羣臣

而謀曰：此乃公孫衍之所謂也。因起兵襲秦，大敗秦人於李帛之下。謂猶言 也李帛

秦 邑 醫扁鵲見秦武王，武王示之病。扁鵲盧人也，字越人，武 王惠王子也，示語也 扁鵲請除。除治也 左右曰：君

之病在耳之前，目之下，除之未必已也。將使耳不聰，目不明。君以告扁鵲。

扁鵲怒而投其石。劉本在下有曰字 投棄也，石，石 所以砭癰人臍腫也，「臍會作癰」 君與知之者。一本無 之字 謀之而與不

知者敗之，使此知秦國之政也。則君一舉而亡國矣。

秦武王謂甘茂曰：寡人欲車通三川，以闕周室。三川，義陽川、周室、洛邑 王城也，今河南縣也 而寡人死

不朽乎。乎一 作矣 甘茂對曰：請之魏，約伐韓。王令向壽輔行。輔，副 介也 甘茂至魏，謂向

壽：子歸告王曰：魏聽臣矣。聽 從 然願王勿攻也。事成，盡以為子功。向壽歸以

告王。王迎甘茂於息壤。息壤，秦 邑也 甘茂至，王問其故。對曰：宜陽，大縣也。上黨、南

陽，積之久矣。名為縣，其實郡也。今王倍數險，行千里而攻之，難矣。臣聞張

儀西奔巴蜀之地，北取西河之外，南取上庸。上庸，楚邑，今 嶺中東縣也 天下不以為多張儀

儀，劉本作不 以多張子 而賢先王。先王，謂 惠王也 魏文侯令樂羊將攻中山。中山，狄都，今 盧奴中山也 三年而拔之。

樂羊反而語功。語言也拔一本抄上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再拜稽首曰。此

非臣之功。主君之力也。今臣羈旅之臣也。甘茂本齊人。故曰羈旅也。樗里疾。公孫衍二人者。

挾韓而議。王必聽之。是王欺魏。而臣受公仲侈之怨也。昔者會子處費。費

人有與會子同名族者。費邑名也。名字族姓。而殺人。人告會子母曰。會參殺人。會之子

母曰。吾子不殺人。織自若。若如故也。有頃焉。人又曰。會參殺人。其母向織自若也。

頃之。一人又告之曰。會參殺人。一本無已。上十九字。其母懼。投杼踰牆而走。踰牆逃走也。夫以

會參之賢。與母之信也。而二人疑之。疑猶惑也。則慈母不能信也。信猶保也。今臣之賢

不及會子。而王之信臣。又未若會子之母也。疑臣者不適二人。適音翅。臣恐王

為一本為上。有之字。臣之投杼也。王曰。寡人不聽也。請與子盟。聽受也。於是與之盟於息

壤。果攻宜陽。五月而不能拔也。樗里疾。公孫衍二人在。在。在續新序作讒。爭之王。王將

聽之。召甘茂而告之。甘茂對曰。息壤在彼。王曰。有之。因悉起兵。復使甘茂

攻之。遂拔宜陽。

宜陽之役。役事也。馮章謂秦王曰。不拔宜陽。韓楚乘吾弊。弊極也。國必危矣。不如

許楚。漢中以懼之。與楚漢中。以喜之也。楚懼而不進。韓必孤。無奈秦何矣。韓失楚援故。孤無如秦何。王曰。

善。果使馮章許楚。漢中。而拔宜陽。宜陽韓邑也。楚王以其言責漢中於馮章。馮章

謂秦王曰。王遂亡臣。固謂楚王曰。寡人固無地而許楚王。

謂秦王曰。王遂亡臣。固謂楚王曰。寡人固無地而許楚王。

甘茂攻宜陽。三鼓之而卒不上。卒士也。士不上攻也。秦之右將有尉對曰。公不論兵必

大困。甘茂曰。我羈旅而得相秦者。我以宜陽餌王。餌猶喜也。今攻宜陽而不拔。公

孫衍。樽里疾挫我於內。挫猶毀也。而公中以韓窮我於外。公中韓也。是無伐之日已。請

明日鼓之而不可下。因以宜陽之郭為墓。墓葬也。於是出私金以益公賞。益助也。

明日鼓之。宜陽拔。拔得也。

宜陽未得。得一本作拔。宜陽韓呂韓武子所都也。秦死傷者衆。甘茂欲息兵。息休也。甘茂秦將也。左成謂甘茂曰。

公內攻於樽里疾。公孫衍。惡甘茂譖毀之於內。故曰內。攻疾衍一本下有也字。而外與韓修為怨。韓修韓相也。今公

用兵無功。公必窮矣。公不如進兵攻宜陽。宜陽拔。則公之功多矣。戰功日多也。是

樽里疾。公孫衍無事也。秦衆盡。怨之深矣。無事樽里疾公孫衍無以復攻毀甘茂之事也。秦死傷衆盡。怨樽里疾公孫衍之造謀伐宜陽。

怨深之重也。

宜陽之役。楚畔秦而合於韓。秦王懼。秦武王也。甘茂曰。楚雖合韓。不為韓氏先戰。

言楚不能為韓氏先與秦戰也。韓亦恐戰而楚有變其後。恐楚作變難伐其後也。韓楚必相御也。御猶相瞰望也。御猶劉作詹。楚

言與韓而不餘怨於秦。臣是以知其御也。楚雖與韓合。不有餘怨於秦。無怨亦可復合也。故曰以是知其相御。

秦王謂甘茂曰。楚客來使者多健。健者強也。與寡人爭辭。寡人數窮焉。為之奈何。

甘茂對曰。王勿患也。患憂也。其健者來使者。則王勿聽其事。聽從也。其需弱者來

使。則王必聽之。然則需弱者用。而健者不用矣。王因而制之。制御也。

甘茂亡秦。且之齊。且將也出關。遇蘇子。遇見也。蘇子蘇代也。曰：君聞夫江上之處女乎？蘇子

曰：不聞。曰：夫江上之處女，有家貧而無燭者，處女相與語，欲去之。去猶遣之也。遺無燭者。

家貧無燭者將去矣。謂處女曰：妾以無燭故，常先至。掃室布席，何愛餘明

之照四壁者？幸以賜妾，何妨於處女？妾自以有益於處女，何為去我？處女

相語，以為然而留之。今臣不肖，棄逐於秦，而出關。甘茂言我不肖為秦所棄逐也。願為足下掃

室布席，幸無我逐也。蘇子曰：善。請重公於齊。重尊也。言將使齊尊重公。乃西說秦王曰：甘茂

賢人，非恒士也。其居秦，累世重矣。自殺塞谿谷。續後語：槐谷在槐里之谷，今京兆始平之地。言周秦之地悉知也。或作鬼谷大

非地，形險易，盡知之。彼若以齊約韓魏，反以謀秦，是非秦之利也。約結也。以齊之強合韓魏。

還以圖秦能傾之。故曰非秦之利也。秦王曰：然則奈何？蘇代曰：不如重其贄。劉作重贄。厚其祿以迎之。彼

來，則置之槐谷，終身勿出。天下何從圖秦？秦王曰：善。與之上卿，以相迎之。

錄一作相。印迎之。齊。甘茂辭不往。蘇秦秦一作代。偽謂王曰：一作偽謂齊。齊潛王曰。甘茂，賢人也。今秦與之

上卿，以相迎之。劉作以相。印迎之齊。茂德王之賜，故不往。願為王臣。今王何以禮之？王

若不留，必不德王。德恩也。彼以甘茂之賢，得擅用強秦之衆，則難圖也。齊王曰：

善。賜之上卿命而處之。處居也。續後語而厚處之。甘茂相秦，秦王愛公孫衍，與之間有所

立。因自謂之曰：寡人且相子。子公孫衍也。甘茂之吏道而劉無道而二字。聞之，以告甘茂。

甘茂因入見王曰：王得賢相，敢再拜賀。王曰：寡人託國於子，焉更得賢相。

甘茂因入見王曰：王得賢相，敢再拜賀。王曰：寡人託國於子，焉更得賢相。

對曰。王且相犀首。犀首公孫衍也。王曰。子焉聞之。對曰。犀首告臣。告誦也。王怒於犀首

之泄也。乃逐之。言甘茂知之且不欲使公孫衍得相而分一其本無而字其寵也故言犀首告臣欲王逐之也。

甘茂約秦魏而攻楚。楚之相秦者屈蓋。為楚和於秦。屈蓋楚臣也楚仕於秦使秦相之也。秦啓關

而聽楚。使甘茂謂秦王曰。怵於楚而不使魏制和。楚必曰秦鸞魏不悅而

合於楚。楚魏為一國。恐傷矣。傷害也。王不如使魏制和。魏制和。必悅。王不惡於

魏。則寄地必多矣。

陘山之事。陘山蓋趙奔陘塞也事役也。趙且與秦伐齊。齊懼。令田章以陽武合於趙。陽武齊邑也和合也。

而以順子為質。順子齊公子質保也。趙王喜。乃案兵告於秦曰。齊以陽武賜弊邑。而納

順子。欲以解伐。解趙使不與秦俱伐齊。敢告下吏。下吏秦吏。秦王使公子他之趙。謂趙王曰。齊

與大國救魏。而倍約。不可信恃。大國不義。不一作弗錢劉一作不以為義續若下注弗作則上當作弗義。以告弊邑。

大國趙也弗義不以為義也弊邑秦自謂也。而賜之二社之地。以奉祭祀。今又。劉錢又作有續古人有作又。案兵。且欲合

齊。而受其地。地陽武也。非使臣之所知也。請益甲四萬。大國裁之。蘇代為齊獻書

穰侯。蘇代蘇秦弟穰侯秦相也。曰。臣聞往來之者言。錢劉一作往來之言者。曰。秦且益趙甲四萬人以伐

齊。臣竊必之弊邑之王曰。秦王明而熟於計。穰侯智而習於事。必不益趙

甲四萬人以伐齊。是何也。夫三晉相結。秦之深讎也。深重也。三晉百背秦。百欺

秦。不為不信。不為無行。今破齊以肥趙。趙。史記有趙趙二字會劉無。秦之深讎。不利於秦。一

也。秦之謀者必曰：破齊弊晉，而後制晉楚之勝。夫齊、罷國也，以天下擊之，譬猶以千鈞之弩潰癰也。錢劉等下秦王安能制晉楚哉？一二也。秦少出兵，則晉楚不信，多出兵，則晉楚為制於秦。齊恐，則必不走於秦，且走晉楚。三也。齊割地以實晉楚，則晉楚安。齊舉兵而為之頓劍，則秦反受兵。四也。是晉楚以秦破齊，以齊破秦，何晉楚之智，而齊秦之愚。五也。齊秦為晉楚所帥，故謂之愚也。秦得安邑，善齊以安之，亦必無患矣。秦有安邑，則韓魏必無上黨哉。我劉作矣。秦將取之，故曰無上黨哉也。夫取三晉之腸胃。腸胃喻腹心也。與出兵而懼其不反也，孰利？故臣竊必之。會集之上，有為字。弊邑之王曰：秦王明而熟於計，穰侯智而習於事，必不益趙甲四萬人以伐齊矣。

秦宣太后

惠王之后昭襄王母，故曰太后也。

愛魏醜夫。太后病，將死，出令曰：為我葬，必以魏子

為殉。魏子患之。庸芮為魏子說太后。

殉，殺人以葬。庸芮，秦臣也。二國史作虞，其為醜夫說太后。

曰：以死者為

有知乎？太后曰：無知也。曰：若太后之神靈，明知死者之無知矣，何為空以

生所愛葬於無知之死人哉？若死者有知，先王積怒之日久矣。

怒

太后救

過不贍，何暇乃

乃會錢劉作及

私魏醜夫乎？太后曰：善，乃止。

止不以魏醜夫為殉者也。

秦二第五

薛公爲魏謂魏冉曰。文聞秦王欲以呂禮收齊。以濟天下。君必輕矣。齊秦相聚。以臨三晉。禮必并相之。是君收齊以重呂禮也。齊免於天下之兵。其讎君必深。君不如勸秦王。令弊邑卒攻齊之事。齊破。文請以所得封君。齊破。晉強。秦王畏晉之強也。必重君以取晉。齊予晉弊邑。而不能支秦。晉必重君以事秦。是君破齊以爲功。操晉以爲重也。一本口君字破齊定封。而秦晉皆重君。若齊不破。呂禮復用。子必大窮矣。

秦客卿造謂穰侯曰。秦封君以陶。藉君天下數年矣。攻齊之事成。陶爲萬乘。長小國。率以朝天子。天下必聽。五伯之事也。攻齊不成。陶爲鄰恤。而莫之據也。故攻齊之於陶也。存亡之機也。君欲成之。何不使人謂燕相國曰。聖人不能爲時。時至而弗失。舜雖賢。不遇堯也。不得爲天子。湯武雖賢。不當桀紂。不王。故以舜湯武之賢。不遭時。不得帝王。令攻齊。此君之大時也。已。因天下之力。伐讎國之齊。報惠王之恥。成昭王之功。除萬世之害。此燕之長利。而君之大名也。書云。樹德莫如滋。除害莫如盡。吳不亡越。越故亡吳。齊不亡燕。燕故亡齊。齊亡於燕。吳亡於越。此除疾不盡也。以非此時也。成君之功。除君之害。秦卒有他事而從齊。齊趙合。其讎君必深矣。挾君之讎。以誅於燕。後雖悔之。不可得也已。君悉燕兵而疾僭之。天下之從君也。

若報父子之仇。誠能亡齊。封君於河南。為萬乘。達途於中國。南與陶為鄰。世世無患。願君之專志於攻齊。而無無一作毋他慮也。

魏

會錢本有文字

謂魏冉曰。公聞東方之語乎。曰。弗聞也。曰。辛張陽毋澤說魏王薛

公公叔也。曰。臣戰載主契國以與王約。必無患矣。若有敗之者。臣請挈領。

然而臣有患也。夫楚王之以其臣請挈領。然而臣有患也。一無已上十六字夫楚王

之以其國依冉也。而事臣之主。此臣之甚患也。今公東而因言於楚。是令

張儀

一本無儀字

之言為禹。而務敗公之事也。公不如反公國德楚。而觀薛公之

為公也。觀三國之所求於秦。而不能得者。請以號三國以自信也。觀張儀

一本無儀字

與澤之所不能得於薛公者也。而公請之。以自重也。

謂魏冉曰。和不成。兵必出。白起者。且復將。戰勝。必窮公。不勝。必事趙。從公。

公又輕。公不若毋多則疾到。續云到恐作封字

謂穰侯曰。為君慮封。若於除宋罪。重齊怒。須殘伐亂宋。德強齊。定身封。此

亦百世之時也已。

謂魏冉曰。楚破。秦不能與齊縣衡矣。秦二世積節於韓魏。而齊之德新加

與。與一作焉齊秦交爭。韓魏東聽。則秦伐矣。齊有東國之地方千里。楚苞九夷。又

方千里。南有符離之塞。北有甘魚之口。權縣宋衛。宋衛乃當阿甄耳。利有

千里者二。富擅越隸。秦烏能與齊懸衡。韓魏支分方城膏腴之地。以薄鄭。兵休復起。足以傷秦。不必待齊。

五國罷成。秦王欲爲成陽君求相韓魏。韓魏弗聽。秦太后爲魏冉謂秦王曰。成陽君以王之故窮而居於齊。今王見其達而收之。亦能翕其心乎。王曰。未也。太后曰。窮而不收。達而報之。怨不爲王用。且收成陽君。失韓魏之道也。

范子因王稽入秦。獻書昭王曰。臣聞明主莅正。有功者不得不賞。有能者不得不官。勞大者其祿厚。功多者其爵尊。能治衆者其官大。故不能者不敢當其職焉。能者亦不得蔽隱。使以臣之言爲可。則行而益利。其道若將弗行。則久留臣。無爲也。語曰。人主後語作庸主賞所愛而罰所惡。明主則不然。賞必加於有功。刑必斷於有罪。今臣之曾不足以當樞質。要不足以待斧鉞。

豈敢以疑事嘗試於王乎。雖以臣爲賤而輕辱臣。獨不重任臣者。後無反覆於王前耶。臣聞周有砥厄。宋有結綠。梁有懸黎。楚有和璞。此四寶者。工之所失也。而爲天下名器。然則聖王之所棄者。獨不足以厚國家乎。臣聞善厚家者。取之於國。善厚國者。取之於諸侯。天下有明主。則諸侯不得擅厚矣。是何故也。爲其凋榮也。良醫知病人之死生。聖主明

於成敗之事。利則行之。害則舍之。疑則少嘗之。雖堯舜禹湯復生。弗能改已。語之至者。臣不敢載之於書。其淺者又不足聽也。意者臣愚而不闔史記闔作。概於王心耶。已已錢作亡一作以一作抑會作亡。其言臣者。將賤而不足聽耶。非若是也。則臣之志。願少賜游觀之間。望見足下而入之書上。秦王說之。因謝王稽說。一無使說字人持車召之。

范雎至秦。王庭迎。謂范雎曰。寡人宜以身受令久矣。今者義渠之事急。寡人日自請太后。今義渠之事已。寡人乃得以身受命。躬竊閔然不敏。敬執賓主之禮。范雎辭讓。是日。見范雎。見者無不變色易容者。秦王屏左右。宮中虛無人。秦王跪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有間。秦王復請。范雎曰。唯唯。若是者三。秦王跪曰。先生不幸教寡人乎。范雎謝曰。非敢然也。臣聞始時。呂尚之遇文王也。身為漁父。而釣於渭陽之濱耳。若是者。交疏也。已一說而立為太師。會作已而立為太師。載與俱歸者。其言深也。故文王果收功於呂尚。卒擅天下而身立為帝王。即使文王疏呂望而弗與深言。是周無天子之德。而文武無與成其王也。今臣羈旅之臣也。交疏於王。而所願陳者。皆匡君之臣之事。處人骨肉之間。願以陳臣之陋忠。而未知王心也。所以王三問而不對者。是也。臣非有所畏而不敢言也。知今日言之於前。

而明日伏誅於後。然臣弗敢畏也。大王信行臣之言。死不足以爲臣患。亡不足以爲臣憂。漆身而爲厲。被髮而爲狂。不足以爲臣恥。五帝之聖。錢聖下 有焉字

而死。三王之仁。錢仁下 有焉字 而死。五伯之賢。錢賢下 有焉字 而死。烏獲之力。錢力下 有焉字 而死。奔

育之勇焉而死。死者。人之所必不免也。處必然之勢。可以少有補於秦。此

臣之所大願也。臣何患乎。伍子胥橐載而出昭關。夜行而晝伏。至於澨水。

史記作 澨水 無以餌其口。坐行蒲服。乞食於吳市。卒與吳國。闔廬爲霸。使臣得進

謀如伍子胥。加之。以幽囚。終身不復見。是臣說之行也。臣何憂乎。箕子。接

輿。漆身而爲厲。被髮而爲狂。無益於殷楚。使臣得同行於箕子。接輿。漆身

一本無 漆身字 可以補所賢之主。是臣之大樂也。臣又何恥乎。臣之所恐者。獨恐臣

死之後。天下見臣盡忠而身蹶也。是以杜口裹足。莫肯即秦耳。足下上畏

太后之嚴。下惑姦臣之態。居深宮之中。不離保傅之手。終身闇惑。無與照

姦。大者宗廟滅覆。小者身以孤危。此臣之所恐耳。若夫窮辱之事。死亡之

患。臣弗敢畏也。臣死而秦治。賢於生也。秦王聽曰。先生是何言也。夫秦國

僻遠。寡人愚不肖。先生乃幸至此。此天以寡人恩。恩後語 作授 先生而存。先王之

廟也。寡人得受命於先生。此天所以幸先王而不棄其孤也。先生奈何而

言若此。事無大小。上及太后。下至大臣。願先生悉以教寡人。無疑寡人也。

范雎再拜。秦王亦再拜。范雎曰：大王之國，北有甘泉谷口，南帶涇渭，右隴蜀，左關阪，戰車千乘，奮擊百萬。劉萬下以秦卒之勇，車騎之多，以當諸侯，譬

若馳一本無馳字韓盧而逐蹇兔也。霸王之業可致，今反閉續李善引有關字而不敢窺兵

於山東者，是穰侯為國謀不忠，而大王之計有所失也。王曰：願聞所失計。

雎曰：大王越韓魏而攻強齊，非計也。少出師，則不足以傷齊，多之則害於

秦。臣意王之計。劉一作錢一作臣計王之少出師欲少出師，而悉韓魏之兵，則不義矣。今見

與國之不可親。錢作可親越人之國而攻，可乎？疏於計矣。昔者齊人伐楚，戰勝，破

軍殺將，再辟千里，膚寸之地無得者。若一作也豈齊不欲地哉？形弗能有也。諸侯

見齊之罷露，君臣之不親，舉兵而伐之，主辱軍破，為天下笑。所以然者，以

其伐楚而肥韓魏也。此所謂藉賊兵而齎盜食者也。王不如遠交而近攻，

得寸則王之寸，得尺亦王之尺也。今舍此而遠攻，不亦繆乎？且昔者中山

之地，方五百里，趙獨擅之，功成名立，利附，則天下莫能害。今韓魏，中國之

處，而天下之樞也。王若欲霸，必親中國，而以為天下樞，以威楚趙。趙彊則

楚附，楚彊則趙附，楚趙附，則齊必懼。懼必卑辭重幣以事秦，齊附，而韓魏

可虛也。王曰：寡人欲親魏，魏多變之國也。寡人不能親，請問親魏奈何？范

雎曰：卑辭重幣以事之，不可。削地而賂之，不可。舉兵而伐之，於是舉兵而

攻邢丘。邢丘拔。而魏請附。曰。秦韓之地形。相錯如繡。秦之有韓。若木之有蠹。人之病心腹。天下有變。爲秦害者。莫大於韓。王不如收韓。王曰。寡人欲收韓。劉下更有不聽。爲之奈何。范雎曰。舉兵而攻滎陽。則成畢之路不通。北

斬太行之道。則上黨之兵不下。一舉而攻滎陽。則其國斷而爲三。魏韓見必亡。焉得不聽。韓聽而霸事可成也。王曰。善。范雎曰。臣居山東。聞齊之內

一無有田單。車後語不聞其王。聞秦之有太后。穰侯。涇陽。華陽。不聞其有王。

夫擅國之謂王。能專利害之謂王。制殺生之威之謂王。今太后擅行不顧

穰后。出使不報。涇陽。華陽。擊斷無諱。會下有高陵進四貴備而國不危者。未之

有也。爲此四者。下乃所謂無王已。然則權焉得不傾。而令焉得從王出乎。

臣聞善爲國者。內固其威。而外重其權。穰侯使者操王之重。決裂諸侯。剖

符於天下。征敵伐國。莫敢不聽。戰勝攻取。則利歸於陶。國弊。御於諸侯。戰

敗。則怨結於百姓。而禍歸社稷。詩曰。木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

大其都者危其國。尊其臣者卑其主。淖齒。管齊之權。縮閔王之筋。縣之廟

梁。宿昔而死。李兌用趙。滅食主父。百日而餓死。今秦太后。穰侯用事。高陵

涇陽。會下有華佐之。卒無秦王。此亦淖齒。李兌之類已。臣今見王獨立於廟

朝矣。且臣將恐後世之有秦國者。非王之子孫也。秦王懼。於是乃廢太后。

逐穰侯出高陵走

一無涇陽會下有穰走字陽二字

於關外。昭王謂范雎曰。昔者齊公得管

仲。時以為仲父。今吾得子。亦以為父。

應侯謂昭王曰。亦聞恆思有神叢與。恆思有悍少年。請與叢博。曰。吾勝叢。

叢籍我神三日。不勝叢。叢困我。乃左手為叢投。右手自為投。勝叢。叢籍其

神三日。叢往求之。遂弗歸。五日而叢枯。七日而叢亡。今國者王之叢。勢者

王之神。籍人以此。得無危乎。臣未嘗聞指大於臂。臂大於股。若有此。則病

必甚矣。百人輿瓢而趨。不如一人持而走疾。

會錄劉一無疾字

百人誠輿瓢。瓢必裂。

今秦國華陽用之。穰侯用之。太后用之。王亦用之。不稱瓢為器。則已。已稱

瓢為器。國必裂矣。臣聞之也。木實繁者枝必披。枝之披者傷其心。都大者

危其國。臣強者危其主。其令邑中。自斗食以上。至尉內史。及王左右。有非

相國之人者乎。國無事則已。國有事。臣必聞見王獨立於庭也。臣竊為王

恐。恐萬世之後。有國者非王子孫也。臣聞古之善為政也。其威內扶。其輔

外布。四治政不亂不逆。使者直道而行。不敢為非。今太后使者分裂諸侯。

而符布天下。操大國之勢。強徵兵伐諸侯。戰勝攻取。利盡歸於陶。國之幣

帛。竭入太后之家。竟內之利。分移華陽。古之所謂危主滅國之道。必從此

起。三貴竭國以自安。然則令何得從王出。權何得毋分。是我

劉本無我字

王果處

三分之一也。

秦攻韓。圍涇。范雎謂秦昭王曰。有攻人者。有攻地者。穰侯十攻魏。而不得每一作能傷者。非秦弱而魏強也。其所攻者地也。地者。人主所甚愛也。人主者。人

臣之所樂爲死也。攻人主之所愛。與樂死者鬪。故十攻而弗能勝也。今王將攻韓。圍涇。臣願王之毋獨攻其地。而攻其人也。王攻韓。圍涇。以張儀爲言。張儀之力多。且削地。而錢劉本無而字以自贖於王。幾割地而韓不盡。張儀之力

少。則王逐張儀。而更與不如張儀者市。則王之所求於韓者言可得也。

應侯曰。鄭人謂玉未理者璞。周人謂鼠未腊者朴。周人懷璞過鄭。賈曰。欲買朴乎。鄭賈曰。欲之。出其朴。視之。乃鼠也。因謝不取。今平原君自以賢。顯名於天下。然降其主父沙丘而臣之。天下之王。尙猶尊之。是天下之王。不如鄭賈之智也。眩於名。不知其實也。

天下之士合從。相聚於趙。而欲攻秦。秦相應侯曰。王勿憂也。請令廢之。秦於天下之士。非有怨也。相聚而攻秦者。以己欲富貴耳。王見大王之狗。臥者臥。起者起。行者行。止者止。毋相與鬪者。投之一骨。輕起相牙者。何則。有爭意也。於是唐睢載音樂。予之五十金。居武安。高會相與飲。謂邯鄲人誰來取者。於是其謀者。固未可得。予也。其可得與者。與之昆弟矣。公與秦計。

功者不問金之所之。金盡者功多矣。今令人復載五十金。隨公唐睢行。行至武安。散不能三千金。天下之士大相與鬪矣。

謂應侯曰。君禽馬服乎。曰。然。又卽圍邯鄲乎。曰。然。趙亡。秦王王矣。武安君

爲三公。武安君所以以一無爲秦戰勝攻取者七十餘城。南亡鄢郢。漢中。禽馬

服之軍。不亡一甲。雖周錢劉下有邵字呂望之功。亦不過此矣。趙亡。秦王王。武安君

爲三公。君能爲之下乎。雖欲無爲之下。固不得之矣。秦嘗攻韓邢。困一本下有丘字

今攻趙。北地入燕。東地入齊。南地入楚魏。則秦所得不一幾何。劉改不一作無幾何

不如因而割之。因以爲武安功。

應侯失韓之汝南。秦昭王謂應侯曰。君亡。一本下有汝南二字國其憂乎。應侯曰。臣不

憂。王曰。何也。曰。梁人有東門吳者。其子死而不憂。其相室曰。公之愛子也。

天下無有。今子死不憂。何也。東門吳曰。吾嘗無子。無子之時不憂。今子死。

乃卽與無子時同也。臣奚憂焉。臣亦嘗爲子。爲子時不憂。今亡汝南。乃與

卽爲劉一無卽爲二字梁餘子同也。臣何爲憂。秦王以爲不然。以告蒙傲曰。今也寡

人一城圍。食不甘味。臥不便席。今應侯亡地而言不憂。此其情一本下有也。蒙

傲曰。臣請得其情。蒙傲乃往見應侯曰。傲欲死。應侯曰。何謂也。曰。秦王師

君天下莫不聞。而况於秦國乎。今傲勢得秦。為一本無焉字王將將兵。臣以韓之細也。顯逆誅。奪君地。傲尙奚生。不若死。應侯拜蒙傲曰。願委之卿。蒙傲以報於昭王。自是之後。應侯每言韓事者。秦王弗聽也。以其為汝南虜也。一錄

無庸字

秦攻邯鄲。十七月不下。莊謂王稽曰。君何不賜軍吏乎。王稽曰。吾與王也。不用人言。莊曰。不然。父之於子也。令有必行者。必不行者。曰。去貴妻。賣愛妾。此令必行者也。因曰。毋敢思也。此令必不行者也。守閭嫗曰。其夕。某儒會云恐作播劉作羅子內某士。貴妻已去。愛妾已賣。而心不有。欲教之者。人心固有。今

君雖幸於王。不過父子之親。軍吏雖賤。不卑於守閭嫗。且君擅主。輕下之。日久矣。聞三人成虎。十夫椽椎。衆口所移。毋翼而飛。故曰。不如賜軍吏而禮之。王稽不聽。軍吏窮。果惡王稽。杜摯以反。秦王大怒。而欲兼誅范雎。范雎曰。臣。東鄙之賤人也。開罪於楚魏。遁逃來奔。臣無諸侯之援。親習之故。王舉臣於羈旅之中。使職事。天下皆聞臣之身與王之舉也。今遇惑。或與罪人同心。而王明誅之。是王過舉顯於天下。而為諸侯所議也。臣願請藥賜死。而恩以相葬。臣王必不失臣之罪。而無過舉之名。王曰。有之。遂弗殺。而善遇之。

蔡澤見逐於趙而入韓魏。遇奪釜鬲。劉無兩字於涂。聞應侯任鄭安平。王稽皆負

重罪。應侯內慙。乃西入秦。將見昭王。使人宣言以感怒應侯曰。燕客蔡澤

天下駿雄弘辯之士也。彼一見秦王。秦王必相之。而奪君位。應侯聞之。使

人召蔡澤。蔡澤入。則揖應侯。應侯固不快。及見之。又倦。應侯因讓之曰。子

常宣言一本下有欲字。代我相秦。豈有此乎。對曰。然。應侯曰。請聞其說。蔡澤曰。吁。何

君劉一作君何見之晚也。夫四時之序。成功者去。夫人人生手足堅強。耳目聰明。聖

知。豈非士之所願與。應侯曰。然。蔡澤曰。質仁秉義。行道施德於天下。天下

懷樂敬愛。願以為君王。豈不辯智之期與。應侯曰。然。蔡澤復曰。富貴顯榮。

成理萬物。萬物各得其所。生命壽長。終其年而不夭傷。天下繼其統。守其

業。傳之無窮。名實純粹。澤流千世。稱之而毋絕。與天下終。豈非道之符。而

聖人所謂吉祥善事與。應侯曰。然。澤曰。若秦之商君。楚之吳起。越之大夫

種。其卒亦可願矣。應侯知蔡澤之欲困己以說。復曰。何為不可。夫公孫鞅

事孝公。極身毋二。盡公不還私。信賞罰以致治。竭智能。示情素。蒙怨咎。欺

舊交。虜魏公子。卒為秦禽將。破敵軍。攘地千里。吳起事悼王。使私不害

公。讒不蔽忠。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行義不固。固會一作願毀譽。必有伯主。強

國。不辭禍凶。大夫種事越王。主離困辱。悉忠而不解。主雖亡絕。盡能而不

離多功而不矜。貴富不驕怠。若此三子者。義之至。忠之節也。故君子殺身

以成名。義之所在。身雖死。無憾悔。劉一作身雖無憾無悔何為不可哉。蔡澤曰。主聖臣賢。

天下之福也。君明臣忠。國之福也。父慈子孝。夫信婦貞。家之福也。故比干

忠。錢忠下有而字不能存殷。子胥知。錢本有而字不能存吳。申生孝。而晉惑。惑一作亂是有忠

臣孝子。國家滅亂。何也。無明君賢父以聽之。故天下以其君父為戮辱。會本

有而字憐其臣子。夫待死而後可以立忠成名。是微子不足仁。孔子不足聖。管

仲不足大也。於是應侯稱善。蔡澤得少間。因曰。商君吳起。大夫種。其為人

臣。盡忠致功。則可願矣。閔天事文王。周公輔成王也。豈不亦忠。一本有聖字乎。以

君臣論之。商君吳起。大夫種。其可願孰與閔天周公哉。應侯曰。商君吳起

一本有與字大夫種不若也。蔡澤曰。然則君之主慈仁任忠。不欺舊故。孰與秦孝

公。楚悼王。越王乎。應侯曰。未知何如也。蔡澤曰。主固親忠臣。不過秦孝。越

王。楚悼君之為主。會本作令主正亂批患。折難廣地。殖穀富國。足家強主。威蓋海

內。功章萬里之外。不過商君吳起。大夫種。而君之祿位貴盛。私家之富。過

於三子。而身不退。竊為君危之。語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之

常數也。進退盈縮變化。聖人之常道也。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

至葵丘之會。有驕矜之色。畔者九國。吳王夫差。無適於天下。輕諸侯。凌齊

晉遂以殺身亡國。夏育、太史啓啓會作曠叱呼駭三軍。然而身死於庸夫。此皆乘
至盛不及道理也。夫商君爲孝公平權衡。正度量。調輕重。決裂阡陌。教民
耕戰。是以兵動而地廣。兵休而國富。故秦無敵於天下。立威諸侯。功已成。
遂以車裂。楚地持戟百萬。白起率數萬之師。以與楚戰。一戰舉鄢郢。再戰
燒夷陵。南并蜀漢。又越韓魏。攻強趙。北阬馬服。誅屠四十餘萬之衆。流血
成川。沸聲若雷。使秦業帝。自是之後。趙楚懾服。不敢攻秦者。白起之勢也。
身所服者七十餘城。功已成矣。賜死於杜郵。吳起爲楚悼王罷無能。廢無用。
損不急之官。塞私門之請。壹楚國之俗。南攻楊越。北并陳蔡。破橫散從。使
馳說之士。無所開其口。功已成矣。卒支解。大夫種爲越王墾草荆錢劉一作奴會一作入
邑。辟地殖穀。率四方士上下之力。以禽勁吳。成霸功。勾踐終梧而殺之。此
四子者。成功而不去。禍至於此。此所謂信而不能詘。往而不能反者也。范
蠡知之。超然避世。長爲陶朱。君獨不觀博者乎。或欲分一本無分字大投。或欲分
功。此皆君之所明知也。今君相秦。計不下席。謀不出廊廟。坐制諸侯。利施
三川。以實宜陽。決羊腸之險。塞太行之口。又斬范中行之途。棧道千里於
蜀漢。使天下皆畏秦。秦之欲得矣。君之功極矣。此亦秦之分功之時也。如
是不退。則商君、白公、吳起、大夫種是也。君何不以此時歸相印。讓賢者授

之必有伯夷之廉。長爲應侯。世世稱孤。而有喬松之壽。孰與以禍終哉。此則君何居焉。應侯曰。善。乃延入坐。爲上客。後數日。入朝。言於秦昭王曰。客新有從山東來者。蔡澤。其人辯士。臣之見人甚衆。莫有及者。臣不如也。秦昭王召見。與語。大說之。拜爲客卿。應侯因謝病。請歸相印。昭王彊起應侯。應侯遂稱篤。因免相。昭王新說蔡澤。計畫。遂拜爲秦相。東收周室。蔡澤相秦王數月。人或惡之。懼誅。乃謝病歸相印。號爲剛成君。一本有居字秦十餘年。昭王。孝文王。莊襄王。卒。事始皇帝。爲秦使於燕。三年。而燕使太子丹入質於秦。

秦四第六

秦取楚漢中。再戰於藍田。大敗楚軍。韓魏聞楚之困。乃南襲至鄧。楚王引歸。後三國齊韓魏謀攻楚。恐秦之救也。或說薛公。可發使告楚曰。今三國之兵且去楚。楚能應而共攻秦。雖藍田。豈難得哉。去舍也。舍楚而往攻秦。藍田秦邑也。攻秦則得之矣。故曰豈難得哉。藍田今長安東南。况於楚之故地。楚疑於秦之未必救己也。而今三國之辭去。則楚之應之也必勸。應和也。勸進也。是楚與三國謀出秦兵矣。秦爲知之。必不救也。知楚與三國謀故。必不肯救之。一無肯之二字。三國疾攻楚。楚必走秦以一本以下有告字急。走去也。告。急求救也。秦愈不敢出。秦益疑故不敢出兵。則

是我離秦而攻楚也。兵必有功。離絕也使秦疑楚而不救也。三國得專勢攻楚故兵出必有功也。薛公曰：善。遂發重

使之楚。楚之應之果勸。果於是三國并力攻楚。楚果告急於秦。秦遂不敢

出兵。大臣臣會作勝有功。三國伐楚大勝有功也。薛公入魏。而出齊女。婦人大歸曰出。韓春謂秦王曰：何

不取為妻。以齊秦劫魏。秦王昭王也。勸使取魏所出齊女以為妻而與齊并勢攻魏。則上黨秦之有也。攻魏則并得上黨也。齊

秦合而立負芻。負芻立其母在秦。則魏秦之縣也。負芻即魏公子其母即魏所出齊女也。欲令秦王取之故曰其母在秦故

云魏秦之縣也。已眠欲以齊秦劫魏。而困薛公。眠魏之臣也。却魯也。薛公在魏故欲困苦之也。佐欲定其弟。臣請為

王因眠與佐也。佐負芻兄也。故欲定其弟。臣韓春自謂也。眠欲困薛故言請為王因眠與佐也。魏懼而復之。復之齊女。負芻必以魏歿

世事秦。身世齊女入魏。而怨薛公。入還也。齊女還怨薛公出己也。終以齊奉事王矣。王秦王也。韓春設此言言齊女以秦奉事

王矣。秦王不操韓春計故其事無效。

二國攻秦。入函谷。三國齊韓魏也。秦王謂樓緩曰：三國之兵深矣。寡人欲割河東而

講。深猶威也。割分講成也。一也。字下。有分字。河東地以卑三國與之成。對曰：割河東大費也。免於國患。大利也。此父兄

之任也。會云大利不入三國大費失土。大利不亡國故曰父兄之任也。王何不召公子池而問焉。王召公子池而問

焉。對曰：講亦悔。不講亦悔。王曰：何也。對曰：王割河東而講。三國雖去。王必

曰惜矣。惜河東地也。三國且去。吾特以二城從之。且將也。特獨也。三城河東三縣也。此講之悔也。悔恨也。

王不講。三國入函谷。咸陽必危。咸陽秦都也。今長安都。渭橋西北咸陽城是也。王又曰：惜矣。吾愛三城而

不講。此又不講之悔也。王曰：鈞吾悔也。寧亡三城而悔。無危咸陽而悔也。

寡人決講矣。必決卒使公子池以二城講於三國之兵。乃退。秦昭王謂左右

曰。今日韓魏孰與始強。始初也言韓魏初時強耶今時強也對曰。弗如也。言不如始時強也王曰。今之如耳。魏

齊。如耳韓臣魏齊魏臣也孰與孟嘗。芒卯之賢。對曰。弗如也。王曰。以孟嘗。芒卯之賢。帥強

韓魏之兵以伐秦。猶無奈寡人何也。今以無能之如耳。魏齊。帥弱韓魏以

攻秦。其無奈寡人何。亦明矣。左右皆曰。甚然。甚謂誠也中期推琴。續史記中旗德琴注引戰國策作推琴後

語中旗伏琴韓子作推琴說施作伏琴對曰。二之料天下過矣。中期秦臣也料數也過謬也昔者六晉之時。智氏最強。

六卿分晉智氏范中行氏中韓氏趙氏乘周之衰晉號皆曰諸侯謂六晉也會劉皆作六晉者无咎城趙氏魏氏滅破范中行。范中行氏於晉最薄而苛帥

韓魏以圍趙襄子於晉陽。智伯殺范中行氏志意驕盈求地於諸侯趙襄子不與地故帥韓魏二君伐趙氏圍晉陽晉陽趙襄子邑決晉水以灌

晉陽。城不沈者三板耳。沈沒也廣二尺曰板智伯出行水。韓康子御。魏桓子

乘。三人共載智伯曰。始吾不知水之可亡人之國也。亡乃今知之。汾水利以

灌安邑。絳水利以灌平陽。安邑魏桓子邑平陽韓康子邑魏桓子肘韓康子。康子履魏桓子。躡

其踵。肘足接於車上。會劉本云魏桓子肘韓康子康子躡其踵踵肘接於車上而智氏分矣。韓魏兆其肘踵之謀破智伯於車上智氏貪口口暴滅亡三家

卒共分之故曰智氏分也身死國亡。為天下笑。智伯身死為襄子所殺也身死國為三家所分天下共笑也今秦之強。不能過智伯。

韓魏雖弱。尚賢在晉陽之下也。賢於趙襄子見圍於晉陽也賢猶勝也此乃方其用肘足時也。願王

之勿易也。勿無易輕也楚魏戰於陘山。魏許秦以上洛。以絕秦於楚。魏許賂秦以上洛絕秦便不助楚魏戰勝。楚敗於

南陽。南陽陘山所在也。秦賈賂於魏。魏不與。賂上落也不與上落也。營。會營或作營。淺謂秦王曰。王何不

謂楚王曰。魏許寡人以地。今戰勝。魏王倍寡人也。王何不與寡人遇。遇合也。魏

畏秦楚之合。必與秦地矣。是魏勝楚而亡地於秦也。謂失上落。是王以魏地德寡

人。秦之楚者多資矣。之至也資財幣也。魏弱。若不出地。則王攻其南。寡人絕其西。魏

必危。危也。秦王曰。善。昭王也。以是告楚。楚王揚言與秦遇。魏王聞之。恐。效上落

於秦。魏惠王效致也。楚使者景鯉在秦。從秦王與魏王遇於境。遇合境秦界也。楚怒。秦合。周

最爲楚王曰。魏請無與楚遇而合於秦。遇之合也。是以鯉與之遇也。弊邑之於與

遇善之故。齊不合也。楚王因不罪景鯉。而德周秦。秦使周最解說楚王與魏遇之意故不罪景鯉而弟德周與秦也。

楚王使景鯉如秦。客謂秦王曰。景鯉。楚王使景。一本無使景二字。所甚愛。王不如留

之以市地。市求也。楚王聽。則不用兵而得地。楚王不聽。則殺景鯉。更不與。不如

景鯉留。留會劉一作者。是便計也。秦王乃留景鯉。景鯉使人說秦王曰。臣見王之權

輕天下。而地不可得也。臣之來使也。聞齊魏皆且割地以事秦。所以然者。

以秦與楚爲昆弟國。今大王留臣。是示天下無楚也。齊魏有何重於孤國

也。言留臣則秦一本下有與楚二字絕秦無楚援則爲孤國故齊魏不復尊重秦也。楚知秦之孤。不與地。而外結交諸侯以圖

則社稷必危。不如出臣。秦王乃出之。出遣景也景鯉還楚也。

秦王欲見頓弱。頓弱曰。臣之義不參拜。秦王始皇趙正也卽位二十六年乃稱帝故曰秦王。王能使臣無拜。

王能使臣無拜。

即可矣。不即不見也。秦王許之。於是頓子曰：天下有一本有字下更有有字其實而無其名者。有無其實而有其名者。有無其名。又無其實者。王知之乎。王曰：弗知。

頓子曰：有其實而無其名者。商人是也。無把銚推耨之勢。銚去苗器也音括。鐘銚調二音古田器。

而有積粟之實。此有其實而無其名者也。無其實而有其名者。農夫是也。解凍而耕。暴背而耨。無積粟之實。此無其實而有其名者也。無其名。又無其實者。王乃是也。已立為萬乘。無孝之名。以千里養。無孝之實。秦王悖然

而怒。頓弱曰：山東戰國有六。威不掩於山東。而掩於母。秦王名正也。以母姪。鍾於。不能掩威於六國。而掩威於母也。臣竊為大王不取也。秦王曰：山東之建國。可兼與。兼併頓子曰：

韓。天下之咽喉。魏。天下之膏腹。王資臣萬金。資給而遊。聽之韓魏。遊行入其社稷之臣於秦。入納也即韓魏從。韓魏從而天下可圖也。從於秦圖取秦王曰：寡人之國貧。恐不能給也。供給頓子曰：天下未嘗無事也。非從即橫也。橫成則秦帝。

從成即楚王。秦帝。即以天下恭養。楚王。即王雖有萬金。弗得私也。私愛也秦王曰：善。乃資萬金。使東遊韓魏。入其將相。北遊於燕趙。而殺李牧。李牧趙將齊王入朝。朝於秦也四國必從。四國燕趙韓魏頓子之說也。

頃襄王二十年。秦白起拔楚西陵。或拔郢郢夷陵。燒先王之墓。王徙東北。保于陳城。楚遂削弱。為秦所輕。於是白起又將兵來伐。楚人有黃歇者。游

學博聞。襄王以為辯。故使於秦。說昭王曰。天下莫強於秦楚。今聞大王欲

伐楚。此猶兩虎相鬪。而驚犬受其弊。不如善楚。臣請言其說。臣聞之。續此段首有關

文史記新序後語皆有之文亦小異今以後語聊足此段之闕物至而反。冬夏是也。秦王名正莊王楚之子冬至生夏至殺故曰反也致至而危。累

甚是也。至極也今大國之地。半天下有二垂。此從生民以來。萬乘之地。未嘗有

也。未嘗有地也先帝文王。莊王。王之身。三世而不接地於齊。文王始皇祖莊王始皇父故曰三世今之王古之帝故咸

言先帝以絕從親之要。今王三使盛橋守事於韓。成橋以北入燕。燕入朝秦也是王不

用甲。不伸威。而出百里之地。王可謂能矣。王又舉甲兵而攻魏。杜大梁之

門。大梁魏惠王所都也今陳留後儀西大梁城是也舉河內。拔燕酸棗。虛桃人。舉猶得也拔取也燕南燕酸棗今屬陳留桃人邑名處則未聞虛空也楚

燕之兵。云翔不敢枝。王之功亦多矣。云翔史作雲翔猶解於於一本作歡字不與秦枝戰故曰王之功亦多矣王申息衆。

二年然後復之。申格也休衆二年而後復用之又取蒲衍。首垣。以臨仁平兵。小黃。濟陽。嬰城。而

魏氏服矣。嘗戰國時皆魏邑也王又割濮磨之北屬之燕。斷齊秦之要。絕楚魏之脊。天

下五合六聚而不敢救也。天下五合六國集聚不敢救助王之威亦憚矣。憚難也六國諸侯皆有畏難秦王之威也王若

能持功守威。省攻伐之心。省減而肥仁義之誠。誠字一本作誠字使無復後患。肥猶厚也地猶道厚宣仁

魏之道則天下皆仰之復何一本本何字下有後字患之有故曰使無復後患。三王不足四。五伯不足六也。言不足小畜之也王若負人

徒之衆。材一本無材字兵甲之強。壹毀魏氏之威。負恃也毀敗也而欲以力臣天下之主。

臣服也主謂諸侯臣恐有後患。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易曰。狐濡其尾。此言始之

難也。臣恐有後患。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易曰。狐濡其尾。此言始之

易終之難也

詩大雅之首章靡無也一本也字下有鮮少也二字言人初始無不為誠信少能有終也言秦強威可以克定天下恐不能終持之若狐濡其尾故難在後也故曰終之難也

何以知其然也智氏見伐趙之利而不知榆次之禍也

一本無也字智伯瑤但貪趙襄子晉陽之地而不知襄

子與韓魏之陰謀卒殺於鑿臺之上韓之於榆次謂一本無謂字設利於前而禍隨其後也一本無也字吳見伐齊之便而不知干隧之敗也

一本無也字吳王夫差自見服越王為前而心復廣貪齊之寶而伐之又欲取伯名於晉而越奄殺之於干隧亦貪利前而凶在後也此二國者非無大功也設

劉本一作沒字利於前而易患於後也設劉本作沒字貪一本下有人字也但見

從而伐齊從合也信越人之卑服舍之北師伐齊曰干隧也既勝齊人於艾陵艾陵邑也還為越王禽於三江

之浦靈自黃也為越所殺殺字一本作禽字也智氏信韓魏從而伐趙攻晉陽之城勝

有日矣日謂明當勝也韓魏反之殺智伯瑤於鑿臺之上晉陽下臺名鑿地作渠以灌晉陽城

今王妬妬字會本楚之不毀也而忘毀楚之強魏也臣為大王慮而不取詩

云大武遠宅不涉楚從此觀之楚國援也鄰國敵也詩云他人有心

予忖度之躍躍兔免遇犬獲之詩巧言之四章他人有殺害之心已忖度之躍躍跳走也魯校

喻讒人如毀傷人遇明君則治女罪也今王中道而信韓魏之善王也此正吳信越也越不可信

敵不可易時不可失臣恐韓魏之卑辭慮患而實欺大國也此何也王既

無重世之德於韓魏而有累世之怨矣韓魏父子兄弟接踵而死於秦

者百世矣百一本國殘社稷壞宗廟隳刳腹折頤首身分離斷暴骨草澤頭

顛僵仆相望於境父子老弱係虜相隨於路鬼神狐禘無所食百姓不聊

生。聊族類離散。流亡為臣妾。滿海內矣。韓魏之不亡。秦社稷之憂也。今王

之攻楚。不亦失乎。是王攻楚之日。則惡出兵。王將藉路於仇讎之韓魏乎。

兵出之日。而王憂其不反也。反是王以兵資於仇讎之韓魏。王若不藉路

於仇讎之韓魏。必攻。一本攻字陽右壤。隨陽右壤。此皆廣川大水。山林谿谷

不食之地。隨陽右壤皆楚邑也王雖有之。不為得地。與不得地無異是王有毀楚之名。無得地之

實也。且王攻楚之日。四國必應。一本無悉起應王。四國趙韓魏齊也秦楚之構而不離

構魏氏將出兵而攻留。方與銓。胡陵。碭。蕭。相。故宋必盡。七邑宋邑也。宋戰國時屬楚。故言故宋必盡也齊

人南面。泗北必舉。此皆平原四達膏腴之地也。廣平曰原野也。為膏潤腴美也而王使之獨攻。

王破楚於劉本無於字。以肥韓魏於中國。而勁齊。韓魏之強。足以校於秦矣。校猶亢也

齊南以泗為境。東負海。北倚河。而無後患。以加水為南界。負背也。倚猶依也。患難也天下之國。莫強於

齊。齊魏得地葆利。而詐事下吏。治事一年之後。為帝若未能。於以禁王之為

帝有餘。劉本餘字下有矣字。言齊魏未能為帝也。然強大足以禁秦使不得稱為帝有餘力也夫以王壤土之博。人徒之衆。兵革之

強。衆多也。強盛也一舉衆而注地於楚。事戰事也。注屬也詘令韓魏歸帝重於齊。詘是王失計反是王失計

也。臣為王慮。莫若善楚。秦楚合而為一。臨以劉本作韓。韓必授首。王襟劉本襟字作施

以山東之險。帶以河曲之利。韓必為關中之候。為秦察諸侯動喻也若是王以十成

鄭。梁氏寒心。梁氏魏也。寒心懼也許。臨陵嬰城。上蔡。召陵不往來也。不往來於魏也如此而魏亦

關內候矣。魏為秦察諸侯動靜也。王一善楚而關內二萬乘之主注地於齊。齊之右壤可

拱手而取也。壤地。是王之地一任兩海。一注東海。要絕天下也。要取。是燕趙無齊楚

無燕趙也。然後危動燕趙持齊楚。此四國者不待痛而服矣。痛急也不待急攻而服從也。

或為六國說秦王。王王正也。已為始皇帝。曰土廣不足以為安。人眾不足以為強。若土廣

者安。人眾者強。則桀紂之後將存。言王者以仁義為安強。雖土廣人眾而無仁義猶將危亡。故桀紂不能自存也。昔者趙氏亦

嘗會作強矣。曰趙強何若。舉左案齊。舉右案魏。厭案萬乘之國。二國千乘之

宋也。案剛平。衛無東野。芻牧薪采。莫敢闕東門。剛平衛地趙築之以為邑。故衛無東野。故衛人芻牧不敢出於東門。當

是時。衛危於累卵。天下之士相從謀曰。吾將還其委質。而朝於邯鄲之君

乎。於是天下有稱伐邯鄲者。莫不令朝行。魏伐邯鄲。因退為逢澤之遇。會退

乘夏車。稱夏王。朝為天子。天下皆從。皆從其化。齊太公聞之。舉兵伐魏。壤地兩分。

太公田和也。始伐魏一本作代字。呂氏齊侯能為太公齊威王之祖父也。兩分魏之壤地。國家大危。梁王身抱質執璧。請為陳侯臣。

陳侯齊侯也。陳氏篡呂氏絕故曰陳侯也。天下乃釋梁。鄧威王聞之。寢不寐。食不飽。帥天下百姓。以與

申縛遇於加水之上。威王懷王父也。鄧楚都也。怒齊人之臣伏魏王故帥百姓以與申縛遇而敗之也。申縛齊將也。而大敗申縛。趙人聞

之。至枝桑。燕人聞之。至格道。燕趙怒齊之臣魏王故出兵至枝桑格道將伐也。格道不通。平際。一本無際字。絕。齊

戰敗不勝。謀則不得。使陳毛釋劍。振委南聽罪。聽罪於楚子也。西說趙。北說燕。內喻

其百姓。而天下乃齊釋。會劉本厚聚少而為無為字。厚聚少而為。會劉本多。以

同言郢威王於側紂之閒。紂當為厲聲之誤也臣豈以郢威王為政衰謀亂以至於此哉。郢為強臨天下諸侯。故天下樂伐之也。

秦五第七

謂秦王曰。秦始皇也臣竊惑王之輕齊易楚而卑畜韓也。臣聞王兵勝而不驕。驕慢

伯主約而不忿。忿怨也伯主拘儉勞勝而不驕。故能服世。約而不忿。故能從鄰。王者

德大不驕逸。故能服鄰國。諫故不有所忿怨今王廣德。會一作得劉一作失魏趙而輕失齊。驕也。戰勝宜陽。不恤

楚交。忿也。顯驕忿非伯主之業也。業臣竊為大王慮之而不取也。詩云。靡

不有初。鮮克有終。故先王之所重者。唯始與終。先王聖王也敬始慎終故曰唯始與終也何以知其然。

昔智伯瑤殘范中行。圍逼晉陽。卒為二家笑。智伯智襄子也殘滅也范范吉射昭子也中行中行宣文子也二子之後以苛為察以起

下為功於晉六卿中韓德前襄智伯滅而兼之志意驕盛求地於趙襄子襄子不與故率吳王夫差。棲

越於會稽。勝齊於艾陵。為黃池之遇。無禮於宋。遂與句。劉作為句踐禽死於干陰

一作除驅十一諸侯。以朝天子於孟津。梁君梁惠王也伐楚齊勝之制御趙韓之兵驅使後子死

齊勝長求平勾踐起兵伐其國遽救之越人殺之于陰干陰邑名身布冠而拘於秦。後東伐齊敗於馬陵太子見殺故布冠而拘執於秦也二者非無功也。能始而不能終也。終

難也。今王破宜陽。殘三川。初秦昭王滅東西周置宜陽及三川郡故曰破宜陽殘三川也而使天下之士不敢言。言雍

也

天下之國。徒兩周之疆。雍有也。兩周東西周也。杆宜陽界而東之故曰徒兩周之疆也。而世主不敢交陽侯之塞。世主謂諸

侯也。諸侯攝怖畏素不敢交會陽侯。諸侯「一下有之字」塞隘處也。取黃棘而韓楚之兵不敢進。王若能為此尾。則三

王不足四。五伯不足六。尾後也。言王為策計之始得之矣。如能終卒沒則王伯之道立也。故曰三王不足四。五伯不足六。王若不能為此

尾。而有後患。有滅亡之患也。則臣恐諸侯之君。河濟之士。以王為吳智之事也。吳吳王夫

差智智伯也。事滅亡之事。詩云。行百里者半於九十。此言末路之難。逸詩言之百里者已行九十里。隨為行百里之半耳。管若強奪至牙

上庸為上弩之半耳。終之尤難。故曰末路之難也。今大王皆有驕色。以臣之心觀之。天下之事。依世主之

心。心驕約之心也。非楚受兵。必秦也。言不伐楚則伐秦也。秦楚之驕修故也。何以知其然也。秦之援魏以拒

楚。楚人援韓以拒秦。援助。四國之兵敵。而未能復戰也。敵強弱等也。未無也。齊宋在繩墨

之外以為權。權援助之勢也。故曰。先得齊宋者伐秦。秦先得齊宋。則韓氏鏖。韓氏鏖

則楚孤而受兵也。鏖消鏖也。言其弱韓弱而楚失援。故孤而受兵。楚先得齊。則魏氏鏖。魏氏鏖。則秦孤而

受兵矣。魏為秦與國。魏弱故秦失援而孤。受諸侯兵也。若隨此計而行之。則兩國者必為天下笑矣。兩國秦楚也。

秦王與中期爭論不勝。中期秦辨土也。秦王大怒。中期徐行而去。或為中期說秦王

曰。悍人也。中期適遇明君故也。向者遇桀紂。必殺之矣。有人為中期說言。遭遇明君不罪勝己臣。故不見誅也。若

其遇桀紂則必「一」下有誅字」殺也。秦王因不罪。言桀殺逢蒙。紂殺比干。惡其勝己也。秦王耻襲桀紂之關。故不罪。

獻則謂公孫消曰。皆公孫消。公大臣之尊者也。數伐有功。公謂公孫消也。尊重也。數行戰伐有功勞也。所以不

為相者。太后不善公也。不為秦相者不為羊太后不善者也。辛戎者。太后之所親也。今亡於楚。在

東周。

太后楚女孝文皇后莊襄王母也號華陽夫人者也辛戎楚人自楚王在東周東周洛陽成周也

公何不以此秦楚之重資而相之於

周乎。使辛戎為周相也

楚必使之矣。是辛戎有秦楚之重。太后必悅公。公相必矣。公公孫消

也言必見用為秦相也

樓許。

許古伍字謂偶合也言雖申布法令於事不合他字書無之

約秦魏。魏太子為質。質於秦也紛

疆欲敗之。紛強魏臣也敗害也

謂太后曰。國與還者也。還周旋於利也

敗秦而利魏。魏必負之。負昔也

負秦之日。太子為糞矣。太后坐王而泣。王因疑於太子。疑不欲令太子質秦

令之留於

酸棗。

留止樓子患之。昭衍為周之梁。樓子告之。

昭衍魏太子止酸棗意

昭衍見梁王。梁王曰。

何聞曰。聞秦且伐魏。

梁魏都也故將伐魏

王曰。為期

期會作其

與我約矣。曰。秦疑於王之約。

以太子之留酸棗而不之秦。秦王之計曰。魏不與我約。必攻我。我與其處

而待之見攻。不如先伐之。以秦疆折節而下與國。臣恐其害於東周。

昭衍不欲正言

害魏也故說言恐害東周也秦來伐必徑東周故也

濮陽人呂不韋賈於邯鄲。見秦質子異人。異人秦莊襄王之孫孝文之子昭王時質

邯鄲而見也

還而謂父

會本有母

曰。耕田之利幾倍。曰。十倍。珠玉之贏幾倍。

贏曰

百倍。立國家之主贏幾倍。曰。無數。

多不可數也

曰。今力田疾作。不得煖衣餘食。

今建國立君。澤可以遺世。

世後世也

願往事之。秦子異人質於趙。處於虜城。虜城趙邑

故往說之曰。子侯有承國之業。又有母在中。

侯子秦太子也異人之異母兄弟中綸內也

今子無母於

中。外託於不可知之國。

謂秦託子於趙安危吉凶不可知也

一日倍約。身為糞土。今子聽吾計事

求歸。可以有秦國。治事吾爲子使秦。必來請子。子異人也言請使秦來請子於趙乃說秦王后弟

陽泉君曰。君之罪至死。君知之乎。秦皇后孝文皇帝華陽夫人也時昭王時也君之門下

無不居高尊位。太子門下無貴者。太子子侯君之府藏珍珠寶玉。君之駿馬盈外

廄。美女充後庭。王之春秋高。言昭王年老也一日山陵崩。太子用事。一日猶一旦也山陵喻尊高也崩死也用

事即位治國事君危於累卵。而不壽於朝生。君謂陽泉君也累卵至危也朝生太董也朝說有可以

一切。而使君富貴千萬歲。其寧於太山四維。必無危亡之患矣。四維持之也患憂陽

泉君避席請聞其說。不韋曰。王年高矣。王后無子。子侯有承國之業。士倉

又輔之。明也王一日山陵崩。子侯立。士倉用事。王后之門。必生蓬蒿。子異人

賢材也。子異人名弃在於趙。無母於內。引領西望。而願一得歸。王后誠請而立之。

王后華陽夫人耳是子異人無國而有國。王后無子而有子也。陽泉君曰。然。入說王

后。王后乃請趙而歸之。趙未之遣。不韋說趙曰。子異人。秦之寵子也。無母

於中。王后欲取而子之。欲爲己子使秦而欲屠趙。不顧一子以留計。是抱空質也。

抱持若使子異人歸而得立。趙厚送遣之。是不敢倍德畔施。德是自爲德講。

講議會本秦王老矣。一日晏駕。晏晚也日暮而駕歸大陰也謂死亡也雖有子異人。不足以結秦。結趙

乃遣之。異人至。不韋使楚服而見。楚服王后悅其狀。狀高其知。高曰。吾楚

人也。而自子之。夫人楚女也故曰吾楚人乃變其名曰楚。王使子誦。誦子曰。少棄

捐在外。嘗無師傅。所教學不習於誦。習王罷之。乃留止。止會問曰。問須陛下

嘗軻車於趙矣。陛下謂孝文王也。昔嘗質趙軻車止仕。也不欲言其質故住車故止於趙。趙國趙之豪華。得知名者不少。今大

王反國。皆西面而望大王。面無一介之使以存之。存勞臣恐其皆有怨心

使邊境早閉晚開。王以為然。奇其計。王后勸立之。王乃召相令之曰。寡人

子莫若楚。立以為太子。子楚立。以不韋為相。號曰文信侯。食藍田十二縣。

官王后為華陽太后。諸侯皆致秦邑。

文信侯欲攻趙。以廣河間。使剛成君蔡澤事燕。三年。而燕太子質於秦。太子

王之子文信侯因請張唐相燕。會作住欲與燕共伐趙。以廣河間之地。張唐辭

曰。燕者必徑於趙。趙人得唐者。受百里之地。文信侯去而不快。樂少庶子

甘羅。少庶子官名甘曰。君侯何不快甚也。文信侯曰。吾令剛成君蔡澤事燕。三

年而燕太子已入質矣。今吾自請張卿相燕而不肯行。張卿甘羅曰。臣行之。

一本臣下文信君叱去曰。會作曰去我自行之而不肯。汝安能行之也。甘羅曰。夫

項橐。續史記作大項橐司馬貞生七歲而為孔子師。今臣生十二歲於茲矣。君其

試臣。奚以遽言叱也。委何甘羅見張唐曰。卿之功。孰與武安君。武安君秦唐

曰。武安君戰勝攻取。不知其數。攻城墮邑。不知其數。言衆多不臣之功。不如

武安君也。甘羅曰。卿明知功之不如武安君歟。曰。知之。應侯之用秦也。孰

與文信侯專。專權也曰。應侯不如文信侯專。曰。卿明知為不如文信侯專。欺。曰。

知之。甘羅曰。應侯欲伐趙。武安君難之。去咸陽七里。絞而殺之。難應侯二萬衆還歸於郡

會作二萬衆解於郡今文信侯自請卿相燕。而卿不肯行。臣不知卿所死之處矣。言白起死於社稷也

唐曰。請因孺子而行。請讓也。言行一作因之燕也唐曰。請因孺子而行。令庫具車。廐具馬。府具

幣。幣貨財也行有日矣。甘羅謂文信侯曰。借臣車五乘。請為張唐先報趙。報口也往為張

唐先說趙王也見趙王。趙王郊迎。謂趙王曰。聞燕太子丹之入秦。與。曰。聞之。聞張唐

之相燕。與。曰。聞之。燕太子入秦者。燕不欺秦也。張唐相燕者。秦不欺燕也。

秦燕不相欺。則伐趙危矣。燕秦所以不相欺者。無異故。異怪欲攻趙而廣河

間也。今王齎臣五城以廣河間。請歸燕太子。與強趙攻弱燕。趙王立割五

城以廣河間。歸燕太子。趙攻燕。得上谷三十六縣。與秦什一。續史記得上谷三十一城令秦有十一後歸

三十餘城令秦有其十二文信侯出走。與司空馬之趙。趙以為守相。守相假也秦下甲而攻趙。甲兵司空馬

說趙王曰。文信侯相秦。臣事之為尚書。習秦事。今大王使守守一作臣小官。習趙

事。請為大王設秦趙之戰。而親觀其孰勝。趙孰與秦大。曰。不如。民孰與之

衆。曰。不如。金錢粟孰與之富。曰。弗如。國孰與之治。曰。不如。相孰與之賢。曰。

不如。將孰與之武。曰。不如。律令孰與之明。曰。不如。司空馬曰。然則大王之

國百舉而無及秦者。大王之國亡。趙王曰。卿不遠趙而悉教以國事。願於

因計。因猶受也司空馬曰。大王裂趙之半以賂秦。秦不接刃而得趙之半。秦必悅

內惡趙之守。外恐諸侯之救。秦必受之。之一秦受地而卻却一兵。趙守半國

以自存。秦銜賂以自強。山東必恐亡。趙自危。失諸侯必懼。懼而相救。則從

事可成。山東六國相親從一。上有則字。事可成。臣請大王約從。約從事成。則是大王名亡趙之半。

實得山東以敵秦。秦不足亡。言輕之也。一。言上有不足二字。趙王曰。前日秦下甲攻趙。趙賂以

河間十二縣。地削兵弱。卒不免秦患。今又割趙之半以強秦。力不能自存。

因以亡矣。願卿之更計。司空馬曰。臣少為秦刀筆。一本作奉筆以官長而守小官。

未嘗為兵首。請為大王悉趙兵以遇。遇秦敵也趙王不能將。趙不。一本趙下有王字。能用司馬。一作司空馬。為將

司空馬曰。臣效愚計。大王不用。是臣無以事大王。願自請。自請而去司空馬去趙。

渡平原。平原津令郭遺勞而問。秦兵下趙。上客從趙來。上客趙事何如。司空

馬言其為趙王計而弗用。趙必亡。平原令曰。以上客料之。料趙何時亡。司

空馬曰。趙將武安君。期年而亡。若殺武安君。不過半年。武安君李牧也。趙若用之。為將。可期而亡。趙王

之臣有韓倉者。以曲合於趙王。曲邪其交甚親。其為人疾賢妬功臣。今國危

亡。王必用其言。武安君必死。韓倉必讒殺武安也韓倉果惡之王。使人代。入代武安君為將也武安

君至。使韓倉數之。數曰。將軍戰勝。王觴將軍。觴酒將軍為壽於前。而捍。捍劉一

君至。使韓倉數之。數曰。將軍戰勝。王觴將軍。觴酒將軍為壽於前。而捍。捍劉一

匕首當死。武安君曰：繖病鈎，身大臂短，不能及地。蘇李牧名起居不敬，恐懼死罪。

於前，故使工人為木材以接手。續：上若不信，繖請以出示，出之袖中，以示

韓倉。狀如振捫，捫會作捫纏之以布。願公入明之。韓倉曰：受命於王，賜將軍死，不

赦。臣不敢言。言不敢明將軍武安君北面再拜賜死。縮劍將自誅。縮取乃曰：人臣不得

自殺宮中。遇司空馬門。劉一作通司馬門趣甚疾。出諫門也。右舉劍將自誅。誅一作殺臂

短不能及，銜劍徵之於柱，以自刺。武安君死。五月趙亡。亡滅也。上所謂不過半年。秦將王翦破趙為郡也。

平原令見諸公，必為言之曰：嗟噫，無茲乎司空馬。又以為司空馬逐於秦，非

不知也。去趙非不肖也。趙去司空馬而國亡，國亡者非無賢人，不能用也。

四國為一，將以攻秦。四國燕趙吳楚也。史記無此篇後引史記注別見。秦王召羣臣賓客六十人而問焉。

曰：四國為一，將以圖秦。寡人屈於內，屈容而百姓靡於外。靡盡為之奈何。羣臣

莫對。姚姚劉會本皆作姚賈對曰：姚賈譏周公誅管蔡不仁不知者在孟子之篇也。賈願出使四國，必絕其謀而安

其兵。絕斷安止乃資車百乘，金子斤，衣以其衣，冠舞舞劉本作舞，以其劍。姚賈辭行，絕

其謀，止其兵，與之為交，以報秦。秦王大悅。賈封劉一作封賈千戶，以為上卿。韓非

知之。知一作短。韓非韓公子也。著刑名之書十餘萬言。是時在秦故知之也。知一作短。終死於譚姚賈也。續云史記注引戰國策曰：姚賈韓非短之。曰：賈以珍珠重寶，

南使荆吳，北使燕代之間。三年，四國之交，未必合也。而珍珠重寶盡於內。

是賈以王之權，國之寶，外自交於諸侯，願王察之。且梁監門子嘗盜於梁。

臣於趙而逐。嘗盜竊於大梁為趙臣而見逐者取世監門子。父死子繼曰世言世世監門卒子耳梁之大盜趙之逐臣

與同知社稷之計。非所以厲羣臣也。王召姚賈而問曰。吾聞子以寡人財

交於諸侯。有諾。對曰。有。劉作有之王曰。有何面目復見寡人。對曰。曾參孝其親。天

下願以為子。子胥忠於君。天下願以為臣。貞女工巧。天下願以為妃。今賈

忠王。而王不知也。賈不歸四國。尚焉之。使賈不忠於君。四國之王。尚焉用

賈之身。桀聽讒而誅其良將。殺開龍逢也紂聞讒而殺其忠臣。割比干之心至身死國

亡。亡失天下今王聽讒。則無忠臣矣。王曰。子監門子。梁之大盜。趙之逐臣。言韓非譏姚

賈曰。太公望。齊之逐夫。太公臣尚望為老婦之逐朝歌之廢屠。賣肉於朝歌肉上生莫不售故曰廢屠子良之逐臣。言韓非譏姚

子良不用而斥逐也棘津之讎不庸。釣魚於棘津魚不食餌賣庸作又不能自售也文王用之而王。王有天管仲。其鄙人

之賈人。一無也為市賣偷求其小利於其鄙人鄙人邑名南陽之弊幽。魯之免囚。弊隱也幽猶不見升用貪賤於南陽故曰南陽之弊幽於

公子糾不死其難為魯所束縛而歸齊故曰魯之免囚也桓公用之而伯。百里奚。虞之乞人。傳賣以五羊之皮。穆

公相之而朝西戎。百里奚虞臣虞君不用傳之門自繫於秦號五羊大夫於穆公伯西方戎來朝也傳曰五殺用而秦霸此之謂也文公用中山盜

而勝於城濮。傳曰晉文公用咎犯之謀破楚成王於城濮比云中山之盜則未聞也此四士者。皆有詬醜大誹。詬辱醜耻天下

會作於天下明主用之。知其可與立功。立功使若下隨。務光。申屠狄。人主豈得其用

哉。卡隨務光傷時隱士傷伐桀以天下讓之二人曰爾為不義欲以慢我也自沉於清冷之淵申屠不忍見紂之無道抱石自沉於澗水故曰人主豈得用哉故明主不取其汗。

不聽其非。察其為己用。故可以存社稷者。雖有外誹者不聽。雖有高世之

不聽其非。察其為己用。故可以存社稷者。雖有外誹者不聽。雖有高世之

名無咫尺之功者不賞。是以羣臣莫敢以虛願望於上。明主為明君實有功不賞有
敢望賞於秦王曰：然，乃可。劉無復使姚賈而誅韓非。誅殺也實功不實名者
君者也

齊一第八

楚威王戰勝於徐州，欲逐嬰子於齊。威王楚元王之子懷王之父也徐州或作舒州是嬰

子恐，張丑謂楚王曰：王戰勝於徐州也，盼子不用也。盼子田盼子有功於國。

一國下百姓為之用，嬰子不善而用申縛。史記作申紀 張丑齊臣也嬰子申縛者，大

臣與。一本作弗與百姓弗為用，故王勝之也。言大臣與百姓不為今嬰子逐。逐子會本今盼

子必用，復整其士卒以與王遇，必不便於王也。遇敵也楚王因弗逐。弗逐

齊將封田嬰於薛，楚王聞之，大怒，將伐齊。齊王有轅志。轅止公孫閉曰：封之

成與不，非在齊也。公孫閉齊之又將在楚，閉說楚王，令其欲封公也，又甚於齊。

公謂田嬰也使楚王欲封嬰子曰：願委之於子。委付也子公孫閉為。劉無謂楚王曰：魯

宋事楚，而齊不事者，齊大而魯宋小，王獨利魯宋之小，不惡齊大何也。夫

齊削地而封田嬰。創是其所以弱也，願勿止。弱小也齊分薛以封田嬰楚王曰：善。因

不止。不復止齊靖郭君將城薛，客多以諫。諫止靖郭君謂謁者：无為客通。無通欲齊人有請

靖郭君將城薛，客多以諫。諫止靖郭君謂謁者：无為客通。無通欲齊人有請

者曰。臣請三言而已矣。益一言。臣請烹。已止也。益猶過也。鍾言請烹烹謂死。靖郭君因見之。客趨

而進曰。海大魚。因反走。反。君曰。客有於此。於此止。無走也。客曰。鄙臣不敢以死為戲。

鍾惟南子。戲作照。君曰。亡。更言之。七。無對曰。君不聞大魚乎。網不能止。止。禁鉤不能牽。牽引。

韓非子。鐵。不能辨。蕩而失水。則螻蟻得意焉。得意者。鉤備也。今夫齊亦君之水也。君長有齊陰。

別本無陰字。奚以薛為。夫齊。何。雖隆薛之城。到於天。猶之無益也。隆高也。到至也。高薛城至於天。猶無益也。君

曰。善。乃輟城薛。止。

靖郭君謂齊王曰。五官之計。不可不日聽也。齊王威王也。宣王之父計。簿書也。聽治也。而數覽。覽。視。王曰。

說五而厭之。一本作王曰曰。說五官吾厭之。今與。今一作靖郭君。與靖郭君使聽治也。

靖郭君善齊貌辨。續昆辯古今人表作昆辯師古曰齊人也。靖郭君所每見戰國策而昆覽作劇貌辨元和姓纂昆夏諸侯昆吾氏之後齊有崑弁見戰國策。齊貌辨

之為人。也多疵。疵。闕病也。續疵作訾見呂覽。門人弗說。士尉以證靖郭君。証。靖郭君不聽。

受士尉辭而去。孟嘗君又竊以諫。孟嘗君田嬰子田文也。號孟嘗君。靖郭君大怒曰。刻而類破吾

家。劉誠也。而汝也。言汝破吾家。續呂覽按吾家高。語注云。按度吾家。試可以足劑貌辨者吾不辭也。苟可。慊齊貌辨者。吾無辭為之。慊猶善也。善齊。

貌辨者吾不辭為之。於是舍之上舍。令長子御。日暮進食。上舍。上傳也。一曰甲第也。御侍也。且暮朝夕也。數年。威王薨。

宣王立。宣王孟軻所見以牟。易豐鐘之牛者也。靖郭君之交。大不善於宣王。宣王不善之也。辭而之薛。與齊

貌辨俱留。無幾何。貌辨靖郭君俱止於薛。無幾何。齊貌辨辭而行。行去也。去至齊也。請見宣王。靖郭君曰。

王之不說嬰甚。公往必得死焉。齊貌辨曰。固不求生也。固。請必行。靖郭君

不能止齊貌辨行至齊。宣王聞之。藏怒以待之。藏齊貌辨見宣王。王曰。子

靖郭君之所聽愛夫。夫齊貌辨曰。愛則有之。聽則無有。王之方為太子之

時。辨謂靖郭君曰。太子相不仁。過頤豕視。若是者信反。反不若廢太子。更

立衛姬嬰兒郊師。郊師衛姬之子。宣王庶弟。靖郭君泣而曰。不可。吾不忍也。若聽辨而為之。

必無今日之患也。患謂不見。奪此為一。至於薛。昭陽請以數倍之地易薛。昭陽

辨又曰。必聽之。聽與楚。易地也。靖郭君曰。受薛於先王。先王雖惡於後王。言為後王。劉無此四字。言為後

王。小吾獨謂先王何乎。謂猶奈。何也。且先王之廟在薛。起威王之廟在薛。吾豈可以先王之

廟與楚乎。又不肯聽辨。此為二。二不聽宣王太息動於顏色。動猶發也。曰。靖郭君

之於寡人。一至此乎。寡人少。殊不知此。少小也。殊不知也。客肯為寡人來靖郭君乎。

背猶可也。能為寡人致靖郭君身來不乎也。齊貌辨對曰。敬諾。靖郭君必能使靖郭君來。衣威王之衣冠。舞

舞劍。其劍。宣王自迎靖郭君於郊。望之而泣。靖郭君至。因請相之。請以為相也。靖郭

君辭不得已而受。受相印也。七日。謝病強辭。以病謝相。位強猶固。靖郭君辭不得。三日而聽。當

是時。靖郭君可謂能自知人矣。能自知人。故人非之不為沮。沮止。此齊貌辨

之所以外生樂患趣難者也。外猶賤生謂。觸難而行見宣王也。樂解人之患。趣救人之難。令宣王相靖郭君也。

邯鄲之難。趙求救於齊。邯鄲趙都。難為魏所攻。故求救於齊。田侯召大臣而謀。田侯齊侯也。田成子殺簡公。呂氏絕祀。田氏有之。故曰田

侯宣曰。救趙孰與勿救。鄉子曰。不如勿救。鄉子齊臣。鄉忌。段干綸曰。弗救則我不利。

齊一第八

段干嬖段干嬖名也齊臣且將田侯曰何哉夫魏氏兼邯鄲兼魯也其於齊何利一無利字哉田侯曰善

乃起兵曰軍於邯鄲之郊軍屯也郊境也段干綸曰臣之求利且不利者非此也夫

救邯鄲軍於其郊是趙不拔而魏全也故不如南攻襄陵以弊魏襄陵魏邑也河東縣

也邯鄲拔而承魏之弊是趙破而魏弱也田侯曰善乃起兵南攻襄陵七

月邯鄲拔齊因承魏之弊大破之桂陵桂陵魏邑名

南梁之難梁韓邑也今南河梁也大梁魏都韓氏請救於齊田侯召大臣而謀曰早

救之孰與晚救之便早捷也晚徐也張巧對曰晚救之韓且折而入於魏折分也猶從也不

如早救之田臣思曰不可田臣思齊臣夫韓魏之兵未弊而我救之我代韓而受

魏之兵願反聽命於韓也且夫魏有破韓之志韓見且亡必東懇於齊魏告

我因陰結韓之親陰私而晚承魏之弊承受則國可重利可得名可尊矣田侯

曰善乃陰告韓使者而遣之韓自以專有齊國五戰五不勝自特有齊國之助故五與魏戰而五不勝

東懇於齊齊因起兵擊魏大破之馬陵魏破韓弱馬陵齊邑也齊殺魏將龐涓虜魏太子申故曰魏破韓弱也韓

魏之君因田嬰劉無田嬰二字北面而朝田侯田侯齊宣王也

成侯鄒忌為齊相成邑侯齊也鄒忌封也田忌為將不相說公孫閉謂鄒忌曰公何不為

王謀伐魏勝則是君之謀也用君之謀而得勝也君可以有功有勝魏之功也戰不勝田忌不進

戰而不死曲撓而誅說鄒忌以為然乃說王而使田忌伐魏田忌三戰三

勝。鄒忌以告公孫閱。公孫閱乃使人操十金而往卜於市。二十兩曰：我田忌

之人也。吾三戰而三勝，聲威天下。聲勢欲為大事，亦吉否？卜者出，因令人捕

為人卜者，亦一無驗其辭於王前。信田忌遂走。

田忌為齊將，係梁太子申、禽龐涓。申梁惠王太子也。龐涓魏將也。田忌與戰於馬陵而孫臏之

此之謂也。孫子謂田忌曰：將軍可以為大事乎？孫子孫臏也。齊將也。大事兵田忌曰：奈何？

孫子曰：將軍無解兵而入齊，入使彼罷弊於先。先會弱守於主。彼謂主者循

軌之途也。蹙擊摩車而相過，蹙，途也。軌，車也。摩，擊也。使彼罷弊於先。先會弱守於主，必

一而當十，十而當百，百而當千，然後背太山，左齊，右天唐軍，重踵高宛。天大

防也。踵至也。高宛，縣名也。今屬樂安也。使輕車銳騎衝雍門。輕便銳利衝突雍門，齊西門名也。若是則齊君可正，而成侯

可走。成侯，鄒忌也。田忌所不說也。不然，則將軍不得入於齊矣。田忌不聽，果不入齊。從

田忌亡齊而之楚，鄒忌代之相齊。恐田忌欲以楚權復於齊，權勢也杜赫曰：

臣請為一為下留一留下楚。君謂鄒忌留之楚為鄒忌謂楚王曰：鄒忌所以不善楚者，

恐田忌之以楚權復於齊也。王不如封田忌於江南，以示田忌之不返齊

也。返，還也。鄒忌以齊厚事楚，厚重田忌亡人也。而得封，必德王。德若復於齊，必以

齊事楚。田忌後日若得還此用一忌之道也。楚果封之於江南。從杜赫

鄒忌事宣王，仕人衆，宣王不悅。衆多也。嫌其作威福，故不悅也。書曰：無有作威作福。晏首貴而仕人寡，王悅

之。悅不作威福也鄒忌謂宣王曰。忌聞以為有一子之孝。不如有五子之孝。今首之

所進仕者。以以一人下幾何人。有矣字宣王因以晏首壅塞之。壅弊塞斷算斷仕者而不進也

鄒忌脩八尺有餘。長身體昞麗。昞麗曰逸朝服衣冠窺鏡。自窺視於鏡也謂其妻曰。我孰

與城北徐公美。美好也續十二國史作徐君平其妻曰。君美甚。徐公何能及公。一無公字也。城北徐

公。齊國之美麗者也。忌一無忌字不自信。而復一無復字問其妾曰。吾孰與徐公美。妾

曰。徐公何能及君也。且曰。客從外來。與坐談。問之。客曰。一無客字吾與徐公孰美。

客曰。徐公不若君之美也。一無以上三字明日徐公來。孰視之。自以為不如。窺鏡而

自視。又一無又字弗如遠甚。遠猶多也暮寢而思之曰。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私妾之

美我者。畏我也。畏而愛之客之美我者。欲有求於我也。求於是一無於二字入朝。見威

一一無威字王曰。臣誠知不如。劉作臣知情不如徐公美。臣之妻私臣。臣之妾畏臣。臣之客欲

有求於臣。皆以美於徐公。今齊地方千里。百二十城。宮婦左右。莫不私王。

朝廷之臣。莫不畏王。四境之內。莫不有求於王。由此觀之。王之蔽甚矣。蔽王下人

王曰。善。乃下令羣臣吏民。能一無能字面刺寡人之過者。受上賞。刺舉也舉寡人之過失者與重賞也

上書諫寡人者。受中賞。能謗議於市朝。聞寡人之耳者。受下賞。令初下。羣

臣進諫。一無諫字門庭若市。數月之後。時時而聞。進。期年之後。雖欲言無可進者。

改循循會作循端嚴無可復諫者也燕趙韓魏聞之。皆朝於齊。此所謂戰勝於朝廷。言與敵國戰勝之內也老

於朝廷之內也老

子曰脩其身其德乃真此之謂也故能使四國盡來朝之

秦假道韓魏以攻齊

自秦往齊路出韓魏故假之也

齊威王使章子將而應之

應與秦交和而

交

使者數相往來章子為變其徽章以雜秦軍

徽名也傳曰揚徽者公使也通白曰章幅幅一作幘變易之使與秦

以襲秦

候者言章子以齊入秦

候軍者以章子為然

威王不應

應

頃之間候者復言章

子以齊兵降秦威王不應而此者三

而如也如

有司請曰言章子之敗者異

人而同辭王何不發將而擊之

發

王曰此不叛寡人明矣

明

曷為擊之頃

聞言齊兵大勝秦軍大敗於是秦王拜西藩之臣而謝於齊

秦惠王之子武王也謝謝攻齊之罪

左右曰何以知之曰章子之母啓得罪其父其父殺之而埋馬棧之下

馬棧

吾一吾下

有之字使者一無者字

章子將也勉之曰夫子之強全兵而還必更葬將軍之母對曰臣非不能更葬先妾也臣之母啓得罪臣之父臣之父未教教劉

死夫不得父之教而更葬母是欺死父也

死父欲使之說也

故不敢夫為人子而不

欺死父豈為人臣欺生君哉

威王以此知章子之情故曰豈欺生君哉

楚將伐齊魯親之

魯親

齊王患之

唐

張巧曰臣請令魯中立

為齊見魯君魯君曰齊王懼乎曰非臣所知也臣來弔足下魯君曰何弔

楚也

魯中立言能使魯不親楚而絕齊也

曰君之謀過矣

通

失

君不與勝者而與不勝者何故也

與論

魯君曰子以齊

楚為孰勝哉對曰鬼且不知也然則子何以弔寡人曰齊楚之權敵也不

通

楚為孰勝哉對曰鬼且不知也然則子何以弔寡人曰齊楚之權敵也不

與論

魯君曰子以齊

用有魯與無魯。足下豈如令令一衆而合一國之後哉。楚大勝齊。其良士選

卒必殪。其餘兵足以待天下。齊為勝。其良士選卒亦殪。而君以魯衆合戰

勝後。此其為德也亦大矣。全衆為中立無以為助也。觀二國交戰之後勝者其良士選卒治一君以全衆助負敗者擊之。其見恩德亦其

其會大也。魯君以為然。身退師。退師不復作甚。

秦伐魏。陳軫合三晉而東。謂齊王軫時仕魏故合三晉而東也。去著續去著二。字古本作走齊。而宣王也。一本作齊王。曰。古之

王者之伐也。欲以正天下而立功名。以為後世也。今齊、楚、燕、趙、韓、梁六國

之遞甚也。更不足立功名。適足以強秦而自弱也。非山東之上計也。能

危山東者。強秦也。不憂強秦。而遞相罷弱。而兩歸其國於秦。此臣之所以

為山東之患。患天下為秦相割。秦會不出力。割分也。自相割割以附益。強秦秦不自出力用力也。天下為秦

相烹。秦會不出薪。為秦自相烹置秦。則不出薪然火也。何秦之智。而山東之愚耶。願大王之察也。

古之五帝三王五伯之伐也。五帝黃帝顓頊。一本無顓頊字。高辛帝嚳堯帝。一無帝字。舜也。三王夏殷周也。伯昆吾大五彭豷齊桓晉文者。一無者字也。

伐不道者。今秦之伐天下不然。必欲反之。主必死辱。民必死虜。反之反五帝三王五伯之伐也。

秦欲肆虎狼之心以吞諸侯。故曰主必死辱。民必死虜也。今韓、梁之目未嘗乾。而齊民獨不也。乾。燥也。目不。炒言悲泣也。非齊親

而韓、梁疏也。齊遠秦而韓、梁近。今齊將近矣。今秦欲攻梁、絳、安邑。秦得絳

安邑。以東下河。必表裏河而東攻齊。舉齊屬之海。舉。得。屬。至。南面而孤楚、韓、梁。

南。北。向。而。孤。燕。趙。齊。無。所。出。其。計。矣。願王熟慮之。慮。今三晉已合矣。復

出。猶。生。也。

爲兄弟。言兄弟相親也約而出銳師。以成梁絳安邑。銳精銳戍守也此萬世之計也。齊非急以

銳師合三晉。必有後憂。三晉合。秦必不敢攻梁。必南攻楚。楚秦構難。構二

晉怒齊不與己也。必東攻齊。此臣之所謂齊必有犬憂。不如急以兵合於

三晉。齊王敬諾。果以兵合於三晉。從陳軫策也

蘇秦爲趙合從。合山東六國之親也說齊宣王曰。齊南有大山。東有琅邪。西有清河。清河今甘

陵。改也北有渤海。此所謂四塞之國也。言牢固也齊地方二千里。帶甲數十萬。粟如

丘山。齊車之良。五家之兵。五家五國疾如錐矢。錐矢小矢。喻勁疾也戰如雷電。雷電喻威大也解如風

雨。風雨喻解散速疾即有軍役。未嘗倍太山。絕清河。涉渤海也。臨淄之中。七萬戶。臨淄

臣竊度之。計度下戶二男子。二七二十一萬。不待發於遠縣。而臨淄之卒。固

以二十一萬矣。臨淄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擊筑彈琴。鬪雞走犬。

大博踰鞠者。臨淄之途。車擊。擊劉擊擊人肩摩。塗道擊相當摩相摩連衽成帷。舉袂成幕。

揮汗成雨。揮振也言人衆多家敦而富。志高而揚。高大也揚發揚夫以大王之賢。與齊之強。天

下不能當。敵當今乃西面事秦。竊爲大王羞之。且夫韓魏之所以畏秦者。以

與秦接界也。兵出而相當。當劉作攻不至十日。而戰勝存亡之機決矣。機韓魏戰

而勝秦。則兵半折。四境不守。戰而不勝。以亡隨其後。是故韓魏之所以重

與秦戰。而輕爲之臣也。今秦攻齊。則不然。倍韓魏之地。至闔至闔一作通陽。晉之

道徑亢父之險。

亢父今在城縣也。

車不得方軌。馬不得並行。

車兩輪間為軌。

百人守險。千人不能過也。

秦雖欲深入。則狼顧。恐韓魏之議其後也。是故惘疑虛獨。

獨喘息懼貌。

高

躍而不敢進。則秦不能害齊。亦已明矣。夫不深料秦之。不奈我何也。而欲

西面事秦。是羣臣之計過也。今無臣事秦之名。而有強國之實。臣固願大

王之少留計。齊王曰。寡人不敏。今主君以趙王之教詔之。

主君謂蘇秦也。詔告。

敬奉社

稷以從。

張儀為秦連橫。

張儀魏氏之餘子。仕為秦相也。連關中之謂橫。合關東之謂從。說齊王也。

齊王曰。天下強國。無過齊者。

齊宣王也。強大。

大臣父兄。殷眾富樂。無過齊者。

殷。

然而為大王計者。皆為一時說。而不顧

萬世之利。

顧。

從人說大王者。

從人合關東六國為從。謂蘇秦也。

必謂齊西有強趙。南有韓魏。負

海之國也。地廣人眾。兵強士勇。雖有百秦。將無奈我何。大王覽其說。而不

察其至實。

覽。

夫從人朋黨比周。莫不以從為可。臣聞之。齊與魯三戰。而魯

三勝。國以危亡。隨其後。雖有勝名。而有亡之實。是何故也。齊大而魯小。今

趙之與秦也。猶齊之於魯也。秦趙戰於河漳之上。

河漳。

再戰。而再勝秦。戰於

番吾之下。再戰。而再勝秦。四戰之後。趙亡卒數十萬。邯鄲僅存。

僅。

雖有勝

秦之名。而國破矣。是何故也。秦強而趙弱也。今秦楚嫁子取婦。為昆弟之

國。韓獻宜陽。魏效河外。

河外。

趙入朝。龜池。

趙入秦朝。於龜池也。

割河間以事秦。大王不

事秦。秦驅韓、魏攻齊之南地。悉趙涉河關，指博、關、臨淄，即墨。非王之有也。國一日被攻，雖欲事秦，不可得也。是故願大王熟計之。齊王曰：「齊僻陋隱居，託於東海之上。」託未嘗聞社稷之長利。長今大客幸而教之。大客謂張儀也請奉社稷以事秦，獻魚鹽之地三百會於秦也。星字

齊二第九

韓齊為與國。相與為黨與也。有患難相救助也。張儀以秦魏伐韓。齊王曰：「韓吾與國也。秦伐之，吾將救之。」田臣思曰：「王之謀過矣。」田臣思，齊臣也。不如聽之。聽，伐也。子噲與子之國。

子噲，燕易王子昭王之父也。子之，其相也。蘇代為子之說之。於子噲曰：「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堯有讓天下之名。子噲慕之，故與子之國也。」百姓不戴，諸侯弗與。秦伐韓，楚趙必救之。是天下劉無以燕賜我也。我，臣思自謂也。王曰：「善。」乃許韓使者而遣之。韓自以得交於齊，遂與秦戰。楚趙果遽起兵而救韓。齊因起兵攻燕。

三十日而舉燕國。舉，拔也。孟子曰：「子噲無王命而與子之國，子之無王命擅受子噲國，故齊宣王伐而取之也。」張儀事秦，惠王、武王立。惠王，秦孝公之子也。左右惡張儀，曰：「儀事先王不忠，言未已，齊讓又至。」已，畢也。齊王使赴（劉無赴字）責于秦。武王在用張儀之罪（一罪下有也字）又使至（一無又使至字）張儀聞之，謂武王曰：「儀有愚計，願効之王。」効，效也。王曰：「奈何？」曰：「為社稷計者，東方有大變，然後王可以多割地。」割，取也。今齊王甚憎張儀，儀之所在，必舉兵而伐之。故儀願乞不肖

身而之梁。梁魏都也齊必舉兵而伐之。齊梁之兵連於城下。於梁城下不能相去。去難王

以其間伐韓。入三川。出兵函谷。三川宜陽邑也。從函谷關東出也。函谷在弘農城北。故言出函谷關。而無伐以臨周。祭

器必出。挾天子。案圖籍。此王業也。周西周王城也。天子所都。以兵臨之。祭器可出而挾天子。案其圖籍。故曰此王業也。王曰。善。乃

具革車三十乘。納之梁。革車兵車也。納張儀於梁也。齊果舉兵伐之。梁王大恐。張儀曰。王勿

患。請令罷齊兵。患憂也。言今能令齊兵罷去也。乃使其舍人馮喜之楚。藉使之齊。齊楚之事已

畢。因謂齊王。王甚憎張儀。雖然。厚矣。王之託儀於秦王也。齊王曰。寡人甚

憎儀。儀之所在。必舉兵伐之。何以託儀也。對曰。是乃王之託儀也。儀之出

秦。因因劉與秦王約曰。為王計者。東方有大變。然後王可以多割地。齊王甚

憎儀。儀之所在。必舉兵伐之。故儀願乞不肖身而之梁。齊必舉兵伐梁。梁

齊之兵。連於城下。不能去。王以其間伐韓。入三川。出兵函谷。而無伐以臨

周。祭器必出。挾天子。案圖籍。是王業也。秦王以為然。與革車三十乘。而納

儀於梁。而果伐之。是王內自罷而伐與國。廣鄰敵以自臨。而信儀於秦王

也。使儀言信於秦王也。此臣之所謂託儀也。王曰。善。乃止。止不伐梁也。

犀首以梁為齊。戰於承匡而不勝。犀首公孫衍也。梁魏惠王所都。承匡邑名。張儀謂梁王。不用臣言。以

危國。梁王會劉作魏王因因一本相儀。儀以秦梁之齊。合橫親。合秦之橫與山東六國從親也。犀首欲

敗。欲敗張儀合橫親之事也。謂衛君曰。衍非有怨於儀也。值所以為國者不同耳。為理君必解

君必解

術。解說術於張儀也。

衛君為告儀。儀許諾。因與之參坐於衛君之前。參三人並也。犀首跪行。

為儀千秋之祝。祝。明日張子行。犀首送之。至於齊壇。齊王聞之。怒於儀曰。

術也。吾讎。讎。仇。而儀與之俱。俱。是必與術讎吾國矣。遂不聽。一本聽下有也字。響黃。

昭陽為楚伐魏。昭陽楚懷王將。覆軍殺將。得八城。覆魏將得八城。移兵而攻齊。陳軫為齊王使。

見昭陽。再拜賀戰勝。起而問楚之法。覆軍殺將。其官爵何也。昭陽曰。官為

上柱國。爵為上執珪。陳軫曰。異貴於此者何也。曰。唯令尹耳。言獨令尹最貴耳。陳軫

曰。令尹貴矣。王非置兩令尹也。臣竊為公譬可也。也。劉作乎公昭陽譬喻。楚有祠者。祠。賜

其舍人卮酒。舍人相謂曰。數人飲之不足。一人飲之有餘。請畫地為蛇。先

成者飲酒。一人蛇先成。引酒且飲之。乃左手持卮。右手畫蛇曰。吾能為之

足。未成一人之蛇成。奪其卮曰。蛇固無足。子安能為之足。遂飲其酒。為蛇

足者。終亡其酒。今君相楚而攻魏。破軍殺將。得八城。不弱兵。欲攻齊。齊畏

公甚。公以是為名居。一本去居字。足矣。官之上。非可重也。戰無不勝。而不知止者。

身且死。爵且後歸。猶為蛇足也。昭陽以為然。解軍而去。

秦攻趙。趙令樓緩以五城求講於秦。五城趙邑講和。而與之伐齊。齊王恐。因使人以

十城求講於秦。樓子恐。因以上黨二十四縣許秦王。趙足之齊。謂齊王曰。

王欲秦趙之解乎。不如從合於趙。趙必倍秦。倍秦則齊無患矣。

權之難。齊燕戰。權地名「一下有也字」齊燕所戰故曰之難也。秦使魏冉之趙。出兵助燕擊齊。薛公使魏

處之趙。薛公田嬰也魏處人名「一本有之主也三字」謂李向曰。君助燕擊齊。齊必急急。必以地和於燕。

而身與趙戰矣。然則是君自為燕東兵。為燕取地也。故為君計者。不如按

兵勿出。齊必緩。緩必復與燕戰。戰而勝。兵罷弊。趙可取唐。曲逆。唐今盧奴北盧縣也曲逆今蒲

陰也是時屬燕故勸取之戰而不勝。命懸於趙。然則吾中立而割窮齊與疲燕也。兩國之權

歸於君矣。君李向也

秦攻趙長平。一本無長平二字齊楚救之。秦計曰。齊楚楚字救趙。親則將退兵。不親

則且遂攻之。趙無以食。請粟於齊。而齊不聽。蘇秦續史記周子齊之謀臣史失其名戰國策以周子為蘇秦而楚字皆作燕

然此時蘇秦死久矣謂齊王曰。不如聽之。以却秦兵。不聽。則秦兵不却。是秦之計中。中得而

齊燕之計過矣。通失且趙之於燕齊。隱蔽也。一本無也字隱蔽著蔽齒之有脣也。脣亡則齒

寒。今日亡趙。則明日及齊楚矣。且夫救趙之務。宜若奉漏壺。沃燧釜。夫救

趙。高義也。高兵字却秦兵。劉本無兵字顯名也。義救亡趙。威却強秦兵。不務為此。而務

愛粟。則為國計者過矣。通謀失也

或謂齊王曰。周韓西有強秦。東有趙魏。秦伐周韓之西。趙魏不伐周韓。為

割韓却周害也。及韓却周割之。趙魏亦不免與秦為患矣。今齊秦伐趙魏。

則亦不果於趙魏之應秦而伐周韓。令齊入於秦而伐趙魏。趙魏亡之後。

秦東面而伐齊。齊安得救天下乎。

齊三第十

楚王死。懷王也為張儀所欺西與秦昭王會武關秦舟與歸而死於秦也

太子在齊質。蘇秦謂薛公。薛公田嬰也田文之父

曰。君何

不留楚太子。以市其下東國。

市猶求也下東國楚東邑近齊也

薛公曰。不可。我留太子。郢中立

王。郢楚都也

然則是我抱空質而行不義於天下也。

楚自立王質之無益故曰抱空質也

蘇秦曰。不然。郢

中立王。君因謂其新王曰。與我下東國。吾為王殺太子。不然。吾將與三國

共立之。然則下東國必可得也。蘇秦之事。可以請行。可以令楚王亟入下

東國。亟速也入猶致也

可以益割於楚。益多割取

可以忠太子。而使楚益入地。可以為楚王

走太子。可以忠太子。使之

一本無之字

亟去。可以惡蘇秦於薛公。可以為蘇秦請

封於楚。可以使人說

一本無人說二字

薛公。以善蘇子。可以使蘇子自解於薛公。蘇

秦謂薛公曰。臣聞謀泄者事無功。計不決者名不成。今君留太子者。以市

下東國也。太子懷王太子也

非亟得下東國者。則楚之計變。變則是君抱空質而負

名於天下也。變改也負天下不義之名

薛公曰。善。為之奈何。對曰。臣請為君之楚。使亟入下

東國之地。楚得成。則君無敗矣。薛公曰。善。因遣之。故曰可以請行也。會此七字不作注

齊欲奉太子而立之。蘇秦請行至楚說楚王曰所立頃襄王也言楚所欲立懷王

臣觀薛公之留太子者。以市下

東國也。今王不亟入下東國，則太子且倍王之割，而使齊奉己。

己太子也。使齊奉己立以為王。

也。楚王曰：謹受命，因獻下東國。故曰：可以使楚亟入地也。謂薛公曰：楚之

勢可多割也。薛公曰：奈何？請告太子其故。使太子謁之君，以忠太子。

告致致，故謂大

子倍割楚以許齊也。謁告告齊君也。齊得割則歸太子，故曰以忠太子。

使楚王聞之，可以益入地。故曰：可以益割於楚。謂

太子曰：齊奉太子而立之。楚王請割地以留太子，齊少其地。

割地與齊使留太子，齊嫌其少也。

太子何不倍楚之割地而資齊，齊必奉太子。

資與

太子曰：善。倍楚之割而延

齊。

延，猶鏡也。及也。

楚王聞之，恐益割地而獻之，尚恐事不成。故曰：可以使楚益入地

也。謂楚王曰：齊之所以敢多割地者，挾太子也。今已得地而求不止者，以

太子權王也。

權重

故臣能去太子，太子去，齊無辭，必不倍於王也。

齊無立太子辭，必不倍求地於王也。

王因馳強齊而為交，齊辭。

一作而為交，於齊齊辭。

必聽王，然則是王去讎而得齊交也。

太子楚王大悅，曰：請以國因。故曰：可以為楚王使太子亟去也。謂太子曰：夫

剛楚者王也，以空名市者太子也。齊未必信太子之言也，而楚功見矣。

齊未必信太子言也，而楚便致地，故曰楚功見。

楚交成，太子必危矣。太子其圖之。太子曰：謹受命，乃約車而

暮去。故曰：可以使太子急去也。蘇秦使人請薛公曰：夫勸留太子者，蘇秦

也。蘇秦非誠以為君也，且以便楚也。蘇秦恐君之知之，故多割楚以滅迹

也。今勸太子者，又蘇秦也，而君弗知，臣竊為君疑之。薛公大怒於蘇秦，故

曰。可使人惡蘇秦於薛公也。又使人謂楚王曰。夫使薛公留太子者。蘇秦也。奉王而代立楚太子者。又蘇秦也。割地固約者。又蘇秦也。忠王而走太子者。又蘇秦也。今人惡蘇秦於薛公。以其為齊薄而為楚厚也。願王之

知之。楚王曰。謹受命。因封蘇秦為武貞君。武貞。楚邑。故曰。可以為蘇秦請封於楚也。又使景鯉請薛公曰。君之所以重於天下者。以能得天下之士而有齊

權也。景鯉。鯉名也。楚懷王相也。言薛公所見重於天下者。能得天下士之心。故有齊國權勢也。今蘇秦天下之辯士也。世與少有。君因

固劉作不善蘇秦。則是圍塞天下士。而不利說途也。途。道。夫不善君者。且奉蘇秦。而於君之事殆矣。於。治會本無此二字注。今蘇秦善於楚王。而君不蚤親。則是身與楚為

讎也。故君不如因而親之。貴而重之。是君有楚也。薛公因善蘇秦。故曰。可以為蘇秦說薛公以善蘇秦。蘇秦巧辭反覆且在此以上也。

齊王夫人死。有七孺子皆近。齊威王子宜王也。孺子幼艾。美女也。近幸也。薛公欲知王所欲立。立為夫人。乃獻

七珥。美其一。明日視美珥所在。勸王立為夫人。服美珥則知王之所欲矣。故勸王立之也。孟嘗君一作孟嘗將入秦。孟嘗君薛公田嬰號靖郭君子。子一作又。文號孟嘗君也。止者千數而弗聽。蘇秦欲止之。

也。固不敢言人事也。固且以鬼事見君。孟嘗君見之。謂孟嘗君曰。臣之來。過於淄上。有土偶人與桃梗相與語。桃梗謂土偶人曰。子西岸之土也。

挺子以為人。治至歲八月。降雨下。淄水至。則汝殘矣。壤士偶曰。不然。吾西岸

之土也。土一作吾則復西岸耳。今子東國之桃梗也。東海中有山名曰度朔。上有大桃。屈

鬼所由往來也。上有二神人。一曰荼。與一曰鬱。雷主治害鬼。故使世人刊此桃。梗畫茶。與鬱雷首正歲。以置門戶。辟號之門。荼與鬱雷皆在東海中。故曰東國之桃梗也。刻削子以為人。

降雨下。淄水至。流子而去。則子漂漂者將何如耳。今秦四塞之國。四面有山關

塞之譬若虎口。而君入之。則臣不知君所出矣。孟嘗君乃止。止猶

孟嘗君在薛。荆人攻之。淳于髡為齊使於荆。還反過薛。而孟嘗一作孟令入

體貌。體一作禮而親郊迎之。謂淳于髡曰。荆人攻薛。夫子弗憂。文無以復侍

矣。文孟嘗君名也淳于髡曰。敬聞命。下一有至於齊。畢報。王曰。何見於荆。對曰。荆甚固。

而薛亦不量其力。王曰。何謂也。對曰。薛不量其力。而為先王立清廟。先王荆

固而攻之。清廟必危。故曰。薛不量力。而荆亦甚固。齊王和其顏色。齊宣王也

曰。請先君之廟在焉。疾與兵救之。顛蹶之請。望拜之謁。雖得則薄矣。言雖願

請救於齊。望仰而訴告之。而得齊救。比淳于之辭。則為薄也。善說者陳其勢。言其方人之急也。若自在隘窘之中。

豈用強力哉。言辯者之說人。急其如己。自在隘窘之中。欲速免脫也。故曰豈強力也哉。

孟嘗君奉夏侯章以四馬百人之食。遇之甚懼。夏侯章每言。未嘗不毀孟

嘗君也。毀或以告孟嘗君。孟嘗君曰。文有以事夏侯公矣。勿言。言道董之

繁菁。菁會以問夏侯公。夏侯公曰。孟嘗君重非諸侯也。重而奉我四馬百

人。

人之食。我無分寸之功而得此。然吾毀之。以爲之也。欲以爲分寸之功也。君所以得爲

長者。以吾毀之者也。以吾毀之無憾。言故得爲長者。吾以身爲孟嘗君。豈得持言也。劉作豈持。言也哉。

孟嘗君讌坐。謂三先生曰。願聞先生有劉無有字以補一本有文字之闕者。先生長老先己以生者也。願聞

賢者之善言常補己缺失也。一人曰。嘗天下之主有侵君者。臣請劉作輕以臣之血滿其枉。補

也。也。備田贅續贅恐作贅。秦秋傳鄭。遊取字子明。或作贅。曰。車軼之所能至。晉晉鄭游取。軼也。轍曰軼。請掩足下之短者。誦

足下之長。千乘之君。與萬乘之相。其欲有君也。有或作又。如使而弗及也。勝譬曰。

臣願以足下之府庫財物。收天下之士。能爲君決疑應卒。若魏文侯之有

田子方。段干木也。文敬交田子方。而敬段干木也。此臣之所爲君取矣。

孟嘗君舍人。有與君之夫人相愛者。愛猶通也。或以問會作問孟嘗君。曰。爲君舍

人。而內與夫人相愛。亦甚不義矣。君其殺之。傳曰。淫爲大。罰故曰殺之。君曰。睹貌而相悅者。

人之情也。其錯之。勿言也。錯置居暮年。君召愛夫人者而謂之曰。子與文游

久矣。大官未可得。小官公又弗欲。衛君與文布衣交。請具車馬皮幣。皮鹿皮。幣束帛。

也。也。願君以此從衛君遊。於衛甚重。齊衛之交惡。惡不睦也。衛君甚欲約天下之兵

以攻齊。是人謂衛君曰。孟嘗君不知臣不肖。以臣欺君。且臣聞齊衛先君。

刑馬壓羊。殺馬羊。踏出其血。以相盟誓也。壓亦殺也。盟曰。齊衛後世。无相攻伐。有相攻伐者。令其命如

此。如此馬與羊也。今君約天下之兵以攻齊。約結是足下倍先君盟約而欺孟嘗君也。

願君勿以齊為心。無以伐齊為心君聽臣則可。不聽臣。若臣不肖也。臣輒以頸血湔

足下衿。衛君乃止。齊人聞之曰。孟嘗君可語。集劉作謂善為事矣。轉禍為功。不殺其舍人是

轉禍使齊不伐是為功

孟嘗君有舍人而弗悅。悅欲逐之。魯連謂孟嘗君曰。猿獼猴錯木據水。則

不若魚鼈。錯置也據處也猿獼猴置木而處於水則不如魚鼈之便也歷險乘危。則騏驥不如狐狸。各有所宜曹沫之奮

三尺之劍。一軍不能當。曹沫魯莊公士也傳曰曹劌也使曹沫釋其三尺之劍。而操銚鑄與農

夫居墮畝之中。則不若農夫。故物舍其所長。之其所短。堯亦有所不及矣。

舍收也之猶用也收所長者用所短者故堯有所不能及焉也今使人而不能。則謂之不肖。教人而不能。則謂之拙。

拙則罷之。不肖則棄之。使人有棄逐不相與處。而來害相報者。豈非世之

立教首也哉。孟嘗君曰。善。乃弗逐。

孟嘗君出行國。至楚。獻象牀。郢之登徒。直使送之。不欲行。直嘗曰直使也登徒直使不欲行送象牀見

孟嘗君門人公孫戊曰。臣。郢之登徒也。直送象牀。象牀之直千金。傷此若

髮漂。續別本髮漂通鑑毫髮賣妻子不足償之。足下能使僕無行。足下謂公孫戊先人有寶劍。願

得獻之。公孫曰。諾。獻公孫戊也故曰諾入見孟嘗君曰。君豈受楚象牀哉。孟嘗君曰。然。

公孫戊曰。臣願君勿受。孟嘗君曰。何哉。公孫戊曰。小國所以皆致相印於

若者。聞君於齊。能振達貧窮。有存亡繼絕之義。小國英桀之士。才勝萬人曰桀

以國事累君。屬誠說君之義。慕君之廉也。今君到楚而受象牀。所未至之

國。將何以待君。待猶共也臣戊願君勿受。孟嘗君曰。諾。公孫戊趨而去。未出。至中

閨。閨也君召而返之曰。子教文無受象牀。甚善。善快今何舉足之高。志之揚

也。公孫戊曰。臣有大喜三。重之寶劍一。孟嘗君曰。何謂也。公孫戊曰。門下

百數。莫敢入諫。臣獨入諫。臣一喜。諫而得聽。臣二喜。諫而止君之過。臣三

喜。輪象牀。郢之登徒不欲行。許戊以先人之寶劍。孟嘗君曰。善。受之乎。公

孫戊曰。未敢。曰。急受之。因書門版曰。有能揚文之名。止文之過。私得寶於

外者。疾入諫。

淳于髡一日而見七人。人一於宣王。王曰。子來。寡人聞之。千里而一士。是比

肩而立。百世而一聖。若隨踵而至。會至一作生劉作主也。言雖中也今子一朝而見七士。則

士不亦衆乎。淳于髡曰。不然。夫鳥同翼者而聚居。獸同足者而俱行。俱今

求柴胡。桔梗於沮澤。則累世不得一焉。桔梗山生之草也。會作生山之上也。集作山中。於沮澤求之。雖累世不能得其一也。及

之畢黍。梁父之陰。則鄰車而載耳。畢黍梁父皆山名也。山北曰陰。桔梗生焉。言饒多也。故曰鄰車載也。夫物各有疇。疇今

髡賢者之疇也。王求士於髡。譬若挹水於河。而取火於燧也。髡將復見之。

豈特七士也。言將復見士於王也

齊欲伐魏。淳于髡謂齊王曰。韓子盧者。天下之疾犬也。東郭逡者。海內之

狡兔也。韓子盧逐東郭逡，環山者三。環騰山者五。兔極於前，犬廢於後。犬

兔俱罷，各死其處。田父見之，無勞勸之苦。勤而擅其功。今齊魏久相持，以

頓其兵，弊其衆，臣恐強秦大楚承其後。有田父之功，齊王懼，謝將休士也。

國子曰：秦破馬服君之師，圍邯鄲。國子齊大夫也。馬服君趙括也。秦將白起，括四十萬衆於長平，而進圍邯鄲。括父奢將有功，賜號馬服，因以為氏。故曰

馬服君齊魏亦佐秦伐邯鄲，齊取淄鼠，魏取伊是。淄鼠伊是皆趙邑也。公子無忌為天下

循便計，殺晉鄙，率魏兵以救邯鄲之圍，使秦弗有而失天下。秦圍邯鄲，魏使晉鄙帥師救趙，畏秦不敢

進軍，軍次蕩陰，趙國念平原君勝使實信陵君公子無忌無忌乃竊魏王所與晉鄙符信以攝取其軍，晉鄙疑之不肯授，乃使朱亥椎殺晉鄙，取軍救趙，故為天下循便計。會無此七字，劉循作脩，解邯鄲圍，故曰使秦不有而

失天是齊入於魏而救邯鄲之功也。安邑者，魏之柱國也。晉陽者，趙之柱國

也。鄴野者，楚之柱國也。柱國都也。故二國欲與秦壤界。界猶比也。秦伐魏，取安邑，伐趙

取晉陽，伐楚，取鄴野矣。福。會一作覆，劉一作通。二國之君，兼二周之地，舉韓氏，取其地

且天下之半。今又劫趙魏，疏中國，封封續用別本，改作封下同。衛之東野，取兼魏之河南

絕趙之東陽，則趙魏亦危矣。一本亦下，有已字。趙魏危，則非齊之利也。韓魏趙楚之

志，恐秦兼天下而臣其君，故專兵一志以逆秦。逆二國之與秦，壤界而患

急。三國趙魏楚界比也，患憂也。齊不與秦壤界而患緩，是以天下之勢，不得不事齊也。故秦

得齊，則權重於中國。趙魏楚得齊，則足以敵秦。故秦趙魏得齊者重，失齊

者輕。齊有此勢，不能以重於天下者，何也？其用者過也。

齊四第十一

齊人有馮諼者。貧乏不能自存。使人屬孟嘗君。願寄食門下。孟嘗君曰。客何好。曰。客無好也。曰。客何能。曰。客無能也。孟嘗君笑而受之。曰。諾。左右以君賤之也。食以草具。居有頃。倚柱彈其劍。一本無其字歌曰。長鋏歸來乎。食無魚。左右以告。孟嘗君曰。食之。比門下之客。一本客上有魚字居有頃。復彈其鋏。歌曰。長鋏歸來乎。出無車。左右皆笑之。以告。孟嘗君曰。爲之駕。比門下之車客。於是乘其車。揭其劍。過其友曰。孟嘗君客我。後有頃。復彈其劍。鋏歌曰。長鋏歸來乎。無以爲家。左右皆惡之。以爲貪而不知足。孟嘗君問馮公有親乎。對曰。有老母。孟嘗君使人給其食用。無使乏。於是馮諼不復歌。後孟嘗君出記。問門下諸客。誰習計會。能爲文收責於薛者乎。馮諼署曰。能。孟嘗君怪之曰。此誰也。左右曰。乃歌夫長鋏歸來者也。孟嘗君笑曰。客果有能也。吾負之。未嘗見也。請而見之。謝曰。文倦於事。憤於憂。而性憚愚。沉於國家之事。開罪於先生。先生不羞。乃有意欲爲收責於薛乎。馮諼曰。願之。於是約車治裝。載券契而行。辭曰。責畢收。以何市而反。孟嘗君曰。視吾家所寡有者。驅而之薛。使吏召諸民當償者。悉來合券。券徧合。起矯命以責賜諸

民因燒其券。民稱萬歲。長驅到齊。晨而求見孟嘗君。怪其疾也。衣冠而見之。曰。責畢收乎。來何疾也。曰。收畢矣。以何市而反。馮諼曰。君云視吾家所寡有者。臣竊計君宮中積珍寶。狗馬實外廐。美人充下陳。君家所寡有者。以義耳。竊以爲君市義。孟嘗君曰。市義奈何。曰。今君有區區之薛。不拊愛子其民。因而賈利之。臣竊矯君命。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券。民稱萬歲。乃臣所以爲君市義也。孟嘗君不說。曰。諾。先生休矣。後暮年。齊王謂孟嘗君曰。寡人不敢以先生之臣爲臣。孟嘗君就國於薛。未至百里。民扶老攜幼。迎君道中。孟嘗君顧謂馮諼曰。先生劉作顧謂馮諼曰所爲文市義者。乃今日見之。馮諼曰。狡兔有三窟。僅得免其死耳。今君有一窟。未得高枕而臥也。請爲君復鑿二窟。孟嘗君予車五十乘。金五百斤。西遊於梁。謂惠王曰。齊放其大臣孟嘗君於諸侯。諸侯先迎之者。富而兵強。於是梁王虛上位。以故相爲上將軍。遣使者黃金千斤。車百乘。往聘孟嘗君。馮諼先驅。誠孟嘗君曰。千金重幣也。百乘顯使也。齊其聞之矣。梁使三反。孟嘗君固辭不往也。齊王聞之。君臣恐懼。遣太傅賚黃金千斤。文車二駟。服劍一。封書謝孟嘗君曰。寡人不祥。被於宗廟之祟。沉於諂諛之臣。開罪於君。寡人不足爲也。願君顧先王之宗廟。姑反國統萬人乎。馮諼誠孟嘗君曰。願請先王之祭器。立宗

廟於薛。廟成，還報孟嘗君曰：「三窟已就，君姑集會本無姑字高枕為樂矣。」孟嘗君為相數十年，無纖介之禍者，馮諼之計也。

孟嘗君為從，公孫弘謂孟嘗君曰：「君不以使人劉本作君何不使人先觀秦王先觀秦王，意者

秦王帝王之主也。君恐不得為臣，奚暇從以難之。意者，秦王不肖之主也。

君從以難之，未晚。孟嘗君曰：「善。」願因請公往矣。公孫弘敬諾，以車十乘之

秦。昭王聞之，而欲媿之以辭。公孫弘見昭王曰：「薛公之地，大小幾何？」公孫

弘對曰：「百里。」昭王笑而曰：「寡人地數千里，猶未敢以有難也。今孟嘗君之

地方百里，而因欲難寡人，猶可乎？」公孫弘對曰：「孟嘗君好人，大王不好人，

昭王曰：「孟嘗君之好人也，奚如？」公孫弘曰：「義不臣臣會本作不忠，劉本作不忠，此武后字，恐非劉校乎天

子，不友乎諸侯，得志不慙為人主，不得志不肯為人臣。如此者三人，而治

可為管、商之師，說義聽行，能致其如此者五人，萬乘之嚴主也。辱其使者，

退而自刎，必以其血滄其衣。如臣得十人，昭王笑而謝之曰：「客胡為若此？」

寡人直與客論耳。寡人善孟嘗君，欲客之必諭寡人之志也。」公孫弘曰：「敬

諾。」公孫弘可謂不侵矣。昭王，大國也。孟嘗，千乘也。立千乘之義而不可陵，

可謂足使矣。

魯仲連謂孟嘗君續別本有君曰二字好士也。雍門養叔亦陽得子養，飲食衣裘與之

同之皆得其死。今君之家富於二公。而士未有爲君盡游者也。君曰。文不得是二人故也。使文得二人者。豈獨不得盡。對曰。君之廐馬百乘。無不被繡衣而食菽粟者。豈有麒麟騾耳哉。後宮十妃。皆衣縞紵。食粲肉。豈有毛膺西施哉。色與馬。取於今之世。士何必待古哉。故曰。君之好士未也。

孟嘗君逐於齊而復反。譚拾子迎之於境。謂孟嘗君曰。君得無有所怨齊士大夫。孟嘗君曰。有。君滿意殺之乎。孟嘗君曰。然。譚拾子曰。事有必至。理有固然。君知之乎。孟嘗君曰。不知。譚拾子曰。事之必至者。死也。理之固然者。富貴則就之。貧賤則去之。此事之必至。理之固然者。請以市諭。市朝則滿。夕則虛。非朝愛市。而夕憎之也。求存故往。亡故去。願君勿怨。孟嘗君乃取所怨五百牒。削去之。不敢以爲言。齊宣王見顏觸曰。觸前。觸亦曰。王前。宣王不悅。左右曰。王人君也。觸人臣也。王曰。觸前。亦曰。王前可乎。觸對曰。夫觸前爲慕勢。王前爲趨士。與使觸爲趨勢。不如使王爲趨士。王忿然作色曰。王者貴乎。士貴乎。對曰。士貴耳。王者不貴。王曰。有說乎。觸曰。有。昔者秦攻齊。令曰。有敢去柳下季壟五十步而樵采者。死不赦。令曰。有能得齊王頭者。封萬戶侯。賜金千鎰。由是觀之。生王之頭。會不若死士之壟也。宣王默然不悅。左右皆曰。觸來。觸來。大王據千乘之地。而建千石鍾。萬石簾。

天下之士仁義皆來役處。辯知並進。莫不來語。東西南北。莫敢不服。求萬物不備具。而百無不親附。今夫士之高者。乃稱匹夫。徒步而處農畝。下則鄙野監門閭里。士之賤也。亦甚矣。觸對曰。不然。觸聞古大禹之時。諸侯萬國。何則。德厚之道。得貴士之力也。故舜起農畝。出於野鄙。而為天子。及湯之時。諸侯三千。當今之世。南面稱寡者。乃二十四。由此觀之。非得失之策。與。稍稍誅滅。滅亡無族。昆去滅七無族四字三本同一有四字集無之時。欲為監門閭里。安可得而有乎哉。是故易傳不云乎。居上位。未得其實。以喜其為名者。必以驕奢為行。捭慢驕奢。則凶從之。是故無其實。而喜其名者。削。無德而望其福者。約。無功而受其祿者。辱。禍必握。續云高士傳作握故曰。矜功不立。虛願不至。此皆幸樂其名。華而無其實德者也。是以堯有九佐。舜有七友。續云陶元亮集聖賢輔錄引戰國策堯有七友。雄陶方回續牙伯陽東不豈素不虛靈甫禹有五丞。湯有二輔。自古及今。而能虛成名於天下者。無有。是以君王無羞亟問。不媿下學。是故故下會劉本有能字成其道德。而揚功名於後世者。堯舜禹湯。周文王是也。故曰。無形者。形之君也。無端者。事之本也。夫上見其原。下通其流。至聖人明學。何不吉之有哉。老子曰。雖貴必以賤為本。雖高必以下為基。是以侯王稱孤寡不穀。是其賤之本與非。會本無非字夫孤寡者。人之困賤下位也。而侯王以自謂。豈非下人而尊貴士與。夫堯傳舜。舜傳禹。周

成王任周公旦。而世世稱曰明主。是以明乎士之貴也。宣王曰。嗟乎。君子焉可侮哉。寡人自取病耳。及今聞君子之言。乃今聞細人之行。願請受劉本無受字為弟子。且顏先生與寡人游。食必太牢。出必乘車。妻子衣服麗都。顏闕辭去曰。夫玉生於山。制會本作制取集無取則破焉。非弗寶貴矣。然夫璞不完。士生乎鄙野。推選則祿焉。非不得尊途也。然而形神不全。闕願得歸。晚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無罪以當貴。清靜貞正以自虞。制言者。王也。盡忠直言者。闕也。言要道已備矣。願得賜歸。安行而反臣之邑屋。則再拜而辭去也。闕知足矣。歸反樸。則終身不辱也。

先生王斗。造門而欲見齊宣王。宣王使謁者延入。王斗曰。斗趨見王為好勢。王趨見斗為好士。於王何如。使者復還報。王曰。先生徐之。寡人請從。宣王因趨而迎之於門。與入曰。寡人奉先君之宗廟。守社稷。聞先生直言正諫不諱。王斗對曰。王聞之過。斗生於亂世。事亂君。焉敢直言正諫。宣王忿然作色不說。有間。王斗曰。昔先君桓公所好者。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天子受籍。立為大伯。今王有四焉。宣王說曰。寡人愚陋。守齊國。唯恐失會集本作夫字之。焉能有四焉。王斗曰。否。先君好馬。王亦好馬。先君好狗。王亦好狗。先君好酒。王亦好酒。先君好色。王亦好色。先君好士。是劉本無是字會王不好士。宣王

曰。當今之世無士。寡人何好。王斗曰。世無麒麟騏驎耳。

劉本有之馬字集無

王駟已備矣。

世無東郭俊盧氏之狗。王之走狗已具矣。世無毛嬙西施。王宮已充矣。王亦不好士也。何患無士。王曰。寡人憂國愛民。固願得士以治之。王斗曰。王之憂國愛民。不若王愛尺穀也。王曰。何謂也。王斗曰。王使人爲冠。不使左右便辟。而使工者。何也。爲能之也。

集本無也字三同

今王治齊。非左右便辟無使也。

臣故曰。不如愛尺穀也。宣王謝曰。寡人有罪國家。於是舉士五人任官。齊國大治。

齊王使使者問趙威后。書未發。威后問使者曰。歲亦無恙耶。民亦無恙耶。王亦無恙耶。使者不說曰。臣奉使使威后。今不問王。而先問歲與民。豈先賤而後尊貴者乎。威后曰。不然。苟無歲。何以有民。苟無民。何以有君。故有閭。

劉本有兩以字一無問字

舍本而問末者耶。乃進而問之曰。齊有處士曰鍾離子。無恙耶。

是其爲人也。有糧者亦食。無糧者亦食。有衣者亦衣。無衣者亦衣。是助王養其民也。何以至今不業也。葉陽子無恙乎。是其爲人哀鰥寡。卹孤獨。振困窮。補不足。是助王息其民者也。何以至今不業也。北宮之女嬰兒子。無恙耶。徹其環瑱。至老不嫁。以養父母。是皆率民而出於孝情者也。胡爲至今不朝也。此二士弗業。一女不不一作弗朝。何以王齊國。子萬民乎。於陵子仲尙

存乎。是其爲人也。上不臣於王。下不治其家。中不索交諸侯。此率民而出於無用者。何爲至今不殺乎。

齊人見田駢曰。聞先生高議。設爲不宦。而願爲役。田駢曰。子何聞之。對曰。臣聞之鄰人之女。田駢曰。何謂也。對曰。臣鄰人之女。設爲不嫁。行年三十。而有七子。不嫁則不嫁。然嫁過畢矣。今先生設爲不宦。訾養千鍾。徒百人。不宦則然矣。而富過畢也。田子辭。

管燕得罪齊王。謂其左右曰。子孰而一本無而字與我赴諸侯乎。左右嘿然莫對。

管燕連然流涕曰。悲夫。士何其易得而難用也。田需對曰。士三食不得饜。而君鵠鷺有餘食。下宮縹羅紉。曳綺縠。而士不得以爲緣。且財者君之所輕。死者士之所重。君不肯以所輕與士。而責士以所重事君。非士易得而難用也。

蘇秦自燕之齊。見於華章南門。齊王曰。嘻。子之來也。秦使魏冉致帝。子以爲何如。對曰。王之問臣也卒。而患之所從生者微。今不聽。是恨秦也。聽之。是恨天下也。不如聽之以卒秦。勿庸稱也。以爲天下。秦稱之。天下聽之。王亦稱之。先後之事。帝名爲無傷也。秦稱之。而天下不聽。王因勿稱。其一本無其字於以收天下。此大資也。蘇秦謂齊王曰。齊秦立爲兩帝。王以天下爲尊。秦

乎。且尊齊乎。王曰。尊秦。釋帝。則天下愛齊乎。且愛秦乎。王曰。愛齊而憎秦。兩帝立約伐趙。孰與伐宋之利也。劉本有王曰。不如伐宋。對曰。夫約然。一本無。然字。與秦爲帝。而天下獨尊秦而輕齊。齊釋帝。則天下愛齊而憎秦。伐趙不如伐宋之利。故臣願王明釋帝以就天下。倍約憤秦。勿使爭重。而王以其間舉宋。夫有宋。則衛之陽城危。有淮北。則楚之東國危。有濟西。則趙之河東危。有陰平陸。則梁門不啓。故釋帝而貳之。以伐宋之事。則國重而名尊。燕楚以形服。天下不敢不聽。此湯武之舉也。故秦以爲名。而後使天下憎之。此所謂以卑易尊者也。願王之熟慮之也。

齊五第十二

蘇秦一本無。上二字。說齊閔王曰。臣聞用兵而喜先天下者憂。約結而喜主怨者孤。夫後起者藉也。而遠怨者時也。是以聖人從事。必藉於權而務興於時。夫權藉者。萬物之率也。而時勢者。百事之長也。故無權藉。倍時勢。而能事成者寡矣。今雖干將莫邪。非得人力。則不能割闕矣。堅箭利金。不得弦機之利。則不能遠殺矣。矢非不銛。而劍非不利也。何則。權藉不在焉。何以知其然也。昔者趙氏襲衛。車舍人不休傳。衛國城割平。衛入門土而二門墮矣。

此亡國之形也。衛君既行告邕於魏。魏王身被甲底一作砥劍。挑趙索戰。邯鄲

之中。驚河山之間亂。衛得是藉也。亦收餘甲而北面。殘剛平。墮中牟之郭。

衛非有於字強於趙也。譬之衛矢而魏弦機也。藉力會力下魏而有河東之

地。趙氏懼。楚人救趙而伐魏。戰於州西。出一本出下梁門。軍舍林中。馬飲於

大河。趙得是藉也。亦襲魏之河北。燒棘溝。除黃城。故剛平之殘也。中牟之

墮也。黃城之墜也。棘溝之燒也。此皆非趙魏之欲也。然二國勸行之者。何

也。衛明於時權之藉也。今世之為國者不然矣。兵弱而好敵強。國罷而好

衆怨。事敗而好鞠之。兵弱而憎下人也。會本無也字地狹而好敵大。事敗而好長

詐。行此六者。而求伯則遠矣。臣聞善為國者。順民之意。而料兵之能。然後

從於天下。故約不為人主怨。伐不為人挫強。如此則兵不費。權不輕。地可

廣。欲可成也。昔者齊之與韓魏伐秦楚也。戰非甚疾也。分地又非多。韓魏

也。然而天下獨歸咎於齊者。何也。以其為韓魏主怨也。且天下徧用兵矣。

齊燕戰而趙氏兼中山。秦楚戰韓魏不休。而宋越專用其兵。此十國者。皆

以相敵為意。而獨舉心於齊者。何也。約而好主怨。伐而好挫強也。且夫強

大之禍。常以王人為意也。夫一無夫字弱小之殃。常以謀人為利也。是以大國危

小國滅也。大國之計。莫若後起而重伐不義。夫後起之藉與多而兵勁。則

事劉本作是字以衆強適罷寡也。兵必立也。事不塞天下之心。則利必附矣。大國

行此。則名號不攘而至。伯王不爲而立矣。小國之情。莫如僅靜而寡信。諸

侯。僅靜。則四鄰不反。寡信。諸侯。則天下不賣。外不賣。內不反。則擴禍朽腐

而不用。幣帛矯蠹而不服矣。小國道此。則不祠而福矣。不貸而見足矣。故

曰。祖仁者王。立義者伯。用兵窮者亡。何以知其然也。昔吳王夫差以強大

爲天下先。強會本無強字襲郢而棲越。身從諸侯之君。而卒身死國亡。爲天下戮

者。何也。此夫差平居而謀王。強大而喜先天下之禍也。昔者萊莒好謀。陳

蔡好詐。莒恃越而滅。蔡恃晉而亡。此皆內長詐。外信諸侯之殃也。由此觀

之。則強弱大小之禍。可見於前事矣。語曰。騏驥之衰也。駑馬先之。孟賁之

倦也。女子勝之。夫駑馬。女子。筋骨力勁。非賢於騏驥。孟賁也。何則。後起之

藉也。今天下之相與也。不並滅。有而案兵而後起。寄怨而誅不直。微用兵

而寄於義。則亡天下。可踟足而須也。明於諸侯之故。察於地形之理者。不

約親。不相質。而固。不趨而疾。衆事而不反。交割而不相憎。俱疆而加以親

何則。形同憂。而兵趨利也。何以知其然也。昔者齊燕戰於桓之曲。燕不勝。

十萬之衆盡。胡人襲燕。樓煩數縣。取其牛馬。夫胡之與齊。非素親也。而用

由此觀之。約於同形則利長。後起則諸侯可趨役也。故明主察相。誠欲以伯王也。劉本作去也字爲志。則戰攻非所先。戰者國之殘也。而都縣之費也。殘費已

先。而能從諸侯者寡矣。彼戰者之爲殘也。士聞戰則輸私財而富軍。市輸

飲食而待死士。令折轅。集本作折轅會本作折轅而炊之。殺牛而觴士。則是路君之道也。中

人禱祝。君鬻釀。通都小縣置社。有市之邑。莫不止事而奉王。則此虛中之

計也。夫戰之明日。尸死扶傷。雖若有功也。軍出費中。突泣則傷主心矣。死

者破家而葬。夷傷者空財而共藥。完者內醕而華樂。故其費與死傷者鈞。

故民之所費也。十年之田而不償也。軍之所出。矛戟折。鑕弦絕。傷弩破車。

罷馬。亡矢之大半。甲兵之具。官之所私出也。士大夫之所匿。廝養士之所

竊。十年之田而不償也。天下有此再費者。而能從諸侯寡矣。攻城之費。百

姓理糴。蔽舉衝櫓。家雜總。身窟穴。中罷於刀金。而士困於土功。將不釋甲。

期數。而能拔城者爲亟耳。上倦於教。士斷於兵。故三下城。而能勝敵者寡

矣。故曰。彼戰攻者非所先也。何以知其然也。昔智伯瑤攻范中行氏。殺其

君。滅其國。又西圍晉陽。吞兼二國。而憂一主。此用兵之盛也。然而智伯卒

身死國亡。爲天下笑者。何謂也。兵先戰攻。而滅二子患也。一作昔者。中山悉

起而迎燕趙。南戰於長子。敗趙氏。北戰於中山。克燕軍。殺其將。夫中山千

乘之國也。而敵萬乘之國。二。再戰北。一作勝。此用兵之上節也。然而國遂亡。

君臣三本同於齊者。何也。不奮於戰攻之患也。由此觀之。則戰攻之敗。可見。

於前事。今世之所謂善用兵者。終戰比勝。而守不可拔。天下稱爲善。一國

得而保之。則非國之利也。臣聞戰大勝者。其士多死。而兵益弱。守而不可

拔者。其百姓罷。而城郭露。夫士死於外。民殘於內。而城郭露於境。則非王

之樂也。今夫鶻的。一作非咎。一作罪於人也。便弓引弩而射之。中者則

善。不中則愧。少長貴賤。則同心於貫之者何也。惡其示人以難也。今窮戰

比勝。而守必不拔。則是非徒示人以難也。又且害人者也。然則天下仇之

必矣。夫罷士露國。而多與天下爲仇。則明君不居也。素用強兵而弱之。則

察相不事。彼明君察相者。則五兵不動。而諸侯從辭讓。而重賂至矣。故明

君之攻戰也。甲兵不出於軍。而敵國勝。衝櫓不施。而邊城降。士民不知。而

王業至矣。彼明君之從事也。用財少。曠日遠。而爲利長者。故曰兵後起。則

諸侯可趨役也。臣之所聞。攻戰之道。非師者。雖有百萬之軍。比之堂上。雖

有闔閭。吳起之將。禽之戶內。千丈之城。拔之尊俎之間。百尺之衝。折之枉

枉一無席之一無上。故鍾鼓竽瑟之音不絕。地可廣而欲可成。和樂倡優侏儒

之笑不之。諸侯可同日而致也。故名配天地。不爲尊。利制海內。不爲厚。故

夫善爲王業者。在勞天下而自佚。亂天下而自安。諸侯無成謀。則其國無宿憂也。何以知其然。佚一無佚字治在我。勞亂在天下。則王之道也。銳兵來則

一本以則爲而拒之。患至則趨。

則趨一作而移

之。使諸侯無成謀。則其國無宿憂矣。何以知其

然矣。昔者。魏王擁土千里。帶甲三十六萬。其強而拔邯鄲。西圍定陽。又從十二諸侯。朝天子以西謀秦。秦王恐之。寢不安席。食不甘味。令於境內。盡堞中爲戰具。竟爲守備。爲死士。置將以待魏氏。衛鞅謀於秦王曰。夫魏氏其功大。而令行於天下。有十二諸侯。而朝天子。其與必衆。故以一秦而敵大魏。恐不如。王何不使臣見魏王。則臣請必北魏矣。秦王許諾。衛鞅見魏王曰。大王之功大矣。令行於天下矣。今大王之所從十二諸侯。非宋衛也。則鄒魯陳蔡。此固大王之所以鞭筆使也。不足以王天下。大王不若北取燕。東伐齊。則趙必從矣。西取秦。南伐楚。則韓必從矣。大王有伐齊楚心。而從天下之志。則王業見矣。大王不如先行王服。然後圖齊楚。魏王說於衛鞅之言也。故身廣公宮。制丹衣。柱建九旒。從七星之旗。此天子之位也。而魏王處之。於是齊楚怒。諸侯奔齊。齊人伐魏。殺其太子。覆其十萬之軍。魏王大恐。跣行。按兵於國。而東次於齊。然後天下乃舍之。當是時。秦王垂拱受西河之外。而不以德魏王。故曰。一無日字衛鞅之始與秦王計也。謀約不下席。

言於尊俎之間。謀成於堂上。而魏將以一作禽於齊矣。衝櫓未施。而西河之外。入於秦矣。此臣之所謂比之堂上。禽將戶內。拔城於尊俎之間。折衝席上者也。

齊六第十三

齊負郭之民。有狐狐咥者。續云古今人表狐愛師古曰。即狐咥也。齊人見戰國策。正義閔王。斲之檀衢。百姓不

附。齊孫室子陳舉直言。殺之東閭。宗族離心。司馬穰苴為政者也。續云子由古史以此為閔

王時事。刪史記穰苴傳。編鑑全引此段。不入穰苴事。殺之。大臣不親。以故燕舉兵。使昌國君將而擊之。齊使

向子將而應之。齊軍破。向子以輿一乘亡。達子收餘卒。復振與燕戰。求所

以償者。閔王不肯與。軍破走。王奔莒。淖齒數之曰。夫千乘博昌之間。方數

百里。雨血沾衣。王知之乎。王曰。不知。贏博之間。地圻至泉。王知之乎。王曰。

不知。人有當闕而哭者。求之則不得。去之則聞其聲。王知之乎。王曰。不知。

淖齒曰。天雨血沾衣者。天以告也。地圻至泉者。地以告也。人有當闕而哭

者。人以告也。天地人皆以告矣。而王不知戒焉。何得無誅乎。於是殺閔王

於鞞里。太子乃解衣免服。逃太史之家。為橈園。君王后。太史氏女。知其貴

人。善事之。田單以卽墨之城。破亡餘卒。破燕兵。給騎劫。遂以復齊。遽迎太

子於莒立之以為王。襄王即位。一作立君王后以為后。生齊王建。

王孫賈年十五。事閔王。王出走。失王之處。其母曰。女朝出而晚來。則吾倚

門而望。女暮出而不還。則吾倚閭而望。女今事王。王出走。女不知其處。女

尚何歸。王孫賈乃一本添入市。中曰。淖齒亂齊國。殺閔王。欲與我誅者。祖右

市人從者四百人。與之誅淖齒。刺而殺之。

燕攻齊。取七十餘城。唯莒。即墨不下。齊田單以即墨破燕。殺騎劫。初。燕將

攻下聊城。人或讒之。三同集無此十燕將懼誅。遂保守聊城。不敢歸。田單攻之

歲餘。士卒多死。而聊城不下。魯連乃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燕將曰。吾聞

之。智者不倍時而棄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忠臣不先身而後君。今公行

一朝之一作亡忿。不顧燕王之無臣。非忠也。殺身亡聊城。而威不信於齊。非勇

也。功廢名滅。後世無稱。非知也。故知者不再計。勇士不怯死。錢劉勇士今死

生榮辱。尊卑貴賤。此其一時也。願公之詳計。而無與俗同也。且楚攻南陽。

魏攻平陸。齊無南面之心。以為亡南陽之害。不若得濟北之利。故定計而

堅守之。今秦人下兵。魏不敢東面。橫秦之勢合。則楚國之形危。且一本添棄

南陽。斷右壤。存濟北。計必為之。今楚魏交退。燕救不至。齊無天下之規。與

聊城共據暮年之弊。即臣見公之不能得。錢劉一也。齊必決之於聊城。公無

聊城共據暮年之弊。即臣見公之不能得。錢劉一也。齊必決之於聊城。公無

再計。彼燕國大亂。君臣過計。上下迷惑。粟腹以百萬之衆。五折於外。萬乘之國。被圍於趙。壤削主困。爲天下戮。公聞之乎。今燕王方寒心獨立。大臣不足恃。國弊既多。民心無所歸。今公又以弊聊之民。距全齊之兵。暮年不解。是墨翟之守也。食人炊骨。士無反北之心。是孫臏吳起之兵也。能以見於天下矣。故爲公計者。不如罷兵休士。全車甲。歸報燕王。燕王三本同一必喜。士民見公。如見父母。交游攘臂而議於世。功業可明矣。上輔孤主以制羣臣。下養百姓以資說士。矯國革俗於天下。功名可立也。意者會無意者亦捐燕棄世。東游於齊乎。請裂地定封。富比陶衛。續延篤注戰國策云陶陶朱公也衛衛公子荆也非也王邵曰魏冉封陶商君

世世稱孤寡。

錢作寡人。

劉作左齊據右。

此亦一計也。二者顯名厚實也。

願公熟計而審處一也。且吾聞劬小節者。不能行大威。惡小恥者。不能立榮名。昔管仲射桓公中鉤。篡也。遺公子糾而不能死。怯也。束縛極桎。辱身也。此三行者。鄉里不通也。世主不臣也。使管仲終窮抑。幽囚而不出。慙耻而不見。窮年沒壽。不免爲辱人賤行矣。然而管子奔走三行之過。據齊國之政。一匡天下。九合諸侯。爲伍伯首。名高天下。光照鄰國。曹沫爲魯君將。三戰三北。而喪地千里。使曹子之足。不離陳。計不顧後出。必死而不生。則不免爲敗軍禽將。曹子以敗軍禽將。非勇也。功廢名滅。後世無稱。非知也。故

去三北之恥。退而與魯君計也。曹子

會無此三字

以為遭齊桓公。有天下。朝諸侯。

曹子以一劍之任。劫桓公於壇位之上。顏色不變。而辭氣不悖。三戰之所

喪。一朝而反之。天下震動。

續別本有諸侯二字

驚駭。威信吳楚。傳名後世。若此。二公者。

非不能行小節。死小耻也。以為殺身絕世。功名不立。非知也。故去忿恚之

心。而成終身之名。除忿忿之耻。而立累世之功。故業與三王爭流。名與天

壤相敵也。公其圖之。燕將曰。敬聞命矣。因罷兵。到讀而去。故解齊國之圍。

救百姓之死。仲連之說也。

燕攻齊。齊破。閔王奔莒。淖齒殺閔王。田單守即墨之城。破燕兵。復齊墟。襄

王為太子。徵齊以破燕。田單之立。疑齊國之衆。皆以田單為自立也。襄王

立。田單相之。過菑水。有老人涉菑。

會一作菑水

而寒。出不能行。坐於沙中。田單見

其寒。欲使後車分

一本下

衣。無可以分者。單解裘而衣之。襄王惡之曰。田單

之施。將欲以取我。國乎。不早圖。恐後之。左右顧無人。嚴下。

續別本嚴字作聲句絕通鑑作嚴下

有

貫珠者。

續元和姓纂引戰國策齊有貫珠則貫姓殊名非貫珠者

襄王呼而問之曰。女聞吾言乎。對曰。聞之。王曰。

女以為何若。對曰。王不如因以為己善。王

劉曰奈

嘉單之善。下令曰。寡人憂

民之飢也。單收而食之。寡人憂民之寒也。單解裘而衣之。寡人憂勞百姓。

而單亦憂之。稱寡人之意。單有是善。而王嘉之。善單之善。亦王之善己。王

曰善。乃賜單牛酒。嘉其行。後數日。貫珠者復見王曰。王至朝日。宜召田單而揖之於庭。口勞之。乃布令。求百姓之飢寒者。收穀之。乃使人聽於閭里。聞丈夫之相□與語舉□□□□曰。田單之愛人。嗟。乃王之教澤也。

貂勃常惡田單曰。安平君。小人也。安平君聞之。故為酒而召貂勃曰。單何以得罪於先生。故常見譽。

會一
作惡

於朝。貂勃曰。跖之狗吠堯。非貴跖而賤堯也。

狗固吠非其主也。且今使公孫子賢。而徐子不肖。然而使公孫子與徐子

鬪。徐子之狗。猶時攫公孫子之腓。

錢劉一
作體

而噬之也。若乃得去不肖者而為

賢者狗。豈特攫其腓。

錢劉一
作體

而噬之耳哉。安平君曰。敬聞命。明日任之於王。

王有所幸臣。九人之屬。欲傷安平君。相與語於王曰。燕之伐齊之時。楚王

使將軍將萬人而佐齊。今國已定。而社稷已安矣。何不使使者謝於楚王。

王曰。左右孰可。九人之屬曰。貂勃可。貂勃使楚。楚王受而觴之。數日不反。

九人之屬相與語於王曰。夫一人

一本下
有之字

身而牽留萬乘者。豈不以據勢也

哉。且安平君之與王也。君臣無禮。而上下無別。且其志欲為不善。內牧百

姓。猶撫其心。振窮補不足。布德於民。外懷戎翟。天下之賢士。陰結諸侯之

雄俊豪英。其志欲有為也。願王之察之。異日而王曰。召相單來。田單免冠

徒跣肉袒而進。退而請死罪。五日。而王曰。子無罪於寡人。子為子之臣禮。

吾爲吾之王禮而已矣。貂勃從楚來，王賜諸前，酒酣，王曰：「召相田單而來。」貂勃避席稽首曰：「王惡得此亡國之言乎？王上者孰與周文王？王曰：「吾不若也。」貂勃曰：「然。臣固知王不若也。」下者孰與齊桓公？王曰：「吾不若也。」貂勃曰：「然。臣固知王不若也。」然則周文王得呂尚，以爲太公，齊桓公得管夷吾，以爲仲父，今王得安平君，而獨曰單，且自天地之闢，民人之治，會作始字爲人臣之功者，誰有厚於安平君者哉？而王曰單，單惡得此亡國之言乎？且王不能守先王之社稷，燕人興師而襲齊墟，王走而之城陽之山中，安平君以惴惴之卽墨，三里之城，五里之郭，餽卒七千，禽其司馬，而反千里之齊，安平君之功也。當是時也，闔城陽而王城陽，天下莫之能止，然而計之於道，歸之於義，以爲不可，故爲棧道，木閣，而迎王與后於城陽山中，王乃得反，子臨百姓，今國已定，民已安矣，王乃曰單，且嬰兒之計不爲此，王不亟殺此九子者，以謝安平君，不然，國危矣。王乃殺九子而逐其家，益封安平君以夜邑萬戶。夜一作劇

田單將攻狄，往見魯仲子。仲子曰：「將軍攻狄，不能下也。」田單曰：「臣以五里之城，七里之郭，破亡餘卒，破萬乘之燕，復齊墟，攻狄而不下，何也？上車弗謝而去，遂攻狄，三月而不克之也。」齊嬰兒謠曰：「大冠若箕，脩劍拄頤，攻狄

不能。續云能音泥

下壘枯丘。續云丘音繼古叶音晁改作壘於枯丘說苑同

田單乃懼。問魯仲子曰：「先生謂單不

能下狄，請聞其說。」魯仲子曰：「將軍之在卽墨，坐而織葺，立則丈插，為士卒

倡曰：「可往矣。」宗廟亡矣。云曰：「一作去日尙矣。」歸於何黨矣。續別本無可往矣宗廟亡矣今日尙矣歸何黨矣叶音往尙皆有

平聲黨亦當平讀。說苑宗廟亡矣魂魄喪矣歸何黨矣。當此之時，將軍有死之心，而士卒無生之氣，聞若言，莫

不揮泣奮臂而欲戰。此所以破燕也。當今將軍東有夜邑。說苑作按邑之奉，西有

菑上之虞，黃金橫帶而馳乎說苑作聘聘淄澠之間，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所以不

勝者也。田單曰：「單有心，先生志之矣。」明日，乃厲氣循一作循城，立於矢石之所。

乃劉本援枹鼓之。狄人乃下。

濮上之事，贅子死，章子走。盼子謂齊王曰：「不如易餘糧於宋。」宋王必說。梁

氏不敢過宋伐齊。齊固弱，是以餘糧收宋也。齊國復強，雖復責之。宋不字可

不償，因以為辭而攻之，亦可。齊閔王之遇殺，其子法章變姓名為莒大史

家庸夫。大史敷劉作微女，奇法章之狀貌，以為非常人，憐而常竊衣食之，與

會添私焉。莒中及齊亡，臣相聚，求閔王子欲立之。法章乃自言於莒，共立法

章為襄王。襄王立，以太史氏女為王后，生子建。太史敷曰：「女無謀一作謀，而嫁

者，非吾種也。汙吾世矣。」終身不覩。君王后劉下更有君王后三字賢，不以不覩之故，失人

子之禮也。襄王卒，子建立為齊王。君王后事秦謹，與諸侯信，以故建立四

十有餘年不受兵。秦始皇嘗使使者，遺君王后玉連環曰：齊多知，而別本解此環不。君王后以示羣臣，羣臣不知解。君王后引椎椎破之，謝秦使曰：謹以解矣。及君王后病且卒，誠建曰：羣臣之可用者某。建曰：請書之。君王后曰：善。取筆牘受言。君王后曰：老婦已亡矣。君王后死後，后勝相齊，多受秦間金玉，使賓客入秦，皆為變辭，勸王朝秦，不脩攻戰之備。

齊王建入朝於秦，雍門司馬前曰：所為立王者，為社稷耶？為王立王耶？王曰：為社稷。司馬曰：為社稷立王，王何以去社稷而入秦？齊王還車而反，即

墨大夫與一作聞雍門司馬諫而聽之，則以為可。可一作以為為謀，即入見齊王曰：

齊地方數千里，帶甲數百萬，夫三晉大夫皆不便秦，而在阿鄆之間者百數。王收而與之百萬之衆，使收三晉之故地，即臨晉之關，可以入矣。鄆郢大夫不欲為秦，而在城南下者百數，王收而與之百萬之師，使收楚故地，即武關，可以入矣。如此，則齊威可立，秦國可亡。夫舍南面之稱制，乃西面而事秦，為大王不取也。齊王不聽。秦使陳馳誘齊王內之，約與五百里之地。齊王不聽，即墨大夫而聽陳馳，遂入秦。處之共松栢之間，餓而死。先是齊為之歌曰：松邪栢邪，住建共者客耶。

內有共縣栢古音道莫切客古音格古音亦叶史記歌云云疾建用客之不詳也

續史記松栢邪住建共者客耶司馬貞音邪謂是建之邪客說王在言逾致失策命建遷共地單處河

齊以淖君之亂。一本添秦。其後秦欲取齊。故使蘇涓之楚。令三本同任固之齊。齊明謂楚王曰。秦王欲楚。不若其欲齊之甚也。其使涓來。以示齊之有楚。以資固於齊。齊見一作楚。必受固。是王之聽涓也。適爲固驅。以合齊秦也。齊秦合。非楚之利也。且夫涓來之辭。必非固之所以之齊之辭也。王不如令人以涓來之辭。設固於齊。齊秦必不合。齊秦不合。則王重矣。王欲收齊以攻秦。漢中可得也。王卽欲以秦攻齊。淮泗之間亦可得也。

楚一第十四

齊楚構難。宋請中立。齊急宋。宋許之。子象爲楚謂宋王。劉作楚王曰。楚以緩失宋。將法齊之急也。齊以急得宋。後將常急矣。是從齊而攻楚。未必利也。齊戰勝。楚勢必危宋。不勝。是以弱宋干強楚也。而令兩萬乘之國。常以急求所欲。國必危矣。

五國約

劉作

呂伐齊。昭陽謂楚王曰。五國呂破齊秦。必南圖楚。王曰。然則奈

何。對曰。韓氏輔國。錢集也。好利而惡難。好利。可營也。惡難。可懼也。我厚賂之

呂利。其心必營我。悉兵呂臨之。其心必懼我。彼懼吾兵而營我利。五國之

事。必可敗也。約絕之後。雖勿與地可。楚王曰。善。乃命大公事之韓。見公仲

曰。夫牛鬪之事。馬陵之難。親王之所見也。王苟無呂五國用兵。請効列城五。請悉楚國之衆也。呂廡於齊。齊之反趙魏之後。而楚果弗與地。則五國之事困也。

荆劉一無荆字

宣王問羣臣曰。吾聞北方之畏昭奚恤也。果誠何如。羣臣莫對。江

一對曰。虎求百獸而食之。得狐。狐曰。子無敢食我也。天帝使我長百獸。今子食我。是逆天帝命也。子以我爲不信。吾爲子先行。子隨我後。觀百獸之見我而敢不走乎。虎以爲然。故遂與之行。獸見之皆走。虎不知獸畏己而走也。以爲畏狐也。今王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而專屬之昭奚恤。故北方之畏奚恤也。其實畏王之甲兵也。猶百獸之畏虎也。

昭奚恤與彭城君議於王前。王召江乙而問焉。江乙曰。二人之言皆善也。臣不敢言其後。一本下更有言其後三字此謂慮賢也。

邯鄲之難。

劉連

昭奚恤謂楚王曰。王不如無救趙。而呂強魏。魏強其割趙必

深矣。趙不能聽。則必堅守。是兩弊也。景舍曰。不然。昭奚恤不知也。夫魏之攻趙也。恐楚之攻其後。今不救趙。趙有亡形。而魏無楚憂。是楚魏共趙也。害必深矣。何呂兩弊也。且魏令兵以深割趙。趙見亡形。而有有劉作知楚之不救

己也。必與魏合而呂謀楚。故王不如少出兵。以爲趙援。趙恃楚勁。必與魏

戰。魏怒於趙之勁。而見楚救之不足畏也。必不釋趙。趙魏相弊。而齊秦應楚。則魏可破也。楚因使景舍起兵救趙。邯鄲拔。楚取睢藏之間。

江尹欲惡昭奚恤於楚王。而力不能。會下有之字故爲梁山陽君請封於楚。楚王

曰諾。昭奚恤曰。山陽君無功於楚國。不當封。江尹因得山陽君。與之共惡

昭奚恤。魏氏惡昭奚恤於楚王。楚王告昭子。昭子曰。臣朝夕日事聽命。而

魏入吾君臣之間。臣大懼。臣非畏魏也。夫泄吾君臣之交。而天下信之。是

其爲人也近苦矣。夫苟不難爲之外。豈忘爲之內乎。臣之得罪無日矣。王

曰。寡人知之。大夫何患。

江乙惡昭奚恤。謂楚王曰。人有以其狗爲有執而愛之。其狗嘗溺井。其鄰

人見狗之溺井也。欲入言之。狗惡之。當門而噬之。鄰人憚之。遂不得入言。

邯鄲之難。楚進兵大梁。取會作拔矣。昭奚恤取魏之寶器。呂會作呂臣居魏知之。故

昭奚恤常惡臣之見王。

江乙欲惡昭奚恤於楚。謂楚王曰。下比周。則上危。下分爭。則上安。王亦知

之乎。願王勿忘也。且人有好揚人之善者。於王何如。王曰。此君子也。近之。

江乙曰。有人好揚人之惡者。於王何如。王曰。此小人也。遠之。江乙曰。然則

且有子殺其父。臣弑其主者。而王終已已會劉作己不知者。何也。以王好聞人之

笑而惡聞人之惡也。王曰：善。寡人願兩聞之。

江乙說於安陵君曰：君無咫尺之地，骨肉之親，處尊位，受厚祿，一國之衆

見君莫不斂衽而拜，撫委而服，何以也？曰：王過舉而已。一作色不然，無呂

至此。江乙曰：呂財交者，財盡而交絕；呂色交者，華落而愛渝。是呂嬖女不

傲席，寵臣不避軒。續不傲席言不久之意不避是傲字無疑真語曰女寵不弊席男愛不盡輪或出於此軒輪相近今君擅楚國之勢，而

無呂深自結於王，竊為君危之。安陵君曰：然則奈何？會下有紅乙曰三字願君必請從

死，呂身為殉。如是，必長得重於楚國。曰：謹受令。三年而弗言。江乙復見曰：

臣所為君道，至今未效。三同未有效君不用臣之計，臣請不敢復見矣。安陵君曰：

不敢忘先生之言，未得間也。於是楚王游於雲夢，結駟千乘，旌旗蔽日，野

火之起也若雲，蚺兕虎嘯之聲若雷霆，有狂兕犴車依輪而至。王親引弓

而射，壹發而殪。王抽旃旆而抑兕首，仰天而笑曰：樂矣。今日之游也，寡人

萬歲千秋之後，誰與樂此矣。安陵君泣數行而進曰：臣入則編席，出則陪

乘，大王萬歲千秋之後，願得呂身試。錢劉試一作式會云又作式黃泉，尊蠶蟻。續李善引願得式黃泉尊蠶蟻延叔堅戰

國策論曰為王先用填黃泉為王作尊以御蠶蟻又何以得此樂而樂之？王大說，乃封壇

為安陵君。君子聞之曰：江乙可謂善謀，安陵君可謂知時矣。

江乙為魏使於楚，謂楚王曰：臣入竟，聞楚之俗，不蔽人之善，不言人之惡。

誠有之乎。王曰。誠有之。江乙曰。然則白公之亂。得無遂乎。誠如是。臣等之罪免矣。楚王曰。何也。江乙曰。州侯相楚。貴甚矣。而主斷。左右俱曰無有。如出一口矣。

郢人有獄三年不決者。故令請其宅。以下其罪。客因爲之謂。

錢客因謂劉客因請之

昭奚

恤曰。郢人某氏之宅。臣願之。昭奚恤曰。郢人某氏。不當服罪。故其宅不得。

一作不可得

客辭而去。昭奚恤已而悔之。因謂客曰。奚恤得事公。公何爲以故與。

奚恤。客曰。非用故也。曰。謂謂會劉而不得有說色。非故如何也。

城渾出周。二人偶行。南游於楚。至於新城。城渾說其令曰。鄭魏者。楚之要

國。而秦楚之強敵也。鄭魏之弱。而楚臣上梁應之。宜陽之大也。楚臣弱新

城。圍之。蒲反平陽。相去百里。秦人一夜而襲之。安邑不知。新城上梁。相去

五百里。秦人一夜而襲之。上梁亦不知也。今邊邑之所恃者。非江南泗上

也。故故劉楚王何不且新城爲主郡也。邊邑甚利之。新城公大說。乃爲具駟

馬乘車五百金之楚。城渾得之。遂南交於楚。楚王會錢一無王果以新城爲主郡。

韓公叔有齊魏。而太子有楚秦以爭國。鄭申爲楚使於韓。矯臣新城陽人

予太子。楚王怒。將罪之。對曰。臣矯予之。以爲國也。臣爲太子得新城陽人。

且與公叔爭國而得之。齊魏必伐韓。韓氏急。必懸命於楚。又何新城陽人

之敢求。太子不勝。然而不死。今將倒冠而至。又安敢言地。楚王曰。善。乃不罪也。

楚杜赫說楚王以取趙。王且予之五大夫。而令私行。陳軫謂楚王曰。赫不能得趙。五大夫不可收也。得一作是賞無功也。得趙而王無功焉。是無善也。王不如以十乘行之。事成。予之五大夫。王曰。善。乃以十乘行之。杜赫怒而不行。陳軫謂王曰。是不能得趙也。

楚王問於范環。續史記作范期 徐廣一作蠟曰。寡人欲置相於秦。孰可。對曰。臣不足以知之。

王曰。吾相一作吾 欲相甘茂可乎。范環對曰。不可。王曰。何也。曰。夫史舉。上蔡之監

門也。大不如如一作知事君。小不如如一作知處室。呂苛廉聞於世。甘茂事之順焉。故

惠王之明。武王之察。張儀之好譖。甘茂事之。取十官而無罪。茂誠賢者也。

然而不可相秦。秦之有賢相也。非楚國之利也。且王嘗用滑於越。而納句

章味之難。越亂。故楚南察賴胡。而野江東。計王之功。所以能如此者。越亂

而楚治也。今王以用之於越矣。而忘之於秦。臣以爲王鉅速忘矣。王若欲

置相於秦乎。若公孫郝者可。夫公孫郝之於秦王。親也。少與之同衣。長與

之同車。被王衣以聽事。真大王之相已。王相之。楚國之大利也。

蘇秦爲趙合從。說楚威王曰。楚。天下之強國也。大王。天下之賢王也。楚地

西有黔中、巫郡。東有夏州、海陽。南有洞庭、蒼梧。北有汾陘。

錢劉作陘
集作陸

之塞。郇

陽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資也。夫以

楚之強。與大王之賢。天下莫能當也。今乃欲西面而事秦。則諸侯莫不南

面而朝於章臺之下矣。秦之所害。於天下莫如楚。楚強則秦弱。楚弱則秦

強。此其勢不兩立。故爲王至計。莫如從親以孤秦。大王不從親。秦必起兩

軍。一軍出武關。一軍下黔中。若此。則鄢郢動矣。臣聞治之其未亂。爲之其

未有也。患至而後憂之。則無及已。故願大王之早計之。大王誠能聽臣。臣

請令山東之國。奉四時之獻。以承一作奉大王之明制。委社稷宗廟。練士厲兵。

在大王之所用之。大王誠能聽臣之愚計。則韓、魏、齊、燕、趙、衛之妙音美人。

必充後宮矣。趙一作燕代良馬、橐他。必實於外廐。故從合則楚王。橫成則秦帝。

今釋霸王之業。而有事人之名。臣竊爲大王不取也。夫秦、虎狼之國也。有

吞天下之心。秦。天下之仇讎也。橫人皆欲割諸侯之地。以事秦。此所謂養

仇而奉讎者也。夫爲人臣。而割其主之地。以外交強虎狼之秦。以侵天下。

卒有秦患。不顧其禍。夫外挾強秦之威。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大逆不忠。

無過此者。故從親。則諸侯割地。以事楚。橫合。則楚割地。以事秦。此兩策者。

相去遠矣。有億兆之數。兩者大王何居焉。故弊邑趙王。使臣効愚計。奉明

約在大王命之。楚王曰：寡人之國，西與秦接境，秦有舉巴蜀、奔漢中之心。

秦，虎狼之國，不可親也。而韓魏迫於秦患，不可與深謀。

史記集劉下更有與深謀三字會無

恐反

人，以入於秦，故謀未發，而國已危矣。寡人自料，以楚當秦，未見勝焉。內與

羣臣謀，不足恃也。寡人臥不安席，食不甘味，心搖搖如懸旌，而無所終薄。

今君會作今主君欲一天下，安諸侯，存危國，寡人謹奉社稷以從。

張儀爲秦破從連橫，說楚王曰：秦地半天下，兵敵四國，被山帶河，四塞以

爲固，虎賁之士百餘萬，車千乘，騎萬疋，粟如丘山，法令既明，士卒安難樂

死，主嚴以明，將知以武，雖無出兵甲，席卷常山之險，折天下之脊，天下後

服者先亡。且夫爲從者，無以異於驅羣羊而攻猛虎也。夫虎之與羊，不格

明矣。今大王不與猛虎，而與羣羊，竊以爲大王之計過矣。凡天下強國，非

秦而楚，非楚而秦，兩國敵侔交爭，其勢不兩立。而大王不與秦，秦下甲兵，

據宜陽，韓之上地不通，下河東，取成臯，韓必入臣於秦。

錢作臣秦

魏則從

風而動，秦攻楚之西，韓魏攻其北，社稷豈得無危哉？且夫約從者，聚羣弱

而攻至強也。夫以弱攻強，不料敵而輕戰，國貧而驟舉兵，此危亡之術也。

臣聞之，兵不如者，勿與挑戰，粟不如者，勿與持久。夫從人者，飾辯虛辭，高

主之節行，言其利，而不言其害。卒有楚會一作秦禍，無及爲己。是故願大王之熟

計之也。秦西有巴蜀。方船積粟。起於汶山。循江而下。至郢三千餘里。舫船

劉一作方紅載卒。一舫載五十人。與三月之糧。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餘里。里數

雖多。不費馬汗之勞。不至十日而距扞關。扞關驚。則從竟陵已東。盡城守

矣。黔中、巫郡。非王之有已。秦舉甲出之武關。南面而攻。則北地絕。秦兵之

攻楚也。危難在三月之內。而楚恃諸侯之救。在半歲之外。此其勢不相及

也。夫恃弱國之救。而忘強秦之禍。此臣之所以為大王之患也。且大王嘗

與吳人五戰。三勝而亡之。陳會作陣卒盡矣。有一本無有字偏守新城。而居民苦矣。

臣聞之。攻大者易危。而民弊者怨於上。夫守易危之功。而逆強秦之心。臣

竊為大王危之。且夫秦之所以不出甲於函谷關。十五年以攻諸侯者。陰

謀有吞天下之心也。楚嘗與秦構一本本戰於漢中。楚人不勝。通侯執珪。死

者七十餘人。遂亡漢中。楚王大怒。與師襲秦。戰於藍田。又卻。此所謂兩虎

相搏者也。夫秦楚相弊。而韓魏以全制其後。計無過一本本於此者矣。是故願

大王熟計之也。秦下兵攻衛陽。晉必開局。一作晉必大開會大開一作開天下之匈。大王悉起

兵。集無兵字三同以攻宋。不至數月。而宋可舉。舉宋而東指。則泗上十二諸侯。盡王

之有已。凡天下所信約從親堅者。蘇秦。封為武安君。而相燕。卽陰與燕王

謀。破齊共分其地。乃佯有罪。出走入齊。齊王因受而相之。居二年而覺。齊

王大怒。車裂蘇秦於市。夫以一詐僞反覆之蘇秦。而欲經營天下。混一諸侯。其不可成也亦明矣。今秦之與楚也。接境壤界。固形親之國也。大王誠能聽臣。臣請秦太子入質於楚。楚太子入質於秦。請以秦女爲大王箕箒之妾。効萬家之都。以爲湯沐之邑。長爲昆弟之國。終身無相攻擊。臣以爲計無便於此者。續史記此後有屈原諫止之辭故敝邑秦王。使使臣獻書大王之從車下風。須以決事。楚王曰。楚國僻陋。託東海之上。寡人年幼。不習國家之長計。今上客幸教以明制。寡人聞之。敬以國從。乃遣使車百乘。獻雞駭之犀。夜光之璧於秦王。

張儀相秦。謂昭雎曰。楚無鄢郢。漢中有所更得乎。曰。無有。曰。無昭雎。陳軫有所更得乎。曰。無所更得。張儀曰。爲儀謂楚王逐昭雎。陳軫請復鄢郢。漢中。昭雎歸報楚王。楚王說之。有人謂昭雎曰。甚矣。楚王不察於爭名者也。韓求相。工陳籍。而周不聽。魏求相。綦母恢。而周不聽。何以也。周是一作周列曰是縣畜我也。今楚萬乘之強國也。大王天下之賢主也。今儀曰。逐君與陳軫。而王聽之。是楚自行不如周。而儀重於韓魏之王也。且儀之所行。有功名者。秦也。所欲貴富者。魏也。欲爲攻於魏。必南伐楚。故攻有道。外絕其交。內逐其謀。臣陳軫。夏人也。習於三晉之事。故逐之。則楚無謀臣矣。今君能用

楚之衆故亦逐之。則楚衆不用矣。此所謂內攻之者也。而王不知察。今君何不見臣於王。請爲王使齊交不絕。齊交不絕。儀聞之。其效郢郢。漢中必緩矣。是昭睢之言不信也。王必薄之。

威王問於莫敖子華曰。自從先君文王。以至不穀之身。亦有不爲爵勸。不爲祿勉。以憂社稷者乎。莫敖子華對曰。如華孫本華作華不足知之矣。王曰。不於

大夫。無所聞之。莫敖子華對曰。君王將何問者也。彼有廉其爵。貧其身。以憂社稷者。有崇其爵。豐其祿。以憂社稷者。有斷脰決腹。壹瞑而萬世不視。不知所益。以憂社稷者。有勞其身。愁其志。以憂社稷者。亦有不爲爵勸。不爲祿勉。以憂社稷者。王曰。大夫此言。將何謂也。莫敖子華對曰。昔令尹子文。緇帛之衣以朝。鹿裘以處。未明而立於朝。日晦而歸食。朝不謀夕。無一月之積。故彼廉其爵。貧其身。以憂社稷者。令尹子文是也。昔者葉公子高。身獲於表薄。而財於柱國。定白公之禍。寧楚國之事。恢先君以揜方城之外。四封不侵。名不挫於諸侯。當此之時也。天下莫敢呂兵南鄉。葉公子高。食田六百畝。故彼崇其爵。豐其祿。以憂社稷者。葉公子高是也。昔者吳與楚戰於柏舉。兩御之間。夫卒交。莫敖大心撫其御之手。顧而大息曰。嗟乎。子乎。楚國亡之月。作日一至矣。吾將深入吳軍。若扑一人。若捽一人。以與大心

者也。社稷其爲庶幾乎。故斷脰決腹。壹瞑而萬世不視。不知所益。以憂社稷者。莫敖大心是也。昔吳與楚戰於柏舉。三戰入郢。寡君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蔡冒勃蘇曰。吾被堅執銳。赴強敵而死。此猶一卒也。不若奔諸侯。於是羸糧潛行。上崢山。踰深谿。蹶穿膝暴。七日而薄秦王之朝。雀立不轉。晝吟宵哭。七日不得告。水漿無入口。瘖而殫悶。旆不知人。秦王聞而走之。冠帶不相及。左奉其首。右濡其口。勃蘇乃蘇。秦王身問之。子孰誰也。蔡冒勃蘇對曰。臣非異。楚使新造。盤蔡冒勃蘇。吳與楚人戰於柏舉。三戰入郢。寡君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使下臣來告亡。且求救。秦王顧令不起。寡人聞之。萬乘之君。得罪一土。社稷其危。今此之謂也。遂出革車千乘。卒萬人。屬之子滿與子虎。下塞以東。與吳人戰於濁水。而大敗之。亦聞於遂。故勞其身。愁其思。以憂社稷者。蔡冒勃蘇是也。吳與楚戰於柏舉。三戰入郢。君王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蒙穀給鬪於宮唐之上。舍鬪奔郢曰。若有孤。楚國社稷其庶幾乎。遂入大宮。會一無大字負雞。一本作雞次之典。以浮於江。逃於雲夢之中。昭王反郢。五官失法。百姓昏亂。蒙穀獻典。五官得法。而百姓大治。此蒙穀之功。多與存國相若。封之執圭。田六百畝。蒙穀怒曰。穀非人臣。社稷之臣。苟社稷血食。餘豈悉一作余無君乎。遂自弃於磨山。漢注引歷山之

中。至今無冒。故不為爵勸。不為祿勉。以憂社稷者。蒙穀是也。續漢李通傳論曰昔蒙穀負書不徇楚難

注引職圖策吳楚戰于栢舉蒙穀奔入宮負離次之典浮江逃于雲夢之中云云荀利社稷血食余豈慮無君乎途奔於歷山也王乃大息曰。此古之人也。今

之人。焉能有之耶。莫敖子華對曰。昔者先君靈王好小要。楚士約食。馮而

能立。式而能起。食之可欲。忍而不入。死之可惡。然一作就而不避。章聞之。其

君好發者。其臣扶拾。君王直不好。若君王誠好賢。此五臣者。皆可得而致

之。

楚二第十五

魏相翟強死。為甘茂謂楚王曰。魏之幾相者。公子勁也。勁也。劉一無下也字相魏。魏

秦之交必善。秦魏之交完。則楚輕矣。故王不如與齊約。相甘茂於魏。齊王

好高人以名。今為其行人請魏之相。齊必喜。魏氏不聽。交惡於齊。齊魏之

交惡。必爭事楚。魏氏聽。甘茂與樗里疾。質首之讎也。而魏秦之交必惡。又

交重楚也。

齊秦約攻楚。楚令景翠以六城賂齊。一本下有以字太子為質。昭雖謂景翠曰。秦恐

且因景鯉。蘇厲而效地於楚。公出地以取。取一作收別本作效齊。鯉與厲且以收地取

秦。公事必敗。公不如令王重賂景鯉。蘇厲。使入秦。秦一本下有齊字恐必不求地。而

合於楚。若齊不求。是公與約也。

術視伐楚。楚令昭鼠以十萬軍漢中。昭鼠勝秦於重丘。別本丘作兵蘇厲謂宛公

昭鼠曰。王欲昭鼠之乘秦也。必分公之兵以益之。秦知公兵之分也。必出

漢中。請爲公令辛戎謂王曰。秦兵且出漢中。則公之兵全矣。四國伐楚。楚

令昭鼠將以距秦。楚王欲擊秦。昭侯不欲。桓臧爲昭鼠謂楚王曰。雖戰勝

一本下戰不勝。必悉起而擊楚。是王與秦相罷。而以一本無利三國也。戰不勝秦。秦

進兵而攻。不如益昭鼠之兵。令之示秦必戰。秦王惡與楚相弊。而令天下

秦可以少割而收害也。秦楚之合。而燕趙魏不敢不聽。三國可定也。

楚懷王拘張儀。將欲殺之。靳尚爲儀謂楚王曰。拘張儀。秦王必怒。天下見

楚之無秦也。楚必輕矣。又謂王之幸夫人鄭襄曰。子亦自知且賤於王乎。

鄭襄曰。何也。尚曰。張儀者。秦王之忠信有功臣也。今楚拘之。秦王欲出之。

秦王有愛女而美。又簡擇宮中佳翫麗好。翫習音者。以懼從之。資之金玉

寶器。奉以上庸六縣爲湯沐邑。欲因張儀內之楚王。楚王必愛秦女。依強

秦以爲重。挾寶地以爲資。勢爲王妻。以臨于楚。王惑於虞樂。必厚尊敬親

愛之而忘子。子益賤而日疏矣。鄭襄曰。願委之於公。爲之奈何。曰。子何不

愛之而忘子。子益賤而日疏矣。鄭襄曰。願委之於公。爲之奈何。曰。子何不

急言王出張子。張子得出。德子無已時。秦女必不來。而秦必重子。子內擅楚之貴。外結秦之交。畜張子以爲用。子之子孫必爲楚太子矣。此非布衣之利也。鄭襄遠說楚王出張子。

楚王將出張子。恐其敗。敗一作殺己也。靳尚謂楚王曰。臣請隨之。儀事王不善。臣

請殺之。楚小臣靳尚之仇也。謂張儀曰。以張儀之知。而有秦楚之用。君必窮矣。君不如使人微要靳尚而刺之。楚王必大怒儀也。彼儀窮。則子重矣。楚秦相難。則魏無患矣。張儀果令人要靳尚刺之。楚王大怒。秦構兵而戰。秦楚爭事魏。張儀果大重。

秦敗楚漢中。楚王入秦。秦王留之。游騰爲楚謂秦王曰。王挾楚王。而與天下攻楚。則傷行矣。不與天下共攻之。則失利矣。王不如與之盟而歸之。楚王畏。必不敢倍盟。王因與三國攻之。義也。

楚襄王爲太子之時。質於齊。懷王薨。太子辭於齊王而歸。齊王隘之。予我東地五百里。乃歸子。子不予我。不得歸。太子曰。臣有傅。請追而問傅。傅慎子曰。獻之地。所以爲身也。愛地不送。死父不義。臣故曰獻之便。便一作使。會作便。太子入。致命齊王曰。敬獻地五百里。齊王歸楚太子。太子歸。卽位爲王。齊使車五十乘。來取東地於楚。楚王告慎子曰。齊使來求東地。爲之奈何。慎子

曰。王明日朝羣臣。皆令獻其計。上柱國子良入見。王曰。寡人之得求反。王墳墓。復羣臣。歸社稷也。以東地五百里許齊。齊令作令使來求地。爲之奈何。子良曰。王不可不與也。王身出玉聲。許強萬乘之齊而不與。則不信。後不可以約結諸侯。請與而復攻之。與之信。攻之武。臣故曰與之。子良出。昭常入見。王曰。齊使來求東地五百里。爲之奈何。昭常曰。不可不與也。萬乘者。以地大爲萬乘。今去東地五百里。是去戰國之半也。有萬乘之號。而無千乘之用也。不可。臣故曰勿與。常請守之。昭常出。景鯉入見。王曰。齊使來求東地五百里。爲之奈何。景鯉曰。不可不與也。雖然。楚不能獨守。王身出玉聲。許萬乘之強齊也。而不與。負不義於天下。楚亦不能獨守。會圖去以上二十七字臣請西索救於秦。景鯉出。慎子入。王以三大夫計告慎子曰。子良見寡人曰。不可不與也。與而復攻之。常見寡人曰。不可不與也。常請守之。鯉見寡人曰。不可不與也。雖然。楚不能獨守也。臣請索救於秦。寡人誰用於三子之計。慎子對曰。王皆用之。王怫然作色曰。何謂也。慎子曰。臣請效其說。而王且見其誠然也。王發上柱國子良車五十乘。而北獻地五百里於齊。發子良之明日。遣昭常爲大司馬。令往守東地。遣昭常之明日。遣景鯉車五十乘。西索救於秦。王曰。善。乃遣子良北獻地於齊。遣子良之明日。立昭常爲大司馬。使守

東地。又遣景鯉西索救於秦。子良至齊。齊使人以甲受東地。昭常應齊使曰。我典主東地。且與死生。悉五尺至六十。三十餘萬。弊甲鈍兵。願承下塵。齊王謂子良曰。大夫來獻地。今常守之何如。子良曰。臣身受命弊邑之王。是常矯也。王攻之。齊王大興兵攻東地。伐昭常。未涉疆。秦以五十萬臨齊右壤。曰。夫隘楚太子弗出。不仁。又欲奪之東地五百里。不義。其縮甲則可。不然。則願待戰。齊王恐焉。乃請子良南道楚。西使秦。解齊患。士卒不用。東地復全。

女阿謂蘇子曰。秦泗別本作西楚王危太子者。公也。今楚王歸太子南。公必危。公不如令人謂太子曰。蘇子知太子之怨己也。必且務不利太子。太子不如善蘇子。蘇子必且爲太子入矣。蘇子乃令人謂太子。太子復請善於蘇子。

楚二第十六

蘇子謂楚王曰。仁人之於民也。愛之以心。事之以善言。孝子之於親也。愛之以心。事之以財。忠臣之於君也。必進賢人以輔之。今王之大臣父兄。好傷賢。以爲資厚。賦斂諸臣百姓。使王見疾於民。非忠臣也。大臣播王之過。

於百姓。多賂諸侯。以王之地。是故退王之所愛。亦非忠臣也。是以國危。臣願無聽羣臣之相惡也。愼大臣父兄。用民之所善。節身之嗜欲。以百姓。人臣莫難於無妬而進賢。爲主死易。垂沙之事。死者以千數。爲主辱易。自令尹以下。事王者以千數。至於無妬而進賢。未見一人也。故明主之察其臣也。必知其無妬而進賢也。賢之事其主也。亦必無妬而進賢。夫進賢之難者。賢者用。且使己廢。貴且使己賤。故人難之。

蘇秦之楚三日。乃得見乎王。談卒。辭而行。楚王曰。寡人聞先生。若聞古人。今先生乃不遠千里。而臨寡人。會不肯留。願聞其說。對曰。楚國之食貴於玉。薪貴於桂。謁者難得見。如鬼。王難得見。如天帝。今令臣食玉炊桂。因鬼見帝。王曰。先生就舍。寡人聞命矣。

楚王逐張儀於魏。陳軫曰。王何逐張子。曰。爲臣不忠不信。曰。不忠。王無以爲臣。不信。王勿與爲約。且魏臣不忠不信。於王何傷。忠且信。於王何益。逐而聽。則可。若不聽。是王令困也。且使萬乘之國。免其相。是城下之事也。

張儀之楚貧。舍人怒而歸。張儀曰。子必以衣冠之敝。故欲歸。子待我。爲子見楚王。當是之時。南后鄭襄貴於楚。張子見楚王。楚王不說。張子曰。王無所用臣。臣請北見晉君。楚王曰。諾。張子曰。王無求於晉國乎。王曰。黃金珠

穢犀象出於楚。寡人無求於晉國。張子曰。王徒不好色耳。王曰。何也。張子曰。彼鄭周之女。粉白墨黑。別本作黛黑立於衢閭。非知而見之者。以爲神。楚王曰。楚僻陋之國也。未嘗見中國之女。如此其美也。寡人之獨何爲不好色也。乃賚之以珠玉。南后鄭襄聞之大恐。令人謂張子曰。妾聞將軍之晉國。偶有金千斤。進之左右。以供芻秣。鄭襄亦以金五百斤。張子辭楚王曰。天下關閉不通。未知見日也。願王賜之觴。王曰。諾。乃觴之。張子中飲。再拜而請曰。非有他人於此也。願王召所便習而觴之。王曰。諾。乃召南后鄭襄而觴之。張子再拜而請曰。儀有死罪於大王。王曰。何也。曰。儀行天下徧矣。未嘗見人如此其美也。而儀言得美人。是欺王也。王曰。子釋之。吾固以爲天下莫若是兩人也。

楚王令昭雎之秦。重張儀。未至。惠王死。武王逐張儀。楚王因收昭雎以取齊。桓臧爲雎謂楚王曰。橫親之不合也。儀貴惠王而善雎也。今惠王死。武王立。儀走。公孫郝甘茂貴。甘茂善魏。公孫郝善韓。二人固不善雎也。必以秦合韓魏。韓魏之重儀。儀有秦而雎以楚重之。今儀困秦。而雎收楚。韓魏欲得秦。必善二人者。一本有兩二人字將收韓魏。輕儀而伐楚。方城必危。王不如復雎。而重儀於韓魏。儀據楚勢。挾魏重。以與秦爭。魏不合秦。韓韓三同舊作王亦不從。

則方城無患。

張儀逐惠施於魏。惠子之楚。楚王受之。馮郝謂楚王曰。逐惠子者。張儀也。而王親與約。是欺儀也。臣爲王弗取也。惠子爲儀者來。而惡王之交於張儀。惠子必弗行也。且宋王之賢惠子也。天下莫不聞也。今之不善張儀也。天下莫不知也。今爲事之故。棄所貴於讎人。臣以爲大王輕矣。且爲事耶。王不如舉惠子而納之於宋。而謂張儀曰。請爲子勿納也。儀必德王。而惠子窮人。而王奉之。又必德王。此不失爲儀之實。而可以德惠子。楚王曰。善。乃奉惠子而納之宋。

五國伐秦。魏欲和。使惠施之楚。楚將入之秦。而使行和。杜赫謂昭陽曰。凡爲伐秦者。楚也。今施以魏來。而公入之秦。是明楚之伐。而信魏之和也。公不如無聽惠施。而陰使人以請聽魏劉作德秦。昭子曰。善。因謂惠施曰。凡爲攻秦者。魏也。今子從楚爲和。楚得其利。魏受其怨。子歸。吾將使人因魏而和。惠子反。魏王不說。杜赫謂昭陽曰。魏爲子先戰。折兵之半。謁病不聽。請和不得。魏折而入齊秦。子何以救之。東有越纍。北無晉。而交未定於齊秦。是楚孤也。不如速和。昭子曰。善。因令人謁和於魏。

陳軫告楚之魏。張儀惡之於魏王曰。軫猶善楚。爲求地甚力。左爽謂陳軫

曰。儀善於魏王。魏王甚信之。公雖百說之。猶不聽也。公不如臣儀之言爲
資。而得復楚。陳軫曰。善。因使人以儀之言聞於楚。楚王喜。劉作欲復之。

秦伐宜陽。楚王謂陳軫曰。寡人聞韓侈。巧士也。習諸侯事。殆能自免也。爲
其必免。吾欲先據之。臣加德焉。陳軫對曰。舍之。王勿據也。以韓侈之知。於
此困矣。今山澤之獸。無點於麋。麋知獵者張罔前而驅己也。因還走。而冒
人至數。獵者知其詐。僞舉罔而進之。麋因得矣。今諸侯明知此多詐。僞舉
罔而進者必衆矣。舍之。王勿據也。韓侈之知。於此困矣。楚王聽之。宜陽果
拔。陳軫先知之也。

唐且見春申君曰。齊人飾身修行得爲益。然臣羞而不學也。不避絕江河。
行千餘里來。竊慕大君之義。而善君之業。臣聞之。賁諸懷錐刃。而天下爲
勇。西施衣褐。而天下稱美。今君相萬乘之楚。禦中國之難。所欲者不成。所
求者不得。臣等少也。夫彙一無基基字之所以能爲者。以散基佐之也。夫一彙之
不如。劉無不
如二字不勝五散。亦明矣。今君何不爲天下彙。而令臣等爲散乎。

楚四第十七

或謂楚王曰。臣聞從者。欲合天下以朝大王。臣願大王聽之也。夫因詘爲

信。舊患有成。勇者義之。攝禍爲福。裁少爲多。知者官之。夫報報之反。墨墨之化。唯大君能之。禍與福相貫。生與亡爲鄰。不偏於死。不偏於生。不足以載一作載大名。無所寇艾。不足以橫世。夫秦捐德絕命之日久矣。而天下不知。今夫橫人。嗑口利機。上干主心。下牟百姓。公舉而私取利。是以國權輕於鴻毛。而積禍重於丘山。

魏王遺楚王美人。楚王說之。夫人鄭襄知王之說新人也。甚愛新人。衣服玩好。擇其所喜而爲之。宮室臥具。擇其所善一作喜而爲之。愛之甚於王。王曰。婦人所以事夫者。色也。而妬者。其情也。今鄭襄知寡人之說新人也。其愛之甚於寡人。此孝子之所以事親。忠臣之所以事君也。鄭襄知王以己爲不妬也。因謂新人曰。王愛子美矣。雖然。惡子之鼻。子爲見王。則必揜子鼻。新人見王。因揜其鼻。王謂鄭襄曰。夫新人見寡人。則揜其鼻。何也。鄭襄曰。妾知也。王曰。雖惡必言之。鄭襄曰。其似惡聞君王之臭也。王曰。悍哉。令刺之。無使逆命。

楚王后死。未立后也。謂昭魚曰。公何以不請立后也。昭魚曰。王不聽。是知困。而交絕於后也。然則不買五雙珥。令其一善。而獻之王。明日視善珥所在。因請立之。

莊辛謂楚襄王

荀子莊辛謂楚莊王

曰。君王左州侯。右夏侯。輦從鄢陵君。與壽陵君。專

淫逸侈靡。不顧國政。郢都必危矣。襄王曰。先生老悖乎。將以爲楚國祿祥乎。莊辛曰。臣誠見其必然者也。非敢以爲國祿祥也。君王卒幸四子者。不

衰。楚國必亡矣。臣請辟於趙。淹留以觀之。莊辛去之趙。留五月。秦果舉鄢

郢。巫上蔡。陳之地。襄王流揄於城陽。於是使人發驪。徵莊辛於趙。莊辛曰。

諾。莊辛至。襄王曰。寡人不能用先生之言。今事至於此。爲之奈何。莊辛對

曰。臣聞鄙語曰。見菟而顧犬。未爲晚也。亡羊而補牢。未爲遲也。臣聞昔湯

武以百里昌。桀紂以天下亡。今楚國雖小。絕長續短。猶以數千里。豈特百

里哉。王獨不見夫蜻蛉乎。六足四翼。飛翔乎天地之間。俛啄蚊虻而食之。

仰承甘露而飲之。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五尺童子。方將調鈇

膠絲。加己乎四仞之上。而下爲螻蟻食也。蜻蛉其小者也。黃雀因是以俯

囑白粒。仰棲茂樹。鼓翅奮翼。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公子王孫。

左挾彈。右攝丸。將加己乎十仞之上。以其類爲招。晝游乎茂樹。夕調乎酸

臠。倏忽之間。墜於公子之手。

三同集無以上十字會本云一本有此十字

夫雀

一本夫黃雀

其小者也。黃鸝

因是以游於江海。掩乎大沼。俯囑鱖鯉。仰嚙蒹葭。奮其大翮。而凌清風。飄

搖乎高翔。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射者。方將脩其筭盧。治其繪

繳將加己乎百仞之上被磁磻

繳磻補左補何二切以石維繳也

引繳折清風而耘矣故畫

游乎

集一無乎字

江河夕調乎

集一無乎字

鼎龜

夫黃鵠其小者也蔡聖侯之事

因是

以南游乎高陵北陵乎巫山飲茹谿流

續後語飯茹谿之瑞注云茹谿巫山之溪

食湘波之魚左抱幼

妾右擁嬖女與之馳騁乎高蔡之中而不以國家為事不知夫子發方受

命乎宣王繫己以

三同無以字

朱絲而見之也蔡聖侯之事其小者也君王之事

因是以左州侯右夏侯

輦一無此輩字

從鄢陵君與壽陵君飯封祿之粟而戴方

府之金與之馳騁乎雲夢之中而不以天下國家為事不知夫穰侯方受

命乎秦王填龜塞之內而投己乎龜塞之外襄王聞之顏色變作身體戰

慄於是乃以

一本無以字

執珪而授之為

會為上有封之二字

陽陵君與淮北之地也

齊明說卓滑以伐秦滑不聽也齊明謂卓滑曰明之來也為樽里疾卜交

也明說楚大夫以伐秦皆受明之說也唯公弗受也臣有辭以報樽里子

矣卓滑因重之

或謂黃齊曰人皆以謂公不善於富擊公不聞老萊子之教孔子事君乎

示之其齒

一本下有日齒二字

之堅也六十而盡相靡也今富擊能而公重不相善也

是兩盡也諺曰見君之乘下之見杖起之今也王愛富擊而公不善也是

不臣也

長沙之難。楚太子橫爲質於齊。楚王死。薛公歸太子橫。因與韓魏之兵。隨而攻東國。太子懼。昭蓋曰。不若令屈署以新東國。爲和於齊。以動秦。秦恐齊之敗東國。而令行於天下也。必將救我。太子曰。善。遽令屈署以東國爲和於齊。秦王聞之懼。令辛戎告楚曰。毋與齊東國。吾與子出兵矣。

有獻不死之藥於荆王者。謁者操以入。中射之士問曰。可食乎。曰。可。因奪而食之。王怒。使人殺中射之士。中射之士使人說王曰。臣問謁者。謁者曰。可食。臣故食之。是臣無罪。而罪在謁者也。且客獻不死之藥。臣食之。而王殺臣。是死藥也。王殺無罪之臣。而明人之欺王。王乃不殺。

客說春申君曰。湯呂亳。武王呂鄙。皆不過百里。以有天下。今孫子。天下賢人也。君籍之呂百里勢。臣竊以爲不便。於君何如。春申君曰。善。於是使人謝孫子。孫子去之趙。趙以爲上卿。續荀子未嘗爲上卿後語作上客當是客又說春申君曰。昔伊尹

去夏入殷。殷王而夏亡。管仲去魯入齊。魯弱而齊強。夫賢者之所在。其君未嘗不尊。國未嘗不榮也。今孫子。天下賢人也。君何辭之。春申君又曰。善。於是使人請孫子於趙。孫子爲書謝曰。癘人憐王。續韓非子諺曰癘憐王此不恭之語也。

雖然。不可不審察也。此爲劫弑死亡之主言也。夫人主年少而矜材。無法術以知姦。則大臣主斷國私。以禁誅於己也。故弑賢長而立幼弱。廢正適

而立不義。春秋戒之。曰。楚王子圍聘於鄭。未出竟聞王病。反問疾。遂以冠纓絞王。殺之。因自立也。齊崔杼之妻美。莊公通之。崔杼帥其君黨而攻莊公。請與分國。崔杼不許。欲自刃於廟。崔杼不許。莊公走出。踰於外牆。射中其股。遂殺之。而立其弟景公。近代所見。李兌用趙。餓主父於沙丘。百日而殺之。焯齒用齊。擢閔王之筋。懸於其廟梁。宿夕而死。夫癘雖癰腫胞疾。上比前世。未至絞纓射股。下比近代。未至擢筋而餓死也。夫劫弑死亡之主也。心之憂勞。形之困苦。必甚於癘矣。由此觀之。癘雖憐王可也。因為賦曰。

續亦見荀子賦
篇韓詩外傳 寶珍隋珠。不知佩兮。禕布禕孫作雜與絲。不知異兮。閭姝子奢。莫知媒兮。嫫母求之。又甚喜之兮。以瞽為明。以聾為聰。以是為非。以吉為凶。嗚呼上天。曷惟其同。詩曰。上天甚神。無自瘵也。天下合會作命從。趙使魏加見楚春申君曰。君有將乎。曰。有矣。僕欲將臨武君。魏加曰。臣少之時好射。臣願以射譬之。可乎。春申君曰。可。加曰。異日者。更羸與魏王。處京臺之下。仰見飛鳥。更羸謂魏王曰。臣為王引弓虛發而下鳥。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此乎。更羸曰。可有聞。鴈從東方來。更羸以虛發而下之。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此乎。更羸曰。此孽也。王曰。先生何以知之。對曰。其飛徐而鳴悲。飛徐者。故瘡痛也。鳴悲者。久失羣也。故瘡未息。而驚心未至也。聞弦音。引而高飛。故瘡

願也。今臨武君嘗爲秦孽，不可爲拒秦之將也。

汗明見春申君，候問一作候問三月而後得見，談卒。春申君大說之。汗明欲復談。

春申君曰：「僕已知先生。」先生大息矣。汗明慙慙劉焉曰：「明願有問君而恐固。」

不審君之聖，孰與堯也。春申君曰：「先生過矣。」臣何足以當堯。汗明曰：「然則君料臣孰與舜。」春申君曰：「先生卽舜也。」汗明曰：「不然。」臣請爲君終言之。君

之賢實不如堯，臣之能不及舜。夫以賢舜事聖堯，三年而後乃相知也。今君一時而知臣，是君聖於堯而臣賢於舜也。春申君曰：「善。」召門吏爲汗先

生著客籍。五日一見。汗明曰：「君亦聞驥乎？」夫驥之齒至矣，服鹽車而上大

行，蹄申膝折，尾湛附漬，漉汁灑地，白汗交流，中阪中一作外遷延負轅，不能上。

隱引戰國策改絀作轅伯樂遭之，下車攀而哭之，解紆衣以羈之。驥於是俛而噴，仰而鳴。

聲達於天。若出金石聲者，何也？彼見伯樂之知己也。今僕之不肖，阨於州

部，掘穴三同填上窮巷，沈滄鄙俗之日久矣。君獨無意音拔僕也，使得爲君

高鳴，屈於梁乎。

楚考烈王無子，春申君患之，求婦人宜子者，進之甚衆，卒無子。趙人李園

持其女弟，欲進之。楚王聞其不宜子，恐又會又無寵，李園求事春申君爲舍

人，已而謁歸，故失期，還謁。春申君問狀，對曰：「齊王遣使求臣女弟，與其使

者飲故失期春申君曰聘入乎對曰未也春申君曰可得見乎曰可於是

園乃一無乃字進其女弟即幸於春申君知其一無其字有身園乃與其女弟謀園女

弟承間說春申君曰楚王之貴幸君雖兄弟不如今君相楚王一無王字二十餘

年而王無子即百歲後將更立兄弟即楚王更立彼亦各貴其故所親君

又安得長有寵乎非徒然也君用事久多失禮於王兄弟兄弟誠立禍且

及身奈何一無奈字以保相印江東之封乎今妾自知有身矣而人莫知妾之幸

君未久誠以君之重而進妾於楚王王必幸妾妾賴天而有男則是君之

子為王也楚國封盡一無盡字可得孰與其臨不測之罪乎春申君大然之乃出

園女弟謹舍而言之楚王楚王召入幸之遂生子男立為太子以李園女

弟立為王后楚王貴李園李園用事李園既入其女弟為王后子為太子

恐春申君語泄而益驕陰養死士欲殺春申君以滅口續越絕記昔楚考烈王相春申君也史李園女弟環謂

園曰我聞王老無嗣可見我於春申君我欲假於春申君我得見於春申君徑得幸於王矣園曰春申君貴人也

千里佐吾胡敢託言女環曰即不見我往求謁於春申君才人有遠道客請歸待之春申君果問汝家何等遠道客對曰園有女弟當

道客者因對曰園有女弟聞之使使來來之園才人使告園也彼必問汝女弟何能對曰能鼓音讀詩書通一經

故彼必使我園曰諾明日辭春申君才人有遠道客請歸待之春申君果問汝家何等遠道客對曰園有女弟當

相聞之使使來求之春申君曰何能對以鼓音讀詩書通一經春申君曰可得見乎園曰可明日使待於華亭園

曰諾既歸告女弟環曰吾辭於春申君與我明日夕於華亭女環曰園宜先供待之春申君到園馳人呼女環到

黃昏女環至大纒酒鼓琴曲未終春申君重言善女環鼓琴而歌春申君大悅留宿明日女環謂春申君曰妾聞

王老無嗣屬邦於君君外淫不羈政事使王聞之君上負於王使妾兄下負於夫人為之奈何無泄此口君召而

戒之春申君以告官屬莫有聞淫女也皆諾與女環通未終月女環謂春申君曰妾聞王老無嗣今懷君子一月

矣可見妾於王幸產子男君即王公也何為而佐乎君誠念之春申君曰諾念之五日而道之邦中有好女中相

呼屬嗣者。烈王曰：諾。卽召而可之。烈王大悅。取之十月。產子男。烈王死。幽王嗣立。女環使園相春申君。相之三年。然後告園以吳封春申君。使備東邊。園曰：諾。卽封春申君於吳。幽王後懷王使張儀詐殺之。懷王子頃襄王。秦始皇帝使王翦滅之。越絕書又云：春申君楚考烈王相也。烈王死。幽王立。封春申君於吳。二年。幽王徵春申君爲楚令尹。春申君自使其子親爲假君。治十一年。幽王徵假君與春申君并殺之。二君治吳凡十四年。而國

人頗有知之者。春申君相楚二十五年。考烈王病。朱英謂春申君曰：世有

無妄之福。又有無妄之禍。今君處無妄之世。以事無妄之主。安不有無妄

之人乎。春申君曰：何謂無妄之福。曰：君相楚二十餘年矣。雖名爲相國。實

一本實下 楚王也。五子皆相諸侯。今王疾甚。日暮且崩。太子衰弱。疾而不起。

而君相少主。因而代立當國。如伊尹、周公。王長而反政。不卽遂南面稱孤。

因而有楚國。此所謂無妄之福也。春申君曰：何謂無妄之禍。曰：李園不治

國。錢劉下有而字 王之舅也。不爲兵將。而陰養死士之日久矣。楚王崩。李園必先入。

據本議制斷君命。秉權而殺君以滅口。此所謂無妄之禍也。春申君曰：何

謂無妄之人。曰：君先仕臣爲郎中。君王崩。李園先入。臣請爲君剗其胸。殺

之。此所謂無妄之人也。春申君曰：先生置之。勿復言已。李園軟弱人也。僕

又善之。又何至此。朱英恐乃亡去。後十七日。楚考烈王崩。李園果先入。置

死土。止於棘門之內。春申君後入。止棘門。園死。士夾刺春申君。斬其頭。投

之棘門外。於是使吏盡滅春申君之家。而李園女弟。初幸春申君。有身而

入之王。所生子者。遂立爲楚幽王也。是歲。秦始皇立九年矣。嫪毐亦爲亂。

於秦。覺夷三族。而呂不韋廢。

虞卿謂春申君曰。臣聞之春秋。於安思危。危則慮安。今楚王之春秋高矣。而君之封地。不可不早定也。爲主君慮封者。莫如遠楚。秦孝公封商君。孝公死。而後不免殺之。秦惠王封冉子。惠王死。而後王奪之。公孫鞅。功臣也。冉子。親姻也。然而不免奪死者。封近故也。太公望封於齊。邵公奭封於燕。爲其遠王室矣。今燕之罪大。而趙怒深。故君不如北兵以德趙。踐亂燕。以定身封。此百代之一時也。君曰。所道攻燕。非齊則魏。魏齊新怨楚。楚君雖欲攻燕。將道何哉。對曰。請令魏王可。君曰。何如。對曰。臣請到魏。而使所以信之。迺謂魏王曰。夫楚亦強大矣。天下無敵。乃且攻燕。魏王曰。卿也。子云。天下無敵。今也。子云。乃且攻燕者。何也。對曰。今爲馬多力。則有矣。若曰。勝千鈞。則不然者。何也。夫千鈞非馬之任也。今謂楚強大。則有矣。若越趙魏。而鬪兵於燕。則豈楚之任也。我一作我非楚之任。而楚爲之。是傲楚也。傲楚見強魏也。一本傲楚見強魏也。一作強楚傲楚。其於王孰便也。會云此下恐欠。

續越絕書。隋經籍志。稱爲子貢作。今雜記秦漢事。疑後人所屬。不敢盡信。史記戰國策。列女傳。不載女環之名。止見於此。其畫策終始。信如此。皆出於女環。尤爲異也。至言烈王死後。李園相。春申君方封於吳。又立

其子爲假君。皆與史記國策不合。聊記于此。以廣異聞。

趙一第十八

知伯從韓魏兵以攻趙。圍晉陽。而水之。城下不沉者三板。郗疵

元和姓纂郗己姓青陽氏之後

謂知伯曰。韓魏之君必反矣。知伯曰。何以知之。郗疵曰。以其人事知之。

夫從韓魏之兵而攻趙。趙亡。難必及韓魏矣。今約勝趙

四本無勝趙二字

而三分其

地。今城不沒者三板。曰。寵生寵。人馬相食。城降有日。而韓魏之君無惠志

而有憂色。是非反如何也。明日。知伯以告韓魏之君曰。郗疵言君之且反

也。韓魏之君曰。夫勝趙而三分其地。城今且將拔矣。夫三

錢劉作二家

雖愚不棄

美利於前。背信盟之約。而爲危難不可成之事。其勢可見也。是疵爲趙計

矣。使君疑二主之心。而解於攻趙也。今君聽讒臣之言。而離二主之交。爲

君惜之。趨而出。郗疵謂知伯曰。君又何以疵言告韓魏之君爲。知伯曰。子

安知之。對曰。韓魏之君視疵端而趨疾。郗疵知其言之不聽。請使於齊。知

伯遣之。韓魏之君果反矣。

知伯帥趙韓魏而伐范中行氏。滅之。休數年。使人請地於韓。韓康子欲勿

與。段規諫曰。不可。夫知伯之爲人也。好利而鷙復。

四本只作復劉作復

來請地。不與。必

加兵於韓矣。君其與之。與之。彼狂。又將請地於他國。他國不聽。必鄉之以兵。然則韓可以免於患難。而待事之變。康子曰。善。使使者致萬家之邑一於知伯。知伯說。又使人請地於魏。魏宣子欲勿與。趙葭諫曰。彼請地於韓。韓與之。請地於魏。魏弗與。則是魏內自強。而外怒知伯也。然則其錯兵於魏必矣。不如與之。宣子曰。諾。因使人致萬家之邑一於知伯。知伯說。又使人之趙。請蔡臯狼之地。趙襄子弗與。知伯因陰結韓魏。將以伐趙。趙襄子召張孟談而告之曰。夫知伯之爲人。陽親而陰疏。三使韓魏。而寡人弗與焉。其移兵寡人必矣。今吾安居而可。張孟談曰。夫董闕安于簡主之才臣也。世治晉陽。而尹澤循會錢皆作循之。其餘政教猶存。君其定居晉陽。君曰。諾。乃使延陵王將車騎先之晉陽。君因從之。至行城郭。案府庫。視倉廩。召張孟談曰。吾城郭之完。府庫足用。倉廩實矣。無矢奈何。張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垣。皆以狄蒿。苦楚。磨之。其高至丈餘。君發而用之。於是發而試之。其堅則籥。路之勁。不能過也。君曰。足矣。吾銅少若何。張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室。皆以鍊銅爲柱質。請發而用之。則有餘銅矣。君曰。善。號令以定。備守以具。三國之兵乘晉陽城。遂戰。三月不能拔。因舒軍而圍之。決晉水而灌之。圍晉陽三年。城中巢居而處。懸釜而

炊。財食將盡。士卒病羸。襄子謂張孟談曰。糧食匱。城力盡。士大夫病。吾不能守矣。欲以城下。何如。張孟談曰。臣聞之。亡不能存。危不能安。則無爲貴。知士也。君釋此計。勿復言也。臣請見韓魏之君。襄子曰。諾。張孟談於是陰見韓魏之君曰。臣聞晉亡。則齒寒。今知伯帥二國之君伐趙。趙將亡矣。亡則二君爲之次矣。二君曰。我知其然。夫知伯爲人也。處中而少親。我謀未遂而知。則其積必至。爲之奈何。張孟談曰。謀出二君之口。入臣之耳。人莫之知也。二君卽與張孟談陰約三軍。與之期曰。夜遣入晉陽。張孟談以報襄子。襄子再拜之。張孟談因朝知伯而出。遇知過。一云轅門之外。知過入見知伯曰。二主殆將有變。君曰。何如。對曰。臣遇張孟談於轅門之外。其志將義行。義。知伯曰。不然。吾與二主約謹矣。破趙三分其地。寡人所親之。必不欺。孟子釋之。勿出於口。知過出見二主。入說知伯曰。二主色動而意變。必菴菴。不如令殺之。知伯曰。兵着晉陽三年矣。且暮當拔之。而饗其利。乃有他心。不可。子慎勿復言。知過曰。不殺。則遂親之。知伯曰。親之奈何。知過曰。魏宣子之謀。臣曰趙衰。康子之謀。臣曰段規。是皆能移其君之計。君其與二君約。破趙。則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如是。則二主之心可不變。而君得其所欲矣。知伯曰。破趙而三分其地。又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則吾

所得者少。不可。知過見君之不用也。言之不聽出。更其姓爲輔氏。遂去不
見。張孟談聞之。入見襄子曰。臣遇知過於轅門之外。其視有疑臣之心。入
見知伯。出更其姓。今暮不擊。必後之矣。襄子曰。諾。使張孟談見韓魏之君。
曰。夜期殺守堤之吏。而決水灌知伯軍。知伯軍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之。
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知伯軍。而禽知伯。知伯身死。國亡地分。爲天下笑。
此貪欲無厭也。夫不聽知過。亦所以亡也。知氏盡滅。唯輔氏存焉。

張孟談既固趙宗。廣封疆。發五百。乃稱簡之塗。以告襄子曰。昔者前國地
君之御有之曰。五百之所以致天下者。約兩主勢能制臣。無令臣能制主。
故貴爲列侯者。不令在相位。自將軍以上。不爲近大夫。今臣之名顯而身
尊。權重而衆服。臣願捐功名。去權勢。以離衆。襄子恨然曰。何哉。吾聞輔主
者名顯。功大者身尊。任國者權重。信忠在己而衆服焉。此先聖之所以集
國家。安社稷乎。劉改作也子何爲然。張孟談對曰。君之所言。成功之美也。臣之所
謂。持國之道也。臣觀成事。聞往古。天下之美同。臣主之權。均之能美。未之
有也。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君若弗圖。則臣力不足。愴然有決色。襄子去
之。臥三日。使人謂之曰。晉陽之政。臣下不使者何如。對曰。死僂。張孟談曰。
左司馬見使於國家。安社稷。不避其死。以成其忠。君其行之。君曰。子從事

乃許之。張孟讓便厚以便名。納地釋事以去權尊。而耕於負親之丘。故曰。賢人之行。明主之政也。耕三年。韓魏齊燕負親以謀趙。襄子往見張孟談而告之曰。昔者知氏之地。趙氏分則多十城。復來而今諸侯執謀我。爲之奈何。張孟談曰。君其負劍。而御臣以之國。舍臣於廟。授吏大夫。臣試計之。君曰。諾。張孟談乃行。其妻之楚。長子之韓。次子之魏。少子之齊。四國疑而謀敗。晉畢陽之孫豫讓。始事范中行氏而不說。去而就知伯。知伯寵之。及三晉分知氏。趙襄子最怨知伯。而將其頭以爲飲器。豫讓遁逃山中曰。嗟乎。士爲知己者死。女爲悅己者容。吾其報知氏之讎矣。乃變姓名。爲刑人。入宮塗廁。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廁心動。執問塗者。則豫讓也。刃其扞。會本作扞曰。欲爲知伯報讎。左右欲殺之。趙襄子曰。彼義士也。吾謹避之耳。且知伯已死無後。而其臣至爲報讎。此天下之賢人也。卒釋之。豫讓又漆身爲厲。滅鬚去眉。自刑以變其容。爲乞人而往乞。其妻不識曰。狀貌不似吾夫。其音何類吾夫之甚也。又吞炭爲啞。變其音。其友謂之曰。子之道甚難而無功。謂子有志則然矣。謂子智則否。以子之才。而善事襄子。襄子必近幸子。子之得近。而行所欲。此甚易而功必成。豫讓乃笑而應之曰。是爲先知報後知。爲故君賊新君。大亂君臣之義者無此矣。凡吾所謂爲此者。以明君臣

之義。非從易也。且夫委質而事人。而求弑之。是懷二心以事君也。吾所為
 難。亦將以愧天下後世人。臣懷二心者。居頃之。襄子當出。豫讓伏所當過
 橋下。襄子至橋而馬驚。襄子曰。此必豫讓也。使人問之。果豫讓。於是趙襄
 子面數豫讓曰。子不嘗事范中行氏乎。知伯滅范中行氏。而子不為報讎。
 反委質事知伯。知伯已死。子獨何為報讎之深也。豫讓曰。臣事范中行氏。
 范中行氏以衆人遇臣。臣故衆人報之。知伯以國士遇臣。臣故國士報之。
 襄子乃喟然嘆泣曰。嗟乎。豫子。豫劉去子之為知伯。名既成矣。寡人舍子。亦
 以足矣。子自為計。寡人不舍子。使兵環之。豫讓曰。臣聞明主不掩人之義。
 忠臣不愛死以成名。君前已寬舍臣。天下莫不稱君之賢。今日之事。臣故
 伏誅。然願請君之衣而擊之。雖死不恨。非所望也。敢布腹心。於是襄子義
 之。乃使使者持衣與豫讓。豫讓拔劍三躍。呼天擊之。錢無呼天二字劉曰。而可
 以報知伯矣。遂伏劍而死。死之日。趙國之士聞之。皆為涕泣。續云司馬真引戰國
之輪未周而亡此不言衣出血者太史公恐涉怪妄故略之耳今本無
此乃後人所翻口說苑襄子自置車庫中水漿不入口三日以禮豫讓
 魏文侯借道於趙。攻中山。趙侯將不許。趙利曰。過矣。魏攻中山而不能取。
 則魏必罷。罷則趙重。魏拔中山。必不能越趙而有中山矣。是用兵者。魏也。
 而得地者。趙也。君不如許之。許之大勸。彼將知矣。劉無利之也。必較。君不如

借之道而示之不得已。

秦韓圍梁。燕趙救之。謂山陽君曰。秦戰而勝三國。秦必過周韓而有梁。三國而勝秦。三國之力。雖不足以攻秦。足以拔鄭。計者不如構三國攻秦。

腹擊爲室而鉅。荆敢言之。主謂腹子曰。何故爲室之鉅也。腹擊曰。臣羈旅也。爵高而祿輕。宮室小而帑不衆。主雖信臣。百姓皆曰。國有大事。擊必不爲用。今擊之鉅宮。會改作室將以取信於百姓也。主君曰。善。

蘇秦說李兌曰。雒陽。元和姓纂洛陽蘇秦之後今無聞乘軒車。蘇秦家貧親老。無罷車駑馬。桑

輪蓬篚。羸滕負書擔囊。觸塵埃。蒙霜露。越漳河。足重繭。日百而舍。造外闕。願見於前。口道天下之事。李兌曰。先生以鬼之言見我則可。若以人之事。兌盡知之矣。蘇秦對曰。臣固以鬼之言見君。非以人之言也。李兌見之。蘇

秦曰。今日臣之來也。暮後郭門藉席無所得。寄宿人田中。傍有大叢。夜半。土梗與木梗鬪曰。汝不如我。我者。會去者字乃土也。使我逢疾風淋雨。壞沮乃復

歸土。今汝非木之根。則木之枝耳。汝逢疾風淋雨。漂入漳河。東流至海。犯

濫無所止。臣竊以爲土梗勝也。今君殺主父而族之。君之立於天下。危於

累卵。君聽臣計則生。不聽臣計則死。李兌曰。先生就舍。明日復來見兌也。

蘇秦出。李兌舍人謂李兌曰。臣竊觀君與蘇公談也。其辯過君。其博過君。

君能聽蘇公之計乎。李兌曰：不能。舍人曰：君即不能，願君堅塞兩耳，無聽其談也。明日復見，終日談而去。舍人出送蘇君。蘇秦謂舍人曰：昨日我談粗而君動，今日精而君不動，何也？舍人曰：先生之計大而規高，吾君不能用也。乃我請君塞兩耳，無聽談者。雖然，先生明日復來，吾請資先生厚用。明日來，抵掌而談。李兌送蘇秦明月之珠，和氏之璧，黑貂之裘，黃金百鎰。蘇秦得以爲用，西入於秦。

趙收天下，且以伐齊。蘇秦爲齊上書說趙王曰：臣聞古之賢君德行，非施於海內也。教順慈愛，非布於萬民也。祭祀時享，非當於鬼神也。甘露降，風雨時至，農夫登年，穀豐盈，衆人喜之，而賢主惡之。今足下功力，非數痛加於秦國，而怨毒積惡，非會深凌於韓也。會本非素深於韓齊也臣竊外聞大臣及下吏之

議，皆言主前專據以秦爲愛趙，而憎韓。臣竊以事觀之，秦豈得愛趙而憎韓哉？欲亡韓，吞兩周之地，故以韓爲餌。先出聲於天下，欲鄰國聞而觀之也。恐其事不成，故出兵以佯示趙魏，恐天下之驚覺，故微韓以貳之。恐天下疑己，故出質以爲信。聲德於與國，而實伐空韓。臣竊觀其圖之也，議秦以謀計，必出於是。且夫說士之計，皆曰：韓亡三川，魏滅晉國，恃韓未窮，而禍及於趙。且物固有勢異而患同者，又有勢同而患異者。昔者楚人久伐

而中山亡。今燕盡韓之河南。距沙丘而至鉅鹿之界。三百里。距於扞關。至於榆中。千五百里。秦盡韓魏之上黨。則地與國都。邦屬而壤挈者七百里。秦以三軍強弩。坐羊唐之上。卽地去邯鄲二十里。且秦以三軍攻王之上黨。而危其北。則句注之西。非王之有也。今魯句注禁常山而守。三百里。通於燕之唐。曲吾。此代馬胡駒不東。而崑山之玉不出也。此三寶者。又非王之有也。今從於彊秦國之伐齊。臣恐其禍出於是矣。昔者五國之王。嘗合橫而謀伐趙。參分趙國壤地。著之盤盂。屬之隸柞。五國之兵有日矣。韓乃西師以禁秦國。使秦發令素服而聽。反盪枳。一作根柔高平於魏。反二公什清。史記改三公什清作亞分先俞於趙。此王之明知也。夫韓事趙。宜正爲上交。今乃以抵罪取伐。臣恐其後事王者之不敢自必也。今王收天下。必以王爲得。韓危。會作抱社稷以事王。天下必重王。然則韓義王。以天下就之。下至韓慕王。以天下收之。是一世之命制於王已。臣願大王深與左右羣臣。卒計而重謀。先事成慮。而熟圖之也。此段與史記文多不同。蓋說謬當用史記全篇觀之。

齊攻宋。奉陽君不欲。客謂奉陽君曰。君之春秋高矣。而封地不定。不可不熟圖也。秦之貪韓魏危。衛楚正。中山之地薄。宋罪重。齊怒深。殘伐亂宋。定身封。德強齊。此百代之一時也。

秦王謂公子他曰。昔歲殺下之事。韓爲中軍。以與諸侯攻秦。韓與秦接壤。壤界其地不能千里。展轉不可約。日者秦楚戰於藍田。韓出銳師以佐秦。秦戰不利。因轉與楚。不固信盟。唯便是從。韓之在我心腹之疾。吾將伐之。何如。公子他曰。王出兵韓。韓必懼。懼則可以不戰而深取割。王曰。善。乃起兵。一軍臨熒陽。一軍臨太行。韓恐。使陽城君入謝於秦。請效上黨之地以爲和。令韓陽告上黨之守靳黈曰。秦起二軍以臨韓。韓不能有。今王令韓與兵以上黨入和於秦。使陽言之太守。太守其效之。靳黈曰。人有言。挈瓶之知。不失守器。王則有令。而臣太守。雖王與子。亦其猜焉。臣請悉發守以應秦。若不能。卒則死之。韓陽趨以報王。王曰。吾始已諾於應侯矣。今不與。是欺之也。乃使馮亭代靳黈。馮亭守三十日。陰使人請趙王曰。韓不能守上黨。且以與秦。其民皆不欲爲秦。而願爲趙。今有城市之邑七十。願拜內之於王。唯王才之。趙王喜。召平原君而告之曰。韓不能守上黨。且以與秦。其吏民不欲爲秦。而皆願爲趙。今馮亭令使者以與寡人。何如。趙豹對曰。臣聞聖人甚禍無故之利。王曰。人懷吾義。何謂無故乎。對曰。秦蠶食韓氏之地。中絕不令相通。故自以爲坐受上黨也。且夫韓之所以內趙者。欲嫁其禍也。秦被其勞。而趙受其利。雖強大不能得之於小弱。而小弱顧能得

之強大乎。今王取之。可謂有故乎。且秦以牛田錄水通糧。其死士皆列之

於上地。令嚴政行。不可與戰。王自圖之。王大怒曰。夫用百萬之衆。攻戰本三

齊。踰年。歷歲未見一城也。今不用兵。而得城七十。何故不為。趙豹出。王召

趙勝。趙禹而告之曰。韓不能守上黨。今其守以與寡人。有城市之邑七十。

二人對曰。用兵踰年。未見一城。今坐而得城。此大利也。乃使趙勝往受地。

趙勝至曰。敝邑之王。使使者臣勝。太守有詔。使臣勝謂曰。請以三萬戶之

都封太守。千戶封縣令。諸吏皆益爵三級。民能相集者。賜家六金。馮亭垂

涕而勉曰。是吾處三不義也。為主守地而不能死。而以與人。不義一也。主

內之秦。不順主命。不義二也。賣主之地而食之。不義三也。辭封而入韓。謂

韓王曰。趙聞韓不能守上黨。今發兵已取之矣。韓告秦曰。趙起兵取上黨。

秦王怒。令公孫起王齮。以兵遇趙於長平。

蘇秦為趙王使於秦。反。三日不得見。謂趙王曰。秦乃者過柱山。有兩木焉。

一蓋呼侶。一蓋哭。問其故。一本秦問其故對曰。吾已大矣。年已長矣。吾苦夫匠人且

以繩墨案規矩刻鏤我。一蓋曰。此非吾所苦也。是故吾事也。吾所苦夫鐵

鉗然。自入而出夫人者。今臣使於秦。而三日不見。無有謂集錢劉臣為鐵鉗

者乎。

甘茂爲秦約魏。以攻韓宜陽。又北之趙。冷向謂強國曰。不如令趙拘甘茂。勿出。以與齊韓秦市。齊王欲求救宜陽。必效縣狐氏。韓欲有宜陽。必以路涉端氏。賂趙。秦王欲得宜陽。不愛名寶。且拘茂也。且以置公孫赫。樗里疾。謂皮相國曰。以趙之弱而據之。建信君涉孟之讎。然者何也。以從爲有功也。齊不從。建信君。知從之無功。建信者。一作君。安能以無功惡秦哉。不能以無功惡秦。則且出兵助秦攻魏。以楚趙分齊。則是強畢矣。建信。春申。從則無功而惡秦。秦分齊。齊亡魏。則有功而善秦。故兩君者。奚擇有功之無功爲知哉。

或謂皮相國曰。魏殺呂窳。而衛兵亡其北。一作比。陽而梁危。河間封不定而齊

危。文信不得志。三晉倍之憂也。今魏恥未滅。趙患又起。文信侯之憂大矣。齊不從。三晉之心疑矣。憂大者不計而構。心疑者事秦急。秦魏之構。不待割而成。秦從楚魏攻齊。獨吞趙。齊趙必俱亡矣。

趙王封孟嘗君以武城。孟嘗君擇舍人以爲武城吏而遣之曰。鄙語豈不曰。借車者馳之。借衣者被。平聲叶音之哉。皆對曰。有之。孟嘗君曰。文甚不取也。夫所借衣車者。非親友。則兄弟也。夫馳親友之車。被兄弟之衣。文以爲不可。今趙王不知文不肖。而封之以武城。願大夫之往也。毋伐樹木。毋發屋室。

訾然使趙王悟而知文也。謹使可全而歸之。

謂趙王曰。三晉合而秦弱。三晉離而秦強。此天下之所明也。秦之有燕而

伐趙。有趙而伐燕。有梁而伐趙。有趙而伐梁。有楚而伐韓。有韓而伐楚。此

天下之所明見也。然山東不能易其路。兵弱也。弱而不能相壹。是何楚之

知。山東之愚也。是臣所為山東之憂也。虎將即禽。禽不知虎之即己也。而

相鬪。兩罷而歸。其死於虎。故使禽知虎之即己。決不相鬪矣。今山東之主

不知秦之即己也。而尚相鬪。兩敵而歸其國於秦。知不如禽遠矣。願王熟

慮之也。今事有可急者。秦之欲伐韓梁。東闕於周室甚。惟寐亡劉本作忘之。今南

攻楚者。惡三晉之大合也。今攻楚。休而復之。已五年矣。攘地千餘里。今謂

楚王苟來。舉玉趾而見寡人。必與楚為兄弟之國。必為楚攻韓梁。反楚之

故地。楚王美秦之語。怒韓梁之不救己。必入於秦。有謀故殺劉本作殺使之趨。以

燕餌趙而離三晉。今王美秦之言。而欲攻燕。攻燕。食未飽而禍已及矣。楚

王入秦。秦楚為一。東面而攻韓。韓南無楚。北無趙。韓不待伐。割挈馬兔會作免

而西走。秦與韓為上交。秦禍安。續云荀子上不能好其人。下不能隆禮。安特將舉

而巳。狂安語助。猶言抑也。或作案。荀子多用此字。禮記二年閏作焉。戰國策謂趙王曰。秦與韓為上交。秦禍按移

於梁矣。秦與梁為上交。秦禍按據於趙矣。呂氏春秋吳起謂兩文曰。今置質為臣。其主安主釋。置辭官。其主安輕

蓋當時人。通以安為語助。或方言耳。特論言直也。雜志記之。書百家之說。言既不

能好其人。又不能隆禮。直學雜說。順詩書而已。豈免為陋儒乎。言不知風變也。於梁矣。以秦之強。

有楚韓之用。梁不待伐矣。一無矣字。割挈馬兔而西走。秦與梁爲上交。秦禍案攘於趙矣。以強秦之有韓梁。楚與燕之怒。割必深矣。國之舉。此臣之所爲來。臣故曰。事有可急爲者。及楚王之未入也。三晉相親相堅。出銳師以成韓梁西邊。楚王聞之。必不入秦。秦必怒而循攻楚。是秦禍不離楚也。便於三晉。若楚王入秦。見三晉之大合而堅也。必不出楚王。卽多割。是秦禍不離楚也。有利於三晉。願王之熟計之也。急趙王因起兵。南戍韓梁之西邊。秦見三晉之堅也。果不出楚王。劉改印作印而多求地。

趙二第十九

蘇秦從燕之趙。始合從。說趙王曰。天下之卿相人臣。乃至布衣之士。莫不高賢大王之行義。皆願奉教陳忠於前之日久矣。雖然。奉陽君妬大王不得任事。是以外賓。錢劉去賓字客遊談之士。無敢盡忠於前者。今奉陽君捐館舍。大王乃今然後得與士民相親。臣故敢獻其愚。效愚忠。爲大王計。莫若安民。無事。請無庸有爲也。安民之本。在於擇交。擇交而得。則民安。擇交不得。則民終身不得安。請言外患。齊秦爲兩敵。而民不得安。倚秦攻齊。而民不得安。倚齊攻秦。而民不得安。故夫謀人之主。伐人之國。常苦出辭。斷絕人

之交。願大王慎無出於口也。請屏左右曰：言所以異陰陽而已矣。大王誠能聽臣，燕必致氈裘狗馬之地，齊必致海隅魚鹽之地，楚必致橘柚雲夢之地，韓魏皆可使致封地湯沐之邑。貴戚父兄皆可以受封侯。夫割地效實，五伯之所以覆軍禽將而求也。封侯貴戚，湯武之所以放殺而爭也。今大王垂拱而兩有之，是臣之所以爲大王願也。大王與秦，則秦必弱韓魏，與齊，則齊必弱楚魏。魏弱則割河外，韓弱則效宜陽。宜陽效，則上郡絕，河外割，則道不通。楚弱則無援，此三策者，不可不熟計也。夫秦下軹道，則南陽動，劫韓包周，則趙自銷鑠。據衛取淇，則齊必入朝。秦欲己得行，錢劉去於山東，則必舉甲而向趙。秦甲涉河，踰漳，據番吾，則兵必戰於邯鄲之下矣。此臣之所以爲大王患也。當今之時，山東之建國，莫如趙強。趙地方二千里，帶甲數十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西有常山，南有河漳，東有清河。北有燕國，燕固弱國，不足畏也。且秦之所畏害於天下者，莫如趙。然而秦不敢舉兵甲而伐趙者，何也？畏韓魏之議其後也。然則韓魏，趙之南蔽也。秦之攻韓魏也，則不然。無有名山大川之限，稍稍蠶食之，傳之國都而止矣。韓魏不能錢劉本無能字支秦，必入臣。韓魏臣於秦，秦無韓魏之隔，禍中於趙矣。此臣之所以爲大王患也。臣聞堯無二夫之分，舜無咫尺之地，以有天下。

禹無百人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卒。不過三千人。車不過三百乘。立為天子。誠得其道也。是故明主外料其一本無其字敵國之強弱。內度其士卒之衆寡。

賢與不肖。不待兩軍相當。而勝敗存亡之機節。一本無節字固已見於胷中矣。豈

掩錢劉作闕於衆人之言。而以冥冥決事哉。臣竊以天下地圖案之。諸侯之地。五

倍於秦。料諸侯之卒。十倍於秦。六國并力為一。西面而攻秦。秦破必矣。今

見破於秦。一本無此四字西面而事之。見臣於秦。夫破人之與破於人也。臣人之與

臣於人也。豈可同日而言之哉。夫橫人者。皆欲割諸侯之地。以與秦成。與

秦成。則高臺美宮室。聽竽瑟之音。察五味之和。前有軒轅。後有長庭。一本改庭作姁

笑人巧笑。卒有秦患。而不與其憂。是故橫人。日夜務以秦權。恐獨諸侯。以

求割地。願大王之熟計之也。臣聞明王絕疑去讒。屏流言之迹。塞朋黨之

門。故尊主廣地強兵之計。臣得陳忠於前矣。故竊為大王計。莫如一韓魏

齊楚燕趙六國從親。以傾畔秦。令天下之將相。相與會於涇水之上。通質

刑白馬以盟之。約曰。秦攻楚。齊魏各出銳師以佐之。韓絕食道。趙涉河漳。

燕守常山之北。秦攻韓魏。則楚絕其後。齊出銳師以佐之。趙涉河漳。燕守

雲中。秦攻齊。則楚絕其後。韓守成臯。魏塞午道。趙涉河漳博關。燕出銳師

以佐之。秦攻燕。則趙守常山。楚軍武關。齊涉渤海。韓魏出銳師以佐之。秦

以佐之。秦攻燕。則趙守常山。楚軍武關。齊涉渤海。韓魏出銳師以佐之。秦

攻趙。則韓軍宜陽。楚軍武關。魏軍河外。齊涉渤海。燕出銳師以佐之。諸侯有先背約者。五國共伐之。六國從親以擯秦。秦必不敢出兵於函谷關。以害山東矣。如是。則伯業成矣。趙王曰。寡人年少。莅國之日淺。未嘗得聞社稷之長計。今上客有意存天下。安諸侯。寡人敬以國從。乃封蘇秦爲武安君。飾車百乘。黃金千鎰。白璧百雙。錦繡千純。以約諸侯。

秦攻趙。蘇子爲

一本無
爲字

謂秦王曰。臣聞明王之於其民也。博論而技藝之。是

故官無乏事。而力不困於其言也。多聽而時用之。是故事無敗業。而惡不章。臣願王察臣之所謁。而效之於一時之用也。臣聞懷重寶者。不以夜行。任大功者。不以輕敵。是以賢者任重而行恭。知者功大而辭順。故民不惡其尊。而世不妬其業。臣聞之。百倍之國者。民不樂後也。功業高世者。人主不再行也。力盡之民。仁者不用也。求得而反靜。聖主之制也。功大而息民。用兵之道也。今用兵終身不休。力盡不罷。趙怒必於其己邑。趙僅存哉。然而四輪之國也。今雖得邯鄲。非國之長利也。意者地廣而不耕。民贏而不休。又嚴之以刑罰。則雖從而不止矣。語曰。戰勝而國危者。物不斷也。功大而權輕者。地不入也。故過任之事。父不得於子。無已之求。君不得於臣。故微之爲著者強。察乎息民之爲用者伯。明乎輕之爲重者王。秦王曰。寡人

秦兵息民。則天下必爲從。將以逆秦。蘇子曰。臣有以知天下之不能爲從。以逆秦也。臣以田單如耳爲大過也。豈獨田單如耳爲大過哉。天下之主亦盡過矣。夫慮收亡。會改七作破齊罷楚傲魏。與不可知之趙。欲以窮秦折韓。臣以爲至愚也。夫齊威宣。世之賢主也。德博而地廣。國富而用民。將武而兵強。宣王用之。後富韓威魏。以南伐楚。西攻秦。爲齊兵困於殺塞之上十年。攘地秦人。遠迹不服。而齊爲虛戾。夫齊兵之所以破。韓魏之所以僅存者。何也。是則伐楚攻秦。而後受其殃也。今富非有齊威宣之餘也。精兵非有富韓勁魏之庫也。而將非有田單司馬之慮也。收破齊罷楚弊魏。不可知之趙。欲以窮秦折韓。臣以爲至誤。臣以從一不可成也。客有難者。今臣有患於世。夫刑名之家皆曰。白馬非馬也。已如白馬實馬。乃使有白馬之爲也。此臣之所患也。昔者秦人下兵攻懷。服其人。三國從之。趙奢鮑佞。一作將楚有四人起而從之。臨懷而不救。秦人去而不從。不識三國之憎秦而愛懷邪。忘其憎懷而愛秦邪。夫攻而不救。去而不從。是以三國之兵困。而趙奢鮑接之能也。故裂地以敗於齊。田單將齊之良。以兵橫行於中十四年。終身不敢設兵以攻秦折韓也。而馳於封內。不識從之一成惡存也。於是秦王解兵不出於境。諸侯休。天下安。二十九年不相攻。

張儀爲秦連橫。說趙王曰：弊邑秦王使臣敢獻書於大王御史。大王收率天下以償秦。秦兵不敢出函谷關十五年矣。大王之威行於天下。山東弊邑恐懼。懾伏。總一作甲厲兵。飾車騎。習馳射。力田積粟。守四封之內。三本同無之內字懋居懾處。不敢動搖。唯大王有意奮過之也。今秦以大王之力。西舉巴蜀。并漢中。東收兩周。而西遷九鼎。守白馬之津。秦雖辟遠。然而三本同無而字心忿。愾怒之日久矣。今宣君有微甲鈍兵。軍於繩池。願渡河。踰障。據番吾。迎戰邯鄲之下。願以甲子之日合戰。以正殷紂之事。敬使臣先以聞於左右。凡大王之所信以爲從者。恃蘇秦之計。熒惑諸侯。以是爲非。以非爲是。欲反覆齊國。而不能自令。車裂於齊之市。夫天下之不可一亦明矣。今楚與秦爲昆弟之國。而韓魏稱爲東蕃之臣。齊獻魚鹽之地。此斷趙之右臂也。夫斷右臂而求與人鬪。失其黨而孤居。求欲無危。豈可得哉。今秦發三將軍。一軍塞午道。告齊。使與師度清河。軍於邯鄲之東。一軍軍於成臯。毆韓魏而軍於河外。一軍軍於繩池。約曰：四國爲一以攻趙。破趙而四分其地。是故不敢匿意隱情。先以聞於左右。臣切爲大王計。莫如與秦遇於繩池。面相見而身相結也。臣請案兵無攻。願大王之定計。趙王曰：先王之時。奉陽君相。專權擅勢。蔽晦先王。獨制官事。寡人官居。屬於師傅。不得與國謀。先

王奔羣臣寡人年少奉祠祭之日淺私心固竊疑焉以爲一從不事秦非國之長利也乃且願變心易慮剝地謝前過以事秦方將約車趨行而適聞使者之明詔於是乃以車三百乘入朝繩池割河間以事秦

武靈王平晝閒居肥義侍坐曰王慮世事之變權甲兵之用念簡襄之迹

計胡狄之利乎會本添平字王曰會本添日字嗣立不忘先德君之道也錯質務明主

之長臣之論也是以賢君靜而一本無而字有道民便事之教動有明古先世之

功爲人臣者窮有弟長辭讓之節通有補民益主之業此兩者君臣之分

也今吾欲繼襄主之業啓胡翟之鄉而卒世不見也敵弱者用力少而功

多可以無盡百姓之勞而享往古之勳夫有高世之功者必負遺俗之累

有獨知之慮者必被庶人之恐今吾將胡服騎射以教百姓而世必議寡

人矣會本改矣字作奈何二字肥義曰臣聞之疑事無功疑行無名今王卽定負遺俗之慮

殆毋顧天下之議矣夫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昔舜舞

有苗而禹祖入裸國非以養欲而樂志也欲以論德而要功也愚者闇於

成事智者見於未萌王其遂行之王曰寡人非疑胡服也吾恐天下笑之

狂夫之樂知者哀焉愚者之笑賢者戚焉世有順我者則胡服之功未可

知也雖歐世以笑我胡地中山吾必有之王遂胡服使王孫緜告公子成

曰寡人胡服且將以朝亦欲叔之服之也家聽於親國聽於君古今之公

行也子不反親臣不逆主先王之通誼也今寡人作教易服而叔不服吾

恐天下議之也夫制國有常而利民為本從政有經而令行為上故明德

在於論賤行政在於信貴今胡服之意非以養欲而樂志也事有所出會本

止功有所止會本止事成功立然後德且見也今寡人恐叔逆從政之經以

輔公叔之議且寡人聞之事利國者行無邪因貴戚者名不累故寡人願

寡公叔之義以成胡服之功使繅謁之叔請服焉公子成再拜曰臣固聞

王之胡服也不佞寢疾不能趨走是以不先進王今命之臣固敢竭其愚

忠臣聞之中國者聰明叡知之所居也萬物財用之所聚也賢聖之所教

也仁義之所施也詩書禮樂之所用也異敏技藝之所試也遠方之所觀

赴也蠻夷之所義行也今王釋此而襲遠方之服變古之教易古之道逆

入之心畔學者離中國臣願大王圖之使者報王王曰吾固聞叔之病也

入觀其鄉而順宜因其事而制禮所以利其民而厚其國也被髮文

身錯臂左衽

錢劉無錯臂二字錯臂一作拊面

孔衍作右臂左衽右袒其臂也

甌

一作

越

後語作臨越注云臨亦百越之一名也

州左之民也黑齒雕題鯁冠林縫

會作鯁冠林縫一作甌冠黎縹史記作却冠林紉注戰國策作

林縫亦縹縹之別名錄者縹縹也古字多假借故作林紉耳

言女工織績之屬也。

大吳之國也。禮服不同，其便一也。是以鄉異而用變，事異而禮易。

是故聖人苟可以利其民，不一其用。果可以便其事，不同其禮。儒者一師

而禮異。中國同俗而教離。又况山谷之便孫作士乎。故去就之變，知者不能一。

遠近之服，賢聖不能同。窮鄉多異，曲學多辨。不知而不疑，異於己而不非。

者。公於求善也。今卿之所言者，俗也。吾之所言者，所以制俗也。今吾國東

有河，薄洛之水，與齊中山同之。而無舟楫之用。自常山以至代，上黨、東有

燕，東胡之境。西有樓煩、秦、韓之邊，而無騎射之備。故寡人且聚舟楫之用。

求水居之民，以守河、薄洛之水，變服騎射，以備其參胡。續云史備燕三樓煩、秦、

韓之邊。且昔者簡主不塞晉陽，以及上黨，而襄王兼戎取代。集劉錢作簡主實晉、

以攘諸胡。此愚知之所明也。先時中山負齊之強兵，侵掠吾地，係累吾民。

引水圍鄆，非社稷之神靈，即鄆幾不守。先王忿之，其怨未能報也。今騎射

之服，近可以備上黨之形，遠可以報中山之怨，而叔也。順中國之俗，以逆

簡襄之意，惡變服之名，而忘國事之恥，非寡人所望於子。公子成再拜稽

首曰：臣愚不達於王之議，敢道世俗之間。一作聞今欲繼簡襄之意，以順先王

之志，臣敢不聽令。再拜。乃賜胡服。趙文進諫曰：農夫勞而君子養焉，政之

經也。愚者陳意，而知者論焉。教之道也。臣無隱忠，君無蔽言。國之祿也。臣

雖愚願竭其忠。王曰：慮無惡擾，忠無過罪。子其言乎？趙文曰：當世輔俗，古之道也。衣服有常，禮之制也。修法無愆，民之職也。三者先聖之所以教。今君釋此而襲遠方之服，變古之教，易古之道。故臣願王之圖之。王曰：子言世俗之間，常民溺於習俗，學者沉於所聞。此兩者所以成官而順政也。非所以觀遠而論始也。且夫三代不同服，而王、五伯不同教，而政。知者作教，而愚者制焉。賢者議俗，不肖者拘焉。夫制於服之民，不足與論心。拘於俗之衆，不足與致意。故勢與俗化，而禮與變俱。聖人之道也。承教而動，循法無私。民之職也。知學之人，能與聞遷。達於一無禮之變，能與時化。故爲己者，不待人制。今者不法古，子其釋之。趙造諫曰：隱忠不竭，姦之屬也。以私誣國。賤劉改賤之類也。犯姦者身死。賤劉改賤國者族宗反。劉本無反字此兩者，先聖之明刑。臣下之大罪也。臣雖愚，願盡其忠，無遁其死。王曰：竭意不諱，忠也。上無蔽言，明也。忠不辟危，明不距人。子其言乎？趙造曰：臣聞之，聖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變俗而動。因民而教者，不勞而成功。據俗而動者，慮徑而易見也。今王易初，不循俗。胡服不顧世，非所以教民而成禮也。且服奇者，志淫。俗辟者，亂民。是以菴國者，不襲奇辟之服。中國不近蠻夷之行，非所以教民而成禮者也。且循法無過。脩一作禮無邪。臣願王之圖之。王曰：古今

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襲。何禮之循。宓戲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及至三王。觀時而制法。因事而制禮。法庭制令。各順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故禮

一作理

世不必一其

一本無其字

道。

劉作後世不一其道

便國不必法古。聖

人之興也。不相襲而王。夏殷之衰也。不易禮而滅。然則反古未可非。而循禮未足多也。且服奇而志淫。是鄒魯無奇

錢改奇作表

行也。

會集無世字

俗辟而民易。

是吳越無俊民也。是以聖人利身之謂服。便事之謂教。進退之謂節。衣服之制。所以齊常民。非所以論賢者也。故聖與俗流。賢與變俱。諺曰。以書爲御者。不盡於馬之情。以古制今者。不達於事之變。故循法之功。不足以高世。法古之學。不足以制今。子其勿反也。

王立周紹爲傅。曰。寡人始行縣。過番吾。當子爲子之時。踐石以上者。皆道子之孝。故寡人問子以璧。遺子以酒食。而求見子。子謁病而辭。人有言子者曰。父之孝子。君之忠臣也。故寡人以子之知慮。爲辨足以道人。危足以持難。忠可以寫意。信可以遠期。詩云。服難以勇。治亂以知。事之計也。立傅以行。教少以學。義之經也。循計之事。失而累。訪議之行。窮而不憂。故寡人欲子之胡服。以傅王乎。周紹曰。王失論矣。非賤臣所敢任也。王曰。選子莫若父。論臣莫若君。君寡人也。周紹曰。立傅之道六。王曰。六者何也。周紹曰。

知慮不躁。達於變。身行寬惠。達於禮。威嚴不足以易於位。重利不足以變其心。恭於教而不快。和於下而不危。六者傳之才。而臣無一焉。隱中不竭。臣之罪也。傅命僕官。以煩有司。吏之恥也。王請更論。王曰。知此六者。所以使子。周紹曰。乃國未通於王胡服。雖然。臣王之臣也。而王重命之。臣敢不聽令乎。再拜。賜胡服。王曰。寡人以王子爲子任。欲子之厚愛之。無所見醜。御道之以行義。勿令溺苦於學。事君者。順其意。不逆其志。事先者。明其高。不倍其孤。故有臣可命。其國之祿也。子能行是。以事寡人者。畢矣。書云。去邪無疑。任賢勿貳。寡人與子不用人矣。遂賜周紹胡服衣冠。具帶黃金師比。以傅王子也。

續云史記匈奴傳漢遺單于有黃金飾貝帶一飾漢書要義曰晉中大帶黃金帶一則此帶鈎亦名師比則皆犀徐廣曰或作犀毗注引戰國策趙武靈王賜周貝帶黃金師比延篤云胡革帶鈎也與師並相近而說各異耳

趙燕後胡服。王令讓之曰。事主之行。竭意盡力。微諫而不諱。應對而不怨。不逆上以自伐。不立私以爲名。子道順而不拂。臣行讓而不爭。子用私道者。家必亂。臣用私義者。國必危。反親以爲行。慈父不子。逆主以自成。惠主不臣也。寡人胡服。子獨弗服。逆主罪莫大焉。以從政爲累。以逆主爲高。行私莫大焉。故寡人恐親犯刑戮之罪。以明有司之法。趙燕再拜稽首曰。前更命胡服。施及賤臣。臣以失令過期。更一作史不用侵辱教。王之惠也。臣敬循

一作脩衣服以待今日。

王破原陽。以爲騎邑。牛贊進諫曰。國有固籍。兵有常經。變籍則亂。失經則弱。今王破原陽。以爲騎邑。是變籍而棄經也。且習其兵者。輕其敵。便其用者。易其難。今民便其用。而王變之。是損一作捐君而弱國也。故利不百者。不變俗。功不什者。不易器。今王破卒散兵。以奉騎射。臣恐其攻獲之利。不如所失之費也。王曰。古今異利。遠近易用。陰陽不同道。四時不一宜。故賢人觀時。而不觀於時。制兵。而不制於兵。子知官府之籍。不知器械之利。知兵甲之用。不知陰陽之宜。故兵不當於用。何兵之不可易。教不便於事。何俗之不可變。昔者先君襄主。與代交地。城境封之。名曰無窮之門。所以照後而期遠也。今重甲循一作脩兵。不可以踰險。仁義道德。不可以來朝。吾聞信不棄功。知不遺時。今子以官府之籍。亂寡人之事。非子所知。牛贊再拜稽首曰。臣敢不聽令乎。集劉至一作王途胡服。率騎入胡。出於遺遺之門。踰九限之固。絕五徑之險。至榆中。辟地千里。

趙三第二十一

趙惠文王三十年。相都平君田單問趙奢曰。吾非不說將軍之兵法也。所

以不服者。獨將軍之用衆。用衆者。使民不得耕作。糧食輓負。不可給也。此坐而自破之道也。非單之所爲也。單聞之。帝王之兵。所用者不過三萬。而天下服矣。今將軍必負十萬二十萬之衆。乃用之。此單之所不服也。馬服曰。君非徒不達於兵也。又不明其時勢。夫吳干之劍。續云荀子注引作吳干將之劍肉試則斷牛馬。金試則截盤匝。薄之柱上而擊之。則折爲三。質之石上而擊之。則碎爲百。今以三萬之衆。而應強國之兵。是薄柱擊石之類也。且夫吳干之劍材難夫。母脊之厚。而鋒不入。無脾之薄。而刃不斷。兼有是兩者。無鈞罕鐔蒙須會作頭之便。操其刃而刺。則未入而手斷。君無十餘二十萬之衆。而爲此鈞罕鐔蒙須會作頭之便。而徒以三萬行於天下。君焉能乎。且古者四海之內。分爲萬國。城雖大。無過三百丈。集作三丈者。人雖衆。無過三千家者。而以集兵三萬。距此奚難哉。今取古之爲萬國者。分以爲戰國七。能具數十萬之兵。曠日持久。數歲。卽君之齊已。齊以二十萬之衆攻荆。五年乃罷。趙以二十萬之衆攻中山。五年乃歸。今者齊韓相方。而國圍攻焉。豈有敢曰。我其以三萬救是者乎哉。今千丈之城。萬家之邑相望也。而索以三萬之衆。圍千丈之城。不存其一角。而野戰不足用也。君將以此何之。都平君喟然大息曰。單不至也。

趙使机郝之秦。請相魏冉。宋突謂机郝曰。秦不聽。樓緩必怨公。公不若陰辭樓子曰。請無急秦王。秦王見趙之相魏冉之不急也。且不聽公言也。是事而不成。魏冉固德公矣。

齊破燕。趙欲存之。樂毅謂趙王曰。今無約而攻齊。齊必讎趙。不如請以河東易燕地於齊。趙有河北。齊有河東。燕趙必不爭矣。是一國親也。以河東之地強齊。以燕劉去以字趙輔之。天下憎之。必皆事王以伐齊。是因天下以破齊也。王曰。善。乃以河東易齊。楚魏憎之。令淖滑、惠施之趙。請伐齊而存燕。

秦攻趙。藺離石祁拔。趙以公子郢為質於秦。而請內焦一作黎牛狐之城。以易藺離石祁於趙。趙背秦。不予焦一作黎牛狐。秦王怒。令公子繪請地。趙王

乃令鄭朱對曰。夫藺離石祁之地。曠遠於趙。而近於大國。有先王之明。與先臣之力。故能有之。今寡人不逮。其社稷之不能恤。安能收恤藺離石祁乎。寡人有不令之臣。實為此事也。非寡人之所敢知。卒倍秦。秦王大怒。令衛胡易伐趙。攻闕與。趙奢將救之。魏令公子咎。以銳師居安邑。而挾秦。秦敗於闕與。反攻魏幾。廉頗救幾。大敗秦師。

富丁欲以趙合齊魏。樓緩欲以趙合秦楚。富丁恐主父之聽樓緩而合秦楚也。司馬綫為富丁謂主父曰。不如以順齊。今我不順齊伐秦。秦楚必合

爾攻韓魏。韓魏告急於齊。齊不欲伐秦。必以趙爲辭。則伐秦者趙也。韓魏必怨趙。齊之兵不西。韓必聽秦。違齊而親兵。必歸於趙矣。今我順而齊不西。韓魏必絕齊。絕齊則皆事我。且我順齊。齊無而西。日者樓緩坐魏三月。不能散齊魏之交。今我順而齊魏果西。是罷齊敵秦也。趙必爲天下重國。主父曰。我與三國攻秦。是俱敵也。曰。不然。我約三國。而告之秦。以未構中山也。三國欲伐秦之果也。必聽我。欲和我。中山聽之。是我以王因饒中山而取地也。中山不聽。三國必絕之。是中山孤也。三國不能和我。雖少出兵可也。我分兵而孤樂中山。中山必亡。我已亡中山。而以餘兵與三國攻秦。是我一舉而兩取地於秦中山也。魏因富丁且合於秦。趙恐請效地於魏。而聽薛公。教子欬謂李兌曰。趙畏橫之合也。故欲效地於魏。而聽薛公。公不如令主父以地資周最。而請相之於魏。周最以天下辱秦者也。今相魏。魏秦必虛矣。齊魏雖勁。無秦不能傷趙。魏王聽。是輕齊也。秦魏雖勁。無齊不能得趙。此利於趙而便於周最也。

魏使人因平原君請從於趙。三言之。趙王不聽。出遇虞卿。曰。爲入必語從。虞卿入。王曰。今者平原君爲魏請從。寡人不聽。其於子何如。虞卿曰。魏過矣。王曰。然。故寡人不聽。虞卿曰。王亦過矣。王曰。何也。曰。凡強弱之舉事。強

受其利。弱受其害。今魏求從。而王不聽。是魏求害。而王辭利也。臣故曰。魏過。王亦過矣。

平原君請

劉本請作謂

馮忌曰。吾欲北伐上黨。出兵攻燕。何如。馮忌對曰。不可。夫

以秦將武安君公孫起。乘七勝之威。而與馬服之子。戰於長平之下。大敗趙師。因以其餘兵圍邯鄲之城。趙以亡敗之餘衆。收破軍之敝守。而秦罷於邯鄲之下。趙守而不可拔者。以攻難而守者易也。今趙非有七克之威也。而燕非有長平之禍也。今七敗之禍未復。而欲以罷趙攻強燕。是使弱趙爲強秦之所以攻。而使強燕爲弱趙之所以守。而強秦以休兵承趙之敝。此乃強吳之所以亡。而弱越之所以霸。故臣未見燕之可攻也。平原君曰。善哉。平原君謂平陽君曰。公子牟游於秦。且東而辭應侯。應侯曰。公子將行矣。獨無以教之乎。曰。且微君之命命之也。臣固且有效於君。夫貴不與富期。而富至。富不與梁肉期。而梁肉至。梁肉不與驕奢期。而驕奢至。驕奢不與死亡期。而死亡至。累世以前。坐此者多矣。應侯曰。公子之所以教之者厚矣。僕得聞此。不忘於心。願君之亦勿忘也。平陽君曰。敬諾。

秦攻趙於長平。大破之。引兵而歸。因使人索六城於趙而講。趙計未定。樓緩新從秦來。趙王與樓緩計之曰。與秦城何如。不與何如。樓緩辭讓曰。此

非人臣之所能知也。王曰：雖然，試言公之私。樓緩曰：王亦聞夫公甫文伯母乎？公甫文伯官於魯，病死，婦人爲之自殺於房中者二人，其母聞之，不肯哭也。相室曰：焉有子死而不哭者乎？其母曰：孔子賢人也，逐於魯，是人不能隨。今死而婦人爲死者十六人，若是者，其於長者薄，而於婦人厚，故從母言之，之爲賢母也。從婦言之，必不免爲妬婦也。故其言一也。言者異，則人心變矣。今臣新從秦來，而言勿與，則非計也。言與之，則恐王以臣之爲秦也，故不敢對。使臣得爲王計之，不如予之。王曰：諾。虞卿聞之，入見王，王以樓緩言告之。虞卿曰：此飾說也。秦既解邯鄲之圍，而趙王入朝，使趙郝音壽作赦約事於秦，割六縣而講。王曰：何謂也？虞卿曰：秦之攻趙也，倦而歸乎？王以倦而歸也。虞卿曰：秦以其力攻我，而不遺餘力矣。必不能攻以資之。是助秦自攻也。來年，秦復攻王，王無以救矣。王又以虞卿之言告樓緩。樓緩曰：虞卿能盡知秦力之所至乎？誠知秦力之不至，此彈丸之地，猶不予也。令秦來年復攻，王得無割其內而講乎？王曰：誠聽子割矣。子能必來年秦之不復攻我乎？樓緩對曰：此非臣之所敢任也。昔者三晉之交於秦，相善也。今秦釋韓魏而獨攻王，王之所以事秦，必不如韓魏

也。今臣爲足下解負親之攻。啓關通敝。齊交韓魏。至來年。而王獨不取於秦。王之所以事秦者。必在韓魏之後也。此非臣之所敢任也。王以樓緩之言告虞卿。曰。樓緩言不媾。來年秦復攻王。得無更割其內而媾。今媾。樓緩又不能必秦之不復攻也。雖割何益。來年復攻。又割其力之所不能取而媾也。此自盡之術也。不如無媾。秦雖善攻。不能取六城。趙雖不能守。而不失六城。秦倦而歸。兵必罷。我以五城收天下。以攻罷秦。是我失之於天下。而取償於秦也。吾國尙利。孰與坐而割地。自弱以強秦。今樓緩曰。秦善韓魏而攻趙者。必王之事秦不如韓魏也。是使王歲以六城事秦也。卽坐而地盡矣。來年秦復求割地。王將予之乎。不與。則是弃前貴而挑秦禍也。與之。則無地而給之。語曰。強者善攻。而弱者不能自守。今坐而聽秦。秦兵不敝。而多得地。是強秦而弱趙也。以益愈強之秦。而割愈弱之趙。其計固不止矣。且秦虎狼之國也。無禮義之心。其求無已。而王之地有盡。以有盡之地。給無已之求。其勢必無趙矣。故曰。此飾說也。王必勿與。王曰。諾。樓緩聞之。入見於王。王又以虞卿言告之。樓緩曰。不然。虞卿得其一。未知其二也。夫秦趙構難。而天下皆說。何也。曰。我將因強而乘弱。今趙兵困於秦。天下之賀戰者。則必盡在於秦矣。故不若亟割地求和。以疑天下。慰秦心。不

然天下將因秦之怒。秦一作乘趙之傲而瓜分之。趙且亡。何秦之圖。王以此斷

之。勿復計也。虞卿聞之。又入見王曰。危矣。樓子之爲秦也。夫趙兵困於秦。

又割地爲和。是愈疑天下。而何慰秦心哉。是不亦大示天下弱乎。且臣曰。

勿予者。非固勿予而已也。秦索六城於王。王以五城賂齊。齊秦之深讎也。

得王五城。弁力而西擊秦也。劉本去也字齊之聽王。不待辭之畢也。是王失於齊。

而取償於秦。孫本抹去此十字一舉結二國之親。而與秦易道也。趙王曰。善。因發虞

卿東見齊王。與之謀秦。虞卿未反。秦之使者已在趙矣。樓緩聞之。逃去。

秦攻趙。平原君使人請救於魏。信陵君發兵至邯鄲城下。秦兵罷。虞卿爲

平原君請益地。謂趙王曰。夫不鬪一卒。不頓一戟。而解二國患者。平原君

之力也。用人之力。而忘人之功。不可。趙王曰。善。將益之地。公孫龍聞劉本添聞字之。

見平原君曰。君無覆軍殺將之功。而封以東武城。趙國豪傑之士。多在君

之右。而君爲相國者。以親故。夫君封以東武城。不讓無功。佩趙國相印。不

辭無能。一解國患。欲求益地。是親戚受封。而國人計功也。爲君計者。不如

勿受便。平原君曰。謹受令。乃不受封。

秦趙戰於長平。趙不勝。亡一都尉。趙王召樓昌與虞卿曰。軍戰不勝。尉復

死。寡人使卷甲而趨之。何如。樓昌曰。無益也。不如發重使而爲媾。虞卿曰。

夫言媾者。以為不媾者軍必破。而制媾者在秦。且王之論秦也。欲破王之軍乎。其不邪。王曰。秦不遺餘力矣。必且破趙軍。虞卿曰。王聊聽臣。發使出重寶以附楚魏。楚魏欲得王之重寶。必入吾使。趙使入楚魏。秦必疑天下合從也。且必恐如此。則媾乃可為也。趙王不聽。與平陽君為媾。發鄭朱入秦。秦內之。趙王召虞卿曰。寡人使平陽君媾秦。秦已內鄭朱矣。子以為奚如。虞卿曰。王必不得媾。軍必破矣。天下之賀戰勝者。皆在秦矣。鄭朱。趙之貴人也。而入於秦。秦王與應侯。必顯重以示天下。楚魏以趙為媾。必不救王。秦知一本去秦知字天下不救王。則媾不可得成。一無成字也。趙卒不得媾。軍果大敗。王入秦。秦留趙王。而后許之媾。

秦圍趙之邯鄲。魏安釐王使將軍晉鄙救趙。畏秦。止於蕩。錢劉改蕩作陽陰。不進。魏

王使客將軍新垣衍間入邯鄲。因平原君謂趙王曰。秦所以急圍趙者。前與齊潛王爭強為帝。已而復歸帝。以齊故。今齊潛王已益弱。方今唯秦雄天下。此非必貪邯鄲。其意欲求為帝。趙誠發使尊秦昭王為帝。秦必喜。罷兵去。平原君猶豫未有所決。此時魯仲連適游趙。會秦圍趙。聞魏將欲令趙尊秦為帝。乃見平原君曰。事將奈何矣。平原君曰。勝也何敢言事。百萬之衆折於外。今又內圍邯鄲。而不能會本添能字去。魏王使將軍辛垣衍。令趙帝

秦。今其人在是。勝也。何敢言事。魯連曰。始吾以君爲天下之賢公子也。吾乃今然後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梁客辛垣衍安在。吾請爲君賁而歸之。平原君曰。勝請召而見之。錢劉作爲召而見之於先生。平原君遂見辛垣衍。曰。東國有魯連先生。其人在此。勝請爲紹介而見之。於將軍。錢劉作請爲紹介之於將軍辛垣衍曰。吾聞魯連先生。齊國之高士也。衍。人臣也。使事有職。吾不願見魯連先生也。平原君曰。勝已泄之矣。辛垣衍許諾。魯連見辛垣衍而無言。辛垣衍曰。吾視居北圍城之中者。皆有求於平原君者也。今吾視先生之玉貌。非有求於平原君者。曷爲久居此圍城之中而不去也。魯連曰。世以鮑焦無從容而死者。皆非也。令衆人不知。則爲一身。彼秦者。弃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權使其土。虜使其民。彼則肆然而爲帝。過而遂正於天下。則連有赴東海而死矣。吾不忍爲之民也。所爲見將軍者。欲以助趙也。辛垣衍曰。先生助之奈何。魯連曰。吾將使梁及燕助之。齊楚則固助之矣。辛垣衍曰。燕則吾請以從矣。若乃梁。則吾乃梁人也。先生惡能使梁助之耶。魯連曰。梁未睹秦稱帝之害故也。使梁睹秦稱帝之害。則必助趙矣。辛垣衍曰。秦稱帝之害將奈何。魯仲連曰。昔齊威王嘗爲仁義矣。率天下諸侯而朝周。周貧且微。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居歲餘。周烈王崩。諸侯皆弔。齊後往。周怒。赴

於齊曰。天崩地坼。天子下席。東藩之臣田嬰。齊後至則斬之。威王勃然怒曰。叱嗟。而母婢也。卒爲天下笑。故生則朝周。死則叱之。誠不忍其求也。彼天子固然。其無足怪。辛垣衍曰。先生獨未見夫僕乎。十人而從一人者。寧力不勝。智不若耶。畏之也。魯仲連曰。然。梁之比於秦若僕耶。辛垣衍曰。然。魯仲連曰。然。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辛垣衍快然不悅曰。嘻。亦太甚矣。先生之言也。先生又惡能使秦王烹醢梁王。魯仲連曰。固也。待吾言之。昔者之鄂侯。文鬼侯。紂之三公也。鬼侯有子而好。故入之於紂。紂以爲惡。醢鬼侯。鄂侯爭之急。辨之疾。故脯鄂侯。文王聞之。喟然而歎。故拘之於羶里之車。百日而欲舍。錢本極舍字之。曷爲與人俱稱帝王。卒就脯醢之地也。齊閔王將之魯。夷維子執策而從。謂魯人曰。子將何以待吾君。魯人曰。吾將以十太牢待子之君。維子曰。子安取禮而來待吾君。彼吾君者。天子也。天子巡狩。諸侯辟舍。納子筦鍵。攝衽抱几。視膳於堂下。天子已食。退而聽朝也。魯人投其籥。不果納。不得入於魯。將之薛。假涂於鄒。當是時。鄒君死。閔王欲入弔。夷維子謂鄒之孤曰。天子弔。主人必將倍殯柩。設北面於南方。然後天子南面弔也。鄒之羣臣曰。必若此。吾將伏劍而死。故不敢入於鄒。鄒魯之臣。生則不得事養。死則不得飯含。然且欲行天子之禮於鄒魯之臣。

不果納。今秦萬乘之國，梁亦萬乘之國，俱據萬乘之國，交有稱王之名，賭其一戰而勝，欲從而帝之，是使三晉之大臣，不如鄒魯之僕妾也。且秦無已而帝，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所謂不肖，而予其所謂賢，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讒妾，爲諸侯妃姬，處梁之官，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於是辛垣衍起，再拜謝曰：始以先生爲庸人，吾乃今日而會本無而字知先生爲天下之上士也。吾請去，不敢復言帝秦。秦將聞之，爲卻軍五十里，適會魏公子無忌，奪晉鄙軍以救趙，擊秦，秦軍引而去。於是平原君欲封魯仲連，魯仲連辭讓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爲魯連壽，魯連笑曰：所貴於天下之士者，爲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所取也，卽有所取者，是商賈之人也。仲連不忍爲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

說張相國曰：君安能少趙人，而令趙人多君？君安能憎趙人，而令趙人愛君乎？夫膠漆至黏也，而不能合遠，鴻毛至輕也，而不能自舉，夫飄於清風，則橫行四海，故事有簡而功成者，因也。今趙萬乘之強國也，前漳滏，右常山，左河間，北有代，帶甲百萬，嘗抑強齊四十餘年，而秦不能得所欲，由是觀之，趙之於天下也不輕，今君易萬乘之強趙，而慕思不可得之小梁，臣

竊爲君不取也。君曰：善。自是之後，衆人廣坐之中，未嘗不言趙人之長者也。未嘗不言趙俗之善者也。

鄭同北見趙王。趙王曰：子南方之傳一作博士也。何以教之？鄭同曰：臣南方草

鄙之人也。何足問。雖然，王致之於前，安敢不對乎？臣少之時，親嘗教以兵。

趙王曰：寡人不好兵。鄭同因撫手仰天而笑之曰：兵固天下之狙喜也。臣

故一作固意大王不好也。臣亦嘗以兵說魏昭王，昭王亦曰：寡人不喜。臣曰：王

之行能如許由乎？許由無天下之累，故不受也。今王既受先王之傳，欲宗

廟之安，壤地不削，社稷之血食乎？王曰：然。今有人操隨侯之珠，持丘之環，

萬金之財，時宿於野，內無孟賁之威，荆慶之斷，外無弓弩之禦，不出宿夕，

人必危之矣。今有強貪之國，臨王之境，索王之地，告以理則不可說，以義

則不聽，王非戰國守圉之具，其將何以當之？王若無兵，鄰國得志矣。趙王

曰：寡人請奉教。建僮君貴於趙。公子魏牟過趙，趙王迎之，顧反至坐，前有

尺帛，且令工以爲冠。工見客來也，因辟。趙王曰：公子乃驅後車，幸以臨寡

人，願聞所以爲天下。魏牟曰：王能重王之國，若此尺帛，則王之國大治矣。

趙王不說，形於顏色。曰：先生一作王不知寡人不肖，使奉社稷，豈敢輕國？若此

魏牟曰：王無怒，請爲王說之。曰：王有此尺帛，何不令前郎中以爲冠？王曰：

郎中不知爲冠。魏牟曰：爲冠而敗之，奚虧於王之國？而王必待工而后乃使之。今爲天下之工，或非也。社稷爲虛戾，先王不血食，而王不以予工，乃與幼艾。且王之先帝，駕犀首而驂馬服，以與秦角逐。秦當時適其鋒，今王憧憧，乃輦建信以與強秦角逐。臣恐秦折王之椅也。

衛靈公近雍疽、彌子瑕二人者，專君之勢以蔽左右。復塗偵謂君曰：昔日臣夢見君，君曰：子何夢？曰：夢見寵君。君忿然作色曰：吾聞夢見人君者，夢見日。今子曰：夢見寵君而言君也。有說則可，無說則死。對曰：日弁燭天下者也。一物不能蔽也。若寵則不然。前之人燭，則後之人無從見也。今臣疑人之有燭於君者也。是以夢見寵君。君曰：善。於是因廢雍疽、彌子瑕而立司空狗。

或謂建信君之所以事王者，色也。膏一作膏之所以事王者，知也。色老而衰，知老而多。以日多之知，而逐衰惡之色，君必困矣。建信君曰：奈何？曰：並驥而走者，五里而罷，乘驥而御之，不倦而取道多。君令膏乘獨斷之車，御獨斷之勢，以居邯鄲，令之內治國事，外刺諸侯，則膏之事，有不言者矣。君因言王而重責之。膏之軸今折矣。建信君再拜受命，入言於王，厚任膏以事能，重責之。未期年，而膏亡走矣。

昔成常謂建信君曰。天下合從。而獨以趙惡秦。何也。魏殺呂遺。而天下交之。今收河間。於一無是與殺呂遺何。以異。君唯釋虛僞疾。文信猶且知之也。從而有功乎。何患不得收河間。從而無功乎。收河間何益也。希寫見建信君。建信君曰。文信侯之於僕也。甚無禮。秦使人來。仕僕官之丞相。爵五大夫。文信侯之於僕也。甚矣其無禮也。希寫曰。臣以爲今世用事者。不如商賈。建信君悖然曰。足下卑用事者。而高商賈乎。曰。不然。夫良商不與人爭買賣之賈。而謹司時。時賤而買。雖貴已賤矣。時貴而賣。雖賤已貴矣。昔者文王之拘於牖里。而武王羈於玉門。卒斷紂之頭。而懸於太白者。是武王之功也。今君不能與文信侯相伉以權。而責文信侯少禮。臣竊爲君不取也。

魏魴謂建信君曰。人有置係蹄者。而得虎。虎怒。決蹄而去。虎之情。非不愛其蹄也。然而不以環寸之蹄。害七尺之軀者。權也。今有國。非直七尺軀也。而君之身於王。非環寸之蹄也。願公之熟圖之也。

秦攻趙。鼓鐸之音。聞於北堂。希卑曰。夫秦之攻趙。不宜急如此。此召兵也。必有大臣欲衡者耳。王欲知其人。且日贊羣臣而訪之。先言橫者。則其人也。建信君果先言橫。

齊人李伯見孝成王。成王說之。以爲代郡守。而居無幾何。人告之反。孝成王方饋。不墮食。無幾何。告者復至。孝成王不應。已乃使使者言齊舉兵擊燕。恐其以擊燕爲名。而以兵襲趙。故發兵自備。今燕齊已合。臣請要其敝。而地可多割。自是之後。爲孝成王從事於外者。無自疑於中者。

趙四第二十一

爲齊獻書趙王。使臣與復丑

會無此以上五字

曰。臣一見。而能令王坐而天下致名

寶。而臣竊怪王之不試見臣而窮臣也。羣臣必多以臣爲不能者。故王重見臣也。以臣爲不能者非他。欲用王之兵。成其私者也。非然。則交有所偏者也。非然。則知不足者也。非然。則欲以天下之重恐王。而取行於王者也。臣以齊循會作事王。王能亡燕。能亡韓魏。能攻秦。能孤秦。臣以爲齊致尊名於王。天下孰敢不致尊名於王。臣以齊致地於王。天下孰敢不致地於王。臣以齊爲王求名於燕及韓魏。孰敢辭之。臣之能也。其前可見已。齊先重王。故天下盡重王。無齊。天下必盡輕王也。秦之疆。以無齊之故重王。燕魏自以無齊故重王。今王無齊。獨安得無重天下。故勸王無齊者。非知不足也。則不忠者也。非然。則欲用王之兵。成其私者也。非然。則欲輕王以天下

之重。取行於王者也。非然。則位尊而能卑者也。願王之熟慮無齊之利害也。

齊欲攻宋。秦令起賈禁之。齊乃拔一作收趙以伐宋。秦王怒。屬怨於趙。李兌約

五國以伐秦。無功。留天下之兵於成臯。而陰構會作講字於秦。又欲與秦攻魏。以

解其怨而取封焉。魏王不說之。齊謂齊王曰。臣爲足下謂魏王曰。三晉皆

有秦患。今之攻秦也。爲趙也。五國伐趙。趙必亡矣。秦逐李兌。李兌必死。今

之伐秦也。以救李子之死也。今趙留天下之甲於成臯。而陰鬻之於秦。已

講。則令秦攻魏。以成其私。封王之事。趙也。何得矣。且王嘗濟於漳。而身朝

於邯鄲。抱陰威。負藹葛藤。以爲趙蔽。而趙無爲王行也。今又以何陽姑密

封其子。而乃令秦攻王。以便取陰。人比然而後如賢不。如王若用所以事

趙之半。收齊。天下有敢謀王者乎。王之事齊也。無入朝之辱。無割地之費。

齊爲王之故。虛國於燕趙之前。用兵於二千里之外。故攻城野戰。未嘗不

爲王先。被矢石也。得二都。劉河東。盡效之於王。自是之後。秦攻魏。齊甲未

會劉作不嘗不歲至於王之境也。請閱王之所以報齊者可乎。韓岷劉岷一作岷處於

趙。劉趙作趙去齊二千里。王以此疑齊。曰。有秦陰。今王又挾故薛公以爲相。善韓

徐以爲上交。尊虞商以爲大客。劉大王固可以反疑齊乎。於魏王聽此言也。

甚誠。其欲事王也甚循。會循作條其怨於趙。臣願王之曰聞魏而無庸見惡也。臣

請爲王推其怨於趙。願王之陰重趙。而無使秦之見王之重趙也。秦見之。

且亦重趙。齊秦交重趙。臣必見燕與韓魏亦且重趙也。皆且無敢與趙治。

五國事趙。趙從親以合於秦。必爲王高矣。臣故欲王之偏劫天下。而皆私

甘之也。王使臣以韓魏與燕劫趙。使丹也甘之。以趙劫韓魏。使臣一作甘也甘

之。以三晉劫秦。使順也甘之。以天下劫楚。使岷也甘之。則天下皆偪秦以

事王。而不敢相私也。交定。然後王擇焉。

齊將攻宋。而秦楚一作陰禁之。齊因欲與趙。趙不聽。齊乃令公孫衍說李兌以

攻宋而定封焉。李兌乃謂齊王曰。臣之所以堅三晉以攻秦者。非以爲齊

得利。秦之毀也。欲以使攻宋也。而宋置太子以爲王下。親其上而守堅。臣

是以欲足下之速歸休士民也。今太子走。諸善太子者皆有死心。若復攻

之。其國必有亂。而太子在外。此亦舉宋之時也。臣爲足下使公孫衍說奉

陽君曰。君之身老矣。封不可不早定也。爲君慮封。莫若於宋。他國莫可。夫

秦人貪。韓魏危。燕楚辟。中山之地薄。莫如於陰。失今之時。不可復得已。宋

之罪重。齊之怒深。殘亂宋。得大齊。定身封。此百代之一時也。以奉陽君甚

食之。唯會作得大封。齊無大異。臣願足下之大發攻宋之舉。而無庸致兵。姑

待已耕。以觀奉陽君之應足下也。縣陰以甘之。循有燕以臨之。而臣待忠之封事必大成。臣又願足下有地。效於襄安君以資臣也。足下果殘宋。此兩地之時也。足下何愛焉。若足下不得志於宋。與國何敢望也。足下以此資臣也。臣循燕觀趙。則足下擊潰而決天下矣。

五國伐秦無功。罷於成臯。趙欲搆於秦。楚與魏韓將應之。秦弗欲。蘇代謂齊王曰。臣以爲足下見奉陽君矣。臣謂奉陽君曰。天下散而事秦。秦必據宋。魏冉必妬君之有陰也。秦王貪。魏冉妬。則陰不可得已矣。君無搆。齊必攻宋。齊攻宋。則楚必攻宋。魏必攻宋。燕趙助之。五國據宋。不至一二月。陰必得矣。得陰而搆。秦雖有變。則君無患矣。若不得已而必搆。則願五國復堅約。願得趙。足下雄飛。與韓氏大吏東免。齊王必無召氓也。使臣守約。若與有倍約者。以四國攻之。無倍約者。而秦侵約。五國復堅而賓之。今韓魏與齊相疑也。若復不堅會無堅字約而講。臣恐與國之大亂也。齊秦非復合也。必有踦重者矣。後合與踦重者。皆非趙之利也。且天下散而事秦。是秦制天下也。秦制天下。將何以天下爲。臣願君之蚤計也。天下爭秦有六舉。皆不利趙矣。天下爭秦。秦王受負海內之國。合負親之交。以據中國。而求利於三晉。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不利於趙。而君終不得陰。一矣。天下爭秦。

秦王內韓。岷於齊。內成陽君於韓。相魏懷於魏。復合衍劉作交兩王。王賁韓

他之曹。皆起而行事。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也。不利於趙。而君又不得

陰。二矣。天下爭秦。秦王受齊受趙。三疆三親。以據魏而求安邑。是秦之一

舉也。秦行是計。齊趙應之。魏不待伐。抱安邑而信秦。秦劉無下得安邑之饒。

魏為上交。韓必入朝。秦過趙已安邑矣。是秦之一舉也。一本無秦行是計。不

利於趙。而君必不得陰。三矣。天下爭秦。秦堅燕趙之交。以伐齊。收楚與韓

岷而攻魏。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而燕趙應之。燕趙伐齊。兵始用。秦因

收楚而攻魏。不至一二月。魏必破矣。秦舉安邑而塞女戟。韓之太原絕。下

軹道。南陽高伐魏。絕韓。包二周。即趙自消爍劉本無矣。國燥一作於秦。兵分

一作於齊。非趙之利也。而君終身不得陰。四矣。天下爭秦。秦堅三晉之交。攻

齊。國破曹屈。而兵東分於齊。秦按兵攻魏。取安邑。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

計也。君按救魏。是以攻齊之已弊。救與秦爭戰也。君不救也。韓魏焉免。西

合。國在謀之中。而君有劉作終身不得陰。五矣。天下爭一作秦。秦按為義。存

亡繼絕。固危扶弱。定無罪之君。必起中山與勝焉。秦起中山與勝。而趙宋

同命。何暇言陰。六矣。故曰。君必無講。則陰必得矣。奉陽君曰。善。乃絕和於

秦。而收齊魏。以成取陰。

樓緩將使。伏事辭行。謂趙王曰。臣雖盡力竭知。死不復見於王矣。王曰。是何言也。固且爲書而厚寄卿。樓子曰。王不聞公子牟夷之於宋乎。非肉不食。文張善宋。惡公子牟夷。實然。今臣之於王。非宋之於公子牟夷也。而惡臣者。過文張。故臣死不復見於王矣。王曰。子勉行矣。寡人與子有誓言矣。樓子遂行。後以中牟反入梁。候者來言。而王弗聽。曰。吾已與樓子有言矣。虞卿請一作謂趙王曰。人之情。寧朝人乎。寧朝於人也。會作乎趙王曰。人亦寧朝人耳。何故寧朝於人。虞卿曰。夫魏爲從主。而違者范座也。今王能以百里之地。若萬戶之都。請殺范座於魏。范座死。則從事可移於趙。趙王曰。善。乃使人以百里之地。請殺范座於魏。魏王許諾。使司徒會劉作空執范座。而未殺也。范座獻書魏王曰。臣聞趙王以百里之地。請殺座之身。夫殺無罪范座。座劉無下座字薄故也。而得百里之地。大利也。臣竊爲大王美之。雖然。而有一焉。百里之地不可得。而死者不可復生也。則主必爲天下笑矣。臣竊以爲與其以死人市。不若以生人市。使一本無使字也。又遺其後。相信陵君書曰。夫趙魏敵戰之國也。趙王以咫尺之書來。而魏王輕爲之殺。無罪之座。座雖不肖。故魏之免相望劉作室也。嘗以魏之故。得罪於趙。夫國內無用臣。外雖得地。勢不能守。然今能守魏者。莫如君矣。王聽趙殺座之後。強秦襲趙之欲。劉作俗倍趙

之讎則君將何以止之。此君之累也。信陵君曰：善。遽言之王而出之。

燕封宋人榮盆爲高陽君。使將而攻趙。趙王因劉濟東三城。令盧高、唐平、

原陵

一本無
陵字

地城邑市五十七。命以與齊。而以求安平君而將之。馬服君謂

平原君曰：國奚無人甚哉？君致安平君而將之。乃割濟東三

令一本無
令字

城市

邑五十七。以與齊。此夫子與敵國戰。覆軍殺將之所取。割地於敵國者也。

今君以此與齊。而求安平君而將之。國奚無人甚也。且君奚不將奢也。奢

嘗抵罪居燕。燕以奢爲上谷守。燕之通谷要塞。奢習知之。百日之內。天下

之兵未聚。奢已舉燕矣。然則君奚求安平君而爲將

劉本添
將字

乎。平原君曰：將

軍釋之矣。僕已言之。僕主矣。僕主幸以聽僕也。將軍無言已。馬服君曰：君

過矣。君之所以求安平君者。以齊之於燕也。茹旰涉血之仇耶。其於奢不

然。使安平君愚。固不能當榮盆。使安平君知。又不肯與燕人戰。此兩言者。

安平君必處一焉。雖然。兩

會劉
作餘

者有一也。使安平君知。則奚以趙之強爲。趙

強。則齊不復霸矣。今得強趙之兵。以杜燕將。曠日持久。數歲。令士大夫餘

子之力。盡於溝壘。車甲。羽毛。剝敝。府庫。倉廩。虛。兩國交以習

會劉作
交敵

之。乃引

其兵而歸。夫盡兩國之兵。無明此者矣。夏軍也。縣釜而炊。得三城也。城大

無能過百雉者。果如馬服之言也。

三國攻秦。趙攻中山。取扶柳。五年。以擅呼池齊人戎郭。宋突謂仇郝曰。不

如盡歸中山之新尙。續云新唐史集韻皆以為武后所製字。竇革作唐史釋音。乃云古地字。見戰國策。抑別有所據。今國策中地字甚多。間作堊字。安知非自武后時傳寫相承。如

臣作惡。以謂會劉所校。亦所未喻。然古文地字。乃作堊。又鵬冠子。亢倉子。皆有堊字。姑存之。以俟博識。中山案此言於齊。曰。四國將假道於衛。

以過章子之路。齊聞此。必效會劉鼓。

趙使趙莊合從。欲伐齊。齊請效地。趙因賤趙莊。齊明為劉本無謂趙王曰。齊

畏從人劉本無之合也。故效地。今聞趙莊賤。張勲劉勲貴。齊必不效地矣。趙王

曰。善。乃召趙莊劉莊而貴之。

翟章從梁來。甚善趙王。趙王三延之以相。翟章辭不受。田駟謂柱國韓向

曰。臣請為卿刺之。客若死。則王必怒而誅建信君。建信君死。則卿必為相

矣。建信君不死。以為交。終身不做。卿因以德建信君矣。

馮忌一本作惡會本無此注為廬陵君。謂趙王曰。王之逐廬陵君。為燕也。王曰。吾所以重

者。無燕秦也。對曰。秦三以虞卿為言。而王不逐也。今燕一以廬陵君為言。

而王逐之。是王輕強秦而重弱燕也。王曰。吾非為燕也。吾固將逐之。然則

王逐廬陵君。又不為燕也。行逐愛弟。又兼無燕秦。臣竊為大王不取也。

馮忌請見趙王。行人見之。馮忌接手免首。欲言而不敢。王問其故。對曰。客

有見人於服子者。已而請其罪。服子曰。公之客獨有三罪。望我而笑。是狎

也。談語而不稱師，是倍也。交淺而言深，是亂也。客曰：不然。夫望人而笑，是和也。言而不稱師，是庸說也。交淺而言深，是忠也。昔者堯見舜於草茅之中，席隴畝而廕庇桑陰，移而授天下傳。劉去傳字伊尹負鼎俎而干湯，姓名未著而受三公。使夫交淺者不可以深談，則天下不傳，而三公不得也。趙王曰：甚善。馮忌曰：一本無此以上五字今外臣交淺而欲深談，可乎？王曰：請奉教。於是馮忌乃談。

客見趙王曰：臣聞王之使人買馬也，有之乎？王曰：有之。何故至今不遣？王曰：未得相馬之工也。對曰：王何不遣建信君乎？王曰：建信君有國事，又不知相馬。曰：王何不遣紀姬乎？王曰：紀姬婦人也，不知相馬。對曰：買馬而善，何補於國？王曰：無補於國。買馬而惡，何危於國？王曰：無危於國。對曰：然則買馬善而若惡，皆無危補於國。然而王之買馬也，必將待工。今治天下，舉錯非也。國家爲虛戾，而社稷不血食，然而王不待工，而與建信君，何也？趙王未之應也。客曰：燕郭之法。劉作法會作郭偃之姪有所謂桑。會作柔雍者，王知之乎？王曰：未之聞也。所謂桑雍。劉作柔雍者，便辟左右之近者，及夫人優愛孺子也。此皆能乘王之醉昏，而求所欲於王者也。是能得之乎內，則大臣爲之枉法於外矣。故日月暉於外，續云東坡本日月影暉於外其賊在於內，謹備其所憎，而禍在於所愛。秦

攻魏取寧邑。諸侯皆賀。趙王使往賀。三反不得通。趙王憂之。謂左右曰。以秦之強。得寧邑。以制齊趙。諸侯皆賀。吾往賀而獨不得通。此必加兵我。爲之奈何。左右曰。使者三往不得通者。必所使者非其人也。曰。諒毅者。辨士也。大王可試使之。諒毅親一本無受命而往。至秦。獻書秦王曰。大王廣地寧邑。諸侯皆賀。敝邑寡君亦竊嘉之。不敢寧居。使下臣奉其幣物。三至王廷。而使不得通。使若無罪。願大王無絕其歡。若使有罪。願得請之。秦王使使者報曰。吾所使趙國者。小大皆聽吾言。則受書幣。若不從吾言。則使者歸矣。諒毅對曰。下臣之來。固願承大國之意也。豈敢有難。大王若有以命之。請奉而西行之。無所敢疑。於是秦王乃見使者。曰。趙豹平原君。數欺弄寡人。趙能殺此二人。則可。若不能殺。請今率諸侯受命邯鄲城下。諒毅曰。趙豹平原君。親寡君之母弟也。猶大王之有葉陽。涇陽君也。大王以孝治聞於天下。衣服使劉本無之便於體。膳唱使劉本無之噍於口。未嘗不分於葉陽。涇陽君。葉陽君。涇陽君之車馬衣服。無非大王之服御者。臣聞之。有覆巢毀卵。而鳳皇不翔。刳胎焚夭。而麒麟不至。今使臣受大王之令。以還報。敝邑之君。畏懼不敢不行。無乃傷葉陽君。涇陽君之心乎。秦王曰。諾。勿使從政。諒毅曰。敝邑之君。有母弟不能教誨。以惡大國。請黜之。勿使與政事以

稱大國。秦王乃喜，受其幣而厚遇之。

趙使姚賈約韓魏。韓魏以友劉作反之舉，茅為姚賈謂趙王曰：賈也。王之忠臣

也。韓魏欲得之，故友劉作反之。將使王逐之，而已因受之。今王逐之，是韓魏之

欲得，而王之忠臣有罪也。故王不如勿逐，以明王之賢。而折韓魏招之。劉點此二

字會作之招

魏敗楚於涇山，禽唐明。楚王懼，令昭應奉太子以委和於薛公。主父欲敗

之，乃結秦。連楚會去楚。宋之交，令仇郝相宋。樓緩相秦。楚王禽趙宋魏之和卒

敗。

秦召春平侯，因留之。世鈞為之謂一作請。文信侯曰：春平侯者，趙王之所甚愛

也。而郎中甚妬之。故相與謀曰：春平侯入秦，秦必留之。故謀而入之秦。今

君留之，是空絕趙。而郎中之計中也。故君不如遣春平侯，而留平都侯。春

平侯者，言行於趙王，必厚割趙以事君。而贖平都侯。文信侯曰：善。因與接

意而遣之。

趙太后新用事，秦急攻之。趙氏求救於齊。齊曰：必以長安君為質。兵乃出。

太后不肯。大臣強諫。太后明謂左右：有復言令長安君為質者，老婦必唾

其面。左師觸讐一本無言字願見太后。太后盛氣而揖之。入而一本無而字徐趨。至而自

謝曰。老臣病足。會不能疾走。不得見久矣。竊自恕。而恐太后玉體之有所
鄰也。故願望見太后。太后曰。老婦恃輦而行。日食飲得無衰乎。曰。恃輦

一本去
兩字

耳。曰。老臣今者殊不欲食。乃自強步。日二四里。少益耆食。和於身也。

太后曰。老婦不能。太后之色少解。左師公曰。老臣賤息。舒祺最少。不肖。而

臣衰。竊愛憐之。願令得補黑衣之數。以衛王官。沒一作
宮味死以聞。太后曰。敬諾。

年幾何矣。對曰。十五歲矣。雖少。願及未填溝壑而託之。太后曰。丈夫亦愛

憐其少子乎。對曰。甚於婦人。太后笑曰。婦人異甚。對曰。老臣竊以爲媼之

愛燕后。賢於長安君。曰。君過矣。不若長安君之甚。左師公曰。父母之愛子。

則爲之計深遠。媼之送燕后也。持其踵爲之位。念悲其遠也。劉作而位之甚
悲念其遠也亦

哀之矣。已行。非弗思也。祭祀必祝之。祝曰。必勿使反。豈非計久長。有會作
爲子

孫。相繼爲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師公曰。今三世以前。至於趙之爲趙。趙主

之子孫侯者。其繼有在者乎。曰。無有。曰。微獨趙。諸侯有在者乎。曰。老婦不

聞也。此其近者禍及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孫。則必不善哉。位尊

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今媼尊長安君之位。而封之以膏腴

之地。多予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於國。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

於趙。老臣以媼爲長安君計短也。故以爲其愛不若燕后。太后曰。諾。恣君

之所使之。於是爲長安君。約車百乘質於齊。齊兵乃出。子義聞之曰。人主之子也。骨肉之親也。猶不能恃無功之尊。無勞之奉。而守金玉之重也。而况人臣乎。

秦使王翦攻趙。趙使李牧。司馬尙禦之。李牧數破走秦軍。殺秦將桓齮。王翦惡之。乃多與趙王寵臣郭開等金。使爲反間曰。李牧。司馬尙欲與秦反趙。以多取封於秦。趙王疑之。使趙葱及顏聚代將。斬李牧。廢司馬尙。後三月。王翦因急擊。大破趙。殺趙軍。虜趙王遷。及其將顏聚。遂滅趙。

魏一第二十二

知伯索地於魏桓子。魏桓子弗予。任章曰。何故弗予。桓子曰。無故索地。故弗予。任章曰。無故索地。鄰國必恐。重欲無厭。天下必懼。君予之地。知伯必憍。憍而輕敵。鄰國懼而相親。以相親之兵。待輕敵之國。知氏之命不長矣。周書曰。將欲敗之。必姑輔之。將欲取之。必姑與之。君不如與之。以驕知伯。君何釋以天下圖知氏。而獨以吾國爲知氏質乎。君曰。善。乃與之萬家之邑一。知伯大說。因索蔡。臯。梁於趙。趙弗與。因圍晉陽。韓魏反於外。趙氏應之於內。知氏遂亡。韓趙相難。韓索兵於魏。曰。願得借師以伐趙。魏文侯曰。

寡人與趙兄弟不敢從。趙又索兵以攻韓。文侯曰：寡人與韓兄弟不敢從。二國不得兵，怒而反。已乃知文侯以講於己也，皆朝魏。

樂羊為魏將而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之君烹其子而遺之羹。樂羊坐於幕下而啜之，盡一盃。文侯謂覩續云後語作堵師贊曰：樂羊以我之故，食其子之

肉。贊對曰：其子之肉尚一本無此以上三字食之。其一作且誰不食。樂羊既罷中山，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

西門豹為鄴令，而辭乎魏文侯。文侯曰：子往矣，必就子之功，而成子之名。

西門豹曰：敢問就功成名，亦有術乎？文侯曰：有之。夫鄉邑老者而先受坐

之，士子入而問其賢良之士而師事之，求其好掩人之美而揚人之醜者，

會劉無者字而參驗之。夫物多相類而非也。幽莠之幼也似禾，驪牛之黃也似虎。

白骨疑象，武夫類玉，此皆似之而非者也。

文侯與虞人期獵，是日飲酒樂。天雨，文侯將出，左右曰：今日飲酒樂，天又

雨，公將焉之？文侯曰：吾與虞人期獵，雖樂，豈可不會作無一會期哉？乃往，身自

罷之。魏於是乎始強。

魏文侯與田子方飲酒而稱樂。文侯曰：鍾聲不比乎左高？田子方笑。文侯

曰：奚笑？子方曰：臣聞之，君明則樂官，不明則樂音。今君審於聲，臣恐君之

不審於音也。

聳於官也。文侯曰：善。敬聞命。

魏武侯與諸大夫浮於西河。稱曰：河山之險，豈不亦信國哉？王鍾一作侍王

曰：此晉國之所以強也。若善脩之，則霸王之業具矣。吳起對曰：吾君之言，

危國之道也。而子又附之，是危也。武侯忿然曰：子之言，有說乎？吳起對曰：

河山之險，信一本無不足保也。是一本無伯王之業，不從此也。昔者三苗之

居，左彭蠡之波，右有一本無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恃此險

也，為政不善，而禹放逐之。夫夏桀之國，左天門之陰，而右天谿之陽。會作

畢在其北，伊洛出其南。有此險也，然為政不善，而湯伐之。殷紂之國，左孟

門而右漳釜，前帶河，後被山。有此險也，然為政不善，而武王伐之。且君親

從臣而勝降城，城非不高也。劉本係人民非不衆也。然而可得弁者，政惡故

也。從是觀之，地形險阻，奚足以霸王矣。武侯曰：善。吾乃今日聞聖人之言

也。西河之政，專委之子矣。

魏公叔涇為魏將，而與韓趙戰滄北，禽樂祚。魏王說，迎郊以賞田百萬，祿

之。公叔涇反走，再拜辭曰：夫使士卒不崩，直而不倚，撓據而一本無不辟者，

此吳起餘教也。臣不能為也。前脉形堊之險阻，決利害之備，使三軍之士，

不迷惑者，巴一作寧襄襄之力也。縣賞罰於前，使民昭然信之於後者，王之

明法也。見敵之可也。鼓之不敢怠倦者。臣也。王特爲臣之右手不倦。賞臣何也。若以臣之有功。臣何力之有乎。王曰。善。於是索吳起之後。賜之田二十萬。巴一作已寧爨襄田各十萬。王曰。公叔豈非長者哉。旣爲寡人勝強敵矣。又不遺賢者之後。不揜能士之迹。公叔何可無益乎。故又與田四十萬。加之百萬之上。使百四十萬。故老子曰。聖人無積。盡劉作既以爲人。己愈有。旣以與人。己愈多。公叔當之矣。

魏公叔涇病。惠王往問之曰。公叔病卽不可諱。將奈社稷何。公叔涇對曰。涇有御庶子公孫鞅。願王以國事聽之也。爲弗能聽。勿使出竟。王弗應。出而謂左右曰。豈不悲哉。以公叔之賢。而謂寡人必以國事聽鞅。不亦悖乎。公叔涇死。公孫鞅聞之。已葬。劉作出奔西之秦。孝公受而用之。秦果日以強。魏日以削。此非公叔之悖也。惠王之悖也。悖者之患。固以不悖者爲悖。

蘇子爲趙合從。說魏王曰。大王之塞。南有鴻溝。陳汝南有許。鄴。昆陽。邵陵。舞陽。新鄴。東有淮。潁。沂。黃。煮棗。海鹽。無疎。會作海鹽無胥西有長城之界。北有河外。

卷衍。燕。會去燕字酸棗。塞方千里。塞名雖小。然而廬田無舍。會作田舍廬庶會無所芻牧。

牛馬之地。人民之衆。車馬之多。日夜行不休已。無以異於三軍之衆。臣竊得之。大王之國。不下於楚。然橫人謀王。外交強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

國惠不被其禍。夫挾強秦之勢，以內劫其主，罪無過此者。會集劉無此以上五字且魏天

下之強國也。大王天下之賢主也。今乃有意西面而事秦，稱東藩，築帝宮，

受冠帶，祠春秋。臣竊為大王媿之。臣聞越王勾踐以散卒三千，禽夫差於

干遂。武王卒三千人，革車三百乘，斬紂於牧之野。豈其士卒衆哉。誠能振

其威也。今竊聞大王之卒，武力二十餘萬，蒼頭二十萬，奮擊二十萬，廝徒

十萬，車六百乘。會劉無乘字騎五千疋。會劉無疋字此其過越王勾踐武王遠矣。今乃劫

於辟臣之說，而欲臣事秦。夫事秦必割地效質。劉作實故兵未用，而國已虧矣。

凡羣臣之言事秦者，皆姦臣非忠臣也。夫為人臣，割其主之壑，以求外交，

偷取一旦之功，而不顧其後，破公家而成私門，外挾彊秦之勢，以內劫其

主，以求割壑，願大王之熟察之也。周書曰：縣縣不絕，縵縵奈何。毫毛不拔，

將成斧柯。前慮不定，後有大患。將奈之何。大王誠能聽臣，六國從親，專心

并力，則必無強秦之患。故敝邑趙王，使使臣獻愚計，奉明約，在大王詔之。

魏王曰：寡人不肖，未嘗得聞明教。今主君以趙王之詔詔之，敬以國從。

張儀為秦連橫，說魏王曰：魏地方不至千里，卒不過三十萬人，塞四平，諸

侯四通，條達輻湊，無有名山大川之阻。從鄭至梁，不過百里。從陳至梁，二

百餘里。馬馳人趨，不待倦而至。梁南與楚境，西與韓境，北與趙境，東與齊

境卒戍四方。守亭障者參列。粟糧糟庾不下十萬。魏之壑勢。故戰場也。魏南與楚而不與齊。則齊攻其東。東與齊而不與趙。則趙攻其北。不合於韓。則韓攻其西。不親劉作合於楚。則楚攻其南。此所謂四分五裂之道也。且夫諸侯之爲從者。以安社稷。尊主強兵。顯名也。合從者一天下。約爲兄弟。刑白馬。以盟於洹水之上。以相堅也。夫親昆弟。同父母。尙有爭錢財。而欲恃詐。僞反覆。蘇秦之餘謀。其不可以成亦明矣。大王不事秦。秦下兵攻河外。拔卷。衍。燕。會作點酸棗。劫衛。取晉陽。則趙不南。趙不南。則魏不北。魏不北。則從道絕。從道絕。則大王之國。欲求無危。不可得也。秦挾韓而攻魏。韓劫於秦。不敢不聽。秦韓爲一國。魏之亡。可立而須也。此臣之所以爲大王患也。爲大王計。莫如事秦。事秦。則楚韓必不敢動。無楚韓之患。則大王高枕而臥。國必無憂矣。且夫秦之所欲弱。莫如楚。而能弱楚者。莫若魏。楚雖有富大之名。其實空虛。其卒雖衆。多言而輕走。易北。不敢堅戰。魏之兵南面而伐。勝楚必矣。夫虧楚而益魏。攻楚而適秦。內嫁禍安國。此善事也。大王不聽臣。秦甲出而東。雖欲事秦而不可得也。且夫從人。多奮辭而寡可信。說一諸侯之王。出而乘其車。約一國而反。成而封侯之基。是故天下之遊士。莫不日夜盜腕。瞋目切齒。以言從之便。以說人主。人主覽其辭。牽其說。惡得無

眩哉。臣聞積羽沉舟，羣輕折軸。衆口鑠金，故願大王之熟計之也。魏王曰：寡人蠢愚，會劉無愚字前計失之，請稱東藩，築帝宮，受冠帶，祠春秋，効河外。

齊魏約而伐楚，魏以董慶爲質於齊。楚攻齊，大敗之，而魏弗救。田嬰怒，將殺董慶。田嬰劉作千夷爲董慶謂田嬰曰：楚攻齊，大敗之，而不敢深入者，以魏爲將內之於齊而擊其後。今殺董慶，是示楚無魏也。魏怒合於楚，齊必危矣。不如貴一作合董慶以善魏，而疑之於楚也。

蘇秦拘於魏，欲走而之韓。魏氏閉關而不通。齊使蘇厲爲之謂魏王曰：齊請以宋地封涇陽君，而秦不受也。夫秦非不利有齊而得宋地也。然其所以不受者，不信齊王與蘇秦也。今秦見齊魏之不合也，如此其甚也，則齊必不欺秦，而秦信齊矣。齊秦合，而涇陽君有宋地，則非魏之利也。故王不如復東蘇秦，秦必疑齊而不聽也。夫齊秦不合，天下無憂，伐齊成，則莖廣矣。

陳軫爲秦使於齊，過魏，求見犀首。犀首謝陳軫。陳軫曰：軫之所以來者，事也。公不見軫，軫且行，不得待異日矣。犀首乃見之。陳軫曰：公惡事乎？何爲飲食而無事，無事必來。犀首曰：衍不肖，不能得事焉，何敢惡事。陳軫曰：請移天下之事於公。犀首曰：奈何。陳軫曰：魏王使李從以車百乘使於楚，公

可以居其中而疑之。公謂魏王曰。臣與燕趙故矣。數令人召臣也。曰。無事必來。今臣無事。請謁而往。無久。旬五之期。王必無辭以止公。公得行。因自言於廷曰。臣急使燕趙。急約車爲行具。犀首曰。諾。謁魏王。王許之。卽明言使燕趙。諸侯客聞之。皆使人告其王曰。李從以車百乘使楚。犀首又以車三十乘使燕趙。齊王聞之。恐後天下得魏。以事屬犀首。犀首受齊事。魏王止其行使。燕趙聞之。亦以事屬犀首。楚王聞之曰。李從約寡人。今燕齊趙皆以事因犀首。犀首必欲寡人。寡人欲之。乃倍李從。而以事因犀首。魏王曰。所以不使犀首者。以爲不可令四國屬以事。寡人亦以事因焉。犀首遂主天下之事。復相魏。

張儀惡陳軫於魏王曰。軫善事楚。爲求壤堊也。甚力之。左華謂陳軫曰。儀善於魏王。魏王甚愛之。公雖百說之。猶不聽也。公不如儀之言爲資。而反於楚王。陳軫曰。善。因使人先言於楚王。

張儀欲窮陳軫。令魏王召而相之。來將悟會作之。將行。其子陳應止其公之行曰。物之湛者。不可不察也。鄭疆出秦曰。應爲知會作之。夫魏欲絕楚齊。必重迎公。郢中不善公者。欲公之去也。必勸王多公之車。公至宋。道稱疾而毋行。使人謂齊王曰。魏之所以迎我者。欲以絕齊楚也。齊王曰。子果無之。魏

而見寡人也。請封子。因以魯侯之車迎之。

張儀走之魏。魏將迎之。張丑諫於王。欲勿內。不得於王。張丑退復諫於王。曰。王亦聞老妾事其主婦者乎。子長色衰。重家一本作嫁而已。今臣之事王。若老妾之事其主婦者。魏王因不納張儀。

張儀欲以魏合於秦韓。而攻齊楚。惠施欲以魏合於齊楚。以窺兵。人多爲張子於王所。惠子謂王曰。小事也。謂可者。謂不可者。正半。况大事乎。以魏合於秦韓。而攻齊楚。大事也。而王之羣臣。皆以爲可。不知是其可也。如其明耶。而羣臣之知術也。如是其同耶。是其可也。未如其明也。而羣臣之知術也。又非皆同也。是有其半塞也。所謂劫主者。失其半者也。

張子劉去子字儀以秦相魏。齊楚怒而欲攻魏。雍沮謂張子曰。魏之所以相公者。以公相則國家安。而百姓無患。今公相而魏受兵。是魏計過也。齊楚攻魏。公必危矣。張子曰。然則奈何。雍沮曰。請令齊楚解攻。雍沮謂齊楚之君曰。王亦聞張儀之約秦王乎。曰。王若相儀於魏。齊楚惡儀。必攻魏。魏戰而勝。是齊楚之兵折。而儀固得魏矣。若不勝魏。魏必事秦。以持其國。必割地以賂。王若欲復攻其敵。不足以應秦。此儀之所以與秦王陰相結也。今儀相魏而攻之。是使儀之計當於秦也。非所以窮儀之道也。齊楚之王曰。善。乃

還解攻於魏。

張儀欲并相秦魏。故謂魏王曰。儀請以秦攻三川。王以其間約南陽。韓氏亡。史厭謂趙獻曰。公何不以楚佐儀。求相之於魏。韓恐亡。必南走楚。儀兼相秦魏。則公亦必并相楚韓也。

魏王將相張儀。犀首弗利。故令人謂韓公叔曰。張儀以一作已合秦魏矣。其言

曰。魏攻南陽。秦攻三川。韓氏必亡。且魏王所以貴張子者。欲得堊。則韓之

南陽舉矣。子蓋少委焉。以為衍功。則秦魏之交可廢矣。如此。則魏必圖秦

而棄儀。收韓而相衍。公叔以為信。會作便 劉作信因而委之。犀首以為功。果相魏。

楚許魏六城。與之伐齊。而存燕。張儀欲敗之。謂魏王曰。齊畏三國之合也。

必反燕堊以下楚。楚趙必聽之。而不與魏六城。是王失謀於楚趙。而樹怨

而於齊秦也。齊遂伐趙。取乘丘。收侵地。虛頓丘危。楚破南陽九夷。內沛許。

鄢陵危。王之所得者。新觀也。而道塗宋衛為制。事敗為趙驅。事成功縣宋

衛。魏王弗聽也。劉連上 會題張儀告公仲。令以饑故賞韓王。以近河外。魏王懼。問

張子。張子曰。秦欲救齊。韓欲攻南陽。秦韓合。而欲攻南陽。無異也。且以遇

卜王。王不遇秦韓之卜也。決矣。魏王遂向遇秦信韓。廣魏救趙。尺楚人。遠

於韓下。伐齊之事遂敗。

徐州之役。犀首謂梁王曰。何不陽與齊。而陰結於楚。二國恃王。齊楚必戰。齊戰勝楚。而與乘之。必取方城之外。楚戰勝齊。敗。一本無而與乘之。是太子之讎報矣。

秦敗東周。與魏戰於伊闕。殺犀武。魏令公孫衍乘勝而留於境。請卑辭割堊以講於秦。爲竇屢謂魏王曰。臣不知衍之所以聽於秦之多少。然而臣能半衍之割。而令秦講於王。王曰。奈何。對曰。王不若與竇屢關內侯。而令趙王重其行。而厚奉之。因揚言曰。聞周魏令竇屢。以割魏於奉陽君。而聽秦矣。夫周君、竇屢、奉陽君之與穰侯。貿首之仇也。今行和者。竇屢也。制割者。奉陽君也。太后恐其不因穰侯也。而欲敗之。必以少割請合於王。而和於東周與魏也。

齊王將見燕趙。楚之相於衛。約外魏。魏王懼。恐其謀伐魏也。告公孫衍。公孫衍曰。王與臣百金。臣請敗之。王爲約車載。孫作齊百金。犀首期齊王至之曰。先以車五十乘至衛。問齊行以百金。以請先見。齊王乃得見。因久坐。安從容談三國之相怨。謂齊王曰。王與三國約外魏。魏使公孫衍來。今久與之談。是王謀三國也。齊王曰。魏王聞寡人來。使公孫子勞寡人。寡人無與之語也。三國之不相信齊王之遇。遇事遂敗。

魏令公孫衍請和於秦。綦母恢教之語曰：無多割。曰：和成。固有秦重和，以與王遇，和不成，則後必莫能以魏合於秦者矣。

公孫衍爲魏將，與其相田繡不善。季子爲衍謂梁王曰：王獨不見夫服牛驂驥乎？不可以行百步。今王以衍爲可使將，故用之也。而聽相之計，是服牛驂驥也。一作之道牛馬俱死，而不能成其功。王之國必傷矣。願王察之。

魏二第二十三

犀首、田盼欲得齊、魏之兵以伐趙。梁君與田侯不欲。犀首曰：請國出五萬人，不過五月而趙破。田盼曰：夫輕用其兵者，其國易危。易用其計者，其身易窮。公今言破趙大易，恐有後咎。犀首曰：公之不慧也。夫二君者，固已不欲矣。今公又言有會孫難以懼之，是趙不伐，而一士一作君之謀困也。且公直言易，而事已去矣。夫難搆而兵結，田侯、梁君見其危，又安敢釋卒不我予乎？田盼曰：善。遂勸兩君聽犀首。犀首、田盼遂得齊、魏之兵，兵未出境，梁君、田侯恐其至而戰敗也，悉起兵從之，大敗趙氏。

犀首見梁君曰：臣盡力竭知，欲以爲王廣土，取尊名。田需前作田繡，今直言需從中敗君。王又聽之，是臣終無成功也。需亡，臣將侍。需侍，臣請亡。王曰：需，寡人之

股掌之臣也。爲子之不便也。殺之亡之。毋謂天下何。內之無若羣臣何也。今吾爲子外之。令毋敢入子之事。入猶與也會。劉無此注。入子之事者。吾爲子殺之亡之。

胡如犀首許諾。於是東見田嬰。與之約結。召文子而相之魏。身相於韓。會題劉連。

蘇代爲田需說魏王曰。臣請問文之爲魏。爲助也會。劉無此注。孰與其爲齊也。王曰。不

如其爲齊也。衍之爲魏。孰與其爲韓也。王曰。不如其爲韓也。而蘇代曰。衍

將右韓而左魏。右近左遠會。劉無此注。文將右齊而左魏。二人者。將用王之國。舉事於世。

中道而不可。王且無所聞之矣。王之國。雖滲樂而從。會作後。之可也。王不如舍

需於側。以稽二人者之所爲。二人者曰。需非吾人也。吾舉事而不利於魏。

需必挫我於王。二人者。必不敢有外心矣。二人者之所爲之。劉去之。利於魏。與

不利於魏。王厝需於側。以稽之。臣以爲身利。劉去身。利字。而一本無。便於事。王曰。善。

果厝需於側。

史舉非犀首於王。犀首欲窮之。謂張儀曰。請令王讓先生以國。王爲堯舜

矣。而先生弗受。亦許由也。衍請因令王致萬戶邑於先生。張儀說。因令史

舉數見犀首。王聞之而弗任也。史舉不辭而去。

楚王攻梁南。韓氏因圍蓄。一本作蓄。成恢爲犀首謂韓王曰。疾攻蓄。楚師必進矣。

魏不能支。交臂而聽楚。韓氏必危。故王不如釋蓄。魏無韓患。必與楚戰。戰

而不勝。大梁不能守。而又況存蓄乎。若戰而劉添而字勝。兵罷。故大王之攻蓄易矣。

魏惠王死。葬有日矣。天大雨雪。至於牛目。壞城郭。且為棧道而葬。羣臣多

諫太子者。曰。雪甚如此而喪行。民必甚病之。官費又恐不給。請弛期。更日。

太子曰。為人子。而以民勞與官費用之故。而不行先王之喪。不義也。一本無也字

子勿復言。羣臣皆不敢言。而以告犀首。犀首曰。吾未有以言之也。是其唯

惠公乎。一作薛公旁出云一本皆惠子然其後與此本皆直言惠子恐惠子者是請告惠公。一作惠公。一作曰。諾。駕而見太

子曰。葬有日矣。太子曰。然。惠公曰。昔王季歷葬於楚山。續云呂氏春秋作惠公獨山之一本無之字

尾。藥水齧其墓。續云後語作蠻水注。威弘之荆楚記曰。宜都縣有蠻水。即烏水也。今襄州南有烏水。按

率西水。至于岐下。是為太王。太王生季歷。季歷卒葬鄂縣之南。今之葬山名。而皇甫謐云。楚山一名獨山。鄂縣之南山也。雖有楚山之名。不宜得蠻水所齧。雖惠子之書五車。未為稽古也。續云。藥音鸞。說文云。瀟流也。一曰瀟也。蓋為瀟流所積。故曰藥水齧其墓。不必識惠子也。

見棺之前。和文王曰。嘻。先君必欲一見羣臣百姓也。夫

故使藥水見之。於是出而為之張於朝。後語張百姓皆見之。三日而後更葬。

此文王之義也。今葬有日矣。而雪甚及牛目。難以行。太子為及日之故。得

毋嫌於欲亟葬乎。願太子更日。先王必欲少留。而扶社稷。安黔首也。故使

雪甚。因弛期而更為日。此文王之義也。若此而弗為。意者羞法文王乎。太

子曰。甚善。故弛期。更擇日。惠子非徒行其說也。又令魏太子未葬其先王。

而後又說文王之義。說文王之義以示天下。豈小功也哉。

五國伐秦。無功而還。其後齊欲伐宋。而秦禁之。齊令宋郭之秦。請合而以伐宋。秦王許之。魏王畏齊秦之合也。欲講於秦。謂魏王曰。秦王謂宋郭曰。分宋之城。服宋之強者。六國也。乘宋之敝。而與王爭得者。楚魏也。請爲王毋禁楚之伐魏也。而王獨舉宋。王之伐宋也。請剛柔而皆用之。如宋者。欺之不爲逆者。會添者字殺之不爲會作而無讎者也。王無與之講以取堊。既已得堊矣。劉添矣字又以力攻之。期於啗宋而已矣。臣聞此言而竊爲王悲。秦必且用此於王矣。又必且曰。王以求堊。既已得堊。又且以力攻王。又必謂王曰。使王輕齊。齊魏之交已醜。又且收齊。以更索於王。秦嘗用此於楚矣。又嘗用此於韓矣。願王之深計之也。秦善魏。不可知也已。故爲王計。太上伐秦。其次賓秦。其次堅約而詐講。與國無相離也。秦齊合。國不可爲也已。王其聽臣也。必無與講。秦權重魏。魏再明孰是。故又爲足下傷秦者。不敢顯也。天下可令伐秦。則陰勸而弗取圖也。見天下之傷秦也。則先鬻與國。而以自解也。天下可令賓秦。則爲劫於與國。而不得已者。天下不可。則先去。而以自解也。上交以自重也。如是人者。鬻王以爲資者也。而焉能免國於患。免國於患會劉無此以上四字者。必窮三節而行其上。上不可。則行其中。中不可。則行其下。下不

可。則明不與秦。而一作兩生以殘秦。使秦皆無百怨百利。唯己之會安。令足下
鬻之以合於秦。是免國於患者之計也。臣何足以當之。雖然。願足下之論
臣之計也。燕齊。讎國也。秦。兄弟之交也。合讎國以伐婚姻。臣爲之苦矣。黃
帝戰於涿鹿之野。而西戎之兵不至。禹攻三苗。而東夷之民不起。以燕伐
秦。黃帝之所難也。而臣以致燕甲而起齊兵矣。臣又偏事三晉之吏。奉陽
君。孟嘗君。韓暉。周冢。周韓餘爲徒從而下之。恐其伐秦之疑也。又身自醜
於秦。博幻切 握也之請焚天下之秦符者。臣也。次傳焚符之約者。臣也。欲使五
國約閉秦關者。臣也。奉陽君。韓餘爲既和矣。蘇脩。朱嬰。既皆陰在邯鄲。臣
又說齊王而往敗之。天下共講。因使蘇脩游天下之語。而以齊爲上交。兵
請伐魏。臣又爭之以死。而果西因蘇脩重報。臣非不知秦勸之重也。然而
所以爲之者。爲足下也。

魏文子。田需。周宵相善。欲罪犀首。犀首患之。謂魏王曰。今所患者齊也。嬰
子言行於齊王。王欲得齊。則胡不召文子而相之。彼必務以齊事王。王曰。
善。因召文子而相之。犀首以倍田需。周宵。

魏王令惠施之楚。令犀首之齊。鈞二子者。乘數鈞。將測交也。楚王聞之。施
因令人先之楚。言曰。魏王令犀首之齊。惠施之楚。鈞二子者。將測交也。楚

王聞之。因郊迎惠施。

魏惠王起境內衆。將太子申而攻齊。客謂公子理之。傳曰。何不令公子泣王太后。止太子之行。事成。則樹德。不成。則爲王矣。太子年少。不習於兵。田盼宿將也。而孫子^{孫臏也}善用兵。戰必不勝。不勝必禽。公子爭之於王。王聽公子。公子不封。不聽公子。太子必敗。敗。公子必立。立。必爲王也。

齊魏戰於馬陵。齊大勝魏。殺太子申。覆十萬之軍。魏王召惠施而告之曰。夫齊寡人之讎也。怨之至死不忘。國雖小。吾常欲悉起兵而攻之。何如。對曰。不可。臣聞之。王者得度。而霸者知計。今王所以告臣者。疏於度而遠於計。王固先屬怨於趙。而後與齊戰。今戰不勝。國無守戰之備。王又欲悉起而攻齊。此非臣之所謂也。王若欲報齊乎。則不如因變服折節而朝齊。楚王必怒矣。王游人而合其鬪。則楚必伐齊。以休楚而伐罷齊。則必爲楚禽矣。是王以楚毀齊也。魏王曰。善。乃使人報於齊。願臣畜而朝。田嬰許諾。張丑曰。不可。戰不勝魏。而得朝禮。與魏和而下楚。此可以大勝也。今戰勝魏。覆十萬之軍。而禽太子申。臣萬乘之魏。而卑秦楚。此其暴於^{會孫於字}戾定矣。且楚王之爲人也。好用兵而甚務名。終爲齊患者。必楚也。田嬰不聽。遂內魏王。而與之並朝齊侯。再三。趙氏醜之。楚王怒。自將而伐齊。趙應之。大敗齊。

於徐州。

惠施為韓魏交。令太子鳴為質於齊。王欲見之。朱倉謂王曰。何不稱病。臣請說嬰子曰。魏王之年長矣。今有疾。公不如歸太子以德之。不然。公子高在楚。楚將內而立之。是齊抱空質而行不義也。

田需貴於魏王。惠子曰。子必善左右。今夫楊橫樹之則生。倒劉作樹之則生。折而樹之又生。然使十人樹楊。一人拔之。則無生楊矣。故以十人之衆。樹

易生之物。然而不勝一人者。何也。樹之難。而去之易也。今子雖自樹於王。而欲去子者衆。則會去子必危矣。田需死。昭魚謂蘇代曰。田需死。吾恐張儀

薛公。犀首之有一人相魏者。代曰。然則相者。以一本無誰而君便之也。昭魚

曰。吾欲太子之自相也。代曰。請為君北見梁王。必相之矣。昭魚曰。奈何。代

曰。君其為梁王代請說君。昭魚曰。奈何。對曰。代也。從楚來。昭魚甚憂。代曰。

君何憂。曰。田需死。吾恐張儀。薛公。犀首。有一人相魏者。代曰。勿憂也。梁王

長主也。必不相張儀。張儀相魏。必右秦而左魏。薛公相魏。必右齊而左魏。

犀首相魏。必右韓而左魏。右親也左梁王。長主也。必不使相也。代曰。莫如太

子之自相。是三人皆以太子為非固相也。固久也皆將務以其國事魏。而欲丞

相之。璽以魏之強。而持一本無三萬乘之國輔之。魏必安矣。故曰。不如太子

持字

之自相也。遂北見梁王。以此語告之。太子果自相。

秦召魏相信安君。信安君不欲往。蘇代爲說秦王曰。臣聞之。忠不必當。

一本作黨

當必不忠。今臣願大王陳臣之愚意。恐其不忠於下吏。自使有要領之罪。

願大王察之。今大王令人執事於魏。以完其交。臣恐魏交之益疑也。將以

塞趙也。臣又恐趙之益勁也。夫魏王之愛習魏信也甚矣。其智能而任用

之也厚矣。其畏惡嚴尊秦也明矣。今會作王之使人入魏而不用。則王之使

人入魏無益也。若用。魏必舍所愛習。而用所畏惡。此魏王之所以劉孫不安

也。夫舍萬乘之事而退。此魏信之所難行也。夫令人之君處所不安。令人

之相行所不能。以此爲親。則難久矣。臣故恐魏交之益疑也。且魏信舍事。

則趙之謀者必曰。舍於秦。秦必令其所愛信者用趙。是趙存而我亡也。趙

安而我危也。則上有野戰之氣。下有堅守之心。臣故恐趙之益勁也。大王

欲完魏之交。而使趙小心乎。不如用魏信。而尊之以名。魏信事王。國安而

名尊。離王國危而權輕。然則魏信之事主也。上所以爲其主者忠矣。下所

以自爲者厚矣。彼其事王必完矣。趙之用事者必曰。魏氏之名族。不高於

我。土地之實。不厚於我。魏信以韓魏事秦。秦甚善之。國得安焉。身取尊焉。

今我講難於秦。兵爲招質。國處削危之形。非得計也。結怨於外。主患於中。

身處死亡之塗，非完事也。彼將傷其前事，而悔其過行，冀其利，必多割塗，以深下王，則是大王垂拱之多一作劉塗，以爲利重，堯舜之所求而不能得也。臣願大王察之。

秦楚攻魏，圍皮氏，爲魏謂楚王曰：「秦楚勝魏，魏王之恐也，見亡矣。」必合一作於秦，王何不倍秦而與魏王？魏王喜，必內太子。秦恐失楚，必效城塗於王。王雖復興之，攻魏可也。楚王曰：「善。」乃倍秦而與魏。魏內太子於楚，秦恐許楚城塗，欲興之復攻魏。樗里疾怒，欲與魏攻楚，恐魏之以太子在楚，不肯也。爲疾謂楚王曰：「外臣疾使臣謁之曰：『敝邑之王，欲效城塗，而爲魏太子之尙在楚也，是以未敢。』王出魏質，臣會作請效之，而復固秦楚之交，以疾攻魏。」楚王曰：「諾。」乃出魏太子。秦因合魏以攻楚。

龐葱

孫作

與太子質於邯鄲。謂魏王曰：「今一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否。」

二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疑之矣。」三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信之矣。」龐葱曰：「夫市之無虎明矣，然而三人言而成虎。今邯鄲去大梁也遠於市，而讒臣者過於三人矣，願王察之矣。」王曰：「寡人自爲知，於是辭行，而讒言先至，後太子罷質，果不得見。」

會作於是辭行而讒言先至後果不得見魏君矣劉作於是辭行而讒言先至後果不見

龐君王曰：寡人自爲知，太子罷質，果不得見。

梁王薊嬰。觴諸侯於范臺。酒酣。請魯君舉觴。魯君與。避席擇言曰。昔者帝
女令一本無令字儀狄作酒而美。進之禹。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絕旨酒。曰。後世
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齊桓公夜半不寐。也快易牙乃煎敖燔炙。和調五味而
進之。桓公食之而飽。至旦不覺。曰。後世必有以味亡其國者。晉文公得南
之威。三日不聽朝。遂推南之一本無之字威而遠之。曰。後世必有以色亡其國者。
楚王登強一作荆臺而望荆山。一作崇山麓。文類聚引左江而右湖。以臨彷徨。一作方徨。文類聚引其樂
忘死。遂盟強臺而弗登。曰。後世必有以高臺陂池亡其國者。今主君之尊
儀狄之酒也。主君之味。易牙之調也。左白台而右閭須。南威之美也。前夾
林而後蘭臺。強臺之樂也。有一於此。足以亡其國。今主君兼此四者。可無
戒與。梁王稱善相屬。

魏三第二十四

秦趙約而伐魏。魏王患之。芒卯淮南子注孟卯齊人也。戰國策作芒卯曰。王勿憂也。臣請發張倚。使
謂趙王曰。夫鄴。寡人固刑一作形弗有也。今大王收秦而攻魏。寡人請以鄴事
大王。趙一本無趙字王喜。召相國而命之曰。魏王請以鄴會劉一作國事寡人。使寡人
絕秦。相國曰。收秦攻魏。利不過鄴。今不用兵而得鄴。請許魏。張倚因謂趙

王曰。敝邑之吏效城者。已在鄴矣。大王且何以報魏。趙王因令閉關絕秦。秦趙大惡。芒卯應趙使曰。敝邑所以事大王者。爲完鄴也。今郊孫一鄴者。使作效者之罪也。卯不知也。趙王恐魏承秦之怒。遽割五城。以合於魏而支秦。

芒卯謂秦王曰。王之土。未有爲之中者也。臣聞明王不肯中而行。王之所欲於魏者。長羊。王屋。洛林之地也。王能使臣爲魏之司徒。則臣能使魏獻之。秦王曰。善。因任之。以爲魏之司徒。謂魏王曰。王所患者。上地也。秦之所欲於魏者。長羊。王屋。洛林之地也。王獻之秦。則上地無憂患。因請以下兵東擊齊。攘地必遠矣。魏王曰。善。因獻之秦。地入數月。而秦兵不下。魏王謂芒卯曰。地已入數月。而秦兵不下。何也。芒卯曰。臣有死罪。雖然。臣死。則契折於秦。王無以責秦。王因赦其罪。臣爲王責約於秦。乃之秦。謂秦王曰。魏之所以獻長羊。王屋。洛林之地者。有意欲以下大王之兵。東擊齊也。今地已入。而秦兵不可下。臣則死人也。雖然。後山東之士。無以利事王者矣。秦王懼然曰。國有事。未澹下兵也。今以兵從。後十日。秦兵下。芒卯并將秦魏之兵。以東擊齊。啓地二十二縣。

秦敗魏於華。走芒卯而圍大梁。須賈爲魏謂穰侯曰。臣聞魏氏大臣父兄。皆謂魏王曰。初時。惠王伐趙。戰勝乎三梁。十萬之軍。拔邯鄲。趙氏不割。而

邯鄲復歸。齊人攻燕，殺子之，破故國。燕不割，而燕國復歸。燕趙之所以國全兵勁，而地不奔乎諸侯者，以其能忍難而重出地也。宋中山，數伐數割，而隨以亡。臣會本無臣字以爲燕趙可法，而宋中山可無爲也。夫秦貪戾之國，而無親，蠶食魏，盡晉國，戰勝畢子。史記作畢子割入縣地，未畢入，而兵復出矣。夫秦何厭之有哉？今又走芒卯，入北地，此非但攻梁也。且劫王以多割也。王必勿聽也。今王循楚趙而講，楚趙怒，而與王爭事秦，秦必受之。秦挾楚趙之兵以復攻，則國救亡不可得也已。願王之必無講也。王若欲講，必少割而有質。不然必欺。是臣之所聞於魏也。願君之以是慮事也。周書曰：維命不予常。此言幸之不可數也。夫戰勝畢子而割入縣，此非兵力之精，非計之工也。天幸爲多矣。今又走芒卯，入北地，以攻大梁，是以天幸自爲常也。知者不然。臣聞魏氏悉其百縣會本作姓勝兵，以止成大梁。臣以爲不下三十萬，以三十萬之衆，守十仞之城。臣以爲雖湯武復生，弗易攻也。夫輕信楚趙之兵，陵十仞之城，戴三十萬之衆，而志必舉之，臣以爲自天下之始分，以至于今，未嘗有之也。攻而不能拔，秦兵必罷，陰必亡，則前功必棄矣。今魏方疑，可以少割收也。願之及楚趙之兵，未任於大梁也。亟以少割收魏，方疑而得以少割爲和，必欲之，則君得所欲矣。楚趙怒於魏之先已講也，必爭

事秦。從是以散。而君後擇焉。且君之嘗割晉國。取地也。何必以兵哉。夫兵不用。而魏效絳。安邑。又爲陰啓兩。機盡故宋。衛效尤憚。秦兵已令。續云史衛効單父秦而君制之。何求而不得。何爲而不成。臣願君之熟計而無行危也。穰侯曰。善。乃罷梁圍。

秦敗魏於華。魏王且入朝於秦。周訢謂王曰。宋人有學者。三年反而名其母。其母曰。子學三年。反而名我者。何也。其子曰。吾所賢者。無過堯舜。堯舜名。吾所大者。無大天地。天地名。今母賢不過堯舜。母大不過天地。是以名母也。其母曰。子之於學者。將盡行之乎。願子之有以易名母也。子之於學也。將有所不行乎。願子之且以名母爲後也。今王之事秦。尙有可以易入朝者乎。願王之有以易之。而以入朝爲後。魏王曰。子患寡人入而不出邪。許綰爲我祝曰。入而不出。請殉寡人以頭。周訢對曰。如臣之賤也。今人有謂臣曰。入不測之淵而必出。不出。請以一鼠首爲女殉者。臣必不爲也。今秦不可知之國也。猶不測之淵也。而許綰之首。猶鼠首也。內王於不可知之秦。而殉王以鼠首。臣竊爲王不取也。且無梁。孰與無河內急。王曰。梁急。無梁孰與無身急。王曰。身急。曰。以三者身上也。河內其下也。秦未索其下。而王效其上可乎。王尙未聽也。支期曰。王視楚王。楚王入秦。王以三乘先

之。楚王不入。楚魏爲一。尙足以捍秦。王乃止。王謂支期曰。吾始已諾於應侯矣。今不行者欺之矣。支期曰。王勿憂也。臣使長信侯請無內王。王待臣也。支期說於長信侯曰。王命召相國。長信侯曰。王何以臣爲。支期曰。臣不知也。王急召君。長信侯曰。吾內王於秦者。寧以爲秦邪。吾以爲魏也。支期曰。君無爲魏計。君其自爲計。且安死乎。安生乎。安窮乎。安貴乎。君其先自爲計。後爲魏計。長信侯曰。樓公將入矣。臣今從。支期曰。王急召君。君不行。血賤君襟矣。長信侯行。支期隨其後。且見王。支期先入。謂王曰。僞病者乎。而見之。臣已恐之矣。長信侯入見王。王曰。病甚。奈何。吾始已諾於應侯矣。意雖道死。會本作雖欲道死。劉本作意雖死。行乎。長信侯曰。王毋行矣。臣劉本作且能得之於應侯。願王無憂。

華一本有陽字

軍之戰。魏不勝秦。明年將使段干崇割地而講。孫臣謂魏王曰。魏

不以敗之上割。可謂善用不勝矣。而秦不以勝之上割。可謂不能用勝矣。今處期年乃欲割。是羣臣之私。而王不知也。且夫欲璽者。段干子也。王因使之割地。欲地者。秦也。而王因使之受璽。夫欲璽者。制地。而欲地者。制璽。其勢必無魏矣。且夫姦臣。固皆欲以地事秦。以地事秦。譬猶抱薪而救火也。薪不盡。則火不止。今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窮。是薪火之說也。魏王

曰。善。雖然。吾已許秦矣。不可以革也。對曰。王獨不見夫博者之用梟邪。欲食則食。欲握則握。今君劫於羣臣而許秦。因曰不可革。何用智之不若梟也。魏王曰。善。乃案其行。

齊欲伐魏。魏使人謂淳于髡曰。齊欲伐魏。能解魏患。唯先生也。敝邑有寶璧二雙。文馬二駒。請致之先生。淳于髡曰。諾。入說齊王曰。楚。齊之仇敵也。魏。齊之與國也。夫伐與國。使仇敵制其餘敵。名醜而實危。爲王弗取也。齊王曰。善。乃不伐魏。客謂齊王曰。淳于髡言不伐魏者。受魏之璧馬也。王以謂淳于髡曰。聞先生受魏之璧馬有諸。曰。有之。然則先生之爲寡人計之何如。淳于髡曰。伐魏之事不便。魏雖刺髡於王何益。若誠不劉無便魏會無不字雖封髡於王何損。且夫王無伐與國之誹。魏無見亡之危。百姓無被兵之患。髡有璧馬之寶。於王何傷乎。

秦將伐魏。魏王聞之。夜見孟嘗君。告之曰。秦且攻魏。子爲寡人謀奈何。孟嘗君曰。有諸侯之救。則國可存也。王曰。寡人願子之行也。重爲之約。車百乘。孟嘗君之趙。謂趙王曰。文願借兵以救魏。趙王曰。寡人不能。孟嘗君曰。夫敢借兵者。以忠王也。王曰。可得聞乎。孟嘗君曰。夫趙之兵。非能會無能字彊於魏之兵。魏之兵。非能會無能字弱於趙也。然而趙之地不歲危。而民不歲死。而魏

之地歲危。而民歲死者何也。以其西爲趙蔽也。今趙不救魏。魏歆盟於秦。是趙與強秦爲界也。地亦且歲危。民亦且歲死矣。此文之所以忠於大王也。趙王許諾。爲起兵十萬。車三百乘。又北見燕王曰。先日公子常約兩王之交矣。今秦且攻魏。願大王之救之。燕王曰。吾歲不熟二年矣。今又行數千里而以助魏。且奈何。田文曰。夫行數千里而救人者。此國之利也。今魏王出國門而望見軍。雖欲行數千里而助人。可得乎。燕王尙未許也。田文曰。臣效便計於王。王不用臣之忠計。文請行矣。恐天下之將有大變也。王曰。大變可得聞乎。曰。秦攻魏。未能克之也。而臺已燔。游已奪矣。而燕不救魏。魏王折節割地。以國之半與秦。秦必去矣。秦已去魏。魏王悉韓魏之兵。又西借秦兵。以因趙之衆。以四國攻燕。王且何利。利行數千里而助人乎。利出燕南門而望見軍乎。則道里近而輸又易矣。王何利。會攝入乎字燕王曰。子行矣。寡人聽子。乃爲之起兵八萬。車二百乘。以從。一本無從字田文。魏王大說曰。君得燕趙之兵。甚衆且亟矣。秦王大恐。割地請講於魏。一本係魏字因歸燕趙之兵而封田文。

魏將與秦攻韓。朱已謂魏王曰。秦與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貪戾好利而無信。不識禮義德行。苟有利焉。不顧親戚兄弟。若禽獸耳。此天下之所同

知也。非所施厚劉作惠積德也。故太后母也。而以憂死。穰侯舅也。功莫大焉。而
 竟逐之。兩弟無罪。而再奪之國。此於其親戚兄弟若此。而又況於仇讎之
 敵國也。今大王與秦伐韓。而益近秦。臣甚或之。而王弗識也。則不明矣。羣
 臣知之。而莫以此諫。則不忠矣。今夫韓氏以一女子。承一弱主。內有大亂。
 外安能支強秦魏之兵。王以為不破乎。韓亡。秦盡有鄭地。與大梁鄰。王以
 為安乎。王欲得故地。而今負強秦之禍也。王以為利乎。秦非無事之國也。
 韓亡之後。必且便事。便事。必就易與利。就易與利。必不伐楚與趙矣。是何
 也。夫越山踰河。絕韓之上黨。而攻強趙。則是復闕與之事也。秦必不為也。
 若道河內。倍鄴朝歌。絕漳滏之水。而以與趙兵決勝於邯鄲之郊。是受智
 伯之禍也。秦又不敢伐楚。道涉而谷。行三十里。而攻危隘之塞。劉作國所行者
 甚遠。而所攻者甚難。秦又弗為也。若道河外。背大梁。而右上蔡。召陵。以與
 楚兵決於陳郊。秦又不敢也。故曰。秦必不伐楚與趙矣。又不攻衛與齊矣。
 韓亡之後。兵出之日。非魏無攻矣。秦故有懷地。刑丘之城。塢津。而之以臨
 河內。河內之共汲。莫不危矣。秦有鄭地。得垣雍。決熒澤。而水大梁。大梁必
 亡矣。王之使者大過矣。乃惡安陵氏於秦。秦之欲許之久矣。然而秦之葉
 陽。昆陽。與舞陽。高陵。鄰。聽使者之惡也。隨安陵氏而欲亡之。秦繞舞陽之

北以東臨許。則南國必危矣。南國雖無危。則魏國豈得安哉。且夫憎韓。不受安陵氏。可也。夫不患秦之不愛南國。非也。異日者。秦乃在河西。晉國之去梁也。千里有餘。河山以蘭之。有周韓而聞之。從林軍以至於今。秦十攻魏。五入國中。邊城盡拔。文臺墮。垂都焚。林木伐。麋鹿盡。而國繼以圍。又長驅梁北。東至陶衛之郊。北至平闕。所亡乎秦者。山北河外。河內。大縣數百。名都數十。秦乃在河西。晉國之去大梁也。尚千里。而禍若是矣。又況於使秦無韓而有鄭地。無河山以蘭之。無周韓以聞之。去大梁百里。禍必百此矣。異日者。從之不成矣。劉作也楚魏疑。而韓不可得而約也。今韓受兵三年矣。秦撓之以講。韓知亡。猶弗聽。投質於趙。而請爲天下厲行頓刃。以臣之觀之。則楚趙必與之攻矣。此何也。則皆知秦之無窮也。非盡亡天下之兵。而臣海內之民。必不休矣。是故臣願以從事乎王。王速受楚趙之約。而挾韓魏之質。以存韓爲務。因求故地於韓。韓必效之。如此。則士民不勞而故地得。其功多於與秦共伐韓。然而無與強秦鄰之禍。夫存韓安魏。而利天下。此亦王之大時已。通韓之上黨於共莫。使道已通。因而關之。出入者賦之。是魏重質韓以其上黨也。共有其賦。足以富國。韓必德魏。愛魏。重魏。畏魏。韓必不敢反魏。韓是魏之縣也。魏得韓以爲縣。則衛。大梁。河外必安矣。今

不存韓。則二周必危。安陵必易。楚趙楚大破。衛齊甚畏。天下之西鄉而馳

秦。入朝爲臣之日不久。集本有矣字

葉陽君約魏。魏王將封其子。謂魏王曰。王嘗身濟漳。朝邯鄲。抱葛薛。會作薛陰

成以爲趙養邑。而趙無爲王有也。王能又封其子閭陽姑。會作姑衣乎。臣爲王

不取也。魏王乃止。

秦使趙攻魏。魏謂趙王曰。攻魏者。亡趙之始也。昔者。會作也晉人欲亡虞而伐

虢。伐虢者。亡虞之始也。故荀息以馬與璧假道於虞。宮之奇諫而不聽。卒

假晉道。晉人伐虢。反而取虞。故春秋書之以罪虞公。今國莫強於趙。而并

齊秦。王賢而有聲者相之。所以爲腹心之疾者。趙也。魏者。趙之虢也。趙者。

魏之虞也。聽秦而攻魏者。虞之爲也。願王之熟計之也。魏太子在楚。謂樓

子於鄢陵曰。公必且待齊楚之合也。以救皮氏。今齊楚之理。必不合矣。彼

翟子之所惡於國者。無公矣。其人皆欲合齊秦。外楚以輕公。公必謂齊王

曰。魏之受兵。非秦實首伐之也。楚惡魏之事王也。故勸秦攻魏。齊王故欲

伐楚。而又怒其不己善也。必令魏以地聽秦而爲和。以張子之強。有秦韓

之重。齊王惡之。而魏王不敢據也。今以齊秦之重。外楚以輕公。臣爲公患

之。鈞之出地。以爲和於秦也。豈若由楚乎。秦疾攻楚。楚還兵。魏王必懼公。

因寄汾北以予秦而爲和。合親以孤齊。秦楚重公。公必爲相矣。臣意秦王與樽里疾之欲之也。臣請爲公說之。乃請樽里子曰。攻皮氏。此王之首事也。而不能拔。天下且以此輕秦。且有皮氏。於以攻韓。魏利也。樽里子曰。吾已合魏矣。無所用之。對曰。臣願以鄙心意公。公無以爲罪。有皮氏。國之大利也。而以與魏。公終自以爲不能守也。故以與魏。今公會作攻之力有餘守之。何故而弗有也。樽里子曰。奈何。曰。魏王之所恃者。齊楚也。所用者。樓廩。翟強也。今齊王謂魏王曰。欲講攻於齊。王兵之辭也。是弗救矣。楚王怒於魏之不用樓子。而使翟強爲和也。怨顏已絕之矣。魏王之懼也。見亡。翟強欲合齊秦。外楚以輕樓廩。樓廩欲合秦楚。外齊以輕翟強。公不如按魏會作魏之。使人謂樓子曰。子能以汾北與我乎。請合於楚。外齊以重公也。此吾事也。樓子與楚王必疾矣。又謂翟子。子能以汾北與我乎。必爲合於齊。外於楚以重公也。翟強與齊王必疾矣。是公外得齊楚以爲用。內得樓廩。翟強以爲佐。何故不能有地於河東乎。

魏四第二十五

聞文獻書秦王曰。昔竊聞大王之謀出事於梁。謀恐不出於計矣。願大王之

熟計之也。梁者，山東之要也。有虵於此，擊其尾，其首救；擊其首，其尾救。擊其中身，首尾皆救。今梁王天下之中身也。秦攻梁者，是示天下要斷山東之脊也。是山東首尾皆救中身之時也。山東見亡，必恐，恐必大合。山東尚強，臣見秦之必大憂，可立而待也。臣竊爲大王計，不如南出，事於南方，其兵弱，天下必能救。地可廣大，會無大字國可富，兵可強，主可尊。王不聞湯之伐桀乎？試之弱密須氏，以爲武教，得密須氏，而湯之服桀矣。今秦國與山東爲讎，不先以弱爲武教，兵必大挫，國必大憂。秦果南攻藍田、鄢郢。

八年文謂魏王曰：昔曹恃齊而輕晉，齊伐釐莒，而晉人亡曹。繒恃齊以悍越齊和子亂，而越人亡繒。鄭恃魏以輕韓，伐榆關，而韓氏亡鄭。原恃秦翟以輕晉，秦翟年穀大凶，而晉人亡原。中山恃齊魏以輕趙，齊魏伐楚，而趙亡中山。此五國所以亡者，皆其所恃也。非獨此五國爲然而已也。天下之亡國皆然矣。夫國之所以不可恃者多，其變不可勝數也。或以政教不脩，上下不輯，而不可恃者；或有諸侯鄰國之虞，而不可恃者；或以年穀不登，穡積竭盡，而不可恃者；或化於利，比於患，臣以此知國之不可必恃也。今王恃楚之強，而信春申君之言，以是質秦，而久不可知，卽春申君有變，是王獨受秦患也。卽王有萬乘之國，而以一人心爲命也。臣以此爲不完。

願王之熟計之也。魏王問張旄曰：吾欲與秦攻韓，何如？張旄對曰：韓且坐而胥亡乎？且割而從天下乎？王曰：韓且割而從天下。張旄曰：韓怨魏乎？怨秦乎？王曰：怨魏。張旄曰：韓強秦乎？強魏乎？王曰：強秦。張旄曰：韓且割而從其所強，與所不怨乎？且割而從其所不強，與其所怨乎？王曰：韓將割而從其所強，與其所不怨。張旄曰：攻韓之事，王自知矣。

客謂司馬食其曰：慮久

劉無久字

以天下爲可一者，是不知天下者也。欲獨以魏

支秦者，是又不知魏者也。謂茲公不知此兩者，又不知茲公者也。然而茲公爲從，其說何也？從則茲公重，不從則茲公輕。茲公之處重也。不

一本添實以字

爲期，子何不疾？及三國方堅也，自賣於秦，秦必受子。不然，橫者將圖子以合於秦，是取子之資，而以資子之讎也。

魏秦

劉作秦魏

伐楚。魏王不欲，樓緩謂魏王曰：王不與秦攻楚，楚且與秦攻王。王

不如令秦楚戰，王交制之也。

穰侯攻大梁，乘北郢。魏王且從，謂穰侯曰：君攻楚，得宛穰以廣陶，攻齊，得剛博以廣陶，得許、鄢陵以廣陶，秦王不問者，何也？以大梁之未亡也。今日大梁亡，許、鄢陵必議，議則君必窮，爲君計者，勿攻便。

白珪

劉作圭

謂新城君曰：夜行者能無劉作不爲姦，不能禁狗使無吠己也。故臣

能無議君於王。不能禁人議臣於君也。

秦攻韓之管。魏王發兵救之。昭忌曰。夫秦強國也。而韓魏壤梁。劉作秦不出攻

則已。若出攻。非於韓也。必魏也。今幸而會孫於韓。此魏之福也。王若救之。夫

解攻者。必韓之管也。致攻者。必魏之梁也。魏王不聽。曰。若不因劉無救韓。韓

怨魏。西合於秦。秦韓爲一。則魏危。遂救之。秦果釋管而攻魏。魏王大恐。謂

昭忌曰。不用子之計而禍至。爲之奈何。昭忌乃爲之見秦王曰。臣聞明主

之聽也。不以挾私爲政。是參行也。願大王無攻魏。聽臣也。秦王曰。何也。昭

忌曰。山東之從。時合時離。何也哉。秦王曰。不識也。曰。天下之合也。以王之

不必也。其離也。以王之必也。今攻韓之管。國危矣。未卒而移兵於梁。合天

下之從。無精於此者矣。以爲秦之求索。必不可支也。故爲王計者。不如齊

趙。秦已制趙。則燕不敢不事秦。荆齊不能獨從。天下爭敵於秦。則弱矣。秦

王乃止。

秦趙構難而戰。謂魏王曰。不如齊趙而構之。秦王不構趙。趙不以毀構矣。

而構之。秦趙必復鬪。必重魏。是并制秦趙之事也。王欲焉而收齊趙攻荆

欲焉而收荆趙攻齊。欲王之東長之待會作之也。

長平之役。平都君說魏王曰。王胡不爲從。魏王曰。秦許吾以垣雍。平都君

長平之役。平都君說魏王曰。王胡不爲從。魏王曰。秦許吾以垣雍。平都君

曰。臣以垣雍爲空割也。魏王曰。何謂也。平都君曰。秦趙久相持於長平之

下而無

一本無大字

決。天下合於秦。則無趙。合於趙。則無秦。秦恐王之變也。故以

垣雍餌王也。秦戰勝趙。王敢責垣雍之割乎。王曰。不敢。秦戰不勝趙。王能

令韓出垣雍之割乎。王曰。不能。臣故曰。垣雍空割也。魏王曰。善。

樓梧一作

一本無

約秦魏。將令秦王遇於境。謂魏王曰。遇而無相。秦必置相。不聽之。

且遇於秦。而相秦者。是無齊也。秦必輕王之強矣。有齊者。不若相之。齊必喜。是以有雍者與秦遇。秦必重王矣。

芮宋欲絕秦趙之交。故令魏氏收秦太后之養地。秦王於秦。芮宋謂秦王曰。魏委國於王。而王不受。故委國於趙也。李郝謂臣曰。子言無秦。而養秦太后以地。是欺我也。故敝邑收之。秦王怒。遂絕趙也。爲魏謂楚王曰。索攻魏於秦。秦必不聽王矣。是智困於秦。而交疏於魏也。楚魏有怨。則秦重矣。故王不如順天下。遂伐齊。與魏便地。兵不傷。交不變。所欲必得矣。

管鼻之令翟強與秦事。謂魏王曰。鼻之與強。猶晉人之與楚人也。晉人見楚人之急。帶劍而緩之。楚人惡其緩而急之。令鼻之入秦之傳舍。舍不足以舍之。強之入無蔽於秦者。強。王貴臣也。而秦若此。其甚安可。成陽君欲

韓魏聽秦。魏王弗利。白圭謂魏王曰。王不如陰侯一作使人說成陽君曰。君入秦。秦必留君。而以多割於韓矣。韓不聽秦。必留君而伐韓矣。故君不如安行求質於秦。成陽君必不入秦。秦韓不敢合。則王重矣。

秦拔寧邑。魏王令之謂秦王曰。王歸寧邑。吾請先天下構魏。魏王曰。王無聽。魏王見天下之不足恃也。故欲先構。夫亡寧者。宜割二寧以求構。夫得寧者。安能歸寧乎。

秦罷邯鄲。攻魏。取寧邑。吳慶恐魏王之構於秦也。謂魏王曰。秦之會無之字攻王也。王知其故乎。天下皆曰。王近也。王不近秦。秦之所去。皆曰。王弱也。王不弱。二周。秦人去邯鄲。過二周而攻王者。以王爲易制也。王亦知弱之召攻乎。

魏王欲攻邯鄲。季梁聞之。中道而反。衣焦不申。頭塵不去。往見王曰。今者臣來。見人於大行。方北面而持其駕。告臣曰。我欲之楚。臣曰。君之楚。將奚爲北面。曰。吾馬良。臣曰。馬雖良。此非楚之路也。曰。吾用多。用資也臣曰。用雖多。此非楚之路也。曰。吾御者善。此數者愈善。而離楚愈遠耳。今王動欲成霸王舉。欲信於天下。恃王國之大。兵之精銳。而攻邯鄲以廣地尊名。王之動愈數。而離王愈遠耳。猶至楚而北行也。

周尙謂宮他曰。子爲尙謂齊王曰。尙願爲外臣。令齊資我於魏。宮他曰。不可。是示齊輕也。夫齊不以無魏者。以害有魏者。故公不如示有魏。公曰。王之所求於魏者。臣請以魏聽。齊必資公矣。是公有齊。以齊有魏也。

周取善齊。翟強善楚。二子者欲傷張儀於魏。張子聞之。因使其人爲見者。齎夫聞。見者因無敢傷張子。

周取入齊。秦王怒。令姚賈讓魏王。魏王爲之謂秦王曰。魏之所以爲王通天下者。以周取也。今周取遁寡人入齊。齊無通一本係於天下矣。敝邑之事王。亦無齊累矣。大國欲急兵。則趣趙而已。

秦魏爲與國。相與同稱。稱之國也。齊楚約而欲攻魏。魏使人求救於秦。冠蓋相望。秦救

不出。魏人有唐且者。年九十餘。謂魏王曰。老臣請出西說秦。令兵先臣出可乎。魏王曰。敬諾。遂約車而遣之。唐且見秦王。秦王曰。丈人芒然。乃遠至此。甚苦矣。魏來求救數矣。寡人知魏之急矣。唐且對曰。大王已知魏之急。而救不至者。是大王籌策之臣無任矣。任能也。且夫魏一萬乘之國。稱東藩。受冠帶。祠春秋者。以爲秦之強。足以爲與也。今齊楚之兵。已在魏郊矣。大王

之救不至。魏急。則且割地而約齊楚。王雖欲救之。豈有及哉。是亡一萬乘之魏。而強二敵之齊楚也。竊以爲大王籌策之臣無任矣。秦王喟然愁悟。

遽一作途發兵。日夜赴魏。齊楚聞之。乃引兵而去。魏氏復全。唐且之說也。

信陵君殺晉鄙。救邯鄲。破秦人。存趙國。趙王自郊迎。唐且謂信陵君曰。臣聞之曰。事有不可知者。有不可不知者。有不可忘者。有不可不忘者。信陵君曰。何謂也。對曰。人之憎我也。不可不知也。吾憎人也。不可得而知也。人之有德於我也。不可忘也。吾有德於人也。不可不忘也。今君殺晉鄙。救邯鄲。破秦人。存趙國。此大德也。今趙王自郊迎。卒然見趙王。臣願君之忘之也。信陵君曰。無忌謹受教。

魏攻管而不下。安陵人縮高。其子為管守。信陵君使人謂安陵君曰。君

無君字其遣縮高。吾將仕之以五大夫。使為持節尉。安陵君曰。安陵小國也。不

能必使其民。使者自往。請使道使一本添吏字者至縮高之所。復信陵君之命。縮

高曰。君之幸高也。將使高攻管也。夫以一本無以字父攻子守。人大笑也。是臣而

下。是倍主也。父教子倍。亦非君之所喜也。敢再拜辭。使者以報信陵君。信

陵君大怒。遣大使之安陵曰。安陵之地。亦猶魏也。今吾攻管而不下。則秦

兵及我。社稷必危矣。願君之生束縮高而致之。若君弗致也。無忌將發十

萬之師。以造安陵之城。安陵君曰。吾先君成侯。受詔襄王以守此地也。手

受大府之憲。憲之上篇曰。子弑父。臣弑君。有常不赦。國雖大赦。降城亡子。

不得與焉。今縮高謹解大位。以全父子之義。而君曰。必生致之。是使我負
裏王詔。而廢大府之憲也。雖死終不敢行。縮高聞之曰。信陵君爲人悍而
自用也。此辭反。必爲國禍。吾已全己。一本作無己。一本作爲人臣之義矣。豈可使吾君
有魏患也。乃之使者之舍。劓頸而死。信陵君聞縮高死。素服縞素。辟舍。使
使者謝安陵君曰。無忌小人也。困於思慮。失言於君。敢再拜釋罪。

魏王與龍陽君共船而釣。龍陽君得十餘魚而涕下。王曰。有所不安乎。如
是。何不相告也。對曰。臣無敢不安也。王曰。然則何爲涕出。曰。臣爲王之所
得魚也。王曰。何謂也。對曰。臣之始得魚也。臣甚喜。後得又益大。今臣直欲
棄臣前之所得矣。今以臣凶惡。而得爲王拂枕席。今臣爵至人君。走人於
庭。辟人於途。四海之內。一本添美人亦甚多矣。聞臣之得幸於王也。必褰裳

而趨王。臣亦猶曩臣之前所得魚也。臣亦將棄矣。臣安能無涕出乎。魏王
曰。誤。有是心也。何不相告也。於是布令於四境之內。曰。有敢言美人者。族。
由是觀之。近習之人。其擊諂也固矣。其自纂繁也完矣。謂輔今由千里之外。
欲進美人。所效者庸必得幸乎。假之得幸。庸必爲我用乎。而近習之人。相
與怨我。見有福。未見有福。見有怨。未見有德。非用知之術也。

秦攻魏急。或謂魏王曰。棄之不如用之之易也。死之不如棄之之易也。能

棄之弗能用之。

一本無之字

能死之弗能棄之。

劉無之字

此人之大過也。今王亡地數

百里。亡城數十。而國患不解。是王棄之非用之也。今秦之強也。天下無敵。

而魏之弱也甚。而王以是質秦。王又能死而弗能棄之。

一本作世字

此重過也。今

王能用臣之計。虧地不足以傷國。卑體不足以苦身。解患而怨報秦。自四

境之內。執法以下。至於長戟者。故畢曰。與嫪氏乎。與呂氏乎。雖至於門閭

之下。廊廟之上。猶之如是也。今王割地以賂秦。以爲嫪毒功。卑體以尊秦。

以因嫪毒。王以國贊嫪毒。以嫪毒勝矣。王以國贊嫪氏。太后之德王也。深

於骨髓。王之交最爲天下上矣。秦魏百相交也。百相欺也。今由嫪氏善秦。

而交爲天下上。天下孰不棄呂氏而從嫪氏。

一作合

天下必合。呂氏而從嫪氏。

則王之怨報矣。

秦王使人謂安陵君曰。寡人欲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安陵君其許寡人。

安陵君曰。大王加惠。以大易小。甚善。雖然。受地於先生。願終守之。弗敢易。

秦王不說。安陵君因使唐且使於秦。秦王謂唐且曰。寡人以五百里之地

易安陵。安陵君不聽寡人。何也。且秦滅韓亡魏。而君以五十里之地存者。

以君爲長者。故不錯意也。今吾以十倍之地。請廣於君。而君逆寡人者。輕

寡人。與唐且對曰。否。非若是也。安陵君受地於先生。而守之。雖千里不敢

易也。豈直五百里哉。秦王佛然怒。謂唐且曰。公亦嘗聞天子之怒乎。唐且對曰。臣未嘗聞也。秦王曰。天子之怒。伏屍百萬。流血千里。唐且曰。大王嘗聞布衣之怒乎。秦王曰。布衣之怒。亦免冠徒跣。以頭搶地爾。唐且曰。此庸夫之怒也。非士之怒也。夫專諸之刺王僚也。彗星襲月。聶政之刺韓傀也。白虹貫日。要離之刺慶忌也。倉鷹擊於殿上。此三子者。皆布衣之士也。懷怒未發。休祿降於天。會劉作休。烈隆於天。與臣而將四矣。若士必怒。伏屍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縞素。今日是也。挺劍而起。秦王色撓。長跪而謝之。曰。先生坐。何至於此。寡人諫矣。夫韓魏滅亡。而安陵以五十里之地存者。徒以有先生也。

韓一第二十六

自此卷復有錢本

三晉已破智氏。將分其地。段規謂韓王曰。分地必取成臯。韓王曰。成臯。石榴之地也。寡人無所用之。段規曰。不然。臣聞一里之厚。而動千里之權者。地利也。萬人之衆。而破三軍者。不意也。王用臣言。則韓必取鄭矣。王曰。善。果取成臯。至韓之取鄭也。果從成臯始。大成午從趙來。謂申不害於韓曰。子以韓重我於趙。請以趙童子於韓。是子有兩韓。而我有兩趙也。魏之圍邯鄲也。申不害始合於韓王。然未知王之所欲也。恐言而未必中。

於王也。王問申子曰：「吾誰與而可？」對曰：「此安危之要，國家之大事也。臣請深惟而苦思之。」乃微謂趙卓。韓鼂曰：「子皆國之辯士也。夫爲人臣者，言可必用，盡忠而已矣。」二人各進議於王以事。申子微視王之所說，以言於王。王大說之。

申子請仕其從兄官。昭侯不許也。申子有怨色。昭侯曰：「非所謂劉無謂字學於子者也。聽子之謁，而廢子之道乎？又亡其行子之術，而廢子之謁乎？子嘗教寡人循功勞，視次第。今有所求，此我將奚聽乎？」申子乃辟舍請罪曰：「君真其人也。」

蘇秦爲楚合從。說韓王曰：「韓北有鞏洛成臯之固，西有宜陽常阪之塞，東有宛穰洧水，南有涇山，地方千里，帶甲數十萬，天下之強弓勁弩，皆自韓出。谿子少府時力距來，皆射六百步之外。韓卒超劉作貼足而射，百發不暇止。遠者達賀，近者掩心。韓卒之劍戟，皆出於冥山棠谿墨陽合伯會無伯字。鄧師宛馮，龍淵大阿，皆陸斷馬牛，水擊鷁鴈，當敵卽斬。堅甲盾鞬，整鐵幕，革扶沃芮，無不畢具。以韓卒之勇，被堅甲，蹶勁弩，帶利劍，一人當百，不足言也。夫以韓之勁，與大王之賢，乃欲西面事秦，稱東藩，築帝宮，受冠帶，祠春秋，交臂而服焉。夫羞社稷而爲天下笑，無過此者矣。是故願大王之熟計

之也。大王事秦，秦必求宜陽、成臯。今茲效之，明年又益求割地。與之，即無地以給之。不與，則棄前功而後更受其禍。且夫大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夫以有盡之地，而逆無已之求，此所謂市怨而買禍者也。不戰而地已削矣。臣聞鄙語曰：寧為雞口，無為牛後。續云：顏氏家訓引作寧為雞尸，不為牛後。今大王西面交臂而臣事秦，何以異於牛後乎？夫以大王之賢，挾強韓之兵，而有牛後之名，臣竊為大王羞之。韓王忿然作色，攘臂按劍，仰天太息曰：寡人雖死，必不能事秦。今主君以楚王之教詔之，敬奉社稷以從。

張儀為秦連橫，說韓王曰：韓地險惡，山居五穀所生，非麥而豆。史記後語作非菽而麥。民

之所食，大抵豆飯。續云：古語只稱菽，漢以後方呼豆。史記飯菽後語菽飯。藿羹一歲不收，民不饜糟糠。地方不

滿九百里，無二歲之所食。料大王之卒，悉之不過三十萬，而廝徒負養在

其中矣。為除守微亭、鄣塞，見卒不過二十萬而已矣。秦帶甲百餘萬，車千

乘，騎萬匹，虎擊之士，跣跣科頭，貫頤奮戟者，至不可勝計也。秦馬之良，戎

兵之衆，探前跌後，蹄間二尋。會孫騰者二字。者不可稱數也。山東之卒，被甲冒胄以

會戰，秦人捐甲徒裨以趨敵。左挈人頭，右挾生虜。夫秦卒之與山東之卒

也，猶孟賁之與怯夫也。以重力相壓，猶烏獲之與嬰兒也。夫戰孟賁、烏獲

之士，以攻不服之弱國，無以異於墮千鈞之重，集於烏卵之上，必無幸矣。

諸侯不料兵之弱。食之寡。而聽從人之甘言好辭。比周以相飾也。皆言曰。聽吾計。則可以強霸天下。夫不顧社稷之長利。而聽須臾之說。註誤。人主者。無過於此者矣。大王不事秦。秦下甲據宜陽。斷絕韓之上地。東取成臯。宜陽。則鴻臺之宮。桑林之苑。非王之有已。夫塞成臯。絕上地。則王之國分矣。先事秦。則安矣。不事秦。則危矣。夫造禍而求福。計淺而怨深。逆秦而順楚。雖欲無亡。不可得也。故為大王計。莫如事秦。秦之所欲。莫如弱楚。而能弱楚者。莫如韓。非以韓能強於楚也。其地勢然也。今王西面而事秦。以攻楚。為敵邑。秦王必喜。夫攻楚而私其地。轉禍而說秦。計無便於此者也。是故秦王使使臣。獻書大王御史。須以決事。韓王曰。客幸而教之。請比郡縣。築帝宮。祠春秋。稱東藩。效宜陽。宣一作王謂摎留曰。吾欲兩用公仲公叔。其可乎。對曰。不可。晉用六卿而國分。簡公用田成。監止。而簡公弒。魏兩兩字無用犀首。張儀。而西河之外亡。今王兩用之。其多力者。內樹其黨。其寡力者。籍外權。羣臣或內樹其黨。以擅其主。或外為交。以裂其地。則王之國必危矣。張儀謂齊王曰。王不如資韓朋。與之逐張儀於魏。魏因相犀首。因以齊魏廢韓朋。而相公叔。以伐秦。公仲聞之。必不入於齊。據公於魏。是公無患。楚昭獻相韓。秦且攻韓。韓廢昭獻。昭獻令人謂公叔曰。不如貴昭。一本無昭字獻

以固楚。秦必曰楚韓合矣。

秦攻陘。韓會無韓字使人馳南陽之地。秦已馳。又攻陘。韓因割南陽之地。秦受地。

又攻陘。陳軫謂秦王曰。國形不便。故馳交不親。故割。今割矣。而交不親。馳矣。而兵不止。臣恐山東之無以馳。割事王者矣。且王求百金於三川。而不可得。求千金於韓。一旦而具。今王攻韓。是絕上交。而固私府也。竊爲王弗取也。

五國約而攻秦。楚王爲從長。不能傷秦。兵罷而留於成臯。魏順謂市丘君曰。五國罷。必攻市丘。以償兵費。君資臣。臣請爲君止天下之攻市丘。市丘君曰。善。因遣之。魏順南見楚王曰。王約五國而西伐秦。不能傷秦。天下且以是輕王而重秦。故王胡不卜交乎。楚王曰。奈何。魏順曰。天下罷。必攻市丘。以償兵費。王令之勿攻市丘。五國重王。且聽王之言而不攻市丘。不重王。且反王之言而攻市丘。然則王之輕重必明矣。故楚王卜交而市丘在。鄭疆載八百金入秦。請以伐韓。冷向謂鄭疆曰。公以八百金。請伐人之與國。秦必不聽。公不如令秦王疑公叔。鄭疆曰。何如。曰。公叔之攻楚也。以幾瑟之存焉。故言先楚也。今已令楚王奉幾瑟以車百乘。居陽翟。令昭獻轉而與之處。旬有餘。彼已覺。而幾瑟。公叔之讎也。而昭獻。公叔之人也。秦

王聞之。必疑公叔為楚也。

鄭疆之走張儀於秦。曰：儀之使者必之楚矣。故謂大宰曰：公留儀之使者。疆請西圖儀於秦。故因而作一本請秦王曰：張儀使人致上庸之地。故使使臣再拜謁秦王。秦王怒。張儀走。

宜陽之役。揚達謂公孫顯曰：請為公以五萬攻西周。得之。是以九鼎印續劉作印。甘茂也。不然。秦攻西周。天下惡之。其救韓必疾。則茂事敗矣。

秦圍宜陽。游騰謂公仲曰：公何不與趙蘭。離石祁。以質許地。則樓緩必敗矣。收韓趙之兵。以臨魏。樓鼻必敗矣。韓為一。一本作韓趙為一魏必倍秦。甘茂必敗

矣。以成陽資翟強於齊。楚必敗之。須秦必敗。秦失魏。宜陽必不拔矣。公仲以宜陽之故。仇甘茂。其後秦歸武遂於韓。已而秦王固疑甘茂之。以武遂解於公仲也。杜赫為公仲謂秦王曰：明也。願因茂以事王。秦王大怒於甘茂。故博里疾大說杜聊。

秦韓戰於濁澤。韓氏急。公仲明謂韓王曰：與國不可恃。今秦之心欲伐楚。王不如因張儀為和於秦。賂之以一名都。與之伐楚。此以一易二之計也。韓王曰：善。乃微公仲之行。將西講於秦。楚王聞之大恐。召陳軫而告之。陳軫曰：秦之欲伐我久矣。今又得韓之名都一而具甲。秦韓并兵南鄉。此秦

所以廟祠而求也。今已得之矣。楚國必伐矣。王聽臣爲之傲四境之內。選師言救韓。令戰車滿道路。發信臣。多其車。重其幣。使信王之救己也。縱韓爲不能聽我。韓必德王也。必不爲厲行以來。是秦韓不和。兵雖至。楚國不大病矣。爲能聽我。絕和於秦。秦必大怒。以厚怨於韓。韓得楚救。必輕秦。輕秦。其應秦必不敬。是我困秦韓之兵。而免楚國之患也。楚王大說。乃傲四境之內。選師言救韓。發信臣。多其車。重其幣。謂韓王曰。弊邑雖小。已悉起之矣。願大國遂肆意於秦。弊邑將以楚殉韓。韓王大說。乃止公仲。公仲曰。不可。夫以實告_{一作}我者。秦也。以虛名救我者。楚也。恃楚之虛名。輕絕強秦之敵。必爲天下笑矣。且楚韓非兄弟之國也。又非素約而謀伐秦矣。_{劉作秦也。}欲伐楚。楚因以起師言救韓。此必陳軫之謀也。且王以使人報於秦矣。今弗行。是欺秦也。夫輕強秦之禍。而信楚之謀臣。王必悔之矣。韓王弗聽。遂絕和於秦。秦果大怒。與師與韓氏戰於岸門。楚救不至。韓氏大敗。韓氏之兵。非削弱也。民非蒙愚也。兵爲秦禽。智爲楚笑。過聽於陳軫。失計於韓明也。

顏率見公仲。公仲不見。顏率謂公仲之謁者曰。公仲必以率爲陽_{劉作傷}也。故不見率也。公仲好內。率曰好士。仲齎於財。率曰散施。公仲無行。率曰好義。

自今以來。率且正言之而已矣。公仲之謁者。以告公仲。公仲遽起而見之。韓公仲謂向壽曰。禽困覆車。公破韓。辱公仲。公仲收國復事秦。自以爲必可以封。今公與楚解中。封小令尹以桂陽。秦楚合。復攻韓。韓必亡。公仲躬率其私徒以鬪於秦。願公之熟計之也。向壽曰。吾合秦楚。非以當韓也。子爲我謁之。公仲曰。秦韓之交可合也。對曰。願有復於公。諺曰。貴其所以貴者貴。今王之愛習公也。不如公孫郝。其知能公也。不如甘茂。今二人者。皆不得親於事矣。而公獨與王。主斷於國者。彼有以失之也。公孫郝黨於韓。而甘茂黨於魏。故王不信也。今秦楚爭強。而公黨於楚。是與公孫郝甘茂同道也。公何以異之。人皆言楚之多劉作多舊作若變也。而公必之。是自爲貴也。公不如與王謀其變也。善韓以備之。若此。則無禍矣。韓氏先以國從公孫郝。而後委國於甘茂。是韓公之讎也。今公言善韓以備楚。是外舉不辟讎也。向壽曰。吾甚欲韓合。對曰。甘茂許公仲以武遂。反宜陽之民。今公徒令收之甚難。向子曰。然則奈何。武遂終不可得已。對曰。公何不以秦爲韓求穎川於楚。此乃韓之寄地也。公求而得之。是令行於楚。而以其地德韓也。公求而弗得。是韓楚之怨不解。而交走秦也。秦楚爭強。而公過楚以攻韓。此利於秦。向子曰。奈何。對曰。此善事也。甘茂欲以魏取齊。公孫郝欲以韓取

齊。今公取宜陽以爲功。收楚韓以安之。而誅齊魏之罪。是以公孫郝甘茂之無事也。

或錢有或字謂公仲曰。聽者聽國。非必聽實也。故先王聽諺言於市。願公之聽臣

言也。公求中立於秦。而弗能得也。善公孫郝以難甘茂。勸齊兵以勸止魏。

楚趙皆公之讎也。臣恐國之以此爲患也。願公之復求中立於秦也。公仲

曰。奈何。對曰。秦王以公孫郝爲黨於公。而弗之聽。甘茂不善於公。而弗爲

公言。公何不因行願以與秦王語。行願之爲秦王臣也。公臣請爲公謂秦

王曰。齊魏合與離。於秦孰利。齊魏別與合。於秦孰強。秦王必曰。齊魏離。則

秦重。合則秦輕。齊魏別。則秦強。合則秦弱。臣卽曰。今王聽公孫郝。以韓秦

之兵應齊而攻魏。魏不敢戰。歸地而合於齊。是秦輕也。臣以公孫郝爲不

忠。今王聽甘茂。以韓秦之兵據魏而攻齊。齊不敢戰。不求割地而合於魏。

是秦輕也。臣以甘茂爲不忠。故王不如令韓中立以攻齊。齊王言救魏以

勁之。齊魏不能相聽。久離兵史。王欲。則信公孫郝於齊。爲韓取南陽。易穀

川以歸。此惠王之願也。王欲。則信甘茂於魏。以韓秦之兵。據魏以會一作

郟郟齊。此武王之願也。臣以爲令韓劉無中立以勁齊。最秦之大急也。公孫

郝黨於齊而不肯言。甘茂薄而不敢謁也。此二人王之患也。願王之熟

計之也。

韓公仲相。齊楚之交善。秦秦魏遇。且以善齊而絕齊乎。楚王使景鯉之秦。鯉與於秦魏之遇。楚王怒景鯉。恐齊以楚遇。爲有陰於秦魏也。且罪景鯉。爲謂楚王曰。臣賀鯉之與於遇也。秦魏之遇也。將以合齊秦而絕齊。劉作和於楚也。今鯉與於遇。齊無以信魏之合己於秦而攻於楚也。齊又畏楚之有陰於秦魏也。必重楚。故鯉之與於遇。王之資也。今鯉不與於遇。魏之絕齊於楚明矣。齊楚信之。必輕王。故王不如無罪。景鯉以視齊於有秦魏。齊必重楚。而且疑秦魏於齊。王曰。諾。因不罪而益其列。

王曰。向也子曰。天下無道。今也子曰。乃且攻燕者。何也。對曰。今謂馬多力則有矣。若曰勝于鈞。則不然者。何也。夫于鈞。非馬之任也。今謂楚強大則有矣。若夫越趙魏而鬪兵於燕。則豈楚之任也哉。且非楚之任。而楚爲之。是弊楚也。強楚弊楚。其於王孰便也。

或謂魏王。王傲

錢無微字

四疆之內。其從於王者。十日之內。備不具者死。王因取

其游之舟上擊之。臣爲王之楚。王肯臣反乃行。春申君聞之。謂使者曰。子爲我反。無見王矣。十日之內。數萬之衆。今涉魏境。秦使聞之。以告秦王。秦王謂魏王曰。大國有意。必來以是而足矣。

觀一作魏鞅謂春申曰。人皆以楚爲強。而君用之弱。其於鞅也不然。先君者。二十餘年。未嘗見攻。今秦欲隄兵於涇隘之塞。不使假道兩周。倍韓以攻楚。不可。今則不然。魏且日暮亡矣。不能愛其許。鄢陵與梧。割以予秦。去百六十里。臣之所見者。秦楚鬪之日也已。

公仲數不信於諸侯。諸侯錮之。南委國於楚。楚王弗聽。蘇代爲劉孫謂字楚王曰。不若聽而備於其反也。明之反也。常仗趙而畔楚。仗齊而畔秦。今四國錮之。而無所入矣。亦甚患之。此方其爲尾生之時也。

韓二第二十七

楚圍雍氏五月。韓令使者求救於秦。冠蓋相望也。秦師不下殺。韓又令尙靳使秦。謂秦王曰。韓之於秦也。居爲隱蔽。出爲厲行。今韓已病矣。秦師不下殺。臣聞之。脣揭者其齒寒。願大王之熟計之。宣太后曰。使者來者衆矣。獨尙子之言是。召尙子入。宣太后謂尙子曰。妾事先王也。先王以其嬖加妾之身。妾困不疲。錢劉本作支也。盡置其身妾之上。而妾弗重也。何也。以其少有利焉。今佐韓。兵不衆。糧不多。則不足以救韓。夫救韓之危。日費千金。獨不可使妾少有利焉。尙靳歸。書報韓王。韓王遣張翠。張翠稱病。日行一縣。張

羣至。甘茂曰：韓急矣。先生病而來。張羣曰：韓未急也。且急矣。甘茂曰：秦重圍知錢改王之也。韓之急緩莫不知。今先生言不急可乎。張羣曰：韓急則折而入於楚矣。臣安敢來。甘茂曰：先生毋復言也。甘茂入言秦王曰：公仲柄得秦師。故敢捍楚。今雍氏圍。而秦師不下。殺是無韓也。公仲且抑首而不朝。公叔且以國南合於楚。楚韓爲一。魏氏不敢不聽。是楚以三國謀秦也。如此。則伐秦之形成矣。不識坐而待伐。孰與伐人之利。秦王曰：善。果下師於殺以救韓。

楚圍雍氏。韓令冷向借救於秦。秦爲發使公孫昧入韓。公仲曰：子以秦爲將救韓乎。其不乎。對曰：秦王之言曰：請道於南鄭藍田。以入攻楚。出兵於三川以待公。殆不合軍於南鄭矣。公仲曰：奈何。對曰：秦王必祖張儀之故謀。楚威王攻梁。張儀謂秦王曰：與楚攻梁。魏折而入於楚。韓固其與國也。是秦孤也。故不如出兵以勁魏。於是攻皮氏。魏氏勁。威王怒。楚與魏大戰。秦取西河之外以歸。今也。其將揚言救韓。而陰善楚。公恃秦而勁。必輕與楚戰。楚陰得秦之不用也。必易與公相支也。公戰勝楚。遂與公乘楚。易三川而歸。公戰不勝楚。塞三川而守之。公不能救也。臣甚惡其事。司馬康三反之郢矣。甘茂與昭獻遇於境。其言曰：收璽。其實猶有約也。公仲恐曰：然

則奈何。對曰。公必先韓而後秦。先身而後張儀。以劉去公不如亟以國合於齊楚。秦必委國於公以解伐。是公之所以外者儀而已。其實猶之不失秦也。

公仲爲韓魏易地。公叔爭之而不聽。且亡。史惕謂公叔曰。公亡則易必可成矣。公無辭以後錢劉一反。且示天下輕公。公不若順之。夫韓魏易地於上。則

害於趙。魏地易於下。則害於楚。公不如告楚。趙楚惡之。趙聞之。起兵臨牟陽。楚聞之。發兵臨方城。而易必敗矣。儲宣之教韓王取秦。曰。爲公叔具車百乘。言之楚。易三川。因令公仲謂秦王曰。三川之言曰。秦王必取我。韓王之心不可解矣。王何不試以襄子爲質於韓。令韓王知王之不取三川也。因以出襄子而德太子。

襄陵之役。畢長謂公叔曰。請毋用兵。而楚魏皆德公之國矣。夫楚欲置公子高。必以兵臨魏。公何不令人說昭子曰。戰未必勝。請爲子起兵以之。魏子有辭以毋戰。於是以太子扁昭揚。梁王皆德公矣。

公叔使馮君於秦。恐留。教陽向說秦王曰。留馮君以善韓臣。集錢劉非上知也。主君不如善馮君而資之以秦。馮君廣王而不聽公叔。以與太子爭。則王澤布而害於韓矣。

謂公叔曰。公欲得武遂於秦。而不患楚之能揚河外也。公不如令人恐楚王。而令人爲公求武遂於秦。謂楚王曰。發重使爲韓求武遂於秦。秦王聽。是令得行於萬乘之主也。韓得武遂以恨秦。毋秦患而得楚。韓。楚之縣而已。秦不聽。是秦韓之怨深而交楚也。

謂公叔曰。乘舟。舟漏而弗塞。則舟沉矣。塞漏舟。而輕陽侯之波。則舟覆矣。今公自以辯於薛公。而輕秦。是塞漏舟。而輕陽侯之波也。願公之察也。

齊令周最使鄭。立韓擾而廢公叔。語曰。怒於室者色於市。今公叔怨齊。無奈何也。令我使鄭立韓擾。而廢公叔。語曰。怒於室者色於市。今公叔怨齊。無奈何也。必周君而深怨我矣。史舍曰。公行矣。請令公叔必重公。周最行至鄭。公叔大怒。史舍入見曰。周最固不欲來。使臣竊強之。周最不欲來。以爲公也。臣之強之也。亦以爲公也。公叔曰。請聞其說。對曰。齊大夫諸子有犬。犬猛不可叱。叱之必噬人。客有請叱之者。疾視而徐叱之。犬不動。復叱之。犬遂無噬人之心。今周最固得事足下。而以不得已之故來使。彼將禮陳其辭。而緩其言。鄭王必以齊王爲不急。必不許也。今周最不來。他人必來。來使者無交於公。而欲德於韓擾。其使之必疾。言之必急。則鄭王必許之矣。公叔曰。善。遂重周最。王果不許韓擾。韓公叔與幾瑟爭國。鄭強。爲楚王使於韓。備

劉改補作矯

以新城。陽人合世子以與公叔爭國。楚怒將罪之。鄭疆曰：臣之矯與之，以爲國也。臣曰：世子得新城，陽人以與公叔爭國，而得全，魏必急韓氏。韓氏急，必縣命於楚。又何新城？陽人敢索，若戰而不勝，走而不死，今且以至。又安敢言地？楚王曰：善，乃弗罪。

韓公叔與幾瑟爭國。中庶子強謂太子曰：不若及齊師未入，急擊公叔。太子曰：不可。戰之於國中，必分。對曰：事不成，身必危，尙何足以圖國之會作全尙之爲。太子弗聽。齊師果入，太子出走。

齊明謂公叔曰：齊逐幾瑟，楚善之。今楚欲善齊甚，公何不令齊王謂楚王：王爲我逐幾瑟以窮之。楚聽，是齊楚合，而幾瑟走也。楚王不聽，是有陰於韓也。

公叔將殺幾瑟也。謂公叔曰：太子之重公也，畏幾瑟也。今幾瑟死，太子無患，必輕公。韓大夫見王老，冀太子之用事也，固欲事之。太子外無幾瑟之患，而內收諸大夫以自輔也，公必輕矣。不如無殺幾瑟，以恐太子。太子必終身重公矣。

公叔且殺幾瑟也。宋赫爲謂公叔曰：幾瑟之能爲亂也，內得父兄，而外得秦楚也。今公殺之，太子無患，必輕公。韓大夫知王之老，而太子定必陰事

之。秦楚若無韓，必陰事伯嬰。伯嬰亦幾瑟也。公不如勿殺伯嬰，恐必保於公。韓大夫不能必其不入也，必不敢輔伯嬰以爲亂。秦楚挾幾瑟以塞伯嬰，伯嬰外無秦楚之權，內無父兄之衆，必不能爲亂矣。此便於公。

謂新城君曰：公叔伯嬰恐秦楚之內幾瑟也。公何不爲韓求質子於楚？楚王聽而入質子於韓，則公叔伯嬰必知秦楚之不以幾瑟爲事也。必以韓合於秦楚矣。秦楚挾韓以窘魏，魏氏不敢東，是齊孤也。公又令秦求質子於楚，楚不聽，則怨結於韓。韓挾齊魏以盱楚，楚王必重公矣。公挾秦楚之重，以積德於韓，則公叔伯嬰必以國事公矣。

胡衍之出幾瑟於楚也，敎公仲謂魏王曰：太子在楚，韓不敢離楚也。公何不試奉公子咎而爲之請太子？因令人謂楚王曰：韓立公子咎而棄幾瑟，是王抱虛質也。王不如亟歸幾瑟，幾瑟入，必以韓權報讎於魏，而德王矣。幾瑟亡之楚，楚將收秦而復之，謂芊戎曰：廢公叔而相幾瑟者，楚也。今幾瑟亡之楚，楚又收秦而復之，幾瑟入鄭之曰：韓楚之縣邑，公不如令秦王贊伯嬰之立也。韓絕於楚，其事秦必疾。秦挾韓親魏，齊楚後至者先亡。此王業也。

冷向謂韓咎曰：幾瑟亡在楚，楚王欲復之甚，令楚兵十餘萬，在方城之外。

臣請令楚築萬家之都於雍氏之旁。韓必起兵以禁之。公必將矣。公因以楚韓之兵奉幾瑟而內之鄭。幾瑟得入而德公必以韓楚奉公矣。楚令景鯉入韓。韓且內伯嬰於秦。景鯉患之。冷向謂伯嬰曰。太子入秦。秦必留太子。而合楚以復幾瑟也。是太子反棄之。韓咎立爲君而未定也。其弟在周。周欲以車百乘重而送之。恐韓咎入韓之不立也。秦母恢曰。不如以百金從之。韓咎立。因劉改國也。一本係也字以爲戒。不立。則曰來効賊也。

史疾爲韓使楚。楚王問曰。客何方所循。曰。治列子圍寇之言。曰。何貴。曰。貴正。王曰。正亦可爲國乎。曰。可。王曰。楚國多盜。正可以圍盜乎。曰。可。曰。以正圍盜奈何。頃問會作有鵠止於屋上者。曰。請問楚人謂此鳥何。王曰。謂之鵠。曰。謂之鳥可乎。曰。不可。曰。今王之國有柱國令尹司馬典令。其任官置吏必曰。廉潔勝任。今盜賊公行而弗能禁也。此鳥不爲鳥。鵠不爲鵠也。

韓傀相韓。嚴遂重於君。二人相害也。嚴遂政議直指。舉韓傀之過。韓傀以之叱之於朝。嚴遂拔劍趨之。以救解。於是嚴遂懼誅。亡去。游求人可以報韓傀者。至齊。齊人或言軹深井里聶政。勇敢士也。避仇隱於屠者之間。嚴遂陰交於聶政。以意厚之。聶政問曰。子欲安用我乎。嚴遂曰。吾得爲役之日淺。事今薄。奚敢有請。於是嚴遂乃具酒。觴聶政母前。仲子奉黃金百鎰。

前爲聶政母壽。聶政驚，愈怪其厚，固謝巖仲子。仲子固進，而聶政謝曰：「臣有老母，家貧，客游以爲狗屠，可旦夕得甘脆以養親，親供養備，義不敢當仲子之賜。」巖仲子辟人，因爲聶政語曰：「臣有仇，而行游諸侯衆矣，然至齊，聞足下義甚高，故直進百金者，特以爲夫人羸羸之費，以交足下之驩，豈敢以有求邪？」聶政曰：「臣所以降志辱身，居市井者，徒幸而養老母，老母在，政身未敢以許人也。」巖仲子固讓，聶政竟不肯受。然仲子卒備賓主之禮而去。久之，聶政母死，旣葬，除服。聶政曰：「嗟乎！政乃市井之人，鼓刀以屠，而巖仲子乃諸侯之卿相也，不遠千里，枉車騎而交臣，臣之所以待之至淺鮮矣，未有大功可以稱者，而巖仲子舉百金爲親壽，我雖不受，然是深知政也。夫賢者以感忿睚眦之意，而親信窮僻之人，而政獨安可嚙然而止乎？」且前日要政，政徒以老母，老母今以天年終，政將爲知己者用，遂西至濮陽。見巖仲子曰：「前所以不許仲子者，徒以親在，今親不幸，仲子所欲報仇者爲誰？」巖仲子具告曰：「臣之仇，韓相傀，傀又韓君之季父也。宗族盛，兵衛設，臣使人刺之，終莫能就，今足下幸而不棄，請益具車騎壯士，以爲羽翼。」政曰：「韓與衛中間不遠，今殺人之相，相又國君之親，此其勢不可以多人，不能無生得失，生得失，則語泄，語泄，則韓舉國而與仲子爲讎也。」

豈不殆哉。遂謝車騎人徒，辭獨行。仗劍至韓，韓適有東孟之會。韓王及相皆在焉。持兵戟而衛者甚衆。聶政直入，上階刺韓傀。韓傀走而抱哀侯。聶屠出腸，遂以死。韓取聶政屍於市，懸購之千金，久之莫知誰子。政姊劉有聞之曰：弟至賢，不可愛妾之軀，滅吾弟之名，非弟意也。乃之韓，視之曰：勇哉！氣矜之隆，是其軼賁育而高成荆矣。今死而無名，父母既歿矣，兄弟無有，此爲我故也。夫愛身不揚弟之名，吾不忍也。乃抱屍而哭之曰：此吾弟軼深井里聶政也。亦自殺於屍下。晉楚齊衛聞之曰：非獨政之能，乃其姊者亦列女也。聶政之所以名施於後世者，其姊不避菹醢之誅，以揚其名也。

韓三第二十八

或謂韓公仲會作中曰：夫孿子之相似者，唯其母知之而已。利害之相似者，唯智者知之而已。今公國其利害之相似，正如孿子之相似也。得以其道爲之，則主尊而身安，不得其道，則主卑而身危。今秦魏之和成，而非公適東之，則韓必謀矣。若韓隨魏以善秦，是爲魏從也。則韓輕矣。主卑矣。秦已善韓，必將欲置其所愛信者，令用事於韓以完之。是公危矣。今公與安成君

為秦魏之和。成固為福。不成亦為福。秦魏之和成。而公適東之。是韓為秦魏之門戶也。是韓重而主尊矣。安成君東重於魏。而西貴於秦。操右契而為公責德於秦魏之主。裂地而為諸侯。公之事也。若夫安韓魏而終身相公之下服。此主尊而身安矣。秦魏不終相聽者。劉有者字也。齊怒於不得魏。必欲善韓以塞魏。魏不聽秦。必務善韓以備秦。是公擇布而割也。錢作擇布而割之會。劉作擇布。秦魏和。則兩國德公。不和。則兩國爭事公。所謂成為福。不成亦為福者也。願公之無疑也。

或謂公仲曰。今有一舉。而可以忠於主。便於國。利於身。願公之行之也。今天下散而事秦。則韓最輕矣。天下合而離秦。則韓最弱矣。合離之相續。則韓最先危矣。此君國長民之大患也。今公以韓先合於秦。天下隨之。是韓以天下事。錢作予。秦。秦之德韓也厚矣。韓與天下朝秦。而獨厚取德焉。公行之計。是其於主也至忠矣。天下不合秦。秦令而不聽。秦必起兵以誅不服。秦久與天下結怨構難。而兵不決。韓息士民以待其豐。公行之計。是其於國也大便也。昔者周伐以西。周善於秦。而封於梗陽。周啓以東。周善於秦。而封於平原。今公以韓善秦。韓之重於兩周也無計。而秦之爭機也。萬於周之時。今公以韓為天下先合於秦。秦必以公為諸侯。以明示天下。公行之

計。是其於身大利也。願公之加務也。

韓人攻宋。秦王大怒曰。吾愛宋。與新城。陽晉同也。韓珉與我交。而攻我甚所愛。何也。蘇秦爲韓說秦王曰。韓珉之攻宋。所以爲王也。以韓之強。輔之以宋。楚魏必恐。恐必西面事秦。王不折一兵。不殺一人。無事而割安邑。此韓珉之所以禱於秦也。秦王曰。吾固患韓之難知。一從一橫。此其說何也。對曰。天下固令韓可知也。韓故已攻宋矣。其西面事秦。以萬乘自輔。不西事秦。則宋地不安矣。中國白頭游敖之士。皆積智欲離秦韓之交。伏軾結鞅西馳者。未有一人言善韓者也。伏軾結鞅東馳者。未有一人言善秦者也。皆不欲韓秦之合者。何也。則晉楚智。而韓秦愚也。晉楚合。必伺韓秦。韓秦合。必圖晉楚。請以決事。秦王曰。善。

或錢添或字

謂韓王曰。秦王欲出事於梁。而欲攻絳安邑。韓計將安出矣。秦之欲

伐韓。以東闕周室甚。唯寐忘之。今韓不察。因欲與秦。必爲山東大禍矣。秦

之欲攻梁也。欲得梁以臨韓。恐梁之不聽也。故欲病錢劉之以固交也。王不

察。因欲中立。梁必怒於韓之不與己。必折爲秦用。韓必舉矣。願王熟慮之

也。不如急發重使之趙。梁約復爲兄弟。使山東皆以銳師戍韓梁之西邊。非爲此也。山東無以救亡。此萬世之計也。秦之欲并天下而王之也。不與

古同。事之雖如子之事父。猶將亡之也。行雖錢添此雖字如伯夷。猶將亡之也。行雖如桀紂。猶將亡之也。雖善事之無益也。不可以爲存。適足以自令亟亡也。然則山東非能從親。合而相堅如一者。必皆亡矣。

謂鄭王曰。昭釐侯。一世之明君也。申不害。一世之賢士也。韓與魏敵。仲之國也。申不害與昭釐侯。執珪而見梁君。非好卑而惡尊也。非慮過而議失也。申不害之計事曰。我執珪於魏。魏君必得志於韓。必外靡於天下矣。是魏弊矣。諸侯惡魏。必事韓。是我免於一人之下。而信於萬人之上也。夫弱魏之兵。而重韓之權。莫如朝魏。昭釐侯聽而行之。明君也。申不害慮事而言之。忠臣也。今之韓。弱於始之韓。而今之秦。強於始之秦。今秦有梁君之心矣。而王與諸臣。不事爲尊秦以定韓者。臣竊以爲王之明。爲不如昭釐侯。而王之諸臣。忠莫如申不害也。昔者穆公一勝於韓原。而霸西州。晉文公一勝於城濮。而定天下。會改子作下此以一勝立尊令。成功名於天下。今秦數世強矣。大勝以千數。小勝以百數。太之不王。小之不霸。名尊無所立。制令無所行。然而春秋用兵者。非以求主尊。成名於天下也。昔先王之攻。有爲名者。有爲實者。爲名者。攻其心。爲實者。攻其形。昔者吳與越戰。越人大敗。保於會稽之上。吳人入越。而戶撫之。越王使大夫種行成於吳。請男爲臣。

女爲妾。身執禽而隨諸御。吳人果聽其辭。與成而不盟。此攻其心者也。其後越與吳戰。吳人大敗。亦請男爲臣。女爲妾。反以越事吳之禮事越。越人不聽也。遂殘吳國而禽夫差。此攻其形者也。今將攻其心乎。宜使如吳。攻其形乎。宜使如越。夫攻形不如越。而攻心不如吳。而君臣上下。少長貴賤。畢呼霸王。臣竊以爲猶之井中。而謂曰。我將爲爾求火也。

東孟之會。聶政陽堅。刺相兼君。許異蹴哀侯而殪之。立以爲鄭君。韓氏之衆。無不聽令者。則許異爲之先也。是故哀侯爲君。而許異終身相焉。而韓氏之尊許異也。猶其尊哀侯也。今日鄭君。不可得而爲也。雖終身相之焉。然而吾弗爲。云者豈不爲過謀哉。昔齊桓公九合諸侯。未嘗不以周襄王之命。然則雖尊襄王。桓公亦定霸矣。九合之尊。桓公也。猶其尊襄王也。今日天子不可得而爲也。雖爲桓公吾弗爲。云者豈不爲過謀而不知尊哉。韓氏之士數十萬。皆戴哀侯以爲君。而許異獨取相焉者。無他。諸侯之君。無不任事於周室也。而桓公獨取霸者。亦無他也。今強國將有帝王之豐。而以國先者。此桓公許異之類也。豈可不謂善謀哉。夫先與強國之利。強國能王。則我必爲之霸。強國不能王。則可以辟其兵。使之無伐我。然則強國事成。則我立帝而霸。強國之事不成。猶之厚德我也。今與強國。強國會劉無下

強國兩字之事成則有福。不成則無患。然則先與強國者。聖人之計也。

韓陽役於三川而欲歸。足強為之說。韓王曰。三川服矣。王亦知之乎。役且共貴公子。王於是召諸公子。役於三川者而歸之。

秦。大國也。韓。小國也。韓甚疏秦。然而見親秦。計之。非金無以會作已也。故賣美人。美人之賈貴。諸侯不能買。故秦買之。三千金。韓因以其金事秦。秦反得其金與韓之美人。韓之美人。因言於秦曰。韓甚疏秦。從是觀之。韓亡美人

與金。其疏秦乃始益明。故客有說韓者曰。不如止涇用。以是為金以事秦。

是金必行。而韓之疏秦不明。美人知內行者也。故善為計者。不見內行。張

丑之合齊楚。講於魏也。謂韓公仲曰。今公疾攻魏之運。魏急。則必以地和

於齊。楚。故公不如勿攻也。魏緩則必戰。戰勝。攻運而取之。易矣。戰不勝。則

魏且內之。公仲曰。諾。張丑因謂齊楚曰。韓已與魏矣。以為不然。則蓋

二本同作蓋一作觀公仲之攻也。公仲不攻。齊楚恐。因講於魏而不告韓。

或錄添或字謂韓相國曰。人之所以善扁鵲者。為有瘡腫也。使善扁鵲而無瘡腫

也。則人莫之為之也。今君以所事善平原君者。為惡於秦也。而善平原君

乃所以惡於秦也。願君之熟計之也。

公仲使韓珉之秦。求武隧。而恐楚之怒也。唐客謂公仲曰。韓之事秦也。且

以求武隧也。非弊邑之所憎也。韓已得武隧。其形乃可以善楚。臣願有言。而不敢爲楚計。今韓之父兄得衆者。毋相韓。不能獨立。勢必不善楚。王曰。吾欲以國輔韓。而相之可乎。父兄惡珉。珉必以國保楚。公仲說。士。韓作唐客於諸公。而使之主韓楚之事。韓相公仲珉使韓侈之秦。請攻魏。秦王說之。韓侈在唐。公仲珉死。韓侈謂秦王曰。魏之使者。謂後相韓辰曰。公必爲魏罪韓侈。韓辰曰。不可。秦王仕之。又與約事。使者曰。秦之仕韓侈也。以重公仲也。今公仲死。韓侈之秦。秦必弗入。入。會下有入字。又奚爲挾之以恨魏王乎。韓辰患之。將聽之矣。今王不召韓侈。韓侈且伏於山中矣。秦王曰。何意寡人如是之權也。令安伏。召韓侈而仕之客卿。爲韓謂秦王曰。韓珉之讖。知其君。不知異君。知其國。不知異國。彼公仲者。秦勢能誦之。秦之強。首之者。珉爲疾矣。進齊宋之兵至首垣。垣。會作垣。遠薄梁郭。所以不及魏者。以爲成。劉作成而過南陽之道。欲以四國西首也。所以不者。皆曰。以燕亡於齊。魏亡於秦。陳蔡亡於楚。此皆絕地形。羣臣比周。以蔽其上。大臣爲諸侯輕國也。今王位正張儀之貴。不得議。公孫郝。是從臣不事大臣也。公孫郝之貴。不得議。甘戊。則大臣不得事近臣矣。劉本作也。貴賤不相事。各得其位。輻湊以事其上。則羣臣之賢不肖。可得而知也。王之明一也。公孫郝嘗疾齊韓而不加貴。則

爲大臣。不敢爲諸侯輕國矣。齊韓嘗因公孫郝而不受。則諸侯不敢因羣臣以爲能矣。外內不相爲。則諸侯之情僞可得而知也。王之明二也。公孫郝樗里疾請無攻韓。陳四辟去。王猶攻之也。甘茂約楚趙而反敬魏。是其講我。茂且攻宜陽。王猶校之也。羣臣之知無幾於王之明者。臣故願公仲之國以待於王。而無自左右也。

韓珉相齊。令吏逐公疇豎。大怒於周之留成陽君也。謂韓珉曰。公以二人者爲賢人也。所入之國。因用之乎。則不如其處小國。何也。成陽君爲秦去韓。公疇豎楚王善之。今公因逐之。二人者必入秦楚。必爲公患。且明公之不善於天下。天下之不善公者。與欲有求於齊者。且收之。以臨齊而市公。或錢孫入或字謂山陽君曰。秦封君以山陽。齊封君以莒。齊秦非重韓。則賢君之行也。今楚攻齊取莒。上及不交齊。次弗納於君。是棘齊秦之威而輕韓也。山陽君因使之楚。

趙魏攻華陽。韓謁急於秦。冠蓋相望。秦不救。韓相國謂田苓曰。事急。願公雖疾。爲一宿之行。田苓見穰侯。穰侯曰。韓急乎。何故使公來。田苓對曰。未急也。穰侯怒曰。是何以爲公之王使乎。冠蓋相望。告弊邑甚急。公曰。未急何也。田苓曰。彼韓急。則將變矣。穰侯曰。公無見王矣。臣請令發兵救韓。入

日中。大敗趙魏於華陽之下。

秦招楚而伐齊。冷向謂陳軫曰。秦王必外向。楚之齊者。知西不合於秦。必且務以楚合於齊。齊楚合。燕趙不敢不聽。齊以四國三本同去國字敵秦。是齊不窮也。向曰。秦王誠必欲伐齊乎。不如先收於楚之齊者。楚之齊者。先務以楚合於齊。則楚必即秦矣。以強秦而有晉楚。則燕趙不敢不聽。是齊孤矣。向請爲公說秦王。

韓氏逐向晉於周。周成恢爲之謂魏王曰。周必寬而反之。王何不爲之先言。是王有向晉於周也。魏王曰。諾。成恢因爲謂韓王曰。逐向晉者。韓也。而還之者。魏也。豈如道韓反之哉。是魏有向晉於周。而韓王失之也。韓王曰。善。亦因請復之。

張登請費繅曰。請令公子年謂韓王曰。費繅。西周讎之。東周寶之。此其家萬金。王何不召之。以爲三川之守。是繅以三川與西周戒也。必盡其家以事王。西周惡之。必效先王之器以止王。韓王必爲之。西周聞之。必解子之罪。以止子之事。

安邑之御史死。其次恐不得也。輸人爲之謂三本同無謂字安令曰。公孫綦爲人請御史於王。王曰。彼固有次乎。吾難敗其法。因遽置之。

魏王爲九里之盟。且復天子。房喜謂韓王曰。勿聽之也。大國惡有會本作惡有天子。而小國利之。王與大國弗聽。魏安能與小國立之。

建信君輕韓熙。趙敖爲謂建信侯曰。國形有之而存。無之而亡者。魏也。不可無而從者。韓也。今君之輕韓熙者。交善楚魏也。秦見君之交。反善於楚魏也。其收韓必重矣。從則韓輕。橫則韓重。則無從輕矣。秦出兵於三川。則南圍鄆。蔡邵之道不通矣。魏急其救趙必緩矣。秦舉兵破邯鄲。趙必亡矣。故君收韓。可以無憂。段產謂新城君曰。夫宵行者。能無爲窳。而不能令狗無吠己。今臣處郎中。能無議君於王。而不能令人毋議臣於君。願君察之也。

段干越人謂新城君曰。王良之弟子。駕云取千里馬。此字無遇造父之弟子。造父之弟子曰。馬不千里。王良弟子曰。馬千里之馬也。服千里之服也。而不能取千里。何也。曰。子纏牽長。故纏牽於事。萬分之一也。而難會作維千里之行。今臣雖不肖。於秦亦萬分之一也。而相國見臣不釋塞者。是纏牽長也。

燕一第二十九

蘇秦將爲從。北說燕文侯曰。燕東有朝鮮。遼東。北有林胡。樓煩。西有雲中。

九原。南有呼沱、易水。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七百乘。騎六千疋。粟支十年。南有碣石、鴈門之饒。北有棗栗之利。民雖不由田作。棗栗之實。足食於民矣。此所謂天府也。夫安樂無事。不見覆軍殺將之憂。無過燕矣。大王知其所以然乎。夫燕之所以不犯寇被兵者。以趙之爲蔽於南也。秦趙五戰。秦再勝。而趙三勝。秦趙相弊。而王以全燕制其後。此燕之所以不犯難也。且夫秦之攻燕也。踰雲中、九原。過代、上谷。彌塗踵道數千里。雖得燕城。秦計固不能守也。秦之不能害燕亦明矣。今趙之攻燕也。發興號令。不至十日。而數十萬之衆。軍於東垣矣。度呼沱。涉易水。不至四五日。距國都矣。故曰。秦之攻燕也。戰於千里之外。趙之攻燕也。戰於百里之內。夫不憂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外。計無過於此者。是故願大王與趙從親。天下爲一。則國必無患矣。燕王曰。寡人國小。西迫強秦。南近齊。趙、齊、趙。強國也。今主君幸教詔之。合從以安燕。敬以國從。於是齎蘇秦車馬金帛。以至趙。奉陽君李兌。甚不取於蘇秦。蘇秦在燕。李兌因爲蘇秦謂奉陽君曰。齊燕離。則趙重。齊燕合。則趙輕。今君之齊。非趙之利也。臣竊爲君不取也。奉陽君曰。何吾合燕於齊。對曰。夫制於燕者。蘇子也。而燕弱國也。東不如齊。西不如趙。豈能東無齊。西無趙哉。而君甚不善蘇秦。蘇秦能抱弱燕而孤於

天下哉。是驅燕而使合於齊也。且燕亡國之餘也。其以權立。以重外。以事貴。故爲君計。善蘇秦則取。不善亦取之。以疑燕齊。燕齊疑。則趙重矣。齊王疑蘇秦。則君多資。奉陽君曰。善。乃使使與蘇秦結交。

權之難。燕再戰不勝。趙弗救。噲子謂文公曰。不如以壅請合於齊。趙必救我。若不吾救。不得不事。文公曰。善。令郭任以壅請講於齊。趙會本更添齊趙二字聞之。遂出兵救燕。

燕文公時。秦惠王以其女爲燕太子婦。文公卒。易王立。齊宣王因燕喪攻之。取十城。武安君蘇秦爲燕說齊王。再拜而賀。因仰而弔。齊王按戈而卻曰。此一何慶弔相隨之速也。對曰。人之飢。所以不食烏喙者。以爲雖偷充腹。而與死同患也。今燕雖弱小。強秦之少媚也。王利其十城。而深與強秦爲仇。今使弱燕爲厲行。而強秦制其後。以招天下之精兵。此食烏喙之類也。齊王曰。然則奈何。對曰。聖人之制事也。轉禍而爲福。因敗而爲功。故桓公負婦人。而名益尊。韓獻開罪。而交愈固。此皆轉禍而爲福。因敗而爲功者也。王能聽臣。莫如歸燕之十城。卑辭以謝秦。秦知王以己之故。歸燕城也。秦必德王。燕無故而得十城。燕亦德王。是棄強仇而立厚交也。且夫燕秦之俱事齊。則大王號令。天下皆從。是王以虛辭附秦。而以十城取天下

也。此霸王之業矣。所謂轉禍爲福。因敗成功者也。齊王大說。乃歸燕城。以金千斤謝。其後頓首塗中。願爲兄弟。而請罪於秦。

人有惡蘇秦於燕王者。曰。武安君。天下不信人也。王以萬乘下之。尊之於廷。示天下與小人羣也。武安君從齊來。而燕王不館。會本云史作不官也。謂燕王曰。

臣。東周之鄙人也。見足下身無咫尺之功。而足下迎臣於郊。顯臣於廷。今

臣爲足下使。利得十城。功存危燕。足下不聽臣者。人必有言臣不信。傷臣

於王者。臣之不信。是足下之福也。使臣信如尾生。廉如伯夷。孝如曾參。三

者。天下之高行。而以事足下。不可乎。燕王曰。可。曰。有此。臣亦不事足下矣。

蘇秦曰。且夫孝如曾參。義不離親。一夕宿於外。足下安得使之之齊。廉如

伯夷。不取素飧。汗武王之義。而不臣焉。辭孤竹之君。餓而死於首陽之山。

廉如此者。何肯步行數千里。而事弱燕之危主乎。信如尾生。期而不來。抱

梁柱而死。史記信如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柱而死信之如此。何肯揚燕秦之威於齊。而取

大功乎哉。且夫信行者。所以自爲也。非所以爲人也。皆自覆之術。非進取

之道也。且夫三王代興。五霸迭盛。皆不自覆也。君以自覆爲可乎。則齊不

益於營丘。足下不踰楚境。不窺於邊城之外。且臣有老母於周。離老母而

事足下。去自覆之術。而謀進取之道。臣之趨。固不與足下合者。足下。皆自

覆之君也。僕者。進取之臣也。所謂以忠信得罪於君者也。燕王曰。夫忠信又何罪之有也。對曰。足下不知也。臣鄰家有遠爲吏者。其妻私人。其夫且歸。其私之者憂之。其妻曰。公勿憂也。吾已爲藥酒以待之矣。後二日。夫至。妻使妾奉卮酒進之。妾知其藥酒也。進之。則殺主父。言之。則逐主母。乃陽僵棄酒。主父大怒而笞之。故妾一僵而棄酒。上以活主父。下以存主母也。忠至如此。然不免於笞。此以忠信得罪者也。臣之事。適不幸而有類妾之棄酒也。且臣之事足下。亢義益國。今乃得罪。臣恐天下後事足下者。莫敢自必也。且臣之說齊。曾不欺之也。使之說齊者。莫如臣之言也。雖堯舜之智。不敢取也。

張儀爲秦破從連橫。謂燕王曰。大王之所親莫如趙。昔趙王以其姊爲代王妻。欲并代。約與代王。遇於句注之塞。乃令工人作爲金斗。長其尾。令之可以擊人。與代王飲。而陰告廚人曰。卽酒酣樂。進熱獸。卽因反斗擊之。於是酒酣樂。進取熱獸。廚人進斟羹。因反斗而擊之。代王腦塗地。其姊聞之。摩笄以自刺也。故至今有摩笄之山。天下莫不聞。夫趙王之狼戾無親。大王之所明見知也。且以趙王爲可親邪。趙與兵而攻燕。再圍燕都而劫大王。大王割十城。乃卻以謝。今趙王已入朝繩池。效河間以事秦。大王不事

秦秦下甲雲中九原驅趙而攻燕則易水長城非王之有也且今時趙之於秦猶郡縣也不敢妄興師以征伐今大王事秦秦王必喜而趙不敢妄動矣是西有強秦之援而南無齊趙之患是故願大王之熟計之也燕王曰寡人蠻夷辟處雖大男子裁如嬰兒言不足以求正謀不足以決事今大客幸而教之請奉社稷西面而事秦獻常山之尾五城官他爲燕使魏魏不聽留之數月客謂魏王曰不聽燕使何也曰以其亂也對曰湯之伐桀欲其亂也故大亂者可得其塗小亂者可得其寶今燕客之言曰事苟可聽雖盡寶地猶爲之也王何爲不見魏王說因見燕客而遣之

蘇秦死其弟蘇代欲繼之乃北見燕王喻曰臣東周之鄙人也竊聞王義甚高甚順鄙人不敏竊釋鉏耨而干大王至於邯鄲所聞於邯鄲者又高於所聞東周臣竊負其志乃至燕廷觀王之羣臣下吏大王天下之明主也王曰子之所謂天下之明主者何如者也對曰臣聞之明主者務聞其過不欲聞其善臣請謁王之過夫齊趙者王之仇讎也楚魏者王之援國也今王奉仇讎以伐援國非所以利燕也王自慮此則計過無以諫者非忠臣也王曰寡人之於齊趙也非所敢欲伐也曰夫無謀人之心而令人

疑之殆。有謀人之心。而令人知之。拙謀未發。而聞於外。則危。今臣聞王居處不安。食飲不甘。思念報齊。身自削甲。扎曰。有大數矣。妻自組甲。紃曰。有大數矣。有之乎。王曰。子聞之。寡人不敢隱也。我有深怨。積怒於齊。而欲報之二年矣。齊者。我讎國也。故寡人之所欲伐也。直患國弊。力不足矣。子能以燕敵齊。則寡人奉國而委之於子矣。對曰。凡天下之戰國七。而燕處弱焉。獨戰則不能。有所附則無不重。南附楚。則楚重。西附秦。則秦重。中附韓魏。則韓魏重。且苟所附之國重。此必使王重矣。今夫齊王。長主也。而自用也。南攻楚五年。穡積散。西困秦三年。民憔悴。土罷弊。北與燕戰。覆三軍。獲二將。而又以其餘兵。南面而舉五千乘之勁宋。而包十二諸侯。此其君之欲得也。其民力竭也。安猶取哉。且臣聞之。數戰則民勞。久師則兵弊。王曰。吾聞齊有清濟濁河。可以爲固。有長城鉅防。足以爲塞。誠有之乎。對曰。天時不與。雖有清濟濁河。何足以爲固。民力窮弊。雖有長城鉅防。可足以爲塞。且異日也。濟西不役。所以備趙也。河北不師。所以備燕也。今濟西。河北。盡以役矣。封內弊矣。夫驕主必不好計。而亡國之臣貪於財。王誠能毋愛寵子母弟。以爲質。寶珠玉帛。以事其左右。彼且德燕而輕亡宋。則齊可亡。王曰。吾終以子受命於天矣。曰。內寇不與。外敵不可距。王自治其外。臣

自報其內。此乃亡之之勢也。

燕王噲既立。蘇秦死於齊。蘇秦之在燕也。與其相子之爲婚。而蘇代與子之之交。及蘇秦死。而齊宣王復用蘇代。燕噲三年。與楚三晉攻秦。不勝而還。子之相燕。貴重主斷。蘇代爲齊使於燕。燕王問之曰。齊宣王何如。對曰。必不霸。燕王曰。何也。對曰。不信其臣。蘇代欲以激燕王。以厚任子之也。於是燕王大信子之。子之因遺蘇代百金。聽其所使。鹿毛壽謂燕王曰。不如以國讓子之。人謂堯賢者。以其讓天下於許由。由必不受。有讓天下之名。實不失天下。今王以國讓相子之。子之必不敢受。是王與堯同行也。燕王因舉國屬子之。子之大重。或曰。禹授益。而以啓爲吏。及老。而以啓爲不足任天下。傳之益也。啓與支黨。攻益而奪之天下。是禹名傳天下於益。其實令啓自取之。今王言屬國子之。而吏無非太子人者。是名屬子之。而太子用事。王因收印。自三百石吏。而効之子之。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噲老不聽政。願爲臣。國事皆決子之。子之三年。燕國大亂。百姓恫怨。將軍市被。太子平謀將攻子之。儲子謂齊宣王。因而仆之。破燕必矣。王因令人謂太子平曰。寡人聞太子之義。將廢私而立公。飭君臣之義。正父子之位。寡人之國小。不足先後。雖然。則唯太子所以令之。太子因數黨聚衆。將軍市被圍公宮。

攻子之不克。將軍市被及百姓，乃反攻太子平。將軍市被死，已殉國。構難數月，死者數萬衆。燕人恫怨，百姓離意。孟軻謂齊宣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王因令章子將五都之兵，以因北地之衆，以伐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燕王噲死，齊大勝燕。子之亡。二年，燕人立公子平，是爲燕昭王。初，蘇秦弟厲，因燕質子而求見齊王。齊王怨蘇秦，欲囚厲。燕質子爲謝，乃已。遂委質爲臣。燕相子之與蘇代婚，而欲得燕權，乃使蘇代持質子於齊。齊使代報燕，燕王噲問曰：「齊王其伯也乎？」曰：「不能。」曰：「何也？」曰：「不信其臣，於是燕王專任子之，已而讓位。燕大亂，齊伐燕，殺王噲，子之。燕立昭王，而蘇代厲，遂不敢入燕，皆終歸齊。齊善待之。」

蘇代過魏，魏爲燕執代。齊使人謂魏王曰：「齊請以宋封涇陽君，秦不受，秦非不利有齊而得宋，宋也。不信齊王與蘇子也。今齊魏不和，如此其甚，則齊不欺秦。秦信齊，齊秦合，涇陽君有宋地，非魏之利也。故王不如東蘇子，秦必疑而不信蘇子矣。齊秦不合，天下無變，伐齊之形成矣。於是出蘇代之宋，宋善待之。」

燕昭王收破燕，後卽位，卑身厚幣，以招賢者。欲將以報讎，故往見郭隗。先生曰：「齊因孤國之亂而襲破燕，孤極知燕小力少，不足以報。然得賢士與

共國以雪先王之恥。孤之願也。敢問以國報讎者奈何。郭隗先生對曰。帝者與師處。王者與友處。霸者與臣處。亡國與役處。詘指而事之。北面而受學。則百己者至。先趨而後息。先問而後嘿。則什己者至。人趨己趨。則若己者至。馮几據杖。眄視指使。則厮役之人至。若恣睢奮擊。咆哮叱咄。則徒隸之人至矣。此古服道致士之法也。王誠博選國中之賢者。而朝其門下。天下聞王朝其賢臣。天下之士必趨於燕矣。昭王曰。寡人將誰朝而可。郭隗先生曰。臣聞古之君人。有以千金求千里馬者。三年不能得。涓人言於君曰。請求之。君遣之三月。得千里馬。馬已死。買其首五百金。反以報君。君大怒曰。所求者生馬。安事死馬。而捐五百金。涓人對曰。死馬且買之五百金。况生馬乎。天下必以王爲能市馬。馬今至矣。於是不能期年。千里之馬至者三。今王誠欲致士。先從隗始。隗且見事。况賢於隗者乎。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爲隗築宮而師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陵燕。燕王弔死問生。會錢作於劉作與百姓同其甘苦。二十八年。燕國殷富。士卒樂佚輕戰。於是遂以樂毅爲上將軍。與秦、楚、三晉合謀以伐齊。齊兵敗。閔王出走於外。燕兵獨追北。入至臨淄。盡取齊寶。燒其宮室宗廟。齊城之不下者。唯獨莒。卽墨。

齊伐宋。宋急。蘇代乃遺燕昭王書曰。夫列在萬乘。而寄質於齊。名卑而權輕。秦齊助之伐宋。民勞而實費。破宋殘楚。淮北肥大。齊讎強而國弱也。此三者皆國之大敗也。而足下行之。將欲以除害。取信於齊也。而齊未加信於足下。而忌燕也。愈甚矣。然則足下之事齊也。失所爲矣。夫民勞而實費。又無尺寸之功。破宋肥讎。而世負其禍矣。足下以宋加淮北。強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一齊也。北夷方七百里。加之以魯衛。此所謂強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二齊也。夫一齊之強。而燕猶不能支也。今乃以三齊臨燕。其禍必大矣。雖然。臣聞知者之舉事也。轉禍而爲福。因敗而成功者也。齊人紫敗素也。而賈十倍。越王勾踐棲於會稽。而後殘吳。霸天下。此皆轉禍而爲福。因敗而爲功者也。今王若欲轉禍而爲福。因敗而爲功乎。則莫如遙伯齊而厚尊之。使使盟於周室。盡焚天下之秦符。約曰。夫上計破秦。其次長實之秦。秦挾賓客以待破。秦王必患之。秦五世以結諸侯。今爲齊下。秦王之志。苟得窮齊。不憚以一國都爲功。然而王何不使布衣之人以窮齊之說說秦。謂秦王曰。燕趙破宋肥齊。尊齊而爲之下者。燕趙非利之也。弗利而勢爲之者。何也。以不信秦王也。今王何不使可以信者。接收燕趙。今涇陽君若高陵君。先於燕趙。秦有變。因以爲質。則燕趙信秦矣。秦

爲西帝。趙爲中帝。燕爲北帝。立爲三帝。而以令諸侯。韓魏不聽。則秦伐之。齊不聽。則燕趙伐之。天下孰敢不聽。天下服聽。一作德因驅一作馳韓魏以攻齊。

曰。必反宋地。而歸楚之淮北。夫反宋地。歸楚之淮北。燕趙之所同利也。並

立三帝。燕趙之所同願也。夫實得所利。名得所願。則燕趙之棄齊也。猶釋

弊躐。一云脫今王之不收燕趙。則齊伯必成矣。諸侯戴齊。而王獨弗從也。是

國伐會改也。諸侯戴齊。而王從之。是名卑也。王不收燕趙。名卑而國危。王收

燕趙。名尊而國寧。夫去尊寧而就卑危。知者不爲也。秦王聞若說也。必如

刺心。然則王何不務使知士。以若此劉去言說秦。秦伐齊必矣。夫取秦。上交

也。伐齊。正利也。尊上交。務正利。聖王之事也。燕昭王善其書曰。先人嘗有

德蘇氏。子之之亂。而蘇氏去燕。燕欲報仇於齊。非蘇氏莫可。乃召蘇氏。復

善待之。與謀伐齊。竟破齊。閔王出走。

蘇代謂燕昭王曰。今有人於此。孝如會參。孝已。信如尾生高。廉如鮑焦。史

鮪。兼此三行以事王。奚如。王曰。如是足矣。對曰。足下以爲足。則臣不事足

下矣。臣且處無爲之事。歸耕乎周之上。墾耕而食之。織而衣之。王曰。何故

也。對曰。孝如會參。孝已。則不過養其親耳。信如尾生高。則不過不欺人耳。

廉如鮑焦。史鮪。則不過不竊人之財耳。今臣爲進取者也。臣以爲廉不與

身俱達。義不與生俱立。仁義者。自完之道也。非進取之術也。王曰。自憂不足乎。對曰。以自憂爲足。則秦不出殺塞。齊不出營丘。楚不出䟽章。三王代位。五伯改政。皆以不自憂故也。若自憂而足。則臣亦之。周負籠耳。何爲煩大王之廷耶。昔者楚取章武。諸侯北面而朝。秦取西山。諸侯西面而朝。曩者。使燕毋去周室之上。則諸侯不爲別馬而朝矣。臣聞之。善爲事者。先量其國之大小。而揆其兵之強弱。故功可成。而名可立也。不能爲其會作事者。不先量其國之大小。不揆其兵之強弱。故功不可成。而名不可立也。今王有東嚮伐齊之心。而愚臣知之。王曰。子何以知之。對曰。矜戟砥劍。登丘東嚮而歎。是以愚臣知之。今夫烏獲舉千鈞之重。行年八十而求扶持。故齊雖強國也。西勞於宋。南罷於楚。則齊軍可敗。而河間可取。燕王曰。善。吾請拜子爲上卿。奉子車百乘。子以此爲寡人東游於齊。何如。對曰。足下以愛之故與。則何不與愛子。與諸舅叔父負牀之孫。不得。而乃以與無能之臣。何也。王之論臣。何如人哉。今臣之所以事足下者。忠信也。恐以忠信之故。見罪於左右。王曰。安有爲人臣。盡其力。竭其能。而得罪者乎。對曰。臣請爲王譬。昔周之上。墜嘗有之。其丈夫官三年不歸。其妻愛人。其所愛者曰。子之丈夫來。則且奈何乎。其妻曰。勿憂也。吾已爲藥酒而待其來矣。已而其丈

夫果來。於是因令其妾酌藥酒而進之。其妾知之。半道而立。慮曰。吾以此飲吾主父。則殺吾主父。以此事告吾主父。則逐吾主母。與殺吾父。逐吾主母者。寧佯墮而覆之。於是因佯僵而仆之。其妻曰。爲子之遠行來之。故爲美酒。今妾奉而仆之。其丈夫不知。縛其妾而笞之。故妾所以笞者。忠信也。今臣爲足下使於齊。恐忠信不諭於左右也。臣聞之曰。萬乘之主。不制於人臣。十乘之家。不制於衆人。疋夫徒步之士。不制於妻妾。而又况於當世之賢主乎。臣請行矣。願足下之無制於羣臣也。

燕王謂蘇代曰。寡人甚不喜詭者言也。蘇代對曰。周荏賤媒。爲其兩譽也。之男家曰。女美。之女家曰。男富。然而舊作乎劉又改作而周之俗。不自爲取妻。且夫處女無媒。老且不嫁。舍媒而自銜。弊而不售。順而無敗。售而不弊者。唯媒而已矣。且事非權不立。非勢不成。夫使人坐受成事者。唯詭者耳。王曰。善矣。

燕二第三十

秦召燕王。燕王欲往。蘇代約燕王曰。楚得枳而國亡。齊得宋而國亡。齊楚不得以有枳宋事秦者。何也。是則有功者。秦之深讎也。秦取天下。非行義也。暴也。秦之行暴於天下。正告楚曰。蜀地之甲。輕舟浮於汶。乘夏水而下。

江五日而至郢。漢中之甲乘舟出於巴。乘夏水而下漢。四日而至五渚。寡
 人積甲宛東下隨。知者不及謀。勇者不及怒。寡人如射隼矣。王乃待天下
 之攻函谷。不亦遠乎。楚王為是之故。十七年事秦。秦正告韓曰。我起乎少
 曲。一日而斷太行。我起乎宜陽而觸平陽。二日而莫不盡繇。我離兩周而
 觸鄭。五日而國舉。韓氏以為然。故事秦。秦正告魏曰。我舉安邑。塞女戟。韓
 氏太原卷。我舊無我字會有下枳。道南陽。封冀。包兩周。乘夏水。浮輕舟。強弩在前。鉞
 戈在後。決滎口。一作滎陽之口魏無大梁。決白馬之口。魏無濟陽。決宿胥之口。魏無
 虛頓丘。陸攻則擊河內。水攻則滅大梁。魏氏以為然。故事秦。秦欲攻安邑。
 恐齊救之。則以宋委於齊曰。宋王無道。為木人。以寫寡人。射其面。寡人地
 絕兵遠。不能攻也。王苟能破宋有之。寡人如自得之。已得安邑。塞女戟。因
 以破宋為齊罪。秦欲攻齊。恐天下救之。則以齊委於天下曰。齊王四與寡
 人約。四欺寡人。必率天下以攻寡人者三。有齊無秦。無齊有秦。必伐劉作代之。
 必亡之。已得宜陽。少曲。致蘭石。三本同作君因以破齊為天下罪。秦欲攻魏。重楚。
 則以南陽委於楚曰。寡人固與韓且絕矣。殘均陵。塞鄆隘。苟利於楚。寡人
 如自有之。魏棄與國而合於秦。因以塞鄆隘為楚罪。兵困於林中。重燕趙。
 以膠東委於燕。以濟西委於趙。趙得講於魏。至公子延。因犀首屬行而攻

趙兵傷於離石。遇敗於馬陵。

會改馬陵
作陽周

而重魏。則以葉蔡。

會改葉蔡
作南陽

委於魏。已

得講於趙。則劫魏。魏不爲割。困則使太后穰侯爲和。嬴則兼欺舅與母。適

燕者。曰以膠東。適趙者。曰以濟西。適魏者。曰以葉蔡。適楚者。曰以塞郟隘。

適齊者。曰以宋。此必令其言如循環。用兵如刺蜚。

錢本添
入蜚字

繡。母不能制。舅不

能約。龍賈之戰。岸門之戰。封陸之戰。高商之戰。

錢本無此
上八字

趙莊之戰。秦之所

殺。三晉之民數百萬。今其生者。皆死秦之孤也。西河之外。上雒之塗。三川

晉國之旣。三晉之卒。秦旣如此其大。而燕趙之秦者。皆以爭事秦說。

讀本
作讒

其主。此臣之所大患。燕昭王不行。蘇代復重於燕。燕反約諸侯從親。如蘇秦

時。或從或不。而天下由此宗蘇氏之從約。代厲皆以壽死。名顯諸侯。

蘇代爲奉陽君。說燕於趙以伐齊。奉陽君不聽。乃入齊惡趙。令齊絕於趙。

齊已絕於趙。因之燕。謂昭王曰。韓爲謂臣曰。人告奉陽君曰。使齊不信趙

者。蘇子也。今齊王召蜀子。使不伐宋。蘇子也。與齊王謀道。取秦以謀趙者。

蘇子也。令齊守趙之質子以甲者。又蘇子也。請告子以請齊。果以守趙之

質子以甲。吾必守子以甲。其言惡矣。雖然。王勿患也。臣故知入齊之有趙

累也。出爲之以成所欲。臣死。而齊大惡於趙。臣猶生也。令齊趙絕。可大紛

已。持臣非張孟談也。使臣也。如張孟談也。齊趙必有爲智伯者矣。

奉陽君告朱謹與趙足曰。齊王使公王曰命說曰。必不反韓珉。今召之矣。必不任蘇子以事。今封而相之。令不合燕。今以燕爲上交。吾所持者順也。今其言。變有甚於其父。順始與蘇子爲讐。見之知無厲。今賢之兩之。已矣。吾無齊矣。奉陽君之怒甚矣。如齊王王之不信趙。而小人奉陽君也。因是而倍之。不以今時大紛之解而復合。則後不可奈何也。故齊趙之合。苟可循錢一也。死不足以爲臣患。逃不足以爲臣恥。爲諸侯。不足以爲臣榮。被髮作條自漆爲厲。不足以爲臣辱。然而臣有患也。臣死而齊趙不循。惡交分於臣也。而後相效。是臣之患也。若臣死而必相攻也。臣必勉之而求死焉。堯舜之賢而死。禹湯之知而死。孟賁之勇而死。烏獲之力而死。生之物。固有不死者乎。在必然之物。以成所欲。王何疑焉。臣以爲不若逃而去之。臣以韓魏循自一作日齊而爲之取秦。深結趙以勁之。如是。則近於相攻。臣雖爲之累燕。奉陽君告朱謹曰。蘇子怒於燕王之不以吾。故弗予相。又不予卿也。殆無燕矣。其疑至於此。故臣雖爲之不累燕。又不欲王。伊尹再逃湯而之桀。管無再逃湯而之桀大字會錢有。再逃桀而之湯。果與鳴條之戰。而以湯爲天子。伍子胥逃楚而之吳。果與伯舉之戰。而報其父之讐。今臣逃而紛齊趙。始可著於春秋。且舉大事者孰不逃。桓公之難。管仲逃於魯。陽虎之難。孔子逃於衛。張儀

逃於楚。白珪逃於秦。望諸相中山也。使趙趙劫之求壘。望諸攻關而出。逃外孫之難。薛公釋戴。逃出於關。三晉稱以爲士。故舉大事。逃不足以爲辱矣。卒絕齊於趙。趙合於燕。以攻齊。敗之。

蘇代爲燕說齊。未見齊王。先說淳于髡曰。人有賣駿馬者。比三日立市。人莫之知。往見伯樂。曰。臣有駿馬。欲賣之。比三日立於市。人莫與言。願子還而視之。去而顧之。臣請獻一朝之賈。伯樂乃還而視之。去而顧之。一旦而馬價十倍。今臣欲以駿馬見於王。莫爲臣先後者。足下有意爲臣伯樂乎。臣請獻白璧一雙。黃金千鎰。以爲馬食。淳于髡曰。謹聞命矣。入言之王而見之。齊王大說蘇子。

蘇代自齊。使人謂燕昭王曰。臣聞離齊趙。齊趙已孤矣。王何不出兵以攻齊。臣請爲王弱之。燕乃伐齊攻晉。令人謂閔王曰。燕之攻齊也。欲以復振古莖也。燕兵在晉而不進。則是兵弱而計疑也。王何不令蘇子將而應燕乎。夫以蘇子之賢。將而應弱燕。燕破必矣。燕破。則趙不敢不聽。是王破燕而服趙也。閔王曰。善。乃謂蘇子曰。燕兵在晉。今寡人發兵應之。願子爲寡人爲之將。對曰。臣之於兵。何足以當之。王其改舉王使臣也。是敗王之兵。而以臣遺燕也。戰不勝。不可振也。王曰。行。寡人知子矣。蘇子遂將。而與燕

人戰於晉下。齊軍敗。燕得甲首二萬人。蘇子收其餘兵以守陽城。而報於閔王曰。王過舉。令臣應燕。今軍敗。亡二萬人。臣有斧質之罪。請自歸於吏以戮。閔王曰。此寡人之過也。子無以爲罪。明日。又使燕攻陽城及狸。又使人謂閔王曰。日者。齊不勝於晉下。此非兵之過。齊不幸。而燕有_{會作}天幸也。今燕又攻陽城及狸。是以天幸自爲功也。王復使蘇子應之。蘇子先敗王之兵。其後必務以勝報王矣。王曰。善。乃復使蘇子。蘇子固辭。王不聽。遂將以與燕戰於陽城。燕人大勝。得首二萬。齊君臣不親。百姓離心。燕因使樂毅大起兵伐齊。破之。

蘇代自齊獻書於燕王曰。臣之行也。固知將有口事。故獻御書而行。曰。臣貴於齊。燕大夫將不信臣。臣賤。將輕臣。臣用。將多望於臣。齊有不善。將歸罪於臣。天下不攻齊。將曰。善爲齊謀。天下攻齊。將與齊兼鄆臣。臣之所重處重卵也。王謂臣曰。吾必不聽衆口與讒言。吾信汝也。猶刻剌者也。上可以得用於齊。次可以得信於下。苟無死。女無不爲也。以女自信可也。與之言曰。去燕之齊可也。期於成事而已。臣受令以任齊。及五年。齊數出兵。未嘗謀燕。齊趙之交。一合一離。燕王不與齊謀趙。則與趙謀齊。齊之信燕也。至於虛北塞行其兵。今王信田伐與叅去疾之言。且攻齊。使齊犬馬驥而

不言燕。今王又使慶令臣曰：吾欲用所善，王苟欲用之，則臣請爲王事之。王欲辭，臣割任所善，則臣請歸辭事。臣苟得見，則盈願。

陳翠合齊燕，將令燕王之弟爲質於齊。燕王許諾，太后聞之，大怒曰：陳公不能爲人之國，亦則已矣。焉有離人子母者？老婦欲得志焉。陳翠欲見太后，王曰：太后方怒子，子其待之。陳翠曰：無害也。遂入見太后，曰：何臞也？太后曰：賴得先王鴈鷺之餘食，不宜臞。臞者，憂公子之且爲質於齊也。陳翠曰：人主之愛子也，不如布衣之甚也，非徒不愛子也，又不愛丈夫子，獨甚。太后曰：何也？對曰：太后嫁女諸侯，奉以千金，齎莖百里，以爲人之終也。今王願封公子，百官持職，羣臣效忠，曰：公子無功不當封。今王之以公子爲質也，且以爲公子功而封之也。太后弗聽。臣是以知人主之不愛丈夫子，獨甚也。且太后與王幸而在，故公子貴。太后千秋之後，王棄國家，而太子卽位，公子賤於布衣，故非及太后與王封公子，則公子終身不封矣。太后曰：老婦不知長者之計，乃命公子束車制衣爲行具。燕昭王且與天下伐齊，而有齊人仕於燕者，昭王召而謂之曰：寡人且與天下伐齊，日暮出令矣。子必爭之，爭之而不聽，子因去而之齊。寡人有時復合和也，且以因子而事齊。當此之時也，燕齊不兩立，然而常獨欲有復收之之志，若此也。

燕饑。趙將伐之。楚使將軍之燕。過魏。見趙恢。趙恢曰。使除患無至。易於救患。伍子胥。官之奇不用。燭之武。張孟談。受大賞。是故謀者皆從事於除患之道。而先使除患無至者。今予以百金送公也。不如以言。公聽吾言而說趙王曰。昔者吳伐齊。爲其饑也。伐齊。未必勝也。而弱越乘其弊以霸。今王之伐燕也。亦爲其饑也。伐之。未必勝。而強秦將以兵承王之西。會劉改是使西作北弱趙居強吳之處。而使強秦處弱越之所以霸也。願王之熟計之也。使者乃以說趙王。趙王大悅。乃止。燕昭王聞之。乃封之以地。

昌國君樂毅爲燕昭王合五國之兵而攻齊。下七十餘城。盡郡縣之以屬燕。三城未下。聊即墨昔而燕昭王死。惠王卽位。用齊人反間。疑樂毅。而使騎劫代

之將。樂毅奔趙。趙封以爲望諸君。齊田單欺詐騎劫。卒敗燕軍。復收七十城以復齊。燕王悔。懼趙用樂毅。承燕之弊以伐燕。燕王乃使人讓樂毅。且謝之曰。先王舉國而委將軍。將軍爲燕破齊。報先王之讐。天下莫不振動。寡人豈敢一日而忘將軍之功哉。會先王棄羣臣。寡人新卽位。左右誤寡人。寡人之使騎劫代將軍者。會本添者字爲將軍久暴露於外。故召將軍。且休計事。將軍過聽。以與寡人有郟。遂捐燕而歸趙。將軍自爲計則可矣。而亦何以報先王之所以遇將軍之意乎。望諸君乃使人獻書報燕王曰。臣不佞。

不能奉承先王之教。以順左右之心。恐抵斧質之罪。以傷先王之明。而又害於足下之義。故遁逃奔趙。自負以不肖之罪。故不敢爲辭說。今王使使者數之罪。臣恐侍御者之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而又不白於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敢以書對。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其親。功多者授之。不以官隨其愛。能當之者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以所學者觀之。先王之舉錯。有高世之心。故假節於魏王。而以身得察於燕。先王過舉。擢之乎賓客之中。而立之乎羣臣之上。不謀於父兄。而使臣爲亞卿。臣自以爲奉令承教。可以幸無罪矣。故受命而不辭。先王命之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而欲以齊爲事。臣對曰。夫齊。霸國之餘教也。而驟勝之遺事也。閑於兵甲。習於戰攻。王若欲攻之。則必舉天下而圖之。舉天下而圖之。莫徑於結趙矣。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同願也。趙若許約楚魏。宋盡力。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先王曰。善。臣乃口受令。具符節。南使臣於趙。願反命。起兵隨而攻齊。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舉而有之於濟上。濟上之軍。奉令擊齊。大勝之。輕卒銳兵。長驅至國。錄作齊齊王逃遁。走莒。僅以身免。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燕。大呂陳於元英。故鼎反於歷室。齊器設於寧臺。薊丘之植。植於

伏羲自五伯以來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爲慙其志，以臣爲不頓命，故裂地而封之，使之得比乎小國諸侯。臣不佞，自以爲奉令承教，可以幸無罪矣。故受命而弗辭，臣聞賢明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蚤知之士，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若先王之報怨雪恥，夷萬乘之強國，收八百歲之蓄積，及至棄羣臣之日，餘令詔後嗣之遺義，執政任事之臣，所以能循法令，順庶擊者，施及萌隸，皆可以教於後世。臣聞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昔者五子胥說聽乎闔閭，故吳王遠迹至於郢。夫差弗是也。賜之鴟夷而浮之江，故吳王夫差，不悟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沉子胥而不悔。子胥不蚤見主之不同量，故入江而不改。夫免身全功，以明先王之過者，臣之上計也。離毀辱之非，墮先王之名者，臣之所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爲利者，義之所不敢出也。臣聞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臣之去也，不潔其名。臣雖不佞，數奉教於君子矣，恐侍御者之親，左右之說，而不察疏遠之行也，故敢以書報，唯君之留意焉。

或錢本添

或字 獻書燕王。王而不能自恃，不惡卑名以事強，事強可以令國安長

久。萬世之善計，以事強而不可以爲萬世，則不如合弱。將奈何合弱而不能如一。此臣之所爲山東苦也。比目之魚，不相得，則不能行。故古之人稱

之。以其合兩而如一也。今山東合弱而不能如一。是山東之知不如魚也。又譬如車士之引車也。三人不能行。索二人。五人而車因行矣。今山東三國弱而不能敵秦。索二國。因能勝秦矣。然而山東不知相索。智固不如車士矣。胡與越人。言語不相知。志意不相通。同舟而凌波。至其相救助如一也。今山東之相與也。如同舟而濟。秦之兵至。不能相救助如一。智又不如胡越之人矣。三物者。人之所能爲也。山東之主。遂不悟。此臣之所爲山東憂也。願大王之熟慮之也。山東相合之主者。不卑名。之國者可長存。之卒。今韓梁趙三國以合矣。秦見三晉之堅也。必南伐楚。趙見秦之伐楚也。必北攻燕。物固有勢異而患同者。秦久伐韓。故中山亡。今久伐楚。燕必亡。臣竊爲王計。不如以兵南合三晉。約成韓梁之西邊。山東不能堅爲此。此必皆亡。燕果以兵南合三晉也。

客謂燕王曰。齊南破楚。西屈秦。用韓魏之兵。燕趙之衆。猶鞭笞也。使齊北面伐燕。卽雖五燕不能當。王何不陰出使。散游土。頓齊兵。弊其衆。使世世無患。燕王曰。假寡人五年。寡人得其志矣。蘇子曰。請假王十年。燕王說。奉蘇子車五十乘。南使於齊。謂齊王曰。齊南破楚。西屈秦。用韓魏之兵。燕趙

之衆猶鞭笞也。臣聞當世之舉王，必誅暴正亂，舉無道，攻不義。今宋王射天笞堊，鑄諸侯之象，使侍屏廈，展其臂，障其鼻。此天下之無道不義，而王不伐。王名終不成，且夫宋，中國膏腴之地，隣民之所處也。與其得百里於燕，不如得十里於宋。伐之名則義，實則利。王何爲弗爲？齊王曰：善。遂與兵伐宋。三覆宋，宋遂舉。燕王聞之，絕交於齊，率天下之兵以伐齊。大戰一，小戰再，頓齊國，成其名。故曰：因其強而強之，乃可折也；因其廣而廣之，乃可缺也。

趙且伐燕，蘇代爲燕謂惠王曰：今者臣來，過易水，蚌方出曝，而鷸啄其肉，蚌合而拊其喙。鷸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即有死蚌。蚌亦謂鷸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即有死鷸。兩者不肯相舍，漁者得而并禽之。

字藝文類聚引云蚌將爲脯如此則叶韻然不聞蚌得雨則解也陸農師乃云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必有死蚌兩謂開口一今作用非是恐別有所據今趙且伐燕，燕趙久相

支，以弊大衆。臣恐強秦之爲漁父也。故願王之熟計之也。惠王曰：善。乃止。

齊魏爭燕，齊謂燕王曰：吾得趙矣。魏亦謂燕王曰：吾得趙矣。燕無以決之，而未有適予也。蘇子一作代謂燕相曰：臣聞辭卑而幣重者，失天下者也。辭

倨而幣薄者，得天下者也。今魏之辭倨而幣薄，燕因合於魏得趙，齊遂北矣。

燕三第三十一

齊、韓、魏共攻燕。燕使太子請救於楚。楚王使景陽將而救之。暮舍。使左右司馬各營壁地。已植表。景陽怒曰：「女所營者，水皆至滅表，此焉可以舍。」乃令徙。明日大雨，山水大出。所營者，水皆滅表。軍吏乃服。於是遂不救燕，而攻魏離丘。取之以與宋。三國懼，乃罷兵。魏軍其西，齊軍其東，楚軍欲還，不可得也。景陽乃開西和門，晝以車騎，暮以燭見，通使於魏。齊師怪之，以爲燕、楚與魏謀之，乃引兵而去。齊兵已去，魏失其與國，無與共擊楚，乃夜遁。楚師乃還。

張丑爲質於燕。燕王欲殺之。走且出境。境吏得丑。丑曰：「燕王所爲將殺我者，人有言我有寶珠也。王欲得之。今我已亡之矣。而燕王不我信。今子且致我。我且言子之奪我珠而吞之。燕王必當殺子。劊子腹及子之腸。」續云別本作反子之矣。夫欲得之君，不可說以利。吾要且死。子腸亦且寸絕。境吏恐而赦之。燕王喜，使粟腹以百金爲趙孝成王壽。酒三日，反報曰：「趙民其壯者皆死於長平，其孤未壯，可伐也。」王乃召昌國君樂間而問曰：「何如？」對曰：「趙四達之國也，其民皆習於兵，不可與戰。」王曰：「吾以倍攻之可乎？」曰：「不可。」曰：「以三

可乎。曰：不可。王大怒。左右皆以爲趙可伐。遽起六十萬以攻趙。令栗腹以四十萬攻鄗。使慶秦以二十萬攻代。趙使廉頗以八萬遇栗腹於鄗。使樂乘以五萬遇慶秦於代。燕人大敗。樂間入趙。燕王以書且謝焉。曰：寡人不佞。不能奉順君意。故君捐國而去。則寡人之不肖明矣。敢端其願。而君不肯聽。故使使者陳愚意。君試論之。語曰：仁不輕絕。智不輕怨。君之於先王也。世之所明知也。寡人望有非。則君掩蓋之。不虞君之明罪之也。望有過。則君教誨之。不虞君之明罪之也。且寡人之罪。國人莫不知。天下莫不聞。君微出。明怨以棄寡人。寡人必有罪矣。雖然。恐君之未盡厚也。諺曰：厚者不毀人以自益也。仁者不危人以要名。以故掩人之邪者。厚人之行也。救人之過者。仁者之道也。世有掩寡人之邪。救寡人之過。非君心所望之。今君厚受位於先王。以成尊。輕棄寡人以快心。則掩邪救過。難得於君矣。且世有薄於故厚施。行有失而故惠用。今使寡人任不肖之罪。而君有失厚之累。於爲君擇之也。無所取之。國之有封疆。猶家之有垣墻。所以合好掩惡也。室不能相和。出語隣家。未爲通計也。怨惡未見而明棄之。未盡厚也。寡人雖不肖乎。未如殷紂之亂也。君雖不得意乎。未如商容箕子之累也。然則不內蓋寡人。而明怨於外。恐其適足以傷於高。而薄於行也。非然也。

苟可以明君之義。成君之高。雖任惡名。不難受也。本欲以爲明寡人之薄。而君不得厚。揚寡人之辱。而君不得榮。此一舉而兩失也。義者不虧人以自益。况傷人以自損乎。願君無以寡人不肖。累往事之美。昔者柳下惠吏於魯。三黜而不去。或謂之曰。可以去。柳下惠曰。苟與人之異。惡往而不黜乎。猶且黜乎。寧於故國爾。柳下惠不以三黜自累。故前業不忘。不以去爲心。故遠近無議。今寡人之罪。國人未知。而議寡人者遍天下。語曰。論不脩心。議不累物。仁不輕絕。智不簡功。棄大功者。輟也。輕絕厚利者。怨也。輟而棄之。怨而累之。宜在遠者。不望之乎。君也。今以寡人無罪。君豈怨之乎。願君捐怨。追惟先王。復以教寡人。意君曰。余且慝心以成而過。不願先王以明而惡。使寡人進不得脩功。退不得改過。君之所揣會作也。唯君圖之。此寡人之慝意也。敬以書謁之。樂間樂乘怨不用其計。二人卒留趙。不報。

秦并趙。北向迎燕。燕王聞之。使人賀秦王。使者過趙。趙王繫之。使者曰。秦趙爲一。而天下服矣。茲之所以受命於趙者。爲秦也。會臣使秦。而趙繫之。是秦趙有郤。秦趙有郤。天下必不服。而燕不受命矣。且臣之使秦。無妨於趙之伐燕也。趙王以爲然而遣之。使者見秦王曰。燕王竊聞秦并趙。燕王使使者賀千金。秦王曰。夫燕無道。吾使趙有之子。何賀。使者曰。臣聞全趙

之時。南鄰爲秦。北下曲陽爲燕。趙廣二百里。而與秦相距五十餘年矣。所以不能反勝秦者。國小而地無所取。今王使趙北奔燕。燕趙同力。必不復受於秦矣。臣切爲王患之。秦王以爲然。起兵而救會作燕。

燕太子丹質於秦。亡歸。見秦且滅六國。兵以臨易水。恐其禍至。太子丹患之。謂其太傅鞫武曰。燕秦不兩立。願太傅幸而圖之。武對曰。秦地遍天下。威脅韓魏。趙氏則易水以北。未有所定也。奈何以見陵之怨。欲排一作批會

其逆鱗哉。太子曰。然則何由。太傅曰。請入圖之。居之有間。樊將軍亡秦之燕。太子容之。太傅鞫武諫曰。不可。夫秦王之暴。而積怨於燕。足爲寒心。又况聞樊將軍之在乎。是以委肉當餓虎之蹊。禍必不振矣。雖有管晏。不能爲謀。願太子急遣樊將軍入匈奴以滅口。請西約三晉。南連齊楚。北講於單于。然後乃可圖也。太子丹曰。太傅之計。曠日彌久。心惛然。恐不能須臾。且非獨於此也。夫樊將軍困窮於天下。歸身於丹。丹終不迫於強秦。而棄所哀憐之交。置之匈奴。是丹命固卒之時也。願太傅更慮之。鞫武曰。燕有所哀憐之者。其智深。其勇沉。可與之謀也。太子曰。願因太傅交於田先生。田光先生者。其智深。其勇沉。可與之謀也。太子曰。願因太傅交於田先生。可乎。鞫武曰。敬諾。出見田光。道太子曰。願圖國事於先生。田光曰。敬奉教。乃造焉。太子跪而逢迎。却行爲道。跪而拂席。田先生坐定。左右無人。太子

避席而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田光曰。臣聞騷亂盛壯之時。一
日而馳千里。至其衰也。鷲鷹先之。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精已消
亡矣。雖然。光不敢以乏國事也。所善荆軻可使也。太子曰。願因先生得願
交於荆軻可乎。田光曰。敬諾。卽起趨出。太子送之至門。曰。丹所報先生所
言者。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田光俛而笑曰。諾。僕行見荆軻。曰。光與子
相善。燕國莫不知。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形已不逮也。幸而教之
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光竊不自外。言足下於太子。願足下過太
子於宮。荆軻曰。謹奉教。田光曰。光聞長者之行。不使人疑之。今太子約光
曰。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是太子疑光也。夫爲行使人疑之。
非節俠士也。欲自殺以激荆軻。曰。願足下急過太子。言光已死。明不言也。
遂自剄而死。軻見太子。言田光已死。明不言也。太子再拜而跪。膝下行。流
涕有頃。而後言曰。丹所請田先生無言者。欲以成大事之謀。今田先生以
死明不泄言。豈丹之心哉。荆軻坐定。太子避席頓首曰。田先生不知丹不
肖。使得至前。願有所道。此天所以哀燕。不棄其孤也。今秦有貪饜之心。而
欲不可足也。非盡天下之地。臣海內之王者。其意不饜。今秦已虜韓王。盡
納其地。又舉兵南伐楚。北臨趙。王翦將數十萬之衆。臨漳鄴。而李信出太

原雲中。趙不能支秦。必入臣。入臣則禍至燕。燕小弱。數困於兵。今計舉國
不足以當秦。諸侯服秦。莫敢合從。丹之私計。愚以爲誠得天下之勇士。使
於秦。窺以重利。秦王貪其贄。必得所願矣。誠得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之侵
地。若曹沫之與齊桓公。則大善矣。則不可。因而刺殺之。彼大將擅兵於外。
而內有大亂。則君臣相疑。以其間諸侯。諸侯得合從。其償破秦必矣。此丹
之上願。而不知所以委命。唯荆會本無荆字卿留意焉。久之。荆軻曰。此國之大事。
臣駑下。恐不足任使。太子前頓首。固請無讓。然後許諾。於是尊荆軻爲上
卿。舍上舍。太子日日造問。供太牢異物。間進車騎美女。恣荆軻所欲。以順
適其意。久之。荆軻未有行意。秦將王翦破趙。虜趙王。盡收其地。進兵北略
地。至燕南界。太子丹恐懼。乃請荆軻曰。秦兵旦暮渡易水。則雖欲長侍足
下。豈可得哉。荆軻曰。微太子言。臣願得謁之。今行而無信。則秦未可親也。
夫今樊將軍。秦王購之金會錢作秦王懸金千斤。邑萬家。誠能得樊將軍首。與燕督
亢之地圖。獻秦王。秦王必說見臣。臣乃得有以報太子。太子曰。樊將軍以
窮困來歸丹。丹不忍以己之私。而傷長者之意。願足下更慮之。荆軻知太
子不忍。乃遂私見樊於期。曰。秦之遇將軍。可謂深矣。父母宗族。皆爲戮沒。
今聞購將軍之首。金千斤。邑萬家。

念常痛於骨髓。顧計不知所出耳。軻曰：今有一言，可以解燕國之患，而報將軍之仇者，何如？樊於期乃前曰：爲之奈何？荆軻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秦王必喜而善見臣。臣左手把其袖，而右手持匕首，一無抗字會錢作推抗其背，然則將軍之仇報，而燕國見陵之恥除矣。將軍豈有意乎？樊於期偏袒扼腕而進曰：此臣日夜切齒拊心也。乃今得聞教，遂自刎。太子聞之，馳往，伏屍而哭，極哀。既已無可奈何，乃遂收盛樊於期之首，函封之。於是太子預求天下之利七首，得趙人徐夫入之七首，取之百金，使工以藥淬之，以試人，血濡縷，人無不立死者。乃爲裝遣荆軻。燕國有勇士秦武陽，年十二，殺人，人不敢與忤視。乃令秦武陽爲副。荆軻有所待，欲與俱。其人居遠未來，而爲留待。頃之，未_{會作不}發。太子遲之，疑其有改悔，乃復請之曰：日以盡矣，荆卿豈無意哉？丹請先遣秦武陽。荆軻怒，叱太子曰：今日往而不反者，豎子也。今提一匕首，入不測之強秦，僕所以留者，待吾客與俱。今太子遲之，請辭決矣。遂發。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上，既祖，取道，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_{會無而字}歌。爲變徵_{一作樓上}之聲。士皆垂淚涕泣。又前而爲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會作後復爲怆慨羽聲。士皆瞋目，髮盡上指冠。於是荆軻遂就車而去。終已不顧。既至秦，持千金之資幣物，厚遺

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嘉爲先言於秦王曰。燕王誠振畏慕大王之威。不敢與兵以拒大王。

拒大王一作逆軍吏

願舉國爲內臣。比諸侯之列。給貢職如郡縣。而

得奉守先王之宗廟。恐懼不敢自陳。謹斬樊於期頭。及獻燕之督亢之地圖。函封。燕王拜送于庭。使使以聞大王。唯大王命之。秦王聞之。大喜。乃朝服。設九賓。見燕使者咸陽宮。荆軻奉樊於期頭函。而秦武陽奉地圖匣。以次進。至陛下。秦武陽色變振恐。羣臣怪之。荆軻顧笑武陽。前爲謝曰。北蠻夷之鄙人。未嘗見天子。故振懼。願大王少假借之。使畢使於前。秦王謂軻曰。起。取武陽所持圖。軻既取圖奉之。發圖。圖窮而匕首見。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搤抗之。未至身。秦王驚。自引而起。絕袖。拔劍。劍長。操其室。時怨會作急劍。會本無劍字堅。故不可立拔。荆軻逐秦王。秦王還柱而走。羣臣驚愕。卒起不意。盡失其度。而秦法。羣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兵。諸郎中執兵。皆陳殿下。非有詔不得上。方急時。不及召下兵。以故荆軻逐秦王。而卒惶急無以擊軻。而乃以手共搏之。是時侍醫夏無且以其所奉藥囊提軻。秦王方還柱走。卒惶急不知所爲。左右乃曰。王負劍。王負劍。遂拔以擊荆軻。斷其左股。荆軻廢。乃引其匕首提秦王。不中。中柱。秦王復擊軻。被入創。軻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踞以罵曰。事所以不成者。乃欲以生劫

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左右既前斬荆軻。秦王目眩良久。而論功賞羣臣。及當坐者各有差。而賜夏無且黃金二百鎰。曰。無且愛我。乃以藥囊提軻也。於是秦大怒燕。益發兵詣趙。詔王翦軍以伐燕。十月而拔燕薊城。燕王喜。太子丹等皆率其精兵。東保於遼東。秦將李信追擊燕王。王急用代王嘉計。殺太子丹。欲獻之秦。秦復進兵攻之。五歲而卒滅燕國。而虜燕王喜。秦兼天下。其後荆軻客高漸離。以擊筑見秦皇帝。而以筑擊秦皇帝。爲燕報仇。不中而死。

宋衛第三十二

齊攻宋。宋使臧子索救於荆。荆王大說。許救甚勸。勸力也臧子憂而反。其御曰。索救而得。有憂色。何也。臧子曰。宋小而齊大。夫救於小宋。而惡於大齊。此王之所憂也。而荆王說甚。必以堅我。我堅而齊弊。荆之利也。臧子乃歸。齊王果攻拔宋五城。而荆王不至。

公輸般爲楚設機。將以攻宋。

公輸般魯班之號也。機械雲梯之屬也。

墨子聞之。百舍重繭。

墨子墨翟也。百舍百里一

舍也重繭。累也重繭。

往見公輸般。謂之曰。吾自宋聞子。吾欲藉子殺王。公輸般曰。吾義

固不殺王。墨子曰。聞公爲雲梯。將以攻宋。宋何罪之有。

梯長而高。上至於雲。故曰雲梯也。楚欲廣土而起伐宋。

非有罪也故曰宋何罪之有乎

義不殺王而攻國是不殺少而殺衆敢問攻宋何義也公輸般

服焉請見之王墨子見楚王曰今有人於此舍其文軒

文軒文飾之車也

鄰有弊輿

而欲竊之舍其錦繡鄰有短

一作短

褐而欲竊之舍其梁肉鄰有糟糠而欲竊

之此為何若人也王曰必為有竊疾矣墨子曰荆之地方五千里

宋方五百里此猶文軒之與弊輿也荆有雲夢犀兕麋鹿盈之江漢魚鼈

下民也

宋所謂無雉兔鮒魚者也此猶梁肉之與糟糠也荆有

長松文梓榿梅豫樟

皆大木也

宋無長木此猶錦繡之與短褐也惡以王吏之攻

宋為與此同類也王曰善哉請無攻宋

犀首伐黃

黃國名也

過衛使人謂衛君曰弊邑之師過大國之郊會無一介之使

以存之乎敢請其罪今黃城將下矣已將移兵而造大國之城下

造詣也言至衛國之城下

衛君懼束組三百緡

組緡文紛緡之屬也十首為一緡也

黃金三百鎰以隨使者南文子止之曰

內臨其倫

倫等

夫在中者惡臨議其事

惡其臨己故將議其事也

蒙大名挾成功坐御以待中

之議犀首雖愚必不為也是不勝黃城破心而走歸恐不免於罪矣彼安敢攻衛以重其不勝之罪哉果勝黃城帥師而歸途不敢過衛梁王伐邯鄲而徵師於宋

徵召也

宋君使使者請於趙王曰夫梁兵勁而權重

明強也

今敵師於弊邑，弊邑不從，則恐危社稷。若扶梁伐趙，以害趙國。快助則

寡人不忍也。願王之有以命弊邑。弊邑，宋也。趙王曰：然。夫宋之不足如梁也。如常也。

寡人知之矣。弱趙以強梁，宋必不利也。梁必兼宋，故宋不利之也。則吾何以告子而可乎？使

者曰：臣會錢作忠，自此卷尾會本皆作忠。請受邊城，徐其攻而留其日。徐，緩留其日也。以待下吏之有

城而已。趙王曰：善。宋人因遂舉兵入趙境，而圍一城焉。梁王甚說，曰：宋人

助我攻矣。以宋人圍趙一城，故云助我攻。趙王亦說，曰：宋人止於此矣。以宋使者言徐攻留其日，趙王亦說言宋人止於此。故兵

退難解，德施於梁，而無怨於趙，故名有所加，而實有所歸。

謂大尹曰：君日長矣，自知政，則公無事。大尹，宋卿也。言宋王年日長，大自能制法布政也。則大尹無復有專政之事也。公不如

令楚賀君之孝，則君不奪太后之事矣。事也。則公常用宋矣。太后尹母也。與后共為政。太后不見奪政，則大

尹亦不見廢也。故云常用於宋也。

宋與楚為兄弟，齊攻宋，楚王言救宋，宋因賣楚重，以求講於齊，齊不聽。齊伐

將救宋，宋恃楚之重，求和於齊者。蘇秦為宋謂齊相曰：不如與之。不如與之和也。以明宋之賣楚重於齊

也。楚怒，必絕於宋，而事齊。齊楚合，則攻宋易矣。魏太子自將過宋外黃。魏惠王太子申也。自將攻齊外黃。今陳留外黃，故宋城也。後徙睢陽也。

子曰：願聞之。客曰：固願效之。客，徐子也。今太子自將攻齊，大勝并莒，則當不過有

魏，而貴不益為王。益亦魏也。若戰不勝，則萬世無魏。不勝則太子滅復何魏之有。故云萬世無魏也。此臣之百

宋衛第三十二 二九七

戰百勝之術也。太子曰：諾。請必從公之言而還。客曰：太子雖欲還，不得矣。

彼利太子之戰攻，而欲滿其意者衆。彼謂魏戰士也，欲使太子戰得，其利以盈滿其志意衆多也。太子雖欲還，恐

不得矣。太子上車請還，其御曰：將出而還，與北同。北退走也，與退走者同罪。不如遂行。遂行，

與齊人戰而死，卒不得魏。齊人敗之，馬陵虜靡循而殺太子申，故云卒不得魏也。

宋康王之時，有雀生鷄。續云：折序鷄生，鷄通鑑作雞。於城之陬。康王辟公之子，別成之弟，滿王鵬也，羽蟲之孽也。陬，隅也。五行傳：思心之不容，是謂

不聖時有則黃鸞黃祥也。使史占之曰：小而生巨，必霸天下。史太史曰：能辨吉凶之妖祥，康王無道，不敢正對，故云必霸天下。危行言譏，太史有焉。

康王大喜，於是滅滕，伐薛，取淮北之地，乃愈自信，欲霸之，亟成也。亟，速也。故射天

咎地，斬社稷而焚滅之，曰：威服天下鬼神，罵國老諫曰：為無顏之冠，以示

勇，剖僮之背。剖，劈也。鏃朝涉之脛，而國人大駭。駭，亂也。齊聞而伐之，民散，城不守。

王乃逃倪侯之館，遂得而死。見祥而不為祥，反為禍。禍謂齊滑王與魏楚共伐宋，殺康王而據國三分其地也。

智伯欲伐衛，遺衛君野馬四百，白璧一。野馬，騊駼也，四百乘也。璧，玉環也，肉倍好曰璧。衛君大悅，羣臣皆

贊。南文子有憂色。衛君曰：大國大懼，而子有憂色，何？文子曰：無功之賞，無

力之禮，不可不察也。野馬四百，璧一，此小國之禮也。而大國致之，君其圖

之。衛君以其言告邊境，智伯果起兵而襲衛，至境而反。反，還也。曰：衛有賢人，先

知吾謀也。

智伯欲襲衛，乃佯亡其太子，使奔衛。南文子曰：太子顏為君子也，甚愛而

知吾謀也。

有寵伯甚愛而寵祿之非有大罪而亡必有故不有大罪而亡來必有他故者也使人迎之於境曰

車過五乘慎勿納也智伯聞之乃止上太子

秦攻衛之蒲蒲衛邑也胡衍謂樗里疾曰公之伐蒲以為秦乎以為魏乎為魏則

善為秦則不賴矣魏利也衛所以為衛者以有蒲也今蒲入於魏衛必折於魏

衛知必失蒲必自入於魏以求救也魏亡西河之外而弗能復取者弱也西河魏邑也秦兼取之魏弱於秦故云不能取今并衛

於魏魏必強魏強之日西河之外必危魏得衛而強必更取西河之外故云西河之外必危且秦王亦將觀

公之事害秦以善魏秦王必怨公樗里疾曰奈何胡衍曰公釋蒲勿攻臣

請為公入戒蒲守以德衛君樗里疾曰善胡衍因入蒲謂其守曰樗里子

知蒲之病也疾困也其言曰吾必取蒲今臣能使釋蒲勿攻蒲守再拜因效金

三百鎰焉曰秦兵誠去請厚子於衛君胡衍取金於蒲以自重於衛樗里

子亦得三百金而歸又以德衛君也

衛使客事魏三年不得見衛客患之乃見梧下先生先生長者有德者稱家有大梧樹因以為號若柳下惠許

之以百金梧下先生曰諾乃見魏王曰臣聞秦出兵未知其所之秦魏交

而不脩之日久矣溫故曰脩願王博事秦無有他計魏王曰諾客趨出至郎門

續作而反曰臣恐王事秦之晚容梧下先生也出反乃說事者而以亦不故王曰何也

先生曰夫人於事己者過急於事人者過緩今王緩於事己者安能急於

事人。奚以知之。衛客曰。事王二年不得見。臣以是知王緩也。魏王趨見衛客。

衛嗣君病。嗣君衛平侯之子也。秦王貶其號為君也。富術謂殷順且曰。子聽吾言也。以說君。勿益損也。

君必善子。子殷順。且者也。人生之所行。與死之心異。始君之所行於世者。食高麗也。

食用也。麗美也。諸所行為者。務用高美。觀目而已。不務用德也。所用者。繆錯。孳薄也。羣臣盡以為君輕國而好高麗。

繆錯。孳薄之二人。君所幸。非實也。長曰。不食國必危。故羣臣盡以君為輕國也。必無與君言國事者。子謂君。君之所行天下者。

甚謬。繆錯主斷於國。而孳薄輔之。自今以往者。公孫氏必不血食矣。公孫氏謂嗣君也。衛整之孫。故云公孫氏。君也。君子也。

君曰。善。與之相印曰。我死子制之。嗣君死。殷順且以君令相公期。

衛嗣君時。肯靡逃之魏。肯靡。有罪之賢臣也。衛贖之百金。不與。乃請以左氏。左氏。衛邑也。羣臣

諫曰。以百金之地。贖一肯靡。無乃不可乎。君曰。治無小。亂無大。教化喻於

民。三百之城。足以為治。民無廉恥。雖有十左氏。將何以用之。衛人迎新婦。

婦上車。問驂馬。誰馬也。御曰。借之。新婦謂僕曰。拊驂無答服。拊。擊也。兩旁曰驂。轅中曰服。擊其驂。期中也。

兩服馬不。拊。擊也。兩旁曰驂。轅中曰服。擊其驂。期中也。車至門。扶。扶。謂下車。教送母。滅竈。將失火。入室見白曰。徙之。牖下。妨往來

者。主人笑之。此二三言者。皆要言也。然而不免為笑者。蚤晚之時失也。雖要指非新婦

所宜言也。以喻忠臣可以言而不言。失忠未可以言而言。危身故云蚤晚之時失也。

中山第三十三

魏文侯欲殘中山。文侯魏桓子之孫也殘滅之也常莊談謂趙襄子曰。魏并中山。必無趙矣。常莊談

子臣也并兼也兼有中山必復以次取趙公何不請公子傾以為正妻。因封之中山。是中山復立也。公

傾魏君之女封之於中山以為邑是則中山不殘也故云中山復立猶存也

犀首立五王。而中山後持。立五國使稱王齊趙魏燕中山也持中山小故後立之齊謂趙魏曰。寡人羞與中山

並為王。願與大國伐之。以廢其王。伐中山使不得稱王中山聞之大恐。召張登而告之。

張登山臣也曰。寡人且王。齊謂趙魏曰。羞與寡人並為王。而欲伐寡人。恐亡其國。

不在索王。非子莫能吾救。登對曰。君為臣多車重幣。臣請見田嬰。中山之

君遣之齊。見嬰子曰。臣聞君欲廢中山之王。將與趙魏伐之。過矣。以中山

之小。而三國伐之。中山雖益廢王。猶且聽也。益大也猶向也雖大廢之向且聽命不敢貳也且中山恐。必

為趙魏廢其王。而務附焉。務附親也必為趙魏不敢稱王而親附趙魏以自曉也是君為趙魏驅羊也。言君以趙

中山恐亡必受命於趙魏是君為趙魏驅羊而使得食之非齊之利也。豈若中山廢其王而事齊哉。田嬰曰。奈何。

張登曰。今君召中山。與之遇而許之王。中山必喜而絕趙魏。趙魏怒而攻

中山。中山急。而為君難其王。則中山必恐。為君廢王事齊。彼患亡其國。是君廢其王而亡其國。賢於為趙魏驅羊也。田嬰曰。諾。張丑曰。不可。臣聞之。

同欲者相憎。同憂者相親。今五國相與王也。負海不與焉。負海齊也。五國之中齊不欲與之。同王也。此

是欲皆在為王。而憂在負海。今召中山與之遇。而許之王。是奪五國而益

負海也。致中山而塞四國。四國寒心。必先與之王。而故親之。是君臨中山

而失四國也。且張登之為人。也。善以微計。薦中山之君久矣。薦進也。張登善以微計進其君也。

難信以為利。不可信其言。以為己利也。田嬰不聽。不聽張丑之言也。果召中山君而許之王。張登因謂

趙魏曰。齊欲伐河東。何以知之。齊羞與中山之為王甚矣。今召中山與之

遇。而許之王。是欲用其兵也。豈若令大國先與之王。以止其遇哉。趙魏許

諾。果與中山王而親之。中山果絕齊而從趙魏。

中山與燕趙為王。齊閉關不通中山之使。其言曰。我萬乘之國也。中山千

乘之國也。何侔名於我。等。欲割平邑以賂燕趙。平邑出兵以攻中山。藍諸

君患之。張登謂藍諸君曰。公何患於齊。藍諸君曰。齊強萬乘之國。恥與中

山侔名。不憚割地以賂燕趙。出兵以攻中山。燕趙好位。一作倍。會作位。而貪地。吾恐

其不吾據也。大者危國。次者廢王。奈何吾弗患也。張登曰。請令燕趙固輔

中山而成其王。事遂定。公欲之乎。藍諸君曰。此所欲也。曰。請以公為齊王。

而登試說。公可乃行之。藍諸君曰。願聞其說。登曰。王之所以不憚割地以

賂燕趙。出兵以攻中山者。其實欲廢中山之王也。王曰。然。然則王之為費

賂燕趙。出兵以攻中山者。其實欲廢中山之王也。王曰。然。然則王之為費

且危夫割地以賂燕趙是強敵也出兵以攻中山首難也首始也王行二者所

求中山未必得王如用臣之道地不虧而兵不用中山可廢也王必曰子

之道奈何藍諸君曰然則子之道奈何張登曰王發重使使告中山君曰

寡人所以閉關不通使者為中山之獨與燕趙為王而寡人不與聞焉是

以隘之王苟舉趾以見寡人請亦佐君中山恐燕趙之不己據也今齊之

辭云即佐王中山必遁燕趙與王相見燕趙聞之怒絕之絕中王亦絕之是

中山孤孤何得無廢以此說齊王齊王聽乎藍諸君曰是則必聽矣此所

以廢之何在其所存之矣言以此說齊齊必從然隨足廢其王耳何所以存之利張登曰此王所以存者也齊

以是辭來因言告燕趙而無往以積厚於燕趙燕趙必曰齊之欲割平邑

以賂我者非欲廢中山之王也徒欲以離我於中山而已親之也雖百平

邑燕趙必不受也藍諸君曰善遣張登往果以是辭來中山因告燕趙而

不往燕趙果俱輔中山而使其王事遂定

司馬憲使趙為己求相中山憲中山臣也使於趙為之求相於中山也公孫弘陰知之知其因趙求為相也中山君

出司馬憲御公孫弘參乘弘曰為人臣招大國之威以為己求相於君何

如君曰吾食其肉不以分人司馬憲頓首於軾曰臣自知死至矣君曰何

也臣抵罪也抵當也君曰行吾知之矣居頃之趙使來為司馬憲求相中山君大

疑公孫弘。公孫弘走出。

司馬惠三相中山。陰簡難之。陰簡中山君美人也難惡也田簡謂司馬惠曰。趙使者來屬耳。

獨不可語陰簡之美乎。趙必請之。君與之。即公無內難矣。君弗與。趙公因

勸君立之。以為正妻。陰簡之德公。無所窮矣。果令趙請。君弗與。司馬惠曰。

君弗與趙。趙王必大怒。大怒。則君必危矣。然則立以為妻。固無請人之妻

不得。而怨人者也。田簡自謂取使。可以為司馬惠。可以為陰簡。可以令趙

勿請也。

陰姬與江姬爭為后。司馬惠謂陰姬公曰。事成。則有土。子民。不成。則恐無

身。欲成之。何不見臣乎。陰姬公稽首曰。誠如君言。事何可豫道者。司馬惠

即奏書中山王曰。臣聞弱趙強中山。中山王悅而見之。曰。願聞弱趙強中

山之說。司馬惠曰。臣願之。趙觀其地形險阻。人民貧富。君臣賢不肖。商敵

為資。未可豫陳也。中山王遣之。見趙王曰。臣聞趙天下善為音。佳麗人之

所出也。佳大麗美今者臣來。至境入都邑。觀人民謠俗。容貌顏色。殊無佳麗好美

者。以臣所行多矣。周旋無所不通。未嘗見人如中山陰姬者也。不知者特

以為神。力言不能及也。其容貌顏色。固已過絕人矣。若乃其眉目。准頰權

衡。犀角偃月。彼乃帝王之后。非諸侯之姬也。趙王意移。大悅曰。吾願請之。

何如。司馬憲曰。臣竊見其佳麗。口不能無道。爾即欲請之。是非臣所敢議。願王無泄也。司馬憲辭去。歸報中山王曰。趙王非賢王也。不好道德而好聲色。不好仁義而好勇力。臣聞其乃欲請所謂陰姬者。中山王作色不悅。司馬憲曰。趙強國也。其請之必矣。王如不與。即社稷危矣。與之。即為諸侯笑。中山王曰。為將奈何。司馬憲曰。王立為后。以絕趙王之意。世無請后者。雖欲得請之。鄰國不與也。禮無請后之義。鄰國必責之而不與。中山王遂立以為后。趙王亦無請言也。

主父欲伐中山。主父趙武靈王也。使李疵觀之。疵趙臣也。李疵曰。可伐也。君弗攻。恐後天下。

主父曰。何以對曰。中山之君。所傾蓋與車。而朝窮閭隘巷之士者七十家。主父曰。是賢君也。安可伐。李疵曰。不然。舉士則民務名不存。本朝賢則耕者惰而戰士懦。若此不亡者。未之有也。中山君饗都士大夫。司馬子期在焉。羊羹不遍。司馬子期怒而走於楚。說楚王伐中山。中山君亡。亡走也。有二人挈戈而隨其後者。中山君顧謂二人。子奚為者也。二人對曰。臣有父。嘗餓且死。君下壺食餌之。臣父且死曰。中山有事。汝必死之。故來死君也。中山君喟然而仰歎曰。與不期衆少。其於當厄。言人之施與不期多少。當其厄之時而惠及之。必厚德己也。一食之施而有二子之報。怨不期深淺。其於傷心。人之相怨不在深淺也。苟傷其心則怨重也。羊羹不遍而有出亡之患也。吾以一杯羊羹。亡國。以一

壺倉得士二人。詩云無言不讎無德不報比之謂也

樂羊為魏將攻中山。其子時在中山。中山君烹之。作羹致於樂羊。樂羊食之。古今稱之。樂羊食子以自信。明害父以求法。

昭王既息民繕兵。復欲伐趙。武安君曰。不可。王曰。前年國虛民飢。君不量

百姓之力。求益軍糧以滅趙。今寡人息民以養士。蓄積糧食。三軍之俸。有

倍於前。而曰不可。其說何也。武安君曰。長平之事。秦軍大尅。趙軍大破。秦

人歡喜。趙人畏懼。秦民之死者厚葬。傷者厚養。勞者相饗。飲食舖餽。吳謂食為餽祭

哀。勦力同憂。勦力勉力也。其字從力。耕田疾作。以生其財。今王發軍。雖倍其前。臣料趙國

守備亦以十倍矣。趙自長平已來。君臣憂懼。早朝晏退。卑辭重幣。四面出

嫁。結親燕魏。連好齊楚。積慮弁心。備秦為務。其國內實。其交外成。當今之

時。趙未可伐也。王曰。寡人既以興師矣。乃使五校大夫王陵。五役軍營也。校音明。孝反。將而

伐趙。陵戰失利。亡五校。蓋亡其營。校之部也。王欲使武安君。武安君稱疾不行。王乃使

應侯。往見武安君。責之曰。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君前率數萬之衆入

楚。拔鄢郢。焚其廟。東至竟陵。楚人震恐。東徙而不敢西向。韓魏相率。與兵

甚衆。君所將之。不能半之。而與戰之於伊闕。大破一國之軍。流血漂鹵。鹵大

鹵也

也

言殺人多而流血漂浮函也

斬首二十四萬。韓魏以故至今稱東藩。此君之功。天下莫不聞。

今趙卒之死於長平者已十七八。

言十分死其七八分也

其國虛弱。是以寡人大發軍人。

數倍於趙國之衆。願使君將。必欲滅之矣。君嘗以寡擊衆。取勝如神。况以

疆擊弱。以衆擊寡乎。武安君曰。是時楚王恃其國大。不恤其政。而羣臣相

妬以功。諂諛用事。良臣斥疎。百姓心離。城池不修。既無良臣。又無守備。故

起所以得引兵深入。多倍城邑。發梁焚舟。以專民。以掠於郊野。以足軍食。

當此之時。秦中士卒。以軍中爲家。將帥爲父母。不約而親。不謀而信。一心

同功。死不旋踵。

戰亡必死無還踵者

楚人自戰其地。咸顧其家。各有散心。

諸侯自戰其地爲散地也

莫

有鬪志。是以能有功也。伊闕之戰。韓孤。願魏不欲先用其衆。魏恃韓之銳。

欲推以爲鋒。二軍爭便之力不同。是以臣得設疑兵。以待韓陣。專軍弁銳。

觸魏之不意。魏軍既敗。韓軍自潰。乘勝逐北。以是之故。能立功。皆計利形

勢。自然之理。何神之有哉。今秦破趙軍於長平。不遂以時。乘其振懼而滅

之。畏而釋之。使得耕稼。以益蓄積。養孤長幼。以益其衆。繕治兵甲。以益其

強。增城浚池。以益其固。主折節以下其臣。臣推體以下死士。至於平原。君

之屬。皆令妻妾補縫於行伍之間。臣人一心。上下同力。猶勾踐困於會稽

之時也。

越王勾踐爲吳所逼。據於會稽卒成霸功

以合伐之。趙必固守。挑其軍戰。必不肯出。圍其國都。

必不可尅。攻其列城。必未可拔。掠其郊野。必無所得。兵出無功。諸侯生心。外救必至。臣見其害。未覩其利。又病未能行。應侯慙而退。以言於王。王曰。微白起。吾不能滅趙乎。復益發軍。更使王齕代王陵伐趙。圍邯鄲。八月。死傷者衆而弗下。趙王出輕銳以寇其後。秦數不利。武安君曰。不聽臣計。今果何如。王聞之怒。因見武安君。彊起之曰。君雖病。彊爲寡人臥而將之。有功。寡人之願。將加重於君。如君不行。寡人恨君。武安君頓首曰。臣知行雖無功。得免於罪。雖不行無罪。不免於誅。然惟願大王覽臣愚計。釋趙養民。以諸侯之變。撫其恐懼。伐其驕慢。誅滅無道。以令諸侯。天下可定。何必以趙爲先乎。此所謂爲一臣屈而勝天下也。大王若不察臣愚計。必欲快心於趙。以致臣罪。此亦所謂勝一臣而爲天下屈者也。夫勝一臣之嚴焉。孰若勝天下之威大耶。言不能爲起屈。欲以勝爲嚴。則不若屈於起之言。而以勝天下爲威之大。臣聞明主愛其國。忠臣愛其名。破國不可復完。死卒不可復生。臣寧伏受重誅而死。不忍爲辱軍之將。願大王察之。王不答而去。子由古史云。戰國策文並收入。

重校戰國策序錄

曾子固序

劉向所定著戰國策三十三篇。崇文總目稱十一篇者闕。臣訪之士大夫家。始盡得其書。正其謬。而疑其不可考者。然後戰國策三十三篇復完。叙曰。向叙此書。言周之先。明教化。修法度。所以大治。及其後。詐謀用。而仁義之路塞。所以大亂。其說既美矣。率以謂此書。戰國之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然。則可謂惑於流俗。而不篤於自信者也。夫孔孟之時。去周之初。已數百歲。其舊法已亡。其舊俗已熄久矣。二子乃獨明先王之道。以爲不可改者。豈將強天下之主。以後世之所不可爲哉。亦將因其所遇之時。所遭之變。而爲當世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也。二帝三王之治。其變固殊。其法固異。而其爲國家天下之意。本末先後。未嘗不同也。二子之道。如是而已。蓋法者。所以適變也。不必盡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此理之不易者也。故二子者。守此。豈好爲異論哉。能勿苟而已矣。可謂不惑於流俗。而篤於自信者也。戰國之游士。則不然。不知道之可信。而樂於說之易合。其設心注意。偷爲一切之計而已。故論詐之便。而諱其敗。言

戰之善。而蔽其患。其相率而爲之者。莫不利焉。而不勝其害也。有得焉。而不勝其失也。卒至蘇秦、商鞅、孫臏、吳起、李斯之徒。以亡其身。而諸侯及秦用之。亦滅其國。其爲世之大禍明矣。而俗猶莫之悟也。惟先王之道。因時適變。法不同而考之。無疵。用之無敝。故古之聖賢。未有以此而易彼也。或曰。邪說之害正也。宜放而絕之。則此書之不泯。不泯其可乎。對曰。君子之禁邪說也。固將明其說於天下。使當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從。然後以禁則齊。使後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爲。然後以戒則明。豈不滅其籍哉。放而絕之。莫善於是。故孟子之書。有爲神農之言者。有爲墨子之言者。皆著而非之。至於此書之作。則上繼春秋。下至秦漢之起。二百四五十年之間。載其行事。固不得而廢也。此書有高誘注者二十一篇。或曰三十二篇。崇文總目存者八篇。今存者十篇云。編校史館書籍臣曾鞏序。

李文叔書戰國策後

戰國策所載。大抵皆從橫捭闔。譎誑相輕。傾奪之說也。其事淺陋不足道。然而人讀之。則必鄉其說之工。而忘其事之陋者。文辭之勝移之而已。且壽考安樂。富貴尊榮。顯名愛好。便利得意者。天下之所欲也。然激而射之。或將以致人之憂。死亡憂患。貧賤苦辱。弃損亡利失意者。天下之所惡也。

然動而竭之。或將以導人之樂。至于以下求小。以高求大。縱之以陽。閉之以陰。無非微妙難知之情。雖辯士抵掌而論之。猶恐不白。今寓之文字。不過一。二。言語未必及。而意已隱然見乎其中矣。由是言之。則爲是說者非難。而載是說者爲不易得也。嗚呼。使秦漢而後。復有爲是說者。必無能載之者矣。雖然。此豈獨人力哉。蓋自堯舜夏商。積制作以至于周。而文物大備。當其盛時。朝廷宗廟之上。蠻貊窮服之外。其禮樂制度。條施目設。而威儀文章。可著之簡冊者。至三千數。此聖人文章之實也。及周道衰。寢淫陵遲。幽厲承之。于是大壞。然其文章。所從來既遠。故根本雖伐。而氣餒未易遽熄也。于是浮而散之。鍾于談舌。而著於言語。此莊周屈原孫武韓非商鞅。與夫儀秦之徒。所以雖不深徂吾聖人之道。而所著書。文辭駸駸乎上薄六經。而下絕來世者。豈數人之力也哉。今戰國策宜有善本傳於世。而舛錯不可疾讀。意天之于至寶。常不欲使人易得。故余不復竄定。而其完篇皆以丹圖其上云。

王覽題戰國策

戰國策三十三篇。劉向爲之序。世久不傳。治平初。始得錢塘顏氏印本。讀之愛其文辭之辯博。而字句脫誤。尤失其真。丁未歲。予在京師。因借館閣

諸公家藏數本參校之。蓋十正其六七。凡諸本之不載者。雖雜見於史記他書。然不敢輒爲改易。仍從其舊。蓋慎之也。當戰國之時。強者務弁吞。弱者患不能守。天下方爭於戰勝攻取。馳說之士。因得以其說取合時君。其要皆主於利言之。合從連橫。變詐百出。然自春秋之後。以迄于秦。二百餘年。興亡成敗之迹。粗見於是矣。雖非義理之所存。而辯麗橫肆。亦文辭之最。學者所不宜廢也。會有求予本以開板者。因以授之。使廣其傳。庶幾證前本之失云。清源王覺題。

孫元忠書閣本戰國策後

臣自元祐元年十二月入館。卽取會鞏三次所校定本。及蘇頌錢藻等不足本。又借劉敞手校書肆印賣本參攷。比鞏所校。補去是正凡三百五十四字。八年再用諸本及集賢院新本校。又得一百九十六字。共五百五十二字。遂爲定本。可以修寫。黃本入秘閣。集賢本取脫漏。然亦間得一兩字。癸酉歲臣朴校定。

右十一月十六日書閣本後 孫元忠

孫元忠記劉原父語

此書舛誤特多。率一歲再三讀。略以意屬之而已。比劉原父云。吾老當得

定本正之否耶。

姚宏伯題

右戰國策。隋經籍志三十四卷。劉向錄。高誘注。止二十一卷。漢京兆尹延篤論一卷。唐藝文志。劉向所錄已闕二卷。高誘注乃增十一卷。延叔堅之論尚存。今世所傳三十三卷。崇文總目。高誘注八篇。今十篇。第一第五闕前八卷。後三十二三十三。通有十篇。武安君事。在中山卷末。不知所謂。叔堅之論。今他書時見一二。舊本有未經會南豐校定者。舛誤尤不可讀。南豐所校。乃今所行。都下建陽刻本。皆祖南豐。玄有失得。余頃於會稽。得孫元忠所校。於其族子懋。殊爲疎略。後再扣之。復出一本。有元忠跋。并標出錢劉諸公手校字。比前本雖加詳。然不能無疑焉。如用莖惡字。皆武后字。恐唐人傳寫相承如此。諸公校書。改用此字。殊所不解。竇莘作唐史釋音。釋武后字。內莖字云。古字見戰國策。不知何所據云然。莖。乃古地字。又莖字見亢倉子。鷓冠子。或有自來。至於惡字。亦豈出於古歟。幽州僧行均韻訓詁。以此二字皆古文。豈別有所見耶。孫舊云五百五十籤。數字雖過之。然間有謬誤。似非元書也。括蒼所刊。因舊無甚增損。余萃諸本校定。離次之。總四百八十餘條。太史公所採九十餘條。其事異者。止五六條。太史

公用字。每篇間有異者。或見於他書。可以是正。悉注於旁。辨欒水之爲瀆水。案字之爲語助。與夫不題校人。并題續注者。皆余所益也。正文遺逸。如司馬貞引馬犯謂周君。徐廣引韓兵入西周。李善引呂不韋言周三十七王。歐陽詢引蘇秦謂元戎以鐵爲矢。史記正義。竭石九門。本有宮室以居。春秋後語。武靈王游大陵。夢處女鼓瑟之類。略可見者如此。今本所無也。至如張儀說惠王。乃韓非初見秦。厲憐王引詩。乃韓嬰外傳。後人不可得而質矣。先秦古書。見於世者無幾。而余居窮鄉。無書可檢閱。訪春秋後語。數年方得之。然不爲無補。尙覬博採。老得定本。無劉公之遺恨。紹興丙寅中秋。剡川姚宏伯聲父題。

重刻剡川姚氏本戰國策并札記序

曩者顧千里爲予言。會見宋槧剡川姚氏本戰國策。予心識之。厥後遂得諸鮑綠飲所。楮墨精好。蓋所謂梁溪高氏本也。千里爲予校盧氏雅雨堂刻本一過。取而細讀。始知盧本雖據陸敕先抄校姚氏本所刻。而實失其真。往往反從鮑彪所改及加字并抹除者。未知盧陸誰爲之也。夫鮑之率意竄改。其謬妄固不待言。乃更援而入諸姚氏本之中。是爲厚誣古人矣。金華吳正傳氏重校此書。其自序有曰。事莫大於存古。學莫大於闕疑。知言也哉。後之君子。未能用此爲藥石。可一慨已。今年。命工纖悉影撫宋槧而重刊焉。并用法藏至正乙巳吳氏本互勘。爲之札記。凡三卷。詳列異同。推原盧本致誤之由。訂其失。兼存吳氏重校語之涉於字句者。亦下己意。以益姚氏之未備。大旨專主師法乎闕疑存古。不欲苟取文從字順。願貽諸好學深思之士。吳氏校每云一本。謂其所見浙建括蒼本也。今皆不可復得。故悉載之。宋槧更有所謂梁溪安氏本。今未見。見其影鈔者。在千里之從兄抱冲家。其云經前輩勘對疑誤。采正傳補註。標舉行閒。惜乎不并存也。非一刻小小有異。然皆較高氏本爲遜。故不復論。嘉慶八年八月八

曰吳縣黃丕烈撰。

卷上

起東周第一盡齊四第十一

卷中

起齊五第十二盡魏一第二十二

卷下

起魏二第二十三盡中山第三十三

重刻剡川姚氏本戰國策札記

卷上

新雕重校戰國策目錄

此目錄盡右定著三十三篇鮑本無丕烈案此皆劉向所定著鮑改其次第因而刪去誤甚吳氏重校補入是矣凡以後次第與鮑本不同者吳氏正詳

不載以思其德下及康昭之後

後下鮑本注云以思其德一列為侯王

今本誤重侯字

是以傳

相放效

傳鮑本作轉

蓋為戰國

蓋鮑本作盡

不得施謀有設之強

謀設二字鮑本互易

因四塞之固

鮑本

杖於謀詐之弊

謀詐鮑本作詐謀

終於信篤之誠

今本於作無鮑本作無丕烈案無字是也

有恥且格

今本格誤假

不可以臨國教化

國鮑本無

東周

夫秦之為無道也

為鮑本作於

得九鼎厚寶也

今本寶作寶鮑本作寶

齊王大悅發師五

萬人

悅鮑本無吳補一本大說

少海之上

鮑改少為少吳氏補曰少當作少丕烈案此不當刪改

非效醢壺醬瓊耳

醢壺鮑本作壺瓊瓊鮑本作瓊

吳補一本醢壺

昔周之伐殷

伐鮑本作代

所以備者稱此

以鮑本作已

臣竊為大王私憂之

竊鮑本作切

子之數來者

者鮑本無

周君謂趙累曰

趙鮑本作周吳補一本趙累

對曰甘茂

吳氏補曰茂一作茂後多有說苑亦作茂古字通

秦

王不聽羣臣父兄之義

義鮑本作論

子為寡人謀

今本為誤曰

不如背秦援宜陽

吳氏補曰恐此

句有缺誤背下或有之字或秦下復有秦字援字當作拔丕烈案吳說是也此必背下有脫但未詳何字

公中慕公之為己乘秦也

今本中作仲鮑本作仲

西

周君曰善遂下水

遂下水三字鮑本無

主君令許公之楚

今本許作葉鮑本作葉

周最謂石禮曰

臣丕烈案

必無處矣

鮑改處為慮吳氏正曰前後章有此字義當同丕烈案後策文有必不處矣又有請謂王聽東方之處吳氏指此也

鮑衍

周文君免士工師藉

鮑衍士字吳氏補曰疑衍丕烈案楚策韓求相工陳籍即此也陳乃師字形近之譌

齊桓公宮中七市

鮑改七為

女吳氏有正故衆庶成疆今本疆增積成山成總本作如閭其巷吳氏補曰諱非子作巷人恐齊韓之合總

韓字吳氏補曰疑衍不烈案此不衍謂秦恐齊韓之合也下文云必先合於秦者必先合齊於秦也故下文即云秦齊合總誤以恐字屬上句讀所解全謬吳氏依之亦非

東今本下因字作公負令秦吳氏正曰大原西止總改正爲士不烈案復國且身危總改

覆吳氏補日覆通石行秦吳氏正曰一謂薛公曰今本公周最於齊王也而逐之今本王下有

吳氏補曰史周最於齊至厚也而齊王逐之不烈案有也字乃誤涉總也總本秦字不重總補也秦二字吳氏正曰往

秦秦齊合今本取秦下有也字乃誤涉總也總本秦字不重總補也秦二字吳氏正曰往有周齊秦

必輕君今本無周字乃誤涉總也總以秦魏吳氏正曰從史收周最以爲後行吳氏正曰當

後作厚又禁天下之率今本又誤以吳氏齊無秦天下果吳氏正曰此果欲深取秦也從史無爲字

吳氏補曰探取之深恐因下文衍夫齊合則趙恐伐今本夫下有秦字乃誤涉蘇厲爲周最謂蘇秦曰

總改秦爲子不烈案此有誤但所改未是仇赫之相宋吳補赫一則賣趙宋於三國趙總本無吳補而以兵之

急則伐齊總改之念爲念無因事也也總本薛公故主吳氏正曰故主不與伐齊者

產以忿強秦者總且臣爲齊奴也臣總本盡君子重寶珠玉今本子作之翦今楚

王資之以地今總本作令不請謂王聽東方之處謂總本作爲注云一作是公重周重

周以取秦也總衍重周二字不烈案昌他亡西周總改昌爲宮下同吳馮且曰今本且作雖

鮑也鮑本作且改且爲雖鮑也鮑本作且改且爲雖書曰告昌他今本無書字昌作宮鮑本無書字或謂照翦曰今本照

吳氏正曰且當依本文改昌爲宮見上今本乃誤涉鮑也嘗欲東周與楚惡總改嘗爲常吳氏

烈案昭字是也西周甚憎東周日古書多如此不必補補日嘗作常古通

以西周之於王也。鮑改西周為惡吳氏補曰字有講未詳而陽豎與焉。吳氏正曰韓策陽豎此作豎字有講客謂周君曰正

語之。日鮑本無吳補一本小國不足亦以容賊。今本無亦字乃誤涉鮑也鮑衍亦字吳氏補曰疑在不字上一本無君之使又

不至。今本至誤知

西周而取宛葉以北以強韓魏。匪鮑本無下以字鮑本作為吳補一本而取宛葉以北以強韓魏丕烈案史記作以無而字陰合於

秦。於鮑本作為丕烈案史記作於薛公必破秦。鮑必下補不字吳氏補曰史比下有不是以與齊也。秦王出楚王。鮑改也為而吳氏補

日史以此忠秦。今本忠作惠鮑本作患丕烈案史記作惠秦得無破。鮑改破為攻丕烈案史記作破破秦上文有鮑改誤甚秦攻魏將犀

武軍於伊闕。今本犀作犀鮑本作犀吳氏補曰諸本犀作犀當正丕烈案犀即犀別體耳後策文殺犀武史記作仆師武集解引此作犀師犀者聲之轉也秦欲待周之

得。今本特作持乃誤涉鮑也鮑改特為持吳氏補曰字有說昔智伯欲伐由。吳氏正曰史樽里傳作仇猶韓子仇繇呂春秋夙繇丕烈案夙是彤形近之譌去仇同字今

秦者。者鮑本無丕烈案史記無以蔡由戒之。戒鮑本作威吳補一本戒之丕烈案秋夙繇丕烈案夙是彤形近之譌去仇同字而實囚之也。也鮑本無吳補

一本有不烈。蘇代遂往見韓相國公中。鮑改中為仲吳氏正曰古仲字省吾收之以飢。收鮑本作攻吳補一本收之今

公乃徵甲及粟於周。鮑改及為與吳氏正曰史作與及義自通毋煩改字因以應為太后養地。今本應作原鮑本作原丕烈案史記

作應考索隱云案戰國策作原原周地小司馬依高注為諛則作原為是因史訛而譌為應也吳氏引姚本云史同失考索隱耳。而不已善息。已鮑本作以丕烈案史記作以弓撥

矢鉤。鮑本本作拘改為鈞吳氏補曰拘有鈞音古或通丕烈案拘字當是此亦因史記而譌為鈞耳吾得將為楚王屬怒於周。怒鮑本作怨鮑改吾為伍吳氏

補曰吾字譌當作伍丕烈案鮑改吳補皆非高注可證。令天下皆知君之重吾得也。君鮑本作軍楚請道於二周之間。

二鮑本蘇秦謂周君曰。鮑改秦為子臣恐齊王之為君實立果。鮑改為為謂吳氏補曰策為謂通借此當作謂丕烈案為

謂非通借乃寫者亂之後做比以嫁之齊也。之下鮑本有於王何不出於河南。出下鮑本有兵字丕烈案史記有臣能為

君取之。今本誤不怨且誰怨王。今本王作乎周君形不小利事秦。今本不下有好字

脫君字而利溫園以為樂。鮑改利為私吳氏補曰按作利字則與

小字因下文而衍讀以秦字句絕鮑本有好字乃讀利字為句所解全謬今本依之非也而利溫園以為樂。上協不烈案吳氏說非是詳高注姚校

皆當作私秦策而私歲八十金。歲上鮑本是上黨每患。今本每作無而許之成也。也鮑

商於之地亦其證易成之日。今本曰作日鮑本作日不因趙以止易也。趙下鮑本有兵字無也字為王之國

計者。王之國鮑本作國之不君不如使周最。最鮑本作早悍請令王進之以地。請鮑本

一本悍楚宋不利秦之德二國也。鮑改德為驀以利秦。利鮑本作到鮑改到而臣為不

能使矣。為字鮑本且輕秦也。鮑改且且公之成事也。且鮑本作是鮑改成事為事成吳氏補

不善於公且誅矣。今本公下有者字乃秦一固大王仇讎也。王下鮑本迫則杖戟相撞。撞鮑本羸際履躑。羸鮑本作羸

本作羸是羸與負書擔橐。橐鮑本作囊吳氏面目犁黑。鮑改犁為黨吳氏補狀有歸色。鮑改

懷吳氏補曰當作愧不烈案蘇秦喟歎曰。今本喟下有嫂不以為叔。為鮑本黃金萬盜

為用。鮑改盜為盜吳氏桑戶椳樞之士耳。今本椳廷說諸侯之王。今本王誤士天下

莫之能仇。能鮑本無吳補一以季子之位尊。之鮑蓋可忽乎哉。可下鮑本反覆東山

之君。鮑改東山為山東吳氏補曰當作山東不猶連雞之不能俱止於棲之明矣。今本下

烈案鮑改吳補皆非也高注即其證矣張儀說秦王曰。吳氏補曰誤當作韓非不烈案此當各依本書劉向次言不審亦當死

亦鮑本張儀說秦王曰。吳氏補曰韓將西南。吳氏補曰韓作世有三亡。吳氏補曰韓子作二亡無以說攻張軍數千

百萬。吳氏補曰韓此下云其頓首戴羽為將軍斷死於前不至千人皆以言死不烈案此當各依本書而皆去走不能死。吳補一本而皆去之不能死韓而却走不能死也

罪其百姓不能死也。鮑改罪為非吳氏補曰韓正作非其上不能殺也。此六字鮑本無吳補一本其上不殺也韓上不能故也不

攻無攻相事也。鮑不攻下補耳字改攻相為相攻吳氏正曰韓作有功無功相事也不烈案不當作又形正之譌策文多用又為有蹈煨炭。吳氏補曰韓燼炭

是也。鮑比下補比字吳氏正曰韓作皆是比蓋皆之譌是貴奮也。吳氏補曰韓貴奮死也不烈案死字策文當無高注可證一可以勝十。勝鮑本

三字同吳氏補曰四合字一本皆作勝韓作對臣敢言往昔昔者。吳氏補曰臣敢言之往者蓋兩昔字因者字訛衍中破宋。吳氏補曰韓東破是濟清

河濁。吳氏補曰韓作齊之清濟濁河與下文協不烈案燕策云吾聞齊有清濟濁河亦見史記蘇秦傳皆可證也長城鉅坊。坊鮑本作防不烈案韓字是防字史記同取洞庭。

五都。吳氏正曰韓五都作五湖史蘇秦傳五都字必誤當從韓不烈案吳說未是此策五都即燕策及蘇秦傳之五都策既言襲郢而五都郢在其中都字必誤當從韓不烈案吳說未是此策五都即燕策及蘇秦傳之五都

都皆同字也五諸。奔鮑本無不烈案韓說在集解索隱荆王亡奔走。子作荆王君臣七走東以強齊燕。吳氏補曰韓強作弱是下有今荆人

收亡國。今鮑本作令不烈案韓字是令字此固已無伯王之道。吳氏補曰韓無作失下並同大王以詐破之。吳氏

詐韓作詔兵至梁郭。鮑改郭為都吳氏正曰韓作郭是故兵終身暴靈於外。今本靈作露鮑本作露不烈案韓字是露字此當各依本書策

文下句言蹇病蹇露同字此句不得更言士民蹇病於內。吳氏補曰韓作披不烈案策文作蹇不與韓字同高注可證說已見上其民

輕而難用。用下鮑本有也字完河間。吳氏正曰韓作完山東河間踰羊腸降代。吳氏補曰韓作踰華絳不烈案策文羊腸高注可證

代三十六縣上黨十七縣。吳氏補曰三十六韓作四十六十七韓作七十中呼池以北。鮑改池為沱吳氏正曰古字通鮑曰韓中山呼池不

烈案今韓荆魏不能獨立。此六字鮑本無挾荆。吳氏補曰韓作披不烈案披字誤策披字誤策披字誤策披字誤以東

子足范字弱齊燕。吳氏補曰韓作東以弱齊強燕以流魏氏。吳氏補曰韓作妖不烈案策文流高注可證從者敗大王拱手以須天下

徧隨而伏。吳氏補曰韓作敗也須之編隨而伏矣不烈案此類皆當各依本書地尊不可得。吳氏正曰韓尊作會乃復悉卒。卒鮑本無

吳氏補曰

韓此下有

乃攻邯鄲。

乃鮑本作以不烈案韓子是以字

棄甲兵。

怒戰慄而却。天下固量秦力。

吳氏補曰韓作

奔甲兵擊戰竦而天下不烈案策文有却高注可證

軍乃引退。并於李下。

吳氏補曰韓作李下不烈案策文李高注可證

而致與戰。

今本致作至不烈案

作至即與姚校矛盾也韓子是以字

昔者紂為天子。

子鮑本作下鮑改下為子吳氏補曰韓作子

帥天下將甲百萬。

甲鮑本無吳補一本將甲

不烈案韓子作將帥天下甲兵百萬

天下莫不傷。

吳氏正曰韓作莫傷

二年。

吳氏補曰韓作三月趙策亦兩云三年

襄主錯龜。

以主為

成襄子之功。

今本子作主鮑本作主不烈案韓子作以復襄主之初

言所以舉。

吳氏補曰韓無此字不烈案策文當本作一舉脫一字一舉下文有

以主為

謀不忠者。

為謀鮑本無忠下有於國二字吳氏補曰韓以為為王謀不忠者不烈案今韓子不重為

子不子之。

今本子不作不如鮑本作不如

弊兵勞衆。

兵鮑本作名吳補一本名作兵不烈案史記新序皆作兵

譬如使豺狼。

譬鮑本作避不烈案史記新序皆作譬

利盡西海。

西鮑本作四吳補一本西海新序同不烈案史

記亦作西

而攻天下之所不欲危。

吳氏正曰史危矣新序同

齊韓周之與國也。

吳氏補曰齊字恐衍不烈案吳說非也史

以齊字迴當是策文衍周字

請秦王曰。

吳氏補曰請當是謂字

本漢中南邊為楚利。

今本本作今乃謀涉鮑也鮑改

本為今不烈案此有誤但所改未是吳氏正請本字上屬以為自有漢止傷本有殺外亦未是

王割漢中以為和楚。

以為和楚鮑本作以楚和吳補一本以為和楚

田莘

之為陳軫。

華鮑本作華吳補一本田莘

楚智橫君之善用兵。

智鮑本作知橫下有門字

用兵與陳軫之智。

鮑衍

用兵

軫馳楚秦之閒。

楚秦鮑本作陳楚不烈案史記作秦楚

今楚不加善秦。

楚鮑本作楚吳補一本楚不烈案史記作楚

楚亦何

以軫為忠乎。

為鮑本作於不烈案史記作為

乃必之也。

今本必作止鮑本作止無也字

言子欲何之。

約今本車約作約車鮑本作約車不烈案約車是也

子非楚且安之也。

且鮑本作宜吳補一本且

則欲其為我晉人也。

我鮑本無

而常以國輸楚王。

鮑國下補情字改王為楚屬下讀吳氏補曰國下當有情字

孰視寡人曰。

鮑改孰為孰吳氏有正

非獨儀之

言也。

也鮑本無

楚何以軫為忠尚見棄。向鮑本作且鮑忠下補忠字吳氏補曰史復有忠字是不烈案鮑吳皆非史記陳軫傳所載乃上一篇與此文不同也讀此當

以楚何以轉為作一句處尙見棄別為一句高注云欲為臣是上句之解當本在下錯在轉字上
盤不可曉注未有一乎字或本在正文為字下今本初刻誤以此四字皆入正文改刻仍皆作注

秦二 亦無先齊王。先鮑本作大鮑衍亦字吳氏補曰疑 唯儀之甚憎者。今本甚上有所字乃誤涉鮑也鮑補

所字不烈 亦無大齊王。今本大作先不烈案史記四字皆作 齊弱則必為王役矣。役鮑本作

王不如因而賂之一名都。因而鮑本無不烈案史 固必大傷。鮑改國為國吳 臣不知

其思。不鮑本 有兩虎譁人而鬪者。者鮑本無鮑改譁為爭吳氏補曰 管莊子將刺之。吳

補曰索隱引策作館館謂遊旅舍其人字莊子不烈案今史記作辨索隱又云或作下吳氏所引索隱因學紀開
引同今王震澤本如此與單本不同單本不引戰國策正文即作館莊子此文下管與止之史記作館豎子止之

當依單本為是乃史 人者甘餌也。也鮑 難惇也。也鮑 皆張儀之讎也。儀鮑本作 義渠

君者。者鮑本無不 而投其石。鮑石下 而寡人死不朽乎。今本朽作朽吳氏 請之魏約

伐韓。今本伐 行千里。行下鮑本有數字吳補一本行 天下不以為多張儀。鮑衍為字不 公

孫衍。吳氏補曰衍史並作輿新序作公孫子謂皆秦諸公子不烈案索隱引此正 而臣受公仲侈之

怨也。鮑改侈為朋吳氏正曰史田公孫赫公孫赫也亦云公孫顯疑衍字有誤 王遂亡臣

今本遂 固謂楚王曰。今本固作因 公孫衍。吳氏補曰衍史作輿下章同不烈案史記無 而公中

以韓。鮑改中 是無伐之日已。吳氏正曰一本作 於是出私金。今本私 明日鼓之宜陽

拔。宜上鮑本有而字吳 而外與韓侈為怨。鮑改侈 其健者來使者。吳氏補曰者字疑衍不烈

何愛餘明之照四壁者。愛下鮑本 則置之槐谷。吳氏補曰按史密谷槐谷並作鬼谷不烈案

以國城之鬼谷說之自誤而後語 蘇秦偽謂王曰。謂鮑本作為吳氏補曰偽為二字疑是為謂為一本

注因云或作鬼谷大非亦未然 作謂鮑改秦為子王上補齊字不烈案史記作蘇代

謂齊湣王曰 道而聞之 吳氏補曰據韓非子道而作道穴云秦王欲將犀首樽里疾恐代之將也不烈乃逐

之 之鮑本無鮑補之字不烈案韓子有 怵於楚 鮑改怵為詠吳氏補曰策詠怵字通 楚必曰 秦鬻魏不悅 鮑魏下補魏字吳氏補曰恐缺一魏字 臣

聞往來之者言曰 鮑改之者為者之吳氏補曰宜作者之史無之字 潰癰也 吳氏補曰史作決潰癰 齊恐則必不走於秦

必鮑本無 是晉楚以秦破齊 破鮑本作伐 何暇乃私魏醜夫乎 吳補一無乃字

秦三 操晉以為重也 操鮑本作採吳氏補曰採字譌義不通不烈案史記是採字 率以朝天子 率鮑本無 時至而弗

失 而鮑本無 報惠王之恥 吳氏補曰惠王字疑有誤且不當在昭王前不烈案吳說非也此不誤便文而不依世次也 書云 樹德莫如滋 除

害莫如盡 書鮑本作詩不烈案吳氏云泰誓非也東晉古文以為泰誓耳策文當本作詩後人誤依古文改作書也此與范曄稱詩云大武遠宅不涉趙武靈王稱詩云

服難以勇治亂以知事之計也立傳以行教少以學義之經也及謂秦王稱詩云行百里者 以非此時也 半於九十同例詩字皆有講遠宅不涉者周書大武遠宅不薄也高誘注逸詩當亦有誤

鮑改以非為非以吳氏正曰或 以巳字通屬上句上下文有此 齊趙合 鮑改趙為秦 而疾僭之 今本僭作攻乃誤涉鮑也鮑改僭為攻吳氏正曰字誤當作從下文可證 魏

謂魏冉曰 鮑魏上補為字 曰 辛張陽毋澤 吳氏正曰此章多難通此類尤難知下文觀張儀與澤又不云毋澤當闕 夫楚王之以其

臣請挈領 然而臣有患也 鮑衍此十六字 此臣之甚患也 之下鮑本有所字 觀張儀與澤之所

不能得於薛公者也 鮑衍也字吳氏補曰恐衍 白起者且復將 且鮑本無 公不若毋多則疾到 吳氏

補曰語不可曉有缺誤 若於除宋罪重 鮑改若為若吳氏補曰此連下有缺誤不烈案除乃陶字誤句絕若上當有莫字鮑所說全謬趙策云莫若於宋是其證 齊怒須

殘伐亂宋 吳氏補曰須殘字有衍絕趙策作宋罪重齊怒殘殘伐亂宋云云又作宋之罪重齊之怒殘殘亂宋云云凡兩見彼言為奉陽君定封不烈案須即探字誤句絕 此亦百

世之時也已 今本時上有一字鮑本有無也字 楚破秦不能與齊縣衡矣 鮑秦下補秦字吳氏補曰秦下宜復有秦字 而齊

之德新加與 齊秦交爭 韓魏東聽 今本重韓魏乃誤涉鮑也鮑本有魏字補韓字術秦上齊字吳氏有正不烈案與字本上屬鮑誤下屬也 秦烏

能與齊懸衡。韓魏支分方城膏腴之地。魏鮑本無吳氏正曰此句與策首不同當與上權懸宋衛焉比一本權懸韓魏者是支分字上或缺楚字

五國罷成畢。今本畢作罕鮑本作畢不烈案畢即畢字也則久留臣無為也。鮑改為為謂不烈案史記作為鮑改誤也語曰人主

吳氏補曰後無反覆於王前耶。王前鮑本作前者不烈案後史記作之無前字連上句讀是其言臣者。鮑改已為亡吳史記作為鮑改誤也非若是也則臣之

志願少賜游觀之間。吳氏正曰史自非然者臣願云云不烈案此史記不與策文同因謝王稽說。吳氏補曰謂范雎曰史無說字而

謂鮑本無吳補一本謂范雎不烈案考史記謂或謝字誤也

寡人乃得以身受命。得鮑本無不烈案史記作乃得受命秦王跪而請曰。請鮑

載與俱歸者。俱下鮑本有南字即使文王疏呂望。今本望誤向不烈案史記作尙皆匡君

之之事。上之字鮑本作臣不烈案史記無臣字奔育之勇焉而死。焉鮑本無不烈案史記有上四句亦有人之所必不免也

也鮑本無不烈案史記有伍子胥囊載。吳氏補曰後語注韋囊至於凌水。凌水鮑本作凌夫終身不復見。終身二字鮑本無不烈案史記有

莫肯即秦耳。吳氏補曰即一作鄉不烈案史記作鄉此天所以幸先王。今本王謀生譬若馳韓盧而逐蹇

兔也。馳鮑本作施蹇鮑本作駕吳氏補曰馳蹇史同今反閉。鮑下補關字吳氏補曰史闕下有關字且昔者中山之地。中山鮑本作山

氏補曰當作中山不烈案史記作中山之國

利附則天下莫能害。鮑改則為焉吳氏補曰恐當從史作焉懼必卑辭重弊。今本弊

王不如收韓。此五字鮑本無不烈案史記有寡人欲收韓不聽。鮑韓下補韓字舉兵而攻滎陽。

一舉而攻滎陽。今本樂作樂鮑本作宜吳氏補曰史作樂是時宜陽之拔久矣魏韓見必亡。鮑衍魏字吳氏補曰字疑衍不烈案

韓記作夫不聞其王。今本王上有有字鮑本有不烈案史記有詳此句當以不聞其王為是其者其齊

侯涇陽華陽。吳氏補曰四貴者獲侯涇陽華陽高陵也史涇陽華陽擊斷無諱下有高陵進退不請一句策下文出高陵則此有缺文不烈案此文史記作獲侯華陽高陵涇陽則利

歸於陶。國弊御於諸侯。吳氏補曰下章利盡歸於陶國之幣帛云云恐此有缺誤不烈案史記文同小司馬讀弊御於諸侯為句當如吳氏讀陶字句絕者為是此亦

淖齒李兌之類已。已鮑本作也不烈案史記作也走涇陽於關外。吳氏補曰史有華陽字不烈案上策文高陵涇陽佐之史記作高陵華陽涇陽佐之此文

史記作逐讓侯高陵華陽涇陽君於關外也則已。已稱瓢為器。下已字鮑本無臣聞之也。也鮑本無臣必聞見王獨立

於庭也。今本無聞字鮑本無四治政不亂不逆。今本四作而乃誤涉鮑也鮑改四為而吳氏補曰字誤宜作而強徵兵。強徵鮑本是

我王果處三分之一也。鮑衍我字故十攻而弗能勝也。能鮑本無且削地。鮑改削為割吳氏補曰疑即下文割字

而更與不如張儀者市。張鮑本無吳氏補曰此章有舛誤未詳不烈案無者當是上文張字皆有誤言可得也。今本言作盡鮑本作盡周

人謂鼠未腊者朴。今本朴誤撲下同周人懷璞。今本璞誤撲鮑改璞為朴吳氏補曰當作朴不烈案此當與下出其朴互易作懷朴出其朴。

視之乃鼠也。視之鮑本無吳氏補一本出其朴視之乃鼠也今平原君。吳氏正曰平原字必有誤不如鄭賈

之智也。也鮑本無以己欲富貴耳。欲鮑本作有吳氏補一本有作欲於是唐雖載音樂。鮑唐上補使字予之五十

金。今本十作千鮑本作千不烈案千字是也下復載五十金同其可得與者。與鮑本作予與之昆弟矣。吳氏正曰此下有缺文不烈案此當讀與之上屬而

缺在昆弟案上唐雖行。行至武安。行鮑本不重謂應侯曰。吳氏補曰史白起傳韓趙恐使蘇代說應侯君禽馬服乎。今本服下

有君字鮑本有不烈案史記作武安君禽馬服子乎此文君上有脫曰然。趙亡。鮑趙上補曰字不烈案史記無秦嘗攻韓邢。鮑改此字當作邢不烈案史記作邢丘鮑說未是

則秦所得不一幾何。今本一作能乃誤涉鮑也鮑改一為能吳氏正曰字誤史作所得民亡幾何此蓋亡字誤分因以為武安功。吳氏補曰史無

以為此因字非公之愛子也。之鮑本作子鮑衍也字今子死不憂。死下鮑本有而字乃與即為梁餘子同也。吳氏補

鮑改與即為即與吳氏補曰當作即與以告蒙傲。吳氏補曰傲恐即驚不烈案李奮注求自試表引作驚傲驚同字今傲勢得秦。得下鮑本有為字為王

將將兵。鮑改為王為王為吳氏補曰當作王為某懦子。懦鮑本作種十夫操椎。今本操作操鮑本作操開罪於楚魏。今本無楚

字乃誤涉鮑也鮑衍今遇惑今本遇作愚乃誤涉鮑也鮑或與罪人同心今本無或字乃誤涉鮑也

楚字吳氏補曰恐衍改遇為愚吳氏補曰當作愚何君見之晚也何君鮑本作君何不與天下終此四字鮑本無

子常宣言常鮑本作嘗不烈察史記作常烈察史記作常其卒亦可願矣鮑改矣為與吳氏行義不固毀譽固鮑本作願不烈察史記

與天地終始烈察史記有作必有伯主強國今本有作欲乃誤涉鮑也鮑改有貴富不驕怠貴富鮑本作富貴不

因毀譽固或烈察史記必有作然為何為不可哉為下鮑本有而字盡忠致功功鮑本作力不以君臣論之君臣二字鮑本作聖

孰與秦孝公楚悼王公字王字鮑本無九合諸侯此四字鮑本無吳補一無適於天下及鮑本作近不

總改適為敵吳氏正今本凌作陵乃誤涉鮑也鮑改凌為不及道理也烈察史記作返功

曰史作敵適通是也陳吳氏正曰陵通不烈察史記作陵已成遂以車裂鮑成下補矣字南攻揚越揚鮑本作揚不率四方士上下之力鮑方

之字土下補專字吳氏吳氏補曰史有勾踐終梧而殺之梧鮑本作括不烈察史成功而不去成功鮑本作

補曰史有恐此有缺記作負負梧擊之轉也或欲分大投鮑衍分字不烈察史利施二川利鮑本無鮑補利字決羊腸之險決

史記作記無此因下衍耳餘年鮑泰上補居字吳昭王鮑昭上補事字吳氏如是是鮑本作時吳秦十

日一本及以史無此字補曰史昭上有事字秦四以上六十六字鮑本而共攻秦無不烈察無者脫而今三國之辭去鮑改

云吳氏補臣字大臣有功已岷今本岷作珉乃誤涉鮑也鮑改岷為珉吳氏正曰已字句今連作已岷非底珉策字通恐即韓珉也欲以齊秦劫

魏劫魏二字鮑本無吳補免於國患免鮑本作勉改為免王何不召公子池鮑改池為他吳

且當從一本欲以齊秦劫魏王召公子池而問焉焉鮑本以三城講於三國之兵乃退鮑三國下補三國

本文作之

復有三孰與子孟嘗芒卯之賢今本與左右皆曰甚然此六字鮑本無不烈案史記有韓子

者非也高注亦可證中期吳氏補曰期史作旗說苑申旗推琴吳氏補曰史憲琴索隱引後語伏琴韓子推瑟說苑

子曰孔子推琴不烈案推或獨字之譌馮伏擊二之料天下今本三作王鮑本也帥韓魏帥上鮑

字不烈案史記說苑尚賢在晉陽之下也在上鮑本有其字不烈案史記說苑是王以魏地

德寡人魏鮑本無吳補寡人絕其西絕鮑本楚怒秦合周窵為楚王曰魏請無與

楚遇而合於秦今本取作最此二十字鮑本無吳氏補有合作令取作最為作謂曰別本以此足缺文

其文缺諫不如別本明白不烈案令字謂字是也取作最者楚王使景所甚愛鮑衍使更不與不

如景鯉留今本無上不字乃誤涉鮑也鮑衍而外結交諸侯以圖諸侯二字即可矣即鮑

則下從成天下有其實鮑有下補有字吳山東之建國建鮑本即韓魏從韓魏從韓

從鮑本不重吳補北遊於燕趙鮑衍齊王入朝王鮑本無吳四國必從今本必作畢乃謀涉

氏補曰疑畢不烈案鮑改吳頃襄王二十年云臣聞之以上凡一百十字鮑本無有說秦王曰四

補皆非也古或借必為畢字無關文高注秦王曰四字已在此段內當為衍文不烈案吳說非也策文但當作說秦王曰物至而反云云並

文者出於姚氏其實不得高意李善注文選擇亡論引楚魏之兵雲翔而不敢校以為頓子說秦王曰自足前後多如此例先帝

文王莊王鮑改莊為武吳氏補曰莊當作武不烈案鮑改吳補皆非也高注今王三使盛橋今本

字感作成鮑本無三字作成不烈案史記新序皆無三當衍也皆作感成橋以北入燕鮑改以為已吳

橋此下文云成橋當是策文作成史記作成感咸同字新序出史記杜大梁之門杜鮑本作社不烈案鮑楚燕之兵吳氏補曰史作魏之兵不烈案李

為是新序同杜大梁之門杜鮑本作社不烈案鮑楚燕之兵吳氏補曰史作魏之兵不烈案李

之身刑當作荆徐廣曰平臯有邢丘者非卽策文之楚也史記上文桃人人字誤作人乃連入邢爲讀新序人作
仁人仁同字可知劉向時史記不作入也俗本新序乃反依今史記改作入誤之甚矣唯予家所有北宋刻本新
序未
二云翔不敢校。云鮑本作雲不上有而字不烈案李善引作雲翔而史記新序皆同王申息衆。鮑改申作休甲二字吳氏有正不烈案史記新序休甲與策文不同

又取蒲衍首垣。垣鮑本作恆改爲垣不烈案史記新序作垣以臨仁平兵。鮑改兵爲丘吳氏補曰當從史文作丘不烈案新序作丘王又割

濮磨之北。吳氏正曰索隱云磨地近濮按史表有磨侯程黑索隱云表作歷歷縣在信都地邑並無磨是以磨爲確磨之磨者也王之威亦憚矣。吳氏補曰憚史作單是新序同不烈案此不與策文同高注可證王若能持功守威

而肥仁義之誠。吳氏補曰誠史作地新序同不烈案此地作誠必不知者所改耳高注甚明鮑氏亦引高而反不改爲地以正材兵甲之強。兵甲鮑本作甲兵鮑改材爲特不烈案史記作仗兵革此材者杖之譌新序無此字壹毀魏氏之威。鮑改壹爲一吳氏補曰史作乘新序

楚之強魏也。吳氏補曰史作魏既勝齊人於艾陵而忘毀卑辭慮患。今本臣誤正此何也。此三字鮑本無不烈案史記新序無而有累世之怨矣。韓魏怨下鮑本有焉字矣或夫字譌也百世矣。吳氏補曰史作將十世新序同鬼神狐禘無所食。吳氏正曰史孤傷是是王攻

楚之日。是鮑本作且不烈案史記新序作且王若不藉路於仇讎之韓魏。此十一字鮑本無不烈案史記新序有無者脫耳必攻陽右壤。鮑本作必攻隨陽右壤吳氏補曰一本隨陽右壤壘一句新序同四國必應

悉起應王。鮑街上應字吳氏補曰史無不烈案新序無秦楚之構而不離。鮑之下下補兵字吳氏補曰史於以肥韓魏於中國。吳氏補曰史新序以上無於字齊南以泗爲境。今本無口鮑本口作而而詐事下吏。

下鮑本作不烈案史記新序衆作事此衆字必不知者所改耳高注云事戰事也其字甚明鮑無此二字者非

一舉衆

而詐事下吏

而詐事下吏

而詐事下吏

而詐事下吏

而詐事下吏

而詐事下吏

而詐事下吏

楚吳氏補曰史作樹臨以韓鮑改臨以為以臨不烈韓必授首授鮑本作受不烈案史記作斂手新序作拱手古或借首為手字授受二字皆有

若是王以十成鄭今本十下有萬字成作成乃誤涉鮑也鮑補萬字改成為成上蔡召陵吳氏補曰史十下有萬字是新序同史作成是新序作伐

而魏亦關內候矣今本候注地於齊鮑改齊為秦吳氏補曰當作秦不烈案鮑改吳補皆非也史記注地於齊索隱

一任兩海今本任作經鮑改任作注吳氏補是燕趙無齊楚無

持齊楚吳氏補曰史直莫不令朝行今本令上有夕字乃誤涉鮑也鮑補

朝為天子今本朝上有一字乃誤涉鮑也鮑補一字吳氏正曰即應十二諸侯朝天子者為字疑衍齊太公聞之鮑改太公為宣

壤地兩分此八字鮑本無吳補一本有以

於是夫積薄而為厚今本夫作天下二字乃誤涉鮑也夫鮑本作天補下字吳氏正曰一本於是夫

唯始與終何以知其然始終鮑本互易然下有也字吳補一本唯始與終何以知其然

制趙韓之兵鮑改與終何以知其然

制趙韓之兵鮑改與終何以知其然

楚先得齊齊鮑本

辛戎者齊鮑本

太后齊鮑本

故往說之曰子侯今本侯

欲與燕今本侯

楚吳氏補曰史作樹

臨以韓鮑改臨以為以臨不烈

而魏亦關內候矣今本候

一任兩海今本任作經鮑改任作注吳氏補

持齊楚吳氏補曰史直

莫不令朝行今本令上有夕字乃誤涉鮑也鮑補

朝為天子今本朝上有一字乃誤涉鮑也鮑補一字吳氏正曰即應十二諸侯朝天子者為字疑衍

齊太公聞之鮑改太公為宣

壤地兩分此八字鮑本無吳補一本有

以

於是夫積薄而為厚今本夫作天下二字乃誤涉鮑也夫鮑本作天補下字吳氏正曰一本於是夫

唯始與終何以知其然始終鮑本互易然下有也字吳補一本唯始與終何以知其然

制趙韓之兵鮑改與終何以知其然

制趙韓之兵鮑改與終何以知其然

楚先得齊齊鮑本

辛戎者齊鮑本

韓必授首授鮑本作受不烈案史記作斂手新序作拱手古或借首為手字授受二字皆有

上蔡召陵吳氏補曰史十下有萬字是新序同史作成是新序作伐

注地於齊鮑改齊為秦吳氏補曰當作秦不烈案鮑改吳補皆非也史記注地於齊索隱

是燕趙無齊楚無

持齊楚吳氏補曰史直

莫不令朝行今本令上有夕字乃誤涉鮑也鮑補

朝為天子今本朝上有一字乃誤涉鮑也鮑補一字吳氏正曰即應十二諸侯朝天子者為字疑衍

齊太公聞之鮑改太公為宣

壤地兩分此八字鮑本無吳補一本有

以

於是夫積薄而為厚今本夫作天下二字乃誤涉鮑也夫鮑本作天補下字吳氏正曰一本於是夫

唯始與終何以知其然始終鮑本互易然下有也字吳補一本唯始與終何以知其然

制趙韓之兵鮑改與終何以知其然

制趙韓之兵鮑改與終何以知其然

楚先得齊齊鮑本

辛戎者齊鮑本

韓必授首授鮑本作受不烈案史記作斂手新序作拱手古或借首為手字授受二字皆有

上蔡召陵吳氏補曰史十下有萬字是新序同史作成是新序作伐

注地於齊鮑改齊為秦吳氏補曰當作秦不烈案鮑改吳補皆非也史記注地於齊索隱

是燕趙無齊楚無

持齊楚吳氏補曰史直

莫不令朝行今本令上有夕字乃誤涉鮑也鮑補

朝為天子今本朝上有一字乃誤涉鮑也鮑補一字吳氏正曰即應十二諸侯朝天子者為字疑衍

齊太公聞之鮑改太公為宣

壤地兩分此八字鮑本無吳補一本有

以

於是夫積薄而為厚今本夫作天下二字乃誤涉鮑也夫鮑本作天補下字吳氏正曰一本於是夫

唯始與終何以知其然始終鮑本互易然下有也字吳補一本唯始與終何以知其然

制趙韓之兵鮑改與終何以知其然

制趙韓之兵鮑改與終何以知其然

楚先得齊齊鮑本

辛戎者齊鮑本

韓必授首授鮑本作受不烈案史記作斂手新序作拱手古或借首為手字授受二字皆有

上蔡召陵吳氏補曰史十下有萬字是新序同史作成是新序作伐

注地於齊鮑改齊為秦吳氏補曰當作秦不烈案鮑改吳補皆非也史記注地於齊索隱

是燕趙無齊楚無

持齊楚吳氏補曰史直

莫不令朝行今本令上有夕字乃誤涉鮑也鮑補

朝為天子今本朝上有一字乃誤涉鮑也鮑補一字吳氏正曰即應十二諸侯朝天子者為字疑衍

齊太公聞之鮑改太公為宣

壤地兩分此八字鮑本無吳補一本有

以

於是夫積薄而為厚今本夫作天下二字乃誤涉鮑也夫鮑本作天補下字吳氏正曰一本於是夫

唯始與終何以知其然始終鮑本互易然下有也字吳補一本唯始與終何以知其然

制趙韓之兵鮑改與終何以知其然

制趙韓之兵鮑改與終何以知其然

楚先得齊齊鮑本

辛戎者齊鮑本

共伐趙以廣河間之地。此十二字鮑本無不烈案無者是也策文在首史記取之而移於此有者乃依史記添入而誤複耳文信君叱去曰。

鮑改君為侯吳氏有正不烈案史記作文信侯叱去夫項橐橐鮑本作橐不烈案橐字是也史記作橐趙攻燕鮑趙上補與字不烈案史記無趙補誤與司空

馬之趙。吳氏補曰與字疑衍是也而悉教以國事。今本教誤敵悉鮑本作惠秦受地而郊兵。郊鮑本作郊改為郛吳氏補曰此書郛通

則從事可成。可鮑本臣請大王約從。請下鮑本願卿之更計。之鮑本無長而守小官。

官鮑本未嘗為兵首。首鮑本作百改為臣吳氏補當屬上文是也

王使人代使鮑本而捍七首。吳氏補曰案李善注文選引此說文捍兩手擊也希買反不烈案此謝靈運之郡初發都詩注李音希買反捍字是也作

狀如振捆纏之以布。今本捆作捆鮑本作捆吳氏正曰一本作捆集韻以捆為因今鮑本

趣甚疾。趣鮑本出敵門也。今本敵作諺乃諷涉鮑也敵鮑本作必為言之日。言之鮑本

而國亡。國亡鮑本作亡國吳補一本而國亡而安其兵。鮑改安為案不烈案鮑改誤也高注即其證矣冠舞以其劍。冠鮑本無不烈案齊策有冠舞其劍

南使荆吳。鮑改吳為齊吳氏正曰無考當從舊不烈案韓詩外傳云昔吳楚燕代為一舉而欲伐秦姚賈監門之是策文本如此國之寶

紂聞讒。鮑改聞為聽其鄙人之賈人也。吳氏補曰鄙下人字疑衍不烈案吳說非也高注即其證矣知其可與

立功。鮑功下補也字乃可復使姚賈。鮑衍可字吳補一本無

楚威王戰勝於徐州。徐鮑本作徐下同吳氏補曰徐詞余反正義云紀年梁惠王三十年下邳遷于薛改名徐州徐左氏作舒說文作郟不烈案史記作徐徐

大臣與與上鮑補弗字不烈夫齊削地齊

而用申縛申縛者縛鮑本

正義在孟嘗君列傳作縛

州是也多誤為徐者作縛

鮑本有之字 **楚王曰善。**今本脫

君長有齊陰。

有字陰字鮑本無吳氏正曰一本君長有齊不烈案韓子作君長有齊新序作君已有齊與策文不同此有者當讀

陰為 **夫齊雖隆薛之城。**

吳氏正曰按新序作無齊雖隆云云是蓋夫無音齊又因上夫齊字強不烈案吳說非也夫乃失字形近之譌韓子作君失齊淮南人間訓亦同

可不日聽也而數覽。

吳氏正曰也 **王曰說五而厭之。**

五鮑本作吾吳氏正曰王曰說吾有缺誤 **靖郭君善**

齊貌辨。

吳氏補曰按一本標云修文御覽北堂書鈔同不烈案今在太平御覽三百六十八卷作昆辨吳引姚校而以此十四字自注於古今人表下謂其同作昆也今刻本誤入正文吳本注中有注刻時多

諛僞讀者每不察附著於此

令長子御。

御下鮑本有之字不烈案呂氏春秋無

威王薨宣王立。

鮑改威為宣宜為閔吳氏有正不烈案呂氏春秋作威宜 **齊**

貌辨見宣王王曰子。

王鮑本不重曰子作子曰鮑改曰子吳氏補曰當作子曰不烈案吳氏讀呂氏春秋誤也高

過頤豕視若

是者信反。

吳氏補曰呂氏春秋過頤豕視注顧孫不仁之人其說未詳不烈案吳氏讀呂氏春秋誤也高彼注云過甚也太子不仁甚於顧孫視如此者倍反不循道理也讀孫句絕視下屬此文亦當

同信即倍字論太平御覽引此作背是其證也

吾獨謂先王何乎。

乎鮑本無不烈案呂氏春秋有

不得已而受。

受下鮑本有之字不烈案呂氏春秋無

靖郭君辭不得二日而聽。

靖郭君辭四字鮑本無不烈案呂氏春秋無靖郭君辭不得六字為是

段干綸曰。

吳氏補曰史春秋無

魏氏兼邯鄲。

鮑夫上補對曰二字吳氏補曰史有對曰二字

乃起兵曰軍於邯鄲之郊。

今本曰作甲鮑本作甲吳補一本甲作曰是 **田**

臣思曰。

吳氏補曰索隱云策作田期思必別本也紀年謂之徐州子期即田忌也不烈案臣當是臣字

自以專有齊國。

專鮑本無

公孫閉謂鄒忌曰。

吳氏補曰閉史作閔不烈案索隱云戰國策作公孫閔 **使彼罷弊於先**

弱。

吳氏補曰多於字是也 **臣請為留楚。**

吳補一本為下有君字留下有之楚

以示田忌之不返齊也。

田鮑本無 **鄒忌以**

齊厚事楚。

鮑以上補必字吳氏補曰當有缺字

身體味麗。

身體鮑本作而形補

君美甚徐公何能及公也。

城北徐公。

今本徐諛齊

問之客曰。

客曰二字鮑本無吳補一本問之客曰一無客字

能謗議於市朝。

論鮑本作譏 **期年之**

後。

期鮑本作暮不烈案此暮字譌耳

頃之間。

鮑衍之字

言章子之敗者異人而同辭。

今本脫之字

王何

謀重辭字

不發將發鮑本作廢吳補廢一本作發曷為擊之為下鮑本秦軍大敗軍鮑本作兵於是秦王拜西藩之

臣鮑改拜為稱而埋馬棧之下吳氏補曰後語馬屎之中吾使者章子將也鮑衍者字未教而死吳氏補曰後語未教

魯君曰何吊吊下鮑本有乎字足下豈如令衆令鮑本作全其見恩德亦其大也德下鮑本有也字其作甚

也作鮑本作乃秦會不出力吳氏補曰北山何先生標大事記云力一作刀不烈案刀字是也此形近之譌必表裏河鮑

下補山字不烈案此表裏專就河言之與左氏傳文迥不相涉鮑所補乃準彼謬甚矣齊地方二千里吳氏補曰史三千餘里下戶三男子吳氏補曰史不下

固以二十一萬矣今本以作已鮑本作已不烈案史記作已踰阡者鮑本本作鞠吳氏補曰踰史作闕不烈案史記作鞠車聲擊鮑改聲為

日擊者擊之譌說文擊車擊相擊也周禮舟車擊互穀梁傳擊者不得入釋文音計又古的反此章史作穀擊按秦策車擊擊馳說苑齊人好穀擊揚雄書辨者穀擊讀亦通不烈案擊擊不誤擊者穀之別體字猶穀字之別體

作擊也擊擊字不得發見吳云擊者擊之譌其說非也秦策讀當以使車擊家敦而富志高而揚

吳氏補曰史作殿不烈案史記作家殿人足志高氣揚與策文不同且夫韓魏之所以畏秦者之字以字鮑本無鮑補以字吳氏

亡隨其後是故故鮑本作後改為故吳氏補曰史同不烈案後乃因上譌耳至闡陽晉之道鮑改闡為衛吳氏補曰史有以字不烈案之史記有以

虛獨鮑改獨為喝吳氏補曰史作喝索隱云亦作獨無呼合反高躍吳氏補曰史作驪矜亦已明矣已鮑本無不烈案史記無夫不深料秦之

不奈我何也深鮑本無不烈案史記有是羣臣之計過也今本計過誤過計也鮑本無吳補一本此有也字不烈案史記計過也今無臣

事秦之名今本無臣作臣無鮑本作臣無不烈案史記無臣臣固願大王之少留計鮑改固為故吳氏正曰策固故通不烈案史記作臣是故

人不敏吳補一本注昆本此下有僻遠守海窮道東境之國也未嘗得聞餘教不烈案史記有此十七字今主君吳氏補曰主君稱蘇秦恐衍主守史

後策文楚魏韓燕皆云今主君史記韓魏楚同小司馬曰主君稱蘇秦也禮卿大夫稱主今嘉蘇子合從諸侯褒而美之故稱曰主君其字不誤甚明吳失檢耳

鮑本作詔告不烈案史記作詔詔此策文當作教詔高注可證齊王曰鮑齊上補說字吳氏補曰此處當有說字指搏關搏鮑本作博吳氏補曰後語注云今兗州博城縣有古關是搏關不

烈案史二百於秦也。也鮑本無吳補記作博一本有里字

齊二 是天下以燕賜我也。吳氏補曰下字衍一本無乃許韓使者而遣之。遺鮑本作還吳氏三

十日而舉燕國。吳氏補曰此齊宣王所謂五旬而舉之者大事記改三為五不烈案此當各依本書改者非張儀聞之謂武王曰。開之二字鮑本

無吳補一本有不烈案史記作張儀懼誅乃因謂秦武王曰今齊王甚憎張儀。鮑衍張字不烈案史記無必舉兵而伐之。而鮑本無不烈案史記無

齊必舉兵而伐之。而鮑本無不烈案史記而伐梁梁王大恐。吳氏補曰後語作魏襄王不烈案史記作哀王恐史記之哀王世本謂之襄王後語依世本也此秦

武元年魏寡人甚憎儀。儀上鮑本有張字故儀願乞不肖身。身上鮑本有之字犀首以

梁為齊。為鮑本作與衍非有怨於儀也。也鮑本無是必與衍鬻吾國矣。衍鮑本作儀吳補一本與衍陳軫

為齊王使見昭陽。鮑衍使字不烈案讀以使字句史記云陳軫適為秦使齊是其證鮑誤王非置兩令尹也。王鮑本作主引酒

且飲之。之鮑本無公以是為名居足矣。鮑改居為亦吳氏正日因下足字衍而譌然則是君自為燕東兵。今本東作

東鮑本秦攻趙長平。今本攻蘇秦謂齊王曰。鮑改秦為子吳氏補曰字誤史作周子不烈案此不與策文同而齊燕之計

過矣。鮑改燕為楚吳氏補曰史作楚不烈案鮑改誤甚索隱引此文云而楚字皆作燕可見此文上齊楚救之秦計曰齊楚救趙下則明日及齊楚矣三楚字皆本作燕不知者以史記改之耳且趙

之於燕齊。鮑改燕齊為齊楚吳氏補曰史作齊楚不烈案此同上齒之有脣也。齒上鮑本有脣字東有趙魏。東下鮑本有北字

及韓却周割之。鮑改割為害之下補後字吳氏補曰害割字恐有誤混今齊秦伐趙魏。鮑齊下補應字吳氏補曰今齊下恐有缺字令齊入

於秦。吳氏補曰令恐亦今字齊安得救天下乎。救鮑本作於鮑於上補救字吳補一本有救字是下無於字非不烈案吳說未是此猶龜策云雖欲行數千里而助人可得乎

也救天下不謀

齊二 蘇秦謂薛公曰。今本誤重日字鮑本改秦為子吳氏補曰字誤下並同今君留太子者。鮑大上因遣之。鮑楚字

之下鮑本有故曰齊之所以敢多割地者致鮑本無今勸太子者鮑者上補去字吳補一本口口本有故曰可以請行也七字

使人惡蘇秦於薛公也可下鮑本割地固約者固鮑本作因吳補一本固約以其為齊薄而為

楚厚也以上鮑本有七孺子皆近皆上鮑本有者字不烈案韓子作中有十孺子皆貴於王蘇秦欲止之今本秦作代乃誤涉鮑也鮑改

秦為代吳氏補曰字誤宜作代下同後語並作代不烈案風俗通祀典引此文亦作秦鮑以史記孟嘗君列傳改為代未是也李善注文選引蘇秦說孟嘗君曰秦四塞之國高誘注云四面有山關之固故曰四塞之國也在此

籀亦其說說苑載作客當是改也孟嘗曰人事者日上鮑本今者臣來者鮑本無不烈案風俗通引作臣之來也說苑同有土偶人

與桃梗吳氏正曰趙策蘇秦說李兌作土梗挺子以為人今本挺誤挺吳氏正曰藝文類聚及晁本作挺不烈案風俗通引作挺此字當作挺

挺挺同字形近而譌作何如鮑本作如何不烈譬若虎口若鮑本作如不烈而孟嘗

挺耳說苑作持亦誤字察風俗通引將何如矣而孟嘗

令人體貌而孟嘗鮑本作孟嘗君不烈而親郊迎之親鮑本無不烈未嘗不毀孟嘗君也案呂氏春秋有

孟嘗君三字鮑本作之董之繁菁繁鮑本君所以得為長者以吾毀之者也下者字鮑本無吳補一本以吾毀之者也

者字恐是長者鮑改持為待吳氏補曰持願聞先生有以補之闕者之鮑本

字下脫衍在此者待之講得者待之講衍願聞先生有以補之闕者作文者

也字鮑改持為待吳氏補曰持願聞先生有以補之闕者作文者

車軼之所能至請掩足下之短者鮑衍者字吳氏補曰勝腎曰鮑改勝為勝腎為腎

於衛鮑遊上補遊是人謂衛君曰衛鮑本無不聽臣若臣不肖也吳氏補曰若則不若

魚鼈鮑下鮑本有虞字吳氏補曰或上據字譌而曹沫之奮三尺之劍鮑衍沫見孟嘗君

門人公孫成曰成鮑本音成不烈公孫曰諾鮑孫下小國所以皆致相印於君者下之字

吳氏補曰小國疑當作大國後語誠說君之義夫鳥同翼者而聚居獸同足者而

俱行。吳氏補曰後譚昌同實者聚飛獸同足者俱亡譬若挹水於河。本無淳于髡謂齊王曰。謂鮑本作為改爲謂

謝將休士也。也鮑本無魏取伊是。是鮑本作氏不烈案是氏同字伊是即伊氏不知者乃改之故三國欲與秦壤界。

今本無欲字乃誤涉鮑也。鮑衍欲字吳氏補曰。疑欲字即故字而上衍故字故者舊也是也福二國之君。鮑改福爲覆君爲軍吳氏補曰愚按福乃福之誤福義長是也封衛之

東野。今本封兼魏之河南。南鮑本故秦趙魏得齊者重。鮑秦下補楚字吳氏補曰疊舉上文宜有楚不烈案上文楚字

齊四。齊人有馮諼者。諼鮑本作媛吳氏補曰即諼故諼或作喧不烈案史記作驪集解云復作媛鮑本當出此注也倚柱彈其劍。吳氏補

文例之疑當有缺字不烈案。此文三句各不同吳說未是。比門下之客。吳補一本比門下之魚客文倦於事。事鮑本作是吳氏正曰一本

偏合起矯命。起鮑本作赴吳補一本赴作起孟嘗君不說曰。諾。不鮑本作乃吳補一本作不迎君道中。中下鮑本有

改正爲中吳補。僅得免其死耳。僅鮑本作今鮑改今爲僅今君有一窟。君鮑本無吳氏補曰史文西遊於

梁。謂惠王曰。鮑改惠爲梁吳氏補曰史作秦王封書謝子孟嘗君曰。書下鮑本有一字吳補一本書下無一字則

君不以使人先觀秦王。今本以作如乃誤涉鮑也鮑改以爲如不烈案呂氏春秋作若而欲媿之以辭。媿鮑本作媿不烈

媿即媿字無鹽媿女武梁祠堂畫像作媿女是其證鮑本作媿者誤。猶未敢以有難也。猶鮑本作由改爲猶下猶可乎同吳氏補而治

可爲管商之師。吳氏補曰而字疑衍治當屬下句或而字上有缺文不烈案吳說未是呂氏春秋作能同字能致其

是也呂氏春秋作。魯仲連謂子孟嘗君好士也。今本土下有未字乃誤涉鮑也鮑補未字鮑本君上

君曰好士也。不烈案此讀以魯仲連謂孟嘗爲一句孟嘗即孟嘗君也。上文有君。雍門養椒亦陽得

好士也。四字別爲一句也。邪同字與下君之好士未也不相涉鮑誤用下補耳。

子養。鮑門下補子字吳氏有正不烈案此多脫字但所補未是與之同之。下之字鮑本無使文得一一人者。者鮑本無豈有麒麟駮

耳哉。今本驥作驥皆衣編紵。衣鮑本無君得無有所怨齊士大夫。趙下鮑本有於字齊宣王見

顏觸。吳氏補曰春秋後語作王觸不烈案古今人表中上作顏觸其王黻別在後未知後語何據乃以為一人也亦曰王前可乎。今本亦上有觸字鮑本有秦攻齊

令曰。日鮑本無萬石筮。今本筮誤廣鮑本作筮天下之士仁義皆來役處。仁義二字鮑本無來鮑本作為吳氏補曰恐仁義字當在之士上

莫敢不服。求萬物不備具。今本不上有無字鮑本有鮑改服求為來服吳氏補曰求屬下句而百無不親附。今本百下有姓字鮑本有

安可得而有乎哉。乎鮑本作也以喜其為名者。鮑改以為而吳氏補曰恐當作而則凶從之。從上鮑本有必字此

皆幸樂其名。華。華鮑本無故曰無形者形之君也。形鮑本作刑改為形吳氏補曰當作形古書字通至聖人明學。

今本無人字乃誤是其賤之本與非。夫孤寡者。吳補一本作本歟無非字然夫璞不完。夫鮑本作大非不

得尊遂也。得鮑本無則再拜而辭去也。也鮑本無鮑衍而字觸知足矣。歸反撲。觸上鮑本有日字撲鮑本作撲鮑曰上補

君子二字歸下補真字吳氏正曰曰者觸既辭而又自言也上言大則終身不辱也。也鮑本無先生王

斗。吳氏補曰一本標文樞鏡要作王升丕烈案升字當是也古今人表中上作王升今高士傳作王斗亦非昔先君桓公所好者。鮑者下補五字吳氏正曰一本標文樞鏡

要有五字丕烈案有者當是也說天子受籍。鮑改受為授吳氏補曰當作授字通借唯恐失扞之。失鮑本作夫王斗曰

否。否鮑本無是王不好士。鮑改是為而王駟已備矣。鮑王下補之字世無東郭俊。吳補一本作俊前有何以有

民。以鮑本無下同是助王養其民也。今本也上有者字乃誤涉鮑也鮑補者字此二士弗業。今本弗誤不聞先生高議

對曰。吳氏補曰說苑宗衛相齊罷歸召田鏡等鏡對亦與此合丕烈案韓詩外傳云宋燕相齊見逐罷歸之舍召門尉陳鏡等二十六人比策文當有誤君不肯以所輕與

士。今本士蘇秦自燕之齊。鮑改秦為子吳氏補曰字誤不烈案史記作蘇代自燕來入齊見於華章南門。華章鮑本作章華吳補一本作華章

不烈案史記

而患之所從生者微。

生鮑本作往吳補一本作生不烈案史記作來

不如聽之以卒秦。

鮑改卒為吳氏有正

其於以收天下。

鮑衍其字不烈案史記無其於二字

蘇秦謂齊王曰。

鮑改秦為子吳氏補曰字誤史當作代不烈案史記無此句吳以意言之耳當在上入

此者

孰與伐宋之利也。

鮑也下補對曰伐宋利五字不烈案史記有王曰伐宋利

夫約然與秦為帝。

吳氏補曰史作夫約然言齊

秦俱相約如此一本無然字愚恐鈞鈞字譌無然字而以約與連下文讀為是不烈案史記夫鈞鈞句絕然下屬此當有誤

倍約償秦。

吳氏補曰償償賓古通用策多有後放此不烈案史記作賓

則衛之陽城危。

史作陽地有陰平陸。

吳氏正曰陰即陶燕楚以形服。

形鮑本作刑不烈案史記作形

卷中

齊五 蘇秦說齊閔王曰。

今本秦作子乃誤涉鮑也鮑改秦為子吳氏補曰此策舊為蘇秦實誤前章代誤為秦或途以此為代則亦不然一本無章首二字者是矣不

烈案吳說甚詳此最是本乃反依鮑改致為誤也

車舍人不休傳衛國。

傳今本作傳鮑本作傳

燒棘溝。

鮑改溝為蒲吳氏補曰史趙世家作蒲黃

城之墜也。

鮑本

棘溝之燒也。

今本棘溝誤倒

兵弱而憎下人也。

鮑衍昔者齊之與韓

魏伐秦楚也。

鮑衍秦字吳氏有正

則事以衆強。

鮑改事為是

適罷寡也。

鮑改適為敵吳氏補曰敵適通

兵必立也。

吳氏補曰莫如僅靜。鮑改僅為謹吳氏補疑有缺字

則擴禍朽腐。

鮑改擴禍為積積吳氏補曰改積積亦當是積積此書多積字

幣帛矯

蠹而不服矣。

而不服矣四字鮑本無吳氏正曰別本注矯一作矯下有而不服矣一句不烈案此以矯為矯字也作矯非

強襲郢而棲越。

鮑衍麒

躡之衰也。

今本躡作駢鮑本作駢

筋骨力勁。

骨力鮑本

有而案兵而後起。

鮑改上而字為能吳氏補曰字或誤衍不烈案鮑改

與補皆非而能同字策文多以而為能如上文字孰而與我赴諸侯乎下文而解此環不之屬是也

則亡天下。

今本亡

昔者齊燕戰於桓之曲。

齊燕鮑本作燕齊

何也何則形同憂。

鮑衍下

誠欲以伯王也為志。

鮑衍

則是路君之道

也字鄭箋詩申夷載路趨岐往孟子是率天下而路也字同此君是軍字之誤下文是虛中之計也二句文相對下文又云軍出費中哭位亦以軍與中相對可為證

莫不止事而奉王止鮑本尸死扶傷尸鮑本鑿弦絕弦鮑本

官之所私出也官鮑本身窟穴今本窟誤屈不烈案此以窟為掘字連下中字讀者非吞兼二國兼鮑本作併

而滅二子患也今本子下有之字乃日者中山日昔本而敵萬乘之國二敵鮑本作攻再

戰北勝北鮑本可見於前事今本事下有矣字乃誤涉鮑也鮑非咎罪於人也吳氏補曰

亦有極罪於先王之語劉作事則察相不事吳氏補曰事下當有也字而為利長者為鮑本無比之

堂上吳氏補曰比當作北諸本皆和樂倡優侏儒之笑不之今本末之字作何以知其

然鮑然下補也字吳氏補何以知其然矣今本矣作也乃誤涉鮑也鮑改矣其強而拔邯鄲

日衛鞅之始與秦王計也鮑衍入於秦矣鮑入上此臣之所謂比之堂上吳

齊六 有孤狐咥者今本咥誤喧吳氏補曰孤因孤字誤衍呂春秋貴直論孤齊使向子將

吳氏補曰呂春秋作觸子向子以與一乘亡以鮑求所以償者今本償作賞乃誤涉鮑也鮑改償為賞吳氏

不當鮑改王曰不知倬齒曰吳氏補曰三不知字春秋君王后氏上鮑本有后字吳氏

襄王即位君王后以為后鮑君上補立字吳氏倬齒亂齊國殺閔王鮑衍閔字吳氏

唯甚即墨不下不鮑本殺騎劫初燕將攻下聊城吳氏正曰自燕攻齊正殺騎劫之

札記中

三三九

桓丘 立則文插。文鮑本 曰可往矣。今本可 云曰尙矣。今本云曰作七日鮑本作七日不烈案

義長 讀為備即說苑之魂魄。喪矣也作七日者非。因以為辭而攻之。而鮑本無 女無謀而嫁者。謀鮑本 以故建立四

十有餘年。鮑衍四字吳氏正曰此要 秦始皇嘗使使者。上使字鮑本作遣鮑改始 君王后

引推。推鮑本 老婦已亡矣。今本亡作忘鮑本作忘 卽墨大夫與雍門司馬諫而聽之。

鮑改與為聞不烈案 則以為為可。可為謀。鮑衍下校者改作與因形近而又譌為可 帶甲數百萬。

鮑改百 王收而與之百萬之衆。鮑改百作十吳氏補曰孟鑿作 秦國可亡。夫舍南面之

稱制。鮑本無夫字 齊以淖君之亂秦。鮑秦上補事字不烈案鮑所補謬 是王之聽涓也。王鮑本無

補楚字吳補一 且夫涓來之辭。之辭鮑本無吳補一 王不如令人以涓來之辭。來鮑本無 王

卽欲以秦攻齊。攻鮑本無鮑補攻字 吳補一本有攻字

楚一 宋請中立齊急宋。吳氏補曰請字宜在急下 子象為楚謂宋王曰。宋鮑本無 是

從齊而攻楚。未必利也。楚下鮑本 五國約曰伐齊。齊下鮑本有秦 五國曰破齊秦。

齊鮑本無 其心必懼我。我鮑本無 乃命大公事之韓。吳氏正曰一 親王之所見也。王鮑本

氏補曰親字疑當在 請悉楚國之衆也。鮑衍 且廡於齊。今本廡作圖乃誤涉鮑也鮑本作齊改

齊之反趙魏之後。上之字鮑 江一對曰。今本一作乙 子無敢食我也。吳氏補曰一 王不如無救趙。王鮑本

語食我作噉我又云人臣見畏者君威也君不用而威亡矣注尹文子有不烈案 王不如無救趙。王鮑本

新序有此文作食我未有故人臣而見畏者是見君之威也君不用則威亡矣 王不如無救趙。王鮑本

恐楚之攻其後。後下鮑本 且魏令兵以深割趙。深鮑本無吳補 且居魏知之。

君無咫尺之地。鮑改地為功王過舉而已。已鮑本作色鮑改而為以吳氏正曰一本而是呂已按已以通色已字類恐當作而以色為文

嬖女不做席。女鮑本作色而無呂深自結於王。深鮑無旌旗蔽日。日鮑本作天兜虎嗥之聲。

有狂兇悍車。今本作悍作踰乃誤涉鮑也鮑改悍為踰依輪而至。今本依課衣壹發而殲。壹鮑本作一安陵君

泣數行。行下鮑本乃封壇為安陵君。吳氏正曰按說苑作安陵纏華文類聚同壇纏字有為王烈案說苑在權謀姚校所云新序作漣即其誤新序無此文壇纏師古曰纏即纏字可為證故令請其宅。今下鮑本有人字客因為之謂昭奚恤曰。為之謂三謂之鮑改曰。謂而不得。謂鮑本非故如何也。故鮑本無三人偶行。鮑改三為二吳氏補曰二字恐有誤楚呂

弱新城圍之。鮑改圍為圖蒲反平陽。反鮑本作坂不烈案蒲反蒲阪也見漢書地理志故楚王何不呂新城為主

郡也。鮑衍楚字乃為具駟馬乘車。為下鮑本有王字五百金之楚城渾得之。楚下鮑本有盡字鮑衍盡字吳

氏補曰。楚王果以新城為主郡。城鮑本作成改為城吳氏補曰當作城從改文然而不死。鮑改然為幸王且予之

五大夫。且予鮑本作曰與吳補一本作且與得賞無功也。得鮑本作是改為得事成予之五大夫。王曰。善。乃以

十乘行之。此十六字鮑本無楚王問於范環曰。吳氏補曰環史作靖不烈案索隱曰戰國策云作環也考此環字當是環字誤小司馬以徐廣云一作環而云

然也。環輪同字。環作環耳。韓子作干象不與此同夫史舉上蔡之監門也。吳氏補曰上蔡史俱作下蔡不烈案索隱曰戰國策及韓子皆云史舉上蔡監門大不

如事君。鮑改如為知不烈案韓子無此字史記作為下句同且王嘗用滑於越。今本滑上有召字乃誤涉鮑也鮑補召字吳氏補曰史作召滑不烈案韓子有邵字滑即

召滑不當補李善注文選過秦論召滑引韓子史記而不引策策本無召字其明證也賈誼新書作召滑秦本紀作昭滑後策作卓滑趙策作海滑召昭卓海聲之轉故楚南察瀨胡而

野江東。胡鮑本作瀨吳氏正曰察瀨湖史作塞厲門地皆未詳恐有誤字若公孫郝者可。吳氏補

向壽不烈案韓子云不。北有汾陘之塞。郟陽。吳氏補曰陘見秦策汾陘乃韓地此句有誤四字連郟陽讀亦不順史作陘塞是不烈案徐廣云一本北有汾

如相共立一云公子赫。

塞也。與大王之賢。與鮑本無吳補一本與則諸侯莫不南面而朝於章臺之下矣。

鮑改南為西不烈察史記作西。故為王至計。王至鮑本作大王不則無及已。已鮑本作矣不則韓魏齊燕

趙衛之妙音。衛鮑本無不趙代良馬橐他。他鮑本作橐不臣竊為大王不取也。臣鮑

不烈察史記有不可與深謀。與深謀三字鮑本復今君欲一天下安諸侯存危國。今本今諫四

塞以為固。四塞二字鮑本無吳補別韓之上地不通。吳氏補曰後語作上黨不費馬汗之

勞。今本馬汗作汗馬鮑本作則從竟陵已東。已鮑本作以不烈察此臣之所以為大王

之患也。上之字鮑本無以攻諸侯者。吳氏補曰史陰謀有吞天下之心也。吳補一本

烈察史興師襲秦。此四字鮑本無吳補諸本有此必開扃天下之匈。鮑改開為關吳氏補曰史

記有開不若關義長不烈察史記作必大關天下之匈徐廣曰關一作開此當同按諸本多作開或作大

是策文作必屬天下之匈開關字皆所記史記異文而誤入者關屬同義。出走入齊。走鮑本作奔不臣

以為計無便於此者。為鮑本作謂不使使臣獻書大王之從車下風。大王二字無

昭睢陳軫。雖鮑本逐昭睢陳軫。雖鮑本有人謂昭睢曰。雖鮑本作鑑不烈察三雖字皆作

故下文云是昭睢之言不信也若謂睢何甚矣楚王不察於爭名者也。爭鮑周是列縣畜

我也。鮑周下大王天下之賢主也。主鮑本是楚自行不如周。今本行作特乃誤涉鮑也

是待請為王使齊交不絕。齊交不絕。齊交不絕四不足知之矣。足下鮑本有斷脰

決腹。今本脰誤壹暝。壹鮑本作有勞其身。愁其志。以憂社稷者。此十二字亦有不

為爵勸。有鮑本無緇帛之衣以朝。今本帛無一月之積。今本帛作日乃誤涉四封不

侵。侵鮑本作廢吳補一本四封不侵兩御之閒夫卒交。今本御作軍乃誤涉鮑也御鮑本無鮑補軍字嗟乎子乎。下鮑本有注云一本子作予楚

國亡之月至矣。月鮑本社稷其為庶幾乎。為鮑本無楚冒勃蘇曰。吳氏補曰楚冒即勃蘇勃蘇包胥聲近豈

紛冒之畜歟不烈察吳說本因舉紀聞是也臣非異。楚使新造盤。吳氏正曰新造盤似言始搆難今降戾之云當有誤舛或在吳字下

秦王顧令不起。今本不作為之乃誤涉鮑也鮑改子滿與子虎。吳氏補曰子滿左傳子蒲蒙穀給闔於

宮唐之上。今本給作結鮑本作結多與存國相若。今本國餘豈悉無君乎。悉鮑本作惠吳氏補曰餘當作余至

今無冒。吳氏正曰一本無位章聞之。鮑改革為華吳氏補曰當作華不烈察鮑改吳補皆非也章當是子華之名上文如華姚校云孫本作章是其證其臣扶拾。

扶鮑本作扶楚二 秦恐必不求地。吳氏正曰秦字疑當作齊是也王欲昭睢之乘秦也。也鮑本無請為公令辛

戎謂王曰。鮑改辛為芋吳氏補曰當作芋昭侯不欲。侯鮑本而令天下。今本下下有利字乃誤涉鮑也鮑補利字吳氏正曰謂以相斲令於天下

使知不烈察令乃全字之譌吳說亦未是秦可以少割而收害也。吳氏正曰一本無害字是不烈察此因上文割字而誤衍害割同字佳訖麗好。翫

習音者。鮑衍上翫字吳補一本無勢為王妻。以臨于楚。鮑勢下補必字吳氏補曰此下疑有缺字不微要

斷尚而刺之。刺鮑本必不敢倍盟。鮑盟下補背盟二字吳氏補曰宜復有背盟二字請追而問傳。今本追作退乃誤涉鮑也

鮑改追為退吳氏補曰退字譌王墳墓。今本王作主鮑本作主女阿謂蘇子曰。吳氏補曰疑此乃齊策蘇子說薛公章脫簡首女阿二字又他章錯脫又說薛公策末欠

蘇子自解於薛公一節此為蘇子自解於太子也疑亦有舛舛不烈察吳說誤女阿者太子之阿內則所謂可者與齊策不相涉太子復請善於蘇子。魯鮑本無

楚二 節身之嗜欲以百姓。今本以下有與字乃誤涉鮑也鮑賢之事其主也。賈下鮑本有臣字

蘇秦之楚二日。吳氏補曰一本標後語十二國史皆作三年乃得見乎王。吳氏正曰一本標類要引百葉書鈔作宣王是王令困也。

舍人怒而歸。而下鮑本子待我爲子見楚王。上子字鮑本無寡人之獨何爲不好

色也。今本之上有見字乃誤涉鮑也鮑補見字吳氏補曰此天下關閉不通。關閉鮑本未嘗見

人如此其美也。也鮑楚王因收昭雎。楚鮑橫親之不合也。鮑改橫爲從不烈案鮑改

必善二一人者。者下鮑本有二人二字鮑入下補者字韓亦不從。韓鮑本惠子爲儀者來。今本者來作來者

儀必德王。儀鮑本作今乃奉惠子。今本脫楚得其利。得鮑本作將鮑改爲東有越

纍。鮑改纍爲累吳氏陳軫告楚之魏。今本告作去乃誤涉鮑也鮑改寡人聞韓侈。鮑改侈

且見春申君曰。鮑改且而天下爲勇。吳氏補曰夫臯碁之所以能爲者。鮑改能爲夫

一梟之不如。不勝五散。吳氏補曰楚四 舊患有成。今本舊作奮其似惡聞君王之臭也。君鮑本無不而交絕於后

也。於鮑本作立吳然則不買五雙珥。吳氏補曰襄王流揜於城陽。鮑改城方將

調鈿膠絲。今本鈿作鈿乃誤涉鮑也鮑改鈿爲鈿吳氏補曰鈿蜻蛉其小者也。六字鮑本無不俯

嚼白粒。吳補一本嚼作嚼呂其類爲招。吳補一本標後語云以其頸爲的的或爲招不烈案類字形

所謂今夫鷓鴣的魏策。俯嚼鮭鯉。鮑改鮭爲鮭不烈方將脩其葬廬。今本葬作葬乃誤涉鮑也鮑改

所謂兵爲招質者也。俯嚼鮭鯉。案新序作鮭鯉治其繒繳。今本繒作繒乃誤涉鮑也鮑改繒爲

爲蕭左氏所謂董澤之蕭也。新序作脩其防禦不與此同。蔡聖侯之事因是以。鮑改聖爲靈吳氏補曰聖當

案新序被磔磔。鮑改磔爲磔吳氏有正不烈蔡聖侯之事因是以。鮑改聖爲靈吳氏補曰聖當

烈案畢說非見下新序作蔡侯咏懷詩往引作蔡聖侯因是已延叔堅戰國策。方受命乎宣王。鮑改宣

氏補曰宜當作靈不烈案吳氏說非新序作宜比策文本作聖侯宜
王非春秋蔡靈侯楚靈王事子發事楚宜高誘注淮南子有其證
輩從鄢陵君。今本輩作鞏鮑本作鞏吳氏補曰鄢陵新

序作新安而戴方府之金。今本戴作載鮑本作載不知夫穰侯。不上鮑本有而字不烈案新序無與淮北之地也。也鮑本無

吳氏補曰與淮北云云句上有缺文新序曰身體悼栗曰謹受命乃封莊辛焉
成陵君而用計焉與舉淮北之地十二諸侯後語云而與謀秦復取淮北之地
不若令屈署以新東

國。鮑新字令辛戎告楚曰。鮑改辛為辛吳氏補曰當作辛吳氏補曰當作辛武王曰。鮑改辭為鑄吳氏補曰鑄通君籍之曰百里

勢。鮑勢上補之字不烈案韓詩外傳有昔伊尹。尹鮑本無鮑補尹字吳氏補曰缺尹字不烈案外傳有此不恭之語也。雖然。吳補一本此下有古無虛

諺四字不烈案而攻莊公請與分國。莊公二字鮑本復有不烈案韓子作而攻公公入室請與之分國未至絞纓射股。今本

外傳無韓子有而攻莊公請與分國。鮑本無鮑補尹字吳氏補曰缺尹字不烈案外傳有未至絞纓射股。今本

誤綴絞不烈案韓子不知佩令。佩鮑本作俾不烈案荀子外傳皆作佩禕布與絲。今本絲誤縣不烈案荀子外傳皆作絲閭姝子

奢。吳氏補曰荀子作閭姝不烈案外傳作閭姝子都姝姝奢都皆同字詩曰上天甚神無自療也。吳氏補曰按詩曰以下荀子無之二句乃苑柳之辭神詩作蹈

也詩作焉不烈案詩曰以下外傳有之神作蹈也作焉考此必韓氏詩作神也與毛氏詩作蹈作焉不同今外傳有誤字臣為王引弓虛發而下鳥。王鮑本作君

鳴悲者。今本鳴悲誤倒而驚心未至也。今本至作去鮑本作去吳補一本未忘聞弦音引而高飛故瘡隕也。鮑改

音引二字鮑本作者音烈三字吳補一本無者字劉作引其義為是者音之譌而衍也汗明憾焉曰。鮑改

烈引之譌也不烈案烈者裂之誤當本在瘡字下云故瘡裂而隕也各本皆有錯脫澆汗灑地。鮑改汗為行澆為

鹽吳氏補今君一時而知臣。時鮑本作且服鹽車。鹽鮑本作鹽改為鹽吳氏補曰字譌當作鹽澆汗灑地。鮑改汗為行澆為

日即鹽。今君一時而知臣。時鮑本作且服鹽車。鹽鮑本作鹽改為鹽吳氏補曰字譌當作鹽澆汗灑地。鮑改汗為行澆為

中阪。中鮑本作外遷延負轅。今本轅作輓鮑本作輓不能上。不上鮑本有而字若出金石聲者何也。吳氏補曰此聲

字宜。君獨無意漸拔僕也。今本拔作被鮑本作被不烈案被誤也李善引作拂拂按同字使得為君高鳴屈於梁乎。吳氏補曰此聲

吳氏補曰一本標云類要高鳴作長鳴李善注廣絕交論曰翦拂使其長鳴引策云彼亦各貴其故所親。故鮑本無不烈案史記有兄弟誠立。吳氏補曰

兄上恐亦當有王字疊上文奈何以保相印江東之封乎。吳氏補曰後語云江東十二縣之封朱英謂春申

君曰。吳氏正曰後語云觀人朱英在觀地在河北平原史觀津人朱英不烈案見後魏策勿復言已。已鮑本作也臣聞之春秋。吳氏補曰此二字恐因下文衍

孝公死而後不免殺之。鮑後下邵公顛。顛鮑本作顛而趙怒深。怒鮑本作怒吳補一本趙怒深楚君雖欲

攻燕。鮑改君為軍今為馬多力。為鮑本作謂不烈案楚策作謂則豈楚之任也我。鮑改我為哉不烈案楚策作哉敝楚見強

魏也。見鮑本作為是

趙一城下不沉者三板。鮑改下為之吳氏補曰諛術或是之字郟疵謂知伯曰。吳氏補曰郟刺黎切以

其人事知之夫從韓魏之兵。夫鮑本作矣吳補一本作夫兵鮑本作君無憲志。憲鮑本作喜夫二家雖愚不

棄美利於前。鮑改三為二吳氏補曰愚下恐當有必字不烈案吳說未是好利而驚復來請地。吳氏補曰韓子作驚復君其與

之與之彼狂。與之鮑本不重不烈案韓子復有魏宣子欲勿與。鮑改宣為桓吳氏補曰韓子說苑亦並作宣恐桓字譌下同請蔡臯狼

之地。鮑改蔡為蘭吳氏補曰恐名偶同漢志西河郡有臯狼縣又有蘭縣或蘭字譌不烈案韓子作蔡知伯因陰結韓魏。因鮑本無不烈案韓子有簡主之

才臣也。主鮑本作子吳補一本作主不烈案韓子作主而尹澤循之。尹鮑本作君吳氏補曰一本尹澤大事記謂澤字誤韓子國語作尹鐸不烈案澤鐸同字耳乃使

延陵王。今本王作君乃延陵步令也鮑改王為君吳氏正曰韓子云趙襄子召延陵步令將云云後儀王氏謂鮑失考皆以狄蒿苦楚膺之其高至

丈餘。今本苦作格之下有有格二字狄鮑本作菽不烈案韓子作皆以菽蒿格楚牆之有格高至于文此苦字當作苦即韓子之格字韓子有格二字依此策文當衍今本反依之添入誤也君曰足

矣。足上鮑本有矢字不烈案韓子作吾箭已足矣城力盡。鮑改城為財不烈案韓子作財鹿中而少親。鹿鮑本作麋不烈案韓子作麋與之期曰

夜。日鮑本無不烈案韓子有作日日暮當拔之。之鮑本無不烈案韓子有康子之謀臣曰段規。鮑康上補韓字吳氏補曰恐缺韓字不烈案韓子有

曰夜期殺守堤之吏。日鮑本作日不烈案韓子作至於期日之夜知伯軍救水而亂。軍鮑本無鮑補軍字不烈案韓子有廣封

疆。廣鮑本作窮吳補一本廟作廣是發五百。鮑改百為霸吳氏補曰即伯古通不烈案此策文多不可通當闕約兩主勢能制臣。今本無兩字乃誤涉鮑也

約衍兩字吳氏補曰恐字有誤臣願捐功名捐總本作損吳補一本作捐之能矣吳氏補曰外紀之作而不烈案此外紀改耳臣下不使者何

如今本何如誤如何韓魏齊燕鮑改燕為楚吳氏補曰下有楚無燕必有一誤負親以謀趙吳氏正曰恐負親字衍或上有缺文復來而

今諸侯吳氏正曰復來字恐衍誤在上孰謀我今本無孰字乃誤涉鮑也鮑衍孰字吳氏補曰孰為我謀而將其頭吳氏補曰史塗其頭

而往乞吳氏補曰史作行不烈案史記作行乞於市與此策文多不同也大亂君臣之義者無此矣吳氏補曰無字下恐有缺字豫讓

伏所當過橋下所當二字鮑本作以吳補一本伏所當過不烈案史記作所當范中行氏以衆人遇臣范鮑本無鮑補范字不烈案史記有

嗟乎豫子鮑衍子字不烈案史記有豫子之為知伯發鮑本無不烈案史記無亦以足矣以鮑本作已不烈案史記有君前已

寬舍臣今本已誤以乃使使者今本者下誤衍者字彼將知矣利之也矣鮑本作趙吳氏補曰疑有姪誤不烈案韓子有此事云彼將知君

利之也趙字當是吳氏失考也鮑衍韓字秦韓圍梁吳氏有正蘇秦說李兌曰鮑改秦為子不烈案吳氏補曰字誤下同非是也策文本如此雒陽乘軒車為是不烈案史記正義引策云蘇秦洛陽軒里之人也則張守節所見本

是里字可證鮑改秦為某不烈案鮑改一本之善也蘇秦鮑改秦為某不烈案鮑改羸滕負書擔橐羸鮑本作囊鮑改羸為羸吳氏正曰說見秦策越漳河

鮑改漳河為河漳吳氏補曰凡言漳河河漳者以漳入河相連也此下又有漳河字若以人之事之鮑本無壞沮乃復歸土沮鮑本作阻不烈案阻字誤乃

我請君塞兩耳塞上鮑本有堅字明月之珠今本月誤日黃金百鎰盜改為鎰且以伐齊吳氏正曰按策

多為韓言乃趙將擊韓而厲為韓止之者其間事實皆明為韓而首云伐齊為齊殊不合決有誤而史一切以韓為齊抑馬遷所改歟不烈案吳說是也策文本皆作韓或以史記齊字亂之

上書鮑改秦為厲吳氏補曰史作厲風雨時至至鮑本無不烈案史記作時雨至衆人喜之喜鮑本作喜吳氏補一本喜之不烈案史記作喜以秦為

愛趙而憎韓吳氏補曰兩憎韓及以韓為餌故微韓以貳之今本微下有伐字乃誤涉鮑也鮑補伐字吳氏補曰微下有缺文史

作故微兵於吳氏正曰一本特韓未窮而禍及於趙今本特作是乃誤涉鮑也鮑改特為是吳氏有

議秦以謀計吳氏正曰一本特韓未窮而禍及於趙今本特作是乃誤涉鮑也鮑改特為是吳氏有

正不烈案史記作市朔未變吳氏補曰史作燕盡齊之北地今燕盡韓之河南鮑改唐為陽不烈案因史記有爭距於扞關至於榆中千

五百里吳氏補曰史作秦之上郡近坐牢唐之上鮑改唐為陽不烈案因史記有爭今魯句注

禁常山而守今本魯作論乃誤涉鮑也鮑改魯為論吳氏補曰二百里通於燕之唐曲吾

今本吾作遇乃誤涉鮑也鮑改吾為遇吳氏正曰當作拙曲遇史注中牟曲遇聚非此所指按齊策權之難章云

燕戰勝兵罷趙可取唐曲拙唐即唐縣曲拙猶陰縣並屬中山此曲下必拙字也一本止作唐曲亦缺誤不烈案

吾從聲之轉也當存舊史記鮑改魯為論吳氏補曰胡今從於疆秦國之伐齊國作

無之唐曲吾四字文不同鮑改魯為論吳氏補曰胡昔者五國之王昔者二字鮑本無韓乃西師鮑改韓為齊下並同吳

與乃誤涉鮑也鮑改國為與不烈鮑改韓為齊下並同吳改大不鮑改韓為齊下並同吳反溫枳高平於魏鮑改枳反三公什清於趙吳氏正曰三公二字有誤史云反高平

廣往云一作王公即出於此當各依本吳氏正曰三公二字有誤史云反高平夫韓事趙今本韓上有齊字乃誤涉鮑也鮑改宜正為上交

今本無正字鮑本吳氏正曰三公二字有誤史云反高平今乃以抵罪取伐抵鮑本作邸不臣恐其後事王者之不敢自必

也者之二字鮑本無吳補一本事今王收天下必以王為得鮑收下補齊字不烈案史記作今王

韓危社稷以事王鮑危上補齊字改韓為齊讀上屬不烈案鮑讀誤也史然則韓義王以天

下就之鮑危上補齊字改韓為齊讀上屬不烈案鮑讀誤也史下至韓慕王以天下收之鮑改韓為齊不烈案吳氏有正見上史記作王以

正鮑改韓為齊不烈案吳氏有正見上史記作王以一軍臨熒陽熒鮑本韓恐使陽城君入謝於秦韓鮑本無

鮑改陽城疑當作成陽不烈案鮑以為秦本紀昭十七年城陽君入朝韓鮑本無告上黨之守靳黈曰今本

者今考集解索隱無說正義亦不以為韓鮑所說殊無據其繆多此類韓鮑本無使陽言之太守吳氏補曰索隱云漢景時

史文止一稱太守故索隱云然此策吳氏補曰索隱云漢景時而臣太守今本太誤失不烈案此亦其猜焉鮑改亦其

城市之邑七千。

吳氏補曰史作十七下同

召平原君

鮑改原為陽吳氏補曰原當作陽不烈案史記作召平原君約白起傳趙孝成王召平原君平原君計之索隱曰平

陽君未詳何人者非

今馮亭令使者

今本今

臣聞聖人甚禍無故之利。

臣聞二字鮑本無不烈案史記無

今坐

而得城。

鮑城下補七十二字吳氏補曰史此有七十二字

太守有詔。

今本太上有告字乃誤涉鮑也鮑補告字不烈案史記無此句策文本如此不誤述馮亭所云也下文使臣勝

謂曰方是告馮亭鮑補誤甚

馮亭垂涕而勉曰。

鮑改勉為免吳氏補曰此書勉免通不烈案此以勉為免字也吳說未是

令公孫起王齮。

公孫起即白起史王齮非齮秦將有桓齮此恐訛舛不烈案吳說非也白起傳曰乃陰使武安君白起為上將軍而王齮為尉繚將軍秦始皇紀王齮應公等徐廣注一作鮑索隱曰王齮即王齮昭王二十九年代大夫陵伐趙者

六國表秦莊襄王三年王齮擊上黨徐廣亦注一作鮑是王齮即王齮其證甚明與桓齮迥不相涉吳偶失考也王震澤本索隱鮑作騎單本并刪去王齮二字皆誤

吾所苦夫鐵鉗然。

鮑改鉗為鉗吳氏有正不烈案吳氏正以為蓋字與鉗同者亦非也聞諸金壇段先生王齮云鉗與鐵同說文槩也其說得之矣下文自入而出夫人者為一句言鑿入而木出也故云謂臣為鐵鉗者秦言其自入而出臣有似於鐵

無有謂臣為鐵鉗者乎。

鮑改謂為為

韓欲有宜陽。

也。吳氏補曰涉孟之讎四字未詳然者下章亦有此文法當至也字句不烈案下章在平原君請馮忌見彼下

秦分齊。

齊亡魏。

鮑改分為合吳氏正曰語不可解疑有舛誤當是分

齊亡魏而衍秦齊二字不烈案吳說是也上文則且出兵助秦攻魏以楚趙分齊即其事

故兩君者。奚擇有功之無功為知哉。

鮑之下補與字吳氏

補曰之字疑當在無功下

或謂皮相國曰。

或鮑本無

魏殺呂遼而衛兵。

比吳氏正曰一本此作北

而齊危。

鮑改齊為趙吳氏有正

二三倍之憂也。

吳氏正曰倍疑信字譌衍

不計而構。

構鮑本作構改為講

而遣

之曰。

今本而

毋發屋室。訾然使趙王悟而知文也。

吳氏補曰明下疑有知字

謹使可全而歸之。

也鮑本無吳氏補曰

一本知文也一本標御覽發作廢盡作僅

此天下之所明也。

吳氏補曰明下疑有知字

此天下之所明見也。

今本此

楚之知。

今本楚作秦乃誤涉鮑也鮑改楚為秦吳氏補曰當作秦

惟寡亡之。

鮑改亡為忘不烈案此以亡為忘字耳

必入於秦。有謀故殺

使之趙。

今本秦下復有秦字乃誤涉鮑也鮑補秦字改殺為殺不烈案此讀有謀連下以有為又字也鮑補於謀字句誤甚

割挈馬兔。

吳補一本作免下同

梁不待

伐矣。鮑衍矣字秦禍案攘於趙矣。攘於鮑本作環中吳氏正曰愚以攘即移字譌當若楚王入秦。

見三晉之大合而堅也。鮑入下補秦字不烈案此讀入句絕魏策支期曰王願王之熟計之

也急。吳補一本無急字是南成韓梁之西邊。成鮑本作伐下有山戎翟三字西作惡鮑改叩而多求地。

鮑衍印字吳氏補曰字誤衍不烈案此與上文即多觀即印二字皆有誤但衍者未是

趙二一 臣故敢獻其愚效愚忠。識鮑本作進無效愚二字不烈案史記作進其愚慮請屏左

右曰言所以異陰陽而已矣。吳氏補曰史作請別白黑所以異按索趙地方二千里。二鮑本作

三不烈案史記作二千餘里必入臣韓魏臣於秦。韓魏臣三字鮑本無不烈案史記無禍中於趙矣。中上鮑本有必字秦

破必矣。秦鮑本無鮑補秦字吳補一本有不烈案史記有今見破於秦。此五字鮑本無鮑補今字吳補一本今見破於秦不烈案史記有今字無見破於秦四字與

秦成則高臺。鮑臺下補謝字吳氏補曰史作臺謝聽竽瑟之音。竽下鮑本有笙琴二字吳補一本無不烈案史記無恐獨諸侯。鮑改獨為獨吳

氏正曰獨獨鍾見齊策此章史作獨六國從親以償畔秦。今本親誤國不烈案此句實字當是因下句而衍史記無六國從親以償秦。鮑改償為償吳

備吳氏作正不烈案史記作實蘇子為謂秦王曰。為鮑本無而世不妬其業。妬鮑本作妬改為好吳氏補曰譌聖主之制

也。主鮑本作王趙怒必於其己邑。鮑改趙怒為怒趙吳氏補曰然而四輪之國也。今本輪作輪

氏正引姚本作四輪不烈案作輪者姚別本故微之為著者強。吳氏補曰故下當有缺字以下文推之可見夫齊威宣。宜下鮑本有者字國富

而用民。鮑改用民為民用後富韓威魏。鮑改富為破吳氏補曰字因下誤疑為逼西攻秦為齊兵困於殺塞之上

十年。塞鮑本作函鮑秦下補秦字而齊為虛戾。吳氏補曰後策亦有社稷為虛戾之語莊子國為虛厲釋文李云死而無後為厲恐此戾即厲也臣

以從一不可成也。以下鮑本有為字今臣有患於世。臣鮑本作人忘其憎懷。忘鮑本作亡是以三國

之兵困。鮑以下補知字吳氏補曰此下或有缺文秦兵不敢出函谷關。出鮑本作去鮑改爲出吳氏補曰疑出字不烈案史記作出行於天

下山東。吳補一本無山東字不烈案史記作行於山東今宣君。鮑改宜爲寡吳氏補曰字譎當作寡有微甲鈍兵。鮑改微爲微吳氏補曰史作微熒惑

諸侯。鮑從上補秦字吳氏補曰史有蘇秦字而韓魏稱爲東蕃之臣。爲鮑本作於蕃作蕃之臣二字無吳氏補曰一本東蕃之臣史同不烈案史記作爲臣

切爲大王計。鮑改切爲竊不烈案史記作竊於是乃以車二百乘。三鮑本作二計胡狄之利乎。乎鮑本無動

有明古先世之功。鮑動下補而字今吾欲繼襄主之業。主鮑本作王不烈案王誤也史記作主必被庶人之

恐。吳氏補曰一本標恐劉作怨不烈案史記作任驚民之怨則胡服之功。功鮑本作攻不烈案攻誤也史記作功胡地中山。地鮑本作服鮑改爲地吳氏補曰地史同

吾必有之。吾鮑本作我不烈案史記作吾事有所出功有所止。吳氏補曰互出止字據史文然後德且見也。且鮑本作可

寡人恐叔逆從政之經。吳氏補曰叔字疑衍不烈案吳說非也史記有故寡人願募公叔之義。募鮑本作慕不烈案史記作慕

萬物財用之所聚也。用鮑本作貨不烈案史記作用被髮文身。吳氏補曰被髮字史作翦錯臂左衽。吳氏補曰錯或祖字譎不烈案

吳說未是。今卿之所言者。今本鮑誤卿不烈案史記作叔以備其參胡樓煩秦韓之邊。鮑改其爲燕吳氏補曰史作燕

又正曰參史作三因音而譌也據上文則參當作東字譎。而襄王兼戎取代。王鮑本作主不烈案主字是也史記作主敢道世俗之間。問鮑本

補一本闕作問與下文同不烈案史記作問。臣敢不聽今。今鮑本作令不烈案令字是也史記作命農夫勞而君子養焉。鮑勞下補力字吳氏正曰

勞下恐。慮無惡擾。惡鮑本作變修法無愆。修鮑本作脩鮑改脩爲循吳氏補曰此下文兩有循法字爲循無疑子言世俗之間。

子鮑本作鮑。反此兩者。鮑改反爲有先聖之明刑。聖鮑本作王竭意不諱。韓鮑本作讓吳氏補一本作諱脩禮無邪。

吳氏補曰商。宓戲神農。宓戲鮑本作伏羲不烈案史記作虛戲故禮世不必一其道。必鮑本無吳氏補曰宜從商君傳作沿世不烈案史

記作禮也。不於一。進退之謂節。衣服之制。服下鮑本有謂字吳氏補曰史進退之制無兩謂字接下文爲是不盡於馬之情。

於鮑本無下不達於事
之變固不烈案史記無
句缺不字
恐缺不字
詩云服難以勇
失而累
乃

國未通於王胡服
以事寡人者畢矣
具帶
所以昭後

朝此以真作貝
即侍中皆冠鶴
而期遠也
今子以官府之籍
非子所知
絕五徑之險

徑不烈案此當
是徑之假借耳
至榆中辟地千里
檢中又曰一本櫻春秋後語注戰國策云武靈王遊於大陵夢見處

女鼓瑟而歌登黃華之上
今缺姑記以廣異
趙二
趙惠文王二十年
吳氏正曰惠文三十年正趙奢破秦軍闕與

都平為平都
馬服曰
夫吳干之劍
是薄柱擊石之

類也
難夫毋脊之厚
夫吳干之劍
是薄柱擊石之

是兩者
無鈞罕鐔蒙須之便
趙使机郝之秦

餘
能具數十萬之兵
趙使机郝之秦

謂机郝曰
秦王見趙之相魏冉之不急也

魏冉固德公矣
以易蘭離石祁於趙

令衛胡易
則伐秦者趙也

齊無

鮑也鮑改

趙為秦

鮑改失為

鮑改失為

而西。今本而作不乃誤涉鮑也鮑改而為不吳氏補曰字譌或上文有誤

而告之秦以未構中山也。鮑衍秦字改構為講吳氏補曰恐衍是我

以王因饒中山。鮑改王因為三國吳氏補曰當作三國字譌

我分兵而孤樂中山。鮑衍樂字吳氏補曰字誤或衍中山必亡。

亡鮑本作之吳補一本之作亡是周最以天下辱秦者也。辱鮑本作厚不烈案厚字誤

趙守而不可拔者以攻難

者上鮑本有然字以鮑本無不烈案然者上有且東而辭應侯。吳氏正曰說苑載此以爲公子牟謂穰侯

臣固且有效於君。固鮑本作故

使人索六城於趙而講。講鮑本作構改爲講此非人臣之所能知也。鮑衍人字不烈案史記新序無

今死而

婦人爲死者十六人。吳氏補曰史及新序並作二人是上文及字乃人字之譌不烈案吳說非也史記新序二人皆二八之譌

故從母言之之爲

賢母也。從婦言之必不免爲妬婦也。之字鮑本不重不烈案史記作故從母言之是爲賢母從妻言之是必不免爲妬妻新序有兩是字無兩之字

此當必上脫一之字

秦既解邯鄲之圍而趙王入朝使趙郝約事於秦。割六縣而講。鮑衍十四字吳氏補曰此二十四字脫簡誤在此史以爲章首者此策實非邯鄲圍解後事也不烈案史記以此篇列後秦趙戰長平趙不勝篇之下首有此二十四字此下至其勢必無趙矣樓緩盡爲趙郝列於前下接趙計未定

至此飾說也下接王必無與至末新序亦如此考此乃策文先後本不與史記同或就此間標史記文而讓入正文遂致與趙計未定上文復出吳氏以爲脫簡者非是當刪此二十四字其餘次序仍策文之舊

王曰。秦之攻我也。今本攻讓伐王又以虞卿之言告樓緩。吳氏正曰史云趙郝新序同止其勢必無趙矣不烈案此策文與史記不同策無趙

郝新序出史記說見上。誠知秦力之不至。今本誠下有不至之字乃誤涉鮑也鮑補不字改不爲所不至烈案史記新序作誠知秦力之所不至

啓關通敵。

今本做作幣乃誤涉鮑也鮑改做爲幣吳氏補曰嘗作幣不烈案新序作幣史記作弊

王以樓緩之言告虞卿曰。鮑卿下補虞卿二字吳氏補曰史此下復有虞卿字

啓關通敵。

不烈案新序有而不至失六城。鮑改而爲亦不烈案史記作終不失新序作亦不失

我以五城收天下。鮑改五爲六吳氏正曰此五城與後五城略齊

得王五城之五且當從本文不烈案史記作六城新序作五縣考此當策文作城史記作縣新序出史記今本史記城縣錯出新序後二處亦作六城皆有誤

則是弃前貴。今本貴作資乃誤涉鮑也

鮑改貴爲資吳氏補曰恐作資史作功不烈案新序作功

以益愈強之秦。鮑衍愈字吳氏補曰新序同史作益強然有愈字亦通

故曰此飾說也。王

必勿與。吳氏補曰按此飾說二字與前相應則文有亂脫無疑不烈案說見上天下之賀戰者。鮑戰下補勝字吳氏補曰史有勝字不烈案新序有則必盡

在於秦矣。盡鮑本無不烈案史記新序有平原君之力也。也鮑本無吳補一本有也字公孫龍聞之。聞鮑本無鮑補聞字吳氏補曰史有

以親故。鮑親下補作吳氏正史同不烈案新序作係徐廣注史記云復一作係而為媾。鮑改媾為講不烈案史記作媾新序作媾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新鮑本作辛不烈案史記

作新此涉之而誤也下文盡作辛前與齊湣王。潛鮑本作閔不烈案史記作閔此涉之而誤也齊策作閔今齊湣王已益弱。已鮑本無鮑衍閔王字吳

氏有正文不烈案史記作今齊湣王已益弱而不能去。能鮑本無不烈案史記有魏王使將軍使下鮑本有客字不烈案史記有勝請召而見

之於先生。召上鮑本有為字不烈案史記作請為紹介東國有魯連先生。吳補一本先生者不烈案史記有吾視居北圍

城之中者。今本北作此鮑本作此不烈案此字是也史記作此曷為久居此圍城之中。此鮑本作若改為此吳氏補曰若疑居字譌衍史作此無亦可

彼秦者。弃禮義。者鮑本無不烈案史記有則連有赴東海而死矣。鮑改矣為耳吳氏補曰史作耳齊楚則固助

之矣。則鮑本無不烈案史記有然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鮑然下補則字不烈案史記無然字凡古言然與今言然則同鮑補誤昔者鬼

侯之鄂侯文王。之鮑本無不烈案史記無故拘之於牖里之車。車鮑本作庫不烈案史記作庫而欲舍之死。舍鮑本不烈案

史記作令維子曰。子安取禮。維上鮑本有夷字不烈案史記有納于笥鏡。鮑衍于字吳氏補曰史衍疑無天子已食。退

而聽朝也。退鮑本在聽下與補一本天子已食退而聽朝也史同退上有乃字俱據萬乘之國。此六字鮑本無不烈案史記有賭其一戰而

勝。今本賭作賭鮑本作賭不烈案賭字是也彼將奪其所謂不肖。而予其所謂賢。吳氏補曰史無兩謂字適會魏公

子無忌。魏鮑本無不烈案史記有所貴於天下之士者。所鮑本作此改爲所吳氏補曰史作所至翻也。翻鮑本作黏吳氏補黏一本作翻前

璋益。今本塗作益不烈案此誤涉魏策益字耳嘗抑強齊四十餘年。鮑改齊為秦吳氏有正子南方之傳士也。傳鮑本作博

札記中

三五五

何足問。今本闕故不受也。鮑改受為愛不烈案受持丘之環。鮑持下云脫一字不烈案非也持

時宿於野。吳氏補曰一本標作特不烈王非戰國守圉之具。國鮑本其將何以當之。鮑改

將鮑本無工見客來也因辟。辟鮑本先生不知寡人不肖。鮑改生秦當時適其鋒。鮑改

近雍疽。雍鮑本作癰吳氏補曰宜屬上下章不烈案此公復塗偵謂君曰。吳氏補曰韓非子亦有

假夢以見主道恐此復塗偵字或侏儒之語然彼以癰疽為雍疽則誤也不烈案雍疽即雍疽吳以為誤未是或謂建信君之所以事王者。鮑君下補君

當有缺字或曰君字或君字不烈案鮑補吳正皆非也此謂建信句厚任膏以事能重責之。鮑改能

魏殺呂遺。今本遺作遼乃誤涉鮑也鮑改遺為而天下交

之。吳氏補曰交下當有缺君唯釋虛僞疾文信猶且知之也。今本信下有侯字疾鮑本作侯

卒斷紂之頭。斷鮑本魏魘。鮑改魘

趙四使臣與復丑。此五字鮑本無吳氏補曰坐而天下致名寶。鮑改寶成其私者

也非然。成其私三字非而取行於王者也。於王二字臣以為齊致尊名於王。鮑衍

故天下盡重王無齊。王下鮑本復有重以無齊之故重王。鮑衍燕魏自以無齊

故重王。鮑燕下非知不足也。也鮑齊乃揀趙以伐宋。鮑改揀而陰構於秦。鮑改構

魏王不說之齊謂齊王曰。鮑謂上補人字吳氏正曰愚謂秦逐李兌。秦鮑本抱陰成負

之齊上有缺文當是人姓名

楚辭九虺北斗星名

爭秦有六舉。

吳氏補曰爭秦一本此下皆作事秦

秦王受負海內之國。

鮑衍內字吳氏正曰三晉非負海也恐負字因下文衍

秦王

內韓珉於齊。

珉鮑本作珉改爲珉

王賁韓他之曹。

鮑改曹爲楚吳氏正曰曹輩也下有皆字文勢宜然五國必無楚

而君又不得

陰二矣。

鮑本無

二疆三親。

今本疆作疆鮑本作疆抱安邑而信秦。

信鮑本

秦過趙已安邑矣。是

秦之一舉也。

下大字鮑本無

韓之太原絕。

今本絕上誤衍之字

下軹道。

軹鮑本作軹改爲軹

南陽高伐魏絕韓

今本高作而乃誤涉鮑也鮑改高爲而吳氏補曰疑字有誤

國破曹屈。

今本曹作財乃誤涉鮑也鮑改曹爲財吳補一本作財

是以攻齊之已弊。救

與秦爭戰也。

今本救下有之而二字乃誤涉鮑也鮑補二

惡公子牟夷寅然。

鮑改寅爲宋然下補之字吳氏正曰

寅然上下

有缺誤

虞卿請趙王曰。

請鮑本

范座也。

座鮑本作座吳氏補曰一本作座史與此同不烈秦古今入表中下亦作座

夫殺無罪

范座座薄故也。

鮑衍下座字吳氏補曰字衍

則主必爲天下笑矣。

今本主作王鮑本作王

不若以生入市

使也。

鮑改使爲便吳氏補曰史無

故魏之免相望也。

鮑衍望字吳氏補曰史無

夫國內無用臣。

內鮑本無吳氏補一本國內

令盧

高唐平原陵地城邑市五十七。

邑而鮑本作市邑鮑改令爲合

乃割濟東二令城市邑五十七。

鮑三下補城字改合爲合

此夫子與敵國戰。

子鮑本作子吳氏補曰字誤

國奚無人甚也。

也鮑本作我吳補一本此作甚也

僕主

幸以聽僕也。

以鮑本作已

其於奢不然。

奢下鮑本有也字

夏軍也縣金而炊。

今本夏作是乃誤涉鮑也鮑改夏爲是吳

氏補曰未詳恐上下文有缺誤

得二城也。

也鮑本無

宋突謂仇郝曰。

鮑改郝爲郝

不如盡歸中山之新塋。

地吳氏有正

馮忌。

吳補一本忌作忌

秦二以虞卿爲言。

三鮑本作王吳氏正曰一本秦三以以下文一字推之當是三字誤

馮忌接手

免首。

今本免作免乃誤涉鮑也鮑改免爲免吳氏補曰此書免免通

言而不稱師。

而鮑本作是

陰移而授天下傳。

是也傳禱同字

趙王曰甚善。馮忌曰。

下五字鮑本無鮑衍趙王曰三字吳補一本有

未得相馬之工也。

相鮑本作買吳補一本相馬

今治天下。舉錯非也。治總本燕郭之法。吳氏補曰一本標劉本作郭偃之法晉掌卜大夫郭偃乃卜偃也便辟左右之

近者。近者二字總本作人是能得之乎內。乎總本趙王使往賀。往總本無若使有罪。使下

有者請奉而西行之。總衍西字吳氏補親寡君之母弟也。今本脫衣服使之便於

體。總衍膳唱使之噤於口。使總本無而駢麟不至。駢二總本受其弊。今本弊作幣總本韓

魏以友之。總衍舉茅為姚賈。總也總改舉茅為茅舉而折韓魏招之。總改招之令仇

郝相宋。總改郝為赫吳氏補曰即赫楚王禽趙宋魏之和卒敗。今本禽作合乃誤涉總也總改禽為合魏

世鈞為之。今本世作淮乃誤涉總也總改世為淮吳氏補曰史作淮不烈案世淮同字必以長安君

為質。今本長左師觸讟。吳氏補曰史作龍按說苑魯哀公問孔子夏桀之臣有左師觸龍者諂諛不止

左師觸龍即此言字本下屬願見諂諛願見太后。太后盛氣。太后總本不重吳氏補曰史復有而揖之入而

徐趨。至而自謝曰。吳氏補曰史云胥之入徐趨而而恐太后。而總本無不烈案史記有故願望見太

后。太后曰。太后總本不重吳氏補曰史復有和於身也。太后曰。也太后三字總本願令得補黑衣之

數。得總本無吳氏補曰數史作缺願以衛王官。沒死以聞。官總本作宮不烈案史記太后笑

曰。笑總本無不烈案史記有老臣竊以為媼之愛燕后。吳氏補曰一本標媼一本作太后太后稱媼非也春

高祖紀云母曰劉媪漢書孟康注引此又云禮樂志地神曰媪媪母別名也最為得之小司馬云近有人云

母媪氏此不達媪字義耳其所云班固泗水亭長古碑必出廣造不然固既云爾何其撰漢書乃仍云媪也

曰。必勿使反。今本說趙主之子孫侯者。主總本作王不烈案史記作主老婦不聞也。吳氏補曰史

人主之子孫。孫總本作侯吳補一本今媼尊長安君之位。君總本無不烈案史記有而封之以膏

腴之地

上之字鮑本無 不烈案史記有

趙使李牧司馬尚禦之

繫鮑本作御改為 繫吳氏補曰繫通

使趙恣

一本恣作思注一

作忿不烈案世家 及顏宥

今本敢誤最不烈案史記世 家列傳皆作聚聚取同字也

後三月

鮑改三為五吳氏補曰據司空馬云云 則當作五不烈案鮑改吳補皆誤也列

傳亦云後三月 不得專據秦策 史作趙恣

魏一 知伯必橋

鮑改圖為驕不烈案韓子作驕圖即驕字 下文君不如與之以驕知伯梁本亦是圖

而獨以吾國為知氏質乎

今本質下有一作資二小字乃以鮑記於旁而誤入也鮑改質為資吳氏正曰當音致與之以地猶質也不烈案 吳說亦未是質的也下卷兵為招質與此同義吳氏以為招質未詳非也韓子有此文亦作質又存韓篇有則秦 必為天下兵質矣 之語皆可互證也

因索蔡臯梁於趙

鮑改梁作狼吳氏 補曰趙策作狼

已乃知文侯以講於己也

已吳補一本以不 烈案韓子作以

文侯曰子往矣

吳補一本子 往子往矣

有之夫鄉邑老者

黃也 鮑改驪為黨 吳氏有正

君明則樂官不明則樂音

吳氏正曰通鑑無兩則字愚恐則乃 明字講衍不烈案此不誤吳說非是

豈不亦

信固哉 登字鮑 本無

王鍾侍王曰

鮑改下王 字為坐

是危也

吳氏 有正 文山在其南 鮑改文為攸吳氏補曰文未詳不烈案文山即攸 山見管子國語又韓詩外傳云岐山在北岐字講

夫夏桀之國

鮑衍 夫字

廬畢

在其北 廬鮑本作盧 吳補一本盧

而右漳釜

鮑改釜為釜吳 氏補曰釜通借

城非不高也

今本撓揀作棟 撓鮑本作撓棟

前脉形聚之險阻

今本形基作基 形鮑本作地形

陳汝南有許

恐連下南字汝南郡也而下衍有字者是也史記正 作陳汝南許可證今本誤依吳前一說而輒刪耳

東有淮頽

今本頽作穎不 烈案史記作穎

煮棗海鹽

無不烈案史 記無此二字

卷衍燕酸棗

吳氏補曰衍燕酸棗見秦策史無燕字按張 戲說魏亦云秦下兵攻河外拔卷衍燕酸棗

壘名雖小

然 烈案史記有

天下之賢主也

今本主作王不 烈案史記作王

蒼頭二千萬

十不烈案十字是 也史記亦作十

今乃劫於辟臣之說

今本辟作羣鮑本作羣不烈 案史記作羣蓋不與策文同

以求外交

求鮑本無不 烈案史記有

縹緲奈何。奈鮑本作若鮑改縹為夏吳氏正曰縹緲字通用丕烈案史記作夏夏奈何考此所引周書四句乃和寤解文吳氏以為家語非也今本周書作夏夏若何粟糧漕庾。

今本漕庾夫親昆弟。今本昆取晉陽。吳氏補曰史作陽晉則從道絕。從道絕。從道絕三字鮑本不此

臣之所以為大王患也。以鮑本無不其卒雖衆多言而輕走易北。鮑南上補患字吳氏正曰史作悉秦甲出而東。東下

諛策文當讀衆字句絕多言下屬多魏之兵南面而伐。今本而反成而作而成反而取乃誤涉鮑也鮑本作成

有伐字不烈約一國而反成而封侯之基。今本而反成而作而成反而取乃誤涉鮑也鮑本作成

史記孟荀列傳有吁子作吁亦可通為董慶謂田嬰曰。為董慶三蘇秦

拘於魏。今本秦作代乃誤涉鮑也鮑改秦欲走而之韓。今本韓上有齊字乃誤涉鮑也鮑改韓為

而得宋荃也。也鮑本無不不信齊王與蘇秦也。今本秦作代吳氏補曰今秦見齊魏

之不合也如此其甚也。鮑衍也字不天下無憂。吳補一本標一作變何為飲食而無

事無事必來。鮑衍無事必來四字吳氏補曰四字恐因下文衍不魏王使李從。吳氏補曰軫傳

犀首又以車二十乘。今本十魏王止其行使。今本無使字鮑本無行字令四國屬以

事。今本令作今鮑本作為求壤塋也甚力之。今本無之字乃誤涉鮑也左華謂陳軫曰。

吳氏補曰楚公不如儀之言為資。今本如下有以字乃誤涉鮑也鮑補以字令魏王召而相

之魏。今本果作東重家而已。家鮑本作家不而羣臣之知術也。如是其同耶。而鮑本

氏正曰下文有不烈案七字當是此不與是有其半塞也。有其鮑本所謂劫主者。主鮑本作王

不烈案王字

謀韓子作主可證張子儀以秦相魏鮑衍若不勝魏魏字乃遽解攻於魏遽鮑本張儀以

合秦魏矣以鮑本作已不欲得堊堊下鮑本有也字公叔以為信信鮑本作然不以下楚

楚趙必聽之楚字鮑本不重鮑是王失謀於楚趙趙鮑而樹怨而於齊秦也今本

而字乃誤涉鮑也鮑衍而字吳氏補曰疑衍張儀告公仲吳氏正曰此句不可解以饑故賞韓王以近河外恐韓王字當在令下而

衍一以字謂公仲令韓王徐鮑本作徐與尺楚人鮑改尺為斥吳遽於革下革鮑本作革吳氏補曰遽徐州之

役徐鮑本作徐與齊楚必戰楚鮑本無吳楚戰勝齊敗鮑衍而令趙王重其行而厚

奉之令下鮑本有之字不烈案有者當是犀首期齊王至之曰今本曰作日聞齊行以百

金今本行下有人字乃誤涉鮑也鮑行下補人是王謀二國也也今本也字不重鮑本無不烈案下

三國之不相信齊王之遇今本不相作相不乃誤涉鮑也鮑改不日和成日鮑本無吳固有

秦重和吳補一本標孫本無和與其相田編不善鮑改編為雷吳

卷下

魏二 今公又言有難以懼之有鮑遂勸兩君聽犀首田盼犀首鮑本不重

田需從中敗君今本君作臣吳補一本毋謂天下何吳補一本標云有外之字不烈案有者當

下內之為對文涉今標君一作臣又作之身相於韓此下鮑本連吳補王之國雖濛樂而從之可也吳氏補曰

不烈案此當作操藥形近之焉也言國病甚鮑所讀非而便於事而鮑本有國字吳王曰善今本善衍請因令王請鮑

韓氏因圍蕃。

今本蕃作蕃鮑改蕃為黃若戰而勝。

而鮑本無葬於楚山之尾。

吳氏補曰臣氏春秋作葬於獨水之

尾後云天故使明水見之初學記引一作獨山論衡作滑山不烈案初學記引四字乃吳氏自注語吳本注中有注今刻本多誤說已見齊策

於是出而為之張於朝。於鮑本無

不烈案臣氏春秋論衡作張朝

而因又說文王之義。

因又鮑本作又因不烈案呂氏春秋作因有

欺之不為逆者。

者鮑本無既已

得聖矣。

矣鮑本無而竊為王悲。

鮑改悲為患

又必且曰王以求聖。

以鮑本作必鮑改曰為却不烈案日當作因形近之譌也鮑改非

又必謂王曰使王輕齊。

鮑衍日字不烈案謂當作講日當作因形近之譌也

以更索於王。

更鮑本作東吳補一本更

其次堅約

而詐講。

吳氏補日詐伴通史多有

與國無相離也。

今本雜作離鮑本作離吳補離一本作離

秦權重魏魏再明孰是。鮑改又為鮑

本作并鮑改孰為孰吳氏補日即孰不烈案此當讀秦權重為一句

故又為足下傷秦者。

鮑改又為鮑魏再明孰是鮑改又為鮑

魏再明為一句魏字誤複孰字亦有誤是字屬下句讀鮑吳皆非也

令足下驚之。

今本令誤今鮑令上補無字改足為天吳氏補日令上當有缺誤

而東夷之民不起。

今本起作赴乃誤涉鮑也鮑改起作赴

以燕伐秦。

鮑燕下補齊字不烈案上策文云燕齊離國也秦兄弟之交也燕字短乃為下二句故此云以燕伐秦黃帝之所難也下云而臣以致燕甲而起齊

兵矣以見其能使燕忘齊為離國之意耳鮑讀之不審乃以燕齊二字為連文說秦兄弟之交也云燕齊與秦遠於此補齊字其誤甚矣吳氏不正亦非

韓氓。

鮑改氓為氓

周寂。

周韓餘。

吳氏補日韓餘疑即趙策韓餘周韓之間有脫字不然衍周字

為徒從而下之。

吳氏補日恐徒從字譌衍不烈案吳說未是當云徒為從而下之徒但從合從

欲使五國約秦閉關者。

今本使誤伐鮑改欲為次不烈案上策文云抄之請焚天下之秦符者臣也次傳焚符之約者臣也抄當作初形近之譌也二句是一事上云初下云次

自為對文鮑不審乃并改此姚讀抄博幻切吳讀搗物反皆未是

臣非不知秦勸之重也。

鮑改勸為權吳氏補日恐作權上有

魏文子。

鮑衍魏字吳氏

正日提

田需。

今本田諫日

周宵。

宵鮑本作宵

楚王聞之。

鮑衍楚王聞之四字吳氏補日四字恐因下文衍

施因令人

人鮑本作

客謂公子理之傳日。

傳鮑本作傳不烈案傳字是也

田盼宿將也。

今本盼作盼鮑本作盼

王聽公子公子不

封。

今本不作必鮑本作必

則不如因變服。

因鮑本作因

而卑秦楚。

卑鮑本作甲

此其暴於辰定矣。於鮑本無

惠施為韓魏交。今本為謀謂鮑改韓為齊君其為梁王。今本君作若鮑本作若吳補一本君其為考下文是不烈案史記作君必不使相

也。鮑下補王曰然則寡人孰相八字吳氏正曰史有此八字按此乃魏代謂昭魚為王而設為王之辭無此固可也不烈案史亦設辭但不必與策文同耳是二人皆以太子為

非固相也。皆鮑本作不吳補一本本作皆以史同忠不必當。當不必忠。當鮑本作黨今臣願大王陳臣之愚

意。鮑願下補為字吳氏補曰願下有缺字此魏王之所以不安也。以鮑本無則趙之謀者必曰。鮑改趙為魏吳氏有正

趙安而我危也。安鮑本作亡大王欲完魏之交。魏鮑本無魏補魏字然則魏信之專主也。主鮑本

烈案王字是也。魏信以韓魏事秦。鮑衍韓字吳氏補曰疑衍不烈案此韓當作輔形近之譌也今我講難於秦。今本講作講乃謀涉鮑也鮑改講為

宜從講讓。主惠於中。主鮑本作生而悔其過行。冀其利。其過鮑本作過其則是大王垂拱之

割望。之鮑本秦楚攻魏。圍皮氏。魏鮑本無吳魏補一本攻魏魏王之恐也。見亡矣。鮑衍也字改矣為也吳氏正曰下章

有此句法不烈案下卷策文云。魏王之懼也。見亡吳據此也。魏王必舍於秦。舍鮑本作合必效城望於王。今本效願王察之矣。願王

鮑改矣。請魯君舉觴。吳氏補曰李奮注文選引北堂書鈔皆作舉饌不烈案此七唐注易牙乃煎敖燔炙。今本敖作敖乃誤涉鮑也鮑改敖為

煎吳氏補曰。楚王登強臺。吳氏補曰說苑楚昭王欲之荆臺後漢邊讓遊章華臺賦息於荆臺之上荆臺即章華也淮南子云昭王曰吾聞子樂於強臺不烈案荆強臺之轉也

而望崩山。吳氏補曰說苑南望崩山遊章華臺賦南眺巫山之阿淮南子南望崩山不烈案獵料擊之轉也以臨彷徨。吳氏補曰說苑下臨方淮遊章華臺賦前方淮之水淮南

子以臨方皇不烈案二淮字皆當作遑形近之譌也。遑皇遑同字耳。

魏三。秦趙約而伐魏。趙約鮑本作約趙寡人固刑弗有也。鮑改刑為形吳氏補曰此書刑形字通今郊鄰者。

今本郊作效乃誤涉鮑也。鮑改郊作效吳氏補曰嘗從上文不烈案作效自是但與姚氏校語矛盾也。臣聞明王不肯中而行。今本肯作肯乃誤涉鮑也鮑本作肯改肯為肯

吳補一本作。長羊。鮑改羊為平吳氏補曰地未詳或字誤因任之以為魏之司徒。之鮑本無攘地必遠矣。必下鮑本

肯俱未詳。

有**不**有意欲以下大王之兵。有意二字鮑本無秦王懼然曰。懼鮑本作懼不烈案懼懼同字作懼亦可通未澹下

兵也。鮑改澹為瞻吳氏補曰即瞻前漢志澹用初時惠王伐趙。今本初謀幼戰勝畢子。吳氏補曰史舉作暴下同徐廣曰暴驚也大事記作暴史未詳

今又走芒卯入北地。吳氏正曰史記作宅策字講下同不烈案北宅徐廣云宅陽也張守節同今王循楚趙而講。吳氏正曰循即拘不烈案

吳說未是也史記循作有謂魏方有楚趙之救比當與之同意循必誤字也下句楚趙怒而與王爭事秦史記而下多去王二字意尤明鮑說則更誤矣則國救亡不可得也已。

鮑衍也字**非計之工也**。工鮑本作功戴三十萬之衆。吳補一本標孫作戰不烈案作戴也史記作戰陰必亡。吳氏正曰陰即陶說見趙

策不烈案史記作陶邑**願之及楚趙之兵**。今本願下有君字乃誤涉鮑也鮑補君字吳氏補曰史願君逮楚趙亟以少割收魏方疑。魏字鮑本

重不烈案重者當是又為陰啓兩機盡故宋衛效尤憚秦兵已令。尤憚鮑本作憚尤改為尤憚吳氏補曰策文有脫誤又曰史云又為

陶開兩道幾盡故宋衛必效單父秦兵可全云云按此文明順周訪謂王曰。訪鮑本作訪吳補一本訴作訪是下同將有所不行乎。乎鮑本

能得之於應侯。鮑本侯下有矣字可謂不能用勝矣。能鮑本作能而王因使之受璽。璽改受為授且

夫姦臣臣鮑本作人而秦之求無窮。之求鮑本作求之吾已許秦矣。已鮑本作以魏王曰善。今本脫王字

伐魏之事不便。吳氏補曰當無不字義乃通恐有舛誤常約兩王之交矣。王鮑本作主文請行矣。今本文以

因趙之衆。今本趙之誤之趙車二百乘。二鮑本作三朱已謂魏王曰。吳氏補曰史無忌謂魏王曰云云又曰按朱已即無忌字譌也不烈

案策文無多作无故形近而譌也已忌同字而又況於仇讎之敵國也。吳補一本標也作乎不烈案史記作乎臣甚或之。或鮑本作惑不

烈案史記作惑或惑同字**秦盡有鄭地**。盡鮑本無不烈案史記無王欲得故地。王鮑本無不烈案史記無而今負強秦之禍

也。吳氏補曰史負強秦之親又曰史義長不烈案吳說未是此不與策文同耳下文然而無與強秦鄰之禍語相應當各依本書必且便事便事。吳氏補曰便事史並作更事絕

韓之上黨。吳氏補曰史作絕上黨不烈案史記有韓字吳誤伐楚道涉而谷。今本而作山乃誤涉鮑也鮑改而為山不烈案今史記作伐楚道涉山谷街山字也案隱

作道涉谷云道猶行也涉谷是往楚之險路策文亦本云道涉谷份而字鮑乃依今史記改誤甚今本初刻道誤趙改刻不誤

行三十里

吳氏補曰史作三千者是

而攻危隘

之塞

吳氏補曰危隘史作冥阨即甯阨也丕烈案危即甯字形近之譌

而右上蔡召陵

吳氏補曰史右蔡左召陵正義云云定無左字也

秦故有懷

地吳氏補曰史作秦固有懷茅固故通

刑丘之城境津

刑鮑本作邢吳氏補曰史城境津索隱引策云邢丘安城今本無安字恐之字即安譌也史此段後有安城字

決焚

澤發鮑本作蒙吳氏補曰史作發一本同

王之使者大過矣乃惡安陵氏於秦

吳氏補曰史作王之使者出過而惡安陵氏於秦

之欲許之久矣

吳氏補曰許史作詠

與舞陽高陵隣

吳氏正曰高陵屬京兆與下文地不相近史無高陵字策或誤也不烈案史記無作武

南

國雖無危則魏國豈得安哉

吳氏補曰南國止得安哉史作國無害

且夫憎韓不受安陵氏史氏補曰史不愛安

陵氏下文可推千里有餘河山以蘭之

鮑餘下補有字吳氏補曰史無上文餘字即以有字屬河山云云策文則當有有字丕烈案此當是策文衍餘字以千里與百里相較也

下文云尙千里亦無餘之證鮑改蘭為蘭

從林軍以至于今鮑改林為橫吳氏正曰史作林卿軍丕烈案今史記作林卿軍考索隱引劉氏云林

地名是史記亦本無卿字徐廣曰林卿在宛縣者以林卿解林也後人因往改正文耳

北至乎闕

吳氏補曰史北至乎監丕烈案監闕同字見徐廣注也

所亡乎秦者

山北吳氏正曰史山南山北策無山南字疑缺文

大縣數百名都數十

吳氏補曰史大縣數十名都數百

禍必百此矣吳氏補曰

史作鮑改矣為也吳氏補曰史識七宜從策丕烈案吳說非也識即知見索

由此從之不成矣

韓知亡吳氏補曰史識七宜從策丕烈案吳說非也識即知見索

記亦皆云鮑觀上

以臣之觀之

則皆知秦之無窮也鮑秦下補欲字吳氏補曰史之下有欲字是故臣願

以從事乎王

吳氏補曰史無乎字丕烈案從合從也見索隱

而挾韓魏之質鮑衍魏字吳氏補曰字衍史無丕烈案史記作趙挾韓之質與策文不同也此

亦王之大時已

吳氏補曰史作天時

通韓之上黨於共莫使道已通

吳氏正曰莫句補曰史作共寧下云使道安城出入

賦之

共有其賦

楚趙楚大破

今本無下楚字乃誤涉鮑也鮑改楚字吳氏補曰字衍史無

葉陽君約魏吳氏補曰

葉即奉之講李兌也說見趙策

抱葛薛陰成

薛鮑本作薛鮑改薛為孽吳氏補曰趙世家作孽者是一本作薛亦非丕烈案吳說未是薛即孽字之省薛形近之譌也

王能又

封其子問陽姑衣乎。今本問作河衣作密乃誤涉鮑也鮑改問為河改衣為密吳氏補曰字諱趙策作河作密今國莫強於趙而奔齊

秦王賢而有聲者相之。鮑衍齊字吳氏正曰今國莫強於趙而奔齊秦句王賢而有聲者相之句不烈案而奔齊秦四字當為一句而即能字言所能並於一國也所以為腹心之疾者。腹心鮑本謂樓子於郢陵曰。鮑改謂為為吳氏有正秦疾攻楚楚還兵

公因寄汾北以予秦而為和。鮑改寄為劉吳氏補曰恐字有諱國之大利也。之下鮑本樓虞翟

強也。今本虞作壽吳氏補曰虞字書無此字韓策作鼻即虞也策又有管鼻之令翟強與秦事云云與此事合疑樓虞即管鼻也欲講攻於齊王兵之辭也

魏四。今梁王天下之中身也而湯之服桀矣。魏本作者中身鮑本作春吳補一本今梁王天下之中身也秦攻梁者。秦上鮑本天下必能救。鮑必上補不字吳氏補曰作必不語順又曰必字恐當作不而湯之服桀矣。之鮑本作知不烈案知字當是今秦國與山東

為讎。國鮑本作欲不烈案欲字當是八年。鮑八上補十字吳氏有正齊伐釐莒。吳氏正曰齊策昔者萊莒好謀此釐字即萊古字通以悍越。以悍鮑本

伐榆闕。今本伐上有魏字乃誤涉鮑也鮑補魏字吳氏補曰此宜有魏字不烈案此因即說本國事故不更云魏取便文也補者非是皆其所恃也。今本其作有乃誤涉鮑也鮑改

其作有不烈案其者其五國也鮑改誤甚穡積竭盡。當鮑本作畜吳補一本畜作穡此書多作穡以是質秦。鮑改質作質吳氏補曰未詳韓且坐而

胥亡乎。胥鮑本作耳吳補一本耳作胥王交制之也。也鮑本無乘北郢。吳氏正曰史魏特傳入北宅徐國大梁此譌為乘北郢也又策作入北地亦字譌不能禁人議臣於君也。臣鮑本無

攻齊得剛博。吳氏補曰剛博當即是剛壽得許鄴陵。吳氏補曰得許上當有攻魏字缺脫天下之合也。也鮑本無吳補一本有不如

而韓魏壞梁。鮑改梁為秦必魏也。必下鮑本有於字何也哉。哉鮑本無天下之合也。也鮑本無吳補一本有不如

齊趙。鮑改齊為制吳氏補曰疑字誤或上有缺文荆齊不能獨從。齊鮑本作濟吳氏正曰一本荆齊是不如齊趙。今本齊作收乃誤涉鮑也鮑改齊為

收吳氏正曰齊上有脫字下文言齊可推而構之。秦趙必復鬪。必重魏。鬪下鮑本復有關字欲王之東長之待之也。

札記下

三六七

待上鮑本將皆務事諸侯之能令於王之上者王下鮑本無之字吳有齊者不若相

之不上鮑本是以有雍者與秦遇今本雍作齊秦王於秦今本於秦二字作怒鮑本作怒

秦太后之養地於也鮑遂絕趙也本無無蔽於秦者傳跪而蔽席索隱曰蔽匹結反猶拂也此字與彼同

王不如陰侯人侯鮑本秦韓不敢合鮑衍魏王令之謂秦王曰之鮑本吾請先

天下構魏構鮑本作構鮑改構魏王曰王鮑本作冉不衣焦不申頭塵不去吳氏補曰

信去作浴不烈案今者臣來周寂善齊今本敢作最鮑本作最聞見者聞鮑本魏人

有唐且者鮑改且為雖吳氏補曰新序而強二敵之齊楚也今本楚唐且謂信陵君

曰吳氏正曰史不云至綽高之所今本鮑作縮鮑本作縮丕烈案縮人大笑也吳補一本標一

是倍主也主鮑本若君弗致也也鮑以造安陵之城造鮑本受詔襄王吳氏補曰

有常不赦鮑常下補刑今縮高謹解大位解鮑本作雖辭二字吳補一本是使我負

襄王詔詔上鮑本無為人臣之義矣鮑改為為違素服縞素鮑衍上素字吳臣為王

之所得魚也鮑改王今以臣凶惡子下鮑本有之字吳補一本今以臣凶惡按孟辟人於

途辟鮑本作避吳補必褻裳而趨王王上鮑本魏王曰吳氏正曰諛其自纂繁也

今本纂作纂繁作繁乃諛諛鮑也鮑改而王以是質秦鮑改質為質丕烈以為纂繁也

王以國贊嫪氏氏鮑本天下必合呂氏鮑改合作舍吳氏安陵君因使唐且使於

秦鮑改且作雖丕烈案說施作且古今人表中中安陵君唐且即此也吳氏正曰唐以頭搶地爾爾鮑

且之名見於策者不一其論是矣唯引新序司馬唐且諛此乃司馬唐衍且字本

耳吳氏補曰太史公語本此說施作類地不烈案今說施作頓地耳頓疑諷字

此三子者。者鮑本無不烈案說施無

韓一 大成午從趙來。成下鮑本別為一章大字上屬不烈案吳讀亦如此然誤也當以大字下別為一章此策文亦見韓子內儲說下可證也大成午又見趙世家古今人表

而我兩趙也。今本我 二人各進議於王以事。各下鮑本復有各 而廢子之謁乎。字吳補一本各進

蘇秦為楚合從。鮑改楚為趙吳氏補 合伯膊。膊鮑本無不烈案吳氏正曰史作合膊考無者當是索隱曰按戰國策作合伯春秋後語

水擊鵠鴈。今本鴈 當敵即斬。堅甲盾鞮整。誤雁

鐵幕。吳氏補曰史云當敵則斬堅甲鐵幕當扶呀茂無不畢其故說者上文以甲字句 革扶呀茂。呀鮑

不烈案史記作呀吳氏補曰扶即扶也又曰索隱云云寧為雞尸不為牛從

寧為雞口。無為牛後。吳氏正曰索隱引延篤 今主君以楚王之教詔之。吳氏補曰字

見卒不過二十萬而已矣。吳鮑本無不 虎擊之士。鮑改擊為驚吳氏正曰擊驚通禮 探前

跌後。鮑改跌為蹶 蹄閒二尋者。今本脫者字吳補一本此有 桑林之苑。吳氏正曰太平御覽作

而順楚。鮑改楚為趙不烈案史記作 為敵邑。秦王必喜。鮑衍為字吳補一本無不烈案史記無為

宣王謂摎留曰。吳氏補曰摎居尤反漢有摎氏通鑑大事記作摎不烈 簡公用

田成監止。吳氏補曰監即關魏策關史作監田完世家 以擅其主。吳氏補曰韓子作驕不烈 張儀

謂齊王曰。今本齊譏秦鮑張上補謂字儀下 臣恐山東之無以馳割事王者矣。今本馳割

竊為王弗取也。弗鮑本 魏順謂市丘君曰。鮑改市為沛下同吳氏有正不烈案此策文吳 君

資臣。君鮑本作若五國重王。鮑五當作四鄭疆。今本疆誤疆下同鮑本作疆吳補一本並載入

百金入秦。請以伐韓。鮑本作以金八百入秦以伐韓吳冷向。今本冷作冷鮑本作冷以幾瑟

之存焉。吳氏補曰幾瑟史故言先楚也。今本先作伐乃誤涉彼已覺。覺鮑本故謂大宰

曰。今本謂故因而請秦王曰。而鮑本故使使臣再拜謁秦王。鮑衍秦王字不烈案此當是

楊達。此章鮑本兩載一作達一作是以九鼎印甘茂也。印鮑本兩載一作印公何不與趙

蘭、離石、祁。今本蘭誤蘭吳氏補收韓趙之兵。兵鮑本作地吳樓鼻必敗矣。鮑改鼻為鼻吳氏

韓為一。鮑韓下甘茂必敗矣。吳補一本茂作茂楚必敗之。須秦必敗。鮑改之杜赫為

公仲。赫鮑本謂秦王曰。明也。鮑改明為朋吳故博里疾大說杜聊。吳氏補曰公仲明

謂韓王曰。鮑改明作朋吳氏補曰當作朋不烈案史記無明字索隱楚國必伐矣。鮑本無矣字吳補

史記。使信王之救己也。縱韓為不能聽我。鮑本無也縱二字吳補一本救己也縱韓不烈案

韓必德王也。必鮑本作之吳補一本作必不烈是我困秦韓之兵。因鮑本作因不多其車。

重其幣。鮑本作多車幣吳補一本復作多其車重又非素約而謀伐秦矣。吳補一本矣作也秦

欲伐楚。楚因以起師。因鮑本無不烈案史記作已且王以使人報於秦矣。以鮑本作已不

公仲必以率為陽也。吳補一本仲奮於財。仲上鮑本韓公仲謂向壽曰。韓鮑本作為

本章首韓公仲據史韓公仲使蘇代謂向壽此章首及仲字下有缺文當云蘇代

為或云使蘇代不烈案吳說未是此不誤實使蘇代而策文但云韓公仲謂者省也 今公與楚解中。吳

補曰史與楚解口地今按

策文中字恐是口字誤

封小令尹以桂陽。吳氏補曰不如公孫郝。郝鮑本作郝改為郝吳

而甘戊黨於魏。今本戊作茂是與公孫郝甘茂同道也。今本誤作甘茂公孫郝今公言善韓

以備楚。備魏本作待吳補一本今公善韓今公徒令收之。令魏本無不烈案史記無而公過楚以攻韓

吳氏補曰魏本收韓史同不烈案此當是鮑本作收而誤互言是以公孫郝甘茂之無事也。鮑衍以字之字不烈案史記有以字無之字勸齊兵

以勸止魏。上勸字鮑本作秦王以公孫郝郝鮑本作蘇改爲郝下同不求割地而合於魏。今本不

謀涉鮑也鮑改不為亦吳氏補曰疑衍或求本亦字不烈案吳說亦未是此不談言齊不求魏割地也蒙上句為文齊王言救魏以勁之。鮑衍齊字吳氏補曰疑衍久離

兵史。今本久作必史作交吳氏補曰字誤未詳據魏以郟齊。郟齊鮑本作秦臣以為令韓以中立

以勁齊。鮑改勁作攻吳氏補曰恐當作攻從上文韓公仲相。鮑衍韓公仲相四字吳氏補曰此四字必錯鮑秦秦魏遇。下秦字鮑而絕

齊乎。楚王使景鯉之秦。鮑王上補楚字魏之絕齊於楚明矣。明上鮑本有信字齊楚信之必輕

王。鮑衍楚字吳氏補曰疑衍王曰向也子曰。鮑衍王曰向也止孰便也吳氏正曰乃楚策虞卿謂春申之文脫簡誤是也當是自此策文王曰向也以下連或謂魏王云云皆本在楚策尾誤錯入韓策中也王因取其游之舟上擊之。羣鮑本作繁王胥臣反乃

行。晉鮑本作耳吳補一本作骨秦王謂魏王曰。今本下王字誤主觀鞅謂春申曰。觀鮑本作魏吳補一本觀鞅史也鞅即英字作魏者鮑鮑不烈案而君用之弱。弱下鮑本有也字不烈案史記無今秦欲踰兵於涇隘之塞。鮑改魏作魏吳氏補曰涇即鄭不烈案

不使。吳氏補曰史作便是不能愛其許鄢陵與梧。割以予秦。吳氏補曰按史云不

能愛許鄢陵其許魏割以予秦秦兵去陳百六十里以去百六十里。鮑去上補相字秦楚鬪之日也已。

鮑改也為近吳氏正曰史作秦楚之日也。公仲數不信於諸侯。諸侯錮之。諸侯鮑本不重鮑補下

日鬪也。此策鬪字殺女在之日上。蘇代為楚王曰。鮑本為下有謂字明之反也。明鮑本作朋常仗趙。鮑改仗為杖下同吳氏補曰字與杖通而畔楚。今本楚下

禮記下

三七一

術楚

韓一 妾事先王也。

也鮑本 作日

妾困不疲也。

疲鮑本 作支

秦重國知王也。

知鮑本作贊吳補 一本智作知不烈

案凡知音智者鮑本多 即作智此非有異本

韓之急緩莫不知。

急緩鮑本 作緩急

公仲柄得秦師。

吳氏補曰史記方有得 秦按字書枋與柄同此

恐字

不識坐而待伐。

今本伐 誤我

殆不合軍於南鄭矣。

吳氏補曰按史止作殆不合矣無軍於南 鄭四字竊謂史為是不烈案索隱曰殆不

合於南鄭依策文為說也詳史記與策文不同此當讀 殆不合為一句軍於南鄭矣為一句言待楚韓之勝也

韓固其與國也。

國鮑本無吳補一本 國也不烈案史記有

其將揚

言救韓。

揚鮑本作陽不烈案 史記將揚作狀陽

公恃秦而勁。

恃鮑本作特不 烈案史記作恃

公戰不勝楚塞三川。

楚下鮑 本復有

楚字不烈案史記有然實術字此謂秦 塞三川也鮑本當是誤實史記添入耳

司馬康。

吳氏補曰康史作庚不 烈案徐廣曰一作唐

以公不如亟以國合於

齊楚。

鮑以上補臣字不 烈案史記無以字

公無辭以後反。

後鮑本 作復

魏地易於下。

地鮑本無吳補 一本魏地易

令韓王知

王之不取三川也。

知下鮑本有之字鮑 衍之字吳補一本無

夫楚欲置公子高。

鮑改高孫 咎吳氏補曰咎與皐通 此為高音同也不烈案此未必即

韓公子咎也 吳說亦未是

於是以太子扁。

鮑衍以字改扁為與吳氏補曰比高字譌不烈案 吳說亦未是上文高稱公子此稱太子必別一人

昭揚梁王。

鮑改揚 為陽吳

氏補曰即陽 音同而譌

馮君廣王。

吳氏補曰廣字 未詳疑有誤

而害於韓矣。

吳氏補曰 害疑奪字

而不患楚之能揚河外

也。吳氏補曰揚 疑傷字譌

以恨秦。

鮑改恨為限吳 氏補曰疑限

毋秦患。

鮑改毋為無吳 氏補曰無通

而得楚。

鮑改得為德吳 氏補曰當作德

而交

楚也。

今本下有事字乃誤涉鮑也鮑補 事字吳氏補曰恐交字下有缺字

今公自以辯於薛公。

以下鮑本 有為字

令我使鄭立韓

擾令鮑本作今吳補 一本令我從上文

必周君而深怨我矣。

今本必下有絕 字鮑本有絕字

臣之強之也。

臣上鮑本有使字吳 補一本上無使字是

合世子。

合鮑本 作命

走而不死。

鮑改走 為幸

戰之於國中必分。

中下鮑本 有國字

必保於公。

必下鮑本 有陰字

韓挾齊魏以所楚。

今本所作盼乃因鮑注而誤其字也吳氏 正日恨視也五禮反不烈案依吳當作盼

公何不試奉公子咎。

鮑改上公 字為王吳

氏正曰此勸公仲之辭不烈案此
營公字下有缺文吳說亦未是

韓楚之縣邑。鮑改邑為已不烈案吳氏補曰策文如此
冷向謂韓

咎曰。吳氏補曰史冷向作蘇代愚謂咎即太子咎豈有內幾
奉幾瑟而內之鄭。鄭鮑本無不烈案

不知而謀之。周欲以車百乘重而送之。以鮑本立無重字
因也以為戒。也鮑請問楚人謂此鳥

何。此鳥二字。鮑本作之。韓傀相韓。吳氏補曰史作韓相俠累索隱引高誘云韓傀俠累也又曰韓非子傀作鹿藝文
字疑俠侯是其爵號。類聚引作韓係不烈案傀鹿同字累假同字考索隱在韓世家單刻本依下有侯

傀累為擊之轉也。聶政問曰。問下鮑本有之字。於是嚴遂乃具酒。觴聶政母前。鮑上鮑
字吳補一本具酒觴不烈案史記作自暢。固謝嚴仲子。案今鮑本誤為固即與吳校矛盾也。特以

徐廣曰一作期索隱曰作觴近為得也。為夫人麤糲之費。夫鮑本作文吳補一本夫入史同章昭云古者尊大糲
以交足下之驪。鮑本

反吳補一本交。史同反字必誤。居市井者。徒幸而養老母。老母在。鮑本作居市井屠者幸以養老母老母在前
史記而作以。至淺鮮矣。鮮鮑本無吳補一本至淺鮮矣史同。今親不幸。幸下鮑本

有。韓與衛。中間不遠。衛上鮑本有韓字吳補一本韓。宗族盛。兵衛設。鮑本作宗族盛多居處兵衛甚
有而死二

史無生情言所將多人或生異情故語泄今本無此文不烈案考索隱云此云生得言將多
人往殺俠累後又被生擒而語泄亦兩俱通也是史記本作生得策文本作生情今本皆誤。持兵戟而衛

者。衛下鮑本有侍字吳補一本。刺韓傀。刺下鮑本有殺字不烈案史記刺殺俠累索隱引戰
無史同不烈案今史記有。國策刺韓傀無殺字鮑本當是誤用史記添入耳。韓傀走

而抱哀侯。鮑改哀為列下同不烈案此即世家之列侯策文謂之哀侯一人耳世本又作武侯引見索隱非
也所殺者數十人。所下鮑本有擊字吳補一本無。因自皮面扶眼。皮面鮑本作面皮吳氏補曰

史有不烈案劉向列女傳無。列女傳作披史作決不烈案

也。所下鮑本有擊字吳補一本無。因自皮面扶眼。皮面鮑本作面皮吳氏補曰

史有不烈案劉向列女傳無。列女傳作披史作決不烈案

也。所下鮑本有擊字吳補一本無。因自皮面扶眼。皮面鮑本作面皮吳氏補曰

史有不烈案劉向列女傳無。列女傳作披史作決不烈案

皮披同字扶扶同字作面皮自屠出腸自字出字鮑本無吳補一本自屠出腸史同不烈案列女傳作自屠剔韓取聶政屍於市屬

者誤列女傳是自披其面也鮑本有暴字不烈案史記有列女傳韓暴其尸於市久之莫知誰子子鮑本無吳補一本誰子史同不烈案列女傳莫知為誰政姊聞之曰鮑下鮑本有

本無史作榮不烈案索隱云戰國策無榮字者當是誤用史記添入耳列女傳亦無弟至賢弟上鮑本有吾字而高成荆矣而鮑本無非獨政

之能乃其姊者亦列女也政上鮑本有聶字無亦字吳補一本非獨政之能乃其姊者亦列女也列烈通不烈案史記非獨政能也乃其姊亦烈女也列女傳非獨聶政

者烈女也

韓二利害之相似者利上鮑本有夫字吳補一本利害無夫字得以其道為之以鮑本無而非公適東之

今本鮑下有則韓輕矣矣鮑本無吳補一本韓輕矣必將欲置其所愛信者欲鮑本無而公適東之今本鮑下有

有兩字鮑本有而為公責德於秦魏之主主鮑本齊怒於不得魏吳氏補曰齊怒辭文意當作秦怒天下台

而離秦天上鮑有今字韓之重於兩周也無計無下鮑本有先字不烈案策文無多作无而誤複衍也韓人攻宋吳氏補曰蓋韓珉為

齊伐宋也首句不云韓攻宋而云韓人疑人即珉之譌不烈案鮑氏引史記齊世家此下韓字皆作齊考此策文必本亦作齊史記索隱引此策文異同不及韓齊字可證因韓珉而在韓策後人乃誤改之耳蘇秦

為韓說秦王吳氏補曰天下固令韓可知也也鮑本韓故已攻宋矣故鮑本其西

面事秦面鮑本無故欲病之以固交也病鮑本作痛吳補一本固欲病之是我免於一人之下鮑改免為

曰此書免俛通昔者穆公一勝於韓原鮑穆上大勝以千數千鮑本作十不烈案十字是也非以求主尊成

名於天下也名鮑本亦請男為臣請鮑本東孟之會此以下鮑本連上文吳氏補曰姚及一本自為一章恐非不烈案吳說是也此

謂韓王者聶政陽堅吳氏正曰說見前不烈案此在東周策許異楚哀侯而殪之楚鮑本作楚吳補一本作殪字通鮑改哀為列下同吳氏補曰

引前事不烈案鮑改非也吳補亦未是說在前今日鄭君吳補一本雖為桓公吾弗為鮑吾上補而

然則二字

許異獨取相焉者無他他下鮑本有也字則可以辟其兵辟鮑本作避吳補一本避作辟當音闕不烈案凡辟音避者鮑本多作避此非異本

亦不音闕吳說皆未是然而見親秦然鮑本無吳補一本然計之非金無以也今本計上有韓字乃誤涉鮑也鮑補韓字吳氏正曰然而止以也句計之

恐當作之計不烈案依文自通鮑補吳正皆非韓亡美人與金亡鮑本作之其疏秦乃始益明始下鮑本有於字鮑無今公

疾攻魏之運鮑改運為鄆下同則蓋觀公仲之攻也蓋鮑本作也或謂韓相國曰或鮑本無今公

武隧陸鮑本作途不烈案陸途同字勢必不善楚鮑衍不字吳氏補曰疑衍士唐客於諸公鮑改士為仕韓相公仲珉

使韓修之秦今本無珉字乃誤涉鮑也鮑衍珉字下同吳氏補曰公仲珉策屢各見此兩言公仲珉不可曉公仲即公仲修此云公仲死後韓修云云則韓修屢是一人宜缺入又

奚為挾之鮑本無入字吳補一本復有入字何意寡人如是之權也令安伏吳氏補曰權未詳字疑有誤不烈案令當作今上文云且

伏於山中故此問其今者方安所伏也鮑以為秦人吳云無考皆誤甚秦之強鮑秦上補以字至首垣垣鮑本作垣所以不及魏者及鮑本作反吳補一

本不及魏似義長以燕亡於齊鮑衍以字此皆絕地形吳氏補曰絕地形以下當有缺文不得議公孫郝郝鮑本作郝改為郝

不得議甘茂今本戊作茂鮑本作茂公孫郝嘗疾齊韓吳氏補曰疾字恐有誤陳四辟去吳氏補曰四疑當作而甘茂

約楚趙而反敬魏是其講我反鮑本作攻其講鮑本作且講不烈案此有誤字鮑強為之說吳亦然皆未是也臣故願公仲之

國以侍於王今本侍誤侍鮑改國以作以國吳氏補曰當作以國大怒於周之留成陽君也也鮑本無鮑改大為又或謂山

陽君曰或鮑本無上及不交齊及鮑本無是何以為公之王使乎王鮑本作主不烈案史記作主以強秦而

有晉楚鮑衍晉字周成恢周下鮑本有使字張登請費繅曰請鮑本作謂請令公子年謂韓王曰

今本年作牟鮑本作牟牟吳補一本牟作年輸人為之謂安令曰鮑安下補邑字彼固有次乎吾難敗其法乎鮑本無其法

鮑本作之吳補一本有次乎吾難敗其法魏王為九里之盟里鮑本作重吳補一本九里正曰大事記按韓非子魏惠王為曰星之盟將復立天子彭喜謂鄭君曰君勿聽云云不烈案九

曰彭房皆聲之轉也鄭君韓王同此魏王依彼知為惠王為君為謂建信侯曰鮑改侯秦見君之交反善於楚魏也一本補

之交之金

燕一地方二千餘里餘鮑本無不烈案史記有粟支十年十鮑本作二不烈案史記作數索隱引戰國策十年二字誤北有聚粟

之利今本粟作粟鮑本作粟不烈案粟字是也發與號令與號鮑本作號出不烈案史記作號出西迫強秦南近齊趙南鮑本作促吳補一本南

近齊魏不烈案史記云迫強趙南近齊此策文當有誤也鮑本無吳補一本有齊趙強國也也鮑本無吳補一本有奉陽君李兌鮑衍李兌二字吳氏有正甚不取於

蘇秦吳氏正曰蘇秦當作蘇代李兌因為蘇秦吳氏正曰此李兌二字誤設也善蘇秦則取取下鮑有之字此霸王之業

矣鮑衍矣字而以事足下不可乎不鮑本無蘇秦曰且夫孝如曾參鮑衍蘇秦曰三字不取素食

焉辭孤竹之君焉鮑本無不烈案焉於也屬下讀鮑無者非何肯揚燕秦之威於齊今本揚作揚鮑本作揚吳氏補曰燕秦秦

一僵而棄酒鮑本作妾之棄酒吳補一本故妾一僵而棄酒使之說齊者鮑衍昔趙王主不烈案昔趙王主不烈案

因反斗而擊之代王腦塗地代之鮑本無王下有殺之王三字吳補一本反斗而擊之今

趙王已入朝今鮑本無不烈案史記有大王不事秦大上鮑本有今字乃北見燕王噲曰吳氏正曰

皆說昭王之辭也按史記誤同不烈案此策文本如此今未可專輒奉陽君甚不取於蘇秦亦然今本無曰有大數矣身自削甲扎曰有大數矣今本無曰有大數矣

讓依鮑本刪去也吳補一本與下文同不烈案兩曰字皆讀人質切而欲報之二年矣吳氏正曰二年字必誤子能以燕敵齊鮑鮑本作

史記而鮑本作西不吾終以子受命於天矣子鮑本無鮑補子字吳補

而齊宣王復用蘇代鮑改宜為閔下同吳氏有齊宣王何如鮑衍宜字不烈案

一本有不烈案史記有

史記無錄 鹿毛壽 吳氏補曰徐廣曰一作屠毛甘陵縣本名 而以啓為吏 啓下鮑本有人字不烈案

人字索隱曰人猶臣也下文 啓與支黨 支鮑本作友不烈案 是禹名傳天下於益 益下鮑本有

而吏無非太子人者可證 燕人恫怨 恫鮑本作恐鮑改恐為 一年燕人立公子平 年下鮑本有而字鮑改

太史有不烈案 乃使蘇代持質子於齊 鮑改持為侍吳氏補曰史作侍不 齊王其伯也乎 公為大吳氏補曰當改

也鮑本無 於是出蘇伐之宋 今本伐作代鮑本作伐下 欲將以報讎 以鮑本無吳 力少不足

以報 少鮑本無吳 人趨己趨 已趨二字鮑本無吳 秦齊助之伐宋 日史作秦萬乘助齊 使使

盟於周室 明於不烈案史記作使使盟於 其次長賓之秦 秦挾賓客以待破 之鮑本作

日史長賓之秦挾賓以待破史文為是按魏 今涇陽君 今鮑本作令不烈案 夫反宋地 歸楚之

淮北 歸上鮑本有而字 則不過養其親其 下其字鮑本作耳 曩者使燕母去周室之上

吳氏正曰 此句未詳 其丈夫官三年不歸 官鮑本作官不 與殺吾父 鮑父上補主字吳氏 為其兩譽

也今本為 燕二 秦之行暴於天下 正告楚曰 於鮑本無天下正告楚曰或鮑本依之改耳 乘夏

水而下漢 而鮑本無吳補一本 我下枳 道南陽封冀 我鮑本無道下復有道字鮑改枳為軻吳

道南陽索隱以為言道者衍字今詳其 鈇戈在後 戈鮑本作戟不烈 魏無濟陽 吳氏補曰史 恐齊

文乃下枳句絕道字下屬復有者誤 救之 救鮑本作據不 以寫寡人 寫鮑本作象吳補一本作寫蓋古象字 齊王四與寡人約 王

本作人吳補一本入作 致蘭石 鮑石上補韓字吳氏補曰蘭韓石見前 塞郵隘 郵鮑本作謁不烈 趙

王不烈案史記作王 致蘭石 據文恐有韓字不烈案史記作致蘭石 塞郵隘 案史記作謁下同 趙

得講於魏。趙鮪本作已不至公子延。趙改至為質吳氏補因犀首屬行而攻趙。屬行而三

吳補一本首下有兵傷於離石。遇敗於馬陵。吳氏補曰史離石作嬴則兼欺舅與母。嬴鮪

屬行而三字史同以塞鄙隘。隘鮪本作阨不此必令其言如循環。此鮪本無不用兵如刺蜚繡。

史記作嬴今本脫繡字鮪本無吳補一本刺繡不烈案史記作刺蜚。制鮪本作知吳補一本知母不能制。作制不烈案史記作制或從或不。今本不作否鮪封陸

之戰。陸鮪本作陵不而燕趙之秦者。吳氏補曰之下恐有缺字不烈或從或不。今本不作否鮪史記

烈案史記作陵蘇代為奉陽君。鮪改為今齊王召蜀子。今鮪本使不伐宋。鮪宋下與齊王謀

作不道取秦以謀趙者。趙鮪本令齊趙絕。令鮪本持臣非張孟談也。吳氏補曰齊王使

公王曰。王鮪本作玉吳氏正曰一本公王疑始加點以別王字新序有公玉命說曰。吳氏補曰說令

不合燕。令今本誤今見之知無厲。今賢之兩之。鮪改知為如不如齊王王之不信趙。

鮪衍王字吳臣以為不若逃而去之。為鮪本無吳補深結趙以勁之。勁鮪本如是則

氏補曰疑衍近於相攻。攻下鮪本臣雖為之累燕。鮪累上弗予相。又不予卿也。上予字鮪本作子吳

予卿也伊尹再逃湯而之桀。再逃湯而之桀六字果與伯舉之戰。鮪改伯為柏吳氏正曰古字

也陽虎之難。今本虎望諸攻關而出逃。逃鮪薛公釋戴。戴鮪本三晉稱以為士。

類鮪士上補好字吳氏補曰士上恐

有缺字不烈案此無缺字吳說非

臣請獻一朝之賈。鮪改賈為費吳今臣欲以駿馬見於

王。臣下鮪本有一字鮪臣聞離齊趙。鮪改聞作聞吳欲以復振古莖也。古鮪本蘇子收

其餘兵。敗鮪本將與齊兼鄧臣。鮪改鄧為質吳氏臣之所重處重卵也。卵鮪本作卵鮪

正曰一本卯作卯據此則劉列者三字鮑本作列眉吳氏補猶刻列者也期於成事而已期鮑本

重當平聲上文恐多重字改其為期吳氏補不鮑本無鮑衍王字吳補一燕王不與齊謀趙本不與疑王即不字之謬使齊犬馬驢而不言燕作其鮑

日當作期字通借馬驢字書無驢字恐即驢鮑本作王苟欲用所養王苟欲用王欲驛臣刺任所之吳補一本無五字文義為勝

善鮑改刺為專吳氏補曰專字講不亦則鮑本亦則已矣則亦賴得先生今本王不宜驪臚下鮑本

且以為公子功而封之也而封之三字鮑本無太后弗聽大上鮑本寡人有時復合有而字

和也和也二字鮑本無吳皆從事於除患之道道鮑本作遺下有者字吳而先使除患無補一本遺作道下無者字

至者鮑曰先疑有無吳氏今予以百金送公也予鮑本作與吳而強秦將以兵承王之補一本本作予

西鮑改承為乘吳氏齊田單欺詐騎劫欺鮑本無不烈承燕之弊鮑改承為乘吳氏正曰說代正曰此書乘承通

將軍者者鮑本無不以與寡人有郟鮑改郟為隙不霸國之餘教也也鮑本無不烈案史

莫徑於結趙矣徑鮑本作助鮑改助為徑吳補一本作徑不烈約楚魏宋盡力四國攻之記新序此皆無也字

魏鮑本作趙吳補一本約楚魏宋盡力史云趙趙許而約四國攻之其故鼎反於歷室於鮑本作乎吳

文為明不烈案史記與策文不同考新序較此但無宋字此當衍宋也故鼎反於歷室氏正曰歷史作

歷周禮塗御抱履音履又史表磨侯儀表作植於汶皇皇鮑本作望吳補一本汶先王以為恆其

志恆鮑本作順下有于字吳補一本以為恆皇不烈案史記新序作望先王以為恆其

之可以立功恆鮑本作恆不烈案故沈子胥而不悔不鮑本作弗不烈故入江而不改案五伍同字史記新序作伍

吳氏補曰史不化不臣雖不佞恆下鮑本有乎字吳補一本無蓋王而不能自恃王上鮑本復有

烈案新序亦作化萬世之善計鮑計下故古之人稱之上之字然而山東不知相索索下鮑本

燕字禮記下三七九

山東之主遂不悟。之鮑本無吳補一本有

之主者不卑名。鮑不下補惡字不烈案此所補誤甚之主者不卑名為一句下文之國者可長存為一句二

對文皆山東相合之效也之比也此山東相合主也國也吳氏讀亦非見下

之國者可長存之卒者

吳氏補曰疑當以三者字句不烈案此非也見上又曰不然卒者下有缺

文是主必大憂。主鮑本

必北攻燕。北鮑本無吳補一本必北攻

秦久伐韓。久鮑本

今久伐楚。久鮑本

二奉蘇子車五十乘。五十鮑本

臣聞當世之舉王。

吳氏補曰舉字恐因下誤衍

蚌合而拊其喙。

今本誤啄拊鮑本作拊吳補一本拊作拊字通

故願王之熟計之也。故字之字鮑本無

蘇子謂燕相曰。

燕因合

於魏得趙。鮑得上補魏字改趙為燕吳氏有正

燕三已植表。今本植作植鮑本作植

書以車騎暮以燭見通使於魏。

鮑本無見字不烈案吳氏引姚本車作軍通作見出

別使慶秦以二十萬攻代。吳氏補曰史作卿秦一本標後語作慶秦

不虞君之明罪之也。

罪鮑本作棄不烈案棄字當是異於

上句也新序上句作棄此句作罪互易

以故掩人之邪者。

以鮑本無吳氏補曰字案吳說非也考新序無也字亦無以字以故即故耳

非君

心所望之。

有論不烈案考新序作惡字是也心即惡之壞

且世有薄於故厚施。

於鮑本作而不烈案此及下句

猶家之有垣墻。猶鮑本無吳補一本此有垣字不烈案新序有

未盡厚也。

未下鮑本有為字不烈案新序有

然則不內蓋

寡人。蓋下鮑本有蓋一作盡四小字不烈案新序作盡

論不脩心議不累物。

吳氏補曰脩字必有誤不烈案新序無此二句脩或循字譌也

棄大功

者輟也。棄上鮑本有簡字不烈案新序作簡功棄大者仇也全異

樂間樂乘怨不用其計。

乘上鮑本無樂字吳氏補曰新序以此為燕惠王遺樂殺書又曰據

樂史所記多舛故知此書非樂間事而新序之說為是云不烈案樂文與史記樂毅傳事同新序當係別記吳氏所說未是

茲之所以受命於趙者。

鮑改茲為燕吳氏補曰恐

是秦趙有郄。郄鮑本作隙吳補一本並作郄

必不復受於秦矣。

鮑受下補命字

臣切為王患之。

今本切作竊鮑

兵以臨易水。今本水誤未下則易水以北水誤人以鮑本作已

謂其太傅鞠武曰。

鞠鮑本作鞠吳補一本鞠作鞠下同不烈案史記作鞠 欲

排其逆鱗哉劉鮑本作批吳補一本批太子容之容鮑本作容不烈案史記作舍是以委肉當餓虎之

蹊鮑改以作謂吳氏補曰不能為謀鮑本作不能為之謀也不烈案史記有之字也字其智深其勇沉其勇鮑本作而慮吳補一本其

勇沈史同見田光道太子曰鮑衍曰字不烈案史記無得願交於荆軻可乎於鮑本無鮑衍願字不烈案史記作結交於即起

趨出即鮑本作則吳補一本即太子送之至門曰以上鮑本有戒字不烈案史記有光聞長者之行鮑本

為吳補一本之不烈案史記作即起明不言也鮑本作致光之言吳補一本此以死明不泄言今本以不棄其

孤也不上鮑本有而字今秦有貪饕之心鮑鮑本作利不烈案史記作利臣海內之王者吳氏補曰荀子注引策作宰天

王下之王翦將數十萬之衆將鮑本無不烈案史記有趙不能支秦能鮑本無吳補一本此莫敢合從

今本莫誤不彼大將擅兵於外今本彼其償破秦必矣破鮑本無吳補一本此有破無償此當是策文作償史記作破

因兩鮑本作太子日造門下不烈而不知所以委命烈案史記有此國之大事事下鮑本有也字太子日日造問

夫今樊將軍鮑衍夫字不烈曰為之奈何為之二字鮑本無吳補一本而右手搯抗其背

而鮑本無抗鮑本無吳氏補曰搯一作抗抗他本連有二字下文同不烈案史記云右手搯其背徐廣曰搯音張

搯反一作抗索隱曰抗甚煩反言抗推也其義非考小司馬讀誤也史記字作搯戰國策字作抗故徐廣曰一作

枕抗推同字亦丁熹反作抗是形近之譌吳依小司馬讀並誤此臣日夜切齒拊心也臣下鮑本有之字拊作腐吳補一乃遂

收盛樊於期之首收鮑本無不烈案史記無年十一今本二誤一鮑本作三不烈案史記作三人不敢與忤視與鮑本無忤

氏正曰忤忤通不烈疑其有改悔有鮑本無不烈案史記無日以盡矣今本以作已鮑本作已太子及賓客

及鮑本無不烈案史記有 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吳氏補曰按劉子云荆軻如秦宋意擊筑文選高漸離擊筑荆軻歌宋如意和之不烈案文選所云出燕丹子耳與

史記及此復為恍惚羽聲。鮑本作復為羽聲恍惚吳補一本懷慨羽聲不烈案史記羽聲恍惚風俗通載此亦作羽聲恍惚恍惚即懷字連有者非中庶子蒙

嘉。吳氏補曰新序鄉陽書作蒙恬蓋誤燕王誠振畏慕大王之威。畏慕二文鮑本作怖不烈案史記作怖以拒大王。鮑本作以逆軍吏吳

補一本以拒大王不烈案史記作逆軍吏至陛下。下鮑本無不烈案史記無使畢使於前。使下鮑本有得字不烈案史記有秦王謂軻曰起。

日鮑本無不烈案奉之發圖。字不烈案史記有拞抗之。抗鮑本無不烈案史記無見上絕袖。絕袖鮑本倒不烈案史記作袖絕

時怨急。怨鮑本作愷不烈案史記作愷秦王還柱而走。還鮑本作環下同不烈案史記作環環還同字不得持尺兵。尺下鮑本有寸之二字不烈案

史記皆陳殿下。陳下鮑本有於字不烈案史記有提軻。提下鮑本有荆字不烈案史記作提荆軻也秦王之方還柱走。之鮑本無不烈案史記無

乃引其匕首提秦王。提上鮑本有以字下有據字吳氏補曰史無提字二字即上拞抗並存之類案

史記出秦王復擊軻。被人創。被入創。軻下鮑本復有軻字不烈案史記有箕踞以罵曰。今本踞誤而論功賞羣臣。鮑本

有已字不烈案史記有乃以藥囊提軻也。提下鮑本有荆字不烈案史記有

宋衛 齊王果攻拔宋五城。攻鮑本無吾欲藉子殺王。吳氏正曰一本三殺王並作殺至云人至並而鄰反集韻云唐武后字作至如

臣字作至即人也不烈案下文吾義固不殺王墨子公輸短鮑本鄰有短褐。作短梗柎豫樟。柎鮑本作篇正作人此句云北方有侮臣謂藉子殺之可證至字是也

作章吳補一本楠作柎章作梅柎即柎惡以王吏之攻宋。今本惡作臣乃誤涉鮑也鮑改惡為臣吳氏補曰疑字誤不烈案此惡字耳夫宋之不足如

梁也。足鮑本無吳補一本不足如梁趙王亦說曰。說鮑本無吳補一本趙王亦說曰以明宋之賣楚重於齊也。賣鮑本改賣為賣吳補一本作賣

不如遂行。遂行。今本脫遂行二字宋康王之時。鮑術康字下同吳氏正曰索隱云戰國策作康

有雀生黷於城之隙。吳氏正曰新序作鷓所載比策文為詳今鷓作鷓不烈案新序云鷓黑也色食鷓大於鷓害鷓也為鷓明甚此必本作鷓鷓鷓為同字也作鷓者形

近之欲霸之亟成。亟鮑本作速不烈案鮑本誤罵國老諫曰。今本曰作臣乃誤涉鮑也鮑改曰為臣吳氏補曰疑字誤不烈案新序作

高往其證也新序亦作亟

野馬老之諫者
曰即者壞字耳
遂得而死
吳氏補曰新序得下有病字不烈案新
序諫術也得獲也即世家殺王偃事
野馬四百
白璧一
補一本白璧

不烈案此當以野馬四為句白璧一為句百即白字諫衍下文野馬四百璧一誤同考其注云四百乘也百是一
字誤說苑有此事作智伯欲襲衛故遺之乘馬先之一璧與此可相證明吳氏補云說苑吳赤市使智氏及趙簡
子以乘壁遺衛事相
類而不引此非也
此小國之禮也
也鮑本無吳
今蒲入於魏
吳氏補曰一本蒲入於秦司馬貞
引策云今蒲入於秦衛必折而入

於魏博里疾傳有亦作入於魏不烈案索
隱曰相反也今吳校未魏字作秦乃誤刊
而弗能復取者
復鮑本無吳
害秦以善魏
害鮑本作害
魏改害為善

英補一
本作善
因效金二百盜焉
盜鮑本作盜改為
乃見梧下先生
吳氏補曰藝文
類聚作梧丘
臣聞秦出

兵
出鮑本作入鮑改入為出吳氏
正曰一本作入兵下有出字
願王博事秦
鮑改博為專吳氏補曰字當作專
不烈案此以博為專因譌為博也
臣以是知王

緩也
誤是以
殷順且以君令相公期
鮑公下
皆逐也
逐下鮑本
教送母
母下鮑本
皆有日字

要言也
要鮑本
作至

中山
常莊談謂趙襄子曰
鮑改襄為相不烈案
吳校失此葉當有正
是君廢其王而亡其國
亡鮑本
作立
是

奪五國而益負海也
鮑改五為四云下同吳補一
本下三處作四疑此或有誤
齊羞與中山之為王甚矣
鮑改之
作並

山千乘之國也
千鮑本作百吳
補一本作千
藍諸君患之
吳氏補曰索隱云戰國策望諸作藍諸愚按燕策望
諸相中山恐即此人與樂毅同號者索隱指為毅則

燕趙好位而貪地
位鮑本
作倍
王苟舉趾
鮑趾上
補王字
燕趙聞之怒絕之
怒上鮑本
有必字
何在

其所存之矣
今本所下有
以字鮑本有
司馬憲
憲鮑本作專後同不烈案憲專同字吳氏
補引徐廣注史記及鄒陽書作專字也
君曰何也臣抵

罪
鮑臣上補曰字吳
氏補曰恐缺曰字
果令趙請
今本請下有之字乃
誤涉鮑也鮑補之字
事成則有士子民
子鮑本作得吳
補一本子民

馬憲即奏書中山王曰
王鮑本無
補王字
周流無所不通
通鮑本
作至
特以為神力言不能

及也
今本力作人乃誤涉鮑也鮑改力為人吳氏正曰盡力言
之不烈案神字句絕楚策非知而見之者以為神可證
司馬喜曰趙強國也
今本喜作憲
鮑本作喜

禮記下

二八三

所傾蓋與車。

車下鮑本有者字吳補一本無

君下壺飡餌之。

餌之鮑本作臣父不烈案吳校失此葉

樂羊食之。古今稱之。

羊鮑本無鮑稱之下補曰字

蓄積糧食。

食鮑本作實

秦軍大剋。

鮑改剋為克吳氏正曰克剋字通是也

乃使五校大夫王陵。

鮑衍五字不烈案此誤甚也當衍校字秦本紀云五大夫陵攻趙邯鄲白起傳云使五大夫王陵攻趙邯鄲是其證矣五大夫秦爵下七五校注云云今誤據其半入此句下

君所將之。鮑之下補卒字

吳氏補曰

而與戰之於伊闕。

吳氏補曰

韓魏以故至今稱東藩。

鮑本無

數倍於趙。

國之衆。

倍鮑本作君鮑改君為倍

諸諛用事。

諛諛鮑本作諛諛鮑本

以掠於郊野。

日本以作心鮑衍以字不烈案吳氏補曰大事記去此作心字今本乃因吳說

而誤

以待韓陣。

今本特作持乃誤涉鮑也鮑改持為待

至於平原君之屬。

君鮑本無

以合伐之。

今本合作今鮑本作今

果何如。

何如鮑本作如何不烈案史記作今如何矣

以諸侯之變。

吳氏補曰以字下當有缺

重校戰國策序錄

曾子固序。

今本在首鮑本在劉向序錄下吳氏論此序後云國策劉向校定本高誘注會鞏重校凡所建括蒼本皆據會所定剡川姚宏

續校注最後出予見姚注凡二本其一冠以目錄劉序而置會序于卷末其一冠以會序而劉序次之蓋先劉氏者元本也先會氏者重校本也不烈案當在此與下李文叔諸跋連者為是今本在首影抄梁燠安氏本如此據

吳氏云知為姚氏一本然亦非鮑本尤誤

率以謂此書戰國之謀士。

率鮑本作卒

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也。

也鮑本無

法不同而考之無疵。

法上鮑本有為字

則此書之不泯不泯其可乎。今本不泯二字不重鮑本不重

文叔書戰國策後。

以下鮑本無

而載是說者。

者吳引無

蓋自堯舜夏商。

堯舜吳引無

意天之于

至寶。

之上吳引有下字不烈案有者誤衍也

雖雜見於史記他書。

雖吳引無

孫元忠書閣本戰國策後。

閣誤閣下同

共五百五十篇。

今本伯作百吳引作百

集賢本最脫漏。

今本編誤誤

孫元忠記劉原

父語。

今本原誤元吳引不誤

後再扣之。

今本扣誤叩吳引不誤

無甚增損。

今本損誤探吳引不誤

太史公用字。

引不誤

每篇間有異者。

今本脫異字吳引不誤

先秦古書。

吳引無先字不烈案無者諛脫也

剡川姚宏伯聲父題

今本此後有跋云戰國策經鮑彪校亂非復高誘原本而劉川姚宏較正本博采春秋後語諸書吳正傳較正鮑注最後得此本歎其絕佳且謂於時書之者鮮矣此本乃伯璽較本又經前輩勘對疑誤采正傳補注標舉行間天啓中以二十千購之梁溪安氏不啻獲一珍珠船也無何又得善本於梁溪高氏楮墨精好此本遂次而居乙每一摩挲不免以積薪自啜要之此兩本實為雙璧關一固不可也崇禎庚午七月曝書於榮木樓口翁謹識又

有跋云戰國策世傳鮑彪注者求吳師道較正本已屬希有況古本哉錢遵王假余此本係姚宏較刻高誘注蓋得之於口翁宗伯者不特開卷便有東西周之異全本篇次前後章句頗簡亦與今本迥不相侔真奇書也因命友印錄此冊原本經前輩勘對疑誤采正傳補注標舉行間宜并存之一時未遑也口翁云天啓中得此於梁溪安氏無何又得善本於梁溪高氏今此本具在已出尋常百倍不知高氏本又復何如耳戊戌孟春六日錄校并識虞山陸貽典庚寅冬口翁絳雲樓災其所藏書俱盡於咸陽之炬不謂高氏本尚在人間林宗葉君印錄一本假余較此頗多是正而摹寫譌字碎未深辨并一一校入尙擬借原本更一訂定也戊戌季冬六日校畢記己亥春從錢氏借高氏原本校前十九弓孟冬暇日過毛氏目耕樓借印錄高氏本校畢此書始為全璧云較先不烈案此雅用堂本之原委也覽之而與宋槧不同之故慷慨然矣

附錄 一 頃歲予辨正鮑彪戰國策註讀呂子大事記引劉川姚宏知其亦註是書考近時諸家書錄皆不載則世罕有蓄者後得於一舊士人家卷末載

李文叔王覺孫朴劉敞語其自序云嘗得本於孫朴之子慤不烈案此誤嘗云族子也朴元

祐初在館中取南豐曾鞏本參以蘇頌錢藻劉敞所傳併集賢院新本上

標錢劉校字而姚又會粹諸本定之每篇有異及他書可正者悉註于下

因高誘註間有增續簡質謹重深得古人論撰之意大與鮑氏率意竄改

者不同又云訪得春秋後語不為無補蓋晉孔衍所著者今尤不可得不烈案吳

仍引春秋後語數條見前此所云未詳尙賴此而見其一二詎可廢耶攷其書成當紹興丙寅而鮑

註出了卯實同時鮑能分次章條詳述註說讀者眩於浮文往往喜稱道

之而姚氏殆絕無足怪也宏字令聲今題伯聲甫待制舜明廷輝之子為

刪定官。忤秦檜。死大理獄。弟寬令威。憲令則。皆顯于時。其人尤當傳也。余所得本。背紙有寶慶字。已百餘年物。時有碎爛處。既據以校鮑誤。因序其說于此。異時當廣傳寫。使學者猶及見前輩典則。可仰可慕云。至順二年癸酉七月。吳師道識。不烈案吳氏此跋可作姚本發明今附錄於後

附錄二 右戰國策隋經籍志二十四卷。劉向錄。高誘註。止二十卷。漢京兆尹延

篤論一卷。唐藝文志劉向錄。已闕二卷。高誘註乃增十一卷。延篤論時尙存。今所傳三十三卷。崇文總目高誘註入篇。印本存者有十篇。武安君事。在中山卷末。不詳所謂。延篤論今亡矣。其未曾經會南豐校定者。舛誤尤

不可讀。其浙建原小字刊行者。皆南豐所校本也。括蒼耿氏所刊。不烈案紹興四年十月耿

延禧百順刻吳本附其序今不列鹵莽尤甚。宣和間。得館中孫固。孫覺。錢藻。曾鞏。劉敞。蘇頌。集

賢院共七本。不烈案比有互異今不可考晚得晁以道本。並校之。所得十二焉。如用莖。惡字。

皆武后字。恐唐人相承如此。諸公校書。改用此字。殊不可解。寶萃作唐書。

釋武后用莖字云。古字。字見戰國策。不知何所據而云然。莖乃古地字。又

莖字見亢倉子。鷦冠子。或有自來。至於惡字。幽州僧行均作切韻訓詁。以

此二字云古文。豈別有所見耶。太史公所採九十三事。內不同者五。不烈案以下所

列事數今數之多不合者未詳姚意何云也韓非子十五事。說苑六事。新序九事。呂氏春秋一事。韓詩

外傳一事。皇甫謐高士傳三事。越絕書記李園一事。甚異。如正文遺逸引

戰國策者。司馬貞隱五事。自注云豫讓擊襄子之衣衣盡血臣不韋言周凡三十七王白圭為中山將亡六城還披中山馬犯謂周君馬犯謂梁王云王病愈作癡字

廣韻七事。自注云晉有大夫芬質音撫文切芊千者著書顯名安陵丑雍門周中大夫 玉篇一事。自注云

噴鼓真也。自注云 太平御覽二事。自注云 元初姓纂一事。自注云

春秋後語二事。自注云趙武靈王遊大陵夢處女鼓瑟平原君覽者注云覽率破之名 後漢地理志一事。自注云東

後漢第八贊一事。自注云廉頗為人勇驚而好士 藝文類聚一事。自注云蘇秦為楚合從元戎以

北堂書鈔一事。自注云 徐廣往史記一事。自注云韓兵入西周 張守節正

義一事。自注云 舊戰國策一事。自注云 李善注文選一

事。自注云 皆今本所無也。至如張儀說惠王。乃韓非

子初見秦。書厲憐王引詩。乃韓詩外傳。既無古書可以考證。第嘆息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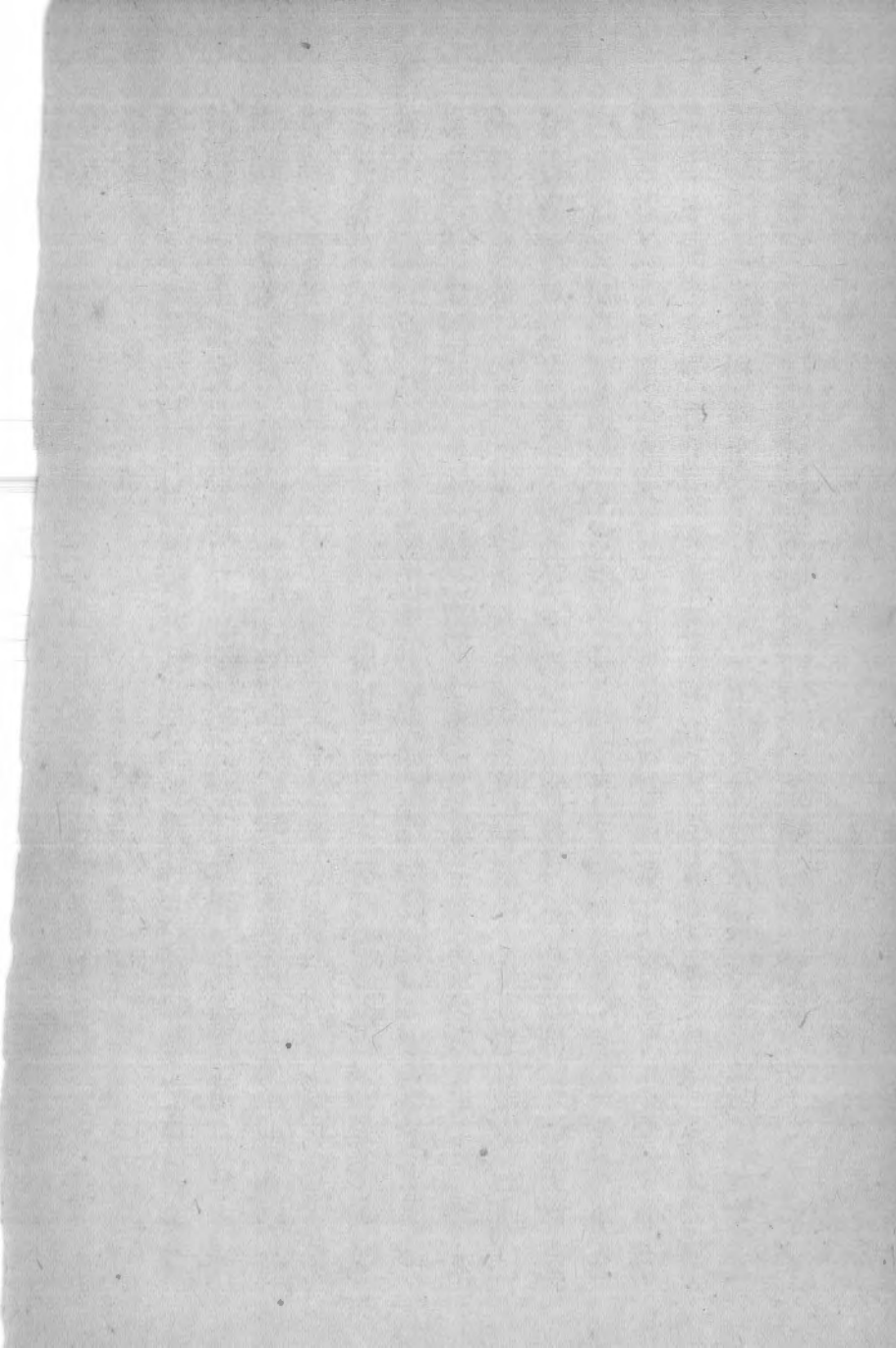
某以所聞見。以為集注。補高誘之亡云。上章執徐仲冬朔日。會稽姚寬書。

○右此序題姚寬撰。有手寫附于姚註本者。文皆與註序同。特疏列逸文。

加詳。考其歲月則在後。乃知姚氏兄弟。皆嘗用意此書。寬所註者。今未之

見。不知視宏又何如也。因全錄著之左方。以俟博考者。吳師道識。

不烈案兩序大同小異此即伯聲所撰而令威會書之耳當是有人見其本而寫附也未詳兩纂孰為先後要非令威撰未題姚寬書而吳氏遽云題姚寬撰是其誤又云乃知姚氏兄弟皆嘗用意此書云云亦不然假使令威自有注不容許序中不及伯聲校一字也所錄逸文雖加詳然不及刻本之謹嚴往往有非策文而沿他書之誤者亦有在今策文中而失檢者或其初纂與今仍全錄并吳氏跋語而辨之庶有考焉



後序

黃君堯圃刻姚伯聲本戰國策及所撰札記既成。屬廣圻爲之序。爰序其後。曰。戰國策傳於世者。莫古於此本矣。然就中外誤不可讀者。往往有焉。考劉向叙錄云。皆定以殺青。書可繕寫。是向書初非不可讀者也。高誘卽以向所定著爲之注。下迄唐世。其書具存。故李善。司馬貞等。徵引依據。絕無不可讀之云。逮會南豐氏編校。始云疑其不可知者。而同時題記。類稱爲舛誤。蓋自誘注。僅存十篇。而宋時遂無善本矣。伯聲續校。摠四百八十一餘條。其所是正。亦云多矣。但其所萃諸本。旣皆祖南豐。又旁採他書。復每簡略。未爲定本。尙不能無劉原父之遺恨耳。厥後吳師道駁正鮑注。用功甚深。發疑正讀。殊有出於伯聲外者矣。今堯圃之札記。雖主於據姚本訂今本之失。而取吳校以益姚校之未備。所下己意。又足以益二家之未備也。凡於不可讀者。已稍稍通之矣。後世欲讀戰國策。舍此本其何由哉。廣圻於是書。尋繹累年。最後於叙錄所云。臣向曰國別者。略以時次之。分別不以序者。以相補。除復重。得三十三篇者。恍然而知戰國策實向一家之學。與韓非。大史公諸家。牴牾。職此之由。無足異也。因欲放杜征南於左氏。

春秋之意。撰爲戰國策釋例五篇。一曰疑年譜。二曰土地名。三曰名號歸一圖。四曰詁訓微。五曰大目錄。私心竊願爲劉氏擁篲清道者也。高注殘闕。艱於證明。粗屬草藁。牽率未竟。他年倘能遍稽載籍。博訪通人。勤爲一編。俾相輔而行。未始非讀此本之助也。諗諸堯圃。其以爲何如。嘉慶癸亥十一月。元和顧廣圻。

